索多瑪120天

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

作者／薩德侯爵　　譯者／王之光



一七六〇年，二十歲時候的薩德侯爵。這幅畫像是Charles Amédée Philippe Van Loo (1719-1795)所畫，據信是薩德生前唯一的一幅畫像。同一畫家所畫的薩德全身像已毀於法國大革命。劉森堯提供。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導讀（一）

薩德主義：最終的理性與自由

王之光

我們對於薩德的瞭解往往始於「薩德主義」（sadism），這個辭彙連普通的英語辭典都收錄，有的辭典乾脆把它的詞源也說明，例如建宏出版社講明它來自專門以此題材寫小說的薩德侯爵。不過，只要我們看一下《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就會發現薩德的描寫除了「性虐待狂」，還涉及形形色色的性偏離問題。此書有大量殘酷行爲的描述，但它們不僅僅是sadism所指的虐待異性，小說再三強調，四個主人公基本上是同性戀雞姦者，而且他們在迫害性奴的同時，也接受性奴們的各種折磨。實際上，一九〇四年性學首創者、德國的精神分析家伊凡・布洛赫（Iwan Bloch）出版《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時，聲稱出版理由是它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使醫生、法學家、人類學家獲益匪淺」，因爲薩德引證的病例「驚人地類似」一個世紀後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所出版的《性慾精神病學》（*Psychopathia*

Sexualis）。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本書的善本出版時，編者盛讚薩德是克拉夫特——埃賓和佛洛伊德的先行者。本書的確是文學大師薩德的傑作，他生前以爲書稿已經毀於大革命的戰火，曾經爲此而「泣血」[1]，有人認爲，薩德後來的其他作品只是他的彌補之作。

大爲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薩德的《情罪》（*Les crimes de l'amour*）中篇集時，感歎國內對薩德的介紹少之又少，百科全書根本不提他的名字，大家只知道他的名字就是西方語言「性虐待狂」一詞的詞源。同時，他們聲稱二十世紀以後，薩德在多國文化領域確立了地位，作品在文學史上標誌著重要階段云云，但他們顯然並沒有發現這些話有什麼實證。不過，讀者只消翻閱一下本書，就會發現「薩德主義」有什麼其他意思了。如果讀者能細讀全文，便會對薩德作出更多的解釋。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副標題是「浪蕩子學校」，也可以解釋爲「浪蕩子幫」。法文中的libertin當然有浪蕩子的意思，但它又可以作「自由思想家」解。薩德在小說中，讓主人公大言不慚地以此自稱，甚至因此獲罪，當衆受辱時，還自得其樂呢。

跟法國啓蒙運動的其他思想家一樣，薩德本人儘管出身貴族，由於封建社會已經窮途末路，他顯然感受到社會對於他的強大壓迫束縛，其力度遠遠超過他遠離貧困的自由。爲此，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大革命前夕，他也深感革命的必要性，還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觀。由於他寫的是文學作品，觀點都是通過人物之口來傳達，顯得支離破碎，我們在此加以歸納整理。

薩德探求的是最最出軌的反覆無常，而且天天山珍海味，鋪張得很；這樣做必然要涉及

犯罪和作惡，侵犯他人的自由，爲此他在小說中創造了一批性奴。他筆下的主人公們認爲人在犯罪中能夠淋漓盡致地體現自由，並把自己的所作所爲推諉於大自然，「自然儘管雜亂無章，卻往往是崇高的，哪怕她處於最墮落的狀態」。於是，他們把作惡的自由等同於任其自然：

> 罪惡缺少美德的那種優雅，難道它不是更加崇高，不是屢試不爽地擁有坦白、崇高的品質？這就勝過了美德之單調、柔軟的魅力，所以罪惡始終比美德可取。

自然定律至高無上，它根據不時之需，在人們身上激發相同數量的善惡傾向，因為邪惡與美德一樣為自然所需：

> 她（自然）希望他們獻出的殷勤不同於對美德的貢獻，這是因為她對兩者的需求不相上下。大自然需要德行，也需要惡行。無論我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是在為大自然做事。為此，公爵根本沒有一點點美德的念頭，而且美德令他恐懼萬分，常常聽得他說，人若要在世上活得真正快活，不僅僅需要惡事做絕，而且要杜絕一切美德，不只一輩子做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絕不做好事。
>
> 他說，如果自然賜予我壞的癖好，那是因為她的本意需要。我不過是她手中的機器，她願意怎麼開就怎麼開，我犯的罪行無非是為她服務。她越是驅使我去犯罪，就說明她越需要罪行，反對她的才是傻瓜。因此，唯有法律跟我過不去，但我根本不怕法紀，我的財務信用令我高高在上，離這些粗俗的枷鎖遠遠的，那只是用來整平民的。

二十世紀英國的小說《發條橘子》似乎也提到了這個主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負責說故事的老鴇杜克洛太太也說，難道我們的缺點、優點不都是來自大自然嗎？

薩德顯然發現，其他思想家所宣揚的自由都是以理性爲基礎的，並且與平等、博愛結合在一起，但這三者很難同時做到，因爲在實踐中，它們常常相互抵觸，出現邏輯矛盾。如伏爾泰爲宣揚自由而多次身陷囹圄，儘管他的靈車上寫著「他使人類的理性迅速發展，他教導我們走向自由」，但爲了宣示自己的「大度」，他的行爲卻輕易作出反理性的反應。伏爾泰與另一位大思想家盧梭觀點相左，但政府決定查禁他堅決反對的盧梭的著作時，伏爾泰卻衝動地爲盧梭辯護，說什麼「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這種話的權利！」說到底，他是爲了維護自己的說話權利罷了。這種實用主義的作風，可以使啓蒙主義的教育力度大打折扣，也留下了工具，讓反動派得以欺騙輿論，將群衆運動引入暴力的歧途，進而從中漁利。薩德也被長期監禁，但他的罪名是色情犯罪，儘管身陷囹圄，他的思想似乎通過那些「淫書」很方便地在好奇讀者中間傳播開了。《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主人公們公開推崇追隨大自然，追隨自己不羈的情感；相比之下，反而顯得不愧不怍，危言危行，卻也剖心坦白了。伏爾泰的自由價值觀，顯然受到另一個他推崇的平等理念的修正，不知道他有沒有考慮到，平庸之徒若要反對優秀人士，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威脅他們的生存。

相較之下，薩德筆下的主人公堅決反對平等，稱平等有違大自然的眞實狀態。所以他的觀念反而能夠在邏輯上自圓其說。如果有人主張「人人都有正義是非觀念，而那只能是自然

的產物，因爲人人都這樣，連野人都不例外」，他們會加以反駁：

正義感從來都是相對的，不外乎強者認為無比正義的，弱者卻認為公然不顧正義，只消交換地位，大家就能夠改變思維方式的。

於是，《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裡的公爵爲了捍衛自己的怪僻，下結論說，除了構成快樂的東西，再沒有眞正的正義，除了帶來痛苦的東西，就沒有非正義；有人從別人口袋掏走一百路易，就做了對自己十分正義的事情，儘管被搶奪的人可能得換個眼光看待這個行動。由此可見，所有這些觀念都是任意的，爲之奴役的人都是傻瓜。

薩德筆下的四位主人公爲了使作惡的自由具體化，除了折磨性奴，滿足各種癖好，書中還討論了幾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比如感恩戴德的問題、慈善（philanthropie，法語的意思指博愛）的問題、告密的問題：

我的種種缺點當中，尤以完全缺乏對他人的感激之情為甚。我覺得，人情是丟面子的事情，純粹是對人類有害的負擔，它完全貶損了我們源自大自然的自尊心。

救貧濟困都是違反自然秩序的真正犯罪。自然在人們當中安排了不平等，證明這種不平衡讓她感到高興，因為這是她所確立的，因為她要這種不平衡既存在於身體上，也存在於財富上。正因為弱者允許通過偷盜來補救，強者同樣允許通過拒絕賑濟來加以復原。假如各種生命體都是千篇一律的，那麼宇宙將不能維持片刻。正是從這種不同中誕生了維護一切、引導一切的秩序。所以我們應該提防，別把這種秩序打亂了。另外，我認為對貧困階層的人做

了一件好事，我就對另一個階層做了大量壞事，因為貧困是有錢有勢的人尋求滿足自己好色或殘酷念頭之物的溫床。通過我的救濟，就阻礙了這個階層的人對他們就範，也就剝奪了富人們那部分快樂。因此，我的慈善行為僅僅是讓一部分人稍稍欠我的債，而對另一部分人則造成巨大的傷害。因此，我認為慈善不僅本身是件邪惡的事情，而且，我還認為這是違背自然的犯罪。正是自然給我們指明了差別，所以她絕對無意讓我們來混淆不同。因此，我若要按照大自然真正的意旨辦事，不僅不能救濟窮人、安慰寡婦、幫助孤兒，要讓這幫人繼續停留在自然賦予的狀態，而且還要聲援大自然，幫助延長這種狀態，強烈反對改變現狀。

我認為，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儘管薩德筆下的浪蕩子們聽憑自然的感覺調遣，「唯有感覺，才應該指導人生的全部行動，因爲唯有感覺的聲音才是聖旨。」不過，西方式的思惟還是讓他們尋找到個人行爲的理性解釋：

主角一迪塞說：

你所說的享樂根本不能和另一種相比。前者（美德）是空想，後者是真真切切的；前者立足於偏見之上，後者（惡行）建立在理智之上；一個通過人類最虛偽的感覺——驕傲來表現，它可能給心靈帶來片刻的肉癢，而另一個是真正的精神享樂，它點燃了所有的激情，正因為它標新立異……。

主角二的公爵宣稱他不能理解，爲什麼法國的法律要如此重罰浪蕩行爲，既然放蕩可以

讓它的臣民忙碌起來，使他們沒有心思搞陰謀、革命之類的事。主角三的主教則評論道，法律的本意並不是重罰放蕩，而是針對淫蕩過分行爲。於是分析後者，公爵證明說，過分行爲本身並不危險，任何一種放肆都不會引起政府的懷疑；有鑒於此，官方責難這種小事的態度不僅是殘酷的，而且是荒謬的：簡直是用大炮來轟蚊子。

世上沒有絕對好的東西，也沒有絕對壞的東西。一切只是相對於我們的習慣、觀點和偏見而成立。一旦樹立了這一點，一件本身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卻絕對有可能在你眼裡一錢不值，而在我眼裡可能甜美得很。只要它合我的意，即使我們難以給它合理的定位，只要它對我有趣，難道我僅僅因為你的譴責就放棄它了嗎，那樣做不是很愚蠢嗎？大自然定下法則，正是為了成全、激起人類犯罪和謀殺的欲望；而她在我們心中深深銘刻下的唯一戒律，就是不惜犧牲他人，來滿足我們自己。……我把結論告訴你們，就是希望能拉你們和我一樣深信，侍候自然的唯一方式，就是盲目追隨她的慾望，不管屬於哪一種，因為要維持自然法則，邪惡和美德缺一不可啊。她常常催促我們做這個，做那個，這都取決於她當前計劃的必要——任何你能想得出的壞事、醜事，哪怕是肢解大自然和解體宇宙。

肢解大自然是浪蕩子們做不到的，不過，有一件事在書中無處不在，就是主人公喜歡髒的東西，直至發展到吃屎癖（coprophilia），性奴的第一紀律彷彿是留屎備用。西方人認爲，自然的對立面是文明，由此推論，要貼近自然，只有保持原始的骯髒了。

從上面的歸納可以看出，薩德所標榜的「自由」比一般公認的要寬泛得多，徹底得多；

它不僅僅全面涉及各個領域，而且通過走極端的方式力求窮竭它的外延。既然最出格的行爲都做得，其他的「自由」無疑是無出其右的了。自由應該有多個層次，要達到高層次，必須能包括所有的例子，通過誇張的描述，就不愁疏漏什麼了。

薩德在小說中很少使用描述性的詞語，而以「事實」說話，通過系統性的編造，他羅列了人類性行爲的全部可能看家劇目，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幌子下，時刻惦記著在實證主義的二元論統治下無處安身的主體性。他是否想通過虛構出來的殘酷折磨，來證明身體經受侵害會產生痛苦？儘管粉身碎骨，卻能證明人的存在，不用擔心人在不思考時的本體論危機，因爲文學本身應該能發揮情感性的功能。當代西方採用現象學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未免顯得姍姍來遲了吧。

由此看來，薩德似乎代表著最終的理性。康德所謂的審美主體在超越了感情的局限，實現理性的無限時，便出現了崇高。某些人把尼采和薩德侯爵說成是黑暗的作家，反正與十八世紀理性的啓蒙主義格格不入，例如哈伯瑪斯就這樣說過。不過，在黑暗的封建社會裡，理性思惟不大可能有活動餘地。君不見，薩德的創作天地是監獄，活生生的約束就在眼前，難道他不會尋找更加有效的說話方式嗎？瞭解西方文學的人，大概對《格利佛遊記》的作者、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檄文〈小小建議〉都有一致的理解，把那篇文章歸爲諷刺作品。斯威夫特在文中建議，愛爾蘭窮人把親生的孩兒養得白白胖胖的，到一歲的時候出賣，供有錢人美餐，皮膚也可以做成手套和靴子出售，還建議活著賣子女，就像烤乳豬一樣，年齡大了肉太

粗。相信沒有一個讀者會眞的認爲作者在宣揚福摩薩的食人習俗，大家都認爲他在替愛爾蘭人民討公道。越是說得野蠻，呼籲的份量越重。而且他的「殘酷」程度似乎是薩德的一項靈感來源。不同的是，前者還無辜地說自己已經超齡，無法從出賣兒女中得利，而薩德則假裝替謙謙君子說詞：

由於這些紳士語焉不詳，他們到底想說些什麼，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況且，即使我們知道，我相信為了風化起見，最好還是秘而不宣，因為有很多事情只能意會。謹慎細心讓人守口如瓶。世人該可以耳根清淨的，是不是？時有所聞的吧。我堅信，看官一定很感激我們替他做出的判斷。越往後讀，我們就越有把握，該目標值得他的由衷讚賞。為此，我們甚至可以早早就給他打包票了。畢竟，不管人們說什麼，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靈魂要拯救的嘛。你看，有的人就是毫無節制，竟熱中於什麼什麼，去透露那些個奇思妙想、那些個噁心事項、那些個隱秘的可恥行為，它們可是男人們想入非非的時候，才委屈介入的事情啊。現世或來世，還有什麼懲罰是這種人不當承受的呢？這就好比洩露了為人類造福理應隱藏的秘密；這就好比身體力行了傷風敗俗的舉止，並將他的耶穌基督兄弟們置於各種各樣的越軌行為當中，彷彿繪聲繪色能夠弄假成真似的。唯天主看透我們的內心深處，創造出天與地的全能天主有一天肯定會審判我們。只有天主才知道，我們是否願意因為這些罪惡而不得不傾聽他的譴責！

薩德顯得非常客觀，而客觀主義是與科學眞理、理性、精確、公平、公正爲伍的。主觀

主義很危險，會脫離現實。但主觀主義是個神話，它認爲我們的日常實踐活動大多依靠感官，而且會信賴直覺，人生的要務是感覺、審美情感、道德實踐、精神覺悟。通過文學藝術，我們可以超越理性和客觀主義，觸及感覺與直覺這些更加重要的現實，它是與感情、直覺、想像、人情味、藝術、「高級」現實爲伍。人們瞭解世界是通過想像，而不是推理。客觀主義反而有可能是危險的。由於薩德採用文學作品的方式，就規避了革命陣營內部必然存在的爭論。不像盧梭不僅不容於法國專制政權，也不容於啓蒙的主流陣營。

薩德的作品把醜惡的形象典型化了，而且不屑於「化醜爲美」、「以醜襯美」，他的主人公們採取一切手段褻瀆神靈和天主，似乎也跟現代人（如羅丹的《老妓》）一樣，把追求精神的自由作爲第一目標。不知道薩德是否同意蔣孔陽的觀點「自由感是審美的最高境界」[2]？米蘭・昆德拉指出「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薩德筆下那些人的吃屎行爲，是不是另類的高雅追求呢？

《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德・波娃曾經爲薩德一辯，在一九五一年發表了《我們有必要燒掉薩德嗎？》（*Fault-il bruler Sade?*），她首先肯定薩德「達到眞正的獨創性」，但他的杜撰超過了揭露自己的程度。既然sadism在大衆的頭腦裡是「殘酷」的概念，她先解釋了「暴力」的意思。愉快的感覺太和緩，肉體只有撕裂出血時才眞切。而「謀殺代表了無拘束無畏懼的自由的惡劣要求」。薩德的性描寫都涉及社會事實，感官快樂只能通過想像的調節，在心血來潮時方可以期望幸福。他單調的口吻會突然間被苦澀而具有諷刺意味的眞理之光所照亮；薩

德的風格充滿了暴力和傲慢，這正是偉大作家的做派。在幸福和正義的許諾裡，卻隱藏著最最惡劣的危險：他的無上價值在於他的斷言能夠使我們忐忑不安。

譯後記

二〇〇二年，商周出版社囑我翻譯薩德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我欣然領命。薩德屬於世界上爲數不多的超前性文學大師之一，也就是說，他的作品將流傳萬世，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其中的深刻蘊涵將次第發掘，昭然於思想寶庫。薩德作品的價值受到現代社會的追認，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他的寫作追求「眞」，探索眞眞切切的人性（自然），而眞理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眞實的表現，僅僅能反映寫作時的客觀現實，而且還能「預測」未來，闡釋人類思潮，這應了中華老祖宗的斷言：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誠然，薩德在世時飽受牢獄之災，當時的統治者，不管是封建帝王，還是先把他解放出來領導革命，後又以同樣罪名把他投入監獄的人，藉口都一模一樣：他的作品不「善」、不「美」。他似乎在宣揚自己身體力行的「醜」，而且手段「惡」劣。人們認爲，薩德爲了追求「眞」，犧牲了其他的價值。

翻譯這部作品，自然存在著操作方法問題。二〇〇二年時，《中華讀書報》對薩德的漢譯作品有說法：「薩德的作品關注人類尷尬的慾望和人性的困境，中國人對薩德瞭解甚少與我們自己對其作品譯介的水平不無關係，近年來才出現的薩德作品漢譯本就因媚俗化而抹掉了其思想鋒芒，很容易誤導中文讀者……臺灣的譯本比內地的要好一些，但也未傳達出薩德

原味。」（劉小楓言）顯然，使用通行的翻譯方法不是很有利。

不過，本人翻譯過數百萬字的著作，自然信心十足地著手了。只可惜，我拿到的參考原文是英文版譯文。該文本談不上「媚俗化」問題，它老老實實地逐詞對譯，還在許多地方添油加醋，生怕讀者看不懂。結果我的部分初稿讀來很像「白開水」，根本看不出是大師的代表作！而我的「未能免俗」，卻很難怨自己，面對知名度很高的作品，我以對原文字字必交代的一貫態度，絲毫不敢鬆懈，卻落得了如此結果。

正在猶豫不決，我搞來了法文版的原作，核對了起來。終於，原委出來了。問題在於英文版。薩德惜墨如金，文筆簡練，有時儘管句子很長，卻層次分明。比如「一定要設身處地，才能體會只有落到我們遭遇的那種山窮水盡田地，才能忍受讓同一個屁股拉兩次大便。」我這才發現了此書的價值，諷刺辛辣，寓意多層，對醜惡現象、犯罪心理，乃至人類的本質，有深入研究。這句話形容奇怪的饑渴（找沒有吃過的大便品種嘗鮮以激起肉慾），但由於饑渴難忍，或爲了逢場作戲，只能以「剩菜」（同一個人的大便）解決，一邊還念念有詞：「她連好心好意地放出一個倒楣的屁來都不肯。」我盡了最大努力來再現這對我來說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擁有同樣哲理意義的警句，而這種警句在作品中俯拾皆是。

我們生活在紛繁的世界上，而人的內心世界更加深邃，要認識人類的文化，不能光憑精英們的筆端，而在於理解普通個體的一飲一啄。薩德的題材不可謂不奇，借此表達的哲理意義以及獨特的自由觀，隨著作品的廣泛傳播（屢禁不絕）而起了其他革命理論家（著作和本

人一起進了牢籠）所無法比擬的作用。

薩德是個貴族，創作時正值革命運動蓬勃發展。不要說深受僧侶階級和包稅人（書中稱爲「金融家」）壓迫剝削的農民、資產階級準備革命，連這位思想深邃的侯爺也傾向革命。他拿起了文學的武器，張揚自己的自由理念。作品的主角是浪蕩子 ibertins，西方文字中也能解釋爲自由分子。作者認爲自由不是無所顧忌，而其實質是仿效大自然，天生存在的東西都是對的；於是，是非善惡是相對的，殘忍的虐戀應運而生。不過，法國大革命腥風血雨，殘酷鬥爭的程度衆所周知，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也是自然而然的。薩德是有所期待，還是爲了警世而振聾發聵，阻止悲劇蔓延，我不想猜測。他的創作意圖敬請讀者自行理解，而且後世應該有更多的闡釋。

譯者的任務到此爲止，應該中性地轉述。學術界對他的評價，似乎總有對立的派別互相爭鳴——也許嘩衆取寵就是那位憤世嫉俗的侯爺的奮鬥目標吧。譯者在這方面只是一個普通的讀者而已。

閱讀法文版時，得到了浙江大學法語系唐珍教授和吳永琴教授的指點，她們還幫我請教法國的老師。初譯稿則依靠學生宋瑜的大力幫助。在此一併感謝。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於杭州

（本文作者爲中國浙江大學英語語文學系副教授）

注釋：

1. 見Maurice Lever著，《薩德大傳》，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2. 蔣孔揚，《美學新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p.188。

導讀（二）

孤獨的肉體告白與靈魂控訴——薩德侯爵的浪蕩書寫

賴守正

我只針對能理解我的人發言，
對他們而言我的作品將不具任何危險。
（Je ne m’adresse qu’a des genies capables de m’entendre, et ceux-là me liront sans danger.）

——Sade,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歷史人物的功過，即使蓋棺往往亦無法論定。後世對過往人物的臧否隨時空而變，乃是詮釋歷史的必然。但像法國情慾哲學家薩德侯爵（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生前遭遇如此坎坷，死後評價如此南轅北轍的情形，則屬罕見的特例。

薩德侯爵出身自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貴族世家，其家族歷史可以遠溯至中世紀的義大利。中世紀晚期義大利詩人佩脫拉克（Petrarch, 1304-74）著名情詩中所歌頌的美女羅菈

（Laura）就是他的先祖。其母Marie-Eléonore de Maillé de Carman身上具有波旁王朝的皇室血統，時任孔代親王王妃（princess de Condé）的侍從女吏，因此薩德並非出生於普羅旺斯的世襲領地，而是誕生在巴黎的孔代親王府邸（l'hotol de Condé，位於現今盧森堡公園附近）。其父薩德伯爵（comte de Sade）一生寄身軍旅與外交生涯，經年在外，是名風流韻事不斷、且尋歡象對男女不拘的浪蕩子（libertin）。薩德在五歲到十歲期間被送往普羅旺斯由擔任修道院院長的叔叔薩德神父（l'abbé de Sade）負責教養。他這位博學、與伏爾泰熟識的叔叔也是個玩世不恭、聲名狼籍的浪蕩子。他雖身爲神職人員，但卻公然與兩個情婦（兩人還是母女）同居並曾於一七六二年因敗德之名而鋃鐺入獄。在薩德十歲時左右，其母心灰意冷之餘，毅然決然拋夫棄子，隱居女修道院。學者咸信薩德後來作品中有明顯敵視母親／女人的傾向，與他從小缺乏母愛，自認被母親遺棄，後來又遭岳母構陷入獄有關。既缺乏母親的關愛調教，又在父親、叔叔放蕩行徑的耳濡目染下，薩德很快沾染上當時貴族浪蕩的習性，吃喝嫖賭無所不來（他甚至曾與父親共享同一名情婦）。年輕的薩德有如脫韁野馬，終日縱情逸樂，眼中只有目前的享樂，根本看不到未來。其父警覺出要拯救這個一無是處的「小流氓」唯一的辦法便是盡快幫他物色個老婆。一七六三年薩德在父命難違的情況下，心不甘情不願地（當時他已另有所愛）與法官千金Renée Pélagie de Montreuil完婚。不過，婚後薩德玩世不恭的浪蕩行徑不但未稍加收斂，反而變本加厲，短短幾年間先後因爲一連串醜聞（他曾被指控對多名女子猥褻、鞭笞、虐待、肛交、甚至下毒）而進出監獄多次。後來他居然連自己的小姨子都不

放過，小倆口相偕私奔到義大利，此舉讓先前對他反常行徑一再隱忍、甚至設法幫他說項脫罪的岳母忍無可忍，決定大義滅親，祭出國王的尚方寶劍（letter de cachet）[1]，將他繩之以法。此舉終於導致薩德於一七七八年起的長期牢獄之災，從此與社會隔閡，只能從自我建構的想像世界中獲取慰藉。綜而觀之，薩德從三十八歲起到七十四歲病死獄中爲止，前前後後總共在牢房中度過了將近二十八個寒暑。他的後半輩子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的。値得注意的是，他的牢獄之災大致可區分成兩個不同階段：在法國大革命前舊皇朝時期（l'Ancien Regime），他入獄的原因主要是因爲私生活行爲不檢，革命期間他曾一度重獲自由（1790-1800年）；但拿破崙掌權後他再度成爲階下囚，這次則是因爲其作品被當局視爲傷風敗俗而入獄。證之古今中外，因行爲不檢入獄者有之，因言論被捕者有之，但像薩德這樣革命前、後分別因言、行賈禍，大半輩子深陷囹圄，至死方獲解脫者，可說少之又少！

薩德的一生言行可說是浪蕩思想（libertinage）的化身，而他本人也以其代言人自居！不論是其令人側目的行爲，或是令人髮指的言論都是浪蕩思想的徹底體現，而其絕大部分作品也多與浪蕩子有關：例如《索多瑪一百二十天》（*Les Cent-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 1785*）的副標題赫然便是「浪蕩子學校」（l'ecole du libertinage），《臥房裡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1795*）更開宗明義地指出該書是爲「天底下的浪蕩子」而寫的！而其他作品中更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浪蕩子／女！「浪蕩子」（libertin）這個名詞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法國原本意指一些追求思想自由、不願受教會正統所箝制、因而常遭當局視爲眼中釘，亟思藉機

加以迫害的人，如詩人維奧（Théophile de Viau, 1590-1626）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不過到了十八世紀初，浪蕩子指的是不再只是思想不受主流意識型態所掌控的「自由者」，而轉而指射行爲不受世俗道德所規範、放蕩不拘的貴族。這類浪蕩子的囂張行徑在路易十四駕崩後，奧爾良公爵（duc d'Orléans）執政期間（la Regence, 1715-1723）達到高峰。據傳，當時有位公爵曾爲了博一名女子歡心而將心愛的府邸燒毀，而有位親王更誇稱自己收集了二千枚戒指，每一枚都代表了一個遭他拋棄的情婦！浪蕩子行徑囂張至此，難怪當時人們認爲這些放蕩貴族應當遭受車輪酷刑（Les roués）。薩德的父親、叔叔都是此類型的浪蕩子。深受十七世紀自然主義的影響，這群浪蕩子的思想基礎建立在「師法自然」之上，一切以自然爲師。有鑑於大自然萬事萬物無時不刻不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inconstant），因此浪蕩子根本不相信世上有永恆不變的愛情。爲了排憂解悶，他們以征服女人、玩弄女人感情爲樂；但他們自己絕不陷入感情的漩渦中。因爲在他們的思惟邏輯中，戀愛代表失去自由、淪爲愛情的奴隸，這是他們所極力避免，且引以爲恥的（別忘了，libertin的拉丁字源libertus就是「自由者」之意）。拉克羅（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的名著《危險關係》（*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1782*）中的瓦爾蒙子爵（vicomte de Valmont）就是這類浪蕩子的最典型代表人物。不過同樣是以自然爲師的浪蕩子，相較之下薩德及其書中人物比瓦爾蒙更可怕得多。他們不但踰越世俗的道德觀，更進一步全盤否定西方文明的傳統價值觀！在他們眼中，不計一切追求快樂成爲最高行爲準則，宗教（上帝、耶穌）成了騙人的荒謬把戲，道德因無絕對的標準，故不值得爲其

妥協。他們辯稱既然人類所有的慾望皆源自大自然，就不存在有所謂違反自然之事，因此如吃屎、殺嬰、姦屍等驚世駭俗的舉動均屬理所當然。《臥房裡的哲學》中的多爾蒙樹（Dolmancé）可說是這類薩德式浪蕩子的最佳代言人。

鑑於薩德作品對文明禮教所構成的潛在威脅，不同政權在其生前即竭盡所能將他與世隔絕。死後其獄中遺稿或散失或被焚（其後代因以他為恥而主動將其遺稿焚毀），已出版的作品則被視為不堪入目，長期被法國政府打入「地獄」（l'Enfer，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禁書檔案）；他國政府亦視之如毒蛇猛獸，必除之而後快。連薩德本人在遺囑中都亟力盼望自己死後能從世人的記憶中消逝。

然而造化弄人，歷史並不就此輕易放過／棄薩德，世人對他也未曾遺忘。他生前雖然惡名昭彰，死後卻是十九世紀許多文藝創作者如斯湯達爾（Stehdhal）、福婁拜（Flaubert）、波特萊爾（Baudelaire）、史溫邦（Swinburne）等仰慕的對象與創作靈感的來源。不過由於其作品在當時仍名列禁書黑名單之上，大多仰慕者僅能慕其名，無法親閱其文。另一方面，德國性學大師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t-Ebing, 1840-1902）則以薩德之名創造出sadism（性虐待）這個令他「遺臭萬年」的字詞。二十世紀初法國作家阿波利奈爾（Apollinaire）獨具慧眼，重新發現薩德的可貴，並大加宣揚。二〇年代的超現實主義更以薩德為師，對現實世界的傳統規範大肆撻伐。其中詩人耶律亞（Paul Éluard, 1895-1952）肯定薩德賦予人類已被文明閹割的原始本能，並將情色的想像從其桎梏中解放出來。其後經過多名學者專家在三〇、四

〇、五〇年代的努力耕耘，終於使得薩德成爲法國學術思想界矚目的焦點人物。許多學界菁英紛紛爲其前衛思想所折服，並試圖爲其翻案平反，認爲其作品不應遭受箝制焚燬的命運。然而，官方對薩德作品的箝制並未因學術領袖的推崇說項而有所鬆綁。一九五六年法國政府仍以猥褻的罪名起訴了首度發行薩德作品全集的出版商波維（Jean-Jacques Pauvert）。在出庭爲薩德辯護時，巴代耶（Bataille）更進一步地推崇薩德的價值：「對那些想深入人性底層一探究竟的人而言，薩德的作品不但值得推薦，且是必讀之書。」（Pour qui veut aller au fond de ce que signifie l'homme, la lecture de Sade est non seulement recommandable, mais necessaire）。物換星移，隨著時代風氣的丕變開放，一九九〇年法國著名的噶利瑪（Gallimard）出版社在其備受推崇、在學術界極具權威的「七星文庫叢書」（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中收錄了米榭爾．德隆（Michel Delon）教授主編的《薩德作品集》（全三冊，分1990、1995、1998三年出齊）。此舉深具指標意義，可說奠定了薩德作品在主流價值中的「正典」地位。自此，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折磨煎熬，薩德終於得以從「地獄」獲得重生；其支持者甚至標榜他已一躍而躋身「超凡入聖」之列！事實是否如此？薩德「超凡」理應殆無疑義，至於能否「入聖」、成爲其擁戴者口中的「不朽的侯爵」（Divine Marquis），學術界到目前爲止尚無共識。

　　薩德絕大部份驚世駭俗的情色作品寫於孤獨的牢房中。薩德對自己長期身陷囹圄一直無法釋懷，對其岳母更是懷恨在心。因爲相較於其他浪蕩子，薩德的踰矩行爲可說「小巫見大巫」，因此對自己爲此長期失去自由感到憤慨，進而對囚禁他的章法體制、道德習俗、乃至整

個文明社會產生強烈的質疑與敵意。深陷囹圄的薩德祇能將熾旺肉慾化諸想像文字，靠不斷書寫渲洩滿腔怨氣。這股強烈的反社會情結一一被訴諸文字，反映到他的作品中。例如，「善遭惡報，惡得善終」就成了其小說中重要的主題；而茱斯蒂娜（Justine）與茱麗葉特（Juliette）這對姊妹花則是闡釋此理念的代言者。薩德曾在十年中將有關茱斯蒂娜的故事寫過三個大同小異、但長短迥異的不同版本：《茱斯蒂娜》（*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 1787*），《淑女劫》（*Justine ou les malheures de la vertu, 1791*），《新茱斯蒂娜》（*La Nouvelle Justine, 1797*），可見此故事在其心目中份量之重。故事描寫天眞、秉性善良的茱斯蒂娜一生坎坷、迭遭蹂躪踐踏的悲慘遭遇。在其中，服膺傳統貞德觀念的茱斯蒂娜可說是感性的化身、天主教薰陶下傳統女性的代言人。她在人生旅途中雖一再遭受衆多浪蕩子的羞辱、鞭笞、囚禁、強暴等厄運，但絲毫不改其一心向善之志；無奈好心卻不得好報，終遭天打雷劈而斃命（一道閃電從其口闖入後由其陰道竄出）。相對於善良的茱斯蒂娜慘遭「貞德的厄運」，其姊茱麗葉特的性格命運則完全相反。在《茱麗葉特》（*Juliette ou les prospérités du vice, 1797*）一書中，女主角對傳統道德嗤之以鼻，立志「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一生無惡不作，但卻左右逢源、屢屢逢凶化吉、享盡榮華富貴，可說「惡得善終」。這對姊妹花如此的情節安排迥異於傳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世俗道德觀，可能出自薩德對世事冷眼旁觀的心得，也可視爲憤世嫉俗的薩德對排擠他的社會主流價值所提出的質疑、批判、顛覆。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卡特（Angela Carter）曾從茱斯蒂娜身上讀出傳統良家婦女在父權社會中的悲慘宿命，而在茱麗

葉特身上則看到現代女強人成功的影子，示範了女性讀者面對色情作品時的另類顛覆讀法。

薩德的作品絕非盧梭所謂「單手閱讀」（另一隻手用於自慰）的色情小說。傅柯（Foucault）在談論色情文學時，曾強調色情寫作與天主教鉅細靡遺、無所隱瞞的告解（confession）傳統間的密切關係。薩德自己在《茱麗葉特》中也曾強調「哲學應無所不談」（La philosophie doit tout dire）。寫作成爲孤獨薩德的肉體告白與靈魂控訴。肉慾宣洩與哲學思辨成爲薩德作品中慣有的奇特組合。薩德偏愛在男女雙方羅衫盡褪、精赤條條、箭在弦上、蓄勢待發當兒，穿插冗長（長者可達數十頁）、「惱人的」理性論辯。此舉是薩德調節中和靈思肉慾的獨門祕方？或是對讀者的另類性虐待？讀者自有論斷。不過此舉卻洩露出，叛逆成性的薩德仍保有啓蒙時代理性掛帥的餘蓄，未能完全跳脫當時的思想框架。另一方面，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大將霍克海默（Horkheimer）與阿多諾（Adorno）則批評薩德根本是以理性思惟反理性主義所楬櫫的理想，是工具理性的變種，尼采的前驅，法西斯的幫兇！

眞正讓薩德作品不見容不同政權體制的是書中對文明價值觀的徹底顚覆。有趣的是，這也正是薩德令許多學界菁英、思想大師（也就是薩德心目中能夠理解其作品的理想讀者）心儀之處。巴代耶早已指出薩德企圖建立一套迥異於主流文明體制的另類價值體系（hétérologie）。在薩德建構的「情色世界」（Pornotopia）中，自我享樂成了最高理想，事事無礙。慾求掙脫文明禮教的桎梏；亂倫成自然，肛交有至味，殺人無罪，弒親有理。禁忌一躍而成可慾。最令一般讀者震撼困惑的是在現實世界中窒礙難行的邪說歪理，到了書中浪蕩子

口中往往一變而成理直氣壯，令人難以反駁的至理名言。這套植基於絕對自由／罪惡的價值體系雖然天馬行空、匪夷所思，卻也適度反映人類最原始、遭文明閹割的勢能；對某些早已對禮教桎梏感到厭煩、亟思追求嶄新的極限經驗的特殊心靈，具有難以抗拒的致命吸引力。以《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 1857*）詩集傳頌後世、對邪惡之華美頗有心得的波特萊爾（Baudelaire）就曾對薩德推崇備至：「欲對邪惡有所瞭解，必得重訪薩德」（Il faut toujours en revenir à Sade pour expliquer le mal）。

平心而論，薩德的文字雖有其動人之處，但其作品並不具有令人手不釋卷的迷人魅力。薩德作品中除了血腥虐待性愛場景令某些讀者不敢恭維、無法卒讀外，書中對女性的敵視、篇幅過於冗長（《茱麗葉特》長近一千兩百頁）、情節類似且不斷重複與書中人物冗長的論理說教也常為批評者所詬病。因此，抱持讀色情小說心態的讀者難免要大失所望。書中的薩德絕非傳說中的性虐待狂而已，更不是後世以挑逗讀者情慾為滿足的庸俗淫穢作家所可望其項背。除了肉體本能的禁忌顛覆、愛慾死亡外，宗教信仰、自然法則、政權體制、是非善惡、倫理道德等皆是這位踰越／愉悅的另類哲學家著力頗深的議題。閱讀薩德除了肉慾感官的刺激外，讀者更須有讓傳統價值歸零，接受全新腦力激盪與思惟挑戰的心理準備。閱讀行為是讀者重寫文本的過程，不同讀者對薩德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解讀與評價。要真正理解薩德也許需要特殊的天份。但一旦開卷，讀者必然會對他勇於突破思想窠臼，掙脫禮教枷鎖，顛覆固有價值觀，言人所不敢言，坦然面對人性本我的眞與惡，有更貼切的接觸與體會。

給薩德一個機會，等於爲潛藏內心底層的幽微人性注入一道曙光。

在台灣不少讀者可能都曾耳聞薩德身爲「性虐待狂」與「色情大師」的惡名，但眞正接觸展讀過其作品的卻寥寥可數。薩德是否眞如傳聞中所言是個惡貫滿盈的性虐待狂魔，滿紙淫言穢語的色情作家？或者眞是位「人類史上靈魂最自由」的思想大師？新世紀的開始正是我們重新解讀、認識這位傳奇人物眞正面目的大好時機。由於近十年來台灣社會風氣丕變，薩德的作品也曾斷斷續續被有識之士引進譯介給國內讀者。可惜的是，先前出版的作品似乎未能引起讀者廣泛的注意與討論。一九九四年金楓出版社所出版的「世界性文學名著大系」創先譯介了薩德的三部作品：《茱斯蒂娜》、《淑女劫》、《情罪》（*Les Crimes de l'amour, 1800*）。令人扼腕的是，「世界性文學名著大系」出版後仍逃不過當局的魔掌，最後慘遭台北市新聞處查禁起訴。一九九八年立緒出版社的「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系列亦曾翻譯《薩德》一書，對薩德的生平、思想、影響有簡單扼要的介紹。一九九九年與二〇〇〇年法、美兩國分別推出由薩德生平改編的電影。其中美國導演菲立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的《鵝毛筆》（Quills）曾在台灣放映，可惜伯努瓦・雅可（Benoit Jacquot）執導的法文片《薩德：隨心所欲》（*Sade: Suivez votre instinct*）尚無緣與台灣觀眾見面。二〇〇〇年政治大學英文系陳蒼多教授經由英文譯介了薩德的代表性作品《臥房裡的哲學》。此次商周出版社決定出版薩德早期巨著《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中文譯著，此舉不但使薩德作品的中文譯本更形完備，對

國內讀者瞭解薩德作品的演變也深具意義。

首先，薩德本人生前根本不知道他這部心血結晶還在世間流傳！《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原稿遭遇之離奇可以媲美薩德命運之坎坷。根據薩德權威傳記的作者列利（Gibert Lély）的研究，一七八〇年代被囚禁在巴士底獄的薩德時刻活在文稿被沒收的恐懼中。因此爲便於藏匿手稿，他從一七八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起開始以蠅頭小字將猶未完稿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謄寫在一張張寬約十到十二公分、頭尾相連、兩面書寫、全長超過十二公尺的紙捲。心想屆時只要往牆縫一藏，不難躲過獄方的臨檢，藉此保存自己的思想結晶。詎料，事與願違，薩德在革命群衆攻陷巴士底獄的前幾天已被獄方強制移監至夏宏東（Charenton）精神病患收容所（一八一四年薩德即病逝於此），倉促之間根本無法帶走手稿。等到巴士底獄遭暴民攻陷，此一文稿已不知去向、無跡可尋！薩德生前一直深信這部深具原創性的作品已毀於法國大革命的大動亂中，並自稱曾爲遺失此一心血結晶流下「血淚」（larmes de sang）！其後整個十九世紀，人們只聞《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之名，而無緣一窺究竟，所有人皆相信此部作品已自人間消失！

事實卻不然。原來，革命之後，這捲手稿在薩德原先的牢房中被Arnoux de Saint Maximin發現，輾轉落入Villeneuve-Trans家族之手傳了三代。二十世紀初這份手稿被賣給德國一名收藏家。一九〇四年柏林著名的心理分析醫師布洛赫（Iwan Bloch）以歐傑尼・杜倫（Eugène Dühren）的筆名首度出版了這份消逝了一百二十五年的手稿。不過雖然出版者強調此作品對

「醫生、法學家、人類學家」的偉大科學貢獻，並點出薩德作品中與克拉夫特—埃賓的《性慾精神病學》（*Psychopathia Sexualis*）中的案例有著「驚人雷同」之處。可惜的是，這個版本錯誤百出、嚴重扭曲原著，根本不堪使用。布洛赫死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手稿依舊留在德國。直到一九二九年，著名的薩德研究拓荒者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才代表Charles de Noailles子爵前往柏林購回此一手稿。在海涅努力考證下，仔細校勘過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首版（一共只印了三百九十六套）才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分三冊與世人見面，距離當初薩德謄寫此稿時，已過了將近一個半世紀之久！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是薩德遭受長期囚禁後的第一部挖空心思的泣血之作，而此一心血竟然付之東流！薩德生前爲此事痛心疾首，當然不在話下。痛定思痛之後，薩德所採取的補救措施是千方百計試圖重新再現該書的思想精髓！因此從某個角度而言，《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是薩德浪蕩思想的藍圖與雛形，其往後的眾多作品均可視爲是對此一基本藍圖的詮釋、修飾、具體實現與進一步發展。假如薩德生前知道《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安然無恙，他還會寫出後來的眾多作品嗎？沒有了這些作品，薩德還成其爲薩德嗎？此項手稿的暫時遺失對薩德、對讀者而言是福？是禍？看來，命運在此又大大了捉弄了薩德與你我一番。

（本文作者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注釋：

1 蓋有國王印璽，不經審判即可將其監禁的封印文書。

導讀（三）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情慾的書寫與價值的顛覆

賴軍維

薩德侯爵於一七八五年於巴士底監獄完成小說《索多瑪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Sodome一詞出自聖經「創世記」篇。傳說中Sodome是一個位在死海南邊的城市。因爲道德腐敗墮落（同性戀）而遭火焚的天譴，從此衍生出sodomie（雞姦）一詞。由於薩德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夕被強押離開監獄，此書很可惜只完成了四分之一，但絕對可稱得上是薩德的傑作。薩德本以爲原稿早已在暴民燒劫監獄時丟失，然而此書卻意外在一九〇四年由一柏林精神醫生布洛赫（Iwan Bloch）發現，且以Eugén Düren之名發行，但因誤訛太多而令人不忍卒讀。日後由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重新校訂發行才還其面目。整部小說的情節概述如下：

故事發生在路易十四王朝的末年。此書由四個縱慾者分別代表專制王權時期最淫亂的四

個特權階級：配劍貴族（noblesse d'épée）、高階教士（le haut clergé）、法官（noblesse de robe）及包稅人（la fiance）。這四個人透過權力和利益的結合，以及對肉體快樂的需求，組成了一個集體狂歡的秘密會社。爲了增加肉體的刺激和對道德極限的挑戰，他們相互把女兒嫁給其中的成員，並保留對女兒的使用權。他們的財力和權力是無限之大，所以對快樂和刺激的要求也就日趨嚴苛，希望每天都有新的刺激來滿足肉體上的慾望。這四個人便制定了一個淫樂計劃以便徹底地滿足所有的性幻想和性癖好：蒐羅出身高貴、面貌姣好、皮膚白皙、牙齒健康的童男童女。他們重金禮聘了許多皮條客，分赴法國各地尋找他們理想的「性玩物」。他們對「性玩物」的要求非常的嚴苛，只要外表有一點點小小的缺點，便棄而不用。經過了一年的努力，或拐帶騙，精挑細選，這些皮條客終於找到了三十二個取樂的對象：八個年輕女子、八個年輕男子、八個擁有「巨大陽具」的男人（編者注：即本書中所謂的「雞姦員」）、四個老醜的陪媼，再加上四個負責講故事的老鴇、四位惡魔般的主人及其夫人們，共計四十人。爲了能夠毫無顧忌地，完全放心地去享樂，最後這一行人便前往淫魔迪塞（Durcet）的西林（Silling）城堡作爲享樂的地點。西林城堡位在黑森林中某個人煙罕至、道路崎嶇難行的山頂上。由於對外交通全部被切斷，所以外人無法進入，裡面的受害者也逃不出。就算逃出了，也是死路一條。西林城堡就像是舊王朝時期的集中營一般，讓那些屠夫般的縱淫者可以在完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形下，去享受和滿足他們的性癖好。故事的開展先由老鴇描述特殊的經驗，然後由這四位淫魔親身實踐這些前所未聞的性癖好。這些由童男、童女和猛男所組

成的「後宮」，必須遵守一個嚴格的起居規定。稍有不從，或者忤逆了這些淫魔，都得接受先前規定的懲罰。在西林城堡，性的「奴隸」是不允許擁有自己的想法。就如同淫魔迪塞對所有性奴隸所說的：「你們其實早就不存在這世界上了。」往後的一百二十天，西林城堡就像是個活生生的性變態的實驗室或集中營，各式各樣駭人聽聞，匪夷所思的性行為，以及令人髮指的殘暴虐待行為，都將在此城堡中上演，所有的性奴隸也都將屈服在這四位屠夫的淫威之下。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此書的情慾書寫和價值顛覆。

I. 敘述典範

《一千零一夜》一書在法國十八世紀的知識界引起了廣大的迴響，薩德也不例外，他筆下的那些縱淫者不免受到此書中東方的專制主義的影響。而此專制主義則大大地震撼了西方古典的意識。十八世紀初由Antoine Galland將《一千零一夜》加以改編後，此書便在法國的文藝界廣為流傳，它的敘述模式便成了許多作家模仿的對象。薩德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中很自然地也借用了《一千零一夜》的某些敘述模式。《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另外兩個敘述模式是來自薄迦丘的《十日談》（*Le Décaméron*），以及瑪格麗特・德・娜瓦赫（Marguerite de Navarre）的《七日談》（*Le Heptaméron*）。薩德對此二書知之甚詳。《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所虛構的時間長度正好是四個月（十一、十二、一、二月），合計一百二十天，剛好介於文藝復興時期短短數日的敘事長度和阿拉伯傳統的一千零一夜之間。與《十日談》和《七日談》

大不相同的地方是，前二書中的人物是因外在力量而巧遇在一起，如發生在佛羅倫斯的鼠疫或是惡劣的天氣。《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的縱淫者都是自願的，經過詳細的計劃，而且具有共同的理念而聚在一起。

這四位變態淫魔分別是布郎吉公爵，某某主教（l'eveque de ***，布郎吉公爵之兄），居瓦爾院長及迪塞收稅官。他們分別代表希臘時期所劃分四種不同性格：暴躁易怒的（sanguin）、焦慮的（bilieux）、冷靜的（flegmatique）及憂鬱的（mélancolique）。另外有四個來自妓院的老鴇擔任說書者的角色（historiennes）。此書的副標題「浪蕩子學校」（L'Ecole du libertinage）標示著小說的開展正是由這四位老鴇敘述她們所知道的各式各樣的性怪癖及實踐的方式。

小說的結構由無數的小故事所組成。負責的老鴇每天首先講述五則故事，然後這四位如暴君般的主人便去實踐剛剛所描述的性癖好。但小說的發展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循著一個漸強的（crescendo）節奏而開展：第一個月專講單純的激情（passions simples），第二個月則是強烈的激情（passions doubles），第三個月則換成犯罪的衝動（passions criminelles），第四個月以謀殺的衝動（passions meurtrieres）做爲結尾。漸強的節奏說明了這些淫魔永不滿足的慾望，和追求極至快感的強烈動機。城堡中的性奴隸所受到的驚嚇也是與日俱增。一天講述五則故事，四個月一共預計講述六百種之性虐待或性癖好。在強烈的寫作動機的驅策之下，薩德儼然是一個精神分析的大師。法國新小說大師亞蘭·侯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

曾說：「薩德的作品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此書幾乎被簡化爲一個廣大的、完整的變態目錄表，足堪與利內（Linné）[1]的植物分類學（classification botanique）相媲美，或是被簡化爲單純肉體的週期表，如同蒙德列夫（Mendeleiev）[2]所制定的週期表」。

II. 數字的迷思

不論是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或在其他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薩德在情慾（肉慾）的書寫，對精確的數字有種偏好，甚至已經到了偏執的狀態。薩德在起草《美德的不幸》（*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時，就以數學家式的精確做了一個全書的圖表。數字化的系統構成本書的主要結構。如果沒有數字化（**numérotation**）的使用，薩德的情色語言則將失去它的特色。而在眾多的數字當中，很顯然他偏好「四」這個數字。

首先，本書分爲四個章節，在冬天的四個月份裡分別去探討四種不同程度的性怪癖或性凌虐。故事安排了四個主人，四個女兒，四個說書的老鴇。四個淫魔代表四種不同的性格，這四種性格在希臘傳統裡又代表了四種元素（空氣、火、水、土）、四個季節（春、夏、秋、冬）、四個方位（東、南、北、西）。另外，所有的性奴隸都是「四」的倍數：八個年輕女子，八個年輕男子，八個擁有「巨大陽具」的男人，所以整部小說就像是個數字的遊戲。

薩德只寫成本書的第一部，其他的三部薩德只留下了簡單的寫作大綱。採條列式，如下：

@十二月七日，第三十二個情節：他需要四個女人，兩個操陰户，兩個操嘴巴……

@同一天，第三十三個情節：他要求十二個女人，六老六少；有可能的話，要六對母女。

@十二月十八日，第八十九個情節：十五位姑娘分成三個一組過來：一個鞭打他，一個吸吮他，另一個拉屎。

@十二月二十日，第九十八個情節：三位姑娘輪流鞭打他，一個用撢衣鞭、一個用牛筋鞭，另一個用九尾鞭。

@同一天，第九十九個情節：他置身於六位姑娘當中：第一位用針戳他，第二位用鉗子鉗他，第三位用火燒他，第四位用牙齒咬他，第五位用指甲抓他，第六位用鞭子打他。

雖然薩德來不及將其他的章節鋪陳爲完整的篇幅，但是從剩下的四百五十種凌辱的方式中，可以看出薩德驚人的想像力與豐富的知識。薩德式的書寫（écriture sadienne）就在逐條陳述的推理與妄想的加重之中逐漸成形。薩德的語言特色之一就是「數字化」：它已經成爲一種特殊的敘述模式。它允許在書寫的過程中得到最大的精確度，而且數字化也可以獲致冷漠無情的文字風格。**Lucienne Frappier-Mazur**曾對數字化的精確做出如下的評論：「介於肉體的肢解、器官的快樂與數字化的組織，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中斷。數字化是建立在分割上

面，它也主導快樂的分配。」另外，數字的使用也可以達到組合式語言的功能與目的，正如同羅蘭·巴特的發現，薩德式的書寫是一種「被系統化的組合」（combinatoire systématisée）。

III. 反象徵主義

薩德式的書寫完全揚棄傳統式的修辭法，如隱喻（métaphore）、換喻（métonymie）、曲言法（litote）、婉轉的措辭法（euphémisme）等等。薩德的語言風格非常的直接，因爲只有赤裸裸的語言才能表達語言的暴力性和侵略性。古典時期的文字美學認爲藝術之美只要表現出最精彩的部分，多餘的部分必須完全去掉。就此觀點而言，核心情節（l'essentiel）是與細節（détails）相對立。薩德並不是不重視核心情節的重要性，但他認爲對毫不起眼的細節描述也可以增加想像力的刺激。在第一部裡，居瓦爾院長開宗明義告訴說故事的老鴇杜洛克太太說故事時不要太快，不要忽略細節，而且要越詳細越好。因爲細節可以豐富他的想像力，而且會讓他很興奮。對薩德而言，慾望可說是在細節中產生。所以在薩德的敘述美學中，對最微不足道的情節和最不重要的細節的敘述也能刺激聽者和讀者的肉體感官。在這種情況之下，傳統的修辭學自然也就派不上用場。

對細節的掌握和描述最適合用來建立人性中的變態目錄表或淫蕩的字典，他最小的語意單位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小細節。羅蘭·巴特認爲「情色符碼是由薩德精心確認和命名的單位所組成。這些最小的單位就是姿勢（posture）」。這些單位結合情節和動作，足以點燃縱淫者

的想像力，編織一幅變態和慾望的圖畫。組合式的規則的優點（régle combinatoire）讓作者可以永無止盡去創造、連接、再創造。Marcel Henaff則認爲薩德的敘述邏輯就在於追求「原始形象」的方式。米謝勒・德隆（Michel Delon）則認爲薩德將人類的激情分解成若干的小細節，是爲了研究這些細節中的關係，以及建立它們之間的法則。爲了充分反映人類激情的最大不同性，薩德建構了一個慾望的迷宮（labyrinthe du désir）。傅柯也曾表示，「在淫亂的生活中有一種嚴格的秩序，所有的再現（représentation）必須在慾望的活體中展現，所有的慾望必須透過純粹再現性的話語來呈現」[3]。而所有的再現性的話語則必須建立在所有的小細節之上。由此可見，薩德式的書寫推翻了傳統修辭學對意象或象徵的崇拜。因此羅蘭・巴特強調「如果象徵主義是一種逃避，情慾主義就是完全的反象徵主義（anti-symbolisme）。」[4]

IV.結論

薩德的寫作原則是「全部交代」（tout dire），「全部交代」的大原則就是借助小細節的掌握。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中，薩德確實地執行了他的美學概念：沒有象徵、沒有隱喻、沒有婉轉的措辭法。一切都是直接的、粗魯的，甚至於過於直接到令人做嘔。「全部交代」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雄心壯志，薩德立志用他的「鵝毛筆」反映所有關於性的眞實面。他不僅自詡爲精神分析學家，他更是一位哲學家。「全部交代」的勇氣和決心讓他超越了傳統禁忌的藩籬：他敢言人所不敢言。薩德不斷地用文字去挑戰不可容忍之事（l'intolérable）、

難以理解之事（l'inconcevable）、無法形容之事（l'innommable），也就是人們也不願或無法容忍、理解、命名的事情。當作家普遍都爲無法形容、無法言傳（l'inénarrable）、難以表達的事情（l'indicible）而發愁時，這些問題對薩德而言一點都不存在，因爲對他而言，所有東西都是可以表達的（dicible），即使是最禁忌的事物。

就「全部交代」的角度出發，薩德式的書寫不僅僅是個文學的課題，更是一個存在的課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結合了「慾望的機器」（machine désirante）和「敘述的機器」（machine racontante）：亂倫、雞姦、凌虐式的集體狂歡、肢解人體、呑食糞便、性虐待（鞭打、綑綁、穿刺、燒燙）、最後將性奴隸加以殺害。整個西林城堡就像是中世紀的宗教審判，因爲宗教審判可以說是一場活生生的施虐和被虐的儀式。被虐者赤裸著接受施虐者各式各樣的懲罰和處置。對施虐者而言，對異教徒實行的各種酷刑所帶來的快感，更是遠勝於實際性交的高潮和刺激。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讀者看到了這些恐怖殘忍的想像鏡頭，而認定薩德稱不上是一個作家。羅蘭．巴特認爲這是錯誤的看法，他則稱讚薩德是一個偉大的情慾形象的修辭學家：「爲了承認他是一個作家，必須從兩個角度出發：一方面，他必須是個好的故事創造者，我認爲這是明顯的；另一方面，他必須是一種典型句子的製造者。在情慾的鋪陳中，薩德式的句子具有難以置信的美和清晰。只要和所謂的色情小說相比，即可得知他們的不同點在於文體。」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全書是一個高度儀式的慾望劇場：它不僅僅是情慾的書寫，更是破壞的書寫，或是禁忌的書寫。亞蘭．侯伯－格里耶認爲：「凡是被禁止的都是令人興奮的」。所以對薩德而言，情慾書寫也許改成「肉慾」書寫會更適切些，因爲薩德根本不相信情感這種抽象的東西。作爲絕對的無神論者，他只服膺理性，他否認人類受到靈魂或感情的支配。在他眼中，凡是受到情感影響的人都是弱者的表現。薩德在此書徹底地表現出他的百科全書式的野心，他比佛洛伊德早一個世紀去發現、研究人類對性變態的諸多問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眞可說是一本 *Psychopathia Sexualis*。

附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另一種奧迪賽（Odyssee）

巴黎索爾邦大學教授米謝勒．德隆曾概略地將薩德侯爵的作品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可以承認的（avouable），亦即小說內容並非十分淫穢不堪，沒有被羅織罪名的隱憂，如《情罪》（*Les crimes de l'amour*），《梵琳娜與梵勒谷爾》（*Aline et Valcour*）；第二類是可流通發行的（diffusable），但如果情況需要，他準備隨時否認。因爲警察單位隨時可以違背善良風俗爲藉口將他逮捕入獄，這類作品有《茱斯蒂娜》（*Justine*），《茱麗葉特》（*Juliette*）、《臥房裡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最後是無法發行的（impubliable），如《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事實上，《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在一七八五年時便重新謄寫完畢，爲何直到一九〇四年纔由德國精神學家伊凡．布洛赫出版呢？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這部手稿到底流落何方？爲

甚麼它會失蹤如此之久？

薩德的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是在監獄中完成，《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亦不例行，依然是在監獄裡極端的孤寂中誕生。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版本都是尚未完成的版本。薩德害怕《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如此具有原創性的作品手稿被獄吏發現，會遭到沒收燒燬，他在完成第一部後，便小心翼翼地重新謄寫在十二公分寬，前後相連的小紙片上，而且是兩面書寫，最後總長是十二公尺又十公分。薩德將它仔細捲成紙軸藏在牢房的某個角落。在缺乏紙張又受到嚴密的監視，特別是在身心承受極大的折磨下，薩德克服惡劣的寫作環境，完成法國文學史上最具震撼性、最淫穢不堪的作品，但同時也是人類文明史上以最大膽的方式去探究性的秘密的不朽作品。

到底是甚麼原因讓這部薩德所珍愛的作品消失超過了一個世紀呢？

I. 從巴士底監獄到夏宏東收容所

故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的風潮之前。

一七八九年六月底七月初巴黎的政治氣氛已經相當緊張，被關在巴士底監獄的薩德似乎已經能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詭譎的政治氣氛。六月召開的三級會議（Etats généraux）事實上並不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人民依然活在貧困之中和饑餓的邊緣，社會階級的磨擦有愈來愈激烈的傾向。汲取法國啓蒙時期的開明思想的中產階級，深信人生而平等、

歌頌自由與民主、反對腐敗的宗教特權，他們與被專制王朝剝奪特權的貴族勢力在巴黎正上演一場角力大戰。三級會議只不過讓原本處在矛盾和衝突的貴族、教會、中產階級等勢力更加激化。它不僅不能挽救路易十六（Louis XVI）之腐敗政權於狂瀾之中，反而提早將其推向崩潰的邊緣。此時的人心是浮動的，不安的和焦慮的。火山只等待更大的壓力和衝擊將溶岩噴向晦暗的天際，灑向不公平的世界。

在監獄裡的薩德侯爵似乎也是騷動不安的。

七月二日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德．洛內（De Launay）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部長維勒德伊（Villedeuil）報告當時的監獄狀況，包括薩德侯爵的反常行爲，以及爲了維持監獄的安全和秩序，他請求准許立即將薩德侯爵押送至其它的監獄。信的內容如下：

我有義務告訴您，昨天因為當時情況需要，我們不得不取消您賦予薩德侯爵在獄中散步的權利。昨天中午他透過牢房的窗户對外面的人使勁地叫喊，大叫我們在獄中處決和暗殺囚犯，他要求人們趕快來救他們。這些話被路人和其他的囚犯聽到了。之後他又故態復萌，並且大聲地抱怨。此時這個人在此地對我們的工作是危險的。我們深信必須向您報告，部長大人，將此人移監至夏宏東收容所或其他類似的監獄是適宜的。在那兒，他就不可能像在這裡一樣去干擾監獄的秩序。這可能是去安定一個任何事都無法去平息，任何獄吏都無法去制止的時刻。允許他在獄中散步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最危險的事，因為大砲都已架設完畢。如果您允許立即押送薩德侯爵的話，所有的獄吏將對您十分感激。

維勒德伊部長在凡爾賽的辦公室收到典獄長德・洛內的信之後，馬上回信給當時的警長克洛斯內（Crosne）：

克洛斯內先生，根據洛內先生來信的所提將薩德侯爵從巴士底監獄送到夏宏東收容所之事，我很榮幸地寄給您國王的御令，這是我認為在目前的狀況下應該和國王陛下建議的。我懇求您儘可能以最快的、最秘密的方式去執行這個任務，除非您可以找到一個更有效的辦法足以避免可預見的混亂，而且是馬上可以執行的辦法。

除此之外，目前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巴士底監獄檔案目錄也可幫助我們了解當時薩德被匆忙押走的情形：

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清晨一點，按照呈給維勒德伊先生有關薩德公爵[5]二日在獄中表現的報告，他由基朵爾先生押送至夏宏東收容所，由警督攝儂先生親自在其牢房上貼上封條。

一年後，薩德寫信給他在普羅旺斯的律師高德弗狄（Gaudridy），提到了這一段歷史：

七月二日，為了表達我的不愉快，我在巴士底監獄裡製造了些喧鬧，典獄長便去向部長大人維勒德伊告狀。大家都說我透過窗户去鼓動人民的意志，我將他們集合在我的窗下，我告知他們一些巴士底監獄所準備的工事，我鼓勵他們去打倒這座恐怖的建築物……這些是真的。獄方將我押送至夏宏東收容所，處在這棟專門收容瘋子和癲癇患者的房子裡，蒙特依（Montreuil）家族中的那些陰險之輩居然如此狠心害我在那兒待了九個月。」[6]（一七九〇年五月底）

在這封信中，薩德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間大約是七月三日的深夜、四日的清晨，薩德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在慌亂中被押走。在出牢房時，根據專制王朝的舊制，犯人離開時必須是一絲不掛，甚麼物品都不能攜帶的。薩德說他被匆促押解上車，留下了超過一百路易金幣的家具、衣物和六百卷的書籍，其中不乏十分珍貴的書籍。但最令其耿耿於懷，而且是無法彌補的是他被迫丟下了十五卷準備付梓的手稿。薩德後來對其夫人未能及時去搶救他的手稿感到十分的不解和痛心。「掠奪我的手稿，使我日夜爲之泣之以血」，薩德難過地寫著。讓薩德更加痛心的是，每次當侯爵夫人來探監時，薩德都會偷偷塞給她一些手稿。爲了減輕痛苦，薩德向夫人索取過去所交付的手稿。夫人竟回答說在大革命時期深怕這些手稿爲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她交代別人將這些手稿焚燬以策安全。薩德聽到這些話時，他寫道：「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全身爲之血氣翻騰」；「這是上天賜給我最大的痛苦」。他的悲慟之情溢於言表。

由以上的書信及檔案資料可以得知薩德侯爵是在一種可能引起監獄混亂不安的顧慮之下，被匆忙地送往專門收容瘋子和痲瘋病人的夏宏東收容所。在此之前，他一共連續在巴士底監獄被關了五年半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內，薩德偷偷地寫了不少尚未付梓的手稿。可惜的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期間，特別是從七月十四日起的十天之內，巴黎憤怒的民衆和一些趁火打劫的暴民徹底地洗劫了巴士底監獄。薩德牢房中的許多書籍和手稿亦不能倖免於難。薩德很自然地認爲《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手稿肯定早已被「暴民」燒燬，不復存在。不論是原

先的草稿或是仔細謄寫在紙卷上的手稿，在薩德生前都未曾回到他的手裡。對他而言，這部曠世傑作是早已消失的了。

II. 另一種奧德賽：歷劫歸來

幸虧上帝保佑，《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原稿很幸運地逃過一劫，並未毀在暴民的手裏。它依然被藏在原本監禁薩德的牢房的角落裏。後來由愛爾努·德·聖·馬克席曼（Arnoux de Saint-Maximim）尋獲。這手稿後來成爲維勒南伏—德郎（Villeneuve-Trans）家族的收藏品。經過三代的收藏，終於在本世紀初賣給一個名叫依凡·布洛赫的德國書誌學家，同時也是精神學家。布洛赫曾校訂此手稿，並化名爲歐傑尼·杜倫（Eugène Dühren）加以出版。可惜謬誤甚多，而令人不忍卒睹。根據薩德專家吉勒貝爾·列利（Gilbert Lély）的看法，布洛赫的版本幾乎是無法閱讀的（illisible）。如果《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的出版計劃因此就胎死腹中，薩德可眞要含恨九泉了。很幸運的，薩德的第一代研究者，也是開研究薩德之風氣者——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受查理·德·諾伊（Charles de Noailles）家族之託，前往柏林去買下這份手稿。海涅氏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共出版了一套三卷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至此，《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終於得見天日。由於海涅氏的學養精湛、考據精確、校閱詳實，此版本被公認爲是極爲貼近薩德原意的版本，也是目前最具有參考性的版本。這一珍貴的手稿在諾伊氏死後又再度易主。至於流落何方則無人得知，至少目

前無法像其他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手稿一般，可以隨時去查閱。

後來吉勒貝爾・列利繼承海涅氏的遺志，繼續去研究、發掘薩德的生平和文學價值。目前由列利氏所出版的《薩德傳》（*Vie du marquis de Sade*）堪稱爲最精闢詳實的版本。雖然後來法國情色文學專家，讓—傑克・波威爾（Jean-Jacques Pauvert）也出版了一套三冊的薩德傳記，但是在資料的處理和對歷史的評價終究未能跳脫列利氏的架構。從無到有，列利氏爲重建薩德的生平所下的苦功足以與薩德齊名。

薩德眞正進入法國文學的殿堂應當從其被列入七星文庫叢書的出版計劃。由索爾邦大學教授米榭爾・德隆所校閱、注釋的《薩德作品集》共三冊於一九九八年全部完成。其中收錄了薩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第一冊於一九九〇年出版發行，第二冊於一九九五年，第三冊發表於一九九八年。）前後歷經十年的時間，艱苦卓絕，貢獻不可謂不大。由一向只發行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的七星文庫叢書正式發行，薩德的文學地位總算是暫時得到平反。

由海涅氏首開研究之風氣，由德隆氏於本世紀末前完成，近六十年的努力和研究，中間遭遇過無數的嘲諷和攻擊，讓—傑克・波威爾甚至被以發行不道德的書藉而遭起訴。在這半世紀的研究中，亦不乏贊歎之聲。在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卡繆（Albert Camus），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喬治・巴代耶（Georges Bataille），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或譯布朗秀），米謝勒・傅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極力推荐和讚譽，薩德在死後一百五十年終於得到應有的注意。從法國國家圖書館最不引人注目的檔案

中，搖身一變成為目前法國十八世紀文學研究者的最愛之一。薩德狂放不羈的情感透過強而有力的文體感染了每一個讀者。他博學多聞的論述不輸給啓蒙時期的任何一個思想大師。在盧梭、伏爾泰或狄德羅（Diderot）的面前，薩德亦不遑多讓。巴黎師範學院文學系主任貝埃緹斯・狄迪耶（Béatrice Didier）甚至認為薩德是唯一能體現法國啓蒙時期的反抗和懷疑的精神的作家：強調理性，追求自由，反對專制集權與宗教迷信。他對人性赤裸裸的描寫、對人性黑暗面的揭發、對人類價值體系的懷疑與顛覆，特別是對人類潛意識中關於各種「性」幻想的探討，更是足以讓其躋身大師的行列。沉默了一百五十年後，薩德若知在二十世紀結束前，他的作品可以和他生前最愛的作家一樣被擺在神聖的文學殿堂，如莫里哀、蒙田、高乃依（Corneille）、哈辛（Racine）、哈伯雷（Rabelais）、盧梭、伏爾泰等，相信他對長達近三十年的牢獄之災也可一笑置之了。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失而復得，簡直就像是另一種奧迪賽（Odyssee）。先是消失，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沉默後，突然再現。《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的出版過程有如謎樣般的神話。就像巴哈的音樂與梵谷的繪畫，只要它還留在人世間的某一個角落，沒有被摧毀，眞正有價值的藝術品是不會被埋沒的。

（本文作者為國立宜蘭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此文轉載自《世界文學》第四期，麥田出版（2002, 8）

注釋：

1. Carl Von Linné（1707-1778），瑞典生物學家，發明植物的分類方法。
2. Dimitrii Ivanovitch Mendeleïev（1834-1907），俄羅斯化學家。發明著名的元素週期表。
3.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Gallimard, 1966, p.222.
4. *Magazine Littéraire*, juin , n。114, 1976, p.76. Roland Barthes（1915-1980）爲法國當代最具影響力之文學理論大師之一，亦是法國符號學理論重要的代表人物。訪問者Jean-Jacques Brochier爲當代文學批評家。他從如此評價薩德：「薩德令我感興趣的並不是反叛性的這一面，也不是尼采式的那一面（並非眞的尼采式，因爲薩德和尼采只有極少的關聯），而是書寫性（scriptural）的那一面：一個透過寫作去創造完美的小說結構。這結構正是情色結構：形象同時是情慾的形象，也是姿勢和修辭的形象。」
5. 按：此乃檔案管理員之筆誤，應爲侯爵而非公爵。
6. 薩德侯爵夫人的家族。薩德侯爵儘管生活荒淫無度，但仍不足以將其監禁如此之久。主要是因爲其岳母暗中作祟，使得薩德侯爵一生始終得不到眞正的自由。薩德侯爵對其岳母的卑劣行徑時而感到十分的憤怒，時而感到極度的失望。我們從薩德的書信中便可略知其悲憤之情。

導讀（四）

薩德——情色象徵的偉大修辭學家

劉森堯

一、有關薩德的神話

薩德（Marquis de Sade, 1740-1814）自從二十世紀初逐漸浮上檯面之後，慢慢形成一種所謂的「薩德現象」，羅蘭．巴特甚至稱之爲「薩德神話」。這種現象如何解釋呢？道理很簡單。二十世紀之前的薩德，整整有一百年的時間都是活在地下，他的作品始終是在不見天日的狀況之下被傳閱，因爲他的作品所處理的不單是色情題材的問題，還宣揚性暴力和性虐待以及違反倫常的哲學，他是性變態的化身，他像個魔鬼，無所不在，卻必須躲躲藏藏。至於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在他所生活的時代裡，大家只把他當做一個淫穢的色情作家，甚至只是個不入流的小作家，遲早勢必會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當時絕沒有人想到他將在法國文學史上（或甚至西方文學史上）佔上重要一席之地。

時序進入了二十世紀之後，多虧那批超現實主義的朋友，特別是阿波利奈爾

（Apollinaire），當然還得拜時代思潮進步之賜，許多禁忌慢慢在解套，薩德竟然不知不覺浮上了檯面。到了六○年代中期他的作品全面解禁之後，加上一些名家如布朗秀（Maurice Blanchot）、巴代耶（Georges Bataille）以及羅蘭·巴特等人爲他著書立說，薩德終於鹹魚翻身了：他成爲法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羅蘭·巴特在其《訪談錄》一書中，甚至拿他和普魯斯特相提並論，在他看來，閱讀薩德和閱讀普魯斯特一樣，其所帶來的歡娛感覺是無與倫比的。

薩德的神秘面紗揭開之後，在法國本地逐漸形成一股熱鬧的薩德風潮，對他的作品同時形成爲兩派極端不同的看法。一派視之爲無聊胡鬧，不可理喻，比如法國總統龐畢度即抱持此種看法。這一派人認爲薩德不厭其煩反覆在許多小說中描寫猥褻的變態性行爲，特別是「戀屁狂」和「嗜糞癖」的雞姦行爲，實在是無稽透頂而令人倒胃至極，《索多瑪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一書通篇讀來，正是離不開這類淫穢行爲的刻劃描寫，不但違反道德，事實上也違反了人性，這能叫做文學嗎？

但是另外一派人並不這樣看薩德，這必須從有關薩德的神話這個角度去看，薩德的神話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來自評論家克洛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論調，他把薩德看成是個「絕對的作家」（**écrivain absolu**），是獨一無二的，是無可比擬的，而且恐怕也會是空前絕後的。這樣的作家以一種革新精神和獨特風格創造了一個異想天開而帶有結構性質的封閉系統世界，我把這樣的世界稱之爲「薩德種系」世界（如同「卡夫卡種系」或「巴爾札克種系」

等世界的稱謂，普魯斯特的世界亦可作如是觀），在這個世界中固然一切以色情爲依歸，但我們必須越過色情的層次去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好比我們必須超越現實的層次去看卡夫卡或普魯斯特的世界，道理是一樣的。

「薩德種系」的世界是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但相對也是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因爲在那裡一切束縛都解除了，倫理道德或甚至法律的禁制也都不復存在，我們彷彿回歸到一個原始狀態的心理學層次，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一切都可以被允許的。這好比精神分析領域裡有關潛意識作用漫無節制的發揮，任所欲爲，不但是天馬行空，而且簡直就是完全沒有界線。因此，薩德就像是一個魔法師，創造了一個「絕對的世界」，一個自給自足而充滿無比想像魅力的世界。

薩德神話的另一個來源則是前述著名評論家布朗秀和巴代耶的「違禁」（la transgression）創作觀念，他們把薩德看成是文學創作的「違禁者」（le transgresseur）。在西方文學史上，沒有人能夠像薩德那樣大膽闖越理性的法則，完全以個人的尖銳情慾和暴力傾向爲準則，不理會理性的束縛，不顧道德法律的干預，一切只爲了個人慾望之宣洩，並不服從「享樂原則」之規範，這可說是瘋子的行徑，而這正是薩德的寫照。他以瘋人姿態，肆無忌憚闖越了世俗的「禁區」，繼而塑造了一個獨特的，沒有人能管制的自給自足世界，在這個世界之中，一切只聽命於一個至高無上之權威的主宰者，這個主宰者就是薩德本人，而他的行事律則就是：反其道而行。巴代耶就說過，薩德世界的中心，其至高權力的要求乃在於展現否定的力量，

換句話說，就是逆向行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的意思。傅柯（Michel Foucault）也這樣說過：「在薩德的世界裡，性是沒有任何規範的，有的話，也僅服從於其自身本質的內在法則，此一法則除了其自身之外不承認任何其他法則，它只聽命於至高無上的權力主宰者。」因此，在薩德的作品裡，我們會不斷反覆讀到對社會規範之破壞的描寫，他的世界並沒有天理和律法的存在。

有關薩德的神話，最後一則也是最有分量的一則，無疑正是由羅蘭．巴特所建造，在他眼中看來，薩德眞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有關他的「絕對」和「違禁」的部分，當然更不會是色情，而是有關他那獨樹一幟的語言所塑造而成的結構世界，就這一點而論，他認爲這樣的結構世界在相當程度上很類同於聖經中的世界，同樣都是充滿符碼而有待解構的複雜世界。薩德長年在監獄中透過不眠不休的奮力寫作（電影《鵝毛筆》在這方面的描寫算是很中肯週到），透過對語言的巧妙掌握和運用，創造了一個極精彩的小說結構世界，這當然也是一個別樹一格的色情結構世界，其中的象徵是色情的象徵，五花八門，眼花撩亂，另一方面，同時也是修辭學的象徵，就某個角度看，薩德可以說是有關情色象徵的偉大修辭學家。因此，羅蘭．巴特在其《薩德、傅立葉、羅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一書中即如此說，薩德和傅立葉及羅耀拉一樣，他們都不約而同創造了自己的語言系統，他們的作品都結合了原創性的符號而展現了不同凡響的獨特意義，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熱情（傅立葉）、情色象徵（薩德）及宗教精神（羅耀拉）的最顛峰境界。此外，羅蘭．巴特在他的《訪談錄》一書中更

如此肯定的說：「閱讀薩德，我向來即由此獲得極大的樂趣，我並不認同於一般人所說的，認爲薩德是個無聊的作家……在我們（法國）的文學當中，眞正能夠帶給我極大之閱讀歡娛，並且會想不斷去重讀的，除普魯斯特之外，就數薩德一人，他們兩人各站我們文學世界的兩極。」

我認爲薩德和普魯斯特最值得相提並論之處，除了如羅蘭·巴特所說，在於創造屬於個人種系的小說結構世界之外，那就是他們都是文字的風格大師。一位偉大作家除了必須是精彩故事的編撰者之外（也就是說擅於說故事），他還必須是傑出的文字創造者，薩德正是一位這樣的作家。他那源源不絕的色情故事，筆下寫來，即使帶有暴力和恐怖色彩，甚至不合常理和邏輯，我們讀來還是會覺意趣橫生，深受吸引。特別是他在描繪色情時，使用的法文句子結構都極優美洗練，而且是無懈可擊的簡潔扼要，他凸顯了文學運用上的風格問題，一位作家沒有文字風格的展現就絕對算不上是個好作家。羅蘭·巴特說的沒錯，一個作家的偉大與否，正是由此來加以判定，他因此更進一步看出薩德在文學上和修辭學上創造了一樣極爲罕見的東西：一種意義完美彰顯的寫作（une écriture parfaitement dénotée）。譬如他在描寫的時候——特別是色情場面——他的句子絕不會拐彎抹角，他很直截了當，這是一種透明的寫作風格，以致於象徵主義的東西竟毫無發揮之餘地（這一點普魯斯特適巧相反），讀者因此不會讀到皺眉頭，也必去渲染想像，因爲沒有干擾。如果象徵主義是一種逃避手法，那麼，薩德的色情世界顯然是反象徵主義的，倘若非得在他身上披上象徵主義色彩的話，我們畢竟還是

爲他創造了一個象徵性詞彙，那就是所謂的「薩德主義」（le sadisme），這是一個意義十足的字眼，可惜今天已經成爲性虐待的代名詞，顯然是被濫用了。

不能否認的是，有關薩德的神話無疑拓展了我們看薩德色情小說的視野，薩德的世界如果抽離了色情的部分固然就不能成立，但薩德眞正吸引人的地方絕不是色情，我不相信任何一個成熟的讀者讀《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會挑起什麼色慾的興奮情緒，不，不可能的，書中多的是猥瑣和不堪的有關各式各樣的性變態描寫（比如中間光「嗜糞癖」行爲的描寫即至少佔去四分之一篇幅左右），然而，這類描寫並非都是那麼令人難堪，因爲這裡頭竟然也包含了許多令人發笑的成分。D. H. 勞倫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中就說過，男女性愛的動作，沒有比這個更滑稽可笑的了。這樣的論調適巧可見証薩德對性愛行爲的誇張描寫，經常會誇大到令人讀來捧腹大笑，而且類似這樣的喜劇效果還是一波接著一波，誰說讀薩德不會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歡娛呢？

二、薩德和他的時代

鼎鼎大名的薩德侯爵生活於法國歷史上政治和社會的一個大變動時代，他經歷了從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君主王朝、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共和，還有拿破崙的帝國時代等三個動盪騷亂的偉大歷史時期，但他大多無緣眞正躬逢其盛，因爲他的一生斷斷續續總共有二十七年的時間是在監獄裡頭度過，他幾乎住過當時法國所有大小著名的監獄，其中還包括惡名昭彰、

座落於巴黎市區的巴士底監獄。《索多瑪一百一十天》即是在這裡寫成，從一七八五年的十月二十二日開始動筆，在三十七天之內寫就。我們曾設想，薩德要不是有那麼長時間被關在監獄裡頭，似乎就不太可能寫出那麼多充滿性愛奇想的小說作品。從《鵝毛筆》這部有關薩德監獄生涯的影片看來，這位色情大師活在世上只爲做兩件事情：性慾望和寫作慾望的發洩，我們直覺感覺到，這是一個陽具隨時都挺著而且腦中隨時都有意念要抒發的人。這麼看來，性慾的發洩和創作的發洩，在生理學和心理學的層次看來，則是一樣的現象，都是一種生命力的展現方式，這適巧印證了佛洛伊德有關「利必多」（libido）的理論（榮格稱之爲「心靈能量」）。「利比多」指的是一個人身上的性慾能量，「利比多」越旺盛的人，他的生命力和性慾就越強，相對的，他的創造力有可能就越活潑。性慾的發洩和創作力量的發洩，大抵而言是同一回事。我們從薩德一生的行徑和他所創作的文學看來，他顯然正是「利比多」的化身，他的身上時時刻刻都在燃燒著無窮盡的性慾和創作慾。

十八世紀可以說是西方放蕩思想最爲放任發展的黃金時代，自然也是有關色情文學最爲發達的鼎盛時期，生長在這個年代的薩德適巧躬逢其盛，能藉此發揮所長，成爲這方面最爲顯赫的人物。當時汗牛充棟的色情文學作品中，如今仍留傳下來，甚至被肯定爲上乘文學作品的，除薩德一人之外，委實不多（有關這方面的事實，可參閱賴守正教授所譯的《西洋情色文學史》中的〈放蕩思想的黃金時代〉一章）。我們知道，十八世紀是歐洲的啓蒙運動時代，在這個時代之中，人類正在從黑暗中迎向光明、從束縛走向解放、從愚昧變爲聰明，人

類開始思索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從而敢於開始挑戰至高無上之神權和君權的權威，一切訴諸理性，而啓蒙正是邁向理性的唯一手段，也是爲愚昧和束縛解套的唯一方法。依哲學家康德的解釋，啓蒙的意思就是：不依賴他人的指引而達到認知。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他們所合著的《啓蒙的辯証》（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即根據康德此一觀點來詮釋薩德的作品所展現的與啓蒙思想有關的哲學意義，他們認爲薩德的作品見証了「不依賴他人指引而達到認知」的哲學事實，簡單講，薩德解除了中產階級的嚴酷束縛，啓蒙的認知除了擁抱善，同時也見証了惡。

薩德自從二十世紀初葉浮上檯面以後，在法國，研究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竟一時蔚爲風潮，許多討論文章和專著及傳記紛紛出籠。一九九〇年著名的「七星文庫叢書」開始陸續出版他的小說作品全集，正式宣告了薩德偉大古典作家的地位。一九九一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勒偉爾（Maurice Lever）出版《薩德大傳》（*Sade: une Biographie*）（此書目前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簡體字中文譯本），公認是到目前爲止寫得最好也是最詳實的一本薩德傳記。這本八百頁篇幅的傳記鉅細靡遺記載了薩德一生所有的行徑，包括：他的貴族家世、他的色情犯罪紀錄、他的囚禁生涯，以及他那精力過人的驚人創作現象。這本傳記比之前的一些傳記更權威也更具可讀性的地方是，作者能夠取得薩德後代家族擁有的珍貴一手資料，比如許多從未面世的書信檔案資料，讀了這本傳記之後，我們會了解，薩德除了是偉大的色情犯罪者和偉大的色情文學作者之外，同時還是個極傑出的書信作者，這些寶貴的傳記資料爲我們開啓

了一個了解薩德寫作才華的全方位視角。我們更可以確定，薩德的確是個偉大文體的創造者，他是個天生的作家。

薩德雖然是個天生的作家，但是他在寫作上眞正展露才華和風格，卻是相當後來的事情，亦即一七七八年至一七九〇年之間，也就是在他三十八歲到五十歲之間、他生平第二階段入獄長達十二年的期間。早在這之前，薩德已陸續寫過一些東西，也以作家自居，只不過並沒有得到承認而已。他早在第一次入獄之前，就已經和當時一些貴族圈的朋友（還包括他的父親和他的神父叔叔）不時動筆塗塗寫寫。然而，他這次長達十二年的坐監期間，和妻子之間大量的書信往返，以及動筆寫《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他開始懂得運用獨樹一幟的語言去塑造自己的風格，長期的極度孤獨和大量的閱讀（據說他在獄中擁有多達六百冊圖書的個人圖書室），在寫作風格上，將一個少不更事的薩德推向一個成熟穩重的薩德。羅蘭・巴特在《薩德、傅立葉、羅耀拉》中這樣寫道：「正是由於處在一種極度的孤獨之中，令他感到恐懼，然後由恐懼轉變爲慾望，對他來說，這樣的慾望就是一種無法抗拒、想要的慾望，這樣的慾望配上一種可怕而無法壓抑的語言力量，寫作就成爲可能，他要說出心中壓抑的一切。」顯然《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正是此一情境下的產物，薩德之所以被肯定爲偉大的風格作家，也正是從這一本作品開始。西蒙・波娃女士在《我們有必要燒掉薩德？》（*Faut-il brûler Sade?*）一書中這樣說：「他入獄之前是個普通人，出獄時卻已成爲偉大的作家。」這種說法很富傳奇性，卻適合於用在薩德身上。他在極度孤獨的百無聊賴之中，運用非凡的想像和語言，創

造了一個非凡和匪夷所思的色情世界，他只活在自己所創造的語言當中，生命的各種冒險都已消失，一切都已被語言的符號取而代之。

三、關於《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小說和電影

已故的西班牙名大導演布紐爾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著名自傳中，曾特別提到一段有關《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這本小說的軼事。他說在一九三〇年代之際，薩德作品仍處在嚴格禁制之中，大家都是以偷偷摸摸方式閱讀從上個世紀留傳下來的薩德作品，其中最有名的首數《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我們知道在審查制度盛行的保守年代，禁書的誘惑力是很大的，一本書被查禁得越嚴，其誘惑力就越大。《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在當時正是這樣一本作品，好像誰能讀了這本書就高人一等似的，要是能擁有，那無異於一本希罕的武林秘笈。布紐爾很推崇薩德所刻劃的色情世界，這無關乎色情或暴力，他認爲我們應視之爲性幻想的潛意識現象，因此，《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基本上即是薩德受到壓抑的性幻想的紀錄。熟悉布紐爾電影世界的人——特別是《青樓怨婦》（*Belle de Jour*）一片——很容易理解他電影中的許願性幻想（特別是性變態行爲），仔細看來，正是薩德色情世界的縮影，都是一種潛意識的高度發揮，這離不開性心理學的範圍。

誠然，一九三〇年代的許多評論家正是從性心理學的觀點去探討《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的性變態行爲。事實上，早在一八七〇年代，奧地利著名性心理學家克拉夫特—埃賓

（Krafft-Ebing）即已出版有名的《性慾精神病學》（*Psychopathis Sexualis*）一書，作者以許多個案的分析闡述方式，鉅細靡遺地探索了有關性變態心理學的問題。此書的出版年代剛好比《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晚了約一百年左右。此外，佛洛伊德和艾里斯於二十世紀初葉各自出版的性學名著，即《性學三論》和《性心理學》，在理論方面，特別是性變態行爲的現象，一概都離不開薩德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裡所描繪的光怪陸離的性偏差行爲。這說明了一件事實，薩德也許可因此被視之爲性學方面的先知，他率先揭發了人類有關性方面的潛意識心理學事實。因此，我們不可能以寫實主義的眼光來看待《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這本小說，因爲其內容顯然是違反現實邏輯的，是帶有夢幻性質的超現實主義風格的，這剛好也正是這本小說的眞正魅力所在。

義大利已故著名導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電影向來以含有濃厚心理學要素並以冷靜影像風格的完美抒發而聞名於世，他於六〇年代所拍攝的希臘悲劇「伊迪帕斯王」和「米蒂亞」，可說是完美影像化的希臘悲劇展現形式，堪稱無可匹敵。到了七〇年代，他把箭頭轉向詮釋西方幾部色情文學的經典名著，即《十日談》和《坎特伯里故事》，還有《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帕索里尼於一九七五年拍攝《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之時，其聳動視聽的程度並不亞於一九七七年大島渚的《感官世界》一片，然而，大島渚的影片單純得多，這只是一部描寫情慾的性愛影片，頂多纖毛畢現的性愛場面大膽露骨而已；但是在帕索里尼而言，他的情況可要複雜棘手得多，他所要面臨的不單只是電影尺度的限制問題，他更要處理如何將驚

世駭俗的薩德色情世界影像化的問題，他可以走多遠？

這將牽涉我們歷來談論不休的文學名著如何搬上銀幕的問題，我的看法是，把薩德的世界搬上銀幕並非禁忌的問題，而是合不合適的問題，因爲電影影像的展現方式畢竟不比文學的描寫，文字的描寫可以渲染我們想像的空間，可以天馬行空一般漫無節制（薩德的行文風格正是如此）。但電影影像則否，它是一種赤裸裸的論說，比如說，小說中許多描寫吃糞和手淫一起進行的怪異行爲，我們讀來並不覺噁心，反而感到滑稽好笑，但在帕索里尼的影片中，雖然已經處理得相當含蓄，我們還是看得坐立不安，甚至大倒胃口，大喊吃不消。影片把薩德筆下的十八世紀法國古堡轉換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義大利德軍蓋世太保的秘窟，依帕索里尼的說法，他要以法西斯的角度來詮釋薩德一樣帶有法西斯專制風格的色情世界，這是一種把人加以物化的專制權力的象徵，簡單講，他的目的就是象徵主義而已，爲了能夠疏導觀衆想像力的極度發揮。我的看法並不苟同此一觀點，我認爲帕索里尼在此誇大了電影影像的功能，他的故事梗概大致上遵循薩德的路線，但薩德的故事中設置了四位說故事的女角敘述自己一生的色情經歷，配合古堡中的性派對狂歡，這多少多了一層「後設」的格局，亦即故事中的故事。這種寫法很具創意，好比《十日談》，顯然豐富了小說的肌理，也大爲拓展了小說的敘述風格。但是這個環節出現在帕索里尼的電影中就顯得很薄弱單調，我們看不出影片中女角所敘述的故事有何意義可言。此外，有關性事方面的描寫可以說是這部影片的最大敗筆，好比費里尼的《卡薩諾瓦》一片，簡言之，就是礙手礙腳放不開來。我們只看到片

中一群男女老是全身赤裸，光著屁股走來走去，爬過來又爬過去，頂多做些猥褻的動作，我們始終看不出來其意義在那裡。但我們讀薩德的小說，文字描述不但天馬行空，簡直就是漫無節制把想像力發揮到極致，電影根本做不到這一點，這是電影在敘述功能上遠遠及不上小說的地方，特別是涉及有關性事的描寫時，更是大大瞠乎其後。

我向來即不認同任何色情文學作品適合改編成電影的展現形式，像《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樣傑出的色情文學作品，其中不乏精彩性事場面的描寫，多次改拍成電影都以失敗收場。像帕索里尼這樣有才華和那麼有哲學見地的電影導演，敢於大膽觸碰薩德的世界，除了用走火入魔來形容他之外，不知還會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我們只能強調說，薩德的世界是文字和語言的，同時也是想像的，他並不屬於活生生影像的電影，讀薩德的樂趣主要來自他的文字風格，以及他那超越「禁制」的想像。

（本文作者爲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師、影評人、作家）

多瑪120天　目錄

讀

一）薩德主義：最終的理性與自由　王之光　003
二）孤獨的肉體告白與靈魂控訴—薩德侯爵的浪蕩書寫　賴守正　017
三）《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情慾的書寫與價值的顛覆　賴軍維　029
四）薩德—情色象徵的偉大修辭學家　劉森堯　047

言　061

一部　簡單情慾　127
二部　複雜情慾　453
三部　罪惡情慾　481
四部　謀殺性情慾　511

德年譜　567

引言

路易十四統治期間，戰事頻仍，朝廷不堪重負。儘管國庫空虛，民生凋敝，卻出現了可資一大批吸血鬼伺機自肥的秘密。他們整天關注著國難的降臨，不是救災赴難，而是推波助瀾，以便更好地從中漁利。從其他方面看，路易十四王朝是輝煌的，但它的末年也許是法帝國歷史上神秘暴富現象最多的時期之一。儘管人們對灰色財富來源諱莫如深，但隨之而來的豪奢和放蕩淫逸即使同樣隱秘不宣，也等同於不打自招了。故事發生在王朝臨近終結時，攝政者行將鎮壓這幫包稅制人販子，爲除奸設立的著名裁判所稱爲司法院。有那麼四個奸商密謀了前所未有的尋歡作樂計劃，本書即以細表。人們不該設想投機倒耙者都是些出身卑微、庸俗不堪的主兒，領頭的有極其高貴的紳士呢。布朗吉公爵和某某主教弟兄倆都是如此聚斂了巨萬家產的，這本身就充分說明，貴族們不能免俗，他們對這種致富機會是不甘錯過的。這兩位名流在作樂和生意上與大名鼎鼎的迪塞與居瓦爾院長過從甚密，也是率先想到本書記載的尋歡主意的，他們把計劃與兩個朋友溝通後，四人遂同意在這場異乎尋常的縱慾夜宴中充當主角。

整整六年多，四浪蕩子氣味相投，財氣相通；他們打算通過結盟加強相互的關係，當然聯盟中尋歡作樂的成分，要遠遠超過通常作爲加盟基礎的其他動機。他們的安排報告如下：

布朗吉公爵是三任鰥夫，有一任妻子給他生了兩個女兒。公爵發現，居瓦爾院長儘管明明知道公爵與大女兒關係狎昵，卻有意娶她爲妻，所以呢，公爵突然想到了三重聯盟的主意。

「你想娶朱莉爲妻，」他對居瓦爾說：「我毫不猶豫地將她嫁給你。這樁婚事只有一項條件：儘管她成了你的妻子，如果她一如既往地向我獻殷勤，你不得忌妒。而且，我希望借你的口，勸說迪塞兒把女兒康絲坦斯嫁給我。我坦白，我對她已經滋生了跟你對朱莉差不多的感情。」

「可是，」居瓦爾說：「你想必知道，迪塞跟你一樣浪蕩……」

「我什麼東西不知道呢，」公爵不耐煩地說：「現如今，憑我們的思惟方式，會爲這種事情所阻嗎？你以爲，我娶妻是爲了養情婦？我娶妻可是爲了隨心所欲，我要拿她做幌子；無計其數的小小秘戲，靠婚姻的外衣是可以美妙地加以隱瞞的。一言以蔽之，我要她的理由，跟你要我女兒的一模一樣——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目的願望？咱們浪蕩子娶妻是爲了奴役。做了妻子，她們就變得比情婦更加溫順。你清楚，我們追求快樂時，是重視霸道主義的。」

此刻，迪塞進來了。他的兩個朋友把剛才的談話如實相告，這位人販子聽了序言，馬上勾起了對院長的女兒阿德萊德的情愫，忙不迭地坦白之後，他欣然接納了公爵做女婿，條件是自己做居瓦爾的女婿。三樁婚約機不可失地締結了，嫁妝大量，婚書則大同小異。

院長並不比兩位同道乾淨，他向迪塞承認，自己與親生女兒保持著一點點曖昧往來，後者聽了並沒失去胃口。於是乎，三個父親不僅僅希望保留自己的權利，而且爲了擴大權利，

便商定三位小姐只在財產和姓氏上屬於丈夫，身體平均屬於每一個。如果她們誰心血來潮，竟敢不遵守自己應滿足的任何條件，則要嚴懲不貸。

他們正欲實施計劃時，某某主教建議，如果另外三位紳士同意他參與此事，他就提供第四位成員加盟，因爲他同自己兄弟的兩個朋友，已經通過尋歡作樂而搞得難分難解。這第四個成員就是公爵的二女兒，也就是主教的侄女，其實，她早已徹底成了主教的財產，這倒是大家想像不到的。他與嫂嫂有染，兩兄弟確信這個名叫阿琳的姑娘，與其說是公爵所出，不如說發端於主教來得更可信；主教自阿琳還小便負責撫養，隨著她青春萌動勃發，魅力與日俱增，他並不像人們設想的那樣閒著。可見，他跟同道們扯平，他投放市場的貨色遭到了同等程度的毀壞、貶損；不過，由於阿琳青春年少，魅力四射，比三個夥伴都強，她便被毫不遲疑地收入這買賣裡。主教跟其他三位一樣，把她貢獻出來，但保留他的使用權；於是，書中四個人物都是一夫四妻了。由此產生的關係，我們爲看官複述如下：

朱莉的父親公爵成了迪塞女兒康絲坦斯的丈夫；

康絲坦斯的父親迪塞成了院長女兒阿德萊德的丈夫；

阿德萊德的父親院長成了公爵長女朱莉的丈夫；

阿琳的叔叔兼父親主教由於出讓阿琳給諸位朋友，便成了其他三個女眷的丈夫，同時保留對她的同樣權利。

就在位於波旁內的公爵豪宅內，這些幸福的佳偶配成。看官可以自由遐想，他們如何圓

房，伴隨著何等的狂歡豪飲。由於必須描述其他情形，這裡就忍痛割愛，不去細說了。

回到巴黎以後，四個朋友間的關係越發密切了。下文的任務是讓看官熟悉他們。在依次交代個別的故事之前，稍微插說一下他們的淫逸行爲的細節，似乎就足以初步挑明這些浪蕩子的性格。

這幫人創設了一個共同基金，各成員輪流管理半年，撥款除了享樂別無其他，且數額鉅大。他們家貲巨萬，所以十分離譜的東西都唾手可得。看官聽說每年花費兩百萬，僅僅用來滿足口福和情慾，可千萬不要吃驚。

四個手段高強的老鴇去招募女人，四個皮條客探訪男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遍訪首都和外省，採辦可以滿足他們肉慾的最好一切，男女不限。巴黎東南西北的四所鄉居裡，每周要定期舉辦四場晚宴。第一場聚會專供享用雞姦之樂趣，僅限男人參加；會場保持有十六個小夥子伺候著，年齡自二十至三十不等，他們技能特強，供男扮女裝的四位主人公品嘗舒心的快樂。小夥子的挑選完全根據他們陽具的大小；這種美妙的器官須大而無當，無法進入任何女人的身體，這幾乎成了入選的必要條件。由於不惜工本，這項必要條款，是很少得不到滿足的。但同時爲了品嘗到全面快樂，這十六個丈夫有同樣數量的男童做伴，年齡小得多，其目的是充當妻子的角色。這些男孩從十二歲到十八歲都有，入選者必須具有難以描繪的氣色、姿色、風度、氣質、童眞、直率。女人不准進入這場男性的狂歡，索多瑪城和蛾摩拉城發明的一切最最淫蕩的東西，在此都要操練。

第二次晚宴招待窈窕淑女，她們在這種場合被迫捨棄高傲的賣弄，放下慣常的臭架子。爲了賺取勞務費，她們不得不遷就最最脫軌的反覆無常，往往得承受我們浪蕩子高興時賞給的凌辱動作。出場的姑娘一般有十二名，由於巴黎無法依照所需源源不斷地提供新鮮人選，這種晚會也攙和著其他活動，也接納形形色色的女人，從老鴇到軍官太太階層都有，只是人數和有教養的小姐一樣。這兩個階層的人在巴黎倒有四、五千人，被貧困或奢欲驅使，來到這種晚會，只要擁有稱職的探子，找她們不成問題，而浪蕩子們擁有絕佳的跑腿者，在這類人中也常會遇到上好的人選。但做體面的女人也枉然，她必須奉獻一切，因爲我們老爺的浪蕩是毫無止境的；原本通過本性、社會習俗似乎可以免除這種痛苦經歷的人，他們也不遺餘力地施以恐怖和無恥行爲。一旦來到那裡，就得準備承受一切，由於四位惡棍擁有與最低俗、最無節制的淫逸相配的各種興趣，從根本上默許其欲望，就非小事一樁了。

第三場晚宴的客人，是世上所能見到的最卑鄙、最骯髒的人。對於稍微瞭解各種淫逸怪癖的人，這種淫亂的講究就顯得簡單明瞭了。與這種人同流合污，感官是非常刺激的；這種行爲毫無顧忌，極盡荒淫，體面盡失，與前夜享受的快樂相比，與陪伴享受的貴人相比，可以起到添油加醋、推波助瀾的效果。第三宴上，淫逸更加徹底，挖空心思，不厭其煩，搞得越刺激越好。六個小時裡會出現百名妓女，往往總有人依依不捨，盡情嬉戲。現在犯不著急著說下去，某些題材只有續集中才能講清楚。

第四場晚飯留給小姑娘，只能接納七到十五歲的，生活條件無關緊要，但模樣要好，要

迷人；至於貞操，需要眞憑實據。唉，浪蕩子的講究眞不可思議！當然，他們並不是想要摘取這些鮮花，他們怎麼會這麼做呢？原封不動的鮮花總有二十來朵，而四個浪蕩子裡呢，只有兩個能夠從事此項行動，剩下的兩個，一個是人販子金融家，根本無法勃起，而主教絕對無法以常規取樂，他所從事的方式確實會使處女蒙羞，卻不會動她一根毫毛。二十張處女膜必須完好，沒有被四位老爺破掉，然後當著他們的面，成爲侍從們的獵物。他們也是淫蕩不堪，留在主人身邊隨時聽使喚，自有多種原因。

除了這四場晚宴，每周五還有一場秘密的私人聚會，人數少，但花費極多。參加者限於四個出身高貴的年輕小姐，是花了錢設計從別人家裡誘拐出來的。浪蕩子的太太們幾乎總是插一腳，由於她們極端溫順，殷勤周到的服務，使每次的淫亂越發成功。至於宴會上的佳肴，不用說，端上桌的豈止是山珍海味，鋪張得很，哪一餐不要上萬法郎，盡可能跑遍法國及其鄰國，蒐羅美味異饈。上等葡萄美酒管夠，冬天也是四季蔬果不斷，一言以蔽之，世上不可一世的君主，餐桌上也沒有這麼奢侈，招待也沒有這麼講排場。

我們且收回腳步，盡力一一描述四位主角。不是說明他們美，不是爲了勾引或迷住看官，而僅僅是使用自然的筆觸，自然儘管雜亂無章，卻往往是崇高的，哪怕她處於最墮落的狀態。我們不妨順便說兩句，即使罪惡缺少美德的那種優雅，難道它不是更加崇高，不是屢試不爽地擁有坦白、崇高的品質？這就勝過了美德之單調、柔軟的魅力，所以罪惡始終比美德可取。你到底主張善惡哪一個更有用？我們有權審視自然定律嗎？我們有權確定她是否根

據不時之需，在我們身上激發相同數量的善惡傾向，因爲邪惡與美德一樣爲自然所需嗎？還是說下去吧。

布朗吉公爵十八歲就腰纏萬貫，以後介入特別稅投機，財富又大幅增值。他招惹了大凡有錢有勢、要啥有啥的青年都會領教的蜂擁襲來的各種惡習：這種情況下，無非是財大氣粗，壞事做絕，越是左右逢源，就越是貪得無厭。若公爵靠自然獲得若干天生本色，倒有可能平衡他的地位帶來的危險，但自然這位奇怪的母親，有時似乎與命運一個鼻孔出氣，使某些人身上賦予的邪惡偏偏統統得到發揚光大，她希望他們獻出的殷勤，不同於美德的貢獻，這是因爲她對兩者的需求不相上下。可以說，自然在注定布朗吉的巨富的同時，也絲絲入扣地賦予他濫用財物的種種衝動和靈感。除了陰暗和惡毒的心靈，她還賦予他鐵石心腸和罪惡滔天的靈魂，並伴隨著趣味錯亂和反覆無常，由此產生可怕的浪蕩行動，而公爵出奇地樂此不疲。他天生虛僞，心腸狠毒，妄自尊大，野蠻自私，尋歡作樂時鋪張，合理花費卻小氣得很；他言而無信，食不厭精，酗酒無度，膽小如鼠，雞姦亂倫，燒殺偷搶，一無是處，毫無美德方面的補償。我說什麼？他根本沒有一點點美德的念頭，而且美德令他恐懼萬分，常常聽得他說，人若要在世上活得眞正快活，不僅僅需要惡事做絕，而且要杜絕一切美德，不只一輩子做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絕不做好事。

「啊，世上許多人，」公爵老是說：「從不作奸犯科，除非脾氣發作做壞事；迷途知返

後，心靈平和地復歸美德之路，他們的一生是從奮鬥到錯誤，從錯誤到悔恨，終此一生，也不知道在世上扮演了什麼角色。這種人必定很悲慘，終日隨波逐流，永遠舉棋不定，一輩子都在早上悔恨昨晚的作爲。他們品嘗了快樂肯定要後悔，見了快樂便戰戰兢兢，於是，他們犯罪中見美德，積德時算罪人。我的性格就很堅定，從不淺嘗輒止；我做選擇從不猶豫，既然我在選中的事情裡總是其樂無窮，所以從不後悔，以免沖淡其魅力。我堅持原則，因爲我形成的原則是健康的，年輕時就形成了，所以總是照做不誤；它們使我認識到美德的空虛和無用。我痛恨美德，別想看到我訴諸美德。這些原則使我信服，只有通過惡行，人才能體驗這種靈與肉的震顫，也就是美妙的肉體享樂的源泉。所以我投身於惡行。我從小就學會鄙視宗教空想，並且堅信造物主的存在是荒唐的，令人噁心，連小孩子都騙不了了。我沒有必要犧牲癖好去討好神靈，這種癖好是自然賜予我的，抵制癖好不是會惹惱她嘛。如果自然賜予我壞的癖好，那是因爲她的本意需要。我不過是她手中的機器，願意怎麼開就怎麼開，我犯的罪行無非是爲她服務。她越是驅使我去犯罪，就說明她越需要罪行，反對她的才是傻瓜。因此，唯有法律跟我過不去，但我根本不怕法紀，我的財務信用令我高高在上，離這些粗俗的枷鎖遠遠的，那只是用來整平民的。」

如果有人反對，說人人都有正義是非觀念，而那只能是自然的產物，因爲人人都這樣，連野人都不例外，公爵也首肯，回答說正義感從來都是相對的，不外乎強者認爲無比正義的，弱者卻認爲公然不顧正義，只消交換地位，大家就能夠改變思惟方式。於是，公爵下結

論說，除了構成快樂的東西，再沒有眞正的正義，除了帶來痛苦的東西，就沒有非正義；有人從別人口袋掏走一百路易，就做了對自己十分正義的事情，儘管被搶奪的人可能得換個眼光看待這個行動。由此可見，所有這些觀念都是任意的，爲之奴役的人都是傻瓜。公爵正是通過這種推理，來捍衛自己的怪癖。由於他手眼通天，其論據便有說一不二的份量。公爵說到做到，從青少年起就卑鄙無恥，無惡不作，十分出格。他早年喪父，隨即掌握了億萬財產。但父親的遺囑允許小夥子的母親在世時享受遺產的大部，這一條件很快便惹惱了布朗吉，惡棍發現，毒藥似乎是免於遵囑的唯一途徑，所以立刻決定加以使用。不過，這僅僅是他惡霸生涯的初級階段，這騙子自己不敢下手，就讓一個妹妹做；他倆本來在一起陰謀，他向她保證事成之後，謀財害命所得的那份財產可以分割一部分歸她。然而，小姑娘聽了這個提議驚惶失措，公爵發現陰謀不成反有洩露的可能，當場決定把計劃延伸到原本指望做同謀的妹妹身上，他把兩個女人弄到一處房產，兩個倒楣蛋就再沒有回來。第一次犯罪就逍遙法外，沒有比這更加鼓舞人啦。過了這個坎兒，公爵便肆無忌憚了。隨便什麼人稍微反對他的欲望，就要拿毒藥伺候。開頭是必要的謀殺，很快就轉入純粹取樂的謀殺。把自己的快樂寄託在他人的痛苦上，這種令人遺憾的蠢事，卻使公爵迷戀；他發現，施加在任何敵手上的暴力動作，都會在自己的神經叢上產生共鳴顫動的回應；共鳴激起在這些神經凹陷處流動的動物生氣，迫使其壓迫勃起肌神經，並隨此躁動產生所謂的淫蕩快感。於是，他以驕奢淫逸的名義著手偷竊和謀殺，就像其他人爲了點燃同樣的激情而滿足於追逐一、兩個婊子一樣。二

十三歲的時候，他就和三個接受其理念的惡行同伴一起，結黨營私，魚肉鄉里。他們攔截公路上的公共馬車，強姦旅客中的男男女女，事畢予以格殺，掠走錢財，陰謀者當然不缺錢花。當夜，三人如數回到歌劇院舞場，以便獲得不在現場的可靠證據。罪行暢通無阻，兩個迷人的姑娘被糟蹋，死在母親的懷裡，接著是一連串其他恐怖事件，卻無人敢懷疑公爵。年輕的布朗吉厭倦了父親臨死前配給他的嬌妻，迫不及待地讓她去追隨他母親、他妹妹，和所有受害人的陰魂。動機何在？爲了迎娶一個富家姑娘，但她是公認的破鞋，而且他明明知道，她是弟弟主教的情婦。此人就是阿琳的母親，是本書的人物之一，上文提到過的。第二任妻子很快走上了第一任的犧牲道路，讓位于第三任，而她也緊跟第二任妻子而去。外界傳言，是公爵的大體魄害死了所有的妻室，這皇皇故事與它的皇皇靈感絲絲入扣，所以公爵就促其生根發芽，以便掩蓋眞相。那可怕的大個眞的使人想起大力神海格力斯和半人馬神：布朗吉身高五呎一一，四肢發達，能量充沛，關節有力，神經彈性足……外加自豪的雄性臉龐、大大的黑眼睛、漂亮的黑眉毛、鷹勾鼻、整齊的牙齒，健康有力的樣子，寬肩膀、厚實的胸部，但整體勻稱，胯骨形態優美，上好的臀部，世上最漂亮的大腿，鋼鐵般的體格，具有馬匹的力量，大騾子的陽具，濃密的陰毛，能夠在一天內自如地射精無數次，即使他當時已有五十歲年紀，陽具也幾乎時刻勃起著，周長八法寸，全長十二法寸。這就是公爵的肖像，就像看官親自畫出來的一樣精確。假如這自然的傑作慾望很強烈，天哪，喝了酒淫性大發時，又是什麼樣子！簡直不是人了，而是盛怒的老虎。讓替他洩慾的人倒楣吧，公爵腫脹

的胸脯中爆發出可怕的吶喊、下流的褻瀆，雙眼似乎冒出火焰，口吐泡沫，如公馬般嘶鳴，堪稱淫慾之神。不管他取樂的姿勢如何，手必須不斷地亂抓，有人多次看到，他在兇惡地射精時，乾脆掐死了女人。一旦他恢復鎮定，瘋狂立刻變成徹頭徹尾的麻木不仁，對剛才的可恥行爲不聞不問，並且隨時可生新的慾火。

公爵年輕時，傳說一天可射精十八次，且最後一次完成後不見得比初次射精後多一點疲累。儘管年已半百，一下子七、八次轉折也不能唬住他。大約二十五年來，他習於被動的雞姦，承受攻擊時的活力，不亞於他心血來潮改換角色時積極主動的勁頭。一次他打賭，他一天可以承受五十五次攻擊，果然做到了。前面說過，他力大無比，只消一隻手就能搞定一個女孩，並且屢試不爽。一天，他誇口說，他可以用腿夾死一匹馬，隨之便騎上去，馬在他預定的時刻倒地。他的用膳功夫大有超趕床上功夫的勢頭，食量大得簡直無法想像。他一日三餐，全都是長時間、大海量；飲下十瓶勃艮第葡萄酒根本不在話下，最多是三十瓶，只消有人提出跟他比試，他就會向五十瓶關口挺進。不過，他的醉態具有情慾的色彩，酒酣腦熱之際，他的脾氣也會上來，大家不得不把他綁起來。儘管如此，信不信吧？一個意志堅強的孩子，也能讓這個巨人陷入恐慌；眞的，其精神根本無法與包著它的皮囊相對應。一旦布朗吉發現他的騙術與花架子不足以禦敵，他就立刻唯唯諾諾，畏畏縮縮，哪怕想到要旗鼓相當地打上這麼小小一仗，就足以讓他躲到天邊去了。按照慣例，他也打過一兩仗，但他陣前表現可恥，隨即退了伍。部分靠聰明，部分靠臉皮，他盡力替自己的卑鄙行爲開脫，並大言不慚

地說，臨陣脫逃僅僅出於保存自己的念頭，任何明智的人，是絕不可能把它當作錯誤來譴責的。

記住這些道德品質，然後把它們用於一個從身體角度看比前面那個低級得多的人，這就是德·布朗吉公爵的弟弟某某主教的肖像。同樣黑暗的靈魂，同樣的犯罪傾向，同樣的蔑視宗教，目無神靈，同樣的欺詐奸猾，不過心靈更加靈巧機敏，更善於把被害人引向厄運，而身材不壯實，較單薄，其實有點瘦，身體虛弱，神經十分脆弱，追求快樂時更加挑剔，功夫平庸，陽具再普通不過，可以說是小號的，但很機巧，進退自如，很少塌縮，其持續燃燒的想像力使他與兄長一樣頻繁地品嘗樂趣。他的感覺異常細膩，射精的時候會感到極度刺痛，常常因而天旋地轉，乃至暫時昏死過去。

他四十五歲，面容細巧，眼睛迷人，但嘴巴臭，牙齒不齊，白皙的身體沒有體毛，屁眼小而外形好，雞巴周長五法寸，全長六法寸。他崇拜主動和被動的雞姦，以被動式爲主，一生都在被雞姦，這種快樂不怎麼需要消耗體力，特別適合他微薄的體魄。在適當的時候再講他的其他趣味。至於進餐趣味，簡直跟公爵一樣過分，但略帶肉感。主教大人跟哥哥一樣無賴，其特點無疑足以使他與上文所述的主角的著名行爲旗鼓相當。只要舉一個例子，看官就能知道這種人什麼事做不出來，做了下列的事情，就會有什麼樣的準備和心情了：

他有一個朋友，是有錢有勢的富豪，以前與一個年輕的貴族女子有染，生下了一男一

女。但他始終未能與她成婚，姑娘嫁給了他人。不幸的情郎早早就死了，卻留下大筆的財富。由於沒有大人需要贍養，他決定把全部遺產留給兩個不幸的私生子。

彌留之際，他把心願吐露給主教，委託他管理這兩筆鉅額贈款。他把鉅款平分，放入兩個戶頭，交給主教，把兩個孤兒的教育託付給這位上帝的僕人，請他等兩人長大成人時，如數轉交應得的一份。同時，他吩咐主教將託付金投資出去，使其在存續期增值翻番。他還發誓說，他對孩子所做的一切，打算永遠不讓孩子的媽媽知情，因此，再三關照絕不要跟她提起此事。安排停當之後，那人閉上了眼睛，主教成了近一百萬鈔票的主人，兼兩個孩子的主人。這惡棍很快想到了下一步：臨終者除了他誰也沒說，孩子媽不得知曉，而孩子才四、五歲大。他散佈消息說，亡友死去時把遺產留給了窮人。這無賴當日就把財富據爲己有了。毀了可憐孩子的前程還不夠，主教的肚子裡一貫是毒計不斷，他有孩子父親的授權，便斷絕了養育他們的匿名津貼，自己雇人來管教他們，一開始就決定讓他們來滿足自己的淫慾。等到他們長到十三歲，男孩先到這個年齡，主教就來奴役他，使他順從各種荒淫活動。孩子長得極漂亮，整整玩了一個星期才歇手。但小女孩出落得沒那麼好，到了指定年齡，人卻奇醜無比，而這並沒有使主教大人的慾火降溫。淫慾紓解以後，他就擔心兩個孩子，他們活著總有一天會發現遺產的秘密。於是，他把孩子們弄到哥哥的一處房產，爲確保通過新的犯罪手段，把縱慾後丟失的慾火重新找回，遂把兩人作爲瘋狂淫褻的犧牲品。他們捐軀的時候，伴隨著異常刺激、異常殘忍的插曲，於是，在折磨他們的興頭上，肉慾快感重新而生了。不幸

的是，有一點是人盡皆知的：凡是稍微作奸犯科的浪蕩子，都知道謀殺對感官的衝擊，所造成的快感決定著射精的成功。這是常識。由於本書將充分挖掘這個系統，看官最好儘快瞭解它，以便於閱讀。

從此，主教已經前路無憂，旋即回巴黎享受不法行爲帶來的碩果，而且對違背委託人的遺願沒有絲毫的顧忌，因爲後者在現狀下已經無所謂痛苦、快樂了。

居瓦爾院長是社交界的長老，年近六旬，由於縱慾過度，看上去跟骷髏差不多。他個子高挑，精瘦精瘦，深陷的眼睛毫無光澤，嘴巴蒼白病態，下巴突出，鼻子伸長。他就像情色神薩梯一樣多毛，背脊平坦，鬆垂的屁股如髒布袋一般拍打著大腿。由於常常鞭打，屁股的皮膚已經乾癟僵硬，抓一把揉搓也沒有絲毫感覺。在它的中央，不用撐開就露出一個巨大的洞眼，從其大孔徑、臭味和顏色看，它更像堵塞的茅坑洞，而不像屁眼。登峰造極的誘人之處，也是這個雞姦豬玀的怪癖之一，在於這個器官終年髒兮兮的，始終可以看到足足兩寸厚的一圈贅物。蒼白、鬆垂、皺巴巴的肚皮下面，毛髮叢中，可以看到一個陽具，勃起的時候大約八法寸長，七法寸直徑。不過勃起狀態已經十分少見，需要一系列狂暴動作作爲預備，才能奏效。然而，這種事情每周至少發生兩、三次，此時，院長會不管三七二十一插入遇到的每一個洞洞，當然小男孩的後庭是他最珍愛的。院長的龜頭始終暴露在外，因爲他切去了包皮，這個儀式值得所有熱愛快樂的人士仿效，有利於取樂。不過，該手術有一個目的，就

是保持此處的清潔，然而這並不適用於居瓦爾，他的這個部位跟別的部位一樣髒，裸露的龜頭本來就比較粗壯，這樣一來起碼又粗了一法寸。院長的全身上下也差不多一樣邋遢，而且其趣味至少跟外觀一樣骯髒，所以此人身邊臭烘烘的，不易討好旁人。可是，他的同道們可不是會爲這種瑣事反感的人，他們乾脆不跟他提起此事。人間很少有院長這樣自由散漫、放浪形骸的，他百無聊賴，昏頭昏腦，除了浪蕩子的墮落和淫蕩就一無所有了。需要三個小時以上的放蕩，徹頭徹尾的放蕩，才有希望激發他的快感反應。至於他的遺精，儘管這個現象比勃起頻繁得多，每天能看到一次，也是非常難得，而且必須是發生異常，往往是出了十分殘酷、十分骯髒的事情之後才出現，所以快樂的原動力往往適得其反、半途而廢，那樣只會惹起他的淫慾怒氣，而現在通過奇技淫巧，卻時不時歪打正著，出其不意地成功。居瓦爾無可救藥地陷入惡行和浪蕩的泥淖，簡直無法思考、談論別的東西。他心裡想著最惡毒的計劃，嘴裡喋喋不休，說著最齷齪的話語，並且起勁地夾雜著褻瀆神靈的咒語，這是出於他對任何涉及宗教的東西的恐懼，而且是效仿他的同伴的做派。本來頭腦混亂，外加他自始至終喜歡處於沉醉，近年來便染上一種低能、衰弱的神態，而他還宣稱，這促進了他最心愛的歡樂。

他天生講究飲食，終日醉醉醒醒，此處只有他可以與公爵匹敵。後文會看到他創立奇功，令最老道的吃客目瞪口呆。

居瓦爾停止履行司法職責已經十年了，不僅僅是他不再勝任，而且我認爲即使可以勝

任，人家也會要求他下半輩子不去插手這種事情。

居瓦爾一生做浪蕩子，各種各樣的變態行爲都熟門熟路，認識他的人十分懷疑，他的大批家產不止是兩、三次殺人越貨的贓物。不管怎麼樣，根據下面的故事，情況很可能是這樣的：此類過激行爲深深地觸動了他，且這次冒險不幸引來若干公衆的注目，結果搞得他被開除出法院。下面就講講這個插曲，便於看官瞭解他的性格。

居瓦爾別墅的附近，住著一個窮苦的搬運工，奇怪的是，他是性情中人。他有個迷人的女兒，已經收到各種形式的口信，全是涉及她的求婚書。儘管攻勢凌厲，力圖收買兩口子，但他們不爲所動。而居瓦爾就是這些差使的源頭，屢遭拒絕之後，不禁老羞成怒，也不知道如何辦，才能把女孩搞到手，服務於他的驕奢淫逸。後來，他心生一計，乾脆把做父親的幹掉，就可以把女兒弄到床上了。事情作了精心策劃，院長雇用了兩、三個惡霸介入求婚，不到月底，可憐的搬運工就被羅織罪名，官司纏身了。說他是在家門口犯的事，很快把他鎖入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的地牢。不出所料，院長不久出面接管了案子，他反對拖泥帶水，三天便定了案。憑他的無理取鬧和金錢開路，不幸的老漢被判車輪死刑，而他實際並沒有犯罪，所作所爲只是希望維護自己和女兒的榮譽而已。

與此同時，求婚重新開始。孩子媽被帶進來，告訴她，救丈夫只能靠她了。假如她滿足院長的要求，那麼明擺著她可以把丈夫從可怕的鬼門關拉回來。再也不能猶豫不決了，女人去諮詢，居瓦爾很清楚她向誰打探，法律顧問都是他的人，他們的回答毫不含糊：她不該耽

誤時間。可憐蟲親手把女兒哭著帶到法官跟前跪下，法官答應時別提多爽快了，而遵守諾言卻別提多不願意了。他不僅擔心，如果他秉公斷案，饒恕其丈夫，那人發現活命的代價之後會捅出去，而且惡棍還找到更進一步、更加刺激的愉悅：可以巧妙安排，讓自己想要的東西送上門，而不必作任何回報。

隨著這個念頭，大量的淫惡情景鑽入了他的腦袋，結果他覺得自己的慾念擴大了。他挖空心思，把場面安排得極盡下流刺激。

他的公館面對巴黎的一處刑場，由於此項罪行是在該區犯下的，他爭取到在這個廣場行刑。在指定時間，他把死囚的妻兒招到他家，面向廣場一邊的所有窗戶都關上了，這樣他玩弄受害者的房間裡，就根本看不到外邊發生的情況。惡棍打聽到行刑的確切時刻，選擇此刻來糟蹋靠在母親懷裡的小姑娘，一切安排得天衣無縫，居瓦爾恰好在孩子的爸爸送命的一刻排泄到她的屁眼裡。剛完事，他便打開廣場一邊的窗戶說，「過來看哪，看我是怎麼遵守諾言的吧。」兩個倒楣蛋，一個看到父親，一個看到丈夫，命喪劊子手的刑鐵。

兩人昏倒在地，而居瓦爾早就預備停當了。昏迷就是滅亡，她倆被灌了毒藥，再也沒有睜開眼睛。儘管他費盡心機，把整個事情包裝在巨大的謎團裡，還是有些風聲洩露出來。倒不是母女的死訊傳出去了，但人們很快懷疑他在那男人的案子上瀆職。人們對他的動機不甚瞭解，但事情以他的退職告終。從此以後，居瓦爾不必裝模作樣了，遂陷入新的不端和罪惡的淵藪。他派人到處尋找犧牲品，滿足自己的怪癖。無法忍受的兇殘行為十分講究，但這容

易理解，他最喜歡把狂暴的變態發洩到下層階級身上。他派遣了若干女嘍囉，沒日沒夜地搜尋，專找閣樓陋室，訪貧問苦，藉口分發救濟品，或者當場毒害獵物，下毒是他最欣賞的消遣之一，或者把獵物引誘回家，在變態狂的祭壇上加以屠殺。男男女女，孩子成人，任何人都可以塡入他的慾火，爲了洩慾，他無惡不作，上一千次斷頭臺也不爲過，幸虧他聲譽好，分發的黃金多，使他逃脫了一千次。可以想像這種人跟兩位同道一樣，不會信教的；他無疑同樣極端地厭惡宗教，過去他曾經加倍努力在衆人心目中清除宗教，因爲當年他頭腦清醒時也算聰明，便充分利用寫作來營利。他的幾本反宗教著作廣有影響，這種成功始終銘記在心，至今是他的最大快感之一。

我們越是擴大享受的物體……[1]

（a）……多病的童年。

（b）迪塞五十三歲，小個子，矮胖子，結實。面容和藹清新，皮膚白皙。他通體酷似女人，尤其是胯骨和臀部，他的屁眼漂亮新鮮，結實豐滿，有酒窩，由於慣行雞姦，開口極大。他的雞巴極小，充其量兩法寸周長，長不到四法寸。他的命根子已經完全不能變硬，極少射精，很痛苦，量極少，總是先來痙攣，令他十分惱火，逼得他犯罪。他的喉嚨像女人，嗓音甜潤悅耳，在社交場合彬彬有禮，儘管心裡絕對跟同道們一樣齷齪。他是公爵的同學，至今仍然天天玩在一塊。迪塞最崇高的快樂，就是讓公爵的大陽具逗弄其肛門。

這就是本書中將陪伴看官數月的四個惡徒。我已經盡全力描述了，和盤托出他們的內心深處，如此當我講述他們各種蠢事的時候，你就不會吃驚了。現在我無法進入他們趣味的細枝末節，以免影響本書的味道，破壞總體構思。隨著敘述進行下去，只要注意這些主角，就不難理出他們的特徵罪行，以及各自最合適的快感淫癖。眼下只能大致說說，他們一般都有後庭之好，四個人都定期雞姦，並且全都崇拜屁眼。

不過，公爵由於人高馬大，且生性殘酷，即使興趣不大，無疑仍要靠女陰來獲得最大的快樂。

院長也是這樣，但不那麼頻繁罷了。

至於主教，他對於女陰憎恨至極，只要看上一眼，就會使他綿軟半年。他一生只操過一個，那是他嫂嫂，目的是生一個孩子，日後爲自己獲得亂倫的樂趣。我們知道，他成功了。

至於迪塞，他當然跟主教一樣熱心崇拜屁眼，但他的屁眼享樂是次要的。他最喜歡攻擊第三個殿堂——這個秘密將在後文透露。下面繼續敘述本書的主線資訊，講講這些好丈夫的四個妻子。

眞是天壤之別喲！公爵夫人康絲坦斯是迪塞的女兒，個子高䠷，身材苗條，如畫中人一般可愛，體形表現出美惠三女神樂於打扮她，但優雅的體形並不影響她的光彩，也不因而減少她的豐滿。她秀色可餐，皮膚比百合花還白，常常引人遐想，不，是愛神親自構思了她的

形體。她臉龐有點長，面容出奇地高貴，外觀上莊嚴勝過優雅，宏大勝過精巧。她的黑眼睛大而犀利，嘴巴小巧，牙齒十分整齊，嫩紅的舌頭狹長柔軟，呼吸香噴噴的，賽過玫瑰。她胸脯挺拔豐滿，乳房如石膏雕塑般潔白、結實。背脊的曲線超凡脫俗，令人垂涎地滑下，到達百年一遇、充滿藝術性、開口精度高的屁眼。屁股出奇地圓潤，不大，但結實豐滿、白皙，有酒窩；扒開的時候便露出最乾淨、最迷人、最細巧的洞眼。嫩紅的色調是其特色，這甜蜜淫趣的迷人庇護所。可是，上帝呀！這萬種風情留不長啊！公爵四、五次攻擊之後，很快就糟蹋了，曾幾何時，婚後的康絲坦斯成了美豔百合的區區影子，最近的暴風雨已經刮走了花瓣。兩條圓滾滾的美腿，支撐著另一個殿堂，很可能沒那麼美味，但對於願意崇拜此處的人，也提供著許多說不出來的誘惑。公爵娶她時，康絲坦斯幾乎是處女，父親是唯一碰過她的男人，據說他保持了她身體這一邊的完好無損。漂亮的黑髮披到肩膀下面，形成自然的捲曲，如果加以留蓄，可以一直拖到同樣顏色的漂亮軟毛上，那軟毛是用來遮著性感的小陰戶的。黑頭髮又是一種我不忍忽略的裝飾，使這位二十二歲上下的天使擁有了大自然能夠給予的一切風情。除了這些可愛之處，康絲坦斯還很風趣，討人喜歡，考慮到命運安排的抑鬱境況，她的精神有點昂揚，因爲她能夠感覺到命運的恐怖，如果她的知覺沒有那麼精巧，無疑會更加開心的。

迪塞養育她的時候，不是當作女兒，而是當作高級妓女，他更加關心培養她的才藝，而非舉止，不過，他沒有能夠徹底搗毀自然似乎是銘刻在她心中的善良和美德。她沒有接受正

式的宗教，沒有人給她提過此事，宗教信仰在她父親的家庭裡是不能容忍的，但是這一切並沒有抹去她身上這種嬌羞、天然的端莊，它與神學的幻想毫無干係，一旦入住正派、敏感的靈魂裡，是很難磨滅的。她從未邁出過家門，那惡棍逼迫她從十二歲起就滿足他的無恥樂趣。她發現公爵讓她品嘗的東西有天壤之別，她的身體明顯被那巨大的差別所改變，公爵從雞姦角度取了她的初夜之後第二天，她就病得不輕。據信她被徹底捅破了直腸。可是她年紀輕，身體棒，上了一些局部保健藥，很快使公爵的禁區物歸原主。不幸的康絲坦斯不得不去習慣日復一日的肉刑，而且要舉一反三。她完全康復了，並對一切都習以爲常。

阿德萊德是迪塞之妻，院長的女兒，其美貌也許在康絲坦斯之上，但類型完全不同。她年方二十，體形苗條嬌小，身體極瘦弱。她貌如畫中人，具有古典美，金髮極盡纖柔。她神態令人注目，情感外溢，尤其是多情的臉龐，活像傳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她的藍眼睛非常大，表露出溫柔和端莊，兩條細長的眉毛畫得很別致，點綴在不高的額上，那額頭冒出一股高貴，一種魅力，讓人覺得這是嬌羞的殿堂。她的鼻子狹小，鼻樑夾緊，下部緩緩呈半鷹勾式；她的嘴唇略薄，鮮紅，嘴巴偏大，是天仙般容貌的唯一缺陷。不過，她開口時，就亮出大自然在鮮花叢中撒下的三十二顆珍珠。她的頭頸偏長，與衆不同，由於天生的習慣，腦袋微微右傾，尤其是聽人說話的時候。這種姿態給她帶來莫大的優雅啊！她的乳峰小而圓，結實挺拔，但手不盈握，彷彿玩耍中的愛神從母親花園裡摘來的兩個小蘋果。她的胸膛較狹

小，細巧，肚皮平坦且平滑如緞子。陰毛稀疏的金色小隆起，充當著殿堂的前廳，裡面的維納斯似乎在呼喚崇拜者。這個殿堂極其狹窄，哪怕插入一根指頭，阿德萊德就會拚命叫喊；不過，老早老早，院長賞光，可憐的孩子便失去了童貞，不管是此處，還是我們尚未描述的美味去處。啊，這第二個殿堂多麼迷人，腰腿部線條多麼順暢，臀部造型多麼輝煌，滿地白色一點紅！不過，總的看來，是屬於小型的。她體形纖小，屬於美人胚子，而不是美人模特兒。大自然似乎只想在阿德萊德身上顯示一下在康絲坦斯身上的雄偉傑作。關注那美味的屁眼，瞧！你的面前是一朵玫瑰花蕾，大自然希望呈現的是水靈和嫩紅。而它是如此的狹小，如此的纖細！院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入港，此後僅重複了兩、三次。

迪塞不那麼強求，在這方面沒有令她不快，但嫁給他以後，爲換得這種小恩小惠，難道她沒有屈從於大量的危險？發生過多少次殘酷的討好！另外，按照四個浪蕩子的約定，她要被貢獻出來共用，難道她不是得承受許多殘酷折磨嗎？不管是迪塞饒過她的那種，還是形形色色的其他酷虐！

阿德萊德的心都表露在臉上，也就是，有一顆極其浪漫的心；她最喜歡離群索居，一旦獨處，她就不由自主地抹淚，我們不夠重視她的眼淚，這分明是大自然洩露的凶兆。她近來死了朋友，一位深受她膜拜的女孩，可怕的噩耗時刻縈繞在腦際。她對父親瞭解極深，知道他的惡作劇會達到什麼程度；她深信自己的小朋友已經成了院長的獵物，因爲他實在沒法逼那個失蹤者滿足自己的某種嗜好。此事並非空穴來風。阿德萊德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會遭

此厄運，而且可能性不小。院長並不像迪塞關注康絲坦斯那樣在意她的宗教信仰問題，他對那些成見聽之任之，由它生根發芽，以爲自己的著作和談話可以輕易地加以摧毀。他錯了，宗教信仰涵養著阿德萊德這種氣質的靈魂。院長的說教毫無作用，讓她看書也白搭，小姑娘仍然是虔誠教徒，那些胡搞她並不參與，而且痛恨，她是受害者。它根本不能破除她追求幸福生活的幻想。她躲起來悄悄向上帝禱告，暗地裡盡基督徒的義務，若是被父親、丈夫撞見，肯定遭到嚴懲。

阿德萊德耐心地承受了一切，堅信日後上蒼會報償。她的性格和心地一樣溫柔，仁慈是父親最討厭她的美德之一，而她是極其仁慈。居瓦爾被卑賤的貧民階級所激怒，只想加以侮辱，進一步貶低，還在其中找犧牲品；而他慷慨的女兒情願放棄自己的生活必需品，發放給窮人，她常常偷偷溜出去，把自己享樂用的錢款統統接濟給急需的人。迪塞和院長訓斥她，苦口婆心地告誡，終於成功地灌輸了規矩，使她改正了這種腐敗行爲，辦法是徹底斷絕她重操舊業的一切手段。阿德萊德除了眼淚以外再沒有什麼可以施捨給窮人了，卻還執意前去爲他們的苦難痛灑熱淚。她無能爲力，卻仍然充滿同情心，無法終止德行。一天，她聽說一個窮女人生活窘迫，萬不得已準備把女兒送到院長這裡賣淫，而老淫棍喜出望外，準備領受他最最中意的那種享樂。阿德萊德悄悄變賣了一條連衣裙，立刻把錢送到那母親的手裡。通過這點綿薄的援助，外加一些佈道，那女人終於懸崖勒馬，沒有造孽。那時，女兒尚未出嫁，院長得知她的作爲，便暴跳如雷，拳腳交加，使她臥床不起半個月。但這也不頂事，絲毫不

能遏制這位好人的善心脈動。

院長夫人朱莉是公爵的長女，她要不是有許多人心目中的大缺陷，會把前面兩位比下去了。也許正是這缺陷惹起了居瓦爾對她的情慾；情慾眞是不可預測，簡直不可思議，而淫亂是飽暖進而倒胃口的產物，只能配以不合常規的放浪。朱莉個子高，肥胖豐滿，但體形甚好，褐色的眼睛美極了，鼻子也迷人，面容親切而引人注目，栗色的頭髮，皮膚白皙，身材豐滿可人，屁股足以充當古希臘伯拉克希特列斯雕塑的模特兒，陰戶熱辣、狹窄，能提供這種部位最好的融融享樂；美腿和玉腳都好，但她嘴歪牙蛀，且習慣把身體各部位都搞得齷齪，特別是兩處淫褻殿堂，所以除了院長，沒有人，重複一遍，沒有其他人可以和她打交道。院長自己也有同樣的缺點，無疑喜歡她，但其他人不管她多麼誘人，是不會合得來的。不過，居瓦爾爲她癡迷，他的神聖樂趣集中於那個臭烘烘的嘴巴，親上一口可以讓他陷入譫妄。至於她天性的骯髒，他不但不責怪，反而縱容她，最終讓她養成了與水隔絕的習慣。除了這些，朱莉還有幾個缺點，只不過沒那麼討嫌罷了：她很會吃，還酗酒，少有美德。依我看，她要是敢於嘗試賣淫，皮肉生涯也嚇不倒她。公爵養育她的時候徹底背棄了原則和規矩，讓她養成了婊子哲學，也許能活學活用它的全部信條。不過，由於另一個奇怪的浪蕩子效應，往往歪打正著，事情是這樣的，具有和我們同樣缺陷的女人，在我們取樂時，遠不如沒有缺陷的美德女人來勁，前一種女人跟我們相像，所以並不反感；後一種女人嚇壞了，確

乎多了一種魅力。

公爵儘管個子大，也玩弄過女兒，即使不得不等到十五歲，也無法防止朱莉遭受意外，大受損傷。於是，爲了把她嫁出去，他被迫終止這種享樂，滿足於威脅性不大的樂趣，但至少同樣勞累。朱莉嫁給院長，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知道，他的那話兒特別粗大，再說，儘管她懶於梳洗，骯髒無比，卻無論如何比不上她親夫，院長大人的放蕩齷齪可是百裡挑一的啊。

朱莉的妹妹阿琳其實是主教的女兒，她的習慣、性格和缺陷與姐姐差得很遠。

她是四人中最年輕的，剛剛滿十八。她的小臉龐很撩人，精力充沛，有點任性。鼻子略上翹，褐色的眼睛充滿表情和靈氣，嘴巴可人，高個子體形卻好，豐滿；皮膚偏黑，但細嫩漂亮；屁股較肥，但形狀端正，在浪蕩子的眼裡是最最給人快感的。愛之丘覆蓋著褐色的陰毛，很美，陰戶長得比較低，人稱「英國式」，但繃得很緊。當她出現在衆人面前時，還是個處女呢。我們故事中的聚會開張時，她仍然是。我們會看到她的處女膜是如何消滅的。至於屁眼的處女膜嘛，主教大人已經平靜地每日每時享用了八年，不過，這並沒有激起愛女對這種操練的趣味。儘管她看上去很淘氣，春心蕩漾，但她是出於馴順才配合的。她從不表現出參與這種無恥行爲有一丁點兒的快樂，她是日復一日的受害者。主教使她處於絕對的蒙昧狀態，幾乎不識字，根本不知道有宗教存在。她樸實的心靈跟孩童差不多，回答問題時令人發

笑，貪玩，非常愛戴姐姐，非常討厭主教，就像怕火一樣害怕公爵。結婚那天，她發現自己赤條條地待在四個大男人中間就哭了，此外一切按照吩咐的做，既不快樂，也不發脾氣。她飲食有度，愛乾淨，除了懶散別無缺陷，她行動總是無精打采，慢條斯理，儘管明亮的眼睛顯示出她的活潑。她就像痛恨叔叔一樣厭惡院長，而迪塞並不怎麼對她好，卻似乎是她唯一不反感的人。

親愛的看官，我們將讓你在這八個主角的陪伴下生活。現在該揭示所安排的奇異樂趣的目的了。

眞正的浪蕩子都同意，聽覺器官傳達的感覺更加賞心，印象也最爲鮮活。由於四個混蛋一心要使肉慾快感盡可能銘心刻骨、壓倒一切地紮根於心中，便設計了某種巧奪天工的絕藝，確保萬無一失。

絕藝是這樣的：鑒於他們已經浸潤於淫慾帶來的形形色色的最大感官滿足，遂決定建立一個情景講用平臺，安排大家論資排輩，盡可能詳盡地描述每一次放浪形骸的過程，包括所有細枝末節，風吹草動，一言以蔽之，即是浪蕩子語言中一切的風流。無法設想，一旦讓想像力馳騁，變化眞是層出不窮。由於狂熱多種多樣，趣味也因人而異，所以差別是驚人的，但在這種情景下，就更加突出；若能確定這些蠢事，分門別類，詳細羅列，或許會編撰成爲風化學的皇皇巨著，而且是最最有趣的。於是乎，問題在於首先要找到某些人選，能夠把所

有的浪蕩行爲說出來，加以分析、添枝加葉，分類漸進，用故事串起來，既前後呼應，又新奇好笑。這就是當時的決定。經過不計其數的調查諮詢，找到了四個半老的婦人，這是必需的，因爲經驗是關鍵。四個婦人可以說有極盡浪蕩的一生，且已經到了可以無話不談的境界。由於精心挑選，四個人都能說會道，而且有適於有問必答的氣質。經過大量的商量、記錄，大家都準備在講述一生經歷的時候，插入最異想天開的淫慾故事，次序和進度也安排停當。比如，第一位在回憶一生經歷中專門穿插一百五十則簡單情慾，沒有秘戲，最爲普通的變態；第二位使用同樣的框架，講一百五十則離奇的情慾，一個或幾個男人與一個或幾個女人；第三位也要穿插講述一百五十則罪惡怪癖，要最有害風化的，違背自然規律和宗教教條；由於這些過度行爲導致謀殺，而這些浪蕩子謀殺方式花樣繁多，不少於他們心血來潮採用各種折磨的次數，第四位在講述身世時，應該添上一百五十條折磨手段，要做到細緻入微。同時，剛才已經說到，浪蕩子們身邊圍著妻子們，以及各種各樣的性對象，必須仔細聽講，而且要頭腦發熱，如果講述者煽起了慾火，就在妻子或各種性對象上熄滅了事。無疑，本專案中沒有比豪華的執行方式更加引起快感了，本書就是以這些方式和各種故事組成。話講到此，我規勸虔誠的教徒，不想受氣受罪的，請立刻放下本書，因爲大家都清楚本計劃不聖潔，我們事先打包票，計劃執行時更齷齪。

由於四位女故事員在這些回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們認爲，還得乞求看官原諒，一定要把她們描述一番。她們要講故事，要演戲，所以，能夠始終隱姓埋名嗎？別指望描述美女

了，儘管計劃中無疑有規定，聘用這四位活寶要講究精神與肉體條件。然而，魅力和年齡不是決定因素，只考慮她們的心靈和經歷。至於經歷，這些人選可謂再恰當不過了。

杜克洛太太被請來負責講述一百五十則簡單的情慾。此人四十八歲，保養不錯，風韻猶存。她擁有一雙漂亮的眼睛，極白的皮膚，最最養眼的屁股美得圓滾滾的。她的嘴巴乾淨清新，上好的胸脯，漂亮的褐色頭髮，身材粗壯而高䠷，神情和腔調儼然是珠光寶氣的婊子。可以看到，她前半生的謀生場所足以讓她好好研究要講的內容，她的講述應該比較風趣順暢，引人入勝。

尙維爾太太個子很高，五十歲上下，體形苗條好看，目光和舉止十分淫蕩。她崇拜古希臘女詩人莎孚，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那種表情。她因爲包養小姐而破了財，基本上把從外面掙來的一切都貢獻出來，要是沒有那種嗜好，早就混上小康生活了。她長期做皮肉生意，近年來自己也做淫媒配對生意，但只限于若干客戶，都是鐵杆淫棍，限某個年齡。她謝絕年輕人，這種謹愼動作帶來豐厚獲利，有利於適當改善她的買賣。她原來是金髮碧眼，但一種賢達的色彩正在爬上她的頭髮，藍眼睛依然那麼迷人，擁有一種和藹的表達力。她的嘴巴水靈可愛，牙齒完美無缺；平坦，肚皮不錯；她從不至於引起別人的忌妒，陰部挺起，興奮的時候陰蒂冒出三法寸多：誰逗弄一下這個部位，保證能看到她立刻癲狂起來，特別是女

性來做的話。她的屁股鬆垂，磨損嚴重，皺皮乾癟無彈性，而且被下面要講的貪淫習慣弄得厚顏無恥，隨你怎麼整它，她都毫無知覺。有一件事情十分奇怪，特別是全巴黎聞所未聞：她的前面還是處女身，跟修道院出來的姑娘一樣貞潔。要不是她利用那該死的部位賣身（她服侍專門獵奇的男人，所以用後面討好他們），也許可以說，這種古怪的貞節還會帶到棺材裡去呢。

馬旦太太是五十二歲的胖媽媽，保養得很好，身體強健，臀部又大又美，令人豔羨，冒險心卻恰恰相反。她的一生都耗費在雞姦淫亂中，以致習慣成自然，除此之外，毫無快樂可言。她天生畸形，是個石女，無法從事另一行當，遂委身於這種樂趣，既是出於無奈，又是早年養成的習慣；爲此，她牢牢抓住此道不放，有人斷言，她在這方面還算可人，且勇往直前，無所畏懼。什麼巨大的陽具，都不在話下，甚至偏偏喜歡這種。本回憶錄的續篇將表現她仍然在雞姦的旗幟下勇敢戰鬥，而成爲最最驍勇的雞姦女。她的容貌和藹，但憔悴委頓使她花容失色，要不是豐腴尚存，她早就算過氣人物了。

至於德格朗日太太，她是惡行和淫慾的化身。她瘦高個，五十六歲了，全身蒼白無肉，眼睛呆滯無光，嘴唇毫無血色，儼然一個罪犯的形象，快無力倒斃的樣子。她當年是個黑美人，甚至有人說她體態極美；曾幾何時，徒留一付骨架，除了引起噁心，別無他用。她的屁

股已經乾癟，用濫了，傷痕累累，肌肉撕爛，與其說是人皮，倒不如說是大理石花紋紙。她的屁眼巨大，佈滿皺紋，再笨重的陽具，也可以在她不知覺的情況下，乾澀地插入。這個慷慨的愛神運動員，爲了攀登消遣的高峰，在戰鬥中屢次負傷，少了一個奶頭，砍了三個指頭。她是瘸子，掉了六顆牙，瞎了一隻眼。我們也許能打聽到，她遭受的虐待來自何種攻擊，有一點很肯定：她苦頭吃盡，卻沒有改邪歸正；假如她的身體是一幅醜的圖畫，那麼她的靈魂就是聞所未聞的惡行和罪行的淵藪：縱火犯、弑父母者、雞姦、女同性戀、殺人犯、吸毒犯、強姦、盜竊、墮胎、瀆聖，可以確證，這個淫婦無罪不犯，要不親自作案，要不教唆他人。她當前的職業是淫媒，是上流社會的指定供應商之一。除了經驗豐富，她還懂比較討人喜歡的行話，所以被選定擔任第四位故事員的角色。也就是，在她的敘述中夾雜著最多的恐怖和無恥。誰又能比這個身體力行的人更好地扮演這個角色呢？

找到女故事員們，且處處合乎要求，他們的注意力便轉向小道具了。原先想用大量的男女淫具圍起來，但他們注意到唯一能順順當當操辦這種淫戲的地點，就是迪塞名下的瑞士城堡，當初處置小艾維爾的地方；但有人提出，這個不大的城堡無法住下一大幫子人，而且帶大批隨員不謹愼，有危險，所以把性奴名單削減到三十二人，包括故事員。也就是說，她們四個，童男童女各八個，八個大陰莖男人供享受被動雞姦，還有四個女僕。物色人選要精益求精，準備細節用了整整一年，花錢無數，張羅八童女時，爲了從全法國蒐羅最可人者，採

取了如下的措施：選派十六名高智商的鴇母，每人配兩個助手，深入法國十六個大省，第十七名專管巴黎。每個淫媒都被指定在公爵於巴黎郊外一處莊園內會面，規定在出發尋人後第十個月的那個星期出現在那裡——這就是給她們用來尋訪人的時間。每人要帶回九個性奴備選，總共是一百五十三名童女，從中遴選八人。

淫媒們得到指令，要重視出身、德行、品貌，主要在名門望族中物色，交人時必須證明，是從修道院辦的貴族寄宿學校或是有頭有臉的家庭的閨房中強搶來的。凡是出身低於市民階級的，凡是出身上等階級而缺乏美德、不是處女，美貌有缺陷的，要無情地淘汰。佈置了暗探監視她們的活動，及時詳盡回報進展。

每找到一名合適性奴，就給三萬法郎報酬，費用全部在內。代價高得令人咋舌。至於年齡，固定在十二到十五歲，超齡或不足齡的要無情回絕。同時，在相同條件下，以同樣的手段，同樣的費用，十七名雞姦使者也在首都和外省尋訪，物色十二至十五歲的童男，會合時間定在選童女以後的一個月。至於準備安排在雞姦員名下的青年，唯一的選擇標準是陽具的尺寸，不得短於十到十一法寸，或細於七法寸半周長。有八個人在全國上下爲此事奔走，會合時間定在選童男以後一個月。雖然選秀的故事不是本書的主要內容，這裡插播一下也無可厚非，可以讓大家更瞭解四個主角的天才。我認爲，凡是能夠挖掘這些人物，揭示我們即將描述的如此奇異的一幫子人的東西，是不能看作無關宏旨的。

集合童女的時間到了，衆人雲集於公爵的莊園。少數淫媒沒能完成九個名額，有些在路

上因病痛或逃跑而丟掉了人選，只有一百三十人來。天哪！眞漂亮。我認爲從來沒有這麼多的美人聚集在一處。考核用了十三天，每天看十人。四位淫友圍成一圈，中間站著童女，她們起先穿著跟誘拐來時一樣的衣著，負責抓她來的淫媒說明其來歷。如果高貴德行方面有欠缺，詢問就不再深入下去。童女當場發還，無可挽回地遣散，而淫媒要損失爲她支付的全部費用。淫媒提供來歷細節之後，他們便要求她退出，再盤問童女，確定剛才的陳述是否屬實。如果一切正常，再把淫媒叫進來，讓她撩起女童的後裙裾，向大家亮出屁股，這是他們想看的頭一件東西。該部位有些許瑕疵的，當場退貨。如果白璧無瑕，就令她脫光，或者替她脫光，光身在浪蕩子之間來回傳遞五六遍。他們讓她反覆轉身，手摸，鼻嗅，掰開查驗處女膜，但十分冷靜地做著一切，不讓感官錯覺攪亂核查。此後，把女童領走，核查者在選票名單旁邊寫「收下」或「退還」，再簽上名。選票投入票箱，投票者相互間不交談。考核完畢後，打開票箱。接受的女童必須有四人贊成，少一票的都立刻發還，不容情面，這剛才已經提到。落選者逕自掃地出門，無法挽回，遣散時不指路，但其中十幾個人留下，讓浪蕩子們在選秀之後戲弄了一下，這才交還淫媒。

第一輪剔除了五十人，其餘八十人重新過一遍，但更加嚴格把關。稍有差池，立即除名。有一位光彩照人的姑娘，由於一顆牙齒長得略高而遭到剔除；二十多位僅僅因爲是普通市民的女兒就被退貨。第二輪中，三十人落選，只剩下五十人。他們決定暫停第三輪核查，先在這五十名候選人的協助下減減磅，使感官徹底平靜，以便冷靜選擇，做到萬無一失。每

個考官身邊簇擁著一隊十二、三個女童，各隊的動作相互不同，輪流著做，均接受淫媒的指點。她們熟練地做各種姿態，令行禁止，一句話，動作十分淫褻，結果完成了射精，心裡也平靜下來。巡迴中又有三十人被除，只剩下二十人了，也就是還多出十二人。又搞了新的花樣進行安慰，種種措施都是足以使人噁心的，但二十人仍然揮之不去：這麼一批堪稱巧奪天工的尤物，還怎麼減人呢？既然同等美貌，就得找某個因頭，起碼使其中的八人相對另十二人脫穎而出，而院長的提議眞不愧爲頭腦混亂的產物。這也沒關係。提議通過了，要判斷哪幾個最善於完成日後八個人選經常要做的事情。這個問題只消四天就能充分解決，終於有十二人可以打發掉了，但不像其他人那樣白白來一趟。他們痛痛快快地歡娛了一個星期，玩了各式花樣。然後，把童女們移交給淫媒，這麼出色的人選用來賣淫，淫媒們很快就致富了。至於獲選的八個人，就安置到一所修道院，等待出發的日子。爲了把享用樂趣保留到指定的時刻，就沒去碰她們。

我不會冒昧地描述這個美女，她們統統同等優秀。我的禿筆必然單調無味。能夠點一下她們的名字，聲明確認她們集優雅、魅力、完美於一身，但完全無法用語言描述出來，我心滿意足了。如果大自然眞願意告訴人類什麼是最有靈氣的藝術，再拿不出別的範例來的。

第一個名叫奧古絲丁，十五歲，朗格多克男爵之女，從蒙彼利埃的修道院寄宿學校綁架而來。

第二個名叫法妮，布列塔尼地區議員之女，是從父親的城堡裡綁架來的。

第三個名叫澤爾蜜爾，十五歲，泰維爾伯爵之女，奉若掌上明珠。他帶她去勃斯的家庭莊園打獵，把她一個人留在林子裡一會兒，馬上遭到劫持。她是獨生女，第二年就要嫁給一位大闊佬，陪嫁有四十萬法郎呢。她啼哭不止，就數她對恐怖的命運最悲哀。

第四個名叫索菲，她十四歲，是小康鄉紳之女，莊園在貝理地區。她跟母親散步時被劫持。母親想救她，卻被扔進河裡，女兒親眼看著她淹死。

第五個名叫科蓉，她是巴黎人，是議員之女。她年方十三，被綁架時正好從兒童晚會出來，跟家庭教師夜歸修道院。教師則被捅死。

第六個名叫埃貝，她年方十二，是奧爾良貴族、騎兵隊長之女。是從寄宿的修道院買通兩個修女誘拐出來的。簡直沒有比她更迷人、更嬌媚的人了。

第七個名叫蘿塞特，她十三歲，父親是索恩河畔夏隆的少將。父親剛死，她跟母親住在城外的鄉下，當著親人的面被扮作強盜的探子擄去。

最後一個名叫咪咪，又名咪謝特。她十二歲，是塞讓奇伯爵小姐，從波旁內地區的家園被劫，當時她獲准和城堡裡來的兩、三個婦女一起坐敞篷四輪馬車兜風。大人悉數被殺。

可見，準備這種享樂花錢很多，還要大量犯罪。對於這些人來說，財富根本不當回事；至於犯罪，當初那個世紀跟後來不一樣，很少去破案和懲治罪犯。所以浪蕩子們一切順利，而且做得很圓滿，根本沒有受到司法機關的追查，連盤查都沒有一次。

查驗童男的時間快到了。他們容易找，數量較大。皮條客們一共領來一百五十人，說他們起碼和童女們不相上下，是絕不誇張的，不管是美妙的容貌、童貞、天眞無邪，還是其高貴身份。每個人實價三萬法郎，跟童女的價碼一樣。但承攬人毫無風險可言，這些獵物更加細巧，更加符合我們的享樂主義者的胃口，大家已經商定，誰也沒有賠本的危險，儘管合不來的童男確實要回絕，但是，只要他們有所用途，也要得到酬勞。

查驗過程跟童女的差不多，每天驗證十人，但加了一道查驗童女時疏忽的周到措施。這措施就是，在查驗之前安排一次由被查十人協助下的減磅。其他幾個人有點想把院長排斥在該儀式之外，擔心他的趣味低級下流；當初在選童女時，就差點被他無恥下流的斷命嗜好所愚弄。他已經保證痛改前非，而他即使要守信，也不大可能爽快做到。大凡損害或墮落的想像力一旦習慣於這種反高級趣味、反自然的行徑，浸潤於柔情蜜意的曲意逢迎，就很難扳回到正道上來，彷彿滿足低級趣味的慾望剝奪了自己的推理判斷力。剛愎自用的慾望，鄙視美，一味珍愛醜，要恢復眞的情感，對他來說似乎是冤枉了這些原則，要捨棄它們有說不出的惆悵。第一場查驗下來，有一百個人選得到一致通過，必須再三斟酌這些決定，以篩選出既定的接收人數。連續三次投票以後，還留下五十人；被迫採取非常措施，以便以某種方式減少這些寵物人選的魅力，問題是他們千方百計之後，寵物的人望風采依舊。不管怎麼樣，只能錄取規定的八個。後來想出了一個主意，把童男打扮成女的。這個計策淘汰了二十五

人，讓崇拜的性別換上他們已經熟視無睹的異性的衣服，使他們疲憊不堪，錯覺也就煙消雲散了。但剩下二十五人的投票卻怎麼也改變不了。一切都徒勞，他們到處射精也沒有用，甚至一邊洩精一邊寫選票，採取對付童女的手段也枉然。每次都發現，二十五人一個不能少。最後，他們決定讓他們抽籤。下面簡述留下來的幸運兒的名字、年齡、出身，相貌就免談吧：愛神的容貌想必不過如此，而阿爾巴尼選來畫天使的模特兒們，當然就稍遜一籌了。

澤拉米爾十三歲，是普瓦圖鄉紳的獨子，精心養育長大。他在單個僕人的護送下，去普瓦提埃拜訪親戚，埋伏的扒手殘殺了僕人，把孩子擄走了。

居皮東同年，在拉弗萊什中學求學，出身該城附近的鄉紳家庭。有人下了套，在週日學生慣常的郊遊中把他綁架。他是全校最最漂亮的學生。

納西斯十二歲，是馬耳他騎士。是在魯昂被綁架的，他爸爸在那裡擔任體面的職務，與其貴族身份相稱。孩子在去巴黎路易大帝中學上學的路上遭劫。

澤菲爾是八人中最迷人的。可見，美貌是入選的機會。巴黎人，在一所著名的私立寄宿學校求學。爸爸是將軍，盡全力找回兒子而不得。有人賄賂了校長，交出七個人選，退回六個。公爵見了他不停地東張西望，說操此孩的屁眼哪怕要花上一百萬，他也會當場付清。他把這孩子的初夜權留給自己，大家都同意。多細嫩水靈的孩子啊！多麼不相配，多麼可怕的命運等待著你啊！

引言

塞拉東是南希官員的兒子，在留恩維爾遭綁架，他去那裡是看望姑姑的。他剛滿十四歲，只有他是用同齡小姑娘當誘餌騙來的。他倆經介紹認識了，小妖精假裝愛上他了，引誘他入圈套。家裡監護不嚴，奸計得逞。

阿東尼十五歲，在普萊西中學上學時被綁架。他父親是大理院一位院長，他大聲疾呼，要求捉賊，但毫無動靜，誘拐安排得滴水不漏，無從知道底細。居瓦爾已經癡迷此孩達兩年，是在其父親家中認識的，就是他提供了誘拐他必需的途徑和情報。其他人吃驚地發現，像居瓦爾這樣墮落的腦袋，居然有如此理性的鑒賞力，而他得意洋洋地利用此事來向同道們表明，他有時仍然擁有高級趣味。孩子認識他，大哭起來，但院長安慰他說，初夜由他來解決；一邊說著動聽的撫慰話，一邊把碩大的陽具在小屁股上晃蕩。居瓦爾果眞向大家討這個孩子，當然如願以償。

亞森特十四歲，出身退休軍官家庭，住在香檳附近的小鎭裡。他酷愛打獵，就被帶去了，他爸爸處事不謹愼，竟讓他獨自出行。

吉東十二歲，從凡爾賽御馬監的隨習騎士家綁架來。他出身尼弗耐高貴家庭，來到凡爾賽還不到半年。他的綁架方式很簡單，在聖雲大道獨步徘徊。他成了主教的激情所在，所以初夜權注定是歸他的了。

這些人就是浪蕩子們爲荒淫無恥所備的男性神聖，在適當的時間地點可以看到他們的使

用。剩下一百四十二個性奴，沒有像前面那樣逗弄這批獵物，沒有起過作用前，落選的人都不曾打發掉。

浪蕩子們跟他們在公爵城堡度過了一個月良辰美景。由於到了出發前夕，所有的日常安排都取消了，這就算動身前的娛樂了。玩得心滿意足後，他們想到一個快樂的辦法來處置這些樂子：把童男賣給土耳其海盜船。於是，所有痕跡都消除乾淨，還賺回部分費用。他們被分批送到摩納哥附近，土耳其人前來接應，押去爲奴，命運無疑是悲慘，不過，四個壞蛋卻搞得其樂融融。

這下要選擇雞姦員了。這類人落選後的遣返絲毫不令人尷尬，他們是成人，懂道理，只消付足旅費、辛苦費，就可以打發回家了。另外，八個專職找他們的淫媒的勞務少得多，因爲規格大致明確，條件也不挑剔。總共來了五十人，在二十個最大的中間篩選了八個最年輕、最漂亮的，由於後文只提到其中最大的四個，我想指出他們就夠了。

海格力斯，體格長得很像那位神仙，所以給他取了這名字。二十六歲，天生大陽具，周長八．二法寸，十六法寸長。從來沒見過這麼美麗，這麼雄偉的陽具，幾乎整天都挺立著。測試後顯示，只要八次射精，就可以裝滿一品脫。他爲人和善親切，面相引人入勝。

安蒂奴的名字來自哈德良的寵臣，跟老祖宗一樣，他的陰莖壯美，後臀性感，屬於珍稀品種。他揮動的陽具周長八法寸，十二法寸長。年齡三十歲，容貌也是上乘的。

裂臀者胯下懸著外形有趣的陽棒，雞姦時幾乎不可能不裂傷屁眼，故有此名。其龜頭酷似牛心，周長八法寸三分；柱體只有八法寸，但形如彎弓，插入的時候能乾脆撕裂肛門。這是浪蕩子視爲至寶的品質，像本書中的世態麻木浪蕩子，便把他當作了追求的對象。

金槍不倒翁，名字來自他的永久勃起，不管怎麼做。他的陽具十一法寸長，周長七法寸十一分。難以硬挺的大陰莖遭到退貨，他趁虛而入，不管他一天射精多少，稍許一碰就一柱擎天。

其他四個的尺寸和外形大同小異。四十二個落選者嬉鬧了半月，四個哥兒們在測試他們的功力，敲骨吸髓之後，重賞並解雇了他們。

現在只剩下四個女僕的選拔了。這台收場戲無疑最精彩了。院長並非唯一的低級趣味份子；三個朋友，尤其是迪塞，也耳濡目染，對斷命的淫恥狂熱半推半就，因爲那樣做可以使人在噁心的老朽物上找到更刺激的魅力，遠勝於大自然造化的聖物。要解釋這種幻想也許有難度，但許多人身上都有的。自然的紊亂伴隨著某種刺激，它對神經敏感型人類的作用力度，或許不亞於、甚至超過稀世美人。而且事實已經證明，那話兒一旦挺起，取悅人的就是恐懼、齷齪、駭人的行爲。然而，除了污物，哪裡又是它們的淵藪呢？既然腐朽在淫蕩行爲中能取悅人，那麼事情越腐朽，就越討好，當然污物中的腐朽，遠比未變質的完美物體厲害。

這一點是絲毫沒有疑問的。另外，美簡單平常，而醜屬於異常事物；淫蕩中的一切熱烈幻想，無疑都是喜歡異常，反對平庸的。美、鮮活總是在簡單的意義上拍打人，而醜、破敗則更加有力地衝擊人，震動強烈得多，造成的躁動更加活生生。有鑒於此，難怪一大批人寧願以醜陋的，乃至臭烘烘的醜老太婆作樂，也不要水靈的漂亮姑娘，用不著驚奇了，就像人們散步時喜歡崎嶇不平的山路，不要單調無味的平原小道一樣。所有這些事情取決於我們的構造，我們的器官，及它們感悟的方式，我們無權改變自己在這方面的趣味，就像我們無權改變自己的體形。

不管怎麼樣，剛才說到的趣味，也就是院長的趣味，已經占了上風。實際上，那三個同道也快同流合污了，因爲在選擇女僕時，意見完全一致。從中可見，人選問題充分表明了剛剛提及的這種混亂和墮落在組織上的反映。

細細尋訪巴黎衆生，所需的四醜總算找到了。儘管她們的形象猥瑣噁心，還是要請看官允許我描述一下，它對於本書的主旨之一——闡釋那種習性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個女僕叫瑪麗，曾經做過臭名昭著的強盜的僕人，那強盜剛剛被刑車處死，至於她，則被罰打鞭子，打烙印。她已經五十八歲，頭髮快掉光了，鼻子歪斜，目光呆滯，眼睛佈滿眼屎，大嘴巴裡插滿三十二顆牙齒，在是在，卻像硫磺一樣蠟黃。她個子高，瘦骨嶙峋，下過十四個崽子，她說，已經把他們統統掐死了，生怕他們成爲壞份子。她的肚子就像

海浪一樣波瀾起伏，一邊屁股還生了瘡。

第二個名叫露易松，六十了，個子極小，雖然駝背，獨眼，瘸腿，但屁股風韻猶存，皮膚保養良好。她就像魔鬼一樣歹毒，只要有命令，什麼恐怖都搞得出來，而且無所不用其極。

泰雷姿六十二歲了，瘦高個活像骨架，一根頭髮、一顆牙齒都沒了，而呼出的臭氣足以熏倒旁觀者。屁股上傷痕累累，皮膚鬆垮，簡直可以捲在麵杖上。臀部的洞眼大小活像火山口，氣味就像茅坑馬桶圈。她誇口，一生從不擦屁股，果不其然，胎兒屎還粘在上面呢。至於陰道，則是一切污穢、恐怖的容器，貨眞價實的墓穴，其惡臭足以使人厥倒。她一臂扭曲，一腿瘸掉。

第四個名叫方珣，無惡不作，活像已被吊死六次。六十九歲，塌鼻，矮胖，鬥雞眼，幾乎沒有額頭，臭嘴裡僅剩的兩顆爛牙搖搖欲墜，丹毒在屁股上遍地開花，拳頭大的痔瘡從肛門挂下，可怕的下疳吞沒了陰道，已經爛掉了一條大腿。她一年四季有三季處於爛醉狀態，醉得腸胃虛弱，到處嘔吐。她的屁眼儘管點綴著痔瘡，卻天生寬大，不知不覺中會放悶屁，放響屁，並常常把屎粒什麼的隨屁放出。四個同道打算讓她們在娛樂宮擔任僕役，此外，還要在各種集合中幫忙，滿足必要的淫穢服務和需求。

這些事情完成後，夏天已經來臨。他們轉而考慮各種物件的運輸，以便在迪塞地界小住

四個月的當中，住得舒適愉快。他們下令搬運大批的家俬，各種鏡子、糧食、葡萄酒、燒酒，派遣了工人，性奴也分批輸送過去，迪塞在那裡打前站，負責接收，隨時安頓住下。

現在該描述一下那著名的殿堂了，它注定要闢爲豪華的獻祭所，上演四個月的淫蕩大戲。可以看到，他們何等謹愼地選擇了一處偏僻的隱蔽場所，彷彿寂靜、遙遠、平靜是雄壯的浪蕩工具，彷彿凡是能借助這些品質給感官注入宗教恐怖的東西，必然給淫慾帶來更大的魅力。這裡不表莊園以前的狀況，只談談經過四個同道打理後，該隱蔽去處已經金碧輝煌，而且更加與世隔絕。

到那裡必須經過瑞士巴塞爾，再跨過萊茵河，此後道路越來越狹小，直到不得不棄車步行。很快鑽入黑森林，一條高低不平、彎彎曲曲的山路，沒有嚮導絕對過不去，大約有十五法里長。約莫在這個高度，出現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莊，村裡都是些燒炭人和看林人，迪塞的地界就從這裡開始，村莊是他的產業。村民大多是盜賊和走私犯，迪塞很快就和他們打得火熱。他給他們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十一月一日起，嚴格禁止放任何人靠近城堡。這是全體人員在那裡集合的日子。他給忠僕們發了武器，給予他們一些朝思暮想的特權。於是，路障放下了。如下文描述，此門一閉，要進入迪塞的城堡「西林」，就比登天還難。

過了燒炭村，就開始翻山，它跟聖伯納德峰一樣高，而登山的難度要大多了。去峰頂的唯一方法是步行，倒不是此道騾馬不通，實在是必經的山路兩邊都是懸崖峭壁，騎騾的人太危險了。運輸給養器具的六匹騾子摔死了，願意騎在騾背上的兩個工人也完蛋了。需要足足

走五個小時到達山頂，那裡有另一個奇異的特色，由於有人採取預防措施，遂成爲新的障礙，插翅難過。這是大自然的造化所致，山頂有三十多法丈寬的豁口，辟成了南北兩座峰，結果變成上山容易下山難，沒有飛簷走壁的絕技，休想得過。迪塞在千呎深谷上方建了小巧的木橋，把兩座峰連接起來，等最後一批人抵達後，再毀掉。從此，與西林城堡的一切通訊聯絡都中斷了。下了北高峰，有一小片平地，方圓四法畝，四周都是高聳入雲的峭壁，圍得就像密不透風的屏風一般。爲此，稱爲路橋的通道是通入該平地的唯一途徑，橋樑一旦毀掉，世上任你什麼人都無法到達此處，不管他自認是哪路神仙。

迪塞城堡就座落在這片密不透風、四面隔山的平地的中央。另外，城堡有一道三十呎高的圍牆，圍牆內是深不可測的護城河，保護著最後一道彎彎曲曲迴廊式高圍欄。終於，一條低矮狹窄的暗道通向豁然開朗的內院，院子四周是寬敞的生活區。由於這一次的安排，生活區裝修得很好，一樓是大迴廊。應該指出，內部房間可是今非昔比，是根據規劃重新安排和分配的。從迴廊可以進入漂亮的餐廳，它配膳檯環佈，與廚房相通，方便上熱菜，快速且不必傭人幫忙。餐廳裡佈置著掛毯、壁爐、土耳其式長沙發、高檔扶手椅，凡是舒適悅目的一切，應有盡有。餐廳可通向寬敞的起居室，也叫沙龍，佈置簡潔，毫不做作，卻十分溫暖，且配了高檔家具。沙龍通向聚會室，用作故事員的講用。這就是計劃內的格鬥場，淫亂花會的中心。由於它作了相應的裝修，所以值得專門描述。

它的外形是半圓形，圓弧形的牆體內有四個凹龕，表面覆蓋著大鏡子，裡面都配了上好

的長沙發。四個凹龕都正對圓心，直徑位置上有一個寶座，離地四法尺，背靠筆直的圍牆。這就是故事員的舞臺：在這裡，她不僅僅處於凹龕聽衆的目光下，而且由於半圓不大，離開他們不遠，所以保證不會少聽一句。她的位置就像劇場裡的演員，而凹龕聽衆的位置就像古代的圓形劇場。舞臺向下有臺階，如果講用時的挑逗出現感官刺激，可以讓性奴進來坐下，以策安慰。舞臺和臺階都覆蓋著金流蘇黑天鵝絨的地毯，凹龕也鋪了同類富麗堂皇的料子，只是顏色是藏青的。凹龕的後面有道小門，通向隔壁衣帽間，是留給中意的性奴的，必要時可把性奴叫下臺階，如果不想當衆表演淫樂，可召入此處。衣帽間裡有躺椅，還有各種各樣必要的淫器。中央舞臺的兩邊，各有一根單柱直達天花板，用於綑起犯錯誤需要改正的性奴。改正所需工具，都掛在柱子上，氣勢洶洶的景象可以維持必要的臣服。這種團體尤其需要臣服，因爲虐待狂的靈魂中，淫慾的魅力幾乎統統來自懾服。

半圓廳沙龍通向一室，是這部分生活區的盡頭。此室是一種閨房，有極好的隔音和隱密性，裡面很熱，白天遮得黑暗，目的在於兩人面對面格鬥和其他的淫蕩秘戲，待下文分解。要去另一側，就得走回頭路，到了迴廊，其盡頭處可看到一所非常漂亮的小教堂，繼續走就來到平行的側翼，內庭一周就此完成。那裡有一間美不勝收的候見廳，通向四個優雅的小間，分別帶有閨房和衣帽間。花團錦簇的土耳其床，有三色大馬士革緞紋布的頂棚，配上相稱的家具，把這些套間打扮得五彩繽紛，閨房裡淫具應有盡有，什麼樣的感官淫樂沒有想到啊。這四個小間暖洋洋的特別舒服，是專供四個同道的，起居安排得無話可說。而他們的夫

人則按規定同住一處，沒有分配專門的住處。

二樓的房間數量差不多，但分隔方式不同。一側先是一個大間，配有八個凹龕，裡面有小床——這就是童女的寓所，旁邊有兩個小間，住兩個照料她們的老太太。再往裡面，有兩個秀氣的小間分配給兩位故事員。轉身往相反方向，有相似的八凹龕大間，住童男的。旁邊同樣是兩監護陪媼的兩個房間，裡面又是故事員的兩間房。還有八間漂亮的聖芳濟會修士式的房間，世所少見，這是八個雞姦員的寓所，儘管他們很少會在這裡睡覺。樓下是廚房，旁邊有六個小間，供六個做飯師傅住，其中有三位名廚。都是女廚師，這種尋歡郊遊一般都不喜歡雇男的，我想這是英明決策。廚師們有三個強壯的小姑娘做下手，但廚房裡的雜役不得在歡淫中露面，包括一切閒雜人等，如果這方面的規矩遭到違反，那無非是浪蕩子的肆無忌憚，要眞正延伸擴大慾望，唯有橫加清規戒律。一個下手還要照看運抵城堡的大量牲口，除了四個負責家務的老太太，僕人就只有三廚師、三下手了。不過，墮落、殘忍、噁心、無恥，所有這些預計到或感覺到的情慾，創設了另一個地點，亟待描述一番，因爲故事線索的展開，離不開一些定律，要求我們現在就和盤托出。

有這麼一個倒楣的石塊，經過巧妙的雕琢，可以從迴廊外基督教堂祭壇的臺階下揭起，下面有一部螺旋梯，又狹小又陡峭，下去三百級梯階，就來到了地下深處。但見一間拱穹式地牢，裝有三重鐵門，裡面陳列著最殘酷的工藝、最挖空心思的野蠻所發明的最難以忍受的一切，有恐怖推行工具，更有感官震懾工具。地下是多麼的安靜！爲了罪惡行徑而帶性奴來

這裡的惡棍可以多麼放心啊！有什麼可怕的？他已經離開法國，來到了安全的地界，自己的窩裡，位於人跡罕見的森林深處。而且是森林中的內堡，採取了特殊措施，只有鳥兒可以飛進來，而他卻藏在地層深處。倒楣啊，不幸的人沉淪於這種遺棄狀態，聽任無法無天的歹徒擺佈，眞是倒了八輩子楣。他們犯罪是樂趣，唯一的興趣是情慾，百無禁忌，除了惡毒淫慾的最高指令，更有它哉？眞不知道那人間地獄裡會發生什麼事，有一點現在說說也不會損害故事的趣味，那就是，公爵聽了地牢的描述，他的反應是連續三次射精。

一切終於準備停當，佈置得妥妥帖帖，性奴們安頓完畢，公爵、主教、居瓦爾，以及他們的女眷就出發了，後面跟著四個次等雞姦員（前文說過，迪塞夫婦等人先來了）。他們千辛萬苦，終於在十月二十九日傍晚抵達城堡。打前站的迪塞等衆人過去，便下令砍去山橋。但這樣還不夠，公爵細查此地後決定：鑒於所有的糧食已經入庫，沒有必要再出去，爲了防止庸人自憂的外來攻擊，以及不得不防的內部越獄，必須把可以進入城堡的大門統統砌牆堵死，就像入圍城一樣徹底自我封閉，不給敵人一點點縫隙，也不給開小差的一點點出路。這個主張得到了實施。他們嚴嚴實實地砌了街壘，最後竟使大門蹤跡全無。這些折騰結束後，他們在裡面舒適地安頓了下來。

此時離十一月一日還剩下兩天，專門用來給性奴們休養生息，使他們在即將開始的淫樂場面上能顯得新鮮水靈。四個同道則忙於制定規章制度，一旦擬定，由頭頭簽署，便向性奴

們發佈。進入正事之前，看官有必要瞭解統治條例的內容；讀了前文種種精確描述，看官只要輕鬆、快樂地聽故事就夠了，才智不爲雜務所干擾，記憶不爲意外所拖累。

注釋：

1. 此處爲《索》書原文的注記，寫著：把迪塞的肖像放在這裡，同第十八本筆記本一樣，裝幀爲粉紅色封面，用筆記本的(a)項結束，接著寫(b)。

規章制度

全體人員每天早晨十點起床。屆時，晚上不值班的四名雞姦員要到同道們跟前報到，每人帶一名童男來，必須次第通過各個臥室。可按照同道們的願望做，但開始時帶來的童男只作觀賞；已經商定，並且安排妥當，童女的八枚處女膜要等到十二月份才破，而她們的肛門，以及八個童男的肛門，要到一月份才開苞。這樣做是為了使慾望不斷煽起而不予滿足，從而膨脹，刺激快感，這種狀態必定導致同道們努力追求的那種淫慾亢奮，堪稱極致淫樂情形之一。

十一點鐘，同道們要去童女區，在那裏進早餐，吃巧克力、西班牙葡萄酒烹調的烤肉，以及其他的舒身補品。早餐由八名脫光的童女端上，兩個老太太瑪麗和露易松做幫手。她倆分配在童女的閨閣，另外兩個則分配在童男的住處。假如早餐時，飯前飯後，同道們對童女欲行不軌，她們要按規定逆來順受，期間若表現不合格，則要嚴懲。不過，大家約定，此刻不搞秘戲，不搞特殊操練；若要嬉鬧一會兒，應該當眾進行，早餐僕人不迴避。

童女看到或拜見同道，一律得下跪，直到吩咐平身方能站立。此規矩僅適用於她們、妻子們、老太婆們，其餘的人可免，但眾人對同道們一律要叫老爺。

離開童女區之前，本月執事的那位同道（打算每月讓一個同道通盤兼顧，大家輪流監管當值，次序如下：迪塞管十一月份，主教管十二月份，院長管一月份，公爵管二月份），就是

本月的主管，他在離開童女區之前，要逐個檢查，確定她們是否處於要求保持的狀況，每天早晨要把情況通知給老太婆，並根據保持某某狀態的需求進行調整。

嚴格禁止去教堂之外的地方上廁所，那裏已經裝修過，專門作此用途；同時禁止在沒有特別許可的情況下上廁所，且往往不發許可。當然，早餐一吃完，當月的執事官會巨細靡遺地檢查童女的所有專用廁所，若上述任一目標發現違規，違者要受刑。

下面要到童男區去，做同樣的巡視，對違者同樣處以極刑。那天早晨沒有陪著同道們的四個童男，應該迎接他們入室，當面脱褲，另外四個則站立待命。對於當天未見的這四個，老爺可以戲弄，也可以不戲弄，但必須公開進行，此刻不得搞促膝談心式交流。

一點鐘時，童男童女不分大小，獲得許可解決內急的，也就是比較嚴重的，就可以去教堂了。不過，須發這種許可要斤斤計較，最多占性奴的三分之一。再説那教堂裏已經藝術化佈置，適合表演該檔子的類比快感。四個同道會出現在那裏，等到兩點鐘為止；既然他們有興品嘗這檔子快感，就以他們的喜好調遣擺佈性奴們吧。

兩點到三點，先開兩張飯桌，同時用餐，一張放在童女的大房間，另一張放在童男的大房間，由三名幫廚伺候著。第一張飯桌坐八名童女和四個老太太，第二張坐四位夫人、八名童男和四個故事員。他們吃飯時，老爺們留在聚會廳，聊天到三點鐘。快到鐘點時，八個雞姦員來報到，穿著精幹，儘量打理得有頭有臉。

三點鐘給主人們開飯，只有八個雞姦員有幸陪桌。用餐時由四位全部脱光的夫人伺候，

四個魔法師裝束的老太太協助。老太太們負責從配膳檯取菜，幫廚是在外面放上去的，盤子再遞給夫人上桌。席間，八大雞姦員可以肆意觸摸夫人們的裸體，動作和程度隨意，夫人不許拒絕或自衛；雞姦員甚至可以使用凌辱手段，舉高肉棒，隨便用各種名字稱呼她們。

他們在五點鐘離席。只有四位同道進入沙龍，雞姦員退下等待全體集合時間。四位老爺來到沙龍，由兩個童男、兩個童女裸體上咖啡、上燒酒，要天天換人。此刻的活動中，老爺們仍不得追求可能令人萎靡不振的淫戲，談話也限於簡單的逗樂。

快到六點鐘時，四個伺候著的童男童女要下去更衣。六點整，老爺們進入上面提到的故事大廳。他們分頭入主自己的壁龕，其餘的人遵照如下的安排：故事員上講壇，下面的臺階上坐十六個童男童女，具體安排是每個壁龕對面坐兩男兩女。於是，每個壁龕面前是一式的四人組，四人是特別指派擺放在各自壁龕前的，旁邊的壁龕主不可對他們提出非分要求。這些四人組每天都要換人，一個壁龕不得佔有同一個組。各組的每個孩童，手臂上都綁著一條假花鎖鏈，通向對應的壁龕。所以，當壁龕主需要本組某某孩童時，只消拉一下花環，孩童便跑步前進，撲到他跟前。

四人組上面坐一個屬於該組的老太太，聽命於本組壁龕主。

本月未上崗的三個故事員，坐在講壇底下的軟墊長凳上，沒有指派給誰，但人人都可以指揮。被指定當夜伺候同道的四個雞姦員可以缺席，留在自己房間，以便為晚上作準備，指望他們屢屢立大功呢。至於另外四個，應該分別匍伏在一個同道的跟前。壁龕中，同道靠在

長沙發上，旁邊是輪值服侍的夫人。夫人始終保持裸體，雞姦員則身穿玫瑰色塔夫綢的背心短褲，當月故事員跟三個同伴一樣，打扮成優雅的高級妓女。童男童女的服飾始終要有差別，有檔次，一組穿亞洲款式，一組穿西班牙款式，一組穿土耳其裝，第四組穿希臘裝。第二天換掉，但所有服飾必須用塔夫綢或沙羅。下身不得有任何衣飾遮體，解開別針就可以脫光。

至於老太太們，則要輪流裝扮白頭老太、修女、仙女、魔法師，時而扮演寡婦。壁龕相連的小室門始終半開著，室內要用烤火爐，並配淫亂必備的用具。每室點四根蠟燭，禮堂裏點五十根。六點整，故事員開講，同道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不時打斷。故事講到晚上十點鐘，由於其目的是點燃想像，在此期間，各種淫逸都許可，但違反批准的開苞次序者除外，次序必須恪守。除此之外，假如老爺們想入非非，完全可以對雞姦員、夫人、四人組及組內的老太太為所欲為，起性時連故事員都可以動，他們可以在壁龕裏完事，也可以在旁邊的小間內歡娛。故事也暫停，方便因需求打斷講述的那位爺行樂。當他心滿意足的時候，故事再繼續。

十點鐘吃晚餐。夫人、故事員、八個童女要分頭抓緊時間自己吃，女人不能跟男人一起吃晚餐。同道們與沒有值夜班的四個雞姦員和四個童男一起吃。另外四個童男在老太太的協助下伺候著。

晚餐結束後，大家進入聚會廳，去慶祝所謂的狂歡。眾人歡聚一堂，包括分開吃飯的

人，以及陪同道們吃飯的人。當然，四個值夜班的雞姦員不參加。

大廳要加熱到非常高的溫度，用分枝吊燈照明。出席者一律裸體，故事員、夫人、童男童女、老太太、雞姦員、同道們一律平等，現場一片混亂，大家統統趴在地上，趴在方石板上，跟動物一樣，什麼對調、雜交、亂倫、通姦、雞姦都來，但禁止開苞。大家沉溺於各種各樣的荒淫無恥行為，只要能使頭腦發熱就行。開苞時刻來臨時，就應該在此情此景中搞弄，一旦某個孩童被開苞，就可以享用了，無論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都隨心所欲。

狂歡在淩晨兩點整準時停止。指定值夜班的四個雞姦員穿著優雅的便服進來，每人領走一位準備同床的同道，而同道還分別配備一名夫人，合條件時則配備開過苞的性奴，或者一個故事員，或者一個老太太，以便夾在她和雞姦員中間過夜。這一切都按照他的意願辦，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得審慎安排，以便每個同道夜夜變換搭檔。

這就是每天的日程安排。另外，城堡小住長達十七周，每周都要排紀念節日。首先要操辦婚禮，全部細節在合適的時間地點彙報。但是，第一批婚姻應該在最小的童男童女之間締結，不能圓房，所以不會打亂原定的開苞次序。大孩子的婚禮僅在開苞之後發生，圓房也無礙，因為行動中同道們僅僅在享受已經採摘下的東西而已。

四個老太太分別對四個孩童的行為負責。若發生差池，要向當月的執事官申訴。每個星期六夜狂歡的時候，一併進行處罰。這時可以一件一件算總帳。

至於故事員犯錯誤，看在其才能的份上，責罰較孩童減半，要尊重人才嘛。至於夫人

們、老太太們犯錯誤，則比照孩童加倍處罰。

凡性奴以某種方式拒絕任何要求，即使是辦不到的事情，也要遭到嚴懲。未雨綢繆是他的責任所在，想方設法是要旨。

淫戲中，稍許失笑、開小差、失禮、不恭，均為萬惡不赦，應嚴懲不貸。

任何未經授權享受女色的男人，現行犯罪被捉雙的，刑罰是砍去四肢之一。

任何性奴有稍許宗教禮拜行為的，不管是誰，均處以死刑。

明文規定，同道們在所有聚會中只能使用最最猥褻的淫詞，最最下流、齷齪、難聽、褻瀆聖靈的說法。

上帝的名字絕對不准提及，除非加上罵名和詛咒。這樣的話要儘量反覆念叨。

至於他們的口氣，稱呼夫人和童男時始終要特別粗暴，特別難聽，特別蠻橫，而稱呼同道們則以女人身份與之淫戲，對視為丈夫的男人，則軟語溫順，就像婊子一樣下賤。

凡老爺不遵守任一條款的，或者膽敢有一點點的理性行為，特別是哪天沒有爛醉便就寢，罰款一萬法郎。

同道大便時，在他認為合適的檔次中選一女陪同前往，照料他在此活動中指出的需求。

性奴不分男女，沒有值月官表態，不得履行任何形式的衛生義務，尤其是大便解決之後的義務。假如不允許他搞衛生，卻抗命從事，將得到嚴厲的懲罰。

四個夫人對其他女人沒有任何特權；相反，要極端嚴厲和無情地對待她們。常常要她們

從事最最低賤痛苦的工作，比如打掃教堂內的私人和公共廁所。廁所每周只能出糞一次，但統統讓她們幹，假若不幹或者不好好幹，則予以嚴懲。

性奴若企圖在聚會時逃避，則不管是誰，一律立即處死。

廚師及幫廚應該得到尊重，違犯此條款的老爺，罰款一千金路易。至於罰款，應專款專用，回到法國後，作為重新聚會的活動資金，聚會種類不限。

事情操心好了，規章制度於三十日公佈於衆。公爵在三十一日早上視察落實，命令大家朗讀多遍；他還小心巡視各處，看看是否無懈可擊，或者有利於脫逃。

確信除非鳥兒或者魔鬼才能進出之後，他把發現回報給衆人。當晚，他就對女人們訓話。她們全體奉命到故事大廳集合，他便登上故事員使用的講臺，開始講話，大意如下：

「虛弱而套著枷鎖的人們，妳們是專爲我們的快樂而生的。我想，妳們並沒有沾沾自喜地以爲，外部世界給予妳們的既絕對又好笑的支配權，會在這裏放任給妳們的。妳們呢，要比奴隸還要順從一千倍，除了受辱，什麼也別指望，服從是我奉勸妳們採納的唯一美德，是唯一貼合妳們的處境的。特別是，別打如意算盤，憑自己的魅力去任性。我們對這種圈套早就司空見慣了，看著吧，這種誘餌是不起作用的。妳們要時刻牢記，我們是用得著大家，但是，沒有一個人需要自我標榜，自以爲能夠激發我們的些許惻隱之心。我們對那個舉辦婚禮的祭壇已經義憤填膺，它曾經強取豪奪了我們一丁點兒的香火犧牲，一旦那錯覺滿足了我們

的感官，自尊心和浪蕩之心就會把它砸個稀巴爛，蔑視後面幾乎總緊跟著痛恨，頃刻間取代了我們心中想像力享有的尊貴地位。此後，妳們還拿得出什麼我們不是爛熟於心的貨色呢？妳們拿得出什麼我們不會一腳踩在地下的東西嗎？往往我們在神魂顛倒的時候，就想這麼踩了。

實不相瞞，妳們的差事很苦，既痛苦又嚴厲，稍有差池，就要遭體罰，身受酷刑。為此，必須開導妳們，要守時、溫順、徹底忘我；唯我們的意志是從，這就是妳們唯一的法律。要爭先恐後，曲意逢迎，先意承旨，唯恐我們的心意不到位。這種行為倒不是有什麼好處，原因很簡單，不遵守這個道理，損失很大的。

想想妳們的處境吧，考慮一下自己是什麼人，我們是什麼人，這些想法會使妳們膽戰心驚。妳們已經離開法國，深陷荒無人煙的大森林，在崇山峻嶺中間，妳們翻山過去以後，小路立刻搗毀。妳們已經關在銅牆鐵壁的城堡裏，世上沒有人知道妳們的下落。妳們已經舉目無親友；對世界來說，妳們早已死了。假如妳們還有口氣，那僅僅是為我們助興罷了。妳們現在要俯首聽命的是些什麼人呢？是罪孽深重、罪惡昭彰的壞蛋，敬淫慾而不敬神，守墮落而不守法，除了浪蕩別無約束，是沒有上帝，沒有原則，沒有信仰的流氓，其中犯罪最輕的，也沾染著不計其數的壞名聲。在他們眼裏，一個女人的性命，我說什麼啦？一個女人的性命？地球上所有女人的性命都是無足輕重的，殺她們就像捏死蒼蠅。毫無疑問，我們是無惡不作，無所不用其極的，希望不要為此產生抵觸，而要眼睛一眨不眨地承受一切，不管面

臨著什麼，都要表現出耐心、順從和勇敢。如果天有不測風雲，某人不幸犧牲在我們的情慾中，就讓她勇敢地認命吧；誰也不會長生不老，一個女人最最幸福的遭遇，也就是英年早逝啦。規章制度已經宣佈了，它是智慧的結晶，對於妳們的安全和我們的快樂都考慮周到。妳們要盲從，如果發生不軌行爲，惹惱了我們，就等著我們發作吧。妳們有人和我們是親戚關係，這我知道，也許會藉機趾高氣揚，也許希望爲此放妳們一馬。如果妳們把這當回事，那就大錯特錯了。像我們這號人眼裏，沒有什麼血緣關係是神聖的。妳們越是覺得親，親情破裂就越是能刺激我們靈魂裏的性變態。女兒、夫人，現在，我正在跟妳們講話，不要指望給妳們任何特權；這裏要奉勸妳們，對待妳們會比外人更加苛刻，這樣做正是爲了讓妳們看清，妳們認爲我們或許無法放下的親情，我們視如糞土。

此外，別指望我們成天明說需要執行啥命令，一個手勢，一個眼色，往往是簡單的一個內心感覺，就可以宣告我們的願望，妳們若不能鑒貌辨色，就會得到同公然忤逆一樣的嚴懲。妳們有責任對我們的一舉一動、眼色手勢作出解釋，要鑒別我們的表情，尤其不能誤解我們的願望。比方說，我們的願望是看到妳身體的某個器官，而妳卻笨手笨腳地露出另一個器官——可以掂量這種蔑視對我們的想像力是多麼苦惱，妳們清楚，讓浪蕩子心寒身寒的風險是什麼。假設他指望屁眼洩慾的時候，卻傻乎乎獻上了陰戶，這還了得。

一般來說，儘量不要把妳們的前面給我們看；要記住，這個骯髒的器官僅僅是大自然神智異化的時候才允許創造出來的，總是使我們最深惡痛絕的。而關於妳們的屁股呢，我可要

提出一些注意事項：端出來的時候，不僅應該隱藏隨之而來的臭窩，而且，在某些時刻，應該避免屁股顯露其他人希望天天看到的某種狀態。妳們可能聽懂了我的話；另外，四個陪媪以後會給你們傳達各種指示的，會把一切解釋得清清楚楚。

一句話，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盲目服從，鑒貌辨色——有了這些，哪怕妳們不夠幸運，也不至於悲慘無比。妳們中間不許搞陰謀，不許拉幫結派，不准搞女孩家的低能兒友情，它一方面軟化心情，另一方面敗壞脾氣，不願意接受我們派定給妳們的純粹卑賤狀態。注意啦，我們並不把妳們當人看的，而純粹當作飼養了提供服務的牲口，如果拒絕被使用，就會被揍扁。

妳們看到我們嚴格禁止任何類似宗教崇拜的行爲。我警告妳們，很少的罪行會得到像宗教罪一樣嚴厲的懲罰。大家都知道，妳們中間還有個別傻瓜，無法使自己唾棄這個不光彩的上帝，無法痛恨信教。毋庸諱言，這些傻瓜將得到嚴密的盤查，禮拜人不幸被抓住的，什麼苦頭都要吃下去。傻瓜蛋，要讓她們從此堅信，如今滿世界找，都找不到二十個人能堅持上帝存在的瘋狂念頭，而祂所喚起的宗教，都是騙子們荒唐可笑地編造的寓言，他們欺騙我們的目的，現在已經昭然若揭。一言以蔽之，妳們自己判斷吧，假如有上帝，這個上帝有力量，會允許尊重祂的美德——妳們宣稱的美德——在接下來犧牲給邪惡和淫蕩嗎？這個全能的上帝，我與祂面對面的時候，無異於大象眼睛裏的蛆蟲，我說，祂會允許我這個弱者去侮辱祂，奚落祂，蔑視祂，挑戰祂，冒犯祂，就像我每時每刻隨心所欲地、肆無忌憚地這樣做？」

結束這段佈道之後，公爵從椅子上走下來，四個老太太和四個故事員清楚自己是來這裏做祭司和牧師的，而不是犧牲品，除了這八個人，可以說人人都淚流滿面，而公爵不爲所動，由著她們去互相猜測、囉嗦、埋怨，自信八個間諜會一五一十地回來彙報；他要去和海格力斯共度良宵，那是雞姦員隊伍的一員，如今已經成爲公爵最親密、最熱中的情郎，而小澤菲爾則是他的情婦，仍然佔據著心目中的第一位。由於第二天早上一切都將開場，運作機制要啓動，所以大家都做了安排，好好睡了一覺，早晨時鐘敲十點時，浪蕩子舞臺的帷幕拉起，演出要按部就班、不折不扣地按計進行，直到二月二十八日當天才能收場。

看官朋友注意啦，現在必須全心地接收史無前例的糜爛故事，此書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想想吧，一切坦坦蕩蕩的尋歡作樂，那可是你一無所知卻天天念叨的傻瓜（對她，就儘管叫大自然吧）所規定的歡樂；想想吧，要是所有這些尋歡作樂的方式從本書中刻意排除，而你又不期而遇，大不了連帶某種罪責，染上無恥的色彩罷了。

你將看到的許多驕淫描述自然會令人不悅，是的，我心知肚明；但是，其中有些描述會害得你腦熱臉紅，十分尷尬，看官，我們僅僅點到爲止。我們沒有知無不言，分析到位，也不要說我們偏心，你可不能指望我們參透你的好惡。取其精華，捨其糟粕，是你的職責，每個看官如法炮製，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就人人各得其所了。這是盛大宴會的故事：有六百個菜吊你的胃口，你準備全部吃光嗎？不，當然不會，不過，這種食不厭精的豐盛會拓展你的選擇範圍，你爲許可權擴大而欣喜，當然不會貿然埋怨東道主安菲特律翁[1]的款待吧。這裏

要如法炮製：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不要因爲沒有才幹取悅你，就抨擊剩下的東西。要知道，它會迷住其他人的，明智一點嘛。

說到花樣衆多，倒准保貨眞價實；要細察乍看起來各種情慾相互雷同的情狀，你遲早會看到，那差別確實存在。儘管差之毫釐，卻恰巧擁有那種講究，那點睛的筆觸，剛好區分、描述了我們這裏涉及的這一種浪蕩子行爲是什麼貨色。

此外，我們已經把這六百種情慾混合在故事員的敘述之中，這也是看官最好能預知的東西：在故事主體之外逐一羅列出來，未免太單調了吧。但是，由於不諳此道的看官有可能把指定的情慾和解說員本人的冒險或簡單事件混爲一談，我們把每種情慾都仔細地以欄外註記分開：一條線上方是給予這種情慾的標題。這個標記表明該情慾開始講用的確切地方，而該段結束總是說明它的完成。[2]

由於這種戲文演出人物衆多，儘管我們在引語中刻意介紹了每一個，這裏還是做了一個索引，包含每一個伶人的姓名和年齡，再全部簡短說明身世。這樣看官若遇到生疏的人物，只消翻回到這個索引查查。假如這簡歷還不足以復甦他的記憶，則可以參閱前文的詳細描述。

浪蕩子幫派傳奇

主人公概述

布朗吉公爵五十歲，個頭像嗜酒森林淫神，天生巨型陽具，力大無比，堪稱集惡行和罪行之大成，他已經弒母、殺妹，並且葬送了三個夫人。

某某主教是他的兄弟，四十五歲年紀，身材比公爵瘦長、脆弱；臭嘴巴。他善欺詐，圓滑，是主動和被動雞姦的忠誠門徒，對其他種類的樂趣不屑一顧。他曾經殘殺託付大筆財富給他打理的兩個孩子。他是神經質類型的人，十分敏感，幾乎每次射精都要昏厥。

居瓦爾院長六十了，瘦高個子，無神的眼睛凹陷進去，嘴巴病態，是下流浪蕩的化身，身體骯髒不堪，全部奉獻給淫慾。他曾割過包皮，勃起是勉爲其難的事情，不過還是時有發生，三天兩頭射精。他的趣味偏向喜歡男風，不過，並不蔑視處女。其趣味的奇異之處在於喜好老年，以及一切和他一樣污穢的東西。他的陽具跟公爵差不多粗。近年來，他由於放蕩而昏昏沉沉的，嗜酒如命。他斂財僅僅靠謀殺來實現，在他名下寄著一場可怕的謀殺，細節可以查閱前面的履歷。他射精時十分痛苦，一種淫蕩的狂怒，逼他做出殘酷的行爲。

迪塞是銀行家，五十三歲，公爵的好友、同學；他是個矮胖子，但身體看上去還健康，漂亮英俊。他的白臉盤像女人，趣味和女人一模一樣：由於他少有硬朗的時候，被剝奪了給女人愉快的機會，也就模仿女性，沒日沒夜的接受雞姦。他也頗喜享受口福，這是他能夠作爲主動者獲得痛快的唯一權宜之計。痛快是他的唯一上帝，他時刻準備爲此犧牲一切。他刁

鑽圓滑，罪惡累累；曾毒死母親、太太、外甥女以斂財。他堅忍不拔，澹泊情感，完全斷絕了憐憫心。他不再勃起，射精十分罕見，亢奮時刻來到之前要出現一種痙攣，使他陷入淫蕩的狂怒，對於滿足他情慾的男男女女都很危險。

康絲坦斯是公爵夫人，迪塞之女，二十二歲，具有羅馬式古典美，她莊嚴勝過機敏，富泰但體形很好，富麗堂皇的身材，輪廓獨特的屁股，堪當模特兒，黑頭髮黑眼睛。她並不缺乏頭腦或機智，早就感覺到命運的恐怖。天生的美德本錢，什麼也不能加以摧毀。

阿德萊德是迪塞之妻，院長的女兒，漂亮的小東西，二十歲了，金髮碧眼，眼睛靈動，溫柔可愛，儼然一個傳奇的女主人公。突出的長頭，唯一的缺點是嘴巴，有點過大。小乳房，小屁股，雖然細巧，卻是那麼白皙而嬌好。她富於浪漫幻想，心地善良，極端有德行、有信仰；她秘密履行著基督教徒的義務。

朱莉是院長夫人，公爵的長女，二十四歲，肥胖，多肉，神氣的褐色眼睛，漂亮的鼻子，有特色而和藹的臉盤，可怕的嘴巴。她少有美德，甚至暴露出骯髒、酗酒、暴食和賣淫的傾向。丈夫愛她嘴巴有缺陷，因爲此特點偏偏勾起了院長的興趣。她從來和原則無緣，和宗教信仰無緣。

阿琳是她妹妹，據信是公爵的女兒，其實是主教的女兒，公爵的太太之一。她十八了，臉盤非常和藹而吸引人，身強體壯，棕色眼睛，鼻子上翹；雖然天生好吃懶做，卻是一股子淘氣。她似乎已經什麼脾氣都沒有了，發自內心地厭惡強加到她頭上的各種恥辱。主教在十歲上

就開苞了她的屁眼，並使她保持愚不可及的狀態，大字不識。她憎惡主教，非常害怕公爵。她很愛她的大姐，不喝酒，穿著整潔，答話時令人發笑，非常孩子氣，而她的屁眼倒迷人。

首席故事員杜克洛太太年紀四十八，風韻猶存，身輕體健，屁眼萬裡挑一。髮膚俱黑的女人，身材豐滿，肉團團的。

尚維爾太太年已半百，個子苗條勻稱，色瞇瞇的眼睛。她是女同性戀，渾身上下都透著這件事。她當前的行當是淫媒。她年輕時倒是金髮，漂亮的眼睛，陰蒂伸長而善於逗弄人，屁股因長期對外服務磨損了，但是前面仍然是一片處女地。

馬旦太太五十二歲；也是淫媒，十分精神的胖女人。由於體內的阻礙，她除了雞姦的樂趣，更不知道什麼是快感，她似乎是爲了此道量身定做的。你看，儘管她年齡不饒人，她的屁眼依然是世上最高貴的；又寬闊又大方，慣於接納各種物件，眼睫毛眨也不眨就能容下最最沉重的性器。她花容依然，無奈已經開始凋謝。

德格朗日太太都五十六了，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惡棍。她瘦高個，臉色蒼白，原先是黑頭髮；是罪行的化身。乾癟的屁股活像流沙箋，開口碩大。她現在是單乳房，失了三個手指，缺六顆牙，眞是戰果累累。世上沒有她不曾犯過或者教唆過的罪行，她的行話頗爲悅耳，廣有機智，目前是上流社會追捧的淫媒之一。

瑪麗是第一個陪媼，也最年輕，五十八了，她曾經遭到鞭打，上過烙印，做過賊僕。她雙目無光，屎淚橫流，鼻歪齒黃，一邊屁股被膿瘡啃咬著。她生了十四個孩子，統統把他們

殺了。

第二個陪媼露易松六十歲，她個子小，跛足，獨眼，駝背，儘管如此，屁股還很漂亮。她隨時準備犯罪，無惡不作。她和瑪麗被指定爲童女的家庭教師，下面兩個陪童男。

泰雷姿六十二歲了，身子活像骨架，光頭無齒，臭嘴巴，屁股傷痕累累，洞眼極大。污穢和惡臭簡直無以復加。臂扭腿瘸。

方珣六十九歲，活像已經被吊死六次，曾經犯過天底下每一種罪行；她斜眼，塌鼻，矮胖，沒有前額，只剩下兩顆牙齒。丹毒佈滿屁股，一束痔瘡從屁眼懸掛下來，下疳呑噬著陰道，大腿也爛了，癌腫正在咬噬乳房。她始終醉醺醺的，不斷嘔吐，放屁，時時處處在拉屎，冷不防會拉一泡出來。

衆女性奴

奧古絲丁，朗格多克男爵之女，十五歲，機敏，漂亮的小臉蛋。

法妮，布列塔尼議員之女，十四歲，恬美溫柔。

澤爾蜜爾，勃斯領主泰維爾伯爵之女，十五歲，高貴的模樣，心靈十分敏感。

索菲，貝裏鄉紳之女，容貌迷人，十四歲。

科蓉，巴黎議員之女，年方十三，健康活潑。

埃貝，奧爾良軍官之女，自由放蕩，眼睛嬌媚，年方十二。

蘿塞特和咪謝特，兩人看上去都像可愛的處子。前者十三歲，是索恩河畔夏隆的官小姐，後者十二歲，是塞讓奇伯爵的小姐，從波旁內地區的家園被劫。

她們的體形相貌，尤其是屁股漂亮得難以言表。是從一百三十人中選拔出來的。

眾男性奴

澤拉米爾十三歲，普瓦圖鄉紳之子。

居皮東同年，拉弗萊什附近的鄉紳之子。

納西斯十二歲，魯昂貴族之子，是馬耳他騎士。

澤菲爾十五歲，駐巴黎將軍之子。注定爲公爵所奴役。

塞拉東是南希地方官的兒子，十四歲。

阿東尼係巴黎大理院法官之子，十五歲，注定爲居瓦爾所霸佔。

亞森特十四歲，住在香檳的退休軍官之子。

吉東，國王的隨習騎士，十二歲，尼弗耐紳士之子。

禿筆難以描繪此八子的優雅、面容和魅力，更不是言語所能訴說，你知道，那是從大批人中遴選的嘛。

八名雞姦員

海格力斯，二十六歲，很漂亮，卻又非常壞的性奴，公爵最愛；雞巴周長八法寸二分，十六法寸長。射精豐富。

安蒂奴三十歲，人中精品，雞巴周長八法寸，十二法寸長。

裂臀者二十八歲，模樣像森林淫神，雄偉的雞巴形如彎弓，龜頭碩大，周長八法寸三分，柱體八法寸長，外加美妙的曲線。

金槍不倒翁二十五歲，奇醜無比，但身體硬朗、精力旺盛，居瓦爾的熱門貨。他持續興奮，雞巴十一法寸長，周長七法寸十一分。

其他四人的從九法寸到十、十一法寸長，七法寸半到七法寸九周長，年齡在二十五到三十歲。

引言完。所作刪節有：

一、必須說明，海格力斯和金槍不倒翁一個很壞，一個很醜陋，八人之中沒有人能夠享受男人或女人。

二、教堂用作廁所，詳細說明該用途。

三、男女淫媒們出征時隨身驅策著兇手。

四、稍許詳細描述僕人的胸脯，講講方珣的乳癌。還有多著幾筆描述十六個童男童女的

臉龐。

注釋：

1. 安菲特律翁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底比斯國王，主神宙斯化身他的模樣誘姦其王后，生下大力神海格力斯。

2. 薩德實際上從未這樣做，一九五五年法文版中把故事內容排成斜體，本書排成仿宋體。

第一部

十一月份三十天內傾聽杜克洛太太所述的一五〇個簡單情慾，屬於第一類情慾，中間穿插城堡裡當月發生的可恥舉動；全部記作日記形式。

第一天

十一月一日，大家在早上十時起床，是規章制度規定的，同道諸君相互宣誓，絕不違規。不伴睡的四個雞姦員，醒來後就把澤菲爾帶到公爵身邊，把阿東尼帶到居瓦爾那兒，把納西斯帶到迪塞這裏，把澤拉米爾帶給主教。四個孩子都非常膽小，越發笨拙起來，但是，在指導們的鼓勵下，他們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公爵還射精了。另外三個同道較含蓄，憐惜精液，入體的倒不比公爵少，卻根本沒有佈施自己的出來。

十一點鐘，他們移動到女人區，那八個小妃子裸身迎迓，獻上巧克力。瑪麗和露易松兩陪媼主持此宮，在旁邊幫助指導著。他們撫摸，狂吻，那八個可憐的女孩子——最最無恥的荒淫的受害者——紅著臉用手保護，想捂住自己的可愛之處，當她們發現靦腆使主人惱羞成怒時，便馬上露出了一切。公爵的陽具倏地再次挺起，並把它的粗細與咪謝特的纖腰比劃著，兩者相差僅三法寸。迪塞是本月執事官，作了例行核查；最後發現埃貝和科蓉有失誤，立刻宣佈了處罰決定，確定於下星期六夜宴儀式時執行。她們哭泣，大家無動於衷。

他們接著來到男性奴的寓所。早晨未露面的四個，名叫居皮東、塞拉東、亞森特、吉東，奉命脫褲裸露。老爺們一飽眼福，居瓦爾親吻了四人的嘴巴，主教拿捏他們的雞巴一會兒，公爵和迪塞則在做其他的事。視察完畢，沒有出現不規矩的事情。

一點鐘，諸君直奔禮拜堂，大家知道，那裏安著廁所。考慮到晚會的需要，拒絕了不少

人的要求，唯有康絲坦斯、杜克洛、奧古絲丁、索菲、澤拉米爾、居皮東、露易松出現了。其他的人都申請了，但得到指令要留到傍晚。四個同道圍繞著同一個專門建造的座位排列，命此七個性奴依次就位，把這光景飽覽後才退下。他們降臨沙龍室，趁女人們進餐，胡扯閒聊直到給他們上餐的時間。同道們分別夾在兩名雞姦員中間，依據的是女人不上桌的強制規矩，而四個赤身裸體的夫人，在打扮爲老嫗神的老太協助下，替他們端上世上最豐盛、最可口的晚餐。帶來的廚師無比靈巧，無比嫻熟，而且是高薪聘請，備料豐富，事事都會亮麗成功。由於午飯應該較晚餐量少一些，他們僅限四道高檔菜，每道含十二盤。勃艮第葡萄酒和冷盆一起上，波爾多葡萄酒就開胃菜一起上，香檳和燒烤一起上，羅納葡萄酒和附菜一起上，托卡依葡萄燒酒、馬德拉白葡萄酒和甜點一起上。

頭腦的熱度逐漸升高。同道們已經恩准雞姦員對他們的夫人爲所欲爲，雞姦員們對待她們便有幾分不溫柔了。康絲坦斯甚至遭到推搡，給海格力斯端盤子時拖泥帶水，差一點挨打；海格力斯發現自己深得公爵歡心，以爲他可以無禮到毆打、調戲夫人的程度；反而引得公爵哈哈大笑。居瓦爾陶醉於甜點，醜陋幽默感畢露，便把盤子丟向自己夫人的面孔，要不是她低頭，腦袋都開花了。迪塞瞥見一個近鄰陰莖豎起，便顧不了餐桌禮儀，敏捷地解開馬褲鈕扣，挺出自己的屁股。鄰座把淫器直搗目標，事畢，他們又埋頭喝酒，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公爵即刻模仿老朋友的小小邪惡，打賭說，儘管金槍不倒翁雞巴巨大，他躺著受用時，能冷靜地喝下三瓶葡萄酒。多麼熟門熟路，多麼輕鬆，多麼超脫的浪蕩子！他贏得了賭

注，由於不是空腹喝，那三瓶至少有十五瓶酒墊底，公爵起身時，頭開始微微打轉起來。他照面的第一個物件是自家夫人，正因海格力斯虐待而痛哭流涕，公爵觸景生情，不失時機地對她做出我們尚不能描述的異常過度行爲。看官注意了，我們小說開頭時是多麼礙手礙腳，想連貫地描述這些事情，是多麼磕磕碰碰。相信我們將許多小細節放在幕後，會得到看官的諒解。

大家最後來到沙龍室，那裏有新的樂趣和進一步的淫樂在等待我們的勇士們。咖啡和利口酒是由迷人的四人小組端上的，其中有美童阿東尼和亞森特，還有童女澤爾蜜爾和法妮，由陪媼泰雷姿管教著；按照規章，無論何處聚集兩個以上童子，旁邊就要有陪媼照看。我們的四個浪蕩子已經半醉半醒，但仍然決心遵守法律，僅僅滿足於親吻、拿捏，但是他們的放蕩腦袋知道如何點綴各種放蕩淫褻的講究。一度人們認爲主教即將把精液放出，以交換從亞森特那裏榨出的奇物，因爲澤爾蜜爾在幫他手淫。他的神經已經在顫抖，迫近的發作攫住了他的全身，但是他克制住自己，這引誘者正預備擊敗他的感官，卻被他打發回轉；主教知道前面還有一整天的活要幹，無論如何要把好東西留待晚上。一共喝了六種不同的利口酒、三種咖啡，終於敲鐘了，兩對人遂下去打扮。

我們的同道們打盹了一刻鐘，然後移到王位室，這是聽故事處的名稱。他們在睡椅上坐好，公爵讓心愛的海格力斯坐在他腳邊，靠近他的是赤條條的迪塞夫人、院長之女阿德萊德，而對面是四人配對組，以花環呼應他的壁龕，如前所述，他們叫澤菲爾、吉東、奧古絲

丁、索菲，身穿牧羊裝，監督員是露易松，老農婦裝束，充當老母親。

居瓦爾的腳邊是金槍不倒翁，睡椅上躺著康絲坦斯，公爵夫人和迪塞之女，而四人配對組由四個小西班牙人組成，男女分別著裝，服飾儘量優雅，他們是阿東尼、塞拉東、法妮、澤爾蜜爾，陪媼打扮的方珣照看他們。

主教腳邊是安蒂奴，侄女朱莉躺在沙發上，四個幾乎全裸的小野人充當配對組——男性奴居皮東、納西斯，女性奴埃貝、蘿塞特，由泰雷姿扮演的老女騎士看管。

迪塞的雞姦員是裂臀者，旁邊斜倚著主教女兒阿琳，前方是四個小蘇丹王妃，男扮女裝，這種講究法極端地強調了澤拉米爾、亞森特、科蓉、咪謝特迷人的臉，瑪麗假扮阿拉伯老奴主管這四人組。

三個故事員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上流社會巴黎高級妓女一樣，坐在王位下面的長凳上。杜克洛太太是本月故事員，穿得非常少，卻非常優雅，濃抹口紅，掛滿珠寶，在臺上就座，由此開始講述她一生所發生的故事。她要在其中穿插開頭的一百五十種情慾，細節一點不能少。標題就叫做〈簡單情慾〉：

在諸君面前現身說法，可是非同小可啊，老爺們。看慣了文字所擅長的精雕細刻的東西，如何能夠忍受我這種倒楣蛋說的語無倫次、粗製濫造的東西呢，除了浪蕩生活給予的開導，我壓根兒就沒有受過教育啊。但是，你們縱容，我放心，你們除了自然和真實別無所

求，正因為這，無疑我是要老老面皮，討點喝彩的。

我媽把我帶到世上時已經二十五歲了，我是她的第二個孩子，頭胎也是女兒，比我大六歲。家母的出身不顯赫，早年就父母雙亡。雙親居住在巴黎雷格萊改革派修道院附近，她成了孤兒後，無依無靠，便獲得那些神父的許可，去他們的教會要求施捨。但是，由於她青春年少，活潑水靈，即刻引誘了他們的注意，她逐漸從教堂大廳登堂入室，很快便大肚臨盆了。我姐姐就是因為這種冒險經歷而出世的，而且很有可能我自己的出生也別無它由。

然而，神父大人們對我媽的溫順十分滿意，鑒於她為社區的繁榮昌盛而努力開花結果，決定予以報償，遂授予她教堂座位的租賃所得。我媽剛剛獲得此職，就得到上級的批准，嫁給房子裏的送水工，他立刻毫不猶豫地收養了姐姐和我。

我生在教會，可以說居家還不如在上帝之所多。我幫媽排座位，協助聖器管理人的多種操作，必要時我還主持彌撒，雖然我剛滿五歲。

一天，我從神職上回家，姐姐問我，是否遇到過洛朗神父……

我說我沒有。

「很好，」她說：「他在注意妳呢，我知道的，他想要給妳看給我看過的東西。別逃走，別害怕，看著他的眼睛，他不會碰妳的，但是他會給妳看某個滑稽的東西。假如妳讓他這樣做，他會好好報償妳的。我們周圍超過十五個人看過他的東西，他最喜歡這個啦，他給我們全都送了禮物呢。」

老爺們，你們盡可以想像，光憑這個，我不但不會逃避洛朗神父，反而要去找他了。在我那個年齡，羞恥的聲音跟耳語一樣，廉恥心打從人脫離自然的手掌起，就沉默了；這分明確證了，此矯揉造作的感情遠不是源自那個原始的母親，而是教育所致。我飛快地跑到教堂，正穿過教堂大門和修道院之間的小庭院，我與洛朗神父撞了個滿懷。他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僧侶，相貌堂堂。他攔住了我。

「妳去哪裡啊，弗朗松？」他問。

「排座位啊，神父。」

「好啊，好啊，妳的母親會排的，」他說：「來呀，一起進房，」說著，他把我拉向附近的退隱室。「讓妳看看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

我隨他進去，他關上門，讓我面對他站住。

「很好，弗朗松，」他說著，從褲子裹拖出一個巨大的雞巴，這個工具差一點嚇得我仰天跌倒；「嘿，孩子，」他一邊搖晃著它，一邊繼續道：「妳有沒有看到過一樣大的東西？他們管那個叫什麼雞巴，我的孩子，對，是雞巴……是用來操人的，你即將看到的，很快要流出來的，是創造了妳的精子。我曾經給妳姐姐看過，給妳這種年齡的小姑娘全都看過；幫我一把，助它流出來，跟妳姐姐做的一樣，她已經幫我弄出二十多次啦……我給她們看雞巴，然後做什麼？我把東西射在她們的面孔上……那個是我的情慾，孩子，我沒有其他的追求……妳快要看到的。」

與此同時，我感到自己淹沒在白沫裏，從頭到腳弄得斑斑點點的，有幾滴甚至蹦到我的眼睛裏，因為我的小腦袋正好達到他褲扣的高度。然而，洛朗在做手勢。「啊！幹得漂亮……我正在丟失的漂亮動作，」他喊道：「哈，看妳！妳已經被淹沒了！」他逐漸平靜下來，默默地把陽具收好，撤離時塞給我十二個蘇，暗示我把小朋友帶來找他。

可以想見，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姐姐那裏，把事情和盤托出；她儘量仔細地幫我擦淨，不錯過一個污點；是她促成我賺到少許財富，沒忘記要去了一半的工錢。這個先例讓我學乖了，我不失時機、盡可能蒐羅小姑娘送給神父，也希望得到類似的瓜分。但帶給他的一個他已經熟悉，便回絕了，仍然給我三個蘇，以資鼓勵。

「同一個人我從不看兩次，孩子，」他說：「帶些我不認識的人來，已經和我有關係的人不要。」

我幹得有聲有色，三個月間，我介紹給神父的新女孩子超過二十人，他使用跟我一模一樣的程式拿她們取樂。除了只挑選陌生人的規定之外，還要遵守一條涉及年齡的條款，這是他千叮嚀萬囑咐的：他不用小於四歲、大於七歲的。正當我財運亨通，生意好得不能再好時，姐姐發現我侵入了她的領地，便威脅我，假如我不放棄這可觀的交易，她要全部告訴我媽。我不得不對神父死了心。

然而，我因職責繼續留在修道院附近。我邁上七歲那天，遇到了新的戀人，他的怪癖雖然很小兒科，卻較為嚴肅。他名叫路易神父，比洛朗年紀大，舉止不知道為什麼更加放蕩。

我進教堂時，他把我堵在門口，要我去他樓上的房間。起初我提出一些異議，但他向我保證，三年前我姐姐也來過，而且他天天接待我這種年齡的女孩，我就跟他走了。我們剛剛進入他的小室，他就把門閂上，把些糖水倒到高腳酒杯裏，讓我喝光，而且一下子要狂飲三大杯。做完預備動作以後，這位大人比他的同僚更多情，一邊親吻我，一邊喋喋不休地說笑。他解開我的襯裙，把我的裙子拉到胸衣上方，不管我在輕微掙扎，他雙手佔有了他剛剛揭開的全部正面器官，經過徹底撫弄和端詳以後，他問我是否渴望撒尿。由於他先前讓我喝了大量的飲料，我正急切需要呢。我確認這種衝動十二萬分強烈，但我不想當著他的面這樣做。

「哎呀，謝天謝地，快來吧！我的小淘氣，」淫棍說：「看在上帝份上，快呀，妳當著我的面做，而且要撒尿，就撒在我身上。在這裏，」他繼續道，把雞巴從馬褲內取出，「這就是妳要澆濕的工具，快把尿撒上去呀。」

於是，他抱起我，把我立在兩把椅子上，一腳站一把椅子，再把椅子儘量搬開，然後命我蹲下。他讓我保持這一姿勢不動，並把一個罐子放在我下面，他自己則站在一把跟罐子一樣高的腳凳上；他的手舉著陽具，剛好落在我的陰户下面。他一隻手扶住我的腰，另一隻搖晃著自己的雞巴，我的嘴巴和他的高度不相上下，他親吻著它。

「妳快點，我的孩子，撒尿吧，」他高喊道：「用那迷人的液體淹沒我的雞巴，熱流對於我的感官有多麼大的支配作用啊。撒尿啊，我的心肝，儘管撒，儘量把我的東西淹沒。」

路易變得活躍、興奮，顯而易見，這不尋常的搞法，最最能滿足他的全部感官了。最甜

美、最溫柔的銷魂在出水的一刻登峰造極，弄得我腹脹的液體，滔滔不絕地湧出來，我們同時填充著同一個壺，他用精液，而我用尿到達頂峰。搞完後，路易對我發表了與洛朗大致同樣的演説，他希望他的小娼妓成為淫媒。這次，我根本不在乎姐姐的威脅，勇敢地引導我認識的每一個孩子去見親愛的路易。他讓她們每一個人做同樣的事情，由於他對重複看人兩、三次並不感到內疚，而且總是分開付酬，與我從小姐妹身上撈到的費用沒關係，不到半年，我發現自己有了完全屬於自己的一點點錢，只消對姐姐隱瞞就可以了。

「杜克洛，」院長這個時候插嘴道：「我們不是通知過妳，敘述必須穿插最詳盡的細節；我們如何評判、能否評判妳所描繪的情慾和人類習俗、個性的關聯，就要看妳願否事無巨細、無所不包啦？而且，些許細節，往往會對我們指望從妳的故事中獲得的那種感官刺激，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對的，老爺，」杜克洛回答道：「是通知我不要忽略細節，而且對有利於揭示人物個性、說明情慾品種的詳情要不厭其煩，關於這一點，我忽視了什麼嗎？」

院長說：「是的，我對第二個神父的雞巴一無所知，是怎麼射精的。此外，他逗弄妳的陰部了嗎？他要妳撥弄他的小弟弟了嗎？妳看看，忽視細節是什麼意思嘛！」

「對不起，老爺，」杜克洛說：「我會改正目前所犯的錯誤，杜絕再犯。路易神父的陽具非常普通，長度超過周長，總的說，外形平淡無奇。我還記得，他的勃起相當差，爆發的當

口才硬朗一點。他並沒有逗弄我的陰部，滿足於用手指盡可能撐大，以便尿液自由流出。有兩、三次，他把雞巴貼近，射精緊湊短暫，只聽嘴巴裏念叨著：『啊！痛快，快撒尿，孩子，撒尿；漂亮的噴泉，快撒尿，撒尿，沒看見我射精了嗎？』他一邊說，一邊間歇地親我的嘴，親嘴方法根本不浪蕩。」

「好了，杜克洛，」迪塞說：「院長說得對。根據一開始講的，我什麼也想像不出，現在我心中看到妳的男人了。」

「等一會兒，杜克洛，」主教制止她繼續說，「我個人有一個需要，比撒尿更緊迫，它控制我已有一陣，我必須去掉它。」

說著，他把納西斯拉到身邊，慾火從高級教士的眼睛裏噴出，雞巴挺起直抵肚皮，口吐泡沫；那是幽禁的性慾，迫切希望逃逸出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才能解放。他把侄女和小男孩拖入內室。一切嘎然而止，大家認為射精是頭等大事，在有人快要射的時刻，豈能不中斷一切，豈能不齊心協力，促成美事。但此時此刻，大自然並沒有迎合主教的心願，他退入內室閉關幾分鐘之後，又出來了，大發脾氣，仍然處於勃起姿態，對十一月掌門迪塞說：「把那個小怪胎記下來，星期六給懲罰，」說著，他把孩子猛地甩開，「罰得重一些，求你啦。」

顯而易見，童男沒能滿足大人，朱莉對父親交頭接耳，說了原委。

「好，看在上帝份上，另找一個好了，」公爵高喊：「如果你的四人組裏沒有合適的，在

我們組裏挑選好了。」

「啊，現在要我滿足就差遠了，非剛剛要的那一點可比，」高級教士說：「你們知道，慾望遭挫會把我們逼到什麼田地；我寧可克制自己，那小怪胎，可不能隨便饒了他，」他繼續道：「那是我的全部建議……。」

「悠著點，」迪塞說：「我答應，會好好責罰一頓的，殺一儆百是好主意。看見你這種樣子，我很抱歉，請試試別的什麼，還是幹一場吧。」

「大人，」馬旦太太說：「我非常樂意滿足你，要是您老人家希望……。」

「不不，天哪，不要！」主教高喊，「妳知不知道，有一千條理由，我不想要女人的屁眼嗎？我情願等待，我等……讓杜克洛說下去吧，今晚會清除掉的，必須找到中意的人。繼續講，杜克洛。」

同道們聽了主教那放蕩不羈的坦白（「有一千條理由不想要女人的屁眼」），不由哄堂大笑，笑畢，故事員繼續講：

我滿七歲之後不久，那一天，我照例把一個小朋友帶去找路易，發現他的小間裏還有另一個神父。這以前從不發生，我吃了一驚，想要離開，但路易再三要我們放心，我倆就壯著膽進去了。

「嘿，傑弗瓦神父，」路易對他的夥伴說，把我朝他推過去，「我不是告訴你，她很不錯

嗎？」

「哦，的確如此，」傑弗瓦說著，把我抱到他的膝蓋上吻著，「我的小孩，妳多大啦？」

「七歲，神父。」

「剛好比我小五十歲。」神父說著再親我。

就在說話間，糖漿調製好了，按照慣例，讓我們每人喝了三大杯。但是，我給路易帶獵物來的時候，一慣是不喝的，因為他只伺候我帶來的女孩喝。我通常不久留，立即離開，為此，我對此措施大為驚訝，於是以一種十分天真無邪的口氣詢問：「為什麼讓喝我呢，神父，你想要我撒尿嗎？」

「當然想呀，我的孩子，」傑弗瓦說，他仍然把我夾在大腿之間擠壓，手已經在胸口亂摸，「是的，妳要撒尿的，這場歷險要和我一起做，也許會和妳在這裏的另一次有點不同。來我的小間吧，我們把路易神父留給妳的小朋友，管自己去做勾當。等完事後再回來。」

我們離開，走之前，路易對我耳語，讓我儘量迎合他的朋友，說我是不會後悔的。傑弗瓦的小間離路易那裏並不遠，我們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到裏面。傑弗瓦把門堵上，立即命我除掉裙子。我照辦了，他親自把我的內衣擼到肚臍之上，讓我坐在床沿，把大腿盡可能分開，同時把我向後推，肚皮袒露出為止，體重完全倚在尾骨上。他囑咐我保持那個位置，等他的手輕擊我的大腿，就立即開始撒尿。然後，他細看了一會兒這種姿態的我，一隻手分開我的陰唇，另一隻手解開自己的褲扣，隨即快速有力地晃動一個發育不良的黑色小陽物，而它看

來好像並不想按要求做出反應。為了使它產生必勝決心，我們的哥們開始履行他的職責，故伎重演，那可是所能給他的最大刺激了——他在我的大腿中間雙膝跪下，朝我獻出的小洞洞裏瞧了一會兒，嘴巴反覆親上去幾次，喃喃地嘀咕幾句淫詞濫調。具體內容我不記得了，因為那時候我根本聽不懂，同時他繼續晃動那不爭氣的陽物。那玩意兒根本無動於衷。最後，他把嘴唇封堵在我的陰唇上，我得到約定的信號，便立刻把肚子裏多餘的東西灑到大人的嘴巴裏。尿液洶湧喉嚨口，他吞尿吞得跟我噴的一樣快。此刻，他的陽物展開，挺立起來了，龜頭堂而皇之地對著我的大腿悸動，我感受到它正勇敢地噴灑出他萎靡人生的不育標記。一切都考慮得井然有序，正當他嚥下最後幾滴尿液時，雞巴為勝利而衝昏頭腦，哭出了血跡斑斑的淚水。傑弗瓦四肢顫抖著站起來，我發現，香火一旦熄滅，他就不再以同樣的宗教熱情崇拜他的偶像，而先前在極度的興奮之中，它的魅力光環得到維持，使他肅然起敬。所以，他突如其來地塞給我十二個蘇，沒有跟其他人一樣要求我帶姑娘來，就打開門，顯然，給他進貢的另有其人。他指指朋友的房間方向，讓我過去，說他有急事，職責所在，不能親自送我過去，不給我機會回答便關上了門。

「嗨，千眞萬確！」公爵說：「有無計其數的人，實在不能承受幻想破滅的時刻。讓女人看到自己處於如此虛弱的狀態，好像自尊心大受挫傷，此刻的挫折感，好像會產生噁心的。」

「不對，」居瓦爾說，身邊有阿東尼跪下替他手淫，而他的手在澤爾蜜爾身上摸索，「不

對，朋友，自尊心算得了什麼。那玩意兒歸根到底是無足輕重的，無非我們的情慾賦予它一點價値，淫慾消退時，它就原形畢露了。興奮越猛，維持那玩意兒吸引力的刺激消失時，它就越是黯然失色，正如我們或大或小費力以後，就或多或少疲憊一樣。我們由此感覺到的反感，不過是心滿意足的感情，正因爲心靈剛剛對幸福疲倦了，所以幸福才令其不快呀。」

「但是，這種反感，」迪塞發言了，「往往孕育著報復計劃，還常常看到致命的後果啊。」

「同意，但那是另一碼事囉，」居瓦爾答道：「這故事的後續部分，也許會爲我們提供你所說的情況，所以不要急於高談闊論，事實自然而然會出來的。」

「院長，說實話，」迪塞說：「你自己也快瀕臨失控了，我認爲，此刻你是寧可去搞享樂，也不要空談反感問題吧。」

「沒的事……一點也不啊，」居瓦爾說：「我可冷靜得很……的確，」他親親阿東尼的嘴繼續說：「這孩子很迷人……但按規定不能操他啊。再沒有比你的規章制度更糟糕的東西啦……必須把自己貶低成東西……重物輕人啊……繼續講，杜克洛，快點。我感到自己可能要做蠢事啦。而我希望我的幻想至少能保留到睡覺。」

院長自感陽具開始不安分，便打發兩童男歸座，自己在康絲坦斯旁邊躺下，儘管她非常漂亮，卻無疑未能刺激他，他第二次請杜克洛繼續講，她奉命立即敘述：

我回到小朋友身邊。路易已經結束辦事，他不怎麼滿意。我倆離開了修道院，我幾乎決定再也不回來了。傑弗瓦的口氣傷害了我的小小自尊，我也沒去深挖反感的源頭，只是不喜歡它的前因後果。但是，命中注定我還是要去那個修道院冒險幾次，而且有我姐的榜樣擺在那裏，她說她跟裏面十四個人辦過事，使我相信我的旅程離結束還很遠。三個月之後，我覺察到又有一個神父向我獻殷勤，此人有六十上下了。他千方百計引誘我進他的房間，有一次竟鬼使神差地成功了。一個晴朗的星期日早晨，我七轉八轉，發現自己不經意到了那裏。那老淫棍名叫亨利神父，見我跨過門檻，忙不迭關門和鎖門，極其熱烈地擁抱我。

「啊，小淘氣鬼！」他欣喜若狂地高喊：「這下抓住妳了，這次可逃不過啦！」

那時候，天氣極冷，我凍得小鼻孔裏都是鼻涕，小孩子常有的事。我想擤掉。

「不要，不要，」亨利趕忙反對，「我就是來做那個的，甜心。」

他讓我平躺在床上，頭側向一邊，自己緊挨著坐下，把我的頭朝後仰，枕在他的膝上，貪婪地窺望著，眼睛彷彿準備著吞噬我的腦子分泌物。「啊，漂亮的小鼻涕臉，」說著他開始發癡，「讓我好好吸吸她！」於是，他低頭趴在我身上，嘴巴含住我整個鼻子，不僅吞噬了外面流淌的鼻涕，而且淫蕩地把舌尖先後伸進兩個鼻孔，靈巧地引出兩、三個噴嚏，大大增加了他所渴望的涕流，他急不可耐地吸食著。但是，老爺們，不要問我這傢伙身上的細節，什麼也沒有露出來過，要不是什麼都沒做，就是事情都在褲子裏做的，我什麼也看不見，除了一大堆的親吻和好色的舔動，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能表示出銷魂的樣子，因此我認

為他並沒有射精。我的裙子沒有被撩起，連他的手都沒有亂摸，我向你們保證，若是這老色鬼的幻想衝著世上最正派、最不開竅的女孩來，她也根本不會認為其中真的有任何淫蕩的事情。

但是，我九歲生日那天，機緣湊巧讓我碰到的，就不是這麼回事了。艾蒂安神父就是那浪蕩子的名字，他幾次三番請求我姐把我帶去見他，而她勸我單獨去，她是不願意陪我去的，唯恐已經嗅到風聲的母親發現；呃，我正蠢蠢欲動時，卻在教堂的一角跟他撞了個滿懷，是在靠近聖器室的地方。他舉止和藹可親，說話很有說服力，我沒有半推半就，便隨同去了。艾蒂安神父四十歲上下，氣色很好，朝氣蓬勃，精力充沛。我們才一起關在私室中，他便問我，知道不知道怎樣玩雞巴。

「天哪！」我滿臉通紅地說：「我甚至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好，我來解釋，小乖乖，」他說著，盡情在我嘴巴和眼睛上親吻，「我在這世上獨一無二的快樂，就是教育小女孩，我上的課非常非常好，畢生難忘。開始前先為妳除去裙子，如果要告訴妳怎樣給我帶來快樂，同時也得教會妳做什麼才能得到快樂，這樣才是公平合理的；授課時要是有什麼東西阻礙著，就不好了。我們開始吧。先從妳這裏開始。你在下面看到的，」他說著把我的手搭在陰户上：「叫做陰户，為了喚起那裏恰到好處的癢癢感，這是妳必須做的。用一根手指，輕輕摩擦妳這裏摸到的小隆起。它叫做陰蒂。」

接著讓我照著做，「妳看，這樣，小朋友，一隻手在那裏忙的同時，另一隻手用一個手

指悄悄地插入這甘美的縫道……」

他調整著我的手勢。

「這樣的，對了……哦！沒有感覺到什麼嗎？」他問，讓我繼續按照他的課程做。

「沒有哇，神父，真的沒有，」我十分天真地回答。

「啊，那是因為妳仍然太小的緣故，過兩年就會知道其中的樂趣了。」

「等等，」我插嘴道：「我想有點來感覺了。」

我盡力揉擦著他指出的部位……果然，有了一點點隱約的肉癢感，於是我就信了，這種計策並非空穴來風，而此後我大用特用這種救急法，等於一再說明，我的師父是很能幹的。

「現在輪到我啦，」艾蒂安說：「妳的快樂惹起了我的慾望，我非得分享一些不可，我的天使。喏，拿著，」他說著請我抓住一個碩大無朋的陽具，我兩隻小手簡直無法合握，「拿著，我的孩子，這叫雞巴，這動作呢，」他繼續說，引導我的手腕快捷地推送，「這個動作叫手淫。喏，現在，你手淫我的雞巴。對，孩子，對，要全力以赴。動作越是快捷，越是持續不斷，就越能促成那個令我陶醉的時刻。但是要記住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一直在導演我的推送：「始終都要注意，不能遮蓋頭部，不允許這個皮，我們稱為陰莖包皮，嚴實遮蓋；萬一陰莖包皮蓋住這部分，我們稱為龜頭，我的快樂就煙消雲散了。就這樣，快看好，我的小孩，」師傅繼續說：「看我在妳身上怎麼做，妳以後在我身上也怎麼做。」

他邊說邊把身體壓在我胸脯上面。我繼續著老套，他則非常靈巧地安排他的手，扭動的

手指表現出高雅的藝術，終於，快樂攫住了我。毫無疑問，我的啓蒙要歸功於他。然後，我頭暈目眩起來，便停了工，而神父還沒有準備好結束呢，他同意暫時忘記自己的快樂，以便全力以赴培養我的快樂。當他使我完全體驗了一遍之後，便讓我繼續在狂喜之餘被迫中斷的工作，他非常明確地吩咐，再也不要三心二意，除了他什麼也不要關心。我全神貫注地做著。這是理所當然，我肯定欠他的情。我歡快地工作著，不折不扣地遵照他的指示，那個怪物終於被快捷的推送所征服，噴出了它的全部暴怒，用它的毒液蓋住了我。此刻，艾蒂安似乎處在最浪蕩的譫妄中，心蕩神馳。他熱烈地親我的嘴，愛撫和手淫我的陰户。他語無倫次，更加暴露出了他的混亂。淫詞穢語攙雜著溫存軟語，成為這場譫妄的特色，這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來，風流的艾蒂安終於清醒了，他跟吞尿的同事大不一樣，一味對我說，我有魅力，非常希望我能再來看他，說他每次都會賞我，現在就賞我了：他把一個埃居銀幣塞進我的手裏，送我回到帶我來的老地方，令我喜不自勝，熱血沸騰，對新來的財路著迷。我對這個修道院的感覺好得多了，決定今後常常再來，相信隨著年齡增長，我更加會在那裏遭遇賞心的經歷。但是，命運卻把我召喚到了其他地方，更重要的事件在新的世界中等待著我，回到家裏，我瞭解到的消息很快使興高采烈的我頭腦冷靜下來，我的新經驗在我身上產生的愉快結果隨之蕩然無存。

這時，沙龍室傳來打鐘聲，宣佈晚飯準備好了。於是，杜克洛走下舞臺，有趣的小開頭

博得了滿堂喝彩。四同道稍作調整，修復混亂之後，便把心思轉向新的快樂上，急忙去看宴樂神科摩斯爲他們備了些什麼。

飯菜由八個赤裸童女端來，她們已經未雨綢繆，提早幾分鐘離開，主人換新環境時，她們已經伺候著。一共有二十個賓客：四位同道、八個雞姦員、八個童男。但是主教對納西斯餘怒未消，硬是不肯讓他赴宴；由於相互體諒、迎合彼此癖好是大家約定的事情，沒有任何人敢提出撤銷該判決。所以那小娃娃就在暗室單獨關了禁閉，等待淫樂中出現轉機，也許老爺會回心轉意。夫人和故事員們分開吃飯，爲了準備淫樂，已經匆匆吃完。陪媼們負責指導八童女端菜，大家便入席了。

這餐飯比白天那頓份量重得多，端菜的排場也大得多，更加豐盛。開胃湯是蝦醬濃湯，冷盆有二十個，下一道是二十個正菜，不久又換上了另外二十個細巧正菜，選料特別，有雞胸及烹調成各異形態的野味。下面一道上烤肉，所能想像到的珍饈都上來了。其後是一些冷糕點，不久以後換上了二十六道各色各樣的附加甜點。適時更換食具，剛剛撤下菜便馬上換上一大批冷和熱的加糖糕點。甜點終於出現了：雖然是冬季，卻有大量的各種水果，然後是冰淇淋、巧克力和宴會利口酒。至於葡萄酒，每道菜必換：第一道是勃艮第，第二和第三道是兩種義大利葡萄酒，第四道是萊茵葡萄酒，第五道是羅訥葡萄酒，第六道是泡沫香檳酒，另外兩道是兩種希臘葡萄酒。頭腦大爲發熱，晚飯不同於午飯，不允許那樣嚴厲地訓斥女招待；她們是這批人中間的精華，必須相當遷就，但是作爲回報，同道們還是盡情享受了一回

猥褻。

半醉半醒的公爵說，他從現在起除了澤爾蜜爾的尿什麼也不喝，他讓孩子爬上桌子蹲下，在他的器皿裏小便，一連飲下兩大杯。「咳，沒有什麼比童女尿更棒的了！」居瓦爾說著把方珣叫過來：「來呀，尊敬的婊子，我要飲水溯源。」說著把腦袋塞進老妖婆的褲襠，貪婪地吮吸著她灑進他胃裏的毒尿濁流。現在他們的言詞越發激烈，辯論著各種各樣的習性和哲理問題；至於那些倫理說教是否純潔高尚，則請看官自己去思忖了。公爵唱起一篇浪蕩頌歌，證明它是大自然固有的，不端品行越是多，就越是替她出力。他的觀點廣受讚賞，大家熱情喝彩，紛紛起身，剛剛確立的原則要付諸實施。淫樂沙龍已經一切就緒：夫人們集合完畢，已經赤身裸體，躺在地面上鋪就的大量方墊子上，混雜散佈在孌童叢中，後者是在甜點端上以後匆匆離席的。同道們跌跌撞撞地進來了，兩個陪媪把他們的衣服脫掉，他們就像餓狼撲羊一樣衝進了羊圈。主教由於情慾中途遇阻，引起殘酷的興奮，便搶過安蒂奴美妙的屁股消磨，而海格力斯用串肉籤刺起他；他被新的感覺所征服，安蒂奴的服務既重要，無疑又是夢寐以求的，他終於如願以償地排出了精液，非常湍急，強烈刺痛，以致在狂喜中暈了過去。酒神巴克斯發明的醉意，終於拴住了紙醉金迷的感官，我們的主人公從昏迷轉入沉睡，只得上床鋪去了。公爵自有專門的消遣門道。居瓦爾還記得馬旦提出要給主教的事情，便勒令她履約，他在自己屁眼被塞住的同時，也飽餐了一頓。成千種其他的暴行，上萬種其他的無恥接踵而來，而我們三個自由勇士——主教不再忝列其中——驍勇的運動員們，在四個

夜班雞姦員的護送下，跟聽故事時同榻的夫人一起退場了，那四人沒有參加作樂，是專程來接的。夫人們是殘酷暴行的不幸受害者，千眞萬確，老公對她們凌辱多於親近，毫無疑問，老公給予她們的反感多於快樂……。

這就是第一天發生的事情。

第二天

那幫人在慣常的時刻起床。主教已完全從他的過火狀態恢復了，早晨四點醒來，感到很氣憤，他們居然讓他獨眠，便敲鐘召喚朱莉和他當晚的雞姦員來上崗。他們立即應召，在他們的懷抱中，浪蕩子又倉促回到了新的荒淫之中。

按照常規，早餐在童女的地方吃了。迪塞巡視了一圈，不管人們怎麼說，還是看到了新的違規者。咪謝特犯有一種過失，而奧古絲丁呢，儘管居瓦爾傳令全天要保持某種狀態，卻完全背道而馳。她就是想不起來了，便再三求饒，並承諾絕不再犯，但是四人小組不肯姑息，兩個人被記在懲罰清單上，第一個星期六執行。

迪塞對所有童女在手淫方面的笨手笨腳十分不滿意，討厭前夜不得不忍受的尷尬，他提議，早晨要安排一個小時給她們上專題課，同道們輪流早起一小時，早操時間固定在九到十點鐘，也就是，每天早上九點鐘起來一個同道，參與培訓。大家決定，擔任此職的人可以安穩地坐在女眷中央的安樂椅上面，童女由杜克洛帶出指導，她是城堡中最好的手淫者，她們一個個在同道的身上試驗；杜克洛要指揮童女的手勢動作，並教導節奏，搖動要有快有慢，看接受者的情況而定，還要規定操作的姿態和身勢；另外，對於半個月的調教之後，仍未精通此術的童女，而又不想繼續學習的，規定了處罰條款。還特別向童女們強調，根據神父的教義，操作中龜頭始終要露出，而空閒的那隻手同時要不斷地刺激鄰近的區域，要迎合她們

打交道的人的不同興致。

金融家的方案令衆人大悅。杜克洛太太被喚來，她同意在套間裡設立一個手淫假人，供童女們時刻練習手腕動作，保持必要的敏捷度。海格力斯則在童男房間負責同樣的行當，照例他們在這方面的技能比童女要嫻熟一點，因爲對他們來說，僅僅是把自己身上做的動作轉移到他人身上的問題，只消一星期，就足以把他們變成世上能遇到的最甘美的手淫隊。這天早晨，沒有一個人犯規，納西斯前一天的模範行爲，導致幾乎所有的撒尿許可被拒絕，小教堂空蕩蕩的，只有杜克洛、兩個雞姦員、朱莉、泰雷姿、居皮東和澤爾蜜爾。居瓦爾的陽物已經僵直，那天早晨，他訪問童男時，阿東尼在他身上居然激起了慾火，大家都認爲，他在觀察泰雷姿和兩個雞姦員辦事時會丟精，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

午飯很平常，但親愛的院長已喝了海量的酒，吃飯時更加四處嬉戲，當咖啡端上來時，重新慾火中燒，伺候喝咖啡的是奧古絲丁和咪謝特，澤拉米爾和居皮東，導演是老方珣，他們心血來潮地命令老太太也跟孩子們一樣赤裸。這鮮明的對照，勾起了居瓦爾新的淫興，他拉住陪媪和澤拉米爾，放任自己搞一些精選越軌行爲。這次總算值得他付出精液了。

公爵雞巴高聳，逼近了奧古絲丁。他大呼小叫，指天發誓，胡言亂語，而可憐的小傢伙，渾身顫抖著，像小鴿子見到伺機撲上來的猛禽一樣退避著。但他僅限於一些放蕩不羈的親吻，提前打發了入門課程就心滿意足了，而她的正式課程明天早晨才開始。另外兩位沒有那麼活躍，已經開始午睡，所以兩個冠軍也學他們的樣，四個人一直睡到六點鐘才去故事大

廳。

前一天的四人組統統打亂，性奴和服裝都有更動，我們同道的床伴是：公爵與阿琳共用壁龕，她是主教的女兒，因而起碼是他的侄女；主教身邊躺著嫂子康絲坦斯，即公爵的夫人和迪塞的女兒；迪塞和朱莉同榻，即公爵的女兒、院長的妻子；為了喚醒自己，振作自己，居瓦爾身邊帶著女兒阿德萊德，迪塞的妻子，她品德高尚、篤信宗教，是人間尤物之一，從而戲弄她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樂。他用無恥的玩笑開頭，還命令她在整個講用中保持一種與他的格調合拍、而可憐的姑娘十分受累的姿勢，他威脅說，要是她微微移動，老爺惱怒了，什麼都做得出來。一切準備就緒了，杜克洛登上講臺，繼續她的敘述如下：

我的母親已經三天不回家了，她的丈夫對財物的放不下心，遠勝過對她的關心，忽然想起什麼，便闖進她的房間，他們慣常把最值錢的財產藏在那裡。他要找的東西沒有，卻找到了我母親寫的字條，使他大吃一驚，母親勸他面對損失要隨遇而安，因為她已經決定永遠離開他，而她自己沒有錢，被迫捲走所能帶走的一切。儘管如此，他只能責怪自己，他虐待了她，她才離開他的，並且撇下一雙女兒，話說回來，她們當然值得上她拿走的東西。但是，老頭兒並沒有判定兩者等值，他無償地讓我們走，同時請我們連當晚都不要睡在家裡，這足以證明，他的估算方式和我母親不一致。

我倆並沒有為這點恭維所苦惱，我們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可以輕鬆地踏入那種小小

的生活方式，它已經開始讓我們樂此不疲，姐姐和我只想收拾起那一點點衣物，向親愛的繼父飛快地辭別，就像他當下欣然打發我們一樣。我們爭分奪秒地告退，在鄰近的小房間住下；我們期待著把握住自己的命運。我們的第一個念頭落在母親的命運上；我們絕不懷疑，她一定是去了修道院，已決定秘密和某位神父同居，或者被養在鄰近某處，對於這個觀點，我們也不過度放在心上。就在這時，修道院一名神父給我們帶來一張字條，證明我們的推測大謬。字條大致內容是，最好能規勸我們夜幕一落就去修道院，和院長大人談談，他就是字條的作者；他在教堂等我們，十點鐘，會帶我們去母親目前的住處，他很高興讓我們分享她的幸福現實和平靜生活。他起勁地敦促我們不要失約，尤其要細心隱瞞自己的行蹤，因為絕不能讓繼父知道有人為母親和我們做了什麼。我姐那時候已經十五歲，比我更聰明更理智，我才九歲呀，她打發了送信人，回答說要考慮考慮，她不禁對這些計策感到非常吃驚。

「弗朗松，」她說：「我們不要去。裏面有名堂。若是誠實的建議，為什麼母親也不添上一張字條，或者至少簽上字。而且她跟誰在修道院裡呢？她的知己阿德里安神父離開那裡差不多三年了，從那以後，她僅路過時順便走進修道院，不再在那裡搞任何固定的密謀了。是什麼促使她選擇這個藏身之處？院長神父不是她的情人，從來都不是。我知道，她確實逗過他兩、三次，但他不是那種為區區那點理由而對一個女人神魂顛倒的人，一旦他的怪念頭煙消雲散，他對女人更薄倖，甚至更野蠻。那他為什麼會對母親有這樣的興趣？告訴妳，這件事裡面有文章。我從不喜歡那老院長，他又兇惡又粗暴，是個野人。一次，他把我弄到他的

房間，裡面還有另外三個人呢，遭遇那事情以後，我發誓絕不再踏進那裡。信我的話，別理那些臭神父。弗朗松，事到如今，我沒有理由瞞妳，我有一個熟人，敢說是知己。她的名字是蓋蘭太太，兩年來，我一直去她家拜訪，她沒有一個星期不為我安排好玩的聚會。沒有一個像修道院裡的那種十二蘇聚會，我每次至少賺三個埃居金幣。你看，這是證明，」我姐向我展示存有十多個金路易的錢包，接著說：「妳明白了，我是自力更生的。哦，我勸妳跟我學著些。蓋蘭會關照妳，這我是有把握的。一星期以前，她來找我參加聚會，就瞧見了妳。她委託我向妳提出，她說，妳那麼年輕，總能想方設法安置妳的。告訴妳，跟我一樣做吧，很快我們會吃穿不愁的。不過，我能對妳說的就這些，妳今晚的開支我來付，但是以後不要指望我，妹妹。這世界是各人顧自。我用我的身子和手指掙到錢，妳自己同樣能做的。如果妳有廉恥心，那就天誅地滅去吧，尤其不要來找我；好，我已醜話說在前頭，告訴妳，我寧願舌頭伸出兩尺，也不願平白無故給妳哪怕一杯水。至於母親，我根本不在乎她的遭遇怎麼樣啦，告訴妳，即使發生了最糟糕的事情，我也高興極了，我唯有一個心願要許下去，就是希望這婊子離開得遠遠的，省得這輩子再看見她。我非常清楚，她千方百計妨礙我的生意，囉里囉唆給了我那些個好忠告，同時這婊子的所作所為要壞三倍。朋友，讓她天誅地滅，魔鬼可以帶走她，千萬不要帶她回來，這才是我要祝願她的。」

說老實話，我的心並不比姐姐更硬，也不比她更慷慨，所以心悅誠服地應和著她羞辱那個好母親的咒罵，並且感謝姐姐替我介紹熟人，我則答應跟隨她去這個女人的家，如果我被

接納，立刻停止要她負擔。至於不肯去修道院，我倆意見完全一致。

「如果她的確很幸福，那樣對她就更好，」我說：「為此，我們好自為之就是了，犯不著去跟她共命運。既然那是他們準備好的圈套，就必須避開。」

我姐聽了便擁抱我。

「太好了，」她說：「現在我知道妳是好姑娘。別擔心，我們保證會發財的。我漂亮，妳也是。我們想賺多少錢就賺多少，朋友，但不要愛上任何人，記住。今天這個，明天那個，妳遲早成為一個娼妓，孩子，徹頭徹尾的娼妓。至於我自己，」她繼續說：「我現在就是，妳看得出來的，沒有任何懺悔告解室、神父、監護人、勸阻可以讓我改邪歸正的。天知道，我會在馬路邊里程碑上平靜地亮出屁股，跟喝葡萄酒一樣冷靜。模仿我吧，弗朗松，笑臉相迎，可以在男人那裡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這行當一開始有點艱難，但會習慣的。有多少男人，就有多少趣味；起初，必須有思想準備，有的要這個，有的要那個。那不要緊，妳到那裡就是為了逢場作戲，聽話就是了。事情很快了結，錢就落兜了。」

我承認，這麼年輕的姑娘嘴裡會說出這樣混蛋的話，使我驚訝不已。她在我眼裡總是那樣體面的。但是我心領神會，我立即知會她，我不僅打算亦步亦趨，必要時，甚至準備比她做得更齷齪。她聽了興奮不已，再次擁抱我，天色已經不早了，我們差人出去買一隻雞和一些好酒，一起吃晚飯，一起睡覺，已決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蓋蘭太太的家，請求她接納我們做食客。

就是在晚飯期間，姐姐教給了我以前不懂的所有放蕩行為。她在我面前脫光，我能保證，她是當時巴黎的大美人之一：皮膚白裡透紅，豐腴可人，卻還體態輕盈，十分逗人，藍眼睛楚楚動人，其他部位也相得益彰。我也聽說了蓋蘭太太一直在關照她，她高高興興地隨她拉皮條，而客人從不厭煩她，反覆回頭來找。我們剛上床，就想起未給神父一個回答，這樣處世太糟糕，我們的疏忽大意可能惹惱他，既然在這個地界混，至少必須哄住他。但是怎麼彌補這個疏漏呢？十一點鐘已敲過，我們決定任其自然。

神父大概十分重視這場歷險吧，所以不難猜測，他是為了自己忙碌，而不是口口聲聲的為了幸福；不管怎樣，午夜鐘剛剛敲過，我們就聽見輕輕的敲門聲。正是神父他自己；他說，從下午兩點鐘開始他就在等，我們至少應該給他個答覆吧。他在我們床邊坐下，告訴我們，我們母親已經決定在他們修道院的秘密公寓內度過餘生，她在那裡享受著世上最好的待遇，更有房子裡所有大人物的陪伴助興，他們會過來跟她玩樂半天，還有另一個少婦做女伴；我們要不要來增添人數，由我們決定，考慮到我們有點太年輕，不能永久居留，他只跟我們訂三年的合約，他發誓期滿後給我們自由，每人發一千埃居金幣；他接著說，他受我們母親託付，向我們保證，如果我們過來分擔她的孤單，將令她大喜過望。

「神父，」我姐出言不遜：「我們感謝你的提議。但是我們這個年齡，不想套牢在修道院裡，成為神職娼妓，我們已經受夠了。」

院長重新提出請求，他的口氣熱烈而有力，說明他渴望做成此事到了什麼地步；他最後

發現無濟於事，簡直對我姐暴跳如雷。

「很好，小婊子，」他喊道：「在我告別之前，至少再讓我滿足一下。」

他解開馬褲的扣子，騎在她身上；她沒有抵抗，認為允許他的情慾得逞，可以更快地將他打發掉。而那下流胚把她夾在兩膝蓋之間，開始揮舞他堅硬而肥碩的陽物，貼近我姐面孔。

「漂亮的臉蛋，」他喘著氣說：「小婊子的漂亮臉蛋，我要讓它泡在精液中！仁慈的耶穌作證！」

與此同時，閘門打開了，精液飛出，我姐的整個臉，特別是口鼻，蓋滿了我們訪客的放蕩證據。要是他剛才如願以償了，其激情就不可能那樣輕易滿足。他在桌子上扔下一個金幣，重新點燃燈籠，「妳們真是小傻瓜，真是小討飯胚，」他說：「錯過了發財的機會。願蒼天懲罰妳們，讓妳們陷入貧困；但願有朝一日有幸看見妳們受苦受難，那樣我就報仇了。這是我的臨別祝願。」

我姐在擦臉，免不得以牙還牙地咒罵著。神父走後關上門，直到天亮才打開，至少那一夜平安無事。

「妳剛才看見的，是他最喜歡的情慾之一，」我姐說：「他瘋狂熱中在女孩臉上射精。如果他僅限於此……也好，但是那惡棍有很多其他嗜好，有一些十分危險，我確實害怕……。」

但是我姐睏了，話沒說完就睡著了，明天會有新的歷險，我們也就不再多考慮那件事

了。

我們一大早就起身，盡可能梳妝打扮一番之後，就出發去蓋蘭太太家。那位女主角居住在太陽路一所非常整潔的底層公寓中，她和年齡在十六和二十二之間，身體健康，非常漂亮的六個高個小姐同住。但是，老爺們，請發發善心，允許我推遲對她們的描繪，直到故事中恰當時機的到來。蓋蘭太太對我姐的長留計劃十分高興，熱忱接待我們，欣然把我倆安頓下來。

「妳可能覺得這個孩子很小，」我姐介紹我說：「但她會好好為妳服務的，我保證。她溫柔體貼，性格隨和，有刻骨銘心的娼妓精神。妳的熟人之中想必有許多老色鬼喜歡孩子；好，她就是他們朝思暮想的……給她派工作吧。」

蓋蘭太太轉向我，問我是否下定決心了。

「是的，太太，」我帶著一點厚顏無恥的口氣回答道，她聽了很高興，「只要有錢就幹。」

我們被引見給同伴們，她們早就熟悉我姐，友情為重，答應她照看我。我們大家坐下一起吃飯，老爺們，一言以蔽之，我就是這樣安頓到第一家妓院的。

我根本閒不了多久，當天晚上，就來了一個老批發商，身披斗篷，蓋蘭撮合他作為我的頭票生意。

「啊，這次，」她帶我走向前，對老浪蕩子說：「你喜歡無毛的貨色，杜克洛先生，你准

保喜歡這個，如假包換。全身無毛的。」

「的確，」老怪物瞪著我說：「看起來像一個孩子，的確是的。小孩，妳多大啦？」

「九歲，先生。」

「九歲！好！好！蓋蘭太太，那是我喜歡的，妳知道。如果妳還有更年輕的，我也要。嗨，我的天，她們一斷奶我就要的。」

蓋蘭太太聽了他的話，笑了笑，便退下了，讓我們單獨待著。這時，老浪蕩子過來，在我嘴上親了兩、三口。他一隻手引導著我的手，讓我從他的褲襠拔出一個不能更軟的小器具，他不聲不響地行動著，鬆開我的裙子，把我放倒在長沙發上，襯衣高高捲起到胸部上，兩腿盡可能分開，隨後騎在我腿上，用一隻手撬開我的小陰户，另一隻手則全力以赴地操縱他的瘦削陽具。「啊，漂亮的小鳥，」他攪動著自己，發出快樂的歎息聲：「啊，如果我仍然有能力，我多想馴化妳，但是我已經力不從心了啊。徒勞無益的，四年之後，這倒楣的雞巴將不會變硬。打開點，打開點，親愛的，分開妳的腿。」經過十五分鐘掙扎，終於我注意到我的男人更加用力地歎息喘氣。幾句咒罵使他的擠壓增添了力量，我感到陰户周圍區域浸沒在熱乎乎的泡沫狀精液中，這壞蛋無法將它射進去，正在試圖用他的指尖塞進去。

他剛剛做完，便風馳電掣地溜了，我還在忙著擦洗自己，情郎便開門上了街。所以，老爺們，我後來姓了杜克洛，來歷就是這樣；這户人家有個傳統，每一女孩都採用第一個發生關係者的姓。我也入鄉隨俗。

「等一會兒，」公爵說：「我遲遲未打斷，要等妳自己停下來；現在妳停頓了，兩件事請妳說明一下：首先，妳有沒有關於母親的消息，瞭解她的下落嗎？其次，妳姐和妳對她反感的緣由，是自然而然在妳們身上養成的嗎？還是另有隱情？這牽涉到人的心路歷程問題，我們所探索關注的，正在於此。」

「老爺，」杜克洛回答道：「我們姐妹都不曾聽到過那女人的隻字片語。」

「非常好，」公爵說：「那樣的話，事情非常清楚，你說呢，迪塞？」

「無可爭辯，」金融家回答：「毫無疑問，妳們非常幸運，沒有受騙上當。否則妳倆別想再出來。」

「聞所未聞，」居瓦爾說：「那瘋子居然還招搖過市。」

「那還用說，秀色可餐哪。」主教回答。

「第二點呢？」公爵問故事員。

「至於第二點，老爺，也就是關於我們反感的理由，眞的，恐怕我說不清楚啊，但我倆幼小的心靈產生了十分猛烈的反感，所以彼此心照不宣，要不是機緣湊巧，有其他手段擺脫她，我們自感能輕而易舉地毒死她。我們的厭惡已經無以復加，由於是平白無故的，這感覺很可能是大自然的傑作。」

「那誰還有懷疑的呢？」公爵說：「長年累月，大自然向我們展示凡人所謂的強烈犯罪傾

向，就是你毒害她二十遍，這個行動也不外乎是你身上稟賦的犯罪嗜好所致，通過賦予你如此強大的反感，就向你指明了這一嗜好。以爲人子欠母之情，那是愚不可及。感激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呢？爲了人家操她的時候，她排出的東西嗎？當然，沒有功勞有苦勞！對我來說，其中只看到仇恨和蔑視的動機。我們那母親給我們生命的同時，給了我們幸福生活了嗎？差遠啦。她把我們投入一個充滿暗礁險灘的世界，我們不得不竭盡全力，才勉強度日。我清晰地記得，很久以前，我有過一個母親，她在我身上勾起的情緒跟杜克洛的感覺大同小異：我討厭她。我一有可能那樣做，就把她打發到了另一個世界去烤地獄之火；當她最後一次閉上眼睛的時候，我一生從未品嘗過更鮮活的快感了呢。」

此刻，從某四人組傳來討厭的抽泣聲。結果查明是公爵的小組；仔細一看，發現小索菲已淚如雨下。她的心與那些惡棍長得不一樣，他們的交談在她心頭喚起了對賦予她生命的女性的美好回憶，母親爲了保護自己不受綁架而獻出了生命。殘酷的一幕映現在她溫柔的想像之中，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

「啊，天哪，」公爵說：「眞是妙不可言。是哭妳媽媽吧，黃毛丫頭？過來，這裡來，我來安慰妳。」

這浪蕩子已經被開場動作和這些話，以及由此而生的氛圍惹起了性子，拔出了雷霆萬鈞的雞巴，眼看著要射精了。同時，該四人組的陪媼瑪麗把孩子領了過來，那新手淚如泉湧，而那天穿的衣服似乎使憂傷美越發具有魅力，人是不可能再可愛的了。

「見他媽大頭鬼，」公爵說著像瘋子一樣跳起來：「眞是風情萬種啊！我要按照杜克洛剛剛描繪的那樣，把精液塗到她的陰戶上……把她脫光。」

大家默默等待著這場小小遭遇戰的結局。

「喲，老爺，老爺！」索菲高喊著，跪到公爵面前：「至少要尊重我的悲傷啊！我爲母親的命運痛哭，她跟我非常親，爲了保護我而死，我再也見不到她了。可憐可憐我的眼淚，至少答應我一個晚上的休息吧。」

「什麼，他媽的，」公爵撫弄著一柱擎天的雞巴喝道：「我本來不相信，這場面會如此有快感。把她的衣服脫下來，快脫！」他對瑪麗怒吼道：「早就該脫光的。」

躺在公爵長沙發上的阿琳熱淚盈眶，溫柔的阿德萊德也一樣，只聽她在居瓦爾的壁龕裡呻吟了一聲；而居瓦爾根本不在乎那尤物的悲哀，反而痛斥玩伴改變了他所指定的姿勢，接著欣賞起甘美的場景來，對下面的結果非常感興趣。

索菲的衣服除掉了，根本不管她在悲傷。他們把她擺放成杜克洛剛剛描繪過的姿勢，公爵宣佈他要射精。具體怎麼做呢？故事裡的人基本上是不能勃起的，所以能夠把軟綿綿的雞巴朝任何一方排泄。這裡的情況就不一樣：公爵虎視眈眈的龜頭根本不想低下欲與天公試比高的雄心，似乎有必要把孩子放在上方。沒有任何人知道怎麼辦，障礙越多，惱火的公爵就越是罵天咒地。最後，德格朗日出手相救，大凡屬於放蕩的動作，這老妖婆沒有不知道的。她拎起孩子，嫻熟地讓她跪好，這樣公爵不管採取什麼姿態，龜頭肯定能輕觸她的陰道。兩

個僕從上來握住孩子的腿，若是爲了替她開苞，再沒有更美好的呈現方式了。但這樣張羅還不夠，還需要一隻靈巧的手，使激流決堤，把洪水直接對準它的目的地。布朗吉可不願冒險把如此重要的操作託付給一個未開竅的孩子。

「選朱莉吧，」迪塞道：「她會令你滿意的，她已經學會像天使一樣手淫。」

「呸，」公爵嘀咕道：「我知道那笨婊子，令人失望。我做她父親就夠了。她會驚慌失措的。」

「天地良心，我推薦一個男孩。」居瓦爾說：「海格力斯怎麼樣？他的手腕靈活。」

「除了杜克洛太太誰也不要，」公爵答道：「她是我們最好的手淫家，允許她暫時脫崗，過來。」

杜克洛向前跨步，爲出類拔萃而表情豪邁。她挽起袖子到肘部，握住老爺的巨型陽具，開始晃動它，龜頭始終外露，非常藝術地移動它，搖動它，動作既快捷又完全符合她觀察到的病人所處的狀態。炸彈終於爆炸了，對準目標洞口，把它淹沒了。公爵尖叫，咒罵，大發雷霆。杜克洛一點也沒有倉皇失措，她按照所產生的快樂程度來協調她的動作。安蒂奴站的位置經過精心安排，他隨著精液流出的進程，細心地把它導入陰道。而公爵呢，被最甘美的感覺所征服，興奮得死去活來，看著那狂暴的陽具在手淫員的手指之間逐步鬆弛變軟，那熱情曾經如此強烈地燒遍全身。他重新躺倒在沙發上，杜克洛歸位，孩子擦乾身體，自我安慰之後重新回到她的四人組。故事繼續著，讓觀衆對一個眞理心服口服；我認爲，他們早就被

它耳濡目染了：惡念總是能使感官燃燒，把我們引向淫蕩。

返回的時候，我非常驚訝，我看見所有的夥伴都在笑，問我有沒有擦乾淨身子，還說了各種各樣其他的事情，證明他們對我剛剛做了什麼心知肚明。我的困惑不安持續不長，我姐帶著我離開平常聚會——我剛才被關的房間——進入隔壁，向我展示一個正好對著長沙發的洞眼，從那裡可以輕易看見發生的一切。她告訴我，小姐們把觀看男人對同事的所作所為當消遣；只要洞眼這邊沒有人，我能隨心所欲地來一點偷看竊聽。她說，我在合適的時間地點會發現的奧秘，往往跟這個體面的洞眼相關。不到一個星期，我就有了這種消遣的機會：一天早晨，有人來了，指名要一個叫羅莎莉的女孩，她是世上最可愛的白膚金髮碧眼美女之一；我很好奇，想看看別人會拿她怎麼樣。我隱藏起來，目擊了下面的場景。

羅莎莉要打交道的男人，二十六歲左右，不超過三十。她剛剛進來，他就讓她坐上為這典禮特別訂製的高腳凳子。一等她坐穩，他就拔去了她的所有髮夾，讓美人一頭美不勝收的濃密金絲如浮雲般披下來，一直拖到地面。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把梳子，梳起了頭髮，梳理撫弄著，親吻著，一邊梳，一邊讚揚那頭髮的精妙之處，已經無暇旁顧了。終於，他從褲襠裡掏出了乾巴巴的小雞巴，已經頗為僵硬，把它迅速地包在心上人的頭髮中，然後他就撫弄那個髮髻射了精，另一隻手則摸遍羅莎莉的脖子。他的嘴唇拚命地亂吻，同時解放了死氣沉沉的陽具。我注意到，小姐妹的頭髮被閃閃發光的精液纏結在一起；她擦乾淨，再次盤起頭

髮，我們的愛侶散開了。

一個月以後，有人來探尋我姐，小姐們讓我去觀察這個人物，因為他還有巴洛克風格的噱頭。此人大約五十歲了。他一進來，沒有準備動作，沒有一次愛撫，就把後庭面對我姐。而她對這一套熟門熟路，讓他在床上趴好，便抓住那個軟綿綿、皺巴巴的老屁股，把五個手指塞進屁眼裡，開始顫動撥弄，用力很大，把床弄得吱吱作響。這男人別無動作，只有躁動，抽搐，跟著我姐的動作，淫蕩地聽憑作賤，他高喊要射精，並且享受著這最大的快樂。躁動的確猛烈，我姐都出了一身汗。多麼無聊的情節！多麼缺乏靈犀！

雖然不久以後出現在我眼前的先生也不大拘泥細節，不難伺候，但他至少顯得更浪蕩，依我看，他的狂熱更有放蕩不羈的味道。他是一個敦實的矮胖子，大約四十五歲，但是精壯有力。我從未遇到過他這種偏愛的人，兩人單獨在一起時，我的第一個動作便是撩起裙子到肚臍眼。一條挨棍子的狗也沒有更難看的臉色了，「見鬼！親愛的，請把陰户收好，求妳了。」說著，他拉下我的裙子，比我提起它時還要匆忙。「這些可憐的小婊子，」他板著臉喃喃自語：「除了陰户乏善可陳！由於妳輕舉妄動，我可能今晚無法射精……除非能把倒楣的陰户形象趕到九霄雲外。」他隨之讓我轉身，從後面有條理地拉起我的襯裙。就這樣，他自己引導著我進退，始終提著裙子，以便觀看我步行時屁股的彈跳，然後，他讓我靠近床，俯臥在上面。接著，他仔仔細細、認真負責地檢查我的臀部，以一手遮蔽，以免瞥見陰户，他似乎像怕火一樣，患有陰户恐懼症。終於，他告誡我，要盡一切力量隱藏那個可恥的器官

（借用他的說法），同時雙手壓在我的屁股上，淫蕩地和長時間地捏弄它：他掰開屁股，再壓緊，有時把嘴湊上去。有一、兩次，我甚至感受到他把嘴唇直接貼向屁眼；但是，他還是沒有摸自己，什麼也沒有露頭。不過，想必他已感到壓力，在為幹活的結局做準備。「在地上躺下，」他命令我，並把幾個方枕頭放在上面：「對，就那裡，可以了……大腿分開，屁股稍稍撅起，屁眼儘量大開。最好再大一點。」他繼續說，注意到我很馴服。然後，他拿起一把凳子，放在我的大腿之間，他過來坐下，這才從褲子裡掏出雞巴搖動著，它正好跟打算上香拜祭的屁眼平齊。現在，他的動作加快了，一隻手自我手淫，另一隻分開我臀部。他的講話中有少量諂媚的讚語，點綴著大量的粗話。「啊，操他的，上帝呀，可愛的屁股，」他高喊道：「甜美小洞，看我把它淹沒！」他說話算話。我感到濕透了；浪蕩子似乎得意忘形。啊，果不其然，在這座廟宇崇拜，香火總是旺過另一個殿堂。他允諾再來看我之後，便離開了，因為我已經令他心滿意足。第二天，他確實回來了，但見異思遷，看上了我姐。我去偷看他們，看見他使用完全一樣的伎倆，我姐同樣殷勤地伺候了他。

「你姐的屁股漂亮嗎？」迪塞問。

「可以拿一件事判斷的，老爺，」杜克洛回答：「一位受委託創作美殿維納斯像的名畫家，第二年請她做了模特兒，他說，曾經到巴黎每一個老鴇的店裡物色，都沒有發現比得上她的。」

「好了，既然她十五歲，而我們這裡有同齡的女孩，就把她的屁股與眼皮底下的幾個比較一下吧。」金融家說。

杜克洛眼睛停留在澤爾蜜爾身上，不僅僅是屁股，甚至是臉蛋，都找不到還有人比她更像姐姐的。

「原來如此，」迪塞說：「澤爾蜜爾過來，展示妳的屁股。」

她剛好屬於他的四人組，迷人的女孩顫抖著走近。大家把她擱在床腳跟趴下，用墊子把她的臀部墊高，使小洞一覽無遺。淫棍開始勃起，他親吻撫弄起眼皮底下的寶貝。他指示朱莉替他手淫，她照辦。他的手東摸西摸，抓住其他物件，淫性大發，在朱莉的色情服務下，他的小陽具看起來好像要硬朗起來。淫棍咒罵著，精液橫流，晚飯的鐘聲也響了。

餐餐都是同樣的豐盛，描繪一餐，等於描繪了全部。由於幾乎每人都已經射精，大家都需要補充體力，因此，這晚飯是大吃大喝。大家管澤爾蜜爾叫杜克洛姐，在隨後的歡娛中另眼相看，爭先恐後地親吻她的屁股。主教在上面留下一個精液坑，其他三人在它上面再次勃起。他們照老樣子睡覺，也就是說，每人帶上睡在他長沙發上的夫人，外加一個中飯後便不再露面的雞姦員。

第三天

公爵在九點鐘起床。他主動請纓，率先幫杜克洛打理童女們的課程。他在一把安樂椅中安營紮寨，整整一個小時，承受著每個童女各種各樣的觸摸、手淫、遺精，並且示範各種各樣的姿勢，而她們自始至終都在女主人的引導和監督之下。可以想見，在這種儀式之下，他的暴躁氣質被猛烈地觸發了。他不得不做出難以置信的努力以控制失精，但總算還能自制，沒有發作，最後勝利凱旋；他自吹自擂說，自己剛剛經受住了一場狂轟濫炸，同時挑戰同道們，敢不敢同樣冷靜地挺過去。這就惹起了一場打賭，賭注爲五十金路易，誰在課程中射精就認罰。

今天上午不吃飯，不巡查，而要爲每周末安排的十七場淫樂排定名單，同時終審敲定開苞日期，現在他們比以前更熟悉那些性奴，能夠通過立法了。由於這個時間表決定出征中所有的步驟，我們認爲有必要爲看官複製一份。我們認爲通讀時間表，熟悉各性奴的命運之後，在剩下的操作中會對他們更感興趣。

出征剩下時間的專案明細表：

十一月七日，第一週結束，早上去參加咪謝特和吉東的婚禮。新郎新娘未成年不能圓房，下面三場婚禮情況也相同，所以新婚之夜夫妻將分居，婚禮僅僅是走過場，供白天消遣而已。同一天晚上，累積的懲罰要兌現，記錄在當月執事官保留的清單上的。

十四日，以同樣的方式操辦納西斯和埃貝的婚禮，條款跟前面引證的一樣。

二十一日，以同樣的方式，科蓉和澤拉米爾結婚。

二十八日，輪到居皮東和蘿塞特。

十二月四日，尚維爾講故事，爲下面的遠征開路，公爵替法妮開苞。

五日，這天法妮與亞森特結婚，小夥子要當衆享用年輕的妻子。這就是第五週的歡慶，體罰照常在晚上進行，因爲婚慶安排在早晨。

十二月八日，居瓦爾替咪謝特開苞。

十一日，公爵替索菲開苞。

十二日，慶祝第六週的節日，索菲和塞拉東結婚，上述婚姻條款適用；下不爲例。

十五日，居瓦爾替埃貝開苞。

十八日，公爵替澤爾蜜爾開苞，十九日，爲了慶祝第七週的節日，阿東尼娶澤爾蜜爾。

二十日，居瓦爾替科蓉開苞。

二十五日，耶誕節，公爵替奧古絲丁開苞，二十六日，第八週的節日，澤菲爾娶奧古絲丁。

二十九日，居瓦爾替蘿塞特開苞，上面的安排，都是爲了確保陽具不如公爵的居瓦爾能得到更年輕的童女。

一月一日，是馬旦太太講故事、引發大人們考慮新快樂的第一天，以雞姦式開苞開始，

以下列次序進行：

一月一日，公爵探測埃貝的屁股。

二日，慶祝第九週，埃貝經過居瓦爾的前面開苞，公爵的後面開苞，遂移交給海格力斯，當衆按規定享用。

四日，居瓦爾雞姦澤拉米爾。

六日，公爵雞姦咪謝特；九日，慶祝第十週的節日，咪謝特陰戶經居瓦爾開苞，屁股經公爵開苞之後，移交給裂臀者享用，等等等等。

十一日，主教雞姦居皮東。

十三日，居瓦爾雞姦澤爾蜜爾。

十五日，主教雞姦科蓉。

十六日，爲了第十一週的節日，科蓉陰戶被居瓦爾開苞，屁股經主教開苞之後，移交給安蒂奴享用，等等。

十七日，公爵雞姦吉東。

十九日，居瓦爾雞姦索菲。

二十一日，主教雞姦納西斯。

二十二日，公爵雞姦蘿塞特。

二十三日，第十二週的節日，蘿塞特移交給金槍不倒翁。

二十五日，居瓦爾踏入奧古絲丁的後面。

二十八日，主教進入法妮的後面。

三十日，第十三週的節日，公爵嫁海格力斯爲夫，娶澤菲爾爲妻。婚禮要當著大家的面舉行，並且完婚，下面三場也如法炮製。

二月六日，第十四週的節日，居瓦爾嫁裂臀者爲夫，娶阿東尼爲妻。

二月十三日，第十五週的節日，主教嫁安蒂奴爲夫，娶塞拉東爲妻。

二月二十日，第十六週的節日，迪塞適金槍不倒翁爲夫，娶亞森特爲妻。

至於第十七週的節日，它落在二月二十七日，在故事講用結束的前夕，應以祭祀犧牲品來慶祝，對犧牲品的選擇權，老爺們自己保留，保密。

根據這些安排規定，在一月三十日之前可望徹底消滅處女膜。除了老爺們要娶爲妻室的四個童男，他們希望保護未婚妻們完好無損，直到婚禮舉行，以使他們的興味能保持長久不衰，直至遠征圓滿結束。

隨著性奴逐步開苞，便要在講故事中代替夫人們在長沙發上值班，要輪流陪夜共枕，蒙老爺選中，還要與老爺們預備娶來的最後四位仙女，共同度過最後那個月份。

從童女或開苞童男在長沙發上取代夫人的時刻起，該夫人即被休掉。從此以後，將在衆人面前失寵，排位比僕人更低。

至於十二歲的埃貝、十二歲的咪謝特、十三歲的科蓉和十三歲的蘿塞特，隨著他們逐步交出，賞給雞姦員品嘗，她們也將失寵，從今以後只能用於痛苦野蠻的淫蕩活動，與被休的夫人為伍，並慘遭極端嚴酷的待遇。從一月二十四日起，四人就全部貶到同樣的田地了。

明細表確認，公爵攤到九場開苞：法妮、索菲、澤爾蜜爾、奧古絲丁的陰戶；埃貝、咪謝特、吉東、蘿塞特和澤菲爾的屁股。

居瓦爾攤到的開苞計有，咪謝特、埃貝、科蓉、蘿塞特的陰戶，澤拉米爾、澤爾蜜爾、索菲、奧古絲丁和阿東尼的屁股。

迪塞根本不搞性交，只保留替亞森特的屁股開苞，而且要娶他為妻。

只操屁股的主教保留居皮東、科蓉、納西斯、法妮和塞拉東的雞姦開苞。

一整天都在對付這個安排，大家七嘴八舌，沒有任何人出錯，也就相安無事，挨到了講故事的時間。座次儘管有變，安排照舊執行，傑出的杜克洛登臺了，重新拾起了昨天的線索：

就在我昨天談及的歷險之後不久，蓋蘭太太家來了一位青年男子；他的怪癖據我看來雖然不是非常放蕩，卻十分奇怪。他必須依靠年輕健康的奶媽，一邊吮吸美女的乳頭，一邊大喝她的奶，一邊在她的大腿上漏精。我覺得他雞巴短小平庸，人也虛弱猥瑣，射起精來如同

他的搞弄一樣和緩。

第二天，同一個房間裡出現了另一人，他的怪癖，無疑更會引起你們的趣味。他堅持讓女人包裹在紗布裡，密不透風地遮掩面孔和胸部，他希望看到的唯一部位就是屁股，而且必須是極其出類拔萃的；所有其他部位對他無足輕重，不騙你，看一眼就令他火冒三丈。蓋蘭太太從外面招來一個女人：她奇醜無比，年近半百，但是臀部塑造像維納斯一樣，再也找不到更美麗的了，令人歎為觀止。

只見那老嫗衣帽齊全，奉命立即趴在床沿。那浪蕩子是一個大約三十歲的男人，依我看是穿制服的大人，他把她的裙子撩到腰際，見了投其所好的滿目美景，頓時熱血沸騰起來。他摸上去，分開這極好的臀部，暴風雨般熱吻著，他的想像如火如荼，分明是眼見為虛，猜想為實，彷佛那婦人揭了面紗還要更加標致，他還以為自己在和維納斯本人敦倫呢。在短暫的想像馳騁結束後，他的陽具由於衝撞而變硬，對著暴露在視野中的美臀集大成，釋放出熱乎乎的雨點。他的射精既急促又激烈。他面對自己崇拜的偶像坐著，一隻手打開偶像，另一隻在褻瀆它，還連喊十次：「啊，多麼美麗的屁股啊，精液泡美臀，其樂無窮！」完事後，他起身就走，根本沒有打算瞭解自己在跟誰敦倫的意思。

不久以後，一個年輕的修道院院長來找我姐。他年輕英俊，但是雞巴實在微不足道，又小又軟綿。他讓幾乎脫光的夥伴平躺在長沙發上，在她的大腿之間跪下，用雙手支撐起她的臀部，其中一隻撓她身後的漂亮小洞。同時，他把嘴挪向陰户，用舌頭撓陰蒂；出色的搞

法，兩套動作搞得勻稱而同步，不到三分鐘，他就使她陷入了亢奮。我看見她的頭歪著，眼睛裡出神的樣子，還聽見那賤人叫喊：「啊，親愛的神父大人，我快活死了！」

修道院長的習慣，就是全部吞下放蕩激發的淫液。這次也沒有錯過，他壓在我姐身上，身體攪動著，晃動著雞巴，我看見他把不容置疑的生殖力證據濺在地面上。第二天，輪到我了，老爺們，我可以向你們起誓，這是我畢生經歷的最甜美經驗之一：那惡棍神父摘去了我的初戀成果，我把第一泡淫水淌在他的嘴裡了。為了回報他，我比我姐更急欲給他樂趣，便機械地抓住他下垂的雞巴，小手與高采烈地回饋了他的嘴巴給我的感覺。

在此，公爵禁不住打斷了她。那天早晨，被所受的污染大大刺激，他有了一個主意，讓迷人的奧古絲丁來協助執行這種淫戲，會使他射精，並強烈地刺激他的睾丸，因爲對方水靈靈的淘氣眼神，顯露出早熟的氣質。她屬於他的四人組，他滿心喜歡，註定由他開苞，所以召她過來。這天晚上，她頭上包著一塊方頭巾，打扮得像鄉下農婦，顯得格外有魅力。陪媪撩起她的裙子，安置成杜克洛說過的姿勢。公爵首先雙手托住她的臀部，跪下，一個手指貼近肛門，輕輕撓它的邊緣，嘴抿住這甜妞已經十分顯著的陰蒂，吮吸它。據說朗格多克人情慾高漲，奧古絲丁就是明證；她的漂亮眼睛開始放光，氣喘吁吁地呻吟著，大腿機械地撇開，公爵很高興地呷了一口無疑是首度流出的年輕淫液。

無奈福無雙至。有些浪蕩子已經怙惡不悛，厚顏無恥，以致他們做的事情越簡單、越精

巧，該死的頭腦就越刺激不起來。我們可愛的公爵就是這樣一個，他吞下了那美童女的陰精，卻沒有能夠讓自己的貨流出來。沒有人像浪蕩子那樣不合邏輯，所以大家一眼便可看出，黑雲壓城城欲摧，他即將把自己的無動於衷怪罪於那小可憐蟲，而那性奴正在爲屈從自然本能而羞愧得無地自容呢，用手捂著臉，想掙脫出來，竄回自己的位置。

「給我另外弄一個啊，」公爵咆哮著，對奧古絲丁怒目而視，「只要不射精，哪怕把她們全部吸遍。」

澤爾蜜爾被帶上來了，她是他的四人組中第二個童女，也早被公爵看中了。雖然跟奧古絲丁同年，但她爲自己的遭遇悲痛不已，以致把嘗試快感的全部官能牢牢拴在了體內，天知道，要不是這樣，大自然必會讓她也回味無窮的。她的裙子拉起來了，露出兩條比雪花石膏更白的小巧大腿，圓鼓鼓的小陰戶映入眼簾，還鋪著剛剛冒出的絨毛。他們把她放倒，她不得不屈服，機械地照辦了，可是公爵儘管使出渾身解數，身上卻沒有什麼反應。一刻鐘以後，他暴怒地站起來，拉著海格力斯和納西斯衝到他的私室中，「啊，他媽的！」他吼叫著：「我非常清楚，這不是我應得的獵物。」他暗指兩個童女，「只有跟這邊的人才會有結果呢。」

不知道他委身於什麼樣的過度行爲，但是一會兒便傳來喊叫，證明他已經獲得成功，而男孩始終是十拿九穩的射精工具，哪怕是最可愛的女孩，都望塵莫及。與此同時，主教也幽閉了吉東、澤拉米爾和金槍不倒翁，他射精引起的怒吼傳到大家的耳朵裡，兩兄弟也許採取

了差不多的應急措施，此刻都回來了，可以比較平靜地聽完女主角其餘的故事：

一晃將近兩年時間過去了，期間蓋蘭太太家裡沒有來特殊人物；到訪的先生們要麼趣味太普通，不值一提，要麼與已經描繪過的大同小異。然後，有一天，我奉命梳洗打扮，特別是要洗乾淨嘴巴。我照辦了，聽到召喚便下了樓。一個五十歲上下的壯實矮胖男人站在蓋蘭太太旁邊。

「好，她來了，」蓋蘭太太說：「先生，她才十二，就像剛從娘胎裡出來一樣整潔乾淨。這一點我可以向你打包票。」

顧客檢查了我，讓我張開嘴，檢查了牙齒，嗅了呼吸，一切就緒，顯然很滿意，於是，就帶我進入專供尋歡作樂的聖殿。我們面對面坐下，彼此湊得非常近。沒有人能比我的情郎更嚴肅，更冷漠的了。他冷冰冰地盯著我看，然後瞇起眼睛評價我，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下面會發生什麼事。最後，他終於打破沈默，命令我盡可能多地收集一口唾液。我照辦了，等他斷定我滿口唾沫時，便撲到我脖子上，情意綿綿地拿手臂勾住我的頭，使它動彈不得，還把嘴唇貼到我的嘴上。他抽氣，吮吸，急切地把我積存的迷人口水全部吞下，它似乎足以讓他陷入無法抗拒的狂喜。他以同樣的熱情，把我的舌頭吮吸到他的嘴裡，當他感到舌頭乾燥，察覺到我的嘴空空如也的時候，便命令我重新開始運作。他重複了他的動作，然後讓我做，然後他做，如此來回了八到十次。

他貪得無厭地吸乾我的口水，我都覺得胸悶氣短了。我以為他反覆騰挪，至少會以一點點的快樂達到高潮，我弄錯了。他毫無情感可言，僅僅在猛烈吮吸的當口有短暫的改觀，吸乾我之後他立即再次陷入漠然，終於，我告訴他，我再也做不下去了，他遠遠盯著我，跟開頭一樣瞪著我，然後一言不發地起身，付錢給蓋蘭太太之後，就離開了。

「啊，他媽的上帝呀！」居瓦爾高喊：「我比他更幸福，我要洩了。」

大家都抬起頭，看到親愛的院長在對妻子朱莉做杜克洛故事裡講的事情，當天他指定她做床伴。要知道，這種情慾十分迎合他的口味，總的說來，除了少數場合，朱莉以這種方式替他帶來了無窮的樂趣，而年輕的杜克洛對她的情郎無疑就沒有做得那麼到位了。然而，至少也可以認為，對於所需要的性愛修為，杜克洛的那個情郎還稚嫩得很，尚欠缺院長在慾望方面的那種爐火純青罷了。那也很可能是他的毛病，未能欣賞某些嘴巴在某種條件下所提供的精品。他從杜克洛的嘴巴裡一無所獲，而院長從朱莉的嘴巴得到了滿足。

一個月以後，我與一個反其道而行的吮吸者有染。此人是一個修道院的老院長，先是前戲，親吻愛撫我的屁股長達半個多小時，然後他的舌頭舔入屁眼，舌尖伸入深處，左衝右突，前搖後擺，且技藝高超，我簡直感受到它接近了我的內臟深處。而這位院長不那麼冷漠，他一隻手扳開我的臀部，另一隻挑逗地自我手淫，當他射精時，他猛烈地把我的肛門拉

向他的臉，並且十分挑逗地撓它，以致我跟他同步進入高潮。完事後，他又仔細觀察我的臀部一陣子，盯著看那個剛剛被他擴大的洞眼，禁不住又一次把嘴貼到上面親著；然後，他急匆匆離開了，向我保證，他會經常來，會來找我，他最滿意我的屁股。他說話算數，半年下來，每週看我三、四次，定期從事同樣的搞法，而我已經習慣成自然，每次他執行他的行當時，我幾乎都欲仙欲死。儘管如此，這個插曲我看他倒不大在乎，因為據我看，他既不想打聽我的工作是否令我開心，也不想對此勞神牽掛。的確，誰說得清楚呢？男人的確是與眾不同；要是他知道我的快樂，甚至可能不高興呢。

再說，迪塞被故事惹得慾火中燒，就像老神父一樣，極想吮吸某個屁眼解饞，卻不願意吸女孩的。他呼叫了亞森特，他們中間他最中意的。他安置好了小男孩，親親他的屁股，手淫他的雞巴，吮吸著。隨著他的神經一陣緊張顫抖，隨著一般預告著射精的痙攣，大家以爲，阿琳在全力抽送拉動的那罪惡小鯷魚，終於要射精了，但是不，金融家臨到出手精液的時候卻很小氣，他不輕易勃起的。大家突然想到，他的對象應該調換，遂以塞拉東代上去，但是一切仍然毫無進展，簡直偃旗息鼓了。幸虧晚飯鐘適時敲響，保全了銀行家的面子。

「唉，」他和同道們說笑著：「這可不是我的問題，你們知道的，我剛要獲得勝利；這可惡的晚飯眼看著把事情推遲了。呃，讓我們換成享口福吧，有了酒神巴克斯的加冕，我回到情場鬥爭時，只會益發生龍活虎。」

晚飯依舊是那麼鮮美多汁，歡歌笑語不絕於耳，淫蕩動作接二連三，飯後是淫樂活動，上演大量的醜行小品。很多醜行涉及吮吸嘴巴和屁股，但是所有滑稽行爲中，最最讓人捧腹大笑的，是把童女們遮面掩胸，然後僅靠核定屁股認出人來，並以此下賭注。公爵偶爾會張冠李戴，但三個同道們把屁股用得爛熟於心，居然每試不爽。同道們回去睡覺了，翌日定會帶來更多的新樂趣，以及若干新鮮思考。

第四天

同道們熱切希望，能快捷區分哪一個童男童女從開苞的意義上是屬於哪一位的，於是決定，不管什麼裝束，或者走另一極端，赤身裸體的時候，童子們要帶髮帶，以明示該童子屬於誰的財產。於是，公爵採用玫瑰紅和綠色，凡是在腦袋前面帶紅色緞帶的，其陰戶是屬於他的，同樣，凡是在腦後帶綠色緞帶的，其屁股是屬於他的。所以，法妮、澤爾蜜爾、索菲和奧古絲丁在髮飾的一邊帶上了紅色髮結；蘿塞特、埃貝、咪謝特、吉東和澤菲爾頭髮後面繫上了綠色緞帶，證明公爵享有開苞屁股的權利。

居瓦爾選擇黑前黃後，因此咪謝特、埃貝、科蓉和蘿塞特今後始終要帶黑緞帶在前；索菲、澤爾蜜爾、奧古絲丁、澤拉米爾和阿東尼的項上髮髻別上了黃色標記。

迪塞讓他的亞森特在腦後掛上丁香紫的緞帶，以示區別，而主教只擁有五個屁眼的所有權，供雞姦開苞，便指示居皮東、納西斯、塞拉東、科蓉和法妮在腦後帶紫羅蘭色髮帶。

性奴們不管什麼裝束，都不得輕慢、撇下緞帶，所以只消看一眼誰前面帶什麼顏色，誰後面帶什麼顏色，就能快速分辨童子是誰的財產，哪種財產。

居瓦爾晚上是和康絲坦斯一起度過的，早上起來對她有極度的不滿。麻煩的動機不太清楚，要惹浪蕩子不高興，雞毛蒜皮的事情就足夠了。但是，這足以使他把她列入星期六懲罰單。不想美人宣佈她懷孕了，除了她丈夫，居瓦爾是唯一的懷疑目標，他只是在聚會開始的

時候才與她有肉體接觸，也就是四天以前。這消息把我們的浪蕩子們逗樂了，在其中看到了她帶來偷偷摸摸的淫樂的可能性，而公爵喜出望外，他是沒治的了。不管怎樣，這樣她也就豁免了惹惱居瓦爾本來應得的處罰。當然要赦免她啦，因爲他們要讓枝頭的梨兒成熟。孕婦非常好玩，而他們爲日後過上更淫蕩日子的打算，更加催生了他們的想入非非。准許康絲坦斯免除吃飯時的當値，免除懲戒，還有其他若干雜務。她的身體狀態使得這種舉動不風流不雅觀，但是她仍得在長沙發上露面，並且等待進一步的命令，跟選她過夜的人同床共枕。

那天早晨，輪到迪塞爲手淫練習作貢獻，由於雞巴畸小，他給學生們造成的問題，比公爵的大傢伙還要麻煩。他們幹活很賣力，但是小銀行家整夜幹了女人的生意，已經無法承受男人的活計。他刀槍不入，頑固不化，八名迷人的學生精心學藝，外加高手師傅的指點，連讓他抬起鼻子都做不到。他神氣活現地離開了教室，由於陽痿總是激發起浪蕩子們稱爲戲弄的那種情緒，他的巡查令人吃驚地嚴格。童女中的蘿塞特，童男中的澤拉米爾，成了嚴查細探的受害者，一個沒有按照指令做——其謎底不言自明——另一個非常不幸，丟掉了命令他保管的東西。

去公共廁所的人只有七個：杜克洛、瑪麗、阿琳和法妮，兩個二流雞姦員，以及吉東。居瓦爾當天大肆勃起，所以對杜克洛越來越興奮。正餐時，他大放淫詞，卻一點也沒有使他平靜下來，而科蓉、索菲、澤菲爾和他的親愛朋友阿東尼端上的咖啡，令他的大腦興奮不已。他的手伸向這位朋友，把他扳倒在沙發上，一邊賭咒，一邊把巨型的陽具放在童男的大

腿之間，從後面靠近，由於那個超大型的工具伸出整整六法寸，他便命令阿東尼猛烈地手淫露頭部分，而他自己著手手淫孩子的那點點肉，彷彿在做叉燒。同時，他向眾人露出一個又寬廣又骯髒的屁股，淫穢的屁眼開始有效地吸引公爵的注意。看見這屁股唾手可得，他拔出青筋暴露的陽具，同時繼續吮吸澤菲爾的嘴巴，該玩法是先於新念頭之前就開始的。

居瓦爾冷不防遇襲，高興得發出了褻瀆聲。他手舞足蹈，伸展大腿，嚴陣以待，就在此刻，孌童的年輕精液在他的手淫下，滴到了他怒氣沖沖的巨大龜頭上。熱乎乎的精液，使他感覺濕漉漉的，而公爵開始射精，那反覆的錘打磨練了他，決定了他，泡沫狀的精液潑打出來，淹沒了迪塞忙不疊湊過來的屁股，他自稱機不可失，白胖的屁股愜意地沉浸在銷魂的瓊漿裡，他心愛不已，納爲洗腸聖水。

主教也沒有閒著，他輪流吮吸著科蓉和索菲的神聖屁眼。但是經過一些夜間操練，他無疑疲憊不堪，沒有展示一點點生氣，就像所有的浪蕩子一樣，變化無常和倒胃口的狀態使他變得很不公道，便猛烈指責這兩個甘美的孩子，而那分明是他自己羸弱的身體責無旁貸的缺陷。老爺們打盹了幾分鐘，講故事的時間就到了，大家成群結隊，去聽親切的杜克洛繼續她的講用：

蓋蘭太太家裡有了一些變化，兩個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找到了輕易受騙的人，承蒙他們收留了，照例是蒙在鼓裡的。為了填補空檔，我們親愛的媽媽到處尋訪，看中了聖丹尼路小酒

店老闆十三歲的女兒，這是難得的美人。可這位小姐既聖潔又虔誠，成功地抵禦了所有的引誘，一天，太太採用了絕佳妙計把她賺到家裡，立即把她交給非凡高手處理，下面我來講講他的狂熱。這是一個五十五、六的教士，但是非常年輕，充滿活力，看起來最多四十歲。他教唆小女孩墮入罪惡的卓越才幹，全歐洲少有，由於他的技藝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已把它變成他獨一無二的樂趣。他的全部肉慾在於根除童年偏見和不自然的恐怖、在於培養對美德的蔑視、在於用最耀眼的顏色裝飾罪惡。他什麼都沒有遺漏：春宮畫、恭維許願、甘美的例子，千方百計，巧妙操縱，藝術地按照孩子的年齡和心境因人施教，從來都有的放矢。只要給他區區兩小時的談話，他保證把最有規矩，最有理智的小女孩改造成為一個娼妓。他在巴黎從事傳教工作達三十年，有一次向引為知己的蓋蘭太太保證，他名下有超過一萬個女孩被他親自誘騙，而投身放蕩。他至少為十五個老鴇作類似的服務，即使沒事幹，他也忙於為尋訪而尋訪，自娛自樂，竭力腐蝕遇到的一切，然後打包送給他的淫媒們。整個事情最最特別的地方，老爺們，促使我提起這個怪人的，就是他從不玩弄他的勞動成果。他把自己和孩子單獨關在小室內，但是，儘管他才思敏捷，長著這三寸不爛之舌，出來時卻總是激動萬分。完全可以肯定，搞這事兒刺激了他的感官，但就是無從知道，他滿足感官的時間地點、方式方法。再細細檢查，也無從揭示他的什麼秘密，只看見他結束講話後，目光中只有熊熊火焰，手在馬褲的前部蠢動幾下，裡面可以看見有明確的勃起，那是他從事的魔鬼工作所造成；但是僅此而已。

他來到這個家，被安排與這位年輕的酒店老闆女兒私下會晤，我觀看了這個過程：他們促膝談心了很長時間，誘姦者令人驚訝地表現出哀婉動人的神態，孩子哭出來，興奮起來，似乎開始了一種熱情的發作；正在此刻，那大人物的眼睛冒出了熊熊火焰，只見他褲襠裡有所動作。很快，他站起來，孩子向前張開雙臂，就好像要擁抱他，他慈父般地嚴肅親吻她，沒有一點點色瞇瞇的景象。他離開了，三小時以後，小女孩帶著行李來到了蓋蘭太太家。

「那男人呢？」公爵問。

「佈道一結束，他就消失了。」杜克洛回答。

「不回來看看他的工作成果嗎？」

「不回來的，老爺，他很有把握，萬無一失的。」

「最非凡的怪人，」居瓦爾承認：「請問公爵大人作何揣測？」

「我看嘛，」公爵回答：「他僅僅靠誘惑就興奮了，他穿著馬褲射精了。」

「不對，」主教說：「你就不懂了，這一切僅僅是他縱酒宴樂的準備動作，我打賭，他離開去做更大的享樂了。」

「更大的享樂？」迪塞高喊：「除了欣賞親自創造的作品，還有什麼樣的樂趣更甘美，更荒淫的？」

「我猜到了！」公爵說：「我打賭我已猜到了：就像你說的，這些僅僅是預備動作，他靠

拖女孩下水取得興奮，然後他去雞姦男孩……我打賭，他是雞姦者。」

他們質問杜克洛，這些推測，她有沒有證據證明，他是不是也勾引小男童？故事員答道，她沒有東西證明，不過，公爵的斷言非常有可能。人們對於那位陌生傳道士的個性莫衷一是，或多或少懸而未決。大家一致同意，他的癖好確實甘美，但是，若不享受成品，到頭來肯定要每下愈況的。隨後，杜克洛繼續講故事：

名叫昂里埃特的新手到達的第二天，一個古怪的老色鬼來到我們處，他讓我們倆同時工作。這新浪蕩子的取樂癖好就那麼一個，要通過一個洞眼，觀察隔壁房間所發生的一切怪誕淫逸行動。他非常喜歡出其不意地當場撞見，在他人的淫樂中找到了自己荒淫的神食。他安頓在我提到過的那個房間，我和夥伴們常常去那間觀看浪蕩子的情愛作為消遣。我的任務是陪他偷看，逗樂他，而小新手則進入隔壁房間，同我昨天描繪過的屁眼吮吸者一起表演。那壞蛋極致淫逸的秘戲動作，正好是可以讓那個窺探者觀看的那種鏡頭；為了更好地刺激演員，使他表演的場面更熱辣，更賞心悅目，事先就告訴他，派給他的女孩是個學徒，初次登場要偏勞他了。小酒店女兒的羞怯和孩子氣很快使他深信不疑，所以，他在性慾的操練中興奮和淫蕩得無以復加；他無論如何也防不到有人在偷看。至於我這邊的男人，他的眼睛緊緊貼到了洞眼上，一隻手按住我的屁股，另一隻握住自己的雞巴，他輕柔地攪動著雞巴，似乎要與正在觀摩的亢奮齊頭並進。「啊，真好看！」他時不時說一句……「那小姑娘是有好屁

股啊，那雞姦者舔得多麼好啊！」終於，童女的情人射精了，而我的情人把我摟在他的懷抱中，親吻了一陣之後，他把我轉過身，撫摸、親吻、淫蕩地舔我的屁股，最後把雄偉的證據噴滿我的屁股。

「同時他自己手淫嗎？」公爵問。

「對，老爺，」杜克洛回答：「手淫時，那雞巴實在小得難以置信，我向你保證，不值得費神描繪的。」

下一步出現的那個人物，本來也許不配上我的名單，依我看，值得說出來讓老爺們一聽，不過是為了一個可以說相當不尋常的情況，使他原本平淡無奇的快樂出類拔萃了。它可以說明，浪蕩子在何種程度上降低了一個人的廉恥心、道德觀和正義感。這個人不想看，但他倒希望被看見。他知道世上有人會突發偷看別人尋歡作樂的興致，於是乎就請求蓋蘭太太為他物色一個有此等趣味的傢伙，把他藏好，並且說他將為他演淫戲。蓋蘭太太立即聯絡了我幾天以前在偷窺洞招待過的那人，但並不告訴他，那個被偷看的小子對此知情，否則會干擾他的情慾滿足。她讓他相信，他要悠哉遊哉地偷偷觀察一段專門為他獻上的秘戲。

偷窺者和我姐被帶進有洞的房間，演員和我則進入另一間。他是大約二十八歲的一位青年男子，英俊壯實。他被告知洞的所在，便漫不經心地挪到對面，讓我坐在他旁邊。我替他

手淫。等雞巴勃起，他站起來，向偷窺者展示了陽具，再轉身展示屁股，還拉起我的裙子露出我的屁股，在我面前跪下，用鼻尖逗我的肛門，盡情綳開，既真實無誤又其樂融融地炫耀一切，自我手淫而射精，同時把我的裙子後裾拉得高高的，使屁股正對著偷窺洞，以便守洞者能夠在這決定性時刻，同時觀看我的屁股和我情人的憤怒陽具。如果說此公心花怒放，則上帝知道另一位在隔壁幹了些什麼。我姐後來告訴我，他欣喜若狂，並且指天發誓，他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此後，她的臀部衝過了一個浪頭，其來勢絕不比我屁股上挨的遜色。

「如果那年輕人確實有好雞巴、美屁股，」迪塞發表了意見：「此情此境足以激發一次慷慨的射精。」

「想必很甘美的吧，」杜克洛回道：「他的雞巴又長又粗，屁股十分柔軟豐滿，造型跟愛神一樣迷人。」

「妳有沒有扳開他的『兩片臀』？」主教問：「妳對偷窺者展示了他的通風口了嗎？」

「是的，老爺，」杜克洛說：「他展示我的，我就展示了他的。以無與倫比的挑逗性呈現的。」

「我這輩子目擊過十來個這樣的場面，」迪塞宣佈道：「花費了我無計其數的精液。再沒有更甘美的事情了。我是指兩不誤，偷看自然棒，討人來看也不錯。」

有一個趣味大同小異的人物，幾個月以後把我帶到巴黎杜伊勒利宮。他要我去勾搭男人，讓他躲在一堆折疊椅中間，觀看我在他眼皮底下對他們手淫，在弄了七、八個人以後，他在行人頻繁的路邊板凳上躺下來，掀起我的裙子後裾，向路人炫耀我的屁股，還把自己的雞巴豎在空中，命令我當著滿世界的行人替他手淫。雖然那時是晚上，卻造成了巨大的轟動，當他憤世嫉俗地洩精的時候，我們旁邊聚集了十多人，我們不得不逃之夭夭，以免當眾受辱。

當我把這次歷險告訴蓋蘭太太時，她一笑置之，說她以前認識一個里昂人，那裡有年輕人做拉皮條行當的，說的這個人，他的怪癖當然同樣是不尋常的。他將自己假扮作公共信使，親自招攬客人，來到他家裡，陪雇請的兩個專職女孩調情，而自己則隱藏在角落裡，看客人工作。客人受專門為此而聘請的女孩引導，因此從頭到尾都會讓他看到她懷裡浪蕩子的雞巴和屁股，這是迎合那假信使趣味的唯一快樂，能夠使他釋放精液的東西。

那天晚上，杜克洛早早結束了她的講用，晚飯前剩下的時間專用於若干精選的淫戲；由於玩世不恭者的例子已經刺激了四同道的腦袋，他們並沒有隔離在自己的小室中，而是在互相看得很清楚的情況下嬉戲。公爵命杜克洛脫去衣服，彎腰靠在椅背上，命令德格朗日太太替他在她同伴的屁股上手淫，使他的龜頭每次抽送都擦到杜克洛的屁眼。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插曲，故事材料安排的次序還不允許我們在此處透露，不管怎麼樣，反正那故事員的屁眼

完全被噴灑一遍，而公爵得到了周到的服務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在大喊之中射精，這表明他的頭腦刺激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居瓦爾被雞姦服務，而主教和迪塞則與男女雙性都做了一些怪事，然後上晚飯。

飯後舉行了舞會：十六個童子，四個雞姦員和四個夫人能湊齊三個方陣舞。舞會所有的演員都赤身裸體，而我們的浪蕩子們懶洋洋地賴在沙發上，美滋滋地娛樂著，舞客們不得不隨舞蹈動作擺出各種姿態，搞得精彩紛陳，美不勝收。老爺們的身邊有故事員，她們根據老爺得到的快樂程度或快或慢地動手，但是經過白天的嬉戲，他們大多疲憊了，沒有人射精，大家都去睡覺，以爲來日再淘氣養精蓄銳。

第五天

那天早晨，居瓦爾輪值手淫學院。

由於童女們進步很快，他很難抵抗這八個迷人少女越來越多的重擊急推，她們還擺出花樣繁多的淫蕩姿態。他希望留下充沛的彈藥，沒有開炮就撤了。大家吃午飯，同道們還當場頒佈命令，老爺的四個小愛人，即公爵的最愛澤菲爾，居瓦爾心愛的阿東尼，迪塞的朋友亞森特，主教山盟海誓的塞拉東，從今以後准許進入所有的飯局，陪在情人身邊吃飯，每夜可以陪臥，與夫人和雞姦員們分享這種待遇。這就取消了每天早晨的慣有儀式，看官知道，也就是由四個不值勤的雞姦員去接四個童男。他們現在可以自行前來，從現在開始，老爺們進入童男房間的時候，只有剩下的四個童男依然按規定禮儀接待。

最近兩、三天，公爵對杜克洛墜入了情網，發現她屁股極好，語言悅耳，所以要求她也睡在他的臥室。先例一開，居瓦爾同樣把自己熱中的老方珣接入他的臥室。另外兩個決定再等一下，然後確定由誰填補他們房間裡的這第四個特權陪夜的位置。

當天早晨同時裁定，入選的四個小情人，只要是免於穿四人組特色服裝的時候，可以選下面這種衣服和款式當便服：輕薄布料的無袖緊身大衣，裁成普魯士制服樣式，後擺分開，但短得多，還不及大腿半截當便服。這款短上衣跟制服一樣，胸部和下擺開衩處有鈕扣，料子是粉紅色緞子，白色塔夫綢襯裡，袖口和鑲邊是白色緞子，裡面要穿一種也是白色緞子的

短背心，馬褲要相配；褲腰要開心形的後翻蓋，手可以輕易伸進去，隨意捏屁股；翻蓋由打成大蝴蝶結的緞帶束起，如果希望童子在這一部分完全暴露，只須解開蝴蝶結，緞帶顏色按其開苞所屬權的同道選擇。頭髮梳理得漫不經心，兩邊翹起環形的捲髮，後面完全自由飄起，用規定顏色的緞帶簡單打結。頭髮上撲了香味濃豔的撲粉，顏色在灰色和粉紅之間。眉毛修過，通常用黑筆加濃，面頰施了淡胭脂，這一切加強了其美貌的明豔度；頭上從不戴帽子，腿穿玫瑰色刺繡的白絲綢長襪，足蹬的灰便鞋附有粉紅色蝴蝶結，十分合腳。奶油色的薄紗領帶繫得很淫蕩，與花皺邊非常相配。面對他們四個這副打扮，人們不由得暗下決斷，世上再沒有比這些小傢伙更好看的了。

他們就此成了養子養女，早上應景給的所有許可，隨之全部失效，星移斗轉，他們得到了雞姦員對待夫人的所有權利：能隨心所欲地虐待那些女人，不僅在吃飯時間，而是隨時，無時不刻爲所欲爲。他們盡可以放心，夫人和他們之間出現任何爭端，審理時他們這一方永遠不會敗訴。

處理完這些事務，他們就進行常規檢查；居瓦爾命令漂亮的法妮處於某種狀態，她卻處於相反的狀態中（下文詳述），她的名字被記在懲罰分類帳中。童男中，吉東做了違禁的事情，名字也記下了。只有極少數性奴還能履行教堂出恭儀式，之後，同道們就餐去了。

這是四個情人上餐桌的第一頓飯，他們分別就座在鍾情於他們的同道右邊，而寵愛的雞姦員則坐在左邊。逗人的新客上席，使飯局魅力大增；四人都十分溫柔，極盡甜美，已經開

始融入大家庭的氣氛。那天，主教興致特別高，在整頓飯的進程中幾乎不停地親吻塞拉東，由於這孩子是上咖啡四人組成員，甜點端上之前便退席了。已經被他搞得神魂顛倒的老爺，看到他在隔壁沙龍中赤身裸體，便完全失去了自制。

「耶穌啊！」他高喊著，臉色紅得發紫了，「既然無法搞他的屁股，我至少可以像居瓦爾昨天對他的變童所做的一樣發洩發洩。」

他說著一把抓住那小囡囡，把他放趴下，雞巴在他的大腿之間滑動。浪蕩子忘乎所以了，陰毛廝磨著可愛的小洞，他還眞想打進洞去。他一手撫弄著甘美小愛神的臀部，另一手替他的雞巴手淫。更有甚者，他把嘴貼到美少年的嘴上，從他的肺裡抽氣，還呑下他的津液。公爵爲了刺激兄弟上演浪蕩子好戲，便站在主教前面，開始去舔居皮東的屁眼，而那天規定讓另外那個童男端咖啡的。居瓦爾也進入了他的視線，命咪謝特替他手淫，迪塞則給他看蘿塞特扳開很大的臀部。大家一齊使勁，努力使他獲得公然爲之奮鬥的狂喜。終於來了，他的神經在顫抖，牙齒在咯咯打顫，眼睛在閃閃發光；除了那三人完全清楚淫樂給這位神職人員帶來什麼可怕影響以外，他儼然是任何人眼裡的可怕東西。精液終於噴洩而出，淌滿了居皮東的臀部，因爲在那要緊關頭，這有心的小助手爬到了小夥伴下面，以便接收本來不屬於他的雄昌之證。

講故事的時間到了，他們整理齊備。機緣湊巧，所有的父親發現當天在他們的長沙發上躺著的是女兒。但是，老爺們沒有驚恐。杜克洛開始發話。

老爺們，由於你們沒要求我逐天講述我在蓋蘭太太家的一切事情，而只是講述這些日子裡非同尋常的精彩事件，所以我就按下不很有趣的幾個童年插曲。那不過是冗長乏味的重複，你們已經聽爛了。我要講講我剛滿十六歲的時候，碰巧遇到一個浪蕩子，他的一天一變值得一談，而我當時在這個行當也算閱歷豐富的了。他是一個嚴肅深沉的庭長，年近半百，按照蓋蘭太太的說法，他們認識多年了，此人每早必搞異想天開的動作，我就講來玩玩吧。他的普通淫媒到了退休年齡，就把他推薦到我們親愛的媽媽手上。他第一次來家裡，是同我開始的。

他獨自一人，被安置在有偷看洞的房間裡，我和一名腳夫進入了另一間；呃，我想他是東南部的薩瓦人吧，平凡之輩，但健康魁梧，庭長的要求就這些，他完全不在乎年齡長相。規定我要一覽無遺地暴露在他眼皮底下，盡可能靠近偷窺洞，替老實的鄉巴佬手淫，他知道底細，認為這種賺錢方式非常美妙，不無小補。我不折不扣地服從了庭長的指示，完成親愛的鄉下人所能渴望的全部動作，我讓他向一個瓷碟射精，從他的雞巴擰出最後一滴後，趕快衝進隔壁房間。那男人在狂喜中等待著我，他撲上碟子把精液趁熱一飲而盡，他自己的東西也隨之噴發了；我用一隻手促進他射精，另一隻手小心收集著每一滴精液，在噴射的間隙，迅速把手伸到淫棍的嘴邊，十分靈巧和淫蕩地保證他能夠噴出來多少，就隨口吃掉多少。

就這些；既沒有撥弄我，也沒有吻我，他甚至沒有撩我的裙子。他不慌不忙地從椅子上

立起身，就像在他興奮前一樣；他拿起手杖離開了，誇我的手淫技巧非常嫻熟，而且很理解他的性格。第二天，換了一個新人，男人必須天天更換的，如同更換女人那樣。我姐為他操作，他滿足地走了，翌日再來。我在蓋蘭太太家的整個逗留期間，一次也沒有看到庭長在上午九點整漏掉過這個儀式，他沒有拉起過一條裙子，雖然他眼前有軟香溫玉服侍著。

「他想看那腳夫的屁股嗎？」居瓦爾問。

「想的，老爺，」杜克洛回答：「在挑逗那人，吃他精液的時候，必須留心把他的身體轉來轉去，而那人也必須把女孩弄得團團轉。」

「現在好了，」居瓦爾說：「講得通了。不然的話，我是一頭霧水。」

不久以後，女兒窩來了一個女的，大約三十歲，十分迷人，但頭髮跟猶大一樣紅。最初，我們以為她是一名新夥伴，不是的，她說只加盟一次聚會，我們馬上開竅了。這位新女主角要伺候的男人不久也到來了，他是一個大金融家，氣色頗好；他的獨特趣味，勾起了我前往觀察的渴望，因為專門為他準備的女子，無疑不被大家看好。他們剛剛進入那個房間，女子就脫去了所有衣服，露出豐滿白嫩的胴體。

「很好，開始，跳起來，妳倒是蹦跳呀！」金融家說：「快熱身，妳完全知道的，我喜歡出一身黃汗以後搞。」

於是，紅頭髮開始起跳，滿房間跑，像一隻小山羊蹦跳著，而那男人一邊自慰，一邊把眼睛盯在她身上；這一切持續了好一大陣子，不知道會折騰到什麼地步。當女人大汗淋漓，便靠近浪蕩子，舉起一支手臂，讓他聞她的腋窩，臭汗從每一根腋毛上滴下。

「啊，就是它，就是它！」老闆高喊，湊近鼻子，熱烈地聞著她那黏乎乎的手臂，「多麼香的氣味！令人陶醉！」

然後，他在她面前跪下，在她陰道內和屁眼嗅嗅，深深地吸氣，但是他總是反覆返回她的腋窩，也許那部位最使他受用，也許因為他認為那腋毛最最香，他的口鼻總是在那裡傾注最大的熱情。終於，他那長而不粗的雞巴，居然抬頭了，他可是已經徒勞地拚命搖動了一個多小時。女子站好位置，金融家從後面上來，在她的腋窩下面塞入他的鰻魚，她夾緊手臂，我看想必是為了在局部形成狹窄的鉗制器官。同時，她擺的姿勢有利於先生享受她的另一個腋窩的外觀和氣味，他抓住它，整個鼻子拱在裡面，在舔食的同時射精了，飽餐著這為他提供無窮樂趣的部位。

「那女子必須是通紅頭髮嗎？」主教問：「那是必要的條件嗎？」

「一點沒錯，」杜克洛回答：「你有所不知，老爺，那種女人的那部位能散發極其猛烈的芳香，而他的嗅覺器官一旦受到烈性氣味的刺激，無疑最能喚醒他的快感器官。」

「當然，」主教同意，「但是，上帝知道，我似乎更喜歡嗅這個女人的屁眼，而不是她的

腋窩。」

「啊，哈！」居瓦爾大聲說：「兩個都有魅力的，我向你保證，如果你拿出腋窩試一下，就會發現它極爲甘美。」

「也就是說，院長大人，」主教道：「那葷雜燴也合乎您的口味？」

「是的，我嘗過了，」居瓦爾回答：「除了有幾次我給添加了其他插曲，我向您保證，我可是每試必要丟精的呀。」

「好啊，那些插曲，我猜出來了，」主教突然插嘴：「您是不是嗅了屁股……」

「好啦，好啦，」公爵打斷他們，「不要逼他坦白，大人，他會告訴我們還不該聽的東西的。繼續講，杜克洛，不要讓這些喋喋不休的人蠶食妳的地盤。」

我記得有一個時期，整整六個多星期，蓋蘭太太完全禁止我姐漱洗，反而要求她挖空心思，使自己保持最不潔淨、最骯髒不堪的狀態；我們對她的用意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來了一個酒糟鼻子的老色徒，半醉半醒，十分粗野的口氣，盤問蓋蘭太太，婊子是否已經骯髒不堪了。「哦，那還用說，」蓋蘭回答。他們被撮合在一起，關到那房間，我則飛速跑到窺視洞那邊；我剛剛到位，就看見我赤裸的姐騎在一個大腳盆上，裡面盛滿了香檳酒，而那個男人手持大海綿，忙著替她洗臀。他把她浸濕，小心翼翼地收集從她的軀體上、海綿上撇下來的點點滴滴污垢。

我姐已經過了很長時間不曾清潔，她甚至被嚴令不准擦屁股，所以，葡萄酒立即染上了骯髒的棕色，大概氣味也不十分令人喜歡的。但是，隨著葡萄酒被流進去的污穢所污染，浪蕩子變得越來越高興了。他呷了一口，發現很美味，遂手拿酒杯，斟上六、七次，把噁心腐臭的葡萄酒一飲而盡，而他剛剛在酒裡洗完一個長期不洗澡的骯髒軀體呢。他喝夠以後，就抓住我姐，讓她伏臥在床上，在她的臀部和大開的屁眼上，把潮水般的淫液噴上去，而這是他在討厭的狂熱中，靠淫穢細節搗騰出來的。

不過，另一個客人要骯髒得多，他也多次引起我的注意。我們家裡有一個女子，使用妓院裡的話，叫做街道偵察兵或者快步動物，任務是日夜到外面跑動，挖掘新人手。這破鞋已經超過四十歲，除了本來就不夠出色，魅力已經大勢已去，還有臭腳的可怕缺點。而偏偏這一點是L侯爵滿心歡喜的根由。他登門了，路易絲夫人（這就是她的名字）被介紹給他，他發現她極好，一把她領到快樂庇護所，就讓她脫鞋。路易絲早就領到叮囑，鞋襪穿了不換已經長達一個多月，她給侯爵伸出一隻臭腳，足以讓不那麼食不厭精的人當場作嘔；可是，把我們的侯爺搞得神魂顛倒的，恰恰是此腳的品質乃污穢和噁心之登峰造極。他抓起腳，熱烈親吻著，嘴巴把腳趾逐一分開，舌頭在每一間隙收集，滿腔熱忱地收集大自然在那裡放置的惡臭黑色浮渣；其實，只要稍加縱容，腳垢的增殖易如反掌。他不僅把這種不齒於人類的東西吸入他的嘴，而且吞下去，津津有味地咀嚼。他手淫之餘丟掉的精液，毫不含糊地證明他在這件事上獲得的樂趣無以復加。

「唉！對於這個，我就搞不懂了。」主教說。

「那我想，最好讓你搞懂它。」居瓦爾說。

「什麼？你還有那興趣嗎？」主教問。

「看著我。」居瓦爾回答。

衆人起身，跑出壁龕，圍攏他，觀察那個世不二出的浪蕩子，他身上集中了一切最荒淫無恥的趣味，擁抱起方珣伸過來的臭腳，她就是我們早就描繪過的那個骯髒老僕人。居瓦爾吸食時，亢奮得昏厥過去了。

「對這一切，我倒搞懂了，」迪塞說：「人只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變得百無聊賴，所有這些醜行就好懂了。所謂飽足思孽淫，執行不拖拉。人們對簡單平常事厭煩了，淫思就氣惱起來，我們體能微薄，我們官能虛脫，我們靈魂腐敗，支撐不住，便陷入了十惡不赦的行爲。」

卡里埃老將軍想必就是此種情況，他是蓋蘭太太最可靠的客户之一。他要的女人，只能是破相的，或者是放蕩糟蹋的，或者是先天不足，或者被依法損殘；總之，非獨眼龍、瞎子不接受，非跛腳、無腿不接受，非駝背、短胳膊缺牙不接受；要麼肢體不全，要麼受過鞭刑，或者燙過烙印，總是要依法受過明顯的恥辱刑罰，同時非得要積年的老太太不行。

在現場，我目擊他得到一個大約五十歲的婦女，有公共盜賊的烙印，而且是獨眼龍。那

雙重的破壞，在他看來是寶貝。他將自己與她一起關在私室中，讓她去掉衣服，狂喜地親吻她肩上不容置疑的墮落記號，熱烈地吮吸疤痕的每一脊溝，他說那是光榮。完了以後，他把強烈的慾望轉向她的屁眼，他扳開她的臀部，津津有味地親吻屁股所拱衛的乾癟洞眼，好像沒完沒了地吮吸著，然後騎在老太的背上，用雞巴摩擦依法獲得的標記，一邊摩擦，一邊讚揚她得到這面獎狀當之無愧。然後，他俯身向著她的屁股，又狂吻他已經長時間參拜的聖壇，在那些討人喜歡的記號上噴大量的精液，因為那記號已經把他搞得神魂顛倒。拜祭終於結束了。

「怪怪，上帝呀！」居瓦爾高喊，那天，他的大腦裡始終翻騰著淫思。「看哪，同道們，看這雞巴升起的記號，剛才描繪的激情在我身上燃燒起什麼樣的火焰啊。」

他向德格朗日太太呼喚：「到這兒來，骯髒的雞姦婆，」他以同樣的腔調繼續道：「過來，妳很像剛才說的那個女人；來，給我享受將軍一樣的快樂。」

德格朗日走近。迪塞在這種過度行爲中與他同道，他幫助院長剝掉她的衣服。她最初提出一些異議，他們心中有數，就罵她欲擒故縱，實際上是嘩衆取寵。她那打上烙印的背脊終於露面了，一個字母是V（盜賊），一個字母是M（慣犯），說明她曾兩度享受羞辱手術，不過，這些傷痕卻讓浪蕩子們的無恥慾望實實在在地燃燒起來了。

那個殘敗軀體的其餘部位，屁股像雲紋塔夫綢，中間呈現一個寬大的臭屁眼，破奶頭，

缺三指，短腿跛行，滿口無齒，這一切加起來，挑逗、刺激著我們那對浪蕩子。迪塞吮吸她的前面，居瓦爾吮吸她後面，儘管眼前美女如雲，秀色可餐，隨時準備滿足他們的些許慾望，但是，兩個浪蕩子已經陷入了瘋狂，他們看中的是自然界和罪惡羞辱摧殘過的東西，是最骯髒、最噁心的物件，由此來品嘗最甘美的快樂……看了這一幕，再來給我解釋一下男人吧！這裡有兩個男人，好比在爭奪一具行屍走肉，如惡狗搶臭肉般，他們纏綿於極端骯髒的淫蕩行為，最後突然射精了。儘管這樣取樂令人筋疲力盡，但他們很可能會立刻重搞一次，哪怕是從事類似的荒淫無恥行為。不過，晚飯的鐘聲提醒他們，還有其他的快樂值得考慮。

院長由於丟精而豁了出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大吃大喝，根本無法復活，所以他像豬玀一樣去填飽自己。他讓小阿東尼替金槍不倒翁手淫，給他弄一些精液喝。但是他對馬上照辦的醜行不滿足，於是起身說，自己想到了若干更甘美的東西；沒有進一步解釋，就把方珣、阿東尼和海格力斯帶走，去了大院盡頭的閨房，直到晚上狂歡儀式再回來。不過，屆時他倒進入了十分出色的狀態，又能從事一千個新的淫蕩動作，一個比一個怪異，但是很遺憾，我們還不能說給看官聽，因為我們籌劃的故事結構基本次序規定，還要將它延緩一些。

然後，上床。居瓦爾，難以捉摸的居瓦爾，那天晚上輪到女兒，神聖的阿德萊德陪床，本來可以和她度過一個難忘良宵的，但他第二天早晨卻被發現撲在令人作嘔的方珣身上，他徹夜和她從事新的醜行，而阿東尼和阿德萊德被趕下長沙發，一個躺在遠處的小床上，另一個則躺在地面鋪的床墊上。

第六天

輪到老爺參加手淫集訓，他到場了。杜克洛的弟子們若是童男，老爺大概會抵擋不住的。但是肚皮以下的那道小縫隙，在他眼裡是可怕的損傷，即使身邊圍著美惠三女神，使他淫心大發，那該死的縫隙一旦露出，就足以讓他平靜下來。所以，他擺出了英勇防禦的陣勢，我甚至相信他的雞巴依然是軟綿綿的，集訓得以繼續。

顯而易見，老爺們急於挑剔八個童女的毛病，以便第二天替他們自己撈到什麼，那可是懲罰兌現的致命星期六啊，所以這個階段他們想得到責罰全體八童女的快樂。清單上已經有六個上榜了，而甜美的澤爾蜜爾成了老七，說眞的，她理該得到責罰嗎？還是在與公正嚴明的搏鬥中，藉口施暴的快樂占了上風？我們把問題留給聰明的迪塞去憑良心決定；我們書中只是敘述事件的經過。一位非常美豔的夫人進一步擴充了失足者的行列：那是淑女阿德萊德。她丈夫迪塞揚言，要做出嚴以律己的表率，而她冒犯的恰好是他本人。他把她帶到某個地方，要求她提供迎合他某種官能的服務，而她做得並非無懈可擊；不是每個人都和居瓦爾一樣墮落的，雖然阿德萊德是他的女兒，她壓根兒沒有繼承他的那種趣味。她可能推托了，也可能表現不佳，也許僅是出於迪塞的惡作劇，不管原因是什麼，好歹她上了懲罰記帳本，這倒令衆人大爲滿意。

巡查童男寓所一無所獲，同道們便轉入小教堂，去享受秘制快樂。由於那些要求獲准進

入的，往往遭到拒絕，無法前來逗樂，所以這種快樂反而更加熱辣，更加奇特。那天早晨只看到康絲坦斯、兩個次等雞姦員和咪謝特。

在正餐上，澤菲爾侮辱了康絲坦斯，由於他魅力日增，而且放蕩的名聲大振，同道們越來越滿意了。再說，康絲坦斯雖然不再做女招待，卻總是來伺候吃中午飯的。他稱她爲嬰兒製造者，還在她的肚皮上打了幾拳，說他要開導她同情人一起下蛋，然後他親吻公爵，愛撫他，深情地拉了幾下他的雞巴，成功地讓那傢伙腦袋發熱，惹得布朗吉公爵發誓，下午非得把澤菲爾噴濕不可，而那小傢伙逗弄說，他可是在拭目以待呢。由於輪到澤菲爾端咖啡，他在吃甜點時離開了，然後赤裸再現，端著杯子送到公爵面前。公爵馬上離席，非常活躍，以一、兩句下流話搭訕，然後吮吸孩子的嘴和雞巴，把他按在對面椅子裡，屁眼跟他的嘴平齊，就這樣把它吸動了一刻鐘。他的雞巴終於反叛了，昂起了高傲的龜頭，公爵非常清楚，禮敬畢竟要求上一些香火的。但是，他們有約在先，除了前一天使用的權宜之計以外，禁止一切動作；公爵因此決定仿效他的夥伴們。他讓澤菲爾彎腰趴在沙發上，在男孩的大腿之間驅動他的引擎，但是降臨在居瓦爾身上的事情，也在公爵身上發生了：他的裝置穿出了十法寸。

「你最好還是學學我做的那樣吧，」居瓦爾出主意道：「讓孩子擦你的雞巴，用他的淫水澆灌你的龜頭。」

但是，公爵發現同時刺穿兩個更痛快。他懇求他的兄弟讓奧古絲丁就位，把她的屁股緊

貼著澤菲爾的大腿，而公爵可以說同時操著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爲了添加淫興，他又把澤菲爾的雞巴摩擦奧古絲丁滾圓的美臀，用童子精液打濕了它。可以想見，精液遇到如此美事，必然興致很高，不久便大量噴射出來了。

居瓦爾發現整個場面十分誘人，同時看見公爵的屁股打開著，裂開的口子有所盼望，每一個雞姦者雞巴勃起的當口，屁股都是這樣的。於是，居瓦爾便近前回報他昨晚所得，而可愛的公爵剛剛感覺這次插入引起的淫蕩震動，便把精液從反面潑到殿堂的邊沿，而幾乎與此同時，澤菲爾剛剛打濕了殿堂門杜子。但是，居瓦爾並沒有射精，他從公爵的屁股拔出雄赳赳氣昂昂的陽具，便去恐嚇也在吉東的大腿之間抽送的主教，威脅說，剛剛讓公爵遭受過的命運，主教休想逃避。主教不服，於是交戰開始了；到頭來主教被雞姦，同時在他正在愛撫的美童大腿中間，美味地丟出一股放蕩不羈的精液，淫蕩的引發成功了。但是，一直心甘情願當觀衆的迪塞，身邊卻只有埃貝和陪媼，雖然他幾乎醉倒了，卻不願錯過機會，正在悄悄做下醜事，不過我們還不得不將此事按下不表。場地上終於恢復了平靜，大家安睡了。六點鐘，我們的演員們再次醒來，接納杜克洛的如簧巧舌爲他們準備的新的快樂。

那天晚上，四人組進行了性別互換。這就是說，所有的童女都穿上水手服，童男則穿粗布衣服，打扮成婊子。一眼看去，效果令人銷魂，沒有比這種淫逸的陰陽顚倒更加挑逗淫慾的了。發現童男身上有酷似女孩的東西，眞是可愛；童女爲了取悅，借用了別人喜歡她擁有的性別，則極爲有趣。那天，每位同道都是自己的妻子陪伴臥榻，他們相互祝賀這種非常符

合宗教禮儀的安排，大家準備好了，要聽杜克洛繼續講她的淫蕩故事。

在蓋蘭太太家，有一個女子，約莫三十歲上下，白膚金髮碧眼，胖乎乎的，但是特別的白嫩健美。她的名字叫奧羅爾，有一張魅力無邊的嘴，牙齒齊整，淫蕩的舌頭；但是，誰會相信，要麼是欠教養，要麼是胃不適，從那可愛嘴裡，居然片刻不停地噴發大量的屁，特別是飽餐一頓以後，有時她能持續一小時不間斷地吹出飽嗝流，風力之大，足以推動風車。但是，俗話說得好，沒有人崇拜，就不算缺陷，這位美女正因為此，有了一位最熱心的崇拜者：他有學問，是一本正經的經院哲學教授，在巴黎大學任職。他已經厭煩了在學校裡徒勞地證明上帝的存在，有時會到訪我們妓院，要說服自己，親愛的上帝所創造的人存在。他蒞臨之前會先打招呼，當天奧羅爾便像餓死鬼一樣餵飽自己。我對虔誠的促膝談心好奇，便衝向那偷窺洞：這對情人會面了，些許前戲都針對嘴巴，接著，只見我們的演說家十分溫柔地讓親愛的夥伴在椅子上坐下，自己坐在對面，把自己的聖物存放在她的手掌之間，那淒慘的老東西已經退化到了極可悲的狀態。

「做呀，」他命令她：「做呀，小美人。行動吧，妳知道怎樣才能把我從這衰弱無力的狀態中解救出來，求妳啦，快點採取這些措施吧，我感到必須及時行樂呢。」

她用一隻手接納博士那軟綿綿的陽具，另一隻手把他的頭拉到她的頭邊，把她的嘴唇貼到他的嘴上，一轉眼就把六十個大飽嗝接二連三地灌下他的嘴巴。這位上帝僕人的那個狂喜

喲，真是難以言表。他飄飄然的，深深地吸氣，吞下臨到他嘴上的一切，你大可以認為，哪怕丟失一點點氣體，都會使他痛心疾首。與此同時，他的手在我同伴的胸口及襯裙下亂摸。但是，這些摸索無非是插曲，獨一無二的重要物件是那張嘴，它那消化的隆隆聲壓得他受不了。他的雞巴終於被該典禮在他身上造成的淫蕩肉癢所漲大，向我夥伴的手射精了。接著他趕緊去講課，一邊走，一邊聲稱，他從來沒有玩得這樣痛快過。

過了一些時間之後，一個非凡的男人來到家裡，要我做了一件奇事。隻字不提，讓它悄悄溜掉就可惜了。那天，蓋蘭太太敦促我吃飯，幾乎是強迫我吃下前不久看見小姐妹吃的同樣量的飯菜。蓋蘭太太有意安排，把我的心愛菜餚統統端上來；當我們離席時，她預先警告我要為老浪蕩子做的一切，她打算把我配給他呢。隨後，她就讓我當場吞下三粒催吐劑，溶解在溫開水裡的。老色鬼到了，他是一條頻頻嫖妓的妓院狗，我已看見他幾十次了，卻偏偏沒有太留心他來搞的是什麼名堂。他擁抱了我，把一條髒兮兮令人厭惡的舌頭伸進我的嘴，加上他的臭呼吸，我喝下的催吐劑就一併發作了。他注意到我在翻胃，便一陣狂喜。「勇敢點，親愛的，」他高喊：「勇敢一點，別害怕，我一滴都不打算流失的。」我事先得到了關照，他要做的都是些什麼，所以，我讓他坐在長沙發上，把頭靠在沙發扶手上。他的大腿叉開著，我解開馬褲扣子，拖出軟綿綿、發育不良的陽具，它一點沒有變硬的跡象。我搖動它，他張開了嘴。我一刻不停地手淫他，而他的無恥的手一直在亂摸我的屁股。我把沒有完全消化的正餐近距離吐進他嘴裡，那是催吐劑從胃裡掏出來的。那男人心花怒放，得意忘

形，狼吞虎嚥，向我的嘴唇內尋找著更多的不潔嘔吐物，那東西可使他陶醉呢。他的確沒有漏掉一滴，他眼看有結束的危險，便把舌頭伸進我的嘴撓癢，惹得嘔吐重複一遍；而他的雞巴，當時由於我震顫性的作嘔而簡直摸不到了，那雞巴除了這種無恥行為能觸動，無疑是雷打不動的，它鼓脹了起來，顧自高聳起來，在我的手指下面痛哭流涕，毋庸置疑地證明，這些骯髒的活動對它留下了印象。

「啊，謝天謝地，」居瓦爾說：「的確是非常甘美的激情，但是仍有改進餘地。」

「怎麼改進？」迪塞淫性大發，正在唉聲歎氣，聲音斷斷續續的。

「怎麼改進？」居瓦爾重複道：「咳，見鬼，女方和菜餚可以選擇的嘛。」

「選擇搭檔嗎……啊！我懂了。你更喜歡方珣吧。」

「哎！千眞萬確！」

「菜餚呢？」迪塞繼續問，阿德萊德同時在手淫他。

「菜餚嗎？」院長喃喃地說：「唉！天地良心，我會強迫她，以同樣的方式把我剛剛傳入她體內的東西還給我。」

「也就是說，」金融家結結巴巴地說，開始昏頭昏腦了，「你朝她嘴裡嘔吐，她得吞下，然後還得噴還給你？」

「準確無誤。」

他們各自衝向自己的小間，院長帶著方珣、奧古絲丁和澤拉米爾；迪塞帶上了德格朗日、蘿塞特和金槍不倒翁。而杜克洛的講用呢，則不得不等待半個鐘頭左右才繼續。然後，兩個好色之徒終於回來了。

「啊，」公爵責備先出來的居瓦爾道：「你肯定做了什麼齷齪行為。」

「啊，東弄一點，西弄一點，」院長回答：「這是我一生攤到的福氣罷了。我只把最最齷齪、最最噁心的快樂放在心上的。」

「但是，至少還有一點淫水要播撒吧？」

「別胡說八道了，」院長說：「你以爲人人都像你啊，每隔幾分鐘就有淫水要丟？我還是把那些力氣活兒留給你和像迪塞這樣的活力冠軍吧。」他看著金融家回來，累得簡直站不住。

「同意，」迪塞說：「我難以抵擋啊。這德格朗日在言談舉止上非常骯髒，無論需求什麼，她都有非凡的本領……」

「好了，杜克洛，」公爵說：「接著講故事，如果不打斷他的話，這魯莽的傢伙會口沒遮攔的。自己幹了什麼，會和盤托出，根本不考慮吹噓美人的青睞是不成體統的。」

杜克洛太太乖乖地繼續講故事了。

既然老爺們這麼喜歡那種噱頭，我非常遺憾，他們沒能把熱情再克制一會兒，依我看，

聽了我今晚下面還要講的內容，這種熱情就會更加得其所哉了。院長先生宣佈，我剛剛描繪的激情裡缺少什麼，不夠完美，但在下面要講的激情裡，它恰恰是不折不扣地存在的。真可惜，我還來不及講到它。薩克朗奇老院長，不折不扣地提供了居瓦爾先生似乎渴望的全部特點。為他選定的是三十六歲上下的高個胖女人，長滿粉刺，酒鬼，講話粗野，臭嘴像魚販子，雖然風韻猶存。院長來了，晚飯端來，兩人都搞得爛醉，兩人都失去了理智，兩個都把東西嘔吐到對方的嘴裡，把東西嚥下去，接著又把東西互相歸還到對方的嘴裡。他們最後栽倒在殘羹剩飯裡，這就是說，倒在了他們剛剛潑打下來的遍地污穢裡。然後，我就被派遣過來，因為我的同事已經沒有一點點力氣，其實她已不省人事。不過，這對於浪蕩子來說是關鍵時刻：我發現他俯臥著，雞巴像鐵棍一樣直豎，硬梆梆的。我握住他的陽具，院長支支吾吾，罵罵咧咧的，把我拉到身邊，吮吸我的嘴，就像公牛一樣射精，同時翻來覆去，繼續在嘔吐物裡打滾。

過了一陣子，同一個女子給我們表演了至少同樣骯髒的古怪場景。一個胖神父，對她出手倒大方，他把我的夥伴大腿盡可能分開，綁在沉重家具上不能動彈，然後騎在她的肚子上。主人端進來幾種菜餚敬客，就按這個姿勢，不用餐盤，直接放在女孩的小腹上。那傢伙徒手抓起美味，逐一浸在意中人張開的陰户裡，反覆翻騰沾上汁水，東西只有在用陰道分泌的調味品徹底浸漬之後才吃掉。

「哈！」主教高喊：「多新鮮的吃飯方式啊。」

「不對你的路子吧，啊，老爺？」杜克洛問。

「大肚神作證，不對路的！」教士回答：「我並不那麼喜歡陰道服務。」

那就傾聽下面的故事，我將用它來結束晚上的敘述，我認為，它會使你們更高興。

我跟隨蓋蘭太太已達八年，剛剛滿十七歲，在這期間，我沒有一天不看見某包稅人一大早就來家裡報到，大家都對他很敬重。他當時年近六十，矮胖子，在各方面都像迪塞先生。就像迪塞先生，他有一股生機勃勃的神氣，也很豐滿；每天，他要求點一個不同的女孩，而家裡的女孩從不上來伺候，除非萬不得已，只在外包的人未能如約時救救急。我們的金融家名叫杜邦先生，他的趣味很挑剔，對女孩也挑三揀四。除了我提到的迫不得已的情況，他根本不要娼妓來滿足他的需求；相反，他要女工、女店員，特別是時裝店老闆。她們的年齡和膚色也必須符合規格：必須是金髮碧眼白皮膚，年齡在十五和十八中間，不多也不少；最重要的品質是，她們需要有好看的屁股，要絕對乾淨，只要屁眼出現一點點小粉刺，就有足夠的理由回絕。如果是處女，他付雙倍的價錢。

那天，他們為他安排了十六歲的年輕花邊工，她的屁股堪稱名副其實的樣板。可是，杜邦先生並不知道給他安排的禮物究竟是誰，正好小姐帶話過來，她那天早晨無法擺脫父母，就不必等她了；蓋蘭太太知道杜邦先生從來沒有和我打過照面，便指示我立即穿上市民的服

裝，出去到街道盡頭雇輛出租馬車，在杜邦進屋一刻鐘之後，就像不速之客般殺到她家。我必須好好扮演我的角色，冒充時裝設計學徒。但是，在所有的考慮中，要妥善完成、最最重要的事情是茴芹水：我要立即喝下半升，填滿肚子，接著要喝下她給的一大杯香脂利口酒，它的功用是什麼，你們不久便可以瞭解到。一切進行得天衣無縫，幸好，我們提前幾個小時就得到了通知，做好了萬無一失的準備。我進來時，一副幼稚可笑的神情，被引見給金融家。他首先非常仔細地打量我，可是我的行為舉止謹慎嚴密得不得了，他根本沒法在我身上發現什麼破綻，將專門為他而杜撰的故事戳穿。

「她是姑娘家嗎？」杜邦問。

「在那個位置不是，」蓋蘭太太手按住我的肚子說：「但是我對另一面負責。」

這可是她說過的最放肆的謊話。沒關係的，那人相信她，只有那一點才是必需的。

「拉起裙子，快點。」杜邦說。

蓋蘭太太從後面拉起我的裙子，一邊讓我靠向她身上，從而完全暴露出浪蕩子履行禮拜的廟宇。他貪婪地盯著瞧，撫摸了一陣屁股，雙手扳開它，檢查結果顯然是滿意的。他宣佈屁股是優等的，他滿意。下一步，他問了我幾個問題，涉及我的年齡，我的行當，對於我假裝的無知幼稚還算滿意，我假裝天真爛漫的樣子。他讓我陪他去他的房間，蓋蘭太太的家裡專門為他保留了一套：除了他，別人是不進去的，也無法從任何角度觀察到。我們倆進入後，他仔細關門拴牢，再次端詳了我一會兒，接著以相當蠻橫的口吻詢問我，我是否真的從

不用屁股性交，整個過程他始終保持著粗暴的個性。由於我的角色規定，我對這樣的說法是什麼意思要一無所知，便讓他再說一遍，宣稱我仍然沒有懂。隨後，他比劃著，採用了毫不含糊的直觀方式，總算讓我搞懂了他的用意，我裝出了恐慌和靦腆的表情回答，很可惜我從未遇到過這樣的下流行為。此時，他讓我只除去裙子。我服從了，襯衣沒有脫，繼續遮著前面，可是他迫不及待地把它掀到屁股上面去，儘量高，直到讓緊身胸衣的束腰帶卡住了。在他把我的衣服脫掉的同時，我的圍巾滑落下來，胸部全部暴露出來了。他變得怒不可遏。

「妳的那些奶頭見鬼去吧！」他高喊：「咳！誰要妳露奶的？那是我不耐煩那些個丫頭片子的所在，那恬不知恥的露奶癖，老是沒完沒了的呢。」

我急忙把奶子遮蓋嚴實，湊過去要請他原諒，但是，他注意到，我下面要擺的姿勢將展示我的前邊，他第二次發脾氣了，「咳！我的上帝！妳能不能待著不動？」話音剛落，他抓住我的腰腿部擺佈著，直到不會再瞥見屁股以外的東西，「那樣別動，該死的！不需要妳的胸部，更不需要妳的陰道，和我搞，只需要屁股。」

說完，他站起來，把我引導到床沿，讓我躺下，擺佈成半身俯臥。然後，他自己坐在一把非常低的凳子上，夾在我張開的兩腿之間，這樣他的頭恰恰跟我的屁股持平。他又窺望我一陣，斷定我還沒有調整到適當的位置，便站起來，取來一個墊子，塞在我的肚子下面，使屁股更厲害地拱起。他再次坐下，檢查著，以積年的成熟浪蕩子那種沉著冷靜和信心，處理一切情況。過了一會兒，他抓住我的兩片屁股打開，把張開的嘴按在屁眼上，嘴唇封上。然

後，他發出信號，同時也是服從我體內積累的相當大的壓力，我立刻放出一個隆隆響屁，或許是他一輩子接受的最最爆炸性的屁，氣流衝向他的喉嚨深處。他猛烈後退，暴跳如雷。

「怎麼回事！小蠻子，」他高喊：「妳竟敢對我的嘴放屁，是嗎？」

他馬上再次把他的嘴拍向我的屁眼。

「是的，先生，」我邊說邊發佈第二個悶屁：「我就是這樣對付吻我屁眼的紳士的。」

「那很好！想放屁就放吧，小壞蛋，既然忍無可忍，就放屁吧。想放得多狠，想放得多勤，都沒關係。」

從此刻起，我撂下了所有的約束，沒有什麼能表達我緊急發洩的願望。我先前喝下的飲劑，醞釀出了喧鬧的屁，它使此公感到熱血沸騰，有些屁用嘴吸，有些用鼻孔收。這樣操練了足足一刻鐘以後，他在長沙發上躺下，把我拉下來，鼻子仍然夾在我的屁股之間；躺穩後，他命令我幫他手淫，同時繼續那樣放屁，由此他得到了如此美妙的樂趣。我放屁，我手淫，我操縱著一條鬆弛的小雞巴，它和我的手指差不多長、差不多粗，但是憑藉擊打、急推和放屁，陽具最後變硬了。此公的快樂大為增殖，臨界時刻接近了，這是由他變本加厲的傷風敗俗行為告訴我的：還是那條舌頭，現在在招惹我的屁，他的舌頭就像標槍，直刺入我的肛門深處攪動放屁，他要我對著他的舌頭放出那些柔風。我發覺，他變得不可理喻，他驚惶失措，而他的猥瑣小陽具可憐巴巴地灑出七、八滴棕色的水樣精液，淋到我手指上。他隨之恢復了理智。但是，他身上天生的暴虐，一下子使他失態，一下子又恢復過來，我簡直來不

及適應，搞得措手不及。他罵罵咧咧，嘀嘀咕咕地咒罵，總之，他給了我罪惡已得到發洩的臭形象，而我則成了那過河拆橋的無禮舉動的犧牲品。一旦魅力減退下去，便尋求報復，蔑視起感官竊據的崇拜對象來。

「嘿，他是我最最喜歡的，超過了前面所有的人，」主教說：「妳可知道，他第二天有了個十六歲小童女當學徒嗎？」

「知道啊，老爺，他的確有的，第三天果然有了個十五歲的姑娘家，還更漂亮呢。很少有人付這麼多錢，所以服務更是無微不至。」

這激情已刺激了十分熟悉那種混亂的頭腦，使他們想起了他們所一致推崇的一個趣味。老爺們簡直等不及要利用它。他們每個人都因地制宜地帶上身邊的人，眞是各得其所哇。晚飯送來了，美食家們趁機摻雜進他們剛剛聽見的所有惡習，公爵把泰雷姿灌醉，讓她嘔吐到他的嘴裡。迪塞讓全體女眷放屁，夜間至少呑嚥下六十口臭氣。至於居瓦爾，腦袋裡舞動著各種各樣的過度行爲，他宣佈要單獨履行一些秘密祭神儀式，便去了最遙遠的閨房，伴隨的有方珣、瑪麗、德格朗日和三十瓶香檳酒。後來，不得不把四個人全部抬回來，人們發現他們泡在自己的髒物潮水裡，院長則睡著了，他的嘴貼著德格朗日的嘴，她仍然吐個不停。另三個同道也表現相當，技藝大同小異；他們的秘密儀式也花天酒地，弄醉了那些小性奴，舔光了他們的嘔吐物，他們讓童女們放屁，我實在沒有工夫說清楚。幸虧有了杜克洛，她頭腦

冷靜，挺身而出控制了一切，維持了秩序，把衆人打發上床。要不是杜克洛，那長著玫瑰色手掌的曙光，打開阿波羅太陽神宮殿的大門時，很有可能會發現他們仍然躺在自己的污穢中，像豬玀，而沒有人樣。

他們僅需要休息一下而已，所以那晚大家單獨睡，躺在睡神摩耳甫斯手臂中，恢復一點力量，迎接新的一天。

第七天

同道們已不願意每天早上去襄助杜克洛一個鐘點的課程；一方面因爲夜間的快活令人感到疲倦，另一方面又擔心此項活會讓他們一大早就丟精。而且，他們還認定，這種儀式會過早使他們對淫樂熟視無睹，他們有意量力而行，所以不能對這些事失去感覺。他們商定，每早由一名雞姦員代庖，輪流伺候訓練。

巡視檢查開始了。只缺一個童女，就可以讓八個童女統統去接受刑罰了。這個人就是可愛有趣的索菲。這孩子已經習慣於盡責盡心，無論這些職責對她而言有多麼荒唐可笑，她還是一樣畢恭畢敬。迪塞早就串通了她的看護人露易松，非常巧妙地讓她中圈套，這樣她就可以被判定有錯，而記錄在致命的本子上。溫柔的阿琳同樣接受了細查，也被判定爲有罪。就這樣，那晚的名單包括了八個童女、兩位夫人和四個童男。

操持完這些之後，老爺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標誌著第一週結束的節日重頭戲——婚禮上。那天，沒有批准任何人上教堂的廁所公開放鬆內急。老爺們穿戴得像教皇，上了聖壇。公爵代表新娘的父親，居瓦爾代表新郎的父親，把咪謝特和吉東引向前。兩人都穿著出客的禮服，打扮得異常漂亮，但是，卻穿反了。也就是說，小夥子裝扮成姑娘，而小姑娘女扮男裝。不幸的是，我們先前定下的處理事務的順序，使我們不得不向後推遲看官們瞭解這個宗教儀式細節的樂趣。但是披露這些細節的適當時機，終將會到來的。

老爺們走進客廳。在等待用餐之際，四位浪蕩子身邊只有那對迷人的小夫妻，便命令他倆脫掉衣服，強迫他們一起表演在他們年齡範圍內許可的一切婚姻儀式行爲，除了不能把陽具插入小姑娘的陰戶裡。插入完全可以辦到的，因爲男孩勃起得非常堅挺，但是不允許，以免糟蹋了一朵注定作爲他用的花朵。除了這一點受到限制，他們被允許互觸摸愛撫。年輕的咪謝特令她的小丈夫遺了精，而吉東在老爺們的幫助下，起勁地幫幼妻手淫著。然而，他們都開始清楚地認識到，這一切束縛了他們幼小的心靈，讓他們無法痛快淋漓的享樂，連他們的年齡已經允許他們體味的那種應運而生的快樂也不例外。

他們開始用餐。新郎新娘在婚宴上幫忙。但是喝咖啡時，老爺們對他們又頭腦發熱了。就和當天侍奉咖啡的澤拉米爾、居皮東、蘿塞特和科蓉一樣，他們被剝得精光，用大腿來性交到這個時刻已經很流行了。居瓦爾佔有了丈夫，公爵對付新娘。兩個男人當場就把雞巴插入了這對夫妻的大腿襠之間。主教自從咖啡端進來之後就對澤拉米爾迷人的屁股起了興，他用舌頭舔，用嘴巴吮，把他的屁都引出來了。他很快就用同樣的方式洞穿了小傢伙的大腿襠。而迪塞則對居皮東那迷人的屁股施展了他精選的小伎倆。我們的兩位主要運動員都沒有射精；其中一位很快就抓住了蘿塞特，而另一位抓住了科蓉。他們操孩子們的陰唇，還在大腿間抽動著他們的雞巴，正如他們對待咪謝特和吉東那樣，命令孌童們按照老爺們的吩咐用漂亮的小手來手淫，那些碩大的雞巴頭從他們的肚皮底下伸出來了。與此同時，浪蕩子們舒舒服服地用手指玩弄著小樂子們新鮮、甜美的小屁眼。他們仍然沒有射精；他們知道，晚上

有美妙的活計要做，所以要養精蓄銳著點。此刻起，年輕夫妻的特權取消了。他們的婚禮儘管舉行得十分得體，但只不過是場遊戲。他們分別回到了指定的四人組，大家都去聽杜克洛講故事：

這個男人的嗜好和金融家結束昨晚敘述時的做法大同小異。希望他能讓老爺們感到高興，今天的故事就這樣開始吧。他是一名年約六十的法國行政法院審查官。他不但有著與眾不同的癖好，而且只使用比自己年老的女人。

蓋蘭太太向他介紹了她自己的朋友——一位上了年紀的老鴇。她乾癟的屁股很像一張給煙草保濕的舊羊皮紙。儘管屁股實在難看，卻正中那浪蕩子的下懷。他跪倒在那衰老的屁股前，滿懷愛意地親吻著它。屁放進了他的鼻子裏，他不由得心醉神迷地張大嘴巴。老女人也張開她的通風口，他的舌頭迫切地在裡面探尋那醇香的疾風。然而，他再也受不了這事兒帶來的極度興奮了。他從褲子裏掏出一根衰老、蒼白、皺巴巴的小傢伙，和他崇拜的神靈一樣難看。「啊！放屁吧，我的老甜心，痛痛快快地放屁吧！」他一邊喊叫著，一邊用盡全力手淫著，「放屁吧，我的親親，只有指望妳的小屁才能讓這生銹的工具省悟啊。」老鴇加倍努力，陶醉在淫樂中的浪蕩子在女神的小腿間丟下了兩、三小滴給他帶來全部樂趣的不幸精液。

壞榜樣的影響是多麼可怕！誰說的？就在同一時刻，就好像有人一聲令下，四位浪蕩子各自召喚了他們四人組中的陪媼。他們迫不及待地撲向那些老邁淫蕩的屁股，從裡面誘導出屁來，如果沒有其他因素使他們懸崖勒馬，他們正要和那審查官一樣作樂，不過，他們還記得在縱酒狂歡中等待他們的快樂，終於適可而止。所以，他們都打發了各自的維納斯。

我想稍稍觸及以下的故事，老爺們。因為我知道，在你們當中很少有人信仰這種情慾。既然你們要求我和盤托出，我就照做吧。這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男人，長著一張非常英俊的臉。他有舔舔我來月經的陰户的癖好。我得仰臥著，雙腿張得大大的。他跪在我的面前，雙手托起我的腰部，讓陰户更貼近，容易吮吸。他吞下了淫液和血液，他弄得如此熟練，而且他又長得這麼帥，我就洩了。他自己手淫著，就好像在極樂第三度世界中一樣。很顯然，世上沒有什麼能給他帶來這麼大的樂趣了。在搞弄過程中，他最熱情、最激烈的射精來臨了，這是我很快便深信不疑的。第二天，他通常去見奧羅爾，之後不久輪到我姐。每個月，他都會來複查我們一遍。毫無疑問，完了以後他也同樣去光顧巴黎的所有其他妓院。

但是，老爺們，你們會同意，上述的癖好並不比另外一位先生的癖好更奇特。他過去是蓋蘭太太的老朋友，受到她的招待已經有好多年了。她向我們保證說，他所有的快樂都在於吞吃排出的珠胎或小產的胎兒。無論何時，只要有姑娘出現這種情況，就要通知他，他就衝到妓院裡，把胎兒吞下，滿足得欲仙欲死。

「我認識那個人，」居瓦爾說：「他的存在和他的品味的確是千眞萬確，如假包換。」

「是嗎，」主教說：「我知道一件和這個男人一樣實在的事情，那就是我不會模仿他的。」

「爲什麼不呢？」院長問道：「我相信，這可以帶來射精的。假如康絲坦斯能同意我這麼做——聽說她現在懷孕了——我可以答應她，提前讓她的兒子先生出世。我會像吃沙丁魚一樣，大嚼一下的。」

「哦，全世界都知道您極端厭惡孕婦的，」康絲坦斯答道：「而且大家都知道，您除掉阿德萊德的母親是因爲她懷上了第二胎。假如朱莉聽我的話，她就會自己小心的。」

「我不喜歡子女，這千眞萬確，」院長說：「那畜生大肚皮的時候，她惹起了我極度的厭惡，但是如果認爲我是出於這個原因殺死我的女人，那眞是大錯特錯了。妳這個婊子，請記住，我殺女人並不需要理由，特別是妳那樣一個畜生。只要她屬於我，我就不會讓她下崽的。」

康絲坦斯和阿德萊德開始哭泣。這個情況披露了院長對公爵迷人的夫人暗暗記仇。公爵不僅沒有在爭論中支援她，還對居瓦爾說，他應該很清楚地知道，布朗吉也同樣不喜歡子女。儘管康絲坦斯懷孕了，她畢竟還沒有生產。聽到這裡，康絲坦斯淚如泉湧。她坐在她父親的睡椅上，迪塞不僅沒有用心安慰她，反而警告她說，儘管她身子不舒服，如果她不馬上停止出聲，他會把她的屁股一腳踢到門外去的。那可憐人兒只好暗暗地在心裡流淚，不停地

說：「唉，偉大的主啊！我太不幸了。但是我命該如此，我必須接受。」一直在公爵睡椅上以淚洗面的阿德萊德，被他翻天覆地的戲弄折磨得更加涕淚橫流，終於也收起了眼淚。這給我們四位浪蕩子邪惡的靈魂帶來快樂的一幕，是有點兒淒慘，但還是結束了。杜克洛繼續講她的故事：

在蓋蘭太太的家裡，有一個構造巧妙的房間，只歸一個男人使用。房間裡有雙層天花板，這夾層樓十分低矮，剛好能容人躺下，這是我用來安頓那浪蕩子的，可以滿足那不同尋常的癖好。他帶著一位姑娘，從一扇翻板活動門下去，關在一起。他的頭正好置於上層房間地板上鑽出的一個孔洞下方。陪伴他入關的姑娘，只有一件工作，那就是幫他手淫。而在地板上方的我，則為另一個男人做同樣的事情。那個孔洞很不起眼，看起來就像是木板上不經意的開口，而我好像為了保潔，免得把地板弄髒，得誘導那男人把精液不偏不倚地射進那個孔洞裡，也就是說，射在下面先生守在洞口的臉上。一切都構思得恰到好處，滴水不漏，操作成功極了。當上面被手淫的男人的精液，濺到下面男人的鼻子上時，後者也射出了自己的精液。整件事情就是如此。

我不久前提到的老夫人再次出現，但是這回她要伺候的是另一位勇士。這個年約五十的男人，讓她脱掉衣服，然後舔遍了她那衰老身體上的七竅：屁眼啦，陰户啦，嘴巴啦，鼻孔啦，腋窩啦，耳朵啦，沒有漏掉一處地方。這個流氓還一口一口吃掉他舔下的任何東西。他

並沒有就此罷休，他還讓她咀嚼糕餅，咬碎後吐到他的嘴裡讓他吞下。他又讓她嘴裡長時間含滿酒水洗牙漱口，然後從她嘴裡把酒喝掉。在這期間，他的雞巴一直都高高勃起，精液似乎隨時會不請自來地噴出。最後，他感受到了爆發時刻的來臨，猛撲向老太婆，把他的舌頭伸進她的屁眼裡長達一法尺，然後瘋狂地射了精。

「啊！上帝呀！」居瓦爾說道：「引起射精難道必須年輕漂亮嗎？這一次又是污穢的行爲引起了高度的享樂啊：行爲越污穢，射精就越痛快。」

「那些東西就像是淫鹽，」迪塞贊同地說：「發自於給我們帶來快感的物件，激發我們的動物本能，使其活動起來；喂，還有誰懷疑，凡是破敗、污穢、惡臭的東西，都擁有最大量的這種鹽，從而擁有最多的手段，去刺激和決定我們射精呢？」

大家又從多方面討論了這個論題一會兒。由於晚餐後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晚餐比平常開始得要早一些。吃甜點時，童女們統統領到了懲罰。她們回到客廳，在那裡她們將和得到宣判的四個童男和兩位夫人一起受刑。總共有十四位受害者：看官們已經知道名字的八位童女、阿德萊德和阿琳以及四位童男：納西斯、居皮東、澤拉米爾和吉東。同道們早已沉醉在樂趣近在咫尺的強烈肉癢之中，喝了很多葡萄酒和利口酒，完成頭腦刺激之後，離席前往客廳，犯人們正等候著他們呢。他們喝得稀里糊塗的，越發狂暴，越發好色，世界上肯定沒有人願意去頂替那些不幸的犯人。

那晚的狂歡活動僅僅由違法者和四位當差的老婦人來伺候。大家都一絲不掛，戰戰兢兢，流著眼淚，等待著命運的安排；這時，院長坐上一把高扶手椅，吩咐迪塞宣佈性奴姓名，所犯何種罪行。迪塞和同伴一樣臉色鐵青，他拿起登記簿，剛準備宣讀，卻發現無法勝任這件困難的事。主教取而代之。儘管他和同伴一樣喝得爛醉，還是比較成功地戰勝了酒勁，他大聲地逐個宣讀罪犯的名單以及他們的罪行。院長立刻按照罪犯的體力和年齡來判刑，所宣判的懲罰都是相當的嚴厲。這個儀式結束後，執行開始了。非常遺憾，講到這裡，由於故事的設計次序，我們再次被迫三緘其口。是的，我們必須暫時放棄描寫那些淫蕩的矯正之刑，但願我們的看官們不會因此而見怪。他們理解，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在此時此刻給他們完全的滿足。但是他們應該相信，他們不會落空的。

儀式持續了很長的時間。總共有十四個性奴要處罰嘛，而且還穿插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插曲。毫無疑問，一切都很甜美，我們的四位無賴都射了精。離開時，他們都很疲倦，陶醉在酒精和快樂中。要不是四位雞姦員過來接他們，他們恐怕都回不了自己的臥室。儘管他們剛剛做的一切，還有新的淫蕩勾當等待著呢。

公爵當晚的床上伴侶是阿德萊德，但是他並不想要她。她也是受罰者之一。他懲罰得如此徹底，以至於為她擠出了每一滴精液，所以那晚他不再需要她。他讓她睡在地板上的床墊上，騰出位置給杜克洛，後者比以往更加十足地得到了他的歡心。

第八天

頭一天懲前毖後，果然立竿見影。第二天，不見一個人犯錯了，挖空心思也找不到啊。課程在雞姦員的身上繼續著，由於那天在喝咖啡之前都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我們就從那個時刻開始講述吧。咖啡是由奧古絲丁、澤爾蜜爾、納西斯和澤菲爾侍奉的。大腿性交重新開始，居瓦爾對付澤爾蜜爾，公爵對付奧古絲丁。在欣賞並親吻了她們漂亮的屁股之後，我眞的不知道爲什麼，那天這些屁股突然間具有了以前他們所沒有觀察到的雅致、魅力、紅潤，我是說，浪蕩子在徹底親吻和撫摸了那些非常精緻的小屁股後，便要求放出屁來。主教抓住的納西斯，已經弄出了一些屁；大家可以聽見，澤菲爾把屁噴進了迪塞的嘴裡……爲什麼不照著他們的樣子做呢？澤爾蜜爾成功了，但是奧古絲丁用盡了全力，而且公爵還揚言下個星期六要繼續懲罰她，懲罰的程度將不亞於她昨天受到的，可是無論怎麼努力，一切威脅和詛咒都是徒勞，那可憐的傢伙沒有釋放出一丁點的東西。當一個悶屁終於出現，使他如願以償時，她已經是淚流滿面。公爵貪戀地吸入這芳香，對他鍾愛的這個漂亮孩子表現出的溫順標記感到滿意。他把他巨大的發動機置於她的大腿之間，然後在即將射精時撤出。精液灑滿了她的兩塊屁股。居瓦爾對澤爾蜜爾做了同樣的事情，但是主教和迪塞滿足於他們所謂的小指戳。午睡之後，他們走進了禮堂。傑出的杜克洛那天的全身打扮，能讓大家都忘卻她的年齡。她在燭光下顯得更可愛了。我們的浪蕩子們看著她，不由得渾身燥熱，都不願意讓她

繼續講故事，除非她在高高的講臺上，先讓大家一睹她的屁股。

「眞是無與倫比的屁股，」居瓦爾說道。

「哦，是的，我的同道，」迪塞說：「我證明，很少看到過更好的屁股了。」

聽了這些讚美後，我們的女主人公放下了裙子，坐回原位，繼續講她的故事。如果看官願意費神看下去，我們是奉勸他看下去的，這有助於自己的快樂。

老爺們，一陣反思和一個事件導致了戰場的轉移。我現在開始講述的故事，已經發生在另一個場合。反思非常地簡單：我的錢包異常羞澀，我不由得反思起來。我在蓋蘭太太家已經幹了九年了。儘管在此期間，我花費很少，但是我發現還沒有積攢起一百金路易。那個極其精明的女人，孜孜不倦地替自己打算著，總是能找到辦法把至少三分之二的進項占為己有，並在剩下的款項上作大筆的扣除。這種伎倆讓我很不高興。那時，另一個老鴇，名叫富尼埃太太的，正大力挖我走，說只消和她一起住即可。我知道，這個富尼埃太太接待的老嫖客要比蓋蘭太太的更體面些，也更富有些。所以我決定跳槽，到另一家碰碰運氣。我姐的犧牲讓我去意更加堅定。我對姐姐非常依戀，我不能待在一個隨時都能讓我想起她而見不到她蹤影的地方。

將近半年以來，我那可愛的姐姐一直都在接待一個黝黑的瘦高個子。我覺得他的臉長得非常難看。他們兩個關在一起，不知道在裡面幹什麼，因為我姐從來都不想告訴我，而且他

們也從未在我看得見的地方幹事情。不管怎麼說，她在一個晴朗的早晨來到我的房間，抱住我，並對我說她走運了，她將被那個我不喜歡的高個男人包養。我只知道，她的大獲全勝要歸功於美麗的屁股。說完，她把她的地址給我。她和蓋蘭太太結完帳，就和大家擁抱告別離開了。你們肯定猜得到，我不會忘記去那個地址找她的。兩天後，我就去了，但那裡的人連我想要說什麼都弄不清楚。我知道，是我姐她自己受騙了，因為要她剝奪我見她一面的快樂，簡直是不堪設想。當我把這件事情告訴蓋蘭太太，並抱怨不已的時候，發現她的臉上現出一絲歹毒的微笑。她拒絕表態，我由此推斷出，她肯定對這整個事件的奧秘知情，卻不希望我知道底細。這件事情對我影響很大，讓我毅然決然。老爺們，我將來不再有機會談論到我親愛的姐姐，所以我現在想說說，儘管我到處打聽她，儘管我竭盡全力找她，還是一點也沒能夠弄清，她到底怎麼樣了。

「我認爲，」德格朗日評論道：「離開妳後不到二十四小時，她就已經不在人世了。她並沒有欺騙妳，她自己受騙了。但是，蓋蘭太太果然知道來龍去脈。」

「蒼天可鑒！妳都說了些什麼？」杜克洛喊叫道：「天哪！雖然我再也沒見過她，我仍然覺得她還活著。」

「一派胡言，」德格朗日回答說：「但她沒有瞞妳：正是由於她美麗的屁股，那讓人震撼的無與倫比的屁股，讓她陷入了她自認的好運。但是，其實正是她的屁股要了她自己的命。」

「那個瘦高個子呢？」杜克洛問道。

「在那件事裡面，他只不過是個跑腿的，打工掙錢的嘛。」

「他可是很勤勉地陪伴了她半年哪？」杜克洛問。

「那是爲了欺騙她，」德格朗日回答道：「請繼續講妳的故事吧。這些解釋對老爺們來說可能太乏味了。這件軼事跟我有關，我倒可以給他們好好講講的。」

「傷感就免了吧，杜克洛，」公爵發現她的眼淚忍不住要流出，便冷冰冰地說道：「我們並不買帳這種痛悔情緒的，整個大自然崩潰於前，我們也犯不著這麼唉聲歎氣。把眼淚留給低能兒和小孩們吧。可別讓它弄髒了我們所器重的一位頭腦清醒的女性的臉頰。」

聽完這些話，我們的女主人公控制住了情緒，馬上繼續講述她的故事。

鑒於我剛才和老爺們講到的兩個原因，我下決心離開了。富尼埃太太讓我好吃好住，上菜時另眼相看。儘管聚會中更加勞累，但開價高得多，而且進項平等分成，不扣款。所以，我馬上就決定了。那時，太太擁有整幢房子，手下有五名年輕漂亮的姑娘；我成了第六個。請允許我和在蓋蘭太太家時一樣做，也就是，我會在我的同伴挨個出場時描述她們。

我到達的次日，就接到一個任務。富尼埃太太的家很繁忙，整天都是人來人往的，我們每個人一天往往要接待五到六位顧客。但是我會按照慣例，只講述那些能夠引起你們注意的獨家功夫或者熱辣無比的故事。

我在新居招待的第一個男人，是個年約五十的包稅人。他讓我跪在床邊，頭靠在床沿上。他自己則安頓在床上，也就是跪在我上方。他直直地把他的雞巴放進我的嘴裡手淫，命令我把嘴張得大大的。我沒有漏掉一滴精液。這個色鬼看見我嘴裡裝滿噁心的漱口液矯揉造作、隨時想吐的樣子，高興得不得了。

老爺們，你們也許要我把發生在富尼埃太太家的四個同類故事一股腦兒講出來，不過這些故事實際上發生在不同的時間。我敢肯定，我的敘述將給迪塞先生帶來莫大的快樂。他應該在晚上的剩餘時間裡，滿心感激地聽我講述他最喜歡的趣味，而那是我有幸認識他的由頭。

「是什麼？」迪塞大聲叫道：「妳打算讓我在妳的故事裡扮個角色嗎？」

「我的老爺，假如你好心同意賞光的話，」杜克洛回答道：「當我講述到老爺們的地方，我會通知老爺們加入。」

「哎，我的廉恥……哦，天哪！妳是說，妳要在這些童女面前，揭露我所有的惡行嗎？」

聽到金融家那好笑的擔心後，大家都吃吃地笑了起來。杜克洛繼續她的講述。

另一個更年老的浪蕩子，也比我先前提到的那個男人更加令人討厭。他讓我見識了同一種癡狂的第二種表現形式。他讓我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他自己也在我身上顛倒方向躺下。

他把雞巴塞在我的嘴裡，舌頭放在我的陰戶裡。在擺好這種姿勢後，他要求我報答他，因為他說他的舌頭將給我帶來肉癢快感。我盡我所能用力地吮吸著。他舔著，吹著泡泡；他這麼費心費力毫無疑問是為了他自己，而不是為了我。不管怎麼樣，我始終無動於衷；我樂於擺脫整個可怕的噁心活兒；接著，那個浪蕩子就射精了。整個幹法是按照富尼埃太太的要求做的，她事先就把要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我努力讓這過程盡可能做得淫蕩：我抿嘴猛吸，嘴巴裡盡力吮出他噴出的淫液；我用手摸著他的屁股，撓著他的屁眼。這最後一個插曲是他指導我做的，而他盡其所能完成了他的事情……完事後，這個男人開拔了，走時他對富尼埃太太確認說，比我更讓他感到滿意的姑娘，還沒有給他拿出來過呢。

這次事件之後不久，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巫婆來到了我們家。我很好奇，不知道她來這裡做什麼。她看起來像是在等生意，後來，我被告知她正是來接客的。我非常想弄清楚，這把老骨頭到底能頂什麼用，所以我問我的同伴們，是否可以找到可以偷看的房間，就像在蓋蘭太太家一樣。其中一位回答我說的確有的，便領著我去了。房間裡有兩個人的位置，我們就位了。以下就是我們的所見所聞。由於兩間房子只有薄薄的一層板壁相隔，偷聽輕而易舉，沒有落下一個字。老太太先到了，她照著鏡子梳妝打扮，無疑，她覺得自己風韻猶存，還可以吸引男人。幾分鐘之後，我們看到這純情新娘克洛伊的情郎達佛涅斯[1]走了進來。他最多只有六十歲；是一位包稅人，過著舒適富裕的生活，卻更喜歡把錢花在這樣垃圾般的乾癟老婦人身上，而不是漂亮的姑娘身上，純是出於一種各位老爺自稱可以理解的奇怪趣味，實際上

你們對這種事情解釋得非常好。他走向前去，打量著他的夢中情人，她向他行了深深的屈膝禮。

「別這樣客氣，妳個老婊子，」放蕩者說道：「脫掉衣服……先等一下。妳有牙齒嗎？」

「沒有，老爺，一顆也不剩了。」老太太回答著，張開她臭烘烘的老嘴，「您就自己看吧。」

於是，那人走向前去，抓住她的腦袋，給了她嘴唇一個我這輩子見過的最熱情洋溢的吻。他不僅親吻，他還吮吸、吞吃著。他充滿柔情地把舌頭伸得老遠，伸進那散發出腐臭的喉嚨裡。多年沒有這種好日子的老媽媽報之以溫柔……實在很難向你們描述清楚啊。

「很好，」金融家說道：「行了。脫掉妳的衣服。」

與此同時，他也脫掉自己的褲子，掏出一根黑黑的、滿是皺紋的陽具，短時間內不指望變大的。然而，老姑娘脫光了，毫無廉恥地讓她的情人看一具衰老、發黃、皺巴巴的身軀。她的身子乾巴巴的，皮膚鬆弛，根本沒有肉。儘管你們非常迷戀這樣的東西，我仍然覺得具體的描述會讓你們感到極端厭惡，所以還是少說為妙。但是，我們的浪蕩子不僅沒有任何反感，反而對此心醉神迷。他抓住她，把她拉到身邊，在椅子上坐下，撫摸著她，等待她脫去最後一縷衣物。他再次把舌頭伸進她嘴裡，然後把她轉過身去，開始拜謁這老東西的另一面。我清楚看到他愛撫著她的屁股。我剛才說什麼來著，屁股？哪裡是屁股哇，分明是從腰部垂下波波折折地披到大腿上的兩塊滿是褶子的破布。儘管如此，他還是把它們扒開，淫蕩

地把嘴唇貼在兩塊屁股包著的骯髒不堪的泄殖腔上，並幾次三番地把舌頭伸進去。與此同時，老太婆摩挲著那垂死的雞巴，竭力讓它變得硬朗一點。

「我們説正經的吧，」她的愛人説：「沒有我的心愛插曲，妳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別人告訴妳了嗎？」

「是的，先生，我已經知道了。」

「那麼，妳知道妳將要吞吃什麼東西了嗎？」

「是的，我的狗狗，是的，我的心肝，我會把它吞下去的，我會吞下你製造的每一滴甘露。」

接著，浪蕩子把她放倒在床上，頭朝床腳躺著。在這個姿勢下，他逕自把他鬆軟的發動機放在她的嘴裡，推進去，直到觸及睾丸。他回頭抓住愛人的雙腿，架在自己的肩膀上。這樣，他的豬嘴就恰巧拱在老東西的屁股之間。他的舌頭深入那甜美的小洞，蜜蜂採玫瑰花的花蜜也不如他吮吸得那麼肉麻。老婦人也在吮吸，我們的男人開始興奮。「啊，操！」他在進行了一刻鐘的這種性慾體操後，開始喊叫：「快吮吸，快吮吸，老太婆，吮吸還要吞下，就要流出來了，上帝保佑！就要流出來了，你難道沒有感覺嗎？」他這裡親親，那裡吻吻，親吻了他能看到的所有東西：大腿、陰户、屁股、屁眼。他舔遍了一切，吮遍了一切。老太婆大口吞嚥，可憐的老骨頭撤出了和插入前一樣疲軟的陽具，很顯然，它沒勃起就射精了。他好像對自己的失態十分羞愧似的開溜了，三步併做兩步，直奔門口，以免在冷靜中看到剛

才引誘他的那個醜陋東西。

「那個老婊子怎樣了？」公爵問道。

老婊子咳嗽著，吐了口痰，擤了擤鼻涕，急匆匆地穿上衣服離開了。

幾天之後，輪到幫我得到窺視這一幕樂趣的同伴接客。她是位年約十六的金髮碧眼姑娘，長著一張極有趣的臉。我迫不及待地抓住觀看她工作的機會。她將要相會的那個男人至少和包稅人一樣老。他讓她跪在他的雙腿間，抓住她的耳朵來固定她的腦袋，把雞巴塞到她的嘴裡。在我眼裡，那雞巴比陰溝裡的破布更骯髒、更噁心。我那可憐同伴看到那噁心的東西靠近水靈靈的嘴唇時，便把臉朝上抬。但是那男人不是吃素的，他像抓住一條哈巴狗一樣牢牢地揪著她的耳朵。

「得了吧，婊子！」他說：「妳想搗亂嗎？」

他揚言要把富尼埃太太叫來，老闆無疑已經叮囑過她要屈意逢迎的，所以，他最終克服了她的抵抗。她張開嘴唇，退縮，又張開，最後在陣陣打呃中用體貼的小嘴吞入了那骯髒無比的古董。從這時起，只聽到那流氓的粗言粗語了。

「啊，小蕩婦！」他憤怒地吼叫道：「吮吸法蘭西最漂亮的雞巴，竟然還扭扭捏捏的！難道妳認為我會專門為了妳而整天洗屁股嗎？哼，快嘬，臭婊子！吮吸甘霖吧。」

在百般挖苦諷刺、惹我同伴反感的過程中，他變得非常興奮。情況的確如此，老爺們，你們惹起我們的反感，能成為一種芒刺，刺激著你們得到享樂。浪蕩子進入了極度興奮的狀態，他在可憐人兒的嘴巴裡留下了他雄性特徵最明確的證據。她不像那個老太婆那樣柔順，什麼也沒有吞下，卻更噁心了。一會兒功夫，她就把胃裡的東西吐了個精光。我們的浪蕩子顧自穿戴著，不怎麼在乎她，唇齒間藏著輕蔑的微笑。很顯然，他對於自己輕薄造成的痛苦後果感到十分滿意。

接下來輪到我了。我要比我的兩位先例幸運得多。我攤到的是愛神本人。在滿足了他之後，我心裡一味兒地奇怪，該少年擁有如此奇特的癖好，竟然特別善於討人喜歡。他到達後，讓我脫光，自己躺在床上，命令我蹲在他的臉上方，而我的嘴巴要設法讓他射精。他的雞巴非常平庸，但是他自己卻盛讚不已。他還懇求我在感覺到他射精的時候，就吞下他的精液。

「但是，妳不能無所事事，」小浪蕩子補充說：「與此同時，要讓妳那潮水般的尿液灌進我的嘴裡。我保證喝下，正如妳要喝下我的精液一樣。而且那迷人的屁股要放一些屁給我的鼻子。」

我開始忙碌起來，熟練優雅地同時執行了三項任務，於是，那條小鯷魚很快就把全部狂怒射到了我的嘴裡。我吞下了，而我的小情郎同樣喝掉了我撒出的尿水。他一邊喝尿，一邊吸我的連串屁，給他加點香精。

「眞的，小姐，」迪塞咕噥著：「妳本來可以省省的，不要披露我年輕時的幼稚可笑嘛。」

「哈哈！」公爵開心地笑著說：「啊！你今天可能都不敢張眼看陰戶了。怎麼，你過去經常讓她們撒尿嗎？」

「的確如此，」迪塞說：「慚愧慚愧。要爲這種行徑自責，眞是令人討厭；事到如今，我還感受到深深的悔恨，我的同道……噢，多麼甜美的屁股啊！」他一邊狂熱地叫著，一邊親吻著索菲的屁股。他已經把她拉到身邊撫摸有一小會兒了。「噢，神聖的屁股！我不給妳燒香，那會多麼的自責！噢，甜美的屁股，我保證向妳上贖罪貢品，我在妳的祭壇上發誓，決計再不偏離正道了。」

那無與倫比的屁股讓他有點兒興奮。浪蕩子讓這個新手擺出一個明顯十分下流的姿勢。但上文我們看到，這個姿勢可以獻出他的小鯷魚供吮吸，同時也可以讓他吮吸到最新鮮、最肉感的屁股。但是，迪塞現在已經厭倦膩煩了這種快樂，很難爲此提起精神。別人白白吮吸他，他也白白吮吸別人，必定是同樣萎靡不振地回去。他咒罵著姑娘，把大自然當時拒絕他享受的快樂，推遲到更快樂的時刻去進行。

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不幸。公爵已經帶著科蓉、澤拉米爾、裂臀者以及泰雷姿走進他的壁龕，傳出了足以證明他快樂的喊叫聲。科蓉一邊跑出來，一邊在竭盡全力地清嗓子吐痰，令人疑竇頓消，公爵一定在這個殿堂裡燒過香了。而主教泰然自若地躺在睡椅上，阿德萊德

的屁股夾著他的鼻子，他的雞巴則插在她的嘴裡，他讓那少婦放著屁，如醉如狂。而居瓦爾站得直直的，把他那特大號的喇叭塞進埃貝的小嘴裡，靠旁門左道丟了精。

開飯了。公爵在晚餐上想推定這樣一個論題：假如幸福存在於所有感官的完全滿足，那麼要做到比當時更幸福就難了。

「這種論調不像是浪蕩子的，」迪塞說道：「假如可以時時刻刻都滿足自己，你怎麼可能幸福呢？幸福不在於享樂，而是在於慾望本身，在於打破針對慾望的束縛。不過，這裡一切都應有盡有，想要什麼，只消有個願望就是了？」他繼續說道：「我發誓，自從我來到這裡之後，我的精液一次都沒有爲周圍的東西而流淌。我每次射精都因爲某種不存在這裡的東西。此外，」金融家補充道：「我認爲，我們的幸福缺少一種根本的東西。這就是比較的快樂，這種快樂只能來自於不幸者的景象。但是這裡看不到一個可憐人兒。只有看到受苦者，看到他們享受不到我在享受的東西，才能產生誘惑力，我才可以對自己說：『爲此，我比他幸福。』凡是人人平等的地方，這種差別不存在的地方，幸福也就不存在了。只有生病過的人，才知道健康的價値，就是這個道理。」

「那樣的話，」主教說道：「你可以去觀看災難深重者流眼淚，來確立眞正的享樂。」

「千眞萬確，」迪塞回答道：「這世界上也許沒有什麼比你剛才描述的快感更刺激感官的了。」

「什麼？不伸手救濟？」主教驚叫道。他非常樂於讓迪塞闡述如此合人胃口的話題。大家

都知道金融家能夠深入論述的。

「你所說的救濟是怎麼一回事？」迪塞道：「假如我救濟他們的話，我和他們的境遇的甜蜜比較所產生的快感就不存在了。如果我把他們從悲慘的境地中解脫出來，我會讓他們感受到瞬間的幸福，他們和我之間就混爲一談，也就抹殺了比較所帶來的所有享樂。」

「那麼，由此推斷，」公爵道：「幸福的不可或缺要件，與其論其差別，不如說應該加劇別人的困境。」

「不容置疑，」迪塞說：「這也就解釋了別人指責了我一輩子的那些壞事。那些譴責我的人，完全不清楚我的動機，」銀行家繼續說：「他們罵我無情、兇殘、野蠻。但是隨便他們罵我什麼，我自特立獨行。我承認，我是做了些傻瓜們稱之爲暴行的事情，但是我確立了經過甜美比較而來的享樂，並且很幸福。」

「坦白吧，」公爵對他說：「承認你曾經二十多次唆使他人把不幸者搞得傾家蕩產，僅僅爲了在此種意義上滿足你剛才承認的反常嗜好。」

「二十多次？」迪塞說：「是二百多次吧，我的同道。毫不誇張地說，我可以列舉出四百多戶，如今已經淪爲賑濟戶，而且都是拜我所賜的。」

「無論如何，你從中獲益不少吧？」居瓦爾問。

「那還用說，八九不離十的。但是我這樣做，往往也僅是出於某種損人又利己的動機，因爲那樣十之八九會喚醒我身上的淫蕩感官。我做壞事的時候雞巴就勃起；在壞事中，我找到

了一種十分尖利的魅力，可以刺激我所有的快樂感官。我專心致志於此，倒並非別有用心的。」

「我所構想的那種嗜好，也不過如此啊，」居瓦爾說：「我在最高法院任職時，不下一百次地投票贊成絞死一些窮鬼。我知道他們都是無辜的。每當我放任那種微不足道的不公正時，內心深處都可以體會到肉癢快感，發動於睾丸的快感器官立刻會燃燒起來了。你們看看，做更壞的事情時，我會怎麼感覺。」

「當然了，」公爵說道，手撫著澤菲爾，頭腦已經開始發熱。「那種罪行本身就有足夠的魅力，它可以點燃所有的感覺，也就不必求助於其他的權宜之計了。沒有人比我更加理解那些罪行，即使本身毫無淫蕩可言，卻和淫蕩的行為一樣，足以引起一個人的勃起。鄙人在偷竊、謀殺、縱火的時候就會勃起，而且我確信無疑，並不是淫蕩之物讓我們興奮，讓我們興奮的是那惡念啊；為此，人們只為邪惡而勃起，而不是為這個物件。假如這個物件不可能勾起我們做邪惡之事的念頭，我們就不再對它勃起了。」

「再沒有更確定的事啦。」主教道：「這又確立了另一件事：最大的快樂來自於最無恥的事情。我們必須始終不渝的信條是：犯罪中要產生的快樂越多，罪行就必須越駭人聽聞。至於我本人，先生們，」主教補充道：「請允許我舉本人的例子，我向你們坦白，你們討論的這種感覺已經不再觸動我，我不再體會到這種感覺，因為這些罪行太輕了。如果我犯的罪行不能兼收並蓄地極盡陰險、兇殘、奸詐和背信棄義之能事，我壓根兒就沒有感覺。」

「很好，」迪塞說道：「能不能舉一些罪行，既符合我們內心構想，又符合你所說的呢？至於本人，我必須坦白，我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的構想總是超過行動千百倍。我一直抱怨著大自然：一邊賦予了我背逆自然的慾望，一邊卻總是讓我無能爲力。」

「這世上只有兩、三種罪行値得犯一犯。」居瓦爾說：「一旦犯過，別的都不値一提了。其他的罪行都是小兒科，對它們根本不會有感覺。啊，我以上帝發誓，有多少次，我都渴望著攻擊太陽，把它扔出宇宙，或是用它燒掉整個世界！噢，這樣才叫犯罪，而不是像我們現在的小打小鬧：充其量在一年之內把十幾個人變成土堆而已。」

就這樣，他們的頭腦已經狂熱開來，雞巴開始抬頭，兩、三個童女已經被波及。他們離席去尋找漂亮的嘴巴，把大量的酒水倒進裡面，強烈的酒勁引發了大量的髒話。那晚，他們僅限於口舌之快，但他們卻發明了一百種變化方式，心滿意足以後，便試圖在幾個小時的休息中，尋求捲土重來的力量。

注釋：

1. 此典出自布雪（Boucher）的名畫Daphnis and Chloe，又名〈牧羊人注視牧羊女〉。此一希臘神話牧歌戀曲亦被格威爾改編爲舞劇。

第九天

那天早晨，杜克洛發表了自己的愼重看法，要麼給童女們提供新的手淫練習物件，來取代原來使用的雞姦員，要麼乾脆終止她們的課程，因爲她認爲課程已經教得差不多了。她援引了大量理由和可能性，指出繼續用這些年輕人充當練習對象，會導致私通行爲，最好能審愼避免。另外，她補充道，這些年輕人來參加這樣的練習根本就不頂用，因爲他們立刻就射精，而這相當於老爺們的屁股所指望的快樂只能白白遭受損失了。於是，老爺們決定終止課程；由於已經有一些小姑娘練成了手淫高手，更是不無小補：奧古絲丁、索菲和科蓉無論從技巧還是手腕的靈敏度而言，都可以和首都最著名的手淫者一比高下。在她們當中，澤爾蜜爾的手藝最生疏；並不是因爲她所有動作都不夠敏捷或者不夠嫺熟，而是她那軟弱和憂鬱的性格影響了她。她似乎不能夠忘記她的憂愁，她總是很悲傷，心事重重的。在那天早晨的早餐視察過程中，其陪媼一口咬定，在前一晚睡覺前逮到這個孩子跪在地上祈禱。老爺們叫來了澤爾蜜爾，盤問她祈禱了什麼。起初她拒絕回答，但是在受到威脅後，她開始痛哭流涕，並承認自己祈求上帝拯救自己脫離當前的險境，尤其是在她的貞操被奪走之前來幫助她。公爵聽了，揚言說她應該去死，並要求她閱讀和該主題相關的規章條款。

「那好，」她歎息道：「殺了我吧！至少我祈求的上帝會憐憫我。在你玷污我之前就把我殺了吧。那樣，我獻給上帝的靈魂將純潔地飛向祂的懷抱。我要擺脫苦難，免得每天都看到

和聽到這麼多駭人聽聞的事情。」

如此充滿美德、天眞無邪、有理有節的回答，只能讓我們的浪蕩子們大大地勃起。有人主張馬上替她開苞，但是公爵提醒大家，要記得他們簽訂的契約神聖不可更改。他只是與同道們一致商定，判處她在下星期六受到嚴懲，而且在此之前，她還要跪地一刻鐘，用嘴巴吮吸每個同道的雞巴。另外，還給予她嚴重警告，假如再犯，她的小命肯定玩完，要依法從嚴判處。可憐的小東西爬上前去，執行她苦行的第一部分。但公爵已經被宣判儀式搞得頭腦發熱，判完就拚命撫摸著她的屁股。他兇神惡煞地把所有的精子都射進了那張漂亮的小嘴裡。他同時還揚言，假如她放掉一滴，就要掐死她。可憐的小人兒只好把精液全部吞下，心裡十分反感。隨後輪到替另三位吮吸了，但是他們都沒有丟精。他們例行巡查了童男的住處後，前往教堂。那天早晨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因爲老爺們幾乎拒絕了所有的人。在用餐之後，老爺們走進客廳喝咖啡。

咖啡是由法妮、索菲、亞森特和澤拉米爾侍奉的。居瓦爾想要操亞森特的大腿，便強迫索菲在亞森特大腿間擺好姿勢，吮吸他探頭出來的雞巴。這一幕既快樂又淫蕩，他摸著小夥子的雞巴，讓亞森特在童女的鼻子上射精了。公爵雞巴長，是唯一一個可以模仿該做法的人，便對澤拉米爾和法妮如法炮製。但是該童男還沒有到射精的年齡，所以殿下就沒法享受到居瓦爾宣稱的那非常愜意的插曲了。在他們完事後，迪塞和主教拖住了四個孩子也來吮吸他們，但是沒有一個射精的。在稍稍午睡之後，大家來到了故事廳。就座後，杜克洛繼續拾

起了她的故事線索。

老爺們，在任何其他聽眾面前，我都可能有顧忌，不敢挑起本周我們將要討論的話題。但是，不管這個話題多麼荒淫無恥，我深諳你們的嗜好，不擔心你們會感到不快，相反，我確信你們會覺得我講的奇聞趣事非常的好聽。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你們，接下來講的是一些非常令人討厭、並深感醜惡的事情。但是，你們的耳朵就是為此而長，你們的心喜愛並且渴望這些事情，所以就毫不遲疑地進入本題了。

富尼埃太太家有一位老顧客，人們管他叫做騎士，我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這個名頭是怎麼來的。他習慣在每天晚上拜訪我們，而做的儀式簡單又奇特。他解開褲子的鈕釦，要求我們大家挨個在他的褲子裡拉屎。他很快就繫好鈕釦，帶著貨物匆忙離開了。人們給他供貨的時候，他就自己手淫一會兒，但是從未見過他射精，而且沒有人知道，他兜著那一褲子的大便去了哪裡。

「噢，天哪！」居瓦爾咕噥著，他還從未聽過他不想當場做的事情，「我想讓人在我的褲子裡拉屎，我會整晚都保管它的。」

他命令露易松給他提供這個服務。浪蕩子就剛才所講的趣味爲大家現身說法，眞是耳聽爲虛，眼見爲實啊。

「很好，繼續講，」他坐回到睡椅上，對杜克洛平靜地說道：「那算不了什麼。我想只有美女阿琳，我傍晚的迷人伴侶才可能覺得這樣做不自在。至於我本人，是很可以將就的。」

杜克洛繼續講她的故事：

我事先已經得知派我去那戶浪蕩子家，肯定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打扮成男孩子。當時我只有二十歲，頭髮秀麗，臉蛋漂亮，所以那樣裝束很適合我。出門之前，我未雨綢繆，在褲子裡做了院長先生剛剛做過的事情。那個男人在床上等著我。我走近他，他色瞇瞇地親吻了我兩三次。他告訴我，我是他見過最漂亮的小童。他一邊表揚我，一邊試圖解開我褲子的鈕釦。我半推半就，唯一的目的是讓他慾火燒得更強烈。他步步進逼，總算成功了。當他看到我隨身攜帶的那坨東西把我的兩塊屁股弄得色彩斑斕一塌糊塗時，你們猜怎麼形容他的狂喜？

「嘿，小淘氣鬼，」他大叫道：「妳竟然在褲子裡拉屎！怎麼可以做這種齷齪的事情呢？」

轉眼功夫，他就讓我背朝著他，並扯下了我的褲子。他為自己手淫，拚命抖晃，貼在我的背上，一邊把精液射在了我那坨大便上，一邊還把舌頭伸進了我的嘴裡。

「什麼！」公爵道：「他什麼也不去摸摸？他沒有把玩妳的那坨玩意兒嗎？」

「沒有，老爺，」杜克洛回答道：「我什麼都說，絕不會隱瞞情況的。但是，請耐心些，我們將慢慢地講到你們喜歡聽的情節。」

「快點來，」我的一個同伴說：「讓我們去看一個非常好笑的傢伙。他竟然不需要姑娘，他一直在自娛自樂。」

我們來到偷窺孔旁邊。我們得知那位先生挑中的隔壁房間裡，有一張便桶椅子。我們奉命整整忙碌了四天，所以便盆裡至少累積有十幾坨大便。那個男人來了。他是位年約七十的老包稅人。他關上門，直奔明知藏有香料的便盆，那是他為享樂專門訂購的。他拿起便盆，坐在扶手椅子上，深情凝視著納入他名下的財寶足足有一個小時。他用力地吸；他觸摸著。他拿起一坨又一坨的大便，好像要更好地端詳它們，樂在其中。他終於變得非常興奮，遂從褲襠處掏出一根黑油油的破舊玩意，用盡全力搖晃著。他一隻手忙著手淫，另一隻手埋進便盆裡，挖出滿手能夠燃起慾火的神聖油膏，抹在陽具上，但它還是不抬頭。有時候大自然是如此的桀驁不馴，令我們高興不已的過度行為都無動於衷。他使盡了渾身解數，卻還是不肯抬頭；最後還是通過那隻蘸過大便的手的搖動，他才射了精。他直挺挺向後倒去，嗅著，吸氣，揉搓著自己的雞巴，在那堆給他帶來極大快感的大便上射了精。

一天晚上，另一位先生和我共同進餐。他讓裝著同一種菜餚的十二隻盤子端上來，和先前的剩菜混在一起。他用力地聞著這些新的菜餚，逐個感受著它們的芬芳。吃好之後，他命

令我在他認為最好吃的菜餚上幫他手淫。

一個年輕的行政法院審查官，按照我們願意接受灌腸劑的次數來決定付給我們的酬勞。我和他交鋒的時候，我同意接受七次。他親自動手給我灌腸。等我保留灌腸劑幾分鐘之後，就得爬上人字梯。而他站在我下面，自己手淫著，直到我把他用來灌我腸胃的所有液體都噴射到他的雞巴上為止。

可以想見，整個晚上都充斥著故事中講到的同類污穢行爲；也不難理解四位同道身上都有這種嗜好，當然居瓦爾做得最出格，但其他三位同樣癡迷不已。童女們的八坨大便也放在晚餐的杯盤之間。在縱酒狂歡時，面對童男們的大便，饕餮場面無疑就有過之無不及了。第九天就這樣結束了。他們欣然加以送別，對第二天也抱有極高的期望。他們肯定會聽到更有血有肉的、同樣鍾愛的奇聞趣事。

第十天

（請記住，本書要澄清的事情，開始時要隱瞞些。）

故事講述到後面，就可以向看官澄清故事開頭不得不欲言又止的一些事實。比如說，現在可以告訴看官，每早巡視孌童房間的目的是什麼；爲什麼在巡視過程中發現違法者要加以懲處；老爺們在教堂廁所裡玩味到什麼樣的淫樂：沒有老爺們的特許，性奴們不論男女，都明令禁止去如廁，這樣做的目的是節約大小便，以備不時之需；進與出兩種要求同時得到滿足，互通有無，皆大歡喜嘛。巡視可以深究是否有人違背了該命令。當月的執事官仔細檢查所有的便盆，假如他發現裝有大便的容器，該性奴馬上被記錄在懲戒簿上。然而，對於那些實在憋不住的童男童女，還留有一個通融措施。這些人要在午餐前不久去改造成廁所的小教堂。這樣，浪蕩子們就可以欣賞到滿足該迫切需求所帶來的快感；而剩下的一些能夠管住存貨的人，有機會在當天的某個時間以某種最取悅同道們的方式來卸下負擔。當然這種方式至少要確保納入某種秘戲的範圍。大家隨後會聽到細節，因爲這些細節可以補充構成此類感官快樂的諸方式。

還有另一個懲罰動機，具體情況如下：對於在法國叫做洗臀盆的東西，同道們殊感不以爲然。比如說，居瓦爾就受不了要跟他發生關係的性奴們去洗澡；迪塞的態度也是如此。所以兩人中總得有人通知陪媼們，無論如何要禁止次日要消遣的性奴洗漱擦洗，不管他們搞成

了什麼狀態。另兩位同道倒不是討厭這樣做，卻並不像前面兩位一樣嗜髒如命，但也聽任他們胡搞一通。如果有性奴接到了保持骯髒的通知，竟敢保持清潔，也會立刻載入處罰名單裡。

以下就是那天早晨發生在科蓉和埃貝身上的事情。她們在前晚的狂歡中已經拉過屎，居瓦爾知道她們次日侍奉咖啡，便打算用她們倆來自娛，他甚至告訴她們得放屁，並且吩咐大家要聽之任之，任其自然。孩子們在上床睡覺前什麼也沒做。在視察時，迪塞想著居瓦爾的吩咐，卻發現她們一塵不染。她們的藉口是不記得了，但是她們的名字還是被記錄在冊。

那天早上，沒有任何人獲准入教堂。（希望看官今後記住此一說法的實際意思。）大家早就知道，晚上故事講用期間，大量需要貨物的，不得不全部予以保留。

這天，童男的手淫課程也終止了。課程已經無濟於事，所有人的手淫技巧已經和巴黎最巧的妓女一樣專業。澤菲爾和安東尼無論是在靈巧還是在輕浮方面都勝人一籌。在他們靈敏可愛的小手撫摸之下，很少有人能夠不立刻射精，不血脈賁張的。

喝咖啡之前，沒有發生什麼新鮮的事情。咖啡是由吉東、安東尼、科蓉和埃貝侍奉的。這四個孌童事先都餵飽了最能誘導放屁的大雜燴，打算享受香屁的居瓦爾大有收穫。公爵讓吉東吮吸他，也可以說是舔他。吉東的小嘴就是吞不進那碩大的陽具。迪塞對埃貝做了一些精挑細選的討厭之事。主教操著科蓉的大腿。時鐘敲響了六點鐘，他們走進禮堂，大家就座後，杜克洛開始講述以下看官們即將讀到的故事：

一個新夥伴最近加入了富尼埃太太的家。由於她在以下情慾故事中即將扮演重要角色，有必要對她稍加描述。她是個年輕的時裝女工，被我早些時候提到的蓋蘭妓院中的誘騙者引誘下水。她也為富尼埃太太工作。她年方十四，長著棕栗色的頭髮，明亮的棕色眼睛，還有一張世上最性感的小臉。她的皮膚像百合花一樣雪白，像綢緞一樣光滑。她長得很乾淨俐落，儘管稍顯豐腴。但是也是由於這個小缺點，她的屁股可能是巴黎最清新、最嬌媚、最豐滿、最白皙的。我站在隔壁房間的孔洞前，看著她打發的那個男人，這是她的頭票生意，因為她還是個處女，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這樣一個尤物只能由家裡最高貴的朋友來消受。他就是以富有和放蕩出名的費爾維爾神父老頭，他從頭到指尖都害痛風。他到達時衣帽裹身，在房間裡安頓下來之後，他檢查了必須使用的各種器具。一切準備妥當之後，小姑娘來了。她的名字叫做歐仁妮。她對她第一位情人奇怪的臉感到有點兒害怕，不禁低下目光，滿臉漲得通紅。

「靠近，過來，」浪蕩子說：「讓我看看妳的屁股。」

「噢，先生……」小東西畏縮著。

「過來，過來，」老惡棍說道：「沒有什麼比新手更糟糕的了。她竟然沒想到有人要看她的屁股。快，撩起裙子，把該死的裙子拉高！」

她擔心富尼埃太太不高興，因為她向她保證過要十分聽話的。所以她走近前去，最終把

裙子拉高，露出了半塊屁股。

「拉高些，聽到了嗎，再高些，」老流氓喊叫道：「難道妳想讓我親自勞動嗎？」屁股終於適時地露出了全貌。神父貪婪地看著它。他讓她站直；讓她彎腰；讓她把腿夾緊；讓她把腿分開。然後讓她斜靠在床上，他則把自己前面的器官露出來，粗野地揉搓著對方的美臀一會兒，好像要以此刺激自己，也好像要從那孌童那裡吸收一些熱量。接著，他開始親吻。為了更方便行動，他雙膝跪地。他先用雙手儘量扒開那精美的屁股，然後用舌頭和嘴唇橫衝直撞地尋找著財寶。

「他們沒騙我，」他說：「妳的確擁有還過得去的好屁股。妳多久沒拉大便了？」

「剛剛拉過，神父，」小傢伙回答道：「上來之前太太讓我提前解決過了。」

「啊！很好！那麼肚子裡應該沒有剩餘的東西了，」好色之徒說道：「那好，我們檢查一下。」

他抓起針筒，在裡面裝滿牛奶。他回到那目標旁邊，瞄準針頭，把灌腸液注射進去。歐仁妮事先知情，所以逆來順受。藥劑剛灌進肚子，他就趴在床上，命令歐仁妮馬上跨騎在他身上，把要做的事統統傾倒在他的嘴巴裡。羞怯的小東西按照要求擺好姿勢，開始用力。浪蕩子自己手淫著，嘴巴嚴嚴實實地堵著她的屁眼，不讓淌出來的一滴甘露流失。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全部吞下。當他吞下最後一口時，他的精液射出了，陷入了極度的興奮之中。不過，和幾乎所有真正的浪蕩子一樣，當整個幻象尾聲已過，那種脾氣和厭惡又是從何說起的呀？

神父完事之後，就狠命把小姑娘拋得遠遠的，重新穿好他的神職服裝。他說他上當受騙了，還說讓孩子大便過了呢。她肯定事先沒有大便過，他起碼吃掉了她的一半大便。要知道，神父先生只要牛奶，不吃糞便的。他大發雷霆，詛咒著、辱罵著。他說他絕不付錢，再也不會回來；說他為這種鼻涕小妞出行一趟，真值得這麼點的？離開時，他還一直罵罵咧咧的。至於他具體罵了些什麼，我將在講述另一個辱罵是主線的情慾時告訴大家，而這裡，辱罵只是很次要的道具。

「天哪，」居瓦爾道：「這人眞挑剔，喝到一丁點糞便就這麼大驚小怪的？人家還吃大便呢！」

「請耐心一些，老爺，耐心一些，」杜克洛說：「請允許我按照你們自己規定的順序講，你們將會看到讓你們歎爲觀止的那種浪蕩子的。」

兩天後，輪到我接客了。我事先得到通知，整整三十六小時忍著大小便。男主角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國王私人牧師，和先前講到過的那個人一樣，他也因痛風而行動困難。只有一絲不掛時才能靠近他，但是前面和胸部必須遮蓋得嚴嚴實實的；他們叮囑我這個條款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並且向我保證，萬一他不幸看見一丁點前面的器官，就休想讓他再射精了。我走上前去，他非常專注地查驗我的屁股，詢問我的年齡，問我是否真的非常想大便，問我通常

拉哪種類型的大便，大便是鬆軟的還是硬實的？他還詢問了千百個其他問題，我覺得這樣做可以讓他興奮起來；因為談笑間，他雞巴就漸漸地抬起了頭，他叫我看好了。那根雞巴長約四法寸，周長約兩、三法寸。儘管它奕奕生輝，看上去卻十分卑賤，十分可憐，似乎必須戴上眼鏡才能確信其存在。在男人的央求下，我牢牢地抓住它，他注意到我的舉動頗能刺激他的慾望，便準備好完成這次獻祭了。

「但是妳真的有這種慾望嗎，我的孩子，」他問：「妳說的要拉屎的慾望？因為我不喜歡上當受騙；來，讓我來看看，妳的屁股裡是否真的有大便。」

說著，他把右手中指捅進我的肛門，並繼續用左手維持著我給他帶來的勃起狀態。那根測量用的手指不用伸到很裡面，牧師就已經完全相信我真的內急。他摸索到那東西時，便陷入了極度的興奮之中，「啊，上帝的肚子！」他喊叫道：「她說的是實話。小雞就要下蛋蛋了，我已經摸到了蛋殼。」

如癡如狂的好色鬼親吻了我的屁股一會兒，注意到我已經很急了，再也憋不住蠢蠢欲動的大便。他讓我爬上一個和老爺們在教堂裡使用的差不多的器件上。坐好之後，屁股完全地暴露在他的視線之下，我可以把我的急難卸在下方離他鼻子兩三指寬的便盆裡。這個器件是專門為牧師訂做的，他也經常使用，因為他幾乎每天都來富尼埃太太家，幹相同的公事，幫外面的姑娘或是家裡的姑娘放鬆。在我屁股坐著的座圈下，放著一把扶手椅，是貴賓席。

他看見我進入狀態，就入座了，命令我開始行動。作為前奏，我放了一連串的屁，他使

勁聞著、嗅著。大便終於就露頭了，他欣喜若狂。

「用力拉，我的小東西，拉出來，我的天使，」他激情似火地喊叫道：「讓我好好看看從妳那可愛屁股裡面拉出的大便。」

他在一邊幫忙；把手指摁著我的屁眼，襄助我爆發。他自己手淫著，觀看著，陶醉在強烈的快感中。過度的快感最終讓他完全忘乎所以了；他喊叫，他歎息，他觸摸，這一切都讓我相信，他已經接近亢進時刻；於是我把頭轉向他。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為他那迷你型的陽具已經吐出幾滴精液在我裝大便的便盆裡。牧師很開心地離開了，他甚至向我保證，他將再次光顧我。我知道他的話是靠不住的，大家都知道，他從未光顧過同一個姑娘兩次。

「嗯，這一點我理解，」院長說，他正親吻著臥榻夥伴阿琳的屁股，「一定要設身處地一點，只有落到我們現在這種山窮水盡的田地，才能忍受看同一個屁股拉多次大便。」

「院長先生，」主教大聲地說：「你的話語聽起來呑呑吐吐的，這讓我懷疑你已經勃起了。」

「哎，沒的事！」居瓦爾回答道：「我是在親吻令嬡的屁股，她連好心好意地放出一個倒楣的屁來都不肯。」

「那我比你走運，」主教說：「你瞧！尊夫人剛剛給我拉出了最漂亮最豐盛的大便……」

「安靜，先生們，請保持安靜！聽我說，」公爵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兒悶悶的，好像有東西

埋著他的腦袋。「看在上帝的份上，請保持安靜！我們來這裡是聽故事的，不是來演故事的。」

「也就是說，你啥也不做，」主教質疑道：「難道你縮在三、四個屁眼底下就是爲了聽嗎？」

「好了，好了，他說得對。繼續講，杜克洛。對於愚蠢的行爲，聽要比做更加明智些。我們必須養精蓄銳的。」

杜克洛正要繼續講述，這時大家聽到了公爵射精時發出的一如既往的喊叫聲和辱罵聲。在四人組的簇擁之下，他快活地丟了精，是奧古絲丁幫他手淫的，他說她「手功很甜美」，他還與索菲、澤菲爾和吉東做了各種和故事描述中相似的淫蕩小動作。

「天哪！」居瓦爾大叫道：「我受不了這些壞榜樣。我看，沒有什麼比別人射精更讓我想射精的了。你們瞧瞧，那個小婊子，」他指向阿琳，補充道：「她在片刻之前還什麼事都幹不了，可現在已經要求什麼做什麼了……沒關係，我會挺住的。啊，妳這個婊子，儘管去拉屎吧，拉妳個頭，妳什麼也撈不著，我才不丟精呢！」

「我很清楚，老爺們，」杜克洛說：「是我敗壞了你們的情緒，所以我有責任讓你們恢復理智。爲此，我打算不等你們下命令，就繼續我的故事。」

「哎！不要，不要，」主教喊叫道：「我不像院長先生那樣會克制的。我感到精液癢癢的，它一定要流出來。」

說罷，只見他當衆就忙活起來。不過，小說的規定次序還不允許我們此時披露詳情，只是，這些事情造成的快樂很快就讓精液冒了出來，它帶來的刺癢擾亂了主教三生有幸的睾丸。迪塞全神貫注於泰雷姿的屁股，沒聽到他發出任何聲音；看來大自然並未給他帶來她賦予另外兩人的東西，因爲他平常得到她青睞的時候並不是三緘其口的。看到大家終於恢復了平靜，杜克洛趁機繼續講述她那淫蕩的經歷。

一個月之後，我接待了另一位男人。簡直必須得冒犯他，才能搞完活，因為它跟我剛才講的故事大同小異。我在一個碟子裡拉屎，然後把它推到他鼻子底下，而他正坐在扶手椅子裡看書，似乎沒有留意我的存在。他抬起頭，破口大罵，說一個姑娘家怎麼敢在他的面前做這種肆無忌憚的事。不過，他還是趁機撈一票，聞了聞大便，凝視它，觸摸它。我請求他原諒我的冒昧，但是他繼續朝我罵罵咧咧的。然後，牢牢地盯著鼻子底下的大便，他射精了，一邊說，他還要來找我，遲早我會跟他打交道的。

第四位紳士只要七十歲老女人從事類似的樂事。我看見他和一個不小於八十歲的老傢伙辦這事。他躺在沙發上，老太婆跨騎在他身上。她一邊把她那老急難卸在他的肚子上，一邊摩挲著一根皺巴巴的乾癟雞巴。那雞巴根本就不會射精。

富尼埃太太家裡有另一件新奇的玩意。這是一把坐便椅子，有一個洞眼，靠在牆壁上。男人的身體躺下，可以伸向隔壁房間，只有頭露在通常放便盆的地方。我位於身體這邊，跪

在他雙腿間，在過程中盡力地吮吸著他的雞巴。在這個不同尋常的儀式中，還雇用一個老百姓參加。他事先完全不知道，也不打聽自己在幹什麼。他走進放著椅子的房間，坐上去拉屎，就這樣屎正好落在我辛苦服侍的客人臉上。不過，拉屎者必須是來自最卑賤惡劣環境的大老粗，最好又老又醜。事前就讓客人看過的，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品質，就不會雇他來。整個過程中，我什麼也看不見，卻聽到了不少。屎著陸撞擊的當口，也就是那人射精的時候；大便潑濺到他臉上的那一瞬間，他的精液也射進了我的喉嚨。我看見他離開的，他的尊容讓我覺得對他的服務非常到位。很湊巧的，我在辦完事後遇到了那個上門大便的紳士。他是個老實巴交的奧弗涅地區人，做泥瓦小工謀生。只逢場作戲就能掙到一個埃居，他喜出望外，而他要做的只是排除腹中多餘之物罷了，他覺得這種小事比他拎灰漿桶可舒服愜意多了。他長得非常的可怕，看上去已經上了四十歲了。

「去他的上帝，」迪塞咕噥道：「這才差不多。」

他帶著最老的雞姦員、泰雷姿以及德格朗日太太走進了他的小間。幾分鐘之後，大家聽見他那公驢般的喊叫聲。他回來後，卻不想告訴大家他向何種過度行爲屈服了。

晚餐時間到了，至少和往常一樣的放蕩。用餐之後，同道們心血來潮，不要像以往那樣集體嬉戲，而是要各人顧自。公爵去了走廊盡頭的閨房，身後跟著海格力斯、馬旦太太、女兒朱莉、澤爾蜜爾、埃貝、澤拉米爾、居皮東和瑪麗。

居瓦爾佔領了故事廳，由康絲坦斯陪伴。每次她和他在一起時，就害怕得全身發抖，而他並不想使她放下心。他還召喚了方珣、德格朗日太太、裂臀者、奥古絲丁、法妮、納西斯和澤菲爾。

主教帶著杜克洛太太去了集會廳。那晚，她背叛了公爵，以報復不忠的公爵領走馬日。主教的隨從還包括阿琳、金槍不倒翁、泰雷姿、索菲、迷人的小科蓉、塞拉東和安東尼。

迪塞仍然留守餐廳。食具撤去了，地毯和墊子鋪上了。他的隨從有他的愛妻阿德萊德、安蒂奴、露易松、尙維爾、咪謝特、蘿塞特、亞森特和吉東。

無疑是淫蕩之心的變本加厲，而不是其他理由，決定了這一安排；他們頭腦發熱，一致決定當晚通宵不睡，而每個房間裡進行的荒淫無恥的行爲令人難以想像。

黎明來臨之際，老爺們決定回到餐桌旁，儘管他們整個晚上已經喝了很多酒水了，把餐廳搞得亂七八糟，一塌糊塗。他們叫醒廚師們，很快送來了炒雞蛋、吐司、洋蔥湯和煎蛋。大家繼續喝酒，但康絲坦斯沉浸在無盡的哀傷中。居瓦爾對她的憎恨和她那可憐的肚子一樣與日俱增。她在那晚的徹夜狂歡中體會到了敵意，除了沒有挨打之外，她受到了百般折磨，因爲老爺們約定讓梨子長大成熟。可以說，除了毆打之外，她經歷了種種想像得到的虐待。於是，她向迪塞和她的父親兼丈夫公爵抱怨。可是他們讓她滾開，並說她肯定背著他們做了錯事，不然，她怎麼會讓那位最善良、最溫文爾雅的紳士動怒呢？這就是她自討沒趣了。接著，大家都上床睡覺。

第十一天

他們睡到很晚才起床。當天省去了以往的繁文縟節，一起床，他們就直接來到餐桌旁。由吉東、亞森特、奧古絲丁和法妮侍奉的咖啡時間基本上風平浪靜，儘管迪塞一定要逼奧古絲丁放屁，而公爵則把雞巴捅進了法妮的嘴巴。可是，從欲望到實施，對於這些大人物只是一念之差，所以，他們還是滿足著他們自己。幸虧奧古絲丁準備得不錯，她在小個子金融家的嘴巴裡釋放了一連串的微風，幾乎讓他都勃起了。而居瓦爾和主教只是撫摸著兩個童男的屁股。接著，他們來到了故事廳。

小歐仁妮和我們已經熟稔起來。在妓院裡待了半年以後，她出落得越發漂亮了。有一天，歐仁妮和我搭話，拉高了裙子，讓我看屁股。「看哪，杜克洛，知道富尼埃太太今天想讓我的屁股保持什麼樣子嗎？」

說罷，她讓我看一法寸厚的大便敷在她甜美的小屁眼上。

「她讓妳敷上那個幹什麼？」我問她。

「是為了今天傍晚來的一個老先生，」她解釋道：「他想要我的屁股塗著大便。」

「嗯，」我說：「他肯定會滿意的，因為屁股上塗的大便別提多厚實了。」

接著，她告訴我，大便拉出來以後，是富尼埃太太存心抹上去的。我很好奇，想看看這

即將發生的一幕；叫到漂亮的小姑娘時，我就飛快地跑到窺孔處。男主角是個修道士，是那種人們通常叫做「大人」的人。這個西多會修士年近六十，長得高高、肥肥的，精力旺盛。他愛撫著孩子，親吻著她的嘴唇，隨即打聽她是否乾淨。他拉起她的襯裙，親自覈實歐仁妮向他信誓旦旦、常備不懈的清潔狀態。儘管她知道實情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但是她奉命要這麼說。

「怎麼，小淫婦！」修士看見那事態，大聲叫道：「什麼？屁股這麼髒，竟然敢跟我說妳是乾淨的？屁股肯定已經有半個月沒有擦過了。妳看看，這實在是給我添麻煩了，畢竟我喜歡看的是乾淨的東西。事到如今，看來我得自己來操心這件事情咯。」

說話間，他已經把小姑娘放倒在床上。他跪在她的屁股下面，雙手把屁股扒開。人們開始時也許會想，他只是想要瞭解情況，這似乎讓他吃了一驚。但是他漸漸適應，久而不聞其臭。他伸出舌頭，腦袋靠上前，想把那塊美味舔下來。他的感官燥熱起來，雞巴豎起來了，口鼻似乎和舌頭並用。他狂喜得幾乎都說不出話來，精液終於出現了：他抓住雞巴，摩挲著它。他在射精的同時，也完成了徹底打掃肛門的工作。現在的屁眼純淨無暇，誰也想不到它片刻之前還是那麼的骯髒。

但是，那浪蕩子還不打算見好就收。這個淫蕩癖好只是他的一個準備工作：他站起身來，繼續親吻小姑娘，向她展露一個非常難看、非常骯髒的大屁股。他命令她用力地搖晃它，雞姦它；這搞法讓他再次猛烈地勃起，他現在又回到了我同伴的屁股，重新賞以雨點般

的親吻。但是他在這之後的所作所為，不關我的事，也沒有納入這裡的開場敘述中。請允許我留給馬旦太太來告訴你們，她非常熟悉這個惡棍的荒唐行為。請行行好饒了我，別問任何問題，老爺們，你們自己制定的規定不允許我回答的。所以我要繼續講另一個細節。

「只有一句話，杜克洛，」公爵說道：「我旁敲側擊，妳的回答就不違法了。修士的那個玩意兒大嗎？這是歐仁妮的第一次嗎？」

「是的，老爺，這是第一次。修士那東西的尺寸和您的差不多。」

「啊，操他的！」迪塞咕噥道：「好戲啊，我眞希望能親眼看到！」

你們也許會對幾天之後我經手的一個人感到同樣好奇。我手裡拿著一個便盆，裝滿了從各處蒐羅來的八到十大坨大便，要是知道這些大便的所出，他倒會很生氣的。我的任務是用雙手把他全身塗滿這種芬芳濃郁的油膏。身上的每一寸肌膚都沒有漏掉，臉龐也不例外。我塗抹到他的雞巴，由於我同時在摩挲它，而這隻無恥的豬玀一直滿意地盯著鏡子中的自己，他便在我的手掌裡留下了他那可憐生殖力的證據。

老爺們，我們終於到地方了，這下要對真殿堂下拜了。我得到傳話，要準備妥當；我便在一連幾天的時間裡忍大便。他是馬耳他騎士，每天早上，他都和一個不同的姑娘進行同樣的幹法。下面這一幕發生在他的家裡。

「屁股很漂亮，」他抱著我的屁股說：「然而，我的孩子，」他繼續說道：「光有美臀是不夠的，美臀必須知道怎麼拉屎。那妳想拉屎嗎？」

「我想得恨不得死掉了，先生，」我回答。

「嗯，上帝！太棒了！」騎士大聲叫道：「這正是所謂全心全意為上流社會服務啊。但是，小傢伙，妳願意在我為妳準備的便盆裡拉屎嗎？」

「很願意，先生，」我回答道：「我這麼想拉屎，任何地方都可以的，哪怕是拉在你嘴裡……」

「啊！拉在我嘴裡！太棒了！噢，這正是我為妳準備的唯一便盆啊。」

「那好！先生，快一點，把嘴巴湊過來吧，」我說：「我實在是憋不住了。」

他躺下，我跨騎在他身上。邊幹這活邊幫他手淫；他雙手支撐著我的腰部，然後一坨一坨的，他那饑渴的嘴巴接住我拉出的所有大便。這樣做讓他接近癲狂；我的手腕剛剛足以引流精液，他就丟精了。我手淫著，拉屎結束了。那人忘乎所以了，我放下他的時候，他已經落得神魂顛倒的。至少他對富尼埃太太是這麼討好地帶信來的，當然同時他又要求她為次日的服務提供另一個姑娘。

接下來的那個顧客，採取了幾乎同樣的情節來解決問題，只是他嘴巴裡保留食物的時間更長一些。他把大便嚼得稀爛，然後用它們長時間漱口，吐出時只有污水了。

而第五個顧客的癖好更加奇特，信不信吧。他喜歡在便桶椅便盆裡找到不摻有一滴尿的

四坨大便。他被獨自關在放有這個珍寶的房間裡，從來不帶姑娘一起進去。要千方百計確保密不透風，他容不得任何人觀察他。確信安全時，他開始行動了。我實在無法告訴諸位他幹了些什麼，因為沒有人見過他的行為。所知道的是他離開後，人們回到房間時，發現便盆已經是空空的，而且非常乾淨。至於他是怎麼對待那四坨大便的，我想連魔鬼本人也難以說清楚。他可能把它們扔到某個地方，但也有可能拿它們另做他用。

有一點似乎可信，他並沒有如你們猜想的拿大便另做他用，因為他讓富尼埃太太去操心那四坨大便的供應，壓根就不問那些大便的出處，也從不對此稍加推薦。一天，為了觀察我們的話語能否讓他感到驚慌，因為驚慌的話，他可能會露出有關大便去向的蛛絲馬跡，我們告訴他，那天給他的大便來自於幾個患梅毒的病人。他朝我們笑了笑，沒有生氣。若是他利用了大便，而不是把大便扔了，十有八九會大發雷霆的。有好幾次，我們想進一步地深入提問時，他就命令我們閉嘴。所以我們也無法知之更多。

我今晚要講的就這些，明天我打算講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至於你們酷愛的迷人趣味，老爺們，至少還要等兩三天，我才有幸講詳情呢。

眾人對剛才故事中的大便下落各執己見。就在爭論推理之時，他們已經讓人製作了一些大便。公爵很想讓大家都知道他對杜克洛有胃口，所以他讓眾人領教了他與她同樂的淫蕩方式。那眞是自如、靈巧、機敏搭配著花言巧語，總之，她使盡全身解數來滿足他。

晚飯和縱酒狂歡時風平浪靜。直到次日傍晚才發生了重大事件，所以，就讓杜克洛的動人演講開始第十二天的故事吧。

第十二天

欲知我即將開始的新境況，老爺們，就得給你們重新講一講我本人的長相和性格。你們熟悉了給故事主人翁帶來快樂的源泉，就更能想像正在描述的快樂嘛。我剛剛二十一歲。頭髮是棕色的，皮膚卻是迷人的白色。滿頭棕發濃密地飄逸著，自然捲曲的捲髮一直垂到膝蓋上。眼睛跟現在看到的一樣，人們始終認為很美。儘管我個子很高、身體柔軟苗條，體形還算是豐腴。至於屁股——當今浪蕩子們如此沉醉的器官——則受到大家的一致認同，比舉世最聖美的同類還要勝出一籌；巴黎很少有女人的屁股和我有一樣甜美的造型。它很豐滿，圓鼓鼓的，非常柔軟、肥碩；而且它的豐滿並沒有減少它的優雅。稍稍動作就可以露出你們愛不釋手的這一朵小玫瑰蓓蕾，老爺們，我想的和你們一樣，這的確是女人最迷人的地方。儘管我在浪蕩行當混了很久，屁股仍然是無上的清新鮮嫩；這既要歸功於大自然賦予我的好體質，又要歸功於我尋歡作樂時的極端克制，以免損害其新鮮度，毀壞我的體格。我對男人沒有什麼愛意，只產生了一次愛慕之情。我腦袋裡除了放蕩之心別無長物，但那是異乎尋常的放蕩。在描述了我的迷人之處後，當然要稍稍提及我的惡行。老爺們，毋庸諱言，我喜歡女人。然而，喜歡的程度還比不上我的好夥伴尚維爾太太。她無疑會給你們講述，她是如何為了女人而自甘墮落的。我尋歡作樂一直喜歡女人，而不是男人。她們給我帶來的感官刺激要比男性的樂子強烈的多。除了這個毛病外，我還喜歡偷竊：我把這種癖好推進到令人難以置

信的地步。我深信所有的財產應該在全世界平分，唯有實力和暴力才妨礙了這種平等——這種大自然的最高法則。因此，我致力於改變命運，盡我最大的力量來重建平衡。要不是這種該死的衝動，我也許會仍然和我即將講到的那個善人待在一起。

「妳一生偷盜了很多次？」迪塞問道。

「多得驚人，老爺；偷來的錢要不是總是揮霍掉，我現在應該很富有了。」

「有嚴重的情節嗎？」金融家追問道：「比如說，破門而入、背信罪、公然詐騙？」

「應有盡有啊。」杜克洛說：「我認爲不應該在這些事情上停留，以免擾亂故事的順序。但是，既然您感興趣，我不會忘了在今後講講我的偷竊行爲。除了那個毛病外，我還老是因爲另一件事情受到譴責。大家都說我是鐵石心腸，的確是顆壞心腸。但這眞的是我的錯嗎？難道我們的缺點、優點不都是來自大自然嗎？難不成我有什麼辦法來軟化這顆生來就蠻不講理的心呢？在我的一生中，我從來沒有爲自己的痛苦流淚，更沒有爲別人的痛苦流過一滴眼淚。我愛我的姐姐，但是失去她的時候，我沒有表現出一絲的悲傷。你們已經見證，我對她的死訊表現出的冷漠。謝天謝地，哪怕宇宙毀滅，我也不會擠出一點眼淚的。」

「人就得這樣，」公爵說：「同情是傻瓜的美德。捫心自問，就會發現，正是同情讓我們喪失了快樂。既然妳有一副硬心腸，妳一定犯過罪。因爲，冷漠會直接導致犯罪的。」

「老爺，」杜克洛回答道：「我們的敘述順序規則禁止我告訴您很多事情，就讓我的同伴

們來打理吧。我只想說一句：當她們在你們眼裡個個表現得都是蕩婦時，你們完全可以相信，我也好不到哪裡去。」

「這才是所謂的有自知之明呢，」公爵評論道：「嗯，繼續講吧。大家應該隨遇而安，因爲我們是作繭自縛呢。但是，請記住，我們促膝談心時，我不會放過妳那些特殊的小不軌的。」

「我知無不言，老爺。但是，聽了我的故事，能不能不追悔曾經善待過我這個惡貫滿盈的傢伙呢？我接著講故事吧。」

在我的種種缺點當中，尤以對他人完全缺乏感激之情為甚。我覺得，人情是丟面子的事情，純粹是對人類有害的負擔，它完全貶損了我們源自大自然的自尊心。可是，我儘管有這些不足之處，同伴們還是非常喜歡我；而且，在姐妹們當中，我是最受男人巴結的。

我就是在這種處境下，遇到那個前來富尼埃太太家參加聚會、名叫道古爾的包稅人的。他是她的老顧客之一，儘管他更喜歡外面自帶的姑娘，不喜歡妓院裡的姑娘，在這裡還是受到了極高的禮遇。太太非讓我們認識不可，就提早兩天告訴我，讓我為他保存你們知道的東西，他對它的熱愛超過了我以往接待過的任何一個人；你們下面可以看到具體情節的。道古爾來了，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他責備富尼埃太太，沒有及早替他搞這麼漂亮的可人兒。謝過了他的美言之後，我們一起上了樓。道古爾大約五十歲左右，身體肥碩，但臉看著

很舒服，談笑風生。他身上最讓我感到高興的是那溫文爾雅和誠實的性格，從一開始就吸引了我。

「妳的屁股肯定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他說著把我拉向他，手插在我的裙子裡面，很快就摸向了屁股，「我是個鑒賞家，像你這樣身材長相的娘們，通常都有美臀的。可不是嗎！難道我說錯了嗎？」在簡單地撫摸過屁股後，他繼續說道：「多新鮮，多圓潤啊！」

他動作敏捷地把我翻了個身，一隻手把裙子拉高到腰際，另一隻手撫摸著屁股。他開始崇拜他祈禱的聖壇。

「天哪！」他喊叫道：「我以基督起誓，這是我這一輩子看到的最漂亮的屁股之一，我可是見多識廣的呀……分開……看看這顆草莓……真想吮吸它……真想吞掉它……這個屁股真的太漂亮了……噢！告訴我，親愛的，他們告訴妳了嗎？」

「是的，先生。」

「他們告訴妳，我想讓它拉屎了嗎？」

「是的，先生。」

「但妳健康嗎？」金融家繼續問道。

「哎！身體沒問題的，先生。」

「我有點把事情做過頭了，」他繼續說道：「假如妳不是絕對健康，我就會冒很大的風險。」

「先生，」我對他說道：「您可以隨心所欲，我向您保證，我和新生嬰兒一樣的健康。你完全可以放手去做。」

開場白之後，道古爾讓我彎腰靠向他，屁股始終張得很開。他的嘴巴粘在我的嘴巴上，吮吸著我的唾沫長達一刻鐘。他撤出嘴巴，罵了幾句髒話，然後又繼續他那多情的嘴巴抽吸動作。

「把唾液吐在我嘴裡，吐啊，」他不時重複道：「嘴裡要裝滿唾液。」

接著，我感覺到他的舌頭舔著我的齒齦，儘量伸到口腔深處。我覺得，它似乎要把碰到的一切都吸出來。

「太棒了，」他說：「我勃起了。咱們開工吧。」

隨後，他再次凝視著我的屁股，命令我把他的雞巴高高抬起。我掏出一根三指粗、五法寸長的粗短陽具，它已經堅硬無比，而且怒火中燒。

「妳脫掉裙子，」道古爾對我說道：「我脫掉褲子。雙方的屁股應該完全放鬆，來參加我們即將開始的儀式。」

然後，等他的吩咐得到照辦後，「把襯衣再拉高一些，對，靠近妳的胸衣，」他繼續說道：「把屁股徹底解放出來……趴在床上。」

他搬過一把椅子坐上，然後繼續撫摸我的屁股，似乎他只要看見屁股就已經十分陶醉了。他把我的屁股張開了一會兒，我感到他的舌頭伸進了屁眼內。據他說，這是為了確鑿地

聚實母雞是否真的想下蛋，這是他的原話。但是，我沒有碰他，他自己輕輕晃動著我剛剛從窩裡掏出來的乾癟小陽具。

「好了嗎，我的孩子？」他問道：「我們開工了；妳的大便已經就緒，我碰到了。記住，要一點一點，慢慢地拉，一定要等我把前面的一段吃完，才拉下面一段。我的做法耗時較長，務必不要緊逼。輕輕拍打妳的屁股，就是告訴妳要用力。但是注意，始終只要一口的量。」

盡可能擺好舒適的姿勢後，他把嘴巴貼向崇拜物件。說時遲，那時快，我給他拉出了鴿子蛋大小的一團大便。他吮吸它，在嘴巴裡輾轉千百回合，咀嚼它，品味它。兩、三分鐘後，我清楚地看到他吞了下去。我再拉，儀式便重複一遍。由於我大便儲量大，填滿嘴巴、清空它共有十次之多，他卻沒有吃飽的樣子。

「完成了，先生，」最後我說道：「我現在拉不出東西了。」

「是嗎，」他說：「結束了嗎，我的小親親？那麼，我該要射精了。是的，我要一邊擦這個美臀，一邊射精。啊，偉大的上帝啊！妳給了我多麼大的快樂啊！我向全世界證明，我從未吃過比這更鮮美的大便。給我，把它送上來，我的天使，把美臀送上來讓我吮吸，好好再享用一下吧。」

浪蕩子把一法尺長的舌頭插入我的屁眼，同時還撫摸著自己，他的精液射在了我的腿上，嘴裡不乾不淨地罵著大量的髒話。依我看，這是他達到喜悅的頂峰所不可或缺的。

當一切結束時，他坐下，讓我坐在身旁，饒有興趣地注視我，問我是否厭倦了妓院的生活，我是否樂意找個人，情願幫我贖出去的。發現他迷上我之後，我假意挑三揀四的。長話短說，免得你們陷入沒意思的枝節問題，經過一個小時的辯論之後，我說不過他，就應承了。我們說好，第二天起我住到他家裡，每個月按照二十路易給，管飯；由於他是個鰥夫，我可以輕易地在他的公館裡佔據一個中二層；還有一個女僕伺候我；每週四次，他召集他的三位朋友和他們的情婦來湊熱鬧，共進浪蕩的晚餐，有時在他自己家裡，有時在朋友家；我唯一的職業是大吃大喝，餐餐都要吃他給我提供食物，因為，按照他的所作所為，必須讓我進食符合他癖好的飲食。我得吃得多，睡得多；這樣，我的消化才會良好。我必須月月定期給自己通便洗腸，每天兩次在他嘴裡拉屎。這種用便數量不應該嚇倒我，因為，按照他的打算，只要讓我填飽食物，我也許一天三次而不是兩次想拉大便。金融家送給我一顆非常漂亮的鑽石，作為這筆交易的第一筆訂金。接著，他抱住我，讓我和富尼埃太太做了結，做好準備，等待他第二天一早親自來接我。我很快告別，內心沒有感到些許的遺憾，因為我根本不會對別人產生依戀。但是，我的肉體享樂對歐仁妮還是依依不捨，因為這半年來，我們之間享受著非常狎昵的關係。我就這樣離開了。道古爾非常親切地歡迎了我，並親自帶我去看非常漂亮的新住處。我很快就全部安頓好了。他強迫我一天吃四頓，裁減了大量我喜歡吃的東西，比如魚、牡蠣、醃肉、雞蛋和各種乳製品；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得到了很好的補償。所以，我實在是沒有什麼好抱怨的。我的家常便飯包括非常多的雞胸肉、烹煮烤燉的去骨野

味，少許牛肉或紅肉，絕對不能吃含有油脂的東西，外加一丁點麵包或水果。連早餐、傍晚茶點也要吃這種食物，頓頓如此。在這幾頓飯中，裡面不包括麵包，道古爾慢慢懇求我完全戒掉了麵包，直至最後我就一點也不吃了，連湯也不喝了。正如他預告的那樣，這樣的食譜可以讓我一天拉屎兩次，而且拉出的大便非常的鬆軟可口、風味極佳，據道古爾認為，這種味道不可能從普通的伙食中得來。道古爾的觀點還是值得一聽的，他是個鑒賞家呀。我們都在他起床和晚上睡覺時搞弄，細節跟我前面告訴你們的大同小異。他開始時，總是花上很長時間吮吸我處在自然狀態的嘴巴，也就是說，要張給他未經洗漱的嘴巴；我只准在事後漱口。另外，他不是每次都射精，我們的安排並不要求他做到忠誠不二。道古爾把我養在家裡當作主菜，就像烤牛肉一樣，他還是每天早晨出門去，找別的地方消遣一下的。

在我到達兩天後，他的放蕩同伴們來他家吃晚飯。這三個人各擁有我們分析的一種情慾趣味，雖然本質上相同，但表面上是不同的。老爺們，我們每次增加情慾收藏時，請允許我稍稍說明一下他們沉湎的各種奇思妙想。

賓客們到了。第一位是六十幾歲的最高法院老推事，名叫德維爾；他的情婦年約四十，非常漂亮，除了有點兒肥胖，沒有其他缺陷，她叫做迪康綺夫人。第二位是退休軍官，年齡在四十五到五十歲之間，名叫德普萊；他的情婦二十六歲，是個迷人的姑娘，金髮碧眼，身材勻稱，百裡挑一，名叫瑪麗安。第三位是個六十歲的老修道士，名叫迪庫德海；他的情人是個十六歲的小夥子，非常漂亮英俊，修士對他以侄子相稱。

酒席擺在我那個中二層。宴會很快樂，菜餚很精美。我發現那個年輕姑娘和那個年輕小夥子的食譜和我的非常相似。在我們進餐時，各路人物開始顯山露水。沒有比德維爾更浪蕩的人了，他的眼神舉止、一言一行都顯露出放蕩，都刻畫出淫褻。德普萊似乎比較冷靜，但是色慾卻是他生活的靈魂。而修士是世界上最徹底的無神論者：他嘴裡吐出的每句話幾乎都有褻瀆的字眼。至於女士們，她們仿效著她們的情人，滔滔不絕地夸夸其談，只是語氣溫柔些。那個年輕小夥子長得實在是漂亮，但是給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愚蠢。迪康綺對他迷戀得很，不住地向他投去溫柔的目光，可是他根本就沒有察覺到。

甜點端上來時，所有的禮儀都消失了。談話和行為都變得越來越污穢不堪：德維爾祝賀道古爾得了新歡，問他我是否是個美臀妞，拉屎是否拉得很好。

「噢，天地良心！」我的金融家微笑著回答說：「要知道真相，就看你的啦。你知道，我們不分彼此，東西都是共同財產，我們可以心甘情願地借用彼此的情婦，就好像借用彼此的錢包一樣。」

「啊，天哪！」德維爾說道，「我卻之不恭。」

他馬上抓住我的手，提議一起去密室。我正在猶豫時，迪康綺厚顏無恥地對我說：「走哇，走哇，小姐，我們這裡不拘泥客套的。在此期間，我會照顧好妳情郎的。」

我看了看道古爾的眼光，他示意默許了。於是，我就跟著老推事走了。老爺們，正是他和其他兩位將向你們表演兩個情節，展示我們目前正在研究的癖好，而這也是我今天敘述的

主題。

當我和德維爾獨處一室時，已經酒酣耳熱了的他非常激奮地親吻著我的嘴巴，並在我嘴裡打了三、四個嗝，這個逆風差點讓我把貨色嘔出，而依我看，他似乎是急切地想要看我的貨色從另一個「嘴巴」裡掏出來的。他拉高我的裙子，以積年老浪蕩子的淫蕩，好色地檢查著我的屁股，然後告訴我，他對於道古爾的選擇毫不吃驚，我的屁股的確是全巴黎最漂亮的美臀之一。他求我先放幾個屁。在吸收了五、六個屁後，他繼續親吻我的嘴巴，同時還撫摸著我，用力地張開我的屁股。

「有拉屎的願望了嗎？」他問道。

「非常想。」我回答道。

「很好，漂亮的孩子，請在這個盤子裡拉屎。」

他隨身專門帶著一個白瓷盤。我拉屎的時候，他端著它。大便從我的屁股裡冒出來的時候，他仔細地察看著，他說，這甜美的景象使他快樂得陶醉。當我結束時，他拿起盤子，心醉神迷地呼吸著那淫蕩的美味。他撫摸著、親吻著、使勁聞著大便，然後告訴我說，他再也忍不住了。面對他畢生見過的最甜美的大便，他沉醉在強烈的慾望當中，於是，他命令我吮吸他的雞巴。儘管這次搞弄沒啥趣味，但是我害怕怠慢道古爾的朋友會惱怒他，還是一切照做了。他斜靠在扶手椅子上，把盤子放在旁邊的桌子上，自己半個身子趴在桌子上，鼻子埋在大便裡。他張開雙腿，而我拉過一張矮凳貼近坐下，從他的褲襠處掏出一根非常柔軟的雞

巴狀物，看起來都不像是真傢伙。儘管心存反感，我還是開始連連吮吸這個珍貴文物，希望它在嘴巴裡能變得稍許堅挺。我搞錯了，我剛把可憐的東西收留進嘴裡，浪蕩子就開始幹活了，吞進了我剛剛為他下的閃亮新鮮的小蛋，卻沒有吃下它：事情持續了三分鐘，他輾轉反側、顫抖扭曲、裝腔作勢，這告訴我，他正享受著最最熱情洋溢、溢於言表的快樂。但是，他一切都是徒勞，壓根就沒有硬起來的跡象，他那醜陋的小陽具在我的嘴裡流下幾滴委屈的眼淚後，只好羞愧難當地主動撤退了，而聽任它的主人無比沮喪，處於自暴自棄、精疲力竭的狀態，這是快感帶來的致命後果啊。

我們回去了。

「啊！我放棄上帝，」推事說：「我從來沒見過像這樣大便的。」

我們回來時，只有修士和他侄子在場。他們正在忙著搗弄，我可以馬上給你們講講主要的細節。儘管這個團體的其他人都交換了情婦，但迪庫德海說什麼也不幹。他始終很知足，既不沾別人的，也不肯讓出自己的。我得知他在女人那裡從來都沒有得到過快樂；這是他和道古爾的唯一差別。此外，他照幹不誤，做做樣子的，當我們走進來時，年輕人正趴在一張床上，屁股對著他親愛的叔叔。叔叔跪在屁股前面，一邊溫情脈脈用嘴巴接納，有條不紊地吃下去，一邊摩挲著掛在大腿之間的一根非常細小的雞巴。我們的在場並沒有影響修士的射精，他還發誓說，男孩的大便一天比一天好。

在一起嬉戲的瑪麗安和道古爾很快就重新現身了，身後跟著德普萊和迪康綺。他們說，

他們只是動手動腳而已，在等我呢。

「因為，」德普萊說：「她和我是老相識了，而您，我漂亮的女王，我們是初次見面，這激起了我內心最狂熱的慾望，想要與您徹底玩一玩。」

「但是，先生，」我反對道：「推事先生已經都用完了，拿不出什麼給您了。」

「好啊！」他微笑著說道：「我對您一無所求，一切都自備。我只要您的手指。」

我很好奇，想看看這個謎語的意思，於是就跟著他走了。當我們獨處時，他僅僅要求親吻我的屁股一分鐘。我把屁股朝向他，在舔了兩、三下屁眼後，他解開了褲子的鈕釦，懇求我做剛才他對我做過的事情。他給我擺的姿勢讓我猜疑；他騎坐在椅子上，用靠背支撐身體，他身下是一個接納用的便盆。所以，注意到他已經準備好自己大便，我便問他有什麼必要親吻他的屁股。

「太有必要了，我的心肝，」他回答道：「因為我的屁股是最反覆無常的屁股，如果沒人親吻它，它就不肯拉屎。」

我照做了，但小心翼翼地避開危險，他發覺了，「靠近點，見鬼！靠近點，小姐，」他專橫地說：「妳害怕沾上點大便嗎？」

最終，為了表示恩賜，我把嘴唇湊近屁眼的附近。可他一感覺到嘴唇，就立刻開閘。爆發是如此的猛烈，我的一個腮幫子頓時染成了花花綠綠的。只需放一炮，就淹沒了整個盤子，我這一生中還未見過這樣的一坨大便。一坨大便就可以輕鬆地裝滿一個很深的沙拉盆。

那男人搶過大便，帶著它躺在床的邊緣，露出他整個沾滿屎的屁股，命令我狠命作弄它。而他則猛地將剛剛淌出的美味重新塞回自己的腸子中。儘管他的屁股很髒，我還是不得不照做。「毫無疑問，他的情婦經常這樣幹，」我自言自語道：「我不能做得比她還差。」我把三根手指插入赫然在目的屎洞。他已經是欣喜若狂了，他撲在自己的大便上，整張臉在裡面搗鼓，盡情地享用。他的一隻手拿著盤子，另一隻手用力地揉捏著大腿間高高翹起的雞巴。我更加努力地關照他了，效果不錯；我感覺到他那肛門開始收縮，這說明他的勃起肌肉要開始發射精子了。我放下心來，盤子舔乾淨了，我的哥也射精了。

我們再次回到餐廳，我發現用情不專的道古爾正和漂亮的瑪麗安在一起。那無賴也好好地享用了兩下子。唯一剩下的只有那個男侍從，我相信，如果那個嫉妒的修士同意放棄他一陣子，他也會加以妥善安排的。大家都回來後，他們準備統統脫光，當著彼此的面放縱一下。我覺得這個提議很不錯，因為這樣，就可以逕自看到瑪麗安的胴體了，我實在太想仔細地看看了。她的身體很甜美，肌膚結實，白皙典雅。我開玩笑般地摸過幾次她的屁股，覺得也是個真正的傑作。

「這麼漂亮的姑娘對您有什麼用呢？」我問德普萊：「我看您心愛的快感似乎不在此呀。」

「啊！」他說：「您並不瞭解我們所有的奧秘吧。」

我實在打聽不到更多的情況，儘管我和他們共同生活了一年多，兩人誰也不想對我澄清

什麼。我對於他們的其他秘密伎倆始終一無所知，但不管到底屬於哪一類，這並不妨礙她的情郎在我這裡得到滿足的趣味成為一種完備的情慾，完全值得收錄在我們的故事集中。他們另外可能做的事情無非是枝節問題，在我們的講用中可能已經陳述過或者必將涉及的。

在進行一些相當下流的放蕩勾當，擺弄一些屁還有一些殘餘大便之後，修士大放厥詞，都是大逆不道的褻瀆宗教言論，他似乎把極端淫蕩的快感之一落實在淫詞褻語上了。在這一切之後，大家都穿上衣服去睡覺。第二天早晨，和往常一樣，我在道古爾準備起床之際出現在他跟前。彼此都沒有責備昨晚我們之間小小的不忠誠。他說，除了我之外，他還不認識有比瑪麗安拉屎拉得更好的姑娘。我問了他幾個問題，她和那個如此自給自足的情郎在一起幹些什麼。道古爾回答說，這是他們倆之間的秘密，而且他們誰也不願透露。我的情郎和我繼續我們一如往常的小日子。

我在道古爾的家裡並不是禁止外出的，有的時候也出門逛逛。他告訴我，他完全相信我的誠實；我應該意識到，假如我搞壞身體，將會給他帶來多大的風險。所以，他讓我自己看著辦。考慮到他為一己之私非常在意我的健康狀況，對這方面的託付，我臣服效忠於他。但是，除此之外，我覺得自己有權做任何可以掙錢的勾當。所以，在富尼埃太太的反覆懇求下，我去了她那裡，舉辦一些聚會。我專心參加每一個活動，當然她也確保我不無小補。我不再是她家裡的丫頭，而是包稅人包養著的小姐。假如我賞光撥冗，到訪她家一個小時……這樣的酬勞你們可想而知。在這些短暫的不務正業的時間裡，我遇到了那個新的大便崇拜

者，接下來跟你們講吧。

「稍等片刻，」主教插嘴說：「我本來不想打斷妳的，除非是妳告一段落。現在好像是講到了一個段落。請問你能不能澄清一下，最近的這次聚會的三、兩個要點呢？在妳和德普萊見面之後的縱酒狂歡時，修士還一直都愛撫著他的孌童嗎？他沒有做出什麼不忠的舉動呢？他碰妳了嗎？其他人拋棄自己的女人，轉向愛撫小夥子了嗎？」

「老爺，」杜克洛說：「修士一刻也沒有放下他的童男。儘管我們都赤身裸體的，近在咫尺，但是他幾乎都不正眼瞧我們一下，他的目光一直流連在他身上。但是，他也玩弄道古爾、德普萊和德維爾的屁股。他親吻它們，舔吸它們。道古爾和德維爾在他嘴裡拉屎，他把兩坨大便的大部分吞了下去。但是他不碰女人。但對於他的小孌童，其他三位同道就不是這樣了。他們親吻他，舔他的屁眼。而且德普萊還和他單獨關起來過，我並不知道他們都搞弄了些什麼。」

「很好，」主教說：「妳應該注意到沒有知無不言。妳不曾提到的是，那又構成了一種情慾，因爲這個故事講述的趣味是男人喜歡其他男人，而且是成年男人，在他嘴裡拉屎。」

「確實是的，老爺，」杜克洛承認道：「您讓我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是我並不對此感到惋惜，因爲我的故事就此結束了，而且已經拖延時間了。作息鈴聲很快就會敲響，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結束我準備開講的故事。假如您允許的話，我們把它放到明天。」

鈴聲眞的響了。在聽故事時，沒有一個人射精，每個人的雞巴卻都翹得高高的。在下決

心縱酒狂歡時彌補損失後，他們才起身去吃晚飯。但是公爵從來都維持不了這麼長久。他命令索菲送上屁股，讓那美女拉屎，然後他吞吃了她的大便作爲甜食。迪塞、主教和居瓦爾同樣忙得不可開交，做著同樣的勾當。第一位和亞森特，第二位和塞拉東，第三位和安東尼。由於安東尼的表現不夠令人滿意，不幸被記錄在懲戒簿上。居瓦爾破口大罵，用泰雷姿的屁股報仇。她爲他近距離噴出令人歎爲觀止的一坨大便。狂歡時間搞得極其的放蕩，迪塞放棄了年輕人的大便，他說在晚上的遊戲裡，他只要三位老同道拉的大便。他們滿足了他，小個子浪蕩子在大口大口享用居瓦爾的大便時，像種馬一樣射了精。夜幕的降臨讓放縱也稍稍地恢復了平靜，也恢復了浪蕩子們的慾望和精力。

第十三天

那晚，院長和女兒阿德萊德一起過夜。他在頭一覺來臨之前一直在折騰她。折騰之後就把她貶到床邊地上的鋪位上，把位置讓給方珣。他希望被慾望喚醒時，身邊躺著的始終是老陪媼。而慾望幾乎每晚都發作的；凌晨三點鐘，他猛地張開眼睛，破口大罵，褻瀆得很。在這樣一個時刻，他易爲熊熊慾火所攫住，有時變得十分危險。所以，他喜歡讓那個老方珣伺候左右，她可以輕車熟路地平息他的慾火，有時是送上她自己，有時是馬上幫他拉來睡在他臥室的某位性奴。

那個夜晚，院長馬上就回憶起在入睡之前他對女兒做過的一些醜事。於是，他馬上又喊著她，想重溫舊夢，但是她卻不見了。大家可以想像，這個變故即刻惹起了慌張和喧嘩。居瓦爾憤怒地從床上跳起來，質問女兒在哪裡。大家點燃了蠟燭，翻箱倒櫃，四處搜尋，但什麼蛛絲馬跡也沒有。最初的念頭是到童女的宿舍去，翻查每張床。最後，目標阿德萊德出現了，正穿著睡衣坐在索菲旁邊的床上。這兩個迷人的姑娘，因爲相似的溫柔天性、一模一樣的虔誠、美德、直率和彬彬有禮而走到了一起，懷著對彼此的最美好感情，她們互相安慰著，暫時不再爲壓在她們頭上的可怕厄運而痛苦。大家直到那時才發現她們之間的感情，但是隨後發生的事情證明，她們待在一起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大家還發現年長一些的阿德萊德正在培養對方的美好情操，尤其是規勸她不要偏離宗教，不要忘記對上帝的責任。上帝總有

一天會來安慰她們，解除她們的全部不幸的。

我讓看官自己來想像，居瓦爾在那裡發現美女傳教士時的惱羞成怒。他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朝她劈頭蓋臉地罵過去，野蠻地把她拖到自己的房間。他把她綁在床柱上，讓她留在那裡反省自己的越軌行爲，直到次日早晨。每個同道都趕來看這一幕。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居瓦爾多麼急切地要把兩個違法者的名字記錄在冊。公爵主張緊急責罰，而他提議的懲罰並不寬大；但是主教對他的要求提出了合情合理的反對意見，於是，迪塞只是把懲戒一事記錄在案了。也沒有辦法指責各位陪媪；那晚老爺們讓她們統統睡在自己的臥室裡。這件事情暴露出家庭的管理不善，所以他們做了新的安排。在以後，童男童女的住處每日每時至少要各留一名陪媪。老爺們再次上床睡覺，居瓦爾的憤怒只能讓他的猥褻變得越發殘忍，儘管他對女兒的所作所爲目前還不能說，但是，那樣做加快了他的射精，從而至少讓他能安靜地入睡。

第二天，窩裡的所有母雞都心有餘悸，所以沒有女人犯規。在童男中間，也只有小納西斯出了差錯。居瓦爾昨晚開始禁止他擦洗屁股，希望他在咖啡時間能做到屎包屁眼，因爲今天輪到他上咖啡。但是，納西斯不幸忘記了他的吩咐，非常仔細地擦了屁眼。小夥子說，他的錯誤可以彌補，因爲他正想拉屎呢。但他只是在白費口舌。老爺吩咐他留著吧，他還是會被記錄在致命的懲戒簿上。厲害的迪塞立刻當著他的面履行了記錄儀式，以便讓他感受到自己的錯誤是多麼的嚴重。也許光憑這點就會妨礙院長先生的射精呢？

由於康絲坦斯目前的狀態，他們不再在這點上面爲難她了。她、德格朗日和裂臀者是唯

一得到批准上小教堂的。其他人得到命令，要戒急用忍，一直到晚間。

夜間發生的事變成了飯桌上的話題。他們嘲笑院長竟然讓籠中小鳥飛了。喝了一些香檳酒，使他重新高興起來，大家便去喝咖啡。納西斯、塞拉東、澤爾蜜爾和索菲一起端咖啡。索菲感到非常羞愧，先生們問她，事情發生了幾次，她回答說只發生了兩次，迪塞夫人給了她很好的忠告，她的確覺得爲此而懲罰她們倆是不公平的。院長正告她說，在她的這種處境下，她所謂的好忠告其實是最糟糕的；迪塞夫人在她頭腦中灌輸的虔誠屁用也沒有，只能讓她天天受罰；以她目前的地位，她除了他的三位同伴和他本人外，不該有其他的主人和神靈，除了盲目地事事服務和聽從他們之外，不能信仰任何其他的宗教。在他進行說教的整個過程中，他讓她跪在他的雙腿間，吮吸他的雞巴。可憐的小東西只好戰戰兢兢地照辦了。公爵始終信奉大腿性交，既然沒有更好的辦法，權且以這種方式操澤爾蜜爾的大腿，同時還讓小姑娘在他的手裡拉屎，隨接隨吃。同時，迪塞一直在使塞拉東在他嘴裡射精，而主教則讓納西斯拉大便。他們接著打了幾分鐘的盹，消消食，等大家在故事廳就座之後，杜克洛拾起了故事的線索。

老爺們，富尼埃太太為我相中的八十情郎是一位審計官。他長得矮矮胖胖的，臉蛋也非常不討人喜歡。他在我們之間擺上一個便盆，我們倆背對背地蹲著，同時拉屎。他抓起盆子，用手指攪和著兩坨大便，然後統統吞了下去，同時我正忙著用嘴巴幫助他射精。他幾乎

都不正眼瞧我的屁股，也沒有親吻它，但他還是非常的心醉神迷。他捶胸頓足，在大聲咒罵中吃屎、射精，然後就離開了。他為了此次奇怪的儀式付給我四個路易。

然而，日就月將，金融家越來越喜歡我，越來越信任我了。我毫不遲疑地開始濫用他對我的信任，這也是我們不久後永別的原因。有一天，他把我獨自留在他的書房裡。我注意到，他離開前在錢包裡塞滿了錢，而這些錢是從一個裝滿金幣、很深的抽屜裡取出的。「啊，多麼大的戰利品！」我自言自語道。從那一刻起，我就有了攫取這筆錢的念頭。我千方百計想伺機把它占為己有。道古爾從來都不鎖抽屜，但是他隨身帶著書房鑰匙。我發現這扇門和這把鎖十分單薄，可以毫不費力地除去。定下此計之後，我一門心思想在第一時間抓住道古爾整天不在家的機會。他通常一周有兩天不在家，在德普萊和修士的陪伴下進行私下的狂飲作樂。德格朗日太太也許會給你們描述他在外面逗留期間的所作所為，這可不是我的職責範圍。天賜良機很快就來臨了。道古爾的侍從們和主人一樣的放蕩，那天都不失時機地顧自聚會去了，所以，我幾乎是獨自一人在家。我迫不及待地開始執行我的計劃，直接來到了書房門口，一拳就破門而入，逕自衝向抽屜，發現抽屜鑰匙就在那裡：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拿走了裡面所有的東西，少說也有三千金路易。我塞滿了口袋，繼續搜尋其他抽屜。一個富麗堂皇的珠寶盒子進入了我的視線。我拿起它，但是我在那名貴的寫字臺其他抽屜裡居然發現了什麼東西呀！……幸運的道古爾！你的輕率行為僅僅被我發現了，你真是走運！裡面的東西足以讓他被處以車輪極刑的，老爺們，我只能告訴你們這麼多。除了德普萊和修士寫給

他的關於秘密荒淫的清楚短信外，還有各種各樣實現這些可恥勾當必備的用具……我還是就此打住吧，你們給我設定的職權範圍禁止我說得更多，德格朗日會如數講給你們聽的。而我本人在偷竊後，就立刻開溜了。想到與這種惡棍長期廝混所可能冒下的各種危險，我心裡不寒而慄。我渡海去了倫敦。我在那個城市逗留了六個月，過著非常氣派的生活。但是，其中沒有什麼老爺們非常感興趣的情節，所以請允許我對這段經歷一帶而過。對巴黎的人，我只和富尼埃太太保持來往。由於她告訴我，那個金融家已經為這次微不足道的偷竊行為鬧得沸沸揚揚，我終於下定決心要他住嘴。我拿起信箋，非常生硬地告訴他，偶然發現他錢的那個人也發現了其他一些東西。假如他決定繼續追捕，我一定奉陪到底，但是，就小抽屜所放的內容作證時，面對同一位法官，我肯定會引證大抽屜中發現的東西。那傢伙馬上就沉默了，六個月之後，他們三個結黨放蕩之事東窗事發，只得逃往國外避難。我無所顧忌，便回到了巴黎，我必須承認自己品行不端嗎？老爺們，我回來的時候和走前一樣貧窮，窮得不得不重回富尼埃太太的家。那時，我才二十三歲，並不缺少冒險的機會。如果老爺們允許的話，我打算略去我故事中的無關部分，只談論我知道你們現在感興趣的部分。

我回來一個星期後，大家把一個裝滿大便的桶放在尋歡作樂專用的房間裡。我的美男子來了；是個神聖的教士，已經生在福中不知福，除了我下面說到的這個過分活動，壓根兒不能讓他感到興奮。他走進房間時，我一絲不掛。他觀察我的屁股好一會兒，接著，非常粗魯地捏弄我的屁股之後，他命我脫掉他的衣服，幫他入桶。我脫掉了他的衣物，扶他爬進去，

老東西就如豬玀得了泔水。桶上有一個事先鑽好的孔，浸泡了一下，他的雞巴開始堅挺起來，從那個孔裡冒出來。他命令我替他手淫，撫摸他那佈滿污穢、令人噁心的傢伙。我聽從吩咐照辦了。他把頭潛入大桶中，在大便中撲騰。他吞吃大便，大喊大叫，然後射精。接著，他爬出便桶，快步跳進浴缸裡。我把他交在兩位僕人手裡，花了十五分鐘把他搓洗乾淨。

之後不久，來了另一位客人。一周以前，我就在便盆裡拉好大小便，悉心保存起來，只有經過了這段必要的捂熟期，大便才能達到這浪蕩子要求的狀態。他大約三十五歲，我猜他是幹金融這一行的。他一進來，就打聽便盆在哪裡。我把它遞給他，他聞了聞。

「這肯定是一星期前拉的嗎？」他問道。

「先生，」我回答道：「我可以對此打包票。你看，那裡都長黴了。」

「哦！正合我意，」他同意道：「我是越發黴越好啊。請妳過來，讓我看看，」他繼續說：「看看拉出這些東西的美臀。」

我露出了屁股。

「太棒了，」他說：「讓它正對著我，這樣我可以一邊吃它的作品，一邊看著它的風景。」

我們擺好姿勢後，他先品嘗了一點美味，被它的味道刺激得興奮起來。他單刀直入，不一會兒就狼吞虎咽般地吃掉了那頓美餐，除了偶然停頓下來，審視我的屁股。但是，沒有發

生其他的情節，他甚至沒有把雞巴從褲子裡掏出來。

一個月以後，另一名浪蕩子登門拜訪，只要求富尼埃太太親自招待他。天哪，他竟然選擇了這樣一個老東西！她已經六十八歲高齡了，丹毒吞噬著她身體的每一寸肌膚；嘴裡充著門面的八顆爛牙發出惡臭的氣味，簡直無法和她靠近說話。但是，正是這些缺點讓她即將要招待的情人著迷。我很想觀看這場面，所以就飛快地跑向窺孔。她的情人是一位老醫生，但是比她要年輕一些。他把她攬入懷裡，親吻她的嘴巴長達一刻鐘。接著，他讓她露出皺巴巴的屁股，活像老奶牛的屁股一樣糟糕，他熱切地親吻著、吮吸著它。隨後，拿進來一隻注射器和三份半瓶的利口酒。醫師灌滿注射器，把藥酒注入戀人的腸子裡。她接受並保存了藥液。期間，醫生不住地親吻她，舔遍了她全身的角角落落。

「啊！我的朋友，」老女人終於喊叫起來：「我再也憋不住了，再也憋不住啦！請準備好，朋友，我打算回敬你了。」

薩勒諾的學者跪倒在地，從褲襠處掏出一根黑乎乎、皺巴巴的破玩意兒，誇張地揉捏著。富尼埃太太把她那異常難看的大屁股靠近他的嘴邊，用力拉；醫生喝下了難免和酒水混和在一起的些許大便，照單全收。浪蕩子射了精，向後倒去，一醉不起。於是，這個浪子一舉兩得：既滿足了酒癮，又過了色癮。

「稍等片刻，」迪塞說：「那種過分行為總是讓我勃起。德格朗日，」他繼續道：「我猜

想妳的屁股和杜克洛剛才描述過的差不多，過來把它貼到我臉上。」

老鴇子照做了。

「拉出來，拉出來吧！」迪塞的聲音發悶不清，是從兩塊駭人聽聞的屁股間發出的。「拉給我，老太婆！管它是稀是乾，我准保吞下去。」

他們的搗弄結束時，主教對安蒂奴，居瓦爾對方珣，公爵對露易松還在進行同樣的行爲。但是，我們的四位運動員對這些放縱行爲已經是輕車熟路，萬無一失，他們一如既往地漠然處之。四坨大便吞噬完畢，各方沒有一丁點的精液要佈施。

「咳，講完妳的故事，杜克洛，馬上開始，」公爵說：「假如我們做不到比以前更安靜，我們至少可以做到更有耐心，更加專注。」

「唉！老爺們，」我們的女主人公回答道：「恐怕我今晚要講的奇聞異事太過簡單，對於你們現在所處的狀態而言，太過溫和。但是不要緊，輪到它了。各得其所嘛。」

這個冒險故事中，男主人公是國王軍隊中的老旅長。他讓別人把他脫光，然後像嬰兒一樣把他包在襁褓裡。等他進入這個狀態，我得當面拉屎入盤，然後用指尖蘸給他，像餵糊糊一樣餵他我的大便。一切都遵照執行，浪蕩子吞下了一切，在襁褓裡射了精，同時還模仿嬰兒般的啼哭聲。

「讓我們向孩子們求助吧，」公爵說：「既然妳丟下我們時給講了孩子的故事。法妮，」他繼續說道：「到這裡來，在我嘴裡拉屎，記住，拉屎的時候要吮吸我的雞巴，因爲它要再次射精。」

「希望你能如願以償，」主教說道：「過來，蘿塞特，妳已經聽到給法妮的命令了吧。和她一樣做。」

「同樣的命令也對妳適用。」迪塞對埃貝說。她也過來了。

「入鄉就得隨俗，」居瓦爾說：「奧古絲丁，要仿效妳的同伴，孩子，既要把我的精液射在妳的喉嚨裡，又要把妳的大便拉在我的嘴裡。」

一切都照辦了。這次，所有人都離開了；曾幾何時，屎夾屁的放屁聲和射精聲隨處可聞。在淫慾得到滿足後，他們就去滿足食慾了。但是在狂歡酒會時，他們改進了方式，孌童們都打發到床上睡覺去了。這甜美的時光僅限和四個精銳雞姦員、四個僕人和四個故事員一起度過。老爺們喝得爛醉，做了太多的驚世駭俗的醜陋勾當，我難以描述，否則勢必顚覆下面我還要給看官們提供的不那麼淫蕩的畫面。居瓦爾和迪塞不省人事了，遂被抬走，但是公爵和主教非常冷靜，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在普通的淫戲中度過了那個夜晚的剩餘時光。

第十四天

但見那老天爺對浪蕩子們的醜惡提議格外開恩，在世人的視野中所造成的堅壁效果，比他們的預防措施更勝了一籌。無邊無際的大雪落下，塡滿了四周的山谷，似乎還要禁止野獸接近惡棍們的幽靜之所。因爲，還眞沒有人膽敢接近他們固若金湯的城堡。啊，眞的很難想像，驕奢淫逸是多麼得益於這種牢靠的環境；眞的很難相信，當一個人可以這樣自言自語時，會做出什麼來，「我獨處在此，遠在天邊，隔斷了衆人的耳目，任誰也不可能近身。約束越緊，障礙就越多嘛；山高國王遠啊。」於是，慾望極端急速地蜂擁出來，因爲無所顧忌，慾望更加膨脹，狂態甜美地擴大著。在那裡，人們除了天主和良心，別無一切：不過，在一個心中、腦海裡都是無神論者的眼中，前一個約束又能算得了什麼力量呢？而對於這些慣於克服良心責備的人來說，良心又有什麼支配力呢？對於他們，良心責備反而差不多成了享樂。不幸的羊群，送到了這些殺人成性的惡棍的利齒旁。假如即將來臨的遭遇容得你們思量一番，不嚇得全身發抖才怪呢！

那天是個節日，第二周結束了，人們忙於慶祝。納西斯和埃貝將舉行婚禮。但是殘酷的情況在於，新娘新郎當晚都涉案，處於受罰的地位。正是，才出新婚大喜的懷抱，就入浪蕩子學校的心酸課堂。多麼的悲傷！小納西斯很幽默，就這樣說了，但老爺們還是照常舉行了儀式。主教司儀，小夫妻倆結合了。他們被允許當著衆人的面，對彼此做任何他們想做的

事。但是，有誰會相信呢？命令太寬泛了，很有學習天賦的小丈夫，面對漂亮妻子的身段感到欣喜若狂，卻不能進入角色。然而，假如老爺們放任自流，他正要用手指替她開苞。他們及時地阻止了他。公爵帶走了新娘，當場操她的雙腿，而主教也對新郎做同樣的事情。

接下來是吃飯時間，新婚夫妻允許參加筵席。命令他們吃下了很多的食物，所以兩人離席後都拉了大便。一個讓迪塞享用，另一個滿足了居瓦爾。他們津津有味地吃下了童子的消化小產品。

咖啡是由奧古絲丁、法妮、塞拉東和澤菲爾侍奉的。公爵命令奧古絲丁幫澤菲爾手淫，命令後者在射精的同時在老爺嘴裡拉屎。他們的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於主教也想在塞拉東身上依樣畫葫蘆。法妮幫他手淫，小傢伙奉命在感受到精液溢出時在老爺嘴裡拉屎。但是這邊完成得就不如那邊那樣出色了，塞拉東似乎永遠都不能把拉屎和射精的時間配合好。然而，鑒於這次搗弄只是一種測試，而且法規未觸及這方面，老爺們並沒有作出任何懲罰。

迪塞讓奧古絲丁大便，而高高勃起的主教讓法妮一邊在他嘴裡拉屎，一邊吮吸他的雞巴。他射精了，他的緊要關頭來勢洶洶，所以他對法妮變得有點兒冷酷無情。但是，很不幸，他沒有辦法懲罰她，儘管他的這個意圖眾人皆知。從來就沒有人像主教這麼喜歡作弄人的。他一射罷精，就樂於看見其享樂物件見鬼去吧。大家都很熟悉他的脾氣。所以，童女們、夫人們和童男們就別提多害怕幫助他丟精了。

午睡過後，他們走進禮堂。大家分位而坐，杜克洛重拾她故事的線索：

我有時去城裡參加聚會，這種聚會通常收益更豐厚，所以富尼埃太太儘量多組織。有一天，她派我去一位年長的馬耳他騎士家裡。他打開一個滿是架子的櫃子，每個格子上都放著一個裝著大便的瓷便盆。老淫棍和他的一個妹妹做了安排，妹妹是巴黎一個大型女修道院的院長。在他的請求下，那個好姑娘每天早上給他送來一柳條箱的大便，都是她院裡最漂亮的小寄宿生們生產的。他全部都依次排列，我到達時，他命令我取下某個編號，他特別指出，這可是最陳年的那坨。我把便盆遞給他。

「噢，是的，」他說：「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十六歲姑娘的。我吃的時候，幫我手淫。」

在整個儀式中，我要揉捏他的陽具。當他進食的時候，我要在他眼前展示我的屁股，然後在便盆內的東西被吃光時，要補充上我的大便。他看著我拉完屎，用舌頭把我的屁股舔乾淨，然後在吮吸我屁眼的時候射了精。完事之後，關上抽屜鎖好，我拿到了酬勞。而我大清早拜訪的那個男人若無其事地去睡回籠覺了。

另一個男人我覺得更加不同尋常，是個年長的修道士。他走進來，看到誰就向誰索要八到十坨大便，姑娘小夥都可，性別不論。他把大便和成糊糊，然後揉成生麵團狀，一口咬進去。等到大便吃掉了至少一半，他在我吮吸著的嘴裡射了精。

第三位無疑是我這輩子最討厭的人。他命令我張大嘴巴。我全身赤裸地躺在地板上的床墊上，他跨騎在我身上。這個惡棍把急難拉進我的喉嚨裡，然後一邊從我的嘴裡吃回去，一

邊把精液灑在我的奶子上。

「啊，很好，他眞是有趣！」居瓦爾大叫道：「耶穌啊，我正好想拉屎，我該試一試。我挑誰呢？公爵先生？」

「挑誰？」布朗吉說：「確實，我會推薦我的女兒朱莉。她恰好在那邊，你的手下。你喜歡她的嘴巴，那就拿去用吧。」

「多謝您的建議，」朱莉不樂意地說：「我做什麼了，讓您這麼說？」

「嗯！既然這讓她感到不快，」公爵說道：「而且她是個好姑娘，那就挑索菲小姐吧。她很健康，很漂亮；而且方才十四歲。」

「很好，就是索菲吧。就這樣，」居瓦爾說道。他那不安分的雞巴已經開始蠢蠢欲動。方珣靠近受害者，可憐小人兒的心提前翻騰了起來。居瓦爾笑了笑，露出他那醜陋、骯髒的大屁股，貼近那迷人的臉蛋，恰似癩蛤蟆要摧殘玫瑰花。人們替他手淫，炸彈爆炸了。索菲一丁點也沒有丟掉，讓淫棍收回了自己發射出的東西。他四大口就吞掉了所有的大便，而他的雞巴一直在可憐人兒的肚皮上摩挲著。搞弄結束後，她幾乎把五臟六腑都吐了出來，噴在迪塞鼻子上，他趕忙誇張地迎了上去。他一邊接著嘔吐物，一邊手淫著。

「繼續講，杜克洛！」居瓦爾說：「爲妳的講述效果高興吧。妳看到它們見效了。」

於是，杜克洛繼續講述，內心深處爲自己講述的奇聞趣事帶來的巨大成功感到其樂融

融。

就在剛才那個觸動你們的先例之後，我又招待了另一個男人。他堅持派給他的女人必須得消化不良症。因此，富尼埃太太預先沒有告訴我任何情況，只是讓我吃飯時吃下了一種瀉藥。它可以軟化腸子裡消化的東西，使其變成液體，彷彿我的糞便變成了灌腸套餐。顧客到來後，先熱身親吻了他的崇拜物幾下。由於腸絞痛開始發作，我已經刻不容緩了，他便讓我自由搞弄。注射液噴發了，我抓住他的雞巴，他欣喜若狂，統統吃了下去，還要求添一些。我給他提供了第二次連珠炮，片刻之後又是第三次。浪蕩子的鯷魚終於在我的手指上放出了他感官刺激後、確信無疑的證據。

第二天，我又招待了一個人物。老爺們，他那巴洛克式怪癖在你們當中也許也能找到一些崇拜者。他先被安頓在一個房間裡，而隔壁房間就是我們經常搞弄的場所，牆壁上有孔，非常便於觀察。他獨自待著，梳洗打扮。第二位演員在隔壁房間裡等著我，他是我們派人隨意找來的出租馬車車夫，有關情況已經預先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我也一樣，所以人物角色都齊備了。關鍵是要讓馬車夫不偏不倚地對著窺孔拉屎，這樣藏身壁板後面的浪蕩子就對整個過程一覽無遺。我用一個盤子接住大便，保證它完好無損地著陸。我扒開車夫的屁股，擠壓肛門四周，施展全身解數讓他拉屎拉得更舒服些。在他放空之後，我抓起他的雞巴，讓他在本人的大便上射精。這一切都在觀察者的注視下進行。包裝完畢後，我衝進了隔壁房間。

「給您，快點吃，先生，」我大聲叫道：「熱氣騰騰的！」快馬一鞭。他二話不說，抓住盤子，亮出雞巴讓我幫他手淫。那個流氓囫圇吞下我給他的一切，同時伴隨著我辛勤勞作的手的彈性節奏，噴出精液。

「車夫多大年齡？」居瓦爾問道。

「大約三十歲。」杜克洛回答道。

「哦，那根本算不了什麼，」居瓦爾說道：「只要你們願意聽，迪塞會告訴你們，我們也認識一個同樣行事的人，而且連招待的環境都一模一樣。但是他用的人得六、七十歲，要在最最下流無恥的人渣中間去找。」

「只有那樣做才夠漂亮呢，」迪塞說，他細小的陽具在索菲灑了聖水之後，已經慢慢地抬起了鼻子。「我該和最年邁的殘廢做一次這個事。」

「你肯定是勃起了，迪塞，」公爵說：「你開始說那種下流話，就是因爲你的小小精液都要沸騰了，你可別否認，我還不瞭解你嗎？喏，接著！儘管我夠不上你期待的老殘廢，但是也還能滿足你的放縱。我把腸子裡的東西都獻給你。我相信，足以讓你飽餐一頓的了。」

「啊，天主的肚子！」迪塞喊叫道：「眞是好福氣啊，親愛的公爵。」

公爵湊近來，迪塞跪在即將令他滿載喜悅而歸的屁股下面。公爵拉，金融家吃。在暴飲暴食的喜悅中，浪蕩子一邊射精，一邊發誓說，從未這麼快樂過。

「杜克洛，」公爵說：「來，爲我做我爲迪塞做過的事情。」

「老爺，」我們的故事員回答道：「應該記得我今天早晨拉過屎的，就是您吃掉了。」

「啊！沒錯，的確有這回事，」公爵承認道：「很好！馬旦，那我不得不求助於妳了，因爲我不想要孩子的屁股。我感覺到我的精液就要流出來了，但是，它不會輕易就範，所以我需要品嘗不同尋常的東西。」

但是馬旦的情況和杜克洛一樣。居瓦爾早晨已經讓她拉過大便的。

「怎麼，我操，」公爵喊叫道：「難道我今晚就找不到一坨大便嗎？」

於是，泰雷姿上前，獻上了令人歎爲觀止、最骯髒、最寬闊、最惡臭的屁股。

「啊！將就一下啦，」公爵說著擺好姿勢，「如果我陷於這樣一種混亂狀態中，那髒臀還是不起作用的話，就不知道還可以求助於什麼了！」

好戲來了：泰雷姿拉，公爵收！熏香和其滋生的淵藪神殿一樣的可怕。但是，假如你和公爵一樣的勃起，你抱怨的就絕不會是這種過分的骯髒了。陶醉在快樂中的無賴吞下了所有的大便，然後把他男性雄風的確鑿證據直接射在杜克洛的鼻子上，因爲她正在爲他手淫。

接著，他們入席。隨後的狂歡時間分配給了處罰。那周共有七個違法者：澤爾蜜爾、科蓉、埃貝、阿東尼、阿德萊德、索菲和納西斯。溫柔的阿德萊德沒有得到通融。澤爾蜜爾和索菲也增添了受虐的一些記號。因爲客觀情況還不允許我們披露細節，還是不多說了。大家都上床睡覺，在夢神莫斐斯的懷抱中恢復精力，準備好向維納斯供奉更多。

第十五天

矯正之後的次日，通常很少發生不端行爲。這一天也一樣的風平浪靜，但是，早晨的拉屎許可條款，還是執行得和以往一樣嚴格，只恩准了海格力斯、咪謝特、索菲和德格朗日。居瓦爾觀看後者拉屎時差點就射了精。咖啡時間大家無事，同道們侷限於撫摸著屁股，吮吸了一兩個屁眼。時鐘敲響時，大家馬上都去故事廳就座。杜克洛再次面向聽衆，做了如下的講述：

最近，富尼埃太太家裡來了位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正好是我向你們提過的那位怪人的誘拐果實。他可是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勾引到如此嬌媚、如此清新、如此漂亮的可人兒。她金髮碧眼，就她的年紀而言，個子顯得高了一些，很適合入畫；她的臉蛋很嫩，卻很性感；她的眼睛非常可愛，迷人的身段中有一種含情脈脈、引人入勝的氣質，這讓她變成了勾人的魔法師。但是這個迷人的主兒將會墮落成什麼樣子啊！她的初次登場安排得又是多麼的羞辱！她是一個商人的女兒，家資殷實，是專供宮廷內衣的，原本注定能過上比做婊子更幸福的生活。但那個傢伙極盡背信引誘之能事，拖那些受害者下水。她們墮落得越徹底，越不幸，他就越開心，也就越癡迷。小呂西爾剛到達，就被安排來滿足某個男人令人討厭的骯髒怪癖。他不僅僅喜歡最最齷齪的趣味，而且最好是在處女身上來洩慾。

他是個富得流油的老公證員，不但財大氣粗，而且集於一身的貪婪和奢華，可以讓某個經驗豐富的老手變得非常殘酷。讓他先看孩子驗貨。儘管她很漂亮，他的第一反應卻是不屑一顧。他滿腹牢騷，哼哼唧唧地罵道，如今已經沒辦法在巴黎找到漂亮姑娘了。最後，他問道，她是否貨真價實的處女。富尼埃太太向他保證是，讓他自己看看。

「什麼？看陰户，讓我？富尼埃太太！讓我看陰户！我看，妳並不當真吧，妳難道沒注意到，自從我來妳們家，不是在大看特看嗎？的確，我是使用它們，但是，我認為這並不證明我非常喜歡它們。」

「很好！先生，」富尼埃說：「這種情況下，您一定要相信我們院方。我向您保證，她絕對是個處女，就好像剛出生的嬰兒一樣完好無損。」

他們一起上了樓。你們可能已經猜到，我對這種碰面感到很好奇，就去窺孔前安頓好了。可憐的小呂西爾感到難以言表的羞恥，要說只能用誇張的語言了。但這種語言還是用來描述她那個厚顏無恥、兇殘野蠻、脾氣暴躁的六十歲老情郎吧。

「嘿！妳他媽的在那裡幹什麼，像個傻瓜一樣站得直挺挺的？」他粗聲粗氣地說道：「難道要我告訴妳把裙子拉高嗎？我兩個小時前不就應該看到妳的屁股了……好啦！開始行動！」

「可是，先生，應該怎麼做呢？」

「啊，天哪！竟然問這種問題？應該怎麼做？拉起妳的裙子，讓我看看該死的屁股。」

呂西爾戰戰兢兢地照做了，露出和維納斯本人一樣白嫩的小屁股。

「唔……漂亮的聖牌，」那個畜生咕噥道：「……靠近點……」接著，他緊緊抓住兩塊屁股，用力扒開它們，「妳能他媽的肯定，沒人對妳這裡動過手腳嗎？」

「噢，先生，從來沒人碰過我。」

「那好！現在放屁。」

「但是，先生，我放不出來。」

「好吧！快使勁。」

她照辦了，一縷微風真的飄了出來，迴響著進入老浪蕩子腐臭的嘴裡，他高興地嘟噥著。

「妳想拉屎嗎？」他問道。

「不，先生。」

「那麼，我要拉屎了。而且是一大坨呢，這下妳知道了吧。喏，準備好來滿足它吧……脫掉妳的裙子。」

裙子不見了。

「躺在那個沙發上。高高抬起大腿，腦袋放低。」

呂西爾安置好之後，老公證員幫她擺好姿勢，這樣她雙腿張得很開，就可以讓她的漂亮小陰户盡可能分開，而且剛好和那人的屁股一般高，正可以充當現成的便盆。這種用法正是

他的神聖意圖。為了讓那個便盆能更好使，他雙手使盡全身力氣把它盡可能地張大。他就位之後，用力地拉，一坨大便落在了愛神本人也不會不屑設壇的聖殿裡。他轉過身，手指盡力把那剛拉的髒糞塞進半開的陰户。他再次跨騎在呂西爾身上，噴出第二坨、第三坨，每一坨都伴隨著同樣的填埋儀式。最後，拉下最後一坨之後，他的夯實動作實在野蠻，那小妞慘叫一聲。也許就在這個令人噁心的搗弄下，那名貴的花朵就此凋謝了。而它本來是大自然妝點出來，只是準備給婚姻湊熱鬧的禮物。就在這個時候，那浪蕩子的快感迸發了。年輕漂亮的小陰户裡已經塞滿了大便，但是他還在源源不斷地繼續往裡面按，這正是他的至上樂趣。行動中，他好歹從褲襠裡掏出一根可憐巴巴的雞巴搖晃著，它綿軟無比；他努力手淫，一邊從事令人噁心的工作，一邊終於在地板上滴落了幾滴稀薄失色的精液。要不是拜他的這種醜惡勾當所賜，他應該是對它們依依不捨的。完事之後，他起身開拔了。呂西爾清洗身體。整件事情就是如此。

又過了一段時間，有人打發來了一個傢伙，我發現他的癖好愈加令人厭惡。他是法國大理院法庭一名老推事。不僅要被迫看著他拉屎，而且，我還得用手指幫他，通過適當擠壓、張開，壓迫肛門來加速那東西的疏通。結束後，我得小心翼翼地用舌頭把那塊受污染的區域舔乾淨。

「啊，天哪！那可是件費力的苦差事。」主教說：「你看，我們這裡有四位女士，她們卻

是我們的妻子、女兒或侄女。難道這些女士每天都能免掉那種差事的嗎？我問你，女人的舌頭不用來舔屁眼，究竟又有什麼屁用處呢？我很坦率地說，我只想到它有這個用處。康絲坦斯，」主教轉向公爵的漂亮夫人繼續說，她碰巧就在他的睡椅上，「向杜克洛稍稍展示一下妳對這件事情的熟練水平。喏，我這裡有非常骯髒的屁股，從早晨起就沒有擦過，特意爲妳保留的……來，炫耀妳的才幹吧。」

那個可憐的人兒已經把這些駭人聽聞的事情當作了家常便飯，像一個盡職體貼的妻子那樣執行著這些命令。啊，天哪！有了恐懼、奴役，什麼樣的事情做不到呢！

「噢，天主啊！」居瓦爾說著把他醜陋邋遢的屁眼對著迷人的阿琳，「你不應該成爲唯一的表率。幹起來吧！小婊子，」他對那漂亮善良的姑娘說：「要超過妳的夥伴。」

就這樣照辦了。

「嘿，杜克洛，繼續講，」主教說：「我們只不過想要指出，妳講的那個男人，他的請求沒有什麼過分與眾不同之處，而且女人的舌頭只配用來舔屁股。」

和藹可親的杜克洛笑了起來，然後繼續講故事：

老爺們，請允許我暫時停止有關情慾的敘述。因為我想告訴你們一件和情慾無關的事情，這只和我自己有關係。但是，既然你們已經命令我追蹤我這一生中的有趣片段，即使和我們收編的趣味毫無關係，我覺得下面這件事情不能守口如瓶。

我在富尼埃太太家裡待了很長時間。按照資歷，我都可以排第一了；而且在她的屬下中，我是她最最信任的姑娘。她往往讓我安排聚會，並接受嫖資。她取代了我母親的地位，在我落魄的時候拉我一把，關心我的不時之需；我流亡英國的時候，她忠誠地給我寫信。當我回來時，困境逼迫我找新的庇護所，她就友好地打開家門歡迎我。她不止二十次借錢給我，且經常不要我歸還。向她表達我的感激之情，報答她對我的無限信任的時機到了；你們可以做出判斷，老爺們，我的靈魂曾經對美德開放，而且美德也能輕車熟路而入：富尼埃太太生病了，她首先想到把我叫到床頭。

「杜克洛，我的孩子，我愛妳，」她說：「妳是知道的。我打算用此時此刻對妳的高度信任，來證明我對妳的愛。儘管妳脾氣不好，我還是相信妳不會欺騙朋友的。我已經病入膏肓，我老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有一些親戚，他們理所當然將成為我的繼承人。我起碼要侵佔他們十萬法郎，都換成了金幣，放在這個小保險箱裡。拿著吧，我的孩子，」她說：「我在這裡把錢交給妳，但是妳一定要按照我的囑咐來處置這些錢財。」

「喔，親愛的媽媽，」我說著向她張開雙臂：「這些提防措施讓我感到傷心，實在是沒必要的呀，但是，萬一真有必要，我發誓，我會不折不扣地完成您的心願的。」

「我相信妳，孩子，」她說：「這也是我看中妳的原因。那個小保險箱裝著十萬金法郎。我感到躊躇不安，親愛的朋友，我為自己的一生感到內疚。我讓那麼多的姑娘犯罪，遠離天主。所以，我想要做兩件事情，希望這樣能讓天主減輕對我的懲罰。就是做慈善和做禱告這

兩件事。這筆錢，妳先拿兩份，各一萬五千法郎，一份給聖奧諾雷路的嘉布遣會修士們，讓那些好心的神父永遠為拯救我的靈魂做彌撒。另外一份，數額相同，等我閉眼後，妳把它交給堂區牧師，請他施捨這筆錢，分給這個地段的窮人們。慈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的孩子；沒有什麼比它更能在天主眼中彌補我們在這世上犯下的罪過。窮人也是祂的孩子，祂深愛接濟他們的人；沒有什麼比向窮人施捨更讓天主高興的事了。這是一條能夠進天堂的正道，我的孩子！至於第三份錢，妳湊個六萬斤銀子吧，我死後馬上帶著去找一位珀蒂尼翁，他在泥工耙路的一個鞋匠那裡當學徒。這個可憐的小夥子是我的孩子，他對自己的身世毫不知情，是個姦生雜種。我死的時候，希望給這個不幸的孤兒一些母愛的表示。還剩下一萬斤銀子，我請妳留著，親愛的杜克洛，就當作我寵愛妳的微弱象徵吧，同時補償妳分配其餘財產的麻煩。希望這一小筆錢，能幫助妳下決心放棄我們幹的這個丟臉行業。在這一行中，沒有拯救，也沒有天長地久的希望。」

我心中竊喜，這麼一大筆錢落在我手裡了。我生怕在分配中弄糊塗，便下決心只做一份，我獨自享用。我流了很多假惺惺的眼淚，撲入老鴇的懷抱，反反覆覆地發誓，我會對她忠心耿耿的。從那之後，我唯一的念頭就是想方設法阻止她，免得她殘酷地恢復了健康，就會改變決斷。就在第二天，辦法就不請自來了。醫生開了催吐劑。由於我負責照顧她，醫生把藥交給我，提醒我包裝裡有兩劑藥，要注意分開；因為一次給她服兩劑，足以讓她嚥氣。他還說，只有第一劑藥效不理想的情況下，才要服用第二劑。我向醫生保證，我會十分小

心。他剛轉身，我心中就驅逐了那些只能讓膽小鬼停步不前、無用的感激之情，並排除了所有的悔恨和脆弱，滿腦子想的都是金子、獨吞獨享的甜蜜誘惑，以及謀劃邪惡之舉時必然體會到的甜美肉癢快感，也有犯罪圖快樂的確信先兆。我敢說，我當時一門心思只想著這些，所以我就立刻把兩劑藥扣進一杯水裡，把這杯沖劑端到好朋友嘴邊。她毫不防備地把藥喝了下去，隨之走進了我精心為她佈下的死亡之局裡。

我無法向你們描述傑作成功後我的內心感受。伴隨著她的每一次嘔吐，她的生命就遁去一些，這讓我全身產生極甜美的感覺。我聽著她、看著她，完全沉醉在喜悅中。她朝我張開懷抱，向我做生死離別。我欣快無比，我已經想好一千個計劃來花掉這筆快到手的金子。我沒有等待很久，富尼埃太太當天傍晚就斷了氣。這筆隱財屬於我了。

「杜克洛，」公爵問：「說實話，妳手淫了嗎？犯罪帶來的那種刻骨銘心的淫蕩感覺，給妳帶來感官快樂嗎？」

「是的，老爺，我承認有這回事。為它，我黃昏起就連續洩了五次。」

「那麼這是千眞萬確的，」公爵高聲權威地感歎道：「千眞萬確，犯罪本身就有一種奪人心魄的魅力，即使撇開各種快感，它本身就已經足夠點燃起所有的激情，讓人置身於和淫蕩行為同樣的極度興奮之中！嗯，妳要說什麼？」

「公爵老爺，」杜克洛回答道：「我把老闆風風光光地下了葬，竊取了私生子珀蒂尼翁的

遺贈。既沒有佈置做彌撒，更沒有做慈善施捨。實際上，我一直眞心討厭慈善這種行爲，不管富尼埃太太如何加以吹捧。我認爲這個世界上一定要有窮人，大自然也希望並要求如此。假如她要的是混亂的秩序，企圖重建平衡，就是違背自然法則。」

「當然啦！」迪塞說：「那妳很有原則嘛，杜克洛！我很高興，妳在這一點上這樣看；救貧濟困都是違反自然秩序的眞正犯罪。自然在人們當中安排了不平等，證明這種不平衡讓她感到高興，因爲這是她所確立的，因爲她要這種不平衡既存在於身體上，也存在於財富上。正因爲弱者允許通過偷盜來補救，強者同樣允許通過拒絕賑濟來加以復原。假如各種生命體都是千篇一律的，那麼宇宙將不能維持片刻。正是從這種不同中誕生了維護一切、引導一切的秩序。所以我們應該提防，別把這種秩序打亂了。另外，我認爲對貧困階層的人做一件好事，同時就對另一個階層做了大量壞事，因爲貧困是有錢有勢的人尋求滿足自己好色或殘酷念頭的溫床。通過我的救濟，就阻礙了這個階層的人對他們就範，也就剝奪了富人的那部分快樂。因此，我的慈善行爲僅僅是讓一部分人稍稍欠我的債，而對另一部分人則造成巨大的傷害。因此，我認爲慈善不僅本身是件邪惡的事情，而且，我還認爲這是違背自然的犯罪。正是自然給我們指明了差別，所以她絕對無意讓我們來混淆不同。因此，我若要按照大自然眞正的意旨辦事，不僅不能救濟窮人、安慰寡婦、幫助孤兒，且要讓這幫人繼續停留在自然賦予的狀態，還要聲援大自然，幫助延長這種狀態，強烈反對改變現狀。我認爲爲了實現這個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什麼！」公爵喊叫道：「甚至可以掠奪他們，讓他們傾家蕩產嗎？」

「當然是的，」金融家回答道：「甚至可以增加他們的人數，既然這個階層是爲另一個階層服務的；就讓他們繁衍，我只要使一個階層稍許增加痛苦，就可以爲另一個階層帶來大量的好處。」

「我的同道們，那的確是個非常嚴酷的計策啊，」居瓦爾說：「有人說，對窮人做好事其樂無窮！」

「夸夸其談！」迪塞馬上回答道：「你所說的享樂根本不能和另一種相比。前者是空想，後者是眞眞切切的；前者立足於偏見之上，後者建立在理智之上；一個通過人類最虛僞的感覺——驕傲——來表現，它可能給心靈帶來片刻的肉癢，而另一個是眞正的精神享樂，它點燃了所有的激情，正因爲它標新立異。一句話，一個讓我勃起，」迪塞總結道：「而我對另一個幾乎毫無感覺。」

「難道感覺是判斷一切的唯一標準嗎？」主教問道。

「唯一標準啊，我的同道，」迪塞說：「唯有感覺，才應該指導人生的全部行動，因爲唯有感覺的聲音才是聖旨。」

「但是，這種計策會導致成千上萬的犯罪蜂擁而來的。」主教評論道。

「嗳，犯罪又與我有什麼關係？」迪塞反駁道：「只要我高興就好了。犯罪是大自然的一種模式，是大自然藉以驅動人類的一種方式。你們爲什麼不樂意讓我跟在德行中前進一樣，

在惡行的感覺中受大自然的驅策呢？大自然需要德行，也需要惡行。無論我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是在爲大自然做事。不過，我們現在的討論可扯遠了，晚飯時間快到了。杜克洛還沒有完成任務呢。繼續，迷人的姑娘，繼續講吧。請相信我的話，妳招認的行動和計策，値得我們對妳的永久器重，還有所有哲學家的尊敬。」

在我的好老闆下葬之後，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接管她的宅第，並維持她一貫的盈利水平。我向同伴們宣佈了這個計劃。她們都許諾把我當成她們的新媽媽，尤其是歐仁妮，她是我的最愛。對於這樣一種稱呼，我並不會太過年輕。我那時差不多有三十歲了，擁有管理女修道院所需的智慧和判斷力。就這樣，老爺們，我結束本人冒險故事的時候，就不是一個大眾妓女，而是一個女修道院院長了。當然，我還是頗為年輕漂亮，經常親自招待一些客人，這是常有的事情，每次出現這種情況，我會留心告訴你們的。富尼埃太太的所有老顧客都繼續關照我。我還知道拉攏新客人的訣竅：房間裡總是打掃得窗明几淨，我的姑娘們也都調教得百依百順，對浪蕩子們的各種奇思怪想無所不從，性奴可都是我用心挑選的。

第一個來光顧我處的老客，是位年老的國庫出納，是富尼埃太太的老朋友。我把他派給小呂西爾，他顯然對她興奮不已。他一貫的怪癖讓姑娘感到既污穢又厭惡，他喜歡在夢中情人的臉上拉屎，用他的大便塗污她臉上的每個地方，然後在這種狀態下親吻她，吮吸她。出於對我的友情，呂西爾聽任老淫棍隨心所欲地對待她。然後，他在親吻和舔他自己令人噁心

的產物時，把精液射在她的肚子上。

之後不久，來了另一位客人，歐仁妮招待了他。他讓人推進一個裝滿大便的桶，把一絲不掛的姑娘扔了進去，然後一邊舔遍她的每一寸肌膚，一邊吞下污物，直到把她舔得和浸泡大便之前一樣的乾淨。他是個有名的律師，很有錢，遠近聞名。他僅僅擁有享受女人的最薄弱資質，不足之處，被他這種終身縱情培育的放蕩品行彌補了。

R侯爵是富尼埃太太的老買主，在獲知她的噩耗後馬上前來慰問。他還向我保證，他將一如既往地光顧我。為了讓我相信他的誠意，他當晚就召見了歐仁妮。這個老浪蕩子的情慾是這樣的：他先拚命親吻姑娘的嘴巴，盡可能地吞下她流出的唾液，然後再親吻她的屁股一刻鐘，弄出屁來，最後要求大便。完事後，他把大便含在嘴裡，讓姑娘俯身靠近他，一隻手抱住他，另一隻手幫他手淫。他一邊品味這種手淫的快樂，一邊撓著她帶屎的屁眼，姑娘得吃下自己存放在他嘴裡的大便。儘管他付的酬勞很高，但還是難得有姑娘願意在這件趣味上合作。這也是侯爵討好我的原因，他很熱切地想成為我的常客，正如我很熱切地希望他經常光顧我一樣。

此時，公爵已經非常興奮。他說，晚餐時間就要到了，他想在入席之前試一試這剛才提到的癖好。他是這樣做的：他讓索菲走到跟前，把屎拉在他嘴裡；接著強迫澤拉米爾跑上來，吃掉索菲的大便。這種癖好對其他人而言可能是件樂事，但是對一個像澤拉米爾這樣的

孩子來說絕非如此。他還不夠成熟，所以還不能欣賞箇中的美味。他很顯然只有厭惡，想要推托一番。但是公爵揚言，假如男孩再猶豫片刻，他就要發怒發威了；男孩只得服從。這個絕招是如此的迷人，所以每個人都開始或多或少地模仿，因爲迪塞堅持認爲應該公平分配此種優待。他說，讓童男吃姑娘的大便，而童女沒東西吃，這樣做不公平。所以，他讓澤菲爾在他嘴裡拉屎，並命令奧古絲丁過來吃掉那果醬。那個有趣的漂亮姑娘吃下了，接著就嘔吐起來，直到吐血。

居瓦爾模仿了這一顛覆舉措，收下了親愛的阿東尼的大便。咪謝特吃掉它之後，效法了奧古絲丁的翻胃動作。至於主教，他仿效了他的哥哥，讓嬌嫩的澤爾蜜爾排便，逼塞拉東呑下那果醬。伴隨其後的是各位浪蕩子極感興趣的翻胃細節，但是在他們眼裡，他們施加的折磨也就是享樂了。主教和公爵射了精，另兩位沒能射精，或是不願意射精。四個人去吃晚餐了，席間，他們令人驚訝地讚揚了杜克洛的行爲。

「她非常有頭腦，」公爵評論道，他對故事員出奇地呵護，「她體認感激之情只是一種空想，而各類關係絕不應該終止，哪怕是暫停罪惡行爲。爲我們服務的人無權要求我們寬宏大量；感激心只能爲我們的心苦幹，它的存在只會羞辱一個強健的靈魂，我們必須痛恨或者擺脫它。」

「千眞萬確，」迪塞說：「你從來看不到任何稍有頭腦的人尋求別人的感激。他完全確信善行只能樹敵，所以從來不在這事情上面苦幹的。」

「服務於你的人，並不是爲了給你帶來快樂才去苦幹的，」主教打斷道：「他只不過通過施恩，想讓你欠他的人情，然後爬到你頭上。嗯，我想問，這樣的計劃値得什麼呢？當他服務於我們的時候不會說：我幫你是爲了你好。他只是說：我讓你欠我的人情，這樣可以貶低你，爬到你頭上。」

「這些反思，」迪塞說：「就此證明了人們提供服務是流弊，做好事是多麼荒唐。但是，他們會告訴你，是爲做好事而做好事，爲自己而做好事。也就是說，爲了那些個性軟弱、可以藉此享受些許快樂的人做好事，但是像我們這些討厭這種享樂的人，天哪，爲這種乏味的事情費心，就顯得很愚蠢了。」

這個計策使他們頭腦發熱，老爺們喝了很多酒，狂歡酒會進行得生動活潑。爲此，我們薄倖的浪蕩子們特地把童子們打發上床，打算只留下四個老保姆和四個故事員，一起喝酒消磨剩下的夜晚時光，彼此攀比著醜行和暴行。在這十二個有趣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不是罪大惡極，應該處以多次絞刑、車輪刑，所以我就讓看官自己來想像他們的言談吧。他們從語言轉向了行動，公爵再次興奮起來。他們說泰雷姿得到他的寵愛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是我不知道其然，也不知道其所以然。無論情況如何，就讓我們的演員們離開狂飲作樂，前往今夜爲每位老爺準備的夫人的貞潔婚床吧；就讓我們看看，明天的城堡裡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第十六天

我們的主人公起床時個個生龍活虎，就好像他們剛剛懺悔歸來，但公爵例外，他不經意間已經開始顯露出一絲倦意。大家都怨杜克洛，那老姑娘確實已經完全掌握了讓他獲取快樂的技藝，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只有杜克洛給他帶來的射精才夠刺激。誠然，這類事情完全取決於心血來潮，而妙齡、美貌、美德，這些東西都不著邊際。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某種老練的技巧。往往是處在生命之秋的美人，而不是那些處在生命之春的花枝招展卻毫無經驗的新手，才擁有這種技巧。

在這群人當中，還有另一個人物開始變得和藹可親，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這就是朱莉。她已經顯露出想入非非、淫逸放蕩的跡象。她精明覺察自己需要保護，所以就虛情假意地去討好那些她內心可能並不非常在意的人。她設法成爲杜克洛的朋友，這樣做是爲了維持她父親的一些歡心，她知道他在衆人中的份量。每次輪到她和公爵睡覺，她就跟杜克洛配合默契。她是如此技藝嫺熟、如此體貼入微，以至於公爵每次用到這兩個可人兒，准保能獲得甜美的射精。然而，他對女兒已經大大膩味了，如果沒有杜克洛的幫襯，沒有這個故事員全力爲她說項，她可能永遠都討不了他的歡心。她的丈夫居瓦爾大致上對她抱著相同的態度。儘管通過淫蕩的嘴巴和親吻，她還能設法哄一些精液出來，但是他對她徹底反感的時候已經爲期不遠。甚至可以說，反感就在她放肆親吻的火頭下滋生出來了。迪塞對她評價頗低，自

從大家聚攏以來，她還沒有讓他射了兩次精。所以，似乎只有主教對她癡心不改，因爲他眞的很喜歡她那放蕩的行話，並鍾情於世界上最好的屁股。毫無疑問，她給他提供的屁股就像維納斯的一樣可愛。於是，她在這方面穩紮穩打，因爲她非常希望取悅別人，而且不惜一切代價；由於她覺得極有必要找保護，於是就需要找人。

那天的教堂裡只出現了三個人：埃貝、康絲坦斯和馬旦。那天早晨沒有發現任何人犯錯。在三個性奴卸掉了急件之後，迪塞有了衝動，想要如法炮製。公爵從大清早起，就一直圍著迪塞的屁股打轉。他抓住這個機會來滿足自己，便把其他人都打發走，只留下康絲坦斯作爲助手。他們獨自關在教堂裡。公爵滿意了，小個子金融家供應的大便裝了他一嘴。紳士們意猶未盡，康絲坦斯便向主教報告說，他們兩人一起從事醜惡勾當，已經長達半個鐘頭了。但是，別人能說些什麼呢？我曾經說過，他們從孩提時就已經是朋友了，從那時起，他們就從未停止回憶學生時的快樂。至於康絲坦斯，在這促膝談心期間沒起什麼大作用，她只是擦擦屁股，充其量吮吸和手淫了幾根雞巴，僅此而已。

他們退到客廳，四位同道在那裡聊了一會兒。下人來宣佈正餐好了，和往常一樣的豐盛淫蕩。淫蕩的動手動腳和親吻中點綴著一些可恥的話語。然後，他們回到了客廳，澤菲爾和亞森特，咪謝特和科蓉正在那裡等著侍奉咖啡呢。公爵操了咪謝特的大腿，而居瓦爾操亞森特。迪塞讓科蓉大便，而主教在澤菲爾的嘴裡扔下了一些大便。居瓦爾回想起杜克洛昨天講的一個情慾，想在科蓉的陰戶裡拉屎；指導上咖啡的老泰雷姿幫科蓉擺出姿勢，居瓦爾就開

始演出了。由於他每天都往自己的肚子裡塞很多吃的，所以拉出的大便也特別的巨量。幾乎所有的大便都翻落在地板上，也就是說，那個小處女的漂亮陰戶只裝下了薄薄的一層糞便。大自然看來並沒有注定它要用於這麼骯髒的快事上。

在澤菲爾美美的手淫下，主教感受到的快樂加上他旁觀這美妙景象的快樂，他達觀地丟了精液。他勃然大怒，他埋怨澤菲爾，他責備居瓦爾，他對每個人都沒有好氣。他們給了他一大杯丹藥酒喝下，補充他的氣力。咪謝特和科蓉把他放倒在沙發上讓他小睡片刻，而且陪著一刻不離開。他醒來後，精神振作了很多，爲了讓他進一步恢復氣力，科蓉吮吸了他一會兒；他的陽具又抬頭了。接著，他們走進了故事廳。今天坐在他的睡椅上的是朱莉；他非常喜歡她，只要看見她，他的情緒就高漲起來。公爵那裡有阿琳；迪塞那裡有康絲坦斯；院長那裡有自家的女兒。一切準備就緒後，可愛的杜克洛在寶座上坐好，開始講述下面的故事：

如果有人說犯罪得來的錢不會讓人幸福，那可是睜眼說瞎話了。沒有比這更錯的計策了，我向你們保證。我的家裡生意興隆，富尼埃太太根本沒有見過這麼多的客人。就在那時，我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我承認這個念頭有點殘酷的，但是我敢說這個念頭在一定程度上不會讓老爺們不快。我覺得，假如對一個人應該做好事而沒有做，那麼對他做壞事，就會產生一種邪惡的快感。我背信棄義地想入非非，啓示我對這個珀蒂尼翁——我恩人的兒子——做那放蕩形骸的惡作劇，而我原本受託交給他一筆財富，這對窮人來說當然是雪中送炭。但

是我已經開始大肆揮霍它了。情況是這樣發生的：貧窮的小鞋匠娶了一個門當户對的窮姑娘。他們這樁不幸婚姻卻結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果實：年約十二歲的女兒。我得知她不僅擁有孩子所有的可愛特質，還囊括了溫柔美人必需的所有品質。這個孩子儘管粗茶淡飯、衣衫襤褸，卻得到了父母的細心呵護，因為她是他們的開心果。我覺得這個孩子是個值得花心思的戰利品。

珀蒂尼翁從來都沒來過家裡，他對於自己的合法權益一無所知。富尼埃太太跟我提到他之後，我馬上注意瞭解他和他周圍人的消息。就這樣，我打聽到他家裡有個寶貝。大概在同一時間，莫桑日伯爵來找我。德格朗日肯定會三番兩次給你們講到這個著名的陳年浪蕩子。伯爵要求我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要給他找一位不到十三歲的處女。我不知道他要拿這個姑娘怎麼樣，因為涉及到這種貨色，據説他並不是十分嚴厲。他開的條件很簡單：在專家確認了她的處女身份後，他準備從我手裡買斷她。從此以後，他就不再跟對方打交道了，他補充道，因為這個孩子將送出去，也許永遠不回法國了。

由於伯爵是我的常客——你們很快就會看到他登場——我全體動員來滿足他。我覺得珀蒂尼翁的小女兒正是他要找的人。但是怎麼把她弄出來呢？這個孩子從不離開家門，她在家裡接受教育。她受到了很小心的監護，這種謹小慎微讓我一點希望都沒有。當時，我不可能借助我以前提過的那個專門引誘姑娘放蕩的著名勾引者；他當時人在鄉下。而伯爵催得很緊。所以，我只有一個辦法好想了。這個辦法好得不能再好，它可以實現我內心窩藏的些許惡毒

念頭。這個念頭讓我犯了罪，而這個辦法更使罪行變本加厲。我決定讓這對小夫妻捲入官司，設法把他倆都打進監獄。有了這種方法，小姑娘至少不會看得那麼緊，也許會寄養在朋友家，我引誘她進入陷阱就應該沒有困難了。於是，我起用了我的一位訟師朋友，他是個多面手，我很信任他，玩這種把戲沒問題。告訴他有關情況後，他馬上就投身工作。他收集資訊，做調查，發掘了債權人，煽動他們，支援他們的主張，簡而言之，只花了一個禮拜，就讓這對夫妻進了鐵柵欄。從那之後，一切都變得得心應手。一名熟練的偵察員很快就和丟給窮鄰居照顧的小姑娘搭上話，她被帶到我家。她的外表真是得天獨厚啊：皮膚細嫩無比，白皙無比，小胸脯圓潤無比，成熟欲滴……一句話，很難找到一個比她更漂亮的孩子了。

她總共花了我大約二十個路易。因為伯爵願意出一口價買下她，而且除了把她買斷，他不亂說，也不聽什麼閒言碎語，也不想和別人再有什麼瓜葛，所以我收了一百路易就把她給讓了。最要緊的是，不能讓別人得到我為這樁交易奔走的風聲，所以我滿足於六十路易的淨利潤，我又給我的訟師送去了二十個路易，讓他把水攪渾，對小姑娘的父母長期封鎖女兒的消息。他們得到了消息，姑娘的失蹤還是隱瞞不了。犯了疏忽罪的鄰居們盡力為自己辯解，我的訟師把事情安排得很妥當，可愛的鞋匠和妻子再也不能補救，因為他們在入獄大約十一年之後雙雙死在監牢裡。我從這場小災禍中得到了雙重的好處：一方面確保了對我那個姑娘無可置疑的出售權，另一方面，也保證了自己可以獨吞受託轉交的六萬法郎。至於那個孩子，伯爵對我說過的話不假：我從來沒有聽到什麼閒話。很有可能德格朗日太太會講述她的

結局。現在，該回到我自己的經歷了，那些日常事務可能會給你們帶來我們開列的淫蕩細節。

「噢，天哪！」居瓦爾插嘴說：「我狂熱地喜歡你的謹愼。其中體現了一種深思熟慮的歹毒，我別提多喜歡這種井井有條啦；還有那惡作劇，給僅僅偶然擦傷的受害者以最後一擊，我覺得那是一個盡顯流氓本色的精品，應該在我們的鴻篇巨制中留下一席之地。」

「我本人可能會做得更絕一些，」迪塞說：「因爲畢竟這些人可能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世界上有多少傻瓜一心想要救濟這種人。他們苟延殘喘的那些年月，對你來說可是不得安寧。」

「老爺，」杜克洛回答道：「當一個人在社會上沒有你們那種勢力，又被迫利用手下人來實施自己的惡作劇時，小心謹愼通常是十分必要的。在這種場合下，人們不敢隨心所欲的。」

「千眞萬確，」公爵說：「她不能夠做得更過分了。」

接著，那個和藹可親的人重拾故事的主線：

老爺們，講了好幾天，還得繼續講述我這類奸惡卑鄙之事，實在是可怕。但是，既然你們要求我彙集所有和這可憎之事相關的故事，讓我毫無遮攔，我就再講三個這種惡劣污穢的例子，然後我們接著講其他癖好。

我舉的第一個例子，是關於一個六十六歲的地方老行政官。他讓女人脫掉全身衣服，在

很野蠻、不溫柔地撫摸了一陣她的屁股後，他馬上就命令她當著他的面在房間中央的地板上拉屎。他欣賞夠了這種風景後，就輪到他在同一個地方解大便。接著，他用手把兩坨攪拌在一起，強迫姑娘四肢著地，吃掉那堆大雜燴，吃的時候，始終要露出屁股，她應該注意把它留得髒髒的。在儀式進行期間，他自己手淫，在姑娘統統吃下去時射精。老爺們肯定會想到，很少有姑娘會同意這麼作賤自己，但是行政官還是只要年輕健康的姑娘……我有辦法幫他找，因為在巴黎什麼東西都找得到，只不過我要找他算帳的。

我還要講述同類三個例子中的第二個，買主也要求極度順從的姑娘。但是這個浪蕩子希望招待他的姑娘非常年幼，所以滿足他相對比較容易。孩子們比成熟的女人更願意參加這種遊戲。我為這位即將出場的先生找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小賣花女，非常漂亮。他到達後，只讓姑娘脱掉腰部以下的衣物。他玩弄她的屁股一會兒，讓她放幾個屁。然後，他給自己灌了四、五劑灌腸劑，強迫小姑娘用嘴巴接住，隨著小瀑布灌入胸脯而不斷地嚥下去。與此同時，他跨騎在她的胸部，一隻手手淫著一根相當粗壯的雞巴，另一隻手揉捏擠壓著她的陰阜。為了方便行事，他總是要求完全無毛的陰阜。我講的這個人在多次噴發之後還想繼續，因為他還沒有射精。嘔吐得直抽筋的小姑娘請求他開恩。他指著鼻子嘲笑她，照做不誤，第六次喝藥、發射，終於看見他的精液溢出了。

以這種污穢勾當為正餐的最後一個例子是位年老的銀行家。我提醒你們，我們還會反覆看到它們作為小菜端出來的。他只要四十到四十五歲、胸部非常鬆垮的漂亮女人。他們倆單

獨在一起之後，他馬上就讓她脫光腰部以上的衣物，同時粗魯地抓住她的奶子，喊叫道：「漂亮的母牛奶！這種肚皮有什麼用呢，除非用來擦我的屁股？」接著，他擠著奶子，把它們扭來絞去，拉扯著，搗鼓著，朝它們吐口水，一隻腳踢踩了幾下。同時，他還念叨著，胸脯是令人噁心的東西，他無法想像大自然要這些皮囊有什麼用，為什麼自然要用這些東西來糟蹋玷污女人的身體，云云。說了這番荒謬話之後，他身上脫得光光的。我的天，多麼可怕的身體！我該如何向老爺們描述它呢！他一身的膿瘡，腳底流膿，頭頂生瘡，噁心透了。甚至我在隔壁房間裡都可以聞到膿血惡臭。但是，那可是得吮吸的活寶啊。

「吮吸？」公爵問道。

是的，老爺們，從頭到腳地吮吸每一寸肌膚，舌頭不能漏掉一處金路易大小的地方。我已經事先警告過那個給他準備的姑娘，但很顯然是白費口舌。她一看見那個行屍走肉，就嚇得連連後退。

「怎麼回事，婊子？」他說：「我讓妳感到討厭嗎？真遺憾，妳得吮吸我，妳的舌頭要舔遍我身體的每個部分。來啊！別挑剔！其他人也做過這個工作的。快點，快點，別客氣啦。」

常言說得好，有錢可使鬼推磨。我指派給他的那個可憐人兒一貧如洗，她有機會掙得兩個路易。她一切都照做了。那個患足痛風的老傢伙，享受著舌頭溫柔地在他那可怕的身軀上

遊移吮吸帶來的刺激感覺，還緩解了吞噬他肌膚的痛楚，在整個過程中一直手淫著。你們也可以猜到，那個不幸的女人非常憎惡，當這一切完成後，他讓她仰臥在地板上。他跨在她身上，把大便拉在她的奶子上，接著擠壓著奶子，拿它們逐個地擦屁股。但是我沒有發現他要射精的意思。過了一陣子，我方才省悟，在他搞定射精之前還需要進行幾次類似的搞弄。由於同一個地方他幾乎不光顧兩次，所以我再也沒有看到他，說實話，我感到如釋重負。

「天哪，」公爵評論道：「我覺得那男人的結尾部分的確非常合情合理。我也從不相信奶子除了擦屁股之外還有別的用處。」

「可以肯定，」居瓦爾說道，他那時正非常粗魯地捏著溫柔脆弱的阿琳的奶子：「的確可以肯定奶子是非常下賤的東西。只要看到奶頭，我總是會勃然大怒。看見這些東西讓我反感，一種深惡痛絕的感覺……我只知道陰戶能讓我產生更刻骨銘心的反感體驗。」

說著，他急急忙忙地衝入自己的壁龕，拖著阿琳的奶子，召喚四人組中的兩位姑娘索菲和澤爾蜜爾以及方珣跟著他。不能確定他具體都做了些什麼，但是人們都聽到了女人發出的響亮尖叫聲，之後又聽到了院長射精的吼叫聲。他回來了。阿琳淚如雨下，胸口上蓋著一塊方巾。這種事情從來不會引起什麼轟動，最多就是幾聲吃吃的笑聲，杜克洛立刻繼續講她的故事：

幾天之後，我親自招待了一位年老的修道士。他的癖好倒不是那麼令人噁心，卻讓人手酸。他向我露出他那醜陋的大屁股，其皮膚硬如羊皮紙，皺如枯葉。我的任務是要揉捏他的屁股，擺弄它，用盡全身力氣擰它。但是，觸及屁眼時，我用力怎麼猛烈也不過分：得抓住這部分皮膚，對它搓、捏、擰、挖。多虧了使勁操，他的精液才終於現身。此外，過程中他忙著手淫，而且還不用我掀裙子。那個男人一定有經常搞弄這一套的兇殘習慣，因為他的屁股雖然鬆垮，上面的皮膚卻和皮革一樣的厚實。

他無疑向修道院裡的朋友們吹捧了我的靈巧手法，第二天，他帶來一位弟兄。他的屁股喜歡挨耳光，實際上是用手結結實實地毆打。不過，這個傢伙更加放蕩、更加仔細，開始之前，他小心翼翼地檢查了女人的屁股。我的屁股遭到親吻、鼻掘、舌舔了十到十二下，期間的空隙由我拍打他的屁股填充。當他的皮膚變得通紅，他的雞巴勇敢地勃起，我敢保證，這是我撫摸過最美的陽具之一。他把雞巴放進我的手裡，命令我一邊繼續拍打他，一邊用另一隻手幫他手淫。

「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主教說：「我們終於要講述到被動毆打這一條了。」

「是的，老爺，」杜克洛回答道：「鑒於我已經完成了今天的任務，希望你們允許我把這種毆打的癖好留到明天才開始。我們將用好幾個黃昏的聚會來討論呢。」

距離晚飯還有近半個小時，迪塞說，爲了刺激自己的胃口，他希望能吃幾服沖洗劑。大

家感受到這一手的厲害，女人們統統開始瑟瑟發抖。但是判決既出，駟馬難追。他那天的僕人泰雷姿向他保證，她會好好地給他洗腸。她說到做到；小個子金融家把腸子一裝滿，就招手示意蘿塞特靠近，命令她張開嘴巴伺候。她有些扭捏，有些抱怨，但順從是頭等大事。那個可憐的小姑娘果眞吃掉了兩劑大便，哪怕是稍後會反胃，可想而知，她很快就把它們吐了出來。很幸運，晚餐的鈴聲敲響了，因爲金融家正想再來呢。晚餐的消息改變了老爺們的情緒，他們改去品嘗別的快樂。在縱酒狂歡時，放置了一些大便在奶子上，還命衆屁股多多大便。當著大家的面，公爵吃掉了杜克洛的大便，而那個曼妙姑娘吮吸著他，好色之徒的雙手在她身上遊移，他的精液大量噴了出來。居瓦爾對尚維爾如法炮製。朋友們終於談及上床睡覺了。

第十七天

院長對康絲坦斯的極端反感每天都要發作。他和迪塞私下做了一個安排。他和她一起過了夜，第二天早晨他把她歸還給他時，對她的行為牢騷滿腹。

「鑒於她的現狀，」他說：「大家都不願意讓她按常例接受懲罰，唯恐她在我們打算接受她的果實前就小產，去他的，」他說：「至少，應該在這個婊子裝瘋賣傻時，找到某種方法來懲罰她。」

啊，浪蕩子們內心的罪惡精髓是什麼呢？你也許可以通過分析康絲坦斯天大的過錯來管窺一斑。噢，看官，你覺得是什麼激起了居瓦爾的憤怒呢？箇中的原因比想像的還要糟糕：當要求她的屁股時，她竟然很不幸地把前面轉向他。是的，這種罪過是不容饒恕的。但是更嚴重的錯誤是她否認這個事實。她宣稱院長在誹謗她，他一味要弄死她，每次她伺候他睡覺，他總要捏造一些類似的假話。儘管她的論點有相當的根據，但是對這一點的規定是很明確正規的，而且大家絕對不會相信女人的話。不過，這還是擺出了一個問題：以後怎麼懲罰這個女人，而又不會有毀壞她腹中果實的危險呢？老爺們決定，她每犯一次小錯，都要被迫吃一坨大便。而居瓦爾堅持她當時當地就開始接受懲罰。他的要求得到了官方批准。

當時，他們逗留在童女閨房用早餐。康絲坦斯被召喚過來，院長在房間中央拉屎，命令她四肢著地爬著靠近，吞掉那個殘酷的男人剛剛製造好的貨物。她猛地跪倒在地，祈求原

諒，但沒有人理會。大自然在那些胸口裡打造了鐵石心腸。沒有什麼比這個可憐少婦在屈服前的裝腔作勢更有趣，只有天主才知道老爺們在這一幕中得到了多大的樂子。最後總得下決心的；活幹了一半，心都氣炸了；但還是得完成任務，一切就這麼過去了。

我們的惡棍們望著眼前的這一幕，個個感到十分激動，一邊觀看，各自又讓一位童女幫忙手淫。尤其是居瓦爾，他一方面對整個過程感到異常激動，另一方面又獲益於奧古絲丁令人驚訝的手指。他感覺到自己即將開閘，於是把剛剛吃完悲哀早餐的康絲坦斯叫過來。

「過來，婊子，」他說：「吃了魚之後，還得加些作料吧，上等的白色醬料。過來，吃一口。」

唉，這一關還是得過。居瓦爾在搞弄過程中已經讓奧古絲丁拉了屎，他開閘把洪水放進悲慘的公爵夫人嘴裡，與此同時，吞下可愛的奧古絲丁爲他孵化的鮮美小點心。

視察之旅開始了。迪塞在索菲的便盆裡發現了大便。年輕的女士試圖爲自己開脫，她堅持說自己稍覺不適。

「不對，」迪塞熟練地拿起大便評論道：「情況並非屬實：消化不良的人拉出是稀軟的水狀大便。這個貨色健康得很呢。」

他立刻拿出那本斷命的筆記本，記下那個可人兒的名字。還要求她強忍著眼淚，盡力克制著不悲歎自己的處境。其他姑娘都遵守了規定。但是在童男的房間，前一晚狂歡時拉過屎並被告知不能擦屁股的澤拉米爾，卻未經許可，把屁股擦得乾乾淨淨。這可是死罪，澤拉米

爾的名字被記錄在冊。儘管如此，迪塞還是親吻了他的屁股，並讓他吮吸自己的屁股片刻。接著，老爺們去了教堂，在那裡觀看了兩個次等雞姦員、阿琳、法妮、泰雷姿和尙維爾的拉屎。公爵在嘴裡接住法妮的大便，把它吃掉；主教的嘴巴接住了兩個雞姦員的大便，吃掉了其中的一坨；迪塞把尙維爾的大便占爲己有；院長呑下了阿琳的大便，儘管射了精，他還是和吃奧古絲丁的大便時一樣的貪婪。

康絲坦斯的那一幕使大家頭腦發熱，因爲老爺們大清早不允許沉迷於這種放縱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在正餐上，他們談起了道德科學。公爵宣稱他不能理解，爲什麼法國的法律要如此重罰浪蕩行爲，既然放蕩可以讓它的臣民忙碌起來，使他們沒有心思搞陰謀、革命之類的事。主教評論道，法律的本意並不是重罰放蕩，而是針對淫蕩過分行爲。於是分析後者，公爵證明說，過分行爲本身並不危險，任何一種放肆都不會引起政府的懷疑；有鑒於此，官方責難這種小事的態度不僅是殘酷的，而且是荒謬的：簡直是用大炮來轟蚊子。

他們從理論轉向了實踐。稍顯醉態的公爵投身於澤菲爾的懷抱，吮吸這美童子的嘴巴長達一個鐘頭；而海格力斯充分利用這個形勢，把他碩大的陽具插入公爵的肛門裡。布朗吉聽之任之，一動不動，眼皮都不眨一下，繼續親吻，不知不覺中自己變了性。他的同伴們也都忙乎著他們的下流勾當。然後，他們去喝咖啡。因爲他們剛剛做了許多無聊的小把戲，氣氛很平靜。這也許是整個度假期間唯一沒有射精的咖啡時間。杜克洛已經上臺，等待大家。當各自都就位後，她對她的聽衆講述了以下的故事：

最近我的家裡遭受了一次損失，對各方面打擊都很大。我寵愛的歐仁妮憑她的極度柔順給我賺了不少錢，而對我用處極大的歐仁妮卻被人拐走了。事情發生得很奇怪：一個傭人事先付清了商定的價格，說是來領著她去參加他所謂的鄉村晚宴；她參加這個聚會可以掙得七、八個路易。交易發生的時候我不在家裡，因為我絕不會讓她和一個陌生人出去。但是那個傭人直接和她聯繫，她同意了……從那以後，我沒有見過她。

「再也不可能見到她了，」德格朗日說：「人家給她提議的這個聚會，是她畢生的最後一個。應該由我來結束那個美女傳奇中的聚會呀。」

「啊！天哪！」杜克洛哭喊道：「這麼漂亮，那個姑娘……才只有二十歲。她的臉蛋是如此的秀美，如此的悅目！」

「而且，補充一句，」德格朗日說：「她的身段是全巴黎最棒的，所有這些優點都成了她的致命傷。但是請繼續講故事，我們不應該喧賓奪主的。」

呂西爾取代了她的地位，無論是在我的心中，還是在我的床上，但是並不是在家裡的生意上，因為她在順從和殷勤方面，與歐仁妮相去甚遠。

儘管如此，這之後不久，我還是把一位不時光顧我生意的本篤會修道院院長委託在她手

裡。他過去一直慣於和歐仁妮一起找樂。神父用舌頭撩撥了她的陰户，並徹底吮吸了她的嘴巴之後，就要開始輕鞭攻擊了，鞭子只能輕輕地落在他的雞巴和睾丸上，他沒有勃起就射了精，只依靠輕擊，溫柔的鞭子打在他的那些部位上。他最大的樂趣是當精液從他的雞巴中滴落時，觀看姑娘用鞭子梢頭將之一滴一滴打飛到空中。

第二天，我親自接待了一位先生。他讓我鞭打他的屁股足足一百下。挨打前他親吻我的屁股，挨打中他自己手淫。

一段時間之後，我又接待了第三位客人，他的胃口更大。而他在各方面也更加講究繁文縟節：我提早一周收到了他有意光臨的通知，在隨後的時間裡，我不得清洗身體的任一部位，最重要的是不能清洗陰户、屁股和嘴巴；另外，得到通知之日起，我要馬上選三根九尾鞭，浸泡在一個裝滿屎尿的便盆裡。他終於出現了。他是一位年老的鹽稅專員，收入相當豐厚。他是個鰥夫，沒有孩子，所以成天都沉迷在這種聚會裡。他要瞭解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否按照他的吩咐完全戒除了清洗。我向他保證，沒問題的。為了確證，他開始親吻我的嘴唇。這無疑使他滿意，因為我們可以上樓了。我當時還沒有吃飯，我意識到，假如他在親吻我的時候發現我曾經梳洗過的話，他就不會願意繼續這次聚會。我們走進房間；他看了看我浸在便盆裡的鞭子，然後命令我脱掉衣服。他開始專心地聞嗅他明令禁止我清洗的每個部位。由於我的一絲不苟，他毫無疑問地發現了他想要的香味，因為我看見他隔著衣服就激動起來，他高聲叫道：「啊！操！正是它，正是我想要的！」下面輪到我撫摸他的屁股：無論

是顏色，還是肌理韌性，都分明是煮熟的皮革。在摸抓、扳開了這個飽經風霜的粗糙屁股一會兒之後，我操起鞭子，沒有擦乾，就使盡全身力氣給了他結結實實的十鞭子。但是他不僅無動於衷，而且我的用力鞭打對於那堅不可摧的城堡好像只是隔靴搔癢。在這個前奏之後，我把三根指頭捅進他的肛門，開始用盡全力晃動起來。但是這個男人處處都沒有什麼知覺，他甚至連動彈一下都沒有。在完成了這兩個開場儀式後，輪到他忙活了。我趴在床上，他跪著，扒開我的屁股，他的舌頭輪番地光顧我的兩個洞洞；可以肯定，遵從了他的命令後，它們的味道不會非常香郁的。在他大肆吮吸之後，我拿起另一條鞭子，第二次鞭打他，並再次進行蘇格拉底式的雞姦，而他和剛才一樣跪著，再舔我的洞洞。這樣循環往復至少有十五次。最後，我得到了職責方面的指令，要唯他雞巴的狀態馬首是瞻。我要小心翼翼地觀察，但是不能碰它，當他再次跪下時，我就釋放出我的大便。大便要正好射在他鼻子上，他仰頭倒下，驚叫說，我是個傲慢無禮的東西，他一邊手淫、大叫，一邊就射了精。要不是事先採取密封措施，不讓他的喊叫聲傳出去，肯定整條大街都能聽見。不過，大便落到了地上，他只是盯著、聞著，既沒有把它放進嘴裡，也沒有碰它。他至少挨了二百大鞭，我可以保證，他的身體上根本就看不出，他那個在經年習慣性虐待下生繭的屁股，連細微的傷痕都沒有啊。

「啊！見鬼！」公爵得意地笑道：「院長，這樣一個屁股，可以跟你下雙倍賭注的。」

「是的，沒錯，」居瓦爾結結巴巴地說，因爲阿琳正在幫他手淫：「是的，故事裡那個傢伙的屁股和趣味肯定和我的一模一樣。我堅決贊成取締洗臀盆，但是我希望節水的時間更長：我看，大家不碰水至少應該長達三個月。」

「院長，你肯定勃起了。」公爵說。

「你這樣認爲嗎？」居瓦爾回答道：「果眞如此，喏，最好向阿琳打聽一下，她可以告訴你實情。至於我本人，我對那種狀態已經習以爲常，根本不會注意到它什麼時候結束，什麼時候開始。只有一件事，我可以確定無疑地告訴你，那就是說話的此時此刻，我想碰一個骯髒不堪的婊子。希望她能爲我從大便坑裡冒出來，屁股帶著大便的惡臭，陰戶聞起來如浮滿死魚的潮水。喂！泰雷姿，妳的污穢和遠古大洪水一樣久遠，妳受洗後從未擦過屁股，骯髒的陰戶方圓三法里都聞到臭味，過來，用這一切來款待我的鼻子，我請求妳，請勞駕爲我的鼻子拉一坨大便吧。」

泰雷姿靠近他，帶著骯髒的魅力，用她令人厭惡的、乾癟的部位摩擦著院長的臉，並在他的鼻子上又拉出了合意的大便，阿琳竭盡全力地手淫著，浪蕩子射了精。於是，杜克洛繼續講她的故事：

下面要講的這個搞法，主角是一個老頭，每天要光顧一位不同的姑娘。他通過我的一位朋友懇求我拜訪他，朋友同時告訴我在這個積年色鬼的家中習慣進行的儀式。我到達後，他

用很冷靜的目光檢查了我，這種敏銳的目光在浪蕩老手中很常見，能在片刻之間就對鑒定物件做出正確無誤的估價。

「聽說你有一個美臀，」他慢吞吞地說：「在過去六十來年裡，我有一個明顯的嗜好，那就是喜歡漂亮的屁股。我想看看，妳是不是名副其實……拉高妳的裙子。」

最後一句話說得鏗鏘有力，顯然是個命令。我不僅露出了寶貝，還盡可能地把它靠近他內行的鼻子。起初，我站得筆挺，然後漸漸地向前傾，以他喜聞樂見的各種形式展示他的崇拜物件。隨著每一個動作，我感覺到那色鬼的手遊移在屁股表面，擺佈其佈局形勢，有時為了鞏固該效果，有時為了更照顧他的喜好。

「這個洞非常大，」他說：「看樣子妳一生玩命進行過雞姦賣淫。」

「唉，先生，」我承認道：「我們生活在一個男人們反覆無常的時代。為了取悦他們，必須做得百依百順的。」

我感覺到他的嘴巴嚴嚴實實地封住了我的屁眼，舌頭極力想要刺入洞口。我按照要求，機靈地抓住時機，在他尋尋覓覓的舌頭上釋出最飽滿、最芳醇的屁。這個舉動一點也沒有讓他感到不快，但他也不再動彈。最後，在我放出五、六個屁之後，他站起身來，領我來到他的床間通道，讓我看一個浸泡著四根九尾鞭的陶缸。缸上方鍍金釘上，掛著幾根撣衣鞭。

「拿起武器，」色鬼低聲說：「隨便取一件，這是我的屁股。妳可以看到，它又乾又瘦，硬梆梆的。揍它。」

我照做了。

「妳看，」他繼續說：「這老邁的皮膚飽經鞭打，很堅韌，除非非凡的過分行為不能熱身。我將保持這個姿勢，」他說著張開雙手俯臥在床尾，小腿卻放在地上。「輪番使用那兩種工具，一會兒用九尾鞭，一會兒用撣衣鞭。這鞭打要花些時間，但當結局臨近時，妳將會收到確定的徵兆。一旦妳看見屁股上發生了不同尋常的事情，妳就要準備好模仿，按照我做的動作辦。我們將交換位置，我會跪在妳的美臀面前，妳學做我做過的動作，那樣我就會射精。但是最要緊的是，妳不能不耐煩。我再次告訴妳：這件事會拖得很久。」

我開始了，我按照吩咐輪換傢伙。但是，天哪！他是多麼的冷漠。我已經汗流浹背了。為了方便鞭打，他建議我把袖子擼到肘上面。三刻鐘過去了，我仍在奮力鞭打他，時而是用九尾鞭，時而又用撣衣鞭，看上去我的工作毫無進展。我們的色鬼仍然一動不動，跟死了一樣。也許有人會說，他是在默默地品嘗鞭打帶來的心潮澎湃的快感，只是深藏不露，連皮膚上都沒有表現出一丁點的影響。終於，時鐘敲了兩下，而我是十一點鐘開始工作的。突然，只見他弓起腰部，張開屁股，我以一定的間隔反覆調換鞭子，不停地鞭打。一坨大便出現了，我一鞭打下去，讓大便飛到地板上。

「拿出勇氣來，」我對他說：「我們就要抵港了。」

於是，那個男人憤怒地站了起來。他堅硬的雞巴蠢蠢欲動，貼在他的肚子上。

「照我的樣子做，」他說：「模仿我，我現在只需要大便，就可以把精液丟給妳的。」

我立刻就採用了他剛剛放棄的彎腰弓背姿勢，他果然跪下了，我把為他有意保存了三天的雞蛋下在他的嘴裡。他接住它時，精液飛了出來。然後他猛地向後退去，快樂地大喊大叫。但是他並沒有把它吞下去，事實上，大便在他嘴裡停留的時間不超過一秒鐘。儘管如此，我很少看到抽搐更強烈的人了，射精的時候，他幾乎都要厥倒了。當然，老爺們除外，因為毫無疑問你們是這種人的楷模。這場交鋒下來，我賺了兩個路易。

我剛回到家裡，就發現呂西爾勾住了另一位老傢伙。他連手指都沒有碰她一下，也沒有做任何準備工作，只是下令打他的後腰到膝蓋的部位。呂西爾使用一根浸過醋的九尾鞭，使盡吃奶的力氣鞭打他，結束的時候他讓她吮吸他。當他向她發出信號後，姑娘跪在他面前，讓他又老又衰的蛋蛋在她的奶子間晃蕩。她把疲軟的陽具放進嘴裡，那浪子回頭的罪人毫不遲疑地為自己的罪過流淚了。

就這樣，杜克洛結束了她當天的講述。晚餐時間還沒有到，老爺們一邊等著，一邊說些下流的話。

「你一定很疲勞吧，院長，」公爵嘲笑道：「我看見你今天射了兩次精，你一定不習慣這種豪爽的丟精吧。」

「讓我們打賭，還有第三次呢。」居瓦爾回答道，他正亂摸著杜克洛的屁股。

「行，你想要怎麼都可以。」公爵回敬道。

「我只有一個條件，」居瓦爾說：「就是要允許我爲所欲爲。」

「噢！那不行吧，」公爵回答道：「你很清楚，我們互相承諾過，在故事講到的時間前不能做某些事情：讓別人來操我們就是其中一件，按照先前約定的次序，在那之前，我們要等一段時間，直到輪到講述有關那種情慾的例子。但是，如果你們向大家陳情，先生們，我們有時也通融一下的。還有許多的特定享樂和找樂的方式，對我們也應該是禁止的，除非到了故事講述到它們的時刻。但是只要是在我們的密室和臥室私下裡進行，我們也可以容忍。院長，就在片刻之前，你和阿琳鬧鬼把戲了吧，難道她是白白刺耳尖叫的？她現在不是用帕子遮著胸脯嗎？很好！要麼憑那些神秘的享樂，要麼憑我們允許當爲進行的方式，挑選吧。我賭一百路易，你不可能通過那些合法的方式獲得第三次射精。」

院長接著又問，他是否可以去走廊盡頭的閨房，並帶走他覺得合適的性奴。他的請求得到了批准，唯一的條件是杜克洛得在場見證，大家只憑她的話確證居瓦爾有否射精。

「同意，」院長說：「我接受這些條件。」

作爲開場白，他先讓杜克洛當衆給了他五百鞭子。完成之後，他領走了他心愛的忠實朋友康絲坦斯，但大家請求他不要對她做出可能傷害她腹中胎兒的事情；院長還添上了女兒阿德萊德、奧古絲丁、澤爾蜜爾、塞拉東、澤菲爾、泰雷姿、方珣、尙維爾太太、德格朗日太太和杜克洛太太，外加三名雞姦員。

「啊！見鬼，」公爵驚叫道：「我們可沒說定你可以徵集這麼多性奴的。」

但是主教和迪塞站在了院長的這一邊，他們擔保，打賭條款不存在數量限制問題。院長帶著他的隊伍關起來了。半個鐘頭裡，雖然主教、迪塞和公爵沒剩下幾個性奴，也並沒有閒著祈禱天主。三十分鐘結束後，康絲坦斯和澤爾蜜爾淚流滿面地回來了。不久，院長也帶著他的剩餘兵力出現了，由杜克洛攙扶著，她證明他的精力充沛，鑒定他理應得到愛神木冠的獎賞。看官請允許我們不透露院長的所作所爲，因爲小說的結構還不允許我們把它敷上聖油。居瓦爾贏得了賭注，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百路易，」他從公爵的手上接過錢說：「可以用來支付恐怕不久之後就會落在我頭上的罰款。」

再次請求看官允許我們把此事推遲到適當的時機來解釋，因爲，眼下只需要看到這個惡棍提早預見了自己的過失，他又是心平氣和地接受了他將要因此受罰的事實。他絲毫不操心，也不未雨綢繆，更不加以避免。

從那時起，到次日的故事開場期間，沒有發生任何不同尋常的事情，所以我們直接就將看官帶去故事廳。

第十八天

漂亮、珠光寶氣、分外容光煥發的杜克洛開始了第十八天的故事：

我剛剛買進了一個高大健壯的姑娘，名叫賈絲廷。她二十五歲，五法尺六寸高，長著酒店女都有的強壯胳膊和結實雙腿。但是她的臉蛋很漂亮，皮膚透明光滑，身材好得不能再好了。因為我家裡通常都聚集著一群只有通過橫加折磨才可以感受到些許快樂的老淫棍，所以我覺得像賈絲廷這樣的食客，對我實在是不無裨益。別人極力吹噓她的鞭打天賦，我決定考驗一下。她到後的第二天，安排她與一位年老的地區派出所所長一比高下。要她竭盡全力鞭打他，要從腹部打到膝蓋，反面從背部中央打到腳肚子，直到到處皮開肉綻，鮮血淋淋。結束後，浪蕩子只是拉高那破鞋的裙子，把他的包袱卸在她的屁股上。賈絲廷的表現就好像是塞西拉情場[1]的女英雄一樣，那個淫棍後來對我承認說，我得了寶貝，他這一輩子還沒有人像那個淘氣鬼那樣鞭打過他呢。

為了證明我是多麼地倚重她，我在幾天之後安排了賈絲廷和一位久經情場的老殘疾軍人會面。他要求全身不分青紅皂白地領受千鞭萬笞，當他遍體鱗傷時，姑娘得在自己圍成杯狀的手裡撒尿，然後把尿液塗在他身上，受傷最嚴重的地方要統統抹一遍。抹上藥液之後，繁重的勞動再次開始，接著他就射精。姑娘要再次用手小心接住他的精液，給他進行第二次擦

身，這次用的是新的香脂。我的新貨色又大獲成功，日復一日，褒獎紛至遝來。但是她的胳膊對於這回上場的勇士，可就使不上勁了。

這個非凡的男人，除了女人的衣服之外，一概拒絕女性的東西。實際上，他要的是個男人。說得清楚一點，這個惡棍希望一個男扮女裝的人來打他屁股。還要用特選的武器來對付他呢！絕對不要考慮九尾鞭喔，他要的是一束柳條，要野蠻地把他的屁股打得稀巴爛。實際上，這種事情看起來和雞姦有些瓜葛，我不該讓自己在其中陷得太深的。但是，他是富尼埃太太的老常客，無論何時都十分喜歡光顧我們家；而且，憑他的地位，他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好處；所以我就沒有刁難他。我把一位時不時給我們跑腿而且長著迷人臉蛋的十八歲小夥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讓他手持柳條鞭子，一併交了出去。

再沒有更有趣的儀式了，你們完全能想像我多麼想一睹為快。他先是仔細觀察那假處女，很顯然，他對她很中意。他以親嘴五、六下開場，一法里開外，都會發現這些親吻很邪門。接著，他露出自己的屁股——他的言談當中似乎始終把這個年輕人當作姑娘來看待——命令她撫摸他的屁股，並且稍稍嚴酷地揉捏它。我事先指點過小夥子，他一切都按照他的吩咐進行。

「好啦，我們開始，」這個淫棍說：「鞭打我，尤其別留情。」

年輕人抓起那把柳條，有力的胳膊揮舞著，立刻結結實實地打了那挺出來的屁股五十下。身上留下清晰的柳條鞭痕後，浪蕩子猛地撲向那男人扮成的執鞭者，拉起她的裙子，一

隻手檢驗著她的性別，另一隻手貪婪地抓住了兩片屁股。他起初不知道該先向哪個殿堂燒香，最後還是屁股讓他下了決心。他十分熱情地用嘴巴貼近它。啊！自然規定的崇拜和公認冒犯自然的崇拜之間，真是有天壤之別！噢，正義的天主，這如果真的是冒犯之舉，禮敬還會如此熱情嗎？親吻女人的屁股，從來沒有像親吻這小夥子的屁股那樣熱情。有三、四次，淫棍的舌頭完全消失在他的肛門裡。最後，他歸位了，「噢，親愛的孩子，」他叫喊道：「繼續你的活兒吧。」

鞭打繼續，但他變得更加生機勃勃，來迎接這次變本加厲的新進攻。見血了，他的雞巴就此翹了起來。給他帶來快樂的年輕人毫不遲疑地抓住它。當後者擺弄他的時候，他希望回報年輕人以同樣的服務。他再次拉高小夥子的裙子，但是他現在找的是雞巴。他摸到它了，抓起來搖晃著、拉扯著，很快就把它含進嘴裡。在這些最初的愛撫之後，他索取第三輪鞭打，挨了劈頭蓋臉的一頓打。這最新的場面立刻使他極度地興奮，他把他的美男子扔上床，躺在他身上。他同時捏弄著他自己的雞巴和同伴的雞巴，把他的嘴巴貼近男孩的嘴唇。在成功地用這些愛撫讓小夥子熱身後，他在欣喜若狂的同時，也給對方帶來了巨大的喜悅：兩人同時射了精。陶醉其中的浪蕩子想要消除我的顧忌，他最後還哄我答應，以後還要經常給他安排同樣的樂事，那個年輕人可以，其他人也可以。我想要改變他，我向他保證說，我有一些迷人的姑娘，她們也可以鞭打得同樣好。不，他甚至看都不會看上她們一眼的。

「噢，我完全相信，」主教說：「當一個人確定對男人懷有愛好時，就不可能改變。男孩和女孩有著天壤之別，他不可能想去嘗試那種考驗的。」

「老爺，」院長說：「您提出的論題起碼需要兩個小時的論述。」

「而這種論述總是以有利於我的結論而告終。」主教說：「因爲男孩比女孩値錢，這是無可辯駁的。」

「也是毋庸反駁的，」居瓦爾附和道：「但是，仍然有人會對此提出某些異議。還有，例如馬旦和德格朗日將會討論在某種樂事中，姑娘比小夥更値錢。」

「我對此提出異議，」主教強調說：「即使在你提到的那種樂事中，小夥仍然比姑娘有價値。應該從邪惡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邪惡一直都是樂事的眞正魅力所在。爲此，在同類身上犯下的罪，要比對不是同類犯下的罪顯得更嚴重。一旦罪行得逞，快樂會自動翻倍。」

「是的，」居瓦爾說：「但是對弱者濫用權力，可以產生那種專制，那種威權，那種安樂……。」

「另一種情況亦是如此的，」主教堅持說：「假如受害者屬於你，完全處在你的控制之下，那種你認爲用在女人身上比用在男人身上更好使的威權便毫無根據，純粹是建立在偏見之上。只不過是人們習慣上認爲，女人比男人更易服從反覆無常的怪癖。但是，請暫時放棄那種公然的迷信，公正一點，假如男人完全處在你的束縛下，你擁有同樣的權威，你將會有更加強烈的犯罪念頭，你的淫蕩快感肯定會因此加倍。」

「我同意主教的看法，」迪塞加入了辯論：「威權一經完全確立，我認爲權力的濫用，針對假女會比針對女人更加甜美的。」

「先生們，」公爵說：「我非常希望你們把討論推遲至用餐時間。眼下是聽故事時間啊。你們最好不要把它挪用於詭辯論。」

「他說得對，」居瓦爾說：「快點，杜克洛，繼續講妳的故事。」

那個和藹可親、情場快樂運動員的女導演再次投身於她的故事。

一個年長的最高法院書記員，一天早晨來看我。在富尼埃太太經營期間，他就已經習慣於專跟我打交道，所以不願意改變方式。他習慣於慢慢加力，朝他的臉蛋摑巴掌，同時幫他手淫。也就是說，先輕輕地打，然後隨著他的雞巴慢慢地堅挺，逐步增加拍打的力度，最後是全力以赴的巴掌，直到他勃然射精。我對他怪癖的精髓把握得很好，所以二十個巴掌就讓他射了精。

「二十個！噢，天哪！」主教驚呼道：「不要那麼點巴掌就可以讓我的雞巴一下子變疲軟。」

「你看看，我的同道，」公爵聲明道：「人各有趣味嘛。對於別人的癖好，我們既不應該責備，也不應該感到吃驚。我說，繼續說，杜克洛。再講一個就結束了。」

我今晚要講的最後一個例子，是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的。她和一個男人共同生活了兩年。那個人不會勃起，除非先彈他的鼻子二十下，拉扯他的耳朵直到流血，然後咬他的屁股，咀嚼他的雞巴，揉齧他的睪丸。在這些有力的前期挑逗下，他就像種馬一樣高高勃起，然後他在破口大罵中射精，幾乎都射在那個讓他接受如此奇特待遇的姑娘的臉蛋上。

在那天下午的故事會中，只有挨男人鞭打這個例子引起了老爺們頭腦發熱，所以這天傍晚他們僅模仿這種怪癖空想。因此，公爵讓海格力斯鞭打他，直到鮮血滲出他的毛孔；迪塞借助金槍不倒翁；主教利用安蒂奴；裂臀者照顧居瓦爾。那天一事無成的主教終於在狂歡時射了精，據說，他是在吃澤拉米爾憋了整整兩天的大便時射精的。接著，他們就上床睡覺了。

注釋：

1. Cythera，是愛神維那斯由海面浮起的島嶼勝地，象徵「愛情」。

第十九天

那天早晨，在檢查了性奴們爲淫蕩目的準備的大便之後，同道們決定試一試杜克洛故事中的一個例子：我是說，除了老爺們之外，所有人的餐桌上都撤去了麵包和湯。這兩樣東西裁掉後，反而上了兩倍份量的家禽和野味。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他們就發現大家的大便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大便變得更加柔軟、更易化開，而且精細度得到無窮的擴大。同道們發現，道古爾給杜克洛的建議說明了這位放蕩高手對這類事件非常在行。然而，有人指出，這種新的飲食可能造成口氣的些許變質。

「嗯！那又怎樣？」居瓦爾問道，因爲公爵向他提出了異議，「認爲女人或童男在取悅別人時嘴巴必須完全合乎衞生，實在是毫無道理。先撇開各種癖好不談，我非常願意向你承認，那些喜歡臭口氣嘴巴的人都是出於墮落，但是，你這邊必須向我承認，完全沒有異味的嘴巴，親吻起來毫無快樂可言。那些快樂始終需要一種調料、一種刺激的，而這種刺激只有來點污穢才能存在。無論嘴巴怎麼乾淨，吮吸它的情人確定無疑正在做髒事。他並不感覺正是這種髒事讓他感到快樂呢。如果你的衝動更強烈些，你也會想要那嘴巴不乾淨一點的。假如它沒有腐臭味和死屍味，很好，沒關係，但是假如它只有牛奶味或嬰兒的味道，我告訴你，那是不應該的。所以我們規定的食譜充其量也只是來點變質，引起不方便，卻不會導致腐敗，這樣做不就夠了嘛。」

早晨的搜索沒有發現什麼過錯，年輕人都安分守己了。早上沒有人請求使用廁所。大家上桌進餐。阿德萊德侍奉用餐，迪塞命令她在一個香檳酒杯裡放屁。她無法做到，就直接被她無情的丈夫記錄在生死簿上。從這個星期初開始，他就一直在想方設法地找她的碴兒。

接下來，大家去喝咖啡，由居皮東、吉東、咪謝特和索菲伺奉。公爵操了索菲的大腿，同時還讓她在他手裡拉屎，拿起大便，把它抹在臉上。主教和居瓦爾對吉東和咪謝特分別如法炮製。迪塞讓居皮東拉屎後，放進對方的嘴裡。但是大家都沒有射精。午睡起床後，大家去聽杜克洛講故事。

一個我們以前從未見過的男人來到妓院，提出要舉行一次頗不尋常的儀式：他希望被綁在人字梯的第三格，我們要把他的大腿固定在第三根橫檔上，身體支撐在上面，把他的胳膊高舉過頭，把手腕捆在最上面的一格上。這時他已經一絲不掛了。牢牢地綁好之後，他得挨一頓結結實實的痛打。當鞭梢磨損的時候，就用鞭柄痛打他。他一絲不掛，我再重複一遍，他不需要別人碰他，他也不碰自己。但是在接受了一定的劑量後，他那巨大的陽具飛翹了起來，只見它在活梯的橫檔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著。之後不久，它猛烈地把精液投射到房間中央。他被鬆綁後，支付了酬勞。整件事情就是如此。

第二天，他介紹了他的一位朋友來看我們。我們要用一根金針，來刺扎他的雞巴、睾丸、屁股和大腿。他直到血流滿身時才射精。我親自接手了這個任務。因為他一直叫嚷著讓

我刺得猛一些，在他的精液噴進我的手掌前，我幾乎把整根針埋進了他的龜頭。當他射精時，他把他的臉湊近，拚命地吮吸我的嘴巴，就是如此。

第三位客人也是前兩位的相識。他命令我用蕁麻鞭沒頭沒腦地鞭打他的全身。我很快就讓他血流不止，他在鏡子裡照著自己，僅僅看見自己身體的慘狀，他就射了精。他自始至終沒有觸摸任何東西，沒有愛撫任何東西，也沒有要求我做其他的舉動。

我對這些過度行為非常感興趣，心中暗暗竊喜能參與它們。而所有的古怪客人也都對我很著迷。大概在這三幕故事的同一時間，為了準備截然不同的快樂聚會，一位丹麥貴族被送到了我這裡，在此就不討論那種聚會了，那不是各位爺給我的任務。他很輕率地帶著價值一萬法郎的鑽石、同樣價值的首飾和五百路易的現錢，來到了我們家。我可不能讓這麼一大筆錢飛走。我和呂西爾兩個人想辦法騙取了丹麥人的最後一個蘇。他想要提出控告，但是我早已大肆收買了警察。在這個年頭，有錢可以為所欲為。那位先生被命令住嘴。他的財產歸了我，幾顆首飾除外，我不得不獻給了法警，以確保自己安穩地佔有其餘的。每次我偷竊後，我都會在次日交好運，屢試不爽。這最新的橫財來自一位新客人，不過，他後來成為家中主菜，可視為衣食父母的常客之一。

這個人是個老朝臣。他厭倦了在王宮裡接受無休無止的致敬，所以想要逛逛妓院，換換角色。他想要從我開始；要求我讓他背誦功課，每次他犯了錯，就罰他跪下，然後我用一把教室裡常用的皮戒尺狠狠地敲打他，有時打手心，有時敲屁股。我的任務還包括敏銳監視他

的情緒，一旦他的慾火點燃，我就要抓住他的雞巴，熟練地搖晃它，從頭到尾不停地斥責他，罵他是小浪蕩子、小刁民等等孩子氣的罵名，以便能夠勾起他的性慾，痛快地射精。同樣的儀式每個星期在我的家裡要舉行五次，但是每次要指定一名不同的姑娘，還必須經過很好的開導。我每個月可以因這個服務獲得二十五個路易的酬勞。我在巴黎認識很多姑娘，要答應他的要求綽綽有餘，並且源源不斷地滿足了他。那個迷人的學生做我的食客長達十年時間，此後他決定捲起鋪蓋，去地獄繼續他的學業了。

然而，時光流逝，我也日漸衰老。儘管我的臉蛋美麗依然，我開始注意到人們大都是一時興起才來光顧我的。但是，我到三十六歲的時候，還有一些殷勤的常客。我一生裡剩下的冒險活動，就發生在那段時間到四十歲之間。

我剛才說了，儘管我三十六歲了，浪蕩子還是只願意光顧我。我打算用他的癖好來結束今天的故事會。他是個年約六十歲的修道士，因為我只招待某個年齡段的先生。想在我們這行發財的每個女人，毫無疑問都遵循著同樣的規則，把不可靠的年輕人拒之門外。這個神職人員到了，我們倆獨處後，他就馬上要求看我的屁股。

「啊，真的，這真的是世上最好的美臀，」他很欽佩地說：「但是，不幸的是，這不是供給定量讓我吃的東西。喏，抓住，」說著，他把他的屁股放進我的手裡，「這才是我的食品之源……請行行好，幫助我拉屎。」

我拿出一個瓷碗，把它放在我的膝蓋上。修道士屁股抬高，對著我蹲下，我擠壓他的肛

門，把它扒開，簡而言之，我用盡了我認為可能加快他排泄的所有動作。排泄開始了，巨大的一坨大便裝滿了碗。我把它遞給浪蕩子，他抓住碗，撲上去狼吞虎嚥。把美味的雞蛋端來給他做早餐之後，我開始猛烈地鞭打他剛剛生蛋的屁股長達十五分鐘，他就這樣射了精。他吃掉了所有的大便，他把工作的節奏掌握得很好，剛吃完最後一口，精液就射出來了。我舞鞭打他的時候，還不停地用下類這些話來刺激他：「喂，小流氓，小壞蛋！你真的可以這樣吃大便的嗎？」「啊！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個小怪物，做這麼不要臉的事！還做不做了？」

就在這些言談舉止的刺激下，那個浪蕩子到達了快樂的巔峰。

在晚餐前，居瓦爾想給大家現身說法，演示杜克洛講述的情景。他叫來方珣，她幫他拉出大便。那個老巫婆用胳膊用力打浪蕩子，他則狼吞虎嚥地吃下大便。那個浪蕩子的展示惹得同道們頭腦發熱，他們開始四下裡尋找大便。那時，居瓦爾還沒有射精，他當場讓泰雷姿拉出來，然後把自己剩餘的大便和她的攪拌在一起。

主教習慣於充分利用自己兄弟的享樂，便對杜克洛如法炮製。而公爵對陣瑪麗，迪塞對陣露易松。身邊有漂亮的可人兒隨時等候召喚，他們卻使喚了這些令人討厭的老婊子，恕我多嘴，這眞是難以忍受，聞所未聞。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厭煩來自於富足。只有處在驕奢淫逸的快樂中，才會以苦爲樂啊。

這些下流的招式完畢後，只有一個人射了精。這個人就是主教。同道們來到桌旁就席。

下流活動方興未艾，他們決定當晚的狂歡只留下四位老太太和四位故事員，其他人都被打發到床上睡覺。老爺們說了太多的話，做了太多的事，大家就像是應景似地射精了，四個人就寢時都喝得酩酊爛醉、精疲力竭。

第二十天

頭天晚上的確發生了一些非常好笑的事情：喝得爛醉的公爵沒有到自己的臥室，卻上了小索菲的床。索菲清楚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違反了規定，但不管她說什麼，他就是不肯認錯，並激動地堅持認爲他正待在他自己的地方——他應該和今夜配給他做妻子的阿琳同床。可是，由於他和阿琳之間可以有某些對索菲尚禁止的淫存行爲，當他想讓索菲擺出一定的姿勢，讓他隨心所欲地消遣時，不經世事的孩子感覺到公爵棒槌似的陰莖的碩大頭部，正抵住她稚嫩狹窄的後門，並企圖破出一條通道時，可憐的小人兒不由得發出恐懼的尖叫聲，跳將起來，赤身裸體地在房間裡逃竄。公爵緊追著她不放，像魔鬼一樣咒罵著，還是認爲她就是阿琳。「你這個死老婆子，」他咆哮道：「還當是第一回？」公爵心想著終於追上抓到了她，於是他撲倒在澤爾蜜爾的床上，還以爲這是他自己的床呢。他抱住童女，心想阿琳已經就範。他又對此女如法炮製對彼女做過的一切，因爲他非常堅定地想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很快澤爾蜜爾就感覺到了他的企圖，她也和同伴一樣反抗，尖叫著逃走了。

然而，最先逃走的索菲左思右想後，覺得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結束這張冠李戴的局面。她開始尋找燈火和一個能夠恢復秩序、頭腦冷靜的人。因此，她想起來去找杜克洛。但是，杜克洛在縱酒狂歡時太貪嘴，已經喝得爛醉了。索菲看到杜克洛正四腳朝天、毫無知覺地躺在公爵的床上，她根本沒辦法讓她甦醒過來。絕望的索菲在這種情形下不知該向誰求助。但

是，當她聽見自己的夥伴們都在大喊救命時，她鼓起勇氣走進迪塞的房間裡。那金融家正和女兒康絲坦斯躺在一起。索菲就說出發生的事情。儘管喝醉酒的迪塞用力壓著康絲坦斯說，他想要射精，她好歹還是從床上起來了。她拿起一支蠟燭，陪著索菲來到童女們的房間。她發現可憐的小乖乖們都穿著睡袍擠在房間的中央。公爵一會兒追這個，一會兒逐那個，仍然堅信他正在對付的是同一個阿琳。他聲稱，阿琳那天晚上就像是個女巫，有很多不同的化身。康絲坦斯最後向他指出了錯誤，請求把他帶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她還向他保證，在那裡，他將發現一個非常聽話的阿琳，她會巴不得按照他的要求做所有的事情。糊裡糊塗的公爵非常實在，除了把他的權杖插進阿琳的屁股之外，他眞的別無企圖，就讓自己被帶走了。那個可愛的姑娘就在那裡等候他，他上了床；康絲坦斯從童女房間裡退出來，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次日，人們一整天都在笑談昨晚的冒險經歷。公爵宣稱假如他不幸無意中戳破某人的處女膜，他似乎不應該、也的確不應該受到罰款，因爲他喝醉酒了；但是，大家肯定地告訴他，假如他眞的在那方面犯錯，他的確應該認罰。

他們依舊在女眷們的簇擁下吃了早餐。所有的童女都聲明自己非常害怕。期間沒有發現任何人應該受責罰，儘管發生了動亂；童男這邊也同樣秩序井然。正餐和咖啡一樣，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走進故事廳，杜克洛已經完全從前晚的放縱中恢復過來，她講了下面五件趣事，來逗大家開心：

各位老爺，是我又再次上臺表演，這就給大家講述。劇中另一人是醫生；醫生的第一要務是檢查我的屁股，他發現我的屁股棒極了，並花了一個多小時專心親吻它。他最後招認了他的小小癖好：他的癖好都和拉大便有關。我猜測到他的企圖之後，便相應擺出了姿勢。我把大便拉在了平常用於這種貴幹的白色瓷便盆裡。他一成了我糞便的主人，就立刻撲上去，大嚼起來；他剛咬一口，我就拿起一根牛筋鞭子——那是他用來愛撫屁股的工具，一邊大聲恐嚇他，一邊用力抽打他，訓斥他的所作所為，罵他惡貫滿盈。那個浪蕩子對我不理不睬，狼吞虎嚥著射了精，把一個金路易放上桌子後，風馳電掣般地逃走了。

不久，又來了一個人。我把他託付在呂西爾的手裡，呂西爾大費了周折才讓他射了精。他首先要確定給他提供大便的是一位老乞丐婆。為了使他信服，不得不讓老太婆當著他的面大便。我給他找了一位渾身長滿爛瘡、丹毒的古稀老太，她的最後一顆牙在十五年前就脫落了。「很好，太棒了，」他說：「正是我想要的那一種。」接著，他陷入了呂西爾和大便的包圍，那個手腳靈巧、百依百順的姑娘不得不慫恿他吃掉那一堆臭屎。他嗅著它，凝視著它，甚至觸摸它，但是僅此而已，他似乎無法更進一步。於是，呂西爾採取了斷然措施，投筆從戎，把一把煤鏟捅到火堆裡，燒得發紅後拔出來，揚言假如他不當機立斷，執行她的命令，就燒焦他的屁股。那個男人顫抖著，又做了一次嘗試：還是倒胃口。呂西爾不客氣了，褪下他的褲子，露出非常醜陋的屁股。他的屁股因為類似的搞弄而傷痕累累、乾癟無肉。她

輕巧地烤焦了他的屁股。那個色鬼罵罵咧咧的，呂西爾一不做二不休，這次緊靠上去，燒焦了他屁股的中央；加倍的刑罰最終迫使他下定了決心，他咬了滿滿一口；隨後重新燒烤幾次，刺激他更進一步，終於完成了任務。剛吞下最後一小口大便，他就射了精。我還很少看到這麼激烈的射精。他大聲地嚎叫著，還在地上打滾。我想他不是瘋了，便是癲癇發作了。那浪蕩子對我們的殷勤待客極滿意，他答應要成為我的常客，但條件是要給他提供同一個女孩，但是每次換不同的老女人。

「女人越令人厭惡，」他對我說：「付給您的報酬也就越高。您完全想不到，」他接著說：「我已經墮落到了什麼田地，簡直不敢自己去承認這一點。」

在他的力薦之下，他的一位朋友在第二天光顧了我們家。我認為這個人墮落得更出格。差別就在於他不要相對溫和地烤屁股，他要求用燒紅的火鉗痛打他；差別就在於供便者必須是我們所能找到的最年老的、最骯髒的、最令人討厭的一個腳夫。一個在我們家待了很久的八十歲老長工，令人驚訝地滿足了他這方面的要求。他狼吞虎嚥地吃掉了熱乎乎的大便，而朱斯蒂娜用燒燙得幾乎拿不住的火鉗痛打他的屁股。還應其要求用火鉗夾起他大片大片的肉，直到快烤焦為止。

另一個客人要求用補鞋尖錐來戳他的屁股、肚子、睾丸和雞巴，而且儀式大同小異，也就是，完了時他吃下我端在便盆裡的大便。但是，他對大便的來源倒不聞不問。

各位老爺，要想像男人想入非非時精神錯亂的程度並非易事。要不是我親眼目睹一位身

體力行這些原則的人，我也想像不出。那個人要求我用棍子打得他屁股皮開肉綻，直到他吃下他親眼看著我們從茅坑深處掏出的大糞。這次征討要直到他吃完最後一勺污穢的大便後，他那不聽話的精液才射進我的嘴裡。

「哎，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嘛，」居瓦爾一邊若有所思地撫弄著德格朗日的屁股，一邊說：「我相信人們可以做得更出格呢。」

「更出格？」公爵那時正粗手粗腳地摸著他當日的妻子阿德萊德的光屁股。他說：「你到底想讓人幹什麼？」

「更糟糕的事情呢，」居瓦爾回答說：「更糟糕啊！我覺得，關於這種事情，人是永遠都不可能探究窮盡的。」

「我完全同意院長的觀點，」迪塞大聲說，他那時正在雞姦安蒂奴，「我覺得，憑我的頭腦，我能夠進一步地改良這些豬狗不如的絕招呢。」

「我打賭，我知道迪塞的意思。」主教說道，他暫時還不想搞弄。

「那麼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公爵很想知道。

於是主教站了起來，走近迪塞小聲嘀咕著，迪塞說就是它。接著，主教告訴了居瓦爾，後者說：「正是如此，完全正確！」接著主教附在公爵的耳邊說話。

「操他的！」公爵的嗓門提高了起來，「倒是從來沒有想到過那個。」

由於這些紳士語焉不詳，他們到底想說些什麼，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況且，即使我們知道，我相信爲了風化起見，最好還是秘而不宣的，因爲有很多事情只能意會。謹愼細心讓人守口如瓶。世人該可以耳根清淨的，是不是？時有所聞的吧。我堅信，看官一定很感激我們替他做出的判斷。越往後讀，我們就越有把握，該目標値得他的由衷讚賞。爲此，我們甚至可以早早就給他打包票了。畢竟，不管人們說什麼，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靈魂要拯救的嘛。你看，有的人就是毫無節制，竟熱中於什麼什麼，去透露那些個奇思妙想，去點破那些個噁心事項，去公開那些個隱秘的可恥行爲，它們可是男人們想入非非的時候才委屈介入的事情啊。現世或來世，還有什麼懲罰是這種人不當承受的呢？這就好比洩露了爲造福人類理應隱藏的秘密；這就好比身體力行了傷風敗俗的舉止，並將他的基督徒兄弟們置於各種各樣的越軌行爲之中，彷佛繪聲繪色能夠弄假成眞似的。唯天主看透我們的內心深處，創造出天與地的全能天主有一天肯定會審判我們。只有天主才知道，我們是否願意因爲這些罪惡而不得不傾聽他的譴責！

各位老爺了結了若干已經開始的驚世駭俗的事情。例如，居瓦爾讓德格朗日拉屎，其他人也忙著在不同的性奴身上做同樣的事情，反正做別的事情也高尙不到哪裡去。隨後，大家去用晚餐。在縱酒狂歡時，杜克洛無意中聽到老爺們正在大聲討論那新式食譜，其目的是讓大便更豐盛、更精緻。她就對他們說，她非常震驚地發現，像他們那樣的行家，竟然不知道使大便變得豐盛可口的秘方。當被追問要採取哪些措施時，她說，辦法只有一個。應該立刻

讓性奴患上輕微的消化不暢；其實並不需要餵吃不合適、不健康的食物，只要逼他們吃得匆忙，在兩餐之間東吃西吃；那樣可以很快奏效。當晚就做起了實驗：叫醒法妮——沒有人關照她，她晚飯後就上床睡覺了——馬上就要求她吃下四塊巨大的餅乾。第二天早晨，她供應了他們迄今爲止得到的最大、最漂亮的大便。衆人下面便如法炮製，但有一個條件，不能餵麵包，杜克洛同意了，並且說，這樣秘方只會錦上添花。從那時起，他們沒有一天不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適當地折騰那些童女和漂亮童男的消化力。成果絕對超出了想像。我順便提一下，假如某位業餘玩家誠心要使用這個秘方，他應該堅信，沒有更好的東西了。

當晚剩下的時間平淡無奇。大家都在床上休息，以便能精神飽滿地參加次日的婚禮，科蓉和澤拉米爾是天作之合，從而成爲慶祝第三周節日的基礎。

第二十一天

儀式的準備工作一大早就開始了，都是按照常規進行，不知道是否出於巧合，檢查中發現了年輕新娘有不端行爲。迪塞堅稱在她的便盆裡發現了大便。但是她矢口否認，並斷言說這是陪媼來這裡做的，目的是想栽贓讓她受罰。而且大家想懲罰童子的時候，也經常要這種手腕的。她理直氣壯地爲自己辯解著，但是沒有什麼人認眞聽，由於她的小丈夫已經列在處罰名單上了，夫妻雙雙遭罰，令大家都十分的快樂。

做了彌撒之後，小夫妻被很有排場地引到聚會大廳，那裡的儀式將在進餐時間之前完成。他倆同齡，小女孩被赤裸著交到她丈夫的面前，允許他隨心所欲，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再沒有什麼比榜樣的聲音更響亮的；要不是在西林城堡，年輕人到那裡去學到這麼壞、這麼有感染性的榜樣呢？小夥子撲向新娘，就像箭飛快射向靶子一樣。他的陰莖已經非常堅挺，儘管還不至於射精，他免不得把他的長矛刺入她……；但儘管其傷害會微不足道，老爺們卻把想要獨自採摘的柔嫩花朵免受破壞當作榮譽攸關的事情。爲此，主教制止了小夥子的衝動，親自上來利用他的勃起，馬上把澤拉米爾打算用來探測他小太太、非常漂亮、非常成熟的陽具插入他自己的屁股。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是何等的差別啊！老主教寬大的屁眼和十三歲小處女的緊縮陰道是多麼的不同！但是澤拉米爾打交道的那些人，才不可理喻呢。

居瓦爾抓住了科蓉，一邊從前面操著她的大腿，一邊還舔著她的眼睛、嘴巴、鼻孔，一

句話——她的整張臉。他無疑在這期間受到了某種甜頭，因爲他射精了。居瓦爾可不會因爲這種傻呵呵的小打小鬧而丟精的。

他們開始用餐，兩個新人在吃飯時現身，後來又到客廳喝咖啡。那天的咖啡，我可以說，正是由性奴中的佼佼者端來的，也就是奧古絲丁、澤爾蜜爾、阿東尼和澤菲爾。居瓦爾想要重新勃起，絕對得獲得一些大便，而奧古絲丁給他屙下了人類所能創造的最美的大糞。公爵由澤爾蜜爾吮吸著，迪塞由科蓉吮吸，主教讓阿東尼吮吸。阿東尼匆匆打發主教後，把大便拉進了迪塞的嘴裡。但是，沒有人有射精的意思，精液變得越來越稀罕。他們在節日剛開始時沒能做到量力而行，當他們意識到極端需要留一點到節日的最後，老爺們便開始保重身體了。他們接著去了隔壁的禮堂，在那裡，杜克洛被邀請在故事開始前展示她的屁股。她把那無可匹敵的面子放蕩地暴露在在場者的眼前，接著開始講述：

這是我性格中的另一個特性，老爺們，讓你們對它非常熟悉後，你們大可以判斷，我會從我的講述中隱去些什麼，免得我談論我自己。

呂西爾的母親剛剛陷入了赤貧狀態。這個迷人的姑娘離家出走之後，一點也沒有得到過她母親的消息。只是出於千載難逢的機會，她才獲悉母親的不幸困境。我們的一個街道偵察員，正在替一個顧客尋訪某個年輕姑娘，此公有著梅桑熱侯爵同樣的口味，也就是說，他渴望一筆聞所未聞的買賣；當時我正和呂西爾躺在床上，我們一名偵察員進來向我報告說，她

遇到一位十五歲的姑娘，毫無疑問是處女，非常漂亮，她說，她非常像呂西爾小姐；是的，她接著說，她們長得一模一樣。但是，她發現的這個小姑娘非常邋遢，在上市前得養上幾天，增點肥。隨後，她描述了她發現小姑娘時和她待在一起的老女人，那個母親非常的貧困。從某些特徵、年齡和面容的細節，以及她聽到的有關那個女童的事，呂西爾隱隱地有預感，那兩個人很有可能就是她自己的母親和妹妹。她知道當她離家時，妹妹還很小。由於很難確定這件事，她得到我的允許，前往證實她的懷疑。

我惡魔般的心對此感到了一些恐懼；它迅即讓我慾火焚身。我立刻讓街道偵察員離開，控制不了血液中奔騰的強烈慾望，我請求呂西爾替我手淫。接著，中途停了下來，「妳去那個老女人家幹什麼？」我問呂西爾：「妳的意圖是什麼？」

「哦！妳難道不明白，」心智還不成熟的呂西爾說：「一個人總是應該……假如我能夠，就應該接濟她一下的，特別是如果她真的是我母親的話。」

「白癡，」我咕噥著，把她從我身邊推開，「去吧，妳獨自去為那令人討厭的惡俗獻身吧。不敢做是吧，妳就會喪失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本來可以用極端的恐懼來刺激妳自己丟精十年的！」

呂西爾對我的話大惑不解，盯著我看。我想，我得向她解釋這個哲學，因為她顯然一點兒也不領會。因此，我對她進行了說教，使她明白，那種把我們和我們的生產者捆綁在一起的紐帶是多麼的卑鄙；我向她指出，母親不應該因孕育我們得到某種感激，相反地，她應該

遭到痛恨，因為這是她一廂情願的事，只是為了滿足她自己的唐突淫亂，她才讓我們冒險降臨在這個充滿病痛和災禍的世界上。此外，我又添油加醋地進一步解釋，來支援通情達理的說法——即心裡沒有被托兒所裡的幼稚之見所迷惑時能產生的想法。

我接著說：「那個人是幸福還是可憐，和妳又有什麼關係呢？妳能體驗到她的些許遭遇嗎？它對妳有影響嗎？要割斷那些我剛剛向妳證明過是荒謬、自貶身份的紐帶，徹底和這個人斷絕關係，和她完全絕裂。妳會體認到，她的不幸不僅對妳無足輕重，而且進一步惡化她的困境，甚至很有可能給妳帶來莫大的肉癢快感。因為，畢竟妳對她有恨，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妳必須報仇雪恨：妳必須實施傻瓜們所謂的惡行，妳知道罪惡總是對判斷力有著巨大的影響。我讓妳對她進行的凌辱，可以帶來兩種快樂動機：復仇的甜蜜樂趣，以及做壞事時總是能品嘗到的樂趣。」

不知道是我的高論說服了呂西爾——因為當時我的氣勢比現在給你們講故事要來得慷慨激昂——還是因為她已經很浪蕩、墮落的靈魂讓她的內心迅即感受到我言論中的驕奢淫逸，她分明已經品嘗到了快樂。我看見她可愛的雙頰，因為浪蕩的火焰而變得緋紅，而那種火焰總是出現在人們打破禁忌、克服壓制的時候。

「好的！」她低聲說：「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利用她來娛樂自己，」我說：「同時也撈些錢。在快樂方面，假如妳採用我的方法，是十拿九穩的；至於撈錢方面，也差不多的，因為我可以利用妳的母親和妹妹，分頭安排兩個

不同的聚會，非常有利可圖的。」

呂西爾同意了，我盡心地替她手淫，刺激著她去犯罪。我們全力以赴地設計著計劃。讓我先描述一下第一個計劃，因為它包括在我將要討論的激情類型內，但是，我得按照事件順序來少許打亂時間次序，我先告訴你們計劃的第一部分，然後再說明第二部分。

有一個男人，來自上流社會，極其富有，信譽卓著，但是他的神經錯亂得難以言表。我只知道他是個伯爵，任人怎麼告訴我，也講不出他的全名，所以各位請允許我用他的頭銜來稱呼他。伯爵剛過三十五歲，血氣方剛；他沒有信仰，也無視法律，目無天主，也不信宗教。各位老爺，他和你們一樣，尤其對所謂的慈悲心腸，有著難以克服的恐懼。他常說，要他理解這種情緒完全不可能，他絕不同意人們異想天開地違背自然規律，居然敢打破自然在人的不同等級之間排定的次序，竟然用救助的方式來提升一個等級，推翻另一個等級；錢財可以更加愜意地用於快樂的事情上，而不是浪費在這些荒唐、令人厭惡的救濟上的。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對他聰明才智的侮辱，是他的智力把握不了的神秘事物。他的大腦裡充斥了這些觀點，還不就此罷休呢；他不僅從拒絕捐助中得到極大的享樂，而且還熱中於肆意凌辱倒楣蛋，以進一步擴大這種享樂。比如說，他的淫樂方式之一，在於認真搜尋那些陰暗的角落，以便觀看饑寒交迫的人在那裡含淚啃咬著千辛萬苦弄來的一點點麵包。他一想到走出去，不僅可以享受到這些淚水的辛酸，而且還可以……甚至還雪上加霜，可能的話，可以奪走那些窮人勉強維持生計的可憐物品時，他的雞巴就變得堅挺。而且，他的這種嗜好並不是

一時興起，忽發奇想，而是一種狂熱。他常說，再也沒有比那些過分的行為更讓他感到淋漓盡致的樂趣，更刺激他，更加激烈地燃燒他的靈魂。有一天，他明確地告訴我，他的這種情緒並不是墮落的結果，他年幼的時候就已經有這種異乎尋常的癖好了。他的心在求告悲鳴的反覆鍛煉下變得越來越冷酷，從來就沒有對苦難際遇感受過任何溫和、溫柔的感情。

你們有必要瞭解這個人，首先必須搞清楚，同一個人有三種不同的激情：我會向你們描述其中的一種，馬旦太太後面再提到此公的時候，會解釋第二種；至於第三種更加惡劣，德格朗日太太毫無疑問會把它留作她最後講述的壓軸戲，那將是她描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我們還是先開始講涉及我的內容吧。

我剛剛告訴伯爵，為他物色到了貧民窟以及那裡的居民，他就欣喜若狂了。但是，碰巧有一筆生意對他的財富、對他的前程有重大意義，需要忙乎近半個月，他是努力不荒廢生意的，認為它是對他的淫蕩活動的某種支撐。但他又不想讓那個小姑娘從他的手指縫溜走，於是他寧可犧牲第一幕給他帶來的快樂，以確保第二幕的快樂。結果，他命令我不管花什麼代價都要立刻綁架那孩子，而且要將她寄放在他指定的地點。我不想把你們長時間晾在懸念裡，老爺們，那個地址就是德格朗日太太家，因為她是專門為他提供第三級秘密聚會的物資。然後，我們約定了會晤的日子。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找出了呂西爾母親的位置，一是為了佈置好母女相認，二是為了研究綁架小姑娘的途徑。而得到良好教唆的呂西爾，認母之舉只是為了侮辱母親，並對她

說，多虧了她，自己才陷入放蕩之中，除此之外，她還說了一千句其他同樣刻薄的話語。這些都傷透了那可憐女人的心，並摧毀了母女重逢的喜悅。這初次見面，我想我們彼此間還是找到了合適的話題，我向那母親表示，在拯救了她大女兒擺脫浪蕩子生活之後，我還願意為她小女兒同樣效勞。但是，這個途徑行不通，可憐的人淚流滿面地說，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將她那唯一剩下的珍寶奪走，二女兒是她唯一的依靠；她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但是孩子可以照顧她，把孩子從她身邊帶走，就像是要她的命一樣。老爺們，在此我帶著羞愧承認這一切，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微微的不平靜。這讓我體認到在這種情況下，注定只有通過我即將實施、恐怖至極的罪行才能添加我驕奢逸的快樂。在告知老婦人，她女兒不久將帶上一位大人物再來拜訪她，他可能會幫大忙之後，我們離開了。我集中精力施展我的慣常手法，以便誘捕這個小姑娘。我仔細觀察了她，她十分值得我費心：十五歲，漂亮的身材，柔嫩的皮膚，嬌好的容貌。三天之後，她到了，在檢查了她身體的每一部分後，我發現她儘管忍受了長期的營養不良，仍然非常迷人，有著可愛的小酒渦，非常水靈。我把她轉交到給德格朗日太太那裡，這筆交易標誌著我們商業關係的開端。

處理完生意之後，我們的伯爵再次出現了；呂西爾把他帶到她母親的家裡，我渴望描述的一幕開場了。老母親躺在床上，儘管那時是寒冷的冬天，房間裡沒有生火。她床邊的木罎子裡盛著牛奶，伯爵走進去後就在罎子裡撒尿。為了避免橫生各種枝節，也為了讓自己成為這個陋室裡無可爭議的主人，伯爵派手下兩個身材魁梧的潑皮站在樓梯上，堅決阻止任何無

緣無故的上上下下。

「老婆子，」伯爵對她道：「我們和妳的女兒一起來的。妳看，她就在這裡，依我看，她是個非常漂亮的妓女。我們來到這裡，老妖婆，是為了減輕妳的病痛，但是妳必須先告訴我們，問題在哪裡。那就說吧，」他說著就坐了下來，開始撫摸呂西爾的屁股，「快點吧，詳細說說妳的痛苦。」

「天哪！」老太太說道：「你和那個狐狸精一起來，不是來救助的，而是來侮辱的。」

「狐狸精！」伯爵說：「妳竟敢侮辱妳的女兒？好吧，」他站起來把老東西從她那亂糟糟的床上拉起來，接著說道：「從床上滾起來，跪下，為妳剛才說的話請求原諒。」

老女人沒有辦法反抗。

「妳，呂西爾，把裙子拉起來，讓妳的母親親吻屁股，我他媽的肯定她很樂意親吻的，以便得到和解嘛。」

呂西爾放肆地在她可憐的老母飽經風霜的臉上磨蹭著她的屁股，同時喋喋不休地辱罵著她。後來，伯爵允許老太婆爬回床上，又繼續說道：「我再跟妳說一次，」他說：「如果妳把苦情統統告訴我，我會解決的。」

滿心悲哀的人總是很輕信的，他們喜歡倒苦水。老女人訴說了所有的痛苦，並非常悲傷地抱怨小女兒的被拐；她尖刻地指責呂西爾一定插手了此事，並知道孩子的下落，因為不久前和她一起來看過她的夫人，曾提議說要把孩子置於她的照料之下；正是基於這個根據，她

理直氣壯地推測，正是那位夫人把孩子帶走了。與此同時，伯爵正直接面對著呂西爾的屁股，因為此時他已經讓她脫掉了裙子；伯爵不時地親吻著那漂亮的屁股，自己則不停地手淫著。他一邊傾聽著，一邊向她提問，要求她講得仔細些，並依照老女人的回答，調整著邪惡性慾給他帶來的肉癢快感。但是，當老太太說到，正是靠小女兒幹活養活了她，而現在她不見了，這等於把她默默地送入墳墓。她什麼也沒有，已經連著四天靠那一點點牛奶勉強度日，現在牛奶也被他糟蹋了。

「說什麼！婊子，」伯爵說著用他的陰莖指著老太太，並繼續用來挨擦呂西爾的屁股。「好吧！不要臉的老妓女，妳死就死吧，難道悲慘世界會擴大嗎？」

說完，他就射精了。

「假如真的死了，」他說：「我相信我獨一無二的恨事，就是可惜並非是由我來催命的。」

但是，事情並沒有就此完結，伯爵並不是那種區區一次射精就平靜的人。呂西爾對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心領神會，既然他已經完了那事，她就忙乎著不讓老女人注意到他的勾當。伯爵在房間裡到處摸索，拿到了一枚銀質酒杯，這是可憐老婦從前舒適生活的碩果僅存之物。他把酒杯揣進口袋。變本加厲的凌辱行為使他的陰莖再次勃起，他把老女人從床上拖起來，脫得精光，命令呂西爾幫他在那老太婆乾癟的身體上手淫。老婦只得由著他再次為所欲為，這惡棍把精液射到那老糙的肌膚上，為了擴大他的侮辱，還對那可憐的女人說，她可以完全

就此相信他跟她沒完。她將很快獲悉有關他以及她小女兒的消息。他希望告訴她，女兒就在他的手上。他接著最後一次射精，他的淫慾昂奮，由於想入非非而熊熊燃燒起來，滿懷著不幸一家門的慘狀，他溜了。但是，現在說了，以後就不要再回到這件事情上，老爺們聽好了，我是多麼的惡貫滿盈。出於對我的信任，伯爵告訴了我，他為老婦人和她小女兒準備的第二幕。他對我說，應該馬上把那孩子拐到他跟前，而且，由於他想讓整個家庭團聚，他還希望我能把呂西爾讓給他，因為她可愛的胴體已經深深地打動了他。他並不想對我隱瞞，除了另外兩個，他還打算搞死她。

我愛呂西爾，但更愛金錢。他為這三個女人向我開出了天價，我什麼都答應了下來。四天後，呂西爾、她妹妹和年邁的母親聚首了；德格朗日太太會給你們講述經過的。至於我，將重拾被這件奇聞打斷的故事主線；本來現在不應該給你們講它的，因為，這個故事應該作為我的壓軸戲，放到最後去的。

「稍等片刻，」迪塞說：「聽到這種故事，我就無法表現出無動於衷，它們對我的影響難以言表。故事聽到中途起，我就一直克制著我的性慾，請允許我現在去丟精。」

他拉著咪謝特、澤拉米爾、居皮東、法妮、泰雷姿以及阿德萊德，一起衝進了他的小間，幾分鐘之後他的嚎叫聲就傳了出來。隨後，阿德萊德就流著眼淚出來，說她很難過，不知道爲什麼人們還要用這種故事來刺激她丈夫；她宣稱講這些倒楣故事的人，自己理應成爲

受難者。與此同時，公爵和主教也沒有浪費時間。但是他們搞弄的方式，屬於我們爲情勢所迫還必須向看官隱瞞的那種。我們請求看官允許讓布幕繼續拉著，並讓我們即刻去聽杜克洛在結束第二十一夜前還剩下的四個故事。

在呂西爾離開一星期後，我又接待了一個癖好頗為有趣的無賴。我提前幾天就得知他有意到來，所以在便桶椅裡積聚了很多大便，而且還請求我的一位小姐來添磚加瓦。顧客出現了，穿著像薩瓦村民。時間在早晨，他清掃了我的房間，把便盆從便桶椅子下面拿出來，上樓去把它倒空（順便說一句，此事他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當他回來時，他向我展示，他多麼仔細地清洗了便盆，然後向我索要酬勞。但規矩我先前就知道的，於是抓過掃把，用掃把柄揍他。

「你要酬勞，淫棍？」我喊叫道：「拿著，這就是你應得的酬勞！」

我少説也打了他十幾下。他想脫逃，我就追著打，這個浪蕩子的關鍵時刻來到了，他沿著樓梯一路往下射精，並聲嘶力竭地叫罵著，頭破血流啦，殺人啦，原來他闖進了狐狸精的窩，他起初還以為那是正派女人居哪，云云。

另一個人專門帶著一個盒子，裡面放著一根多結的小棍子；他要我把棍子插入他的尿道，插入深度要達到三法寸，並且要用力地抖動，而另一隻手要為他那包皮上翻的龜頭手淫。就在他要射精的那一刻，我得抽出棍子，並撩起前面的裙子。他將對著我的陰阜射精。

六個月後，我又接待了一個修道士，他要我拿一根點燃的蠟燭，把熔化的蠟燭油滴落在他的陰莖和睾丸上；只有這種感覺才能讓他射精，也不需要任何觸摸。但是，他始終不勃起的，為了讓他丟精，整個生殖器都得裹上厚厚的一層蠟，以至於認不出那物體仍然是人體的一部分。

那個修道士有一個朋友，他喜歡用很多金針來扎屁股。那樣裝扮後，他的屁股簡直是非同凡響，活像是一口金釘砂鍋。他坐下來，以便更好地體會到那種針腳的滋味。然後別人把扳開的大屁股呈現在他面前，他就開始撫弄他的玩意，丟在別人的屁眼上。

「迪塞，」公爵說：「我倒很想看看你那佈滿金針的豐滿美臀，我相信，這不知道多有趣呢。」

「公爵先生，」金融家說：「你知道四十年來，我唯你馬首是瞻，並引以爲榮，爲此增光，勞駕你給我樹個榜樣，我保證會緊跟的。」

「天主見鬼去吧，」到現在才吱聲的居瓦爾大叫道：「呂西爾的故事已經讓我勃起了！我閉口不說，但是我仍然在思考啊，看這兒，」他說著，露出他挺起抵住肚皮的雞巴，「看看我有沒有說假話。我迫不及待想聽那三個裙釵故事的結局，竊以爲，她們將同墳相聚。」

「悠著點，放鬆，」公爵說：「不要預測事情的變故。院長先生，由於你勃起了，你就急於要聽車輪刑和絞刑。你就像許多法官一樣，據說每當他們宣判死刑的時候，雞巴就會抬

起。」

「管它什麼身份啊，什麼法官不法官的，」居瓦爾回答說：「事實是我對杜克洛的舉止著迷，我覺得她是一個迷人的女子，她那個伯爵的故事，讓我身處一種可怕的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中，我認爲，我會自覺自願地出去攔路搶劫馬車。」

「該懸崖勒馬啦，院長，」主教說道：「否則我們待在這裡都不安全了。你稍微失一下手，我們都有可能被判絞死。」

「不對，不是我們，但是我從不隱瞞，我樂意判這些小姐們絞死，尤其是公爵夫人。她正像奶牛一樣躺在我的沙發上，僅僅是因爲她子宮裡有一點點改良過的精液，就以爲沒人敢碰她。」

「噢！」康絲坦斯說：「我當然不指望以我的情形從你這裡得到多少尊敬的咯。你對孕婦的厭惡是衆所周知的。」

「噢！極其厭惡，」居瓦爾說道：「這倒是眞話。」

我相信狂熱的居瓦爾正要做出輕薄那漂亮肚子的事情，但杜克洛接過話頭。

「來，院長先生，跟我走，」她說道：「既然是我引起了傷害，我願意做出彌補。」

他們一起走進了隱蔽的閨房裡，身後跟隨著奧古絲丁、埃貝、居皮東和泰雷姿。過了不久，院長的怪叫聲就在城堡裡迴蕩。儘管杜克洛很照顧，小埃貝流著眼淚回來了，可能不僅僅是眼淚，但是我們還不敢說究竟是什麼；我們身不由己啊。稍微耐心一些，看官朋友，我

們很快會不再隱瞞的。

現在，居瓦爾本人回來了，嘴裡還在喃喃抱怨著，說那些個討厭的法規只是讓人不能輕鬆地射精，云云。老爺們入席了。吃了晚飯後，他們閉門謝客，去執行本周的懲罰。但是當晚有錯的人並不多：只有索菲、科蓉、阿德萊德和澤拉米爾違規。迪塞從晚上起就覺得頭腦漲熱，他尤其中意阿德萊德，對她不依不饒。他們無意中發現索菲在聽關於伯爵的故事時流下了眼淚，老帳新帳一起算，她受到了懲罰。聽說，公爵和居瓦爾虐待了今天的新婚小夫妻——澤拉米爾和科蓉，他們的行爲嚴酷得幾近野蠻。

公爵和居瓦爾情緒極佳，異常興奮，說他們不想睡覺，他們要了很多利口酒，和四個故事員以及朱莉一起喝酒吃消夜。日漸放蕩的朱莉顯露出非常和藹可親的一面，値得納入老爺們另眼相看的行列。次日早晨，迪塞巡查時，發現他們七個全都喝得爛醉了。渾身赤裸的姑娘躺在父親和丈夫之間，姿勢有礙觀瞻，不但違背美德，而且放蕩中連體面也不要了。總而言之，不再讓看官處於緊張懸念之中好了，顯然他們倆同時享用了她。從所有的表面跡象可以看出，杜克洛從中做了配角，她醉醺醺地倒在那三個人旁邊。而其他人則堆疊在爐火對面的角落裡，他們還費神讓爐火整個晚上都不熄滅呢。

第二十二天

由於整夜整夜的縱酒狂歡，當天幾乎一事無成。各位老爺忘卻了繁文縟節，草草用了正餐，幾乎到喝咖啡時，他們才開始定下神。蘿賽特和索菲，澤拉米爾和吉東給他們端上了咖啡。他們有心恢復常態，於是居瓦爾讓吉東拉屎，公爵吞下了蘿賽特的大便，主教讓索菲舔他，迪塞讓澤拉米爾舔他，但是沒人射精。他們照例走進了大廳；美人杜克洛由於昨天的放縱而顯得病病歪歪的。眼皮耷拉著站在她的位置上，她的故事很簡短，幾乎沒有什麼情節，無精打采地敘述著，所以我們得自己做些拾遺補闕，刪繁就簡，爲讀者把她對同道說的糊塗演講打理清楚。

按照常規，她描述了五種激情類型。第一種是一個男人喜歡用事先裝滿熱水的錫陰莖操他的屁股，在他射精的那一刻，溫水灌進他的肛門；爲了實現那種效果，他只需要自己從事，不需要其他人插手。

第二個男人有著同樣的癖好，但是他使用的工具要多得多。一開始，他需要一個非常微小的工具，然後慢慢增加口徑，一寸一寸地擴大，直到最後，工具碩大無朋，有了這個噴嘴噴出的激流，他才會射精。

第三個人的趣味要神秘得多：一開始，他就讓人把一個巨大的工具插到他的屁股裡，接著又把它取出；他開始拉屎，然後把他剛製造的東西吃掉，接著他要求鞭打。鞭打完畢後，

可怕的工具再次插入他的後面，然後取出；這下，輪到妓女拉屎，並且在他大嚼她的大便時鞭打他；第三次，是的，工具第三次被插了回去，這次，沒有碰他就丟精了，同時吃完了姑娘的大便。

在第四個故事中，杜克洛提到了一個男人，他讓人把所有的關節都用細繩捆綁起來。爲了讓他的射精更甜美，連他的脖子也捆上了，幾乎透不過氣來，於是，他把精液射到妓女的屁股上。

在第五個故事裡，她提到的那個人，喜歡把繩子繫縛在龜頭上；在房間的另一端，赤裸的姑娘把繩子的另一端夾在大腿間，在身前把繩子拉緊，讓病人完全看她的屁股，接著他就射精了。

完成任務後，故事員已經筋疲力盡，她請求離開休息，並得到了允許。四個浪蕩子又猥褻地評頭論足了一陣子，接著便去吃晚餐，但是大家都感到了我們兩個主角的混亂狀態。在晚會放縱之時，浪蕩子們也盡可能表現得老老實實的。然後，大家都安靜地上床睡覺。

第二十三天

「射精時，你怎麼能做到那樣大呼小叫呢！」二十三日早上，公爵見到居瓦爾便問他。「你爲什麼那麼尖叫？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劇烈的射精。」

「爲什麼？天主啊，」居瓦爾回答道：「怎麼不說你自己？一法里（合四公里）外都能聽到你的叫喚，還好意思責備我！那些小聲叫喊嘛，我的朋友，是由我非常敏感的生理系統引起的；刺激著我們激情的東西，在我們神經中流動的充電體液內產生了一種活躍的騷亂，構成這種體液的動物精力受到了如此強烈的震撼，整個機體因而震動起來，當一個人沉湎在這種愉快帶來的可怕打擊中，是沒有力量來控制喊叫的，正如受到劇烈痛苦侵襲時一樣。」

「哦，解釋得很好，院長。那麼，是什麼微妙的東西觸發你的動物精力，產生這種震盪呢？」

「我用力吮吸著阿東尼的雞巴、嘴巴、屁眼，由於不能再對這位床上夥伴做得更深入，已經灰心喪氣了，但東方不亮西方亮，安蒂奴在您親愛的女兒朱莉的配合下，兩人異曲同工，盡力讓我排放出那液體，而最終的射精引起了拍擊您耳朵的那個呼喊聲音。」

「果不其然，」公爵接著說道：「現在，你可弱不禁風了。」

「沒的事情，」居瓦爾道：「假如您屈尊垂詢，撥冗觀察，您會看到我今天的表現至少不亞於您的。」

談話進行到這裡的時候，迪塞過來說早餐已經準備好了。他們穿過童女們的住處，發現八個迷人的裸體小娘娘正分發杯子和水咖啡。公爵便問本月的當值官迪塞，早上的咖啡爲什麼加水。

「您想加牛奶喝也可以，」金融家說：「您現在就要嗎？」

「是的。」公爵說。

「奧古絲丁，」迪塞吩咐說：「給公爵先生倒牛奶。」

於是，那個嚴陣以待的小姑娘，把自己漂亮的屁股架在布朗吉的杯子上，從肛門裡擠出了三四勺非常清澈、一塵不染的牛奶。這狡詐的舉動引起大家開懷大笑，人人都要求咖啡裡加牛奶。所有的屁股都和奧古絲丁的一樣，裝滿了牛奶。這是本月的遊戲主管想出的，帶給他的同道們一個小驚喜。法妮倒了一些到主教的杯子裡，澤爾蜜爾倒進居瓦爾的杯子裡，咪謝特倒進金融家的杯子裡。同道們喝了第二輪咖啡，其他四個娘娘如法炮製，給新的杯子裡添了牛奶。整個事情讓老爺們非常享用。主教的頭腦發了熱，他索要牛奶以外的東西，可愛的索菲走向前去滿足他。儘管八個童女都很想拉屎，但是她們都被堅決地要求在分發牛奶的時候自我控制，確保第一泡拉出的絕對是牛奶。

接著，他們去向童男們的居所。居瓦爾讓澤拉米爾拉大便，公爵則讓吉東做。在小教堂廁所裡，只有兩個次等雞姦員、康絲坦斯和蘿賽特讓大家開眼界。昨晚，那個促進消化不良的秘方在蘿賽特等人的身上做了試驗。侍奉咖啡時，她千辛萬苦地忍耐，避免牛奶摻雜，現

在，她排泄出見所未見、最好的大便。他們爲杜克洛的秘方慶功，從那時起，天天都使用它，屢試不爽啊。早餐的快樂讓正餐時的談話變得生動活潑，設想出很多類似的事，可能的話，我們在後文提一下。

正餐後的咖啡是由四個同齡的性奴侍奉的：澤爾蜜爾、奧古絲丁、澤菲爾和阿東尼都是十五歲。公爵操了奧古絲丁的大腿，同時還撥弄著她的肛門。居瓦爾對澤爾蜜爾做同樣的事情，用沒用拇指，看不清楚；主教在澤菲爾夾緊的雙腿間折騰著，金融家則褻弄著阿東尼的嘴巴。奧古絲丁宣佈說，她希望老爺此刻同意讓她拉一些大便，她片刻也等不下去了，她昨天也參加了消化不良的試驗。居瓦爾立刻把嘴巴湊過去，迷人的童女放下了一大堆大便，院長三口兩口便吞下了，同時精流成河，丟進了給他手淫的方珣手裡。

「哈哈！」他對公爵說：「您看晚上的歡娛並不妨礙白天的取樂吧，您落後了，公爵先生！」

「我不會落後很久的，」後者正享受著剛才奧古絲丁給居瓦爾提供過的服務，澤爾蜜爾的動作也同樣的迫切。是的，公爵話音剛落就躺下了，發出刺耳的尖叫，吞下了大便，像瘋子一樣射了精。

「這就足夠了，」素來講究適度的主教嚴厲地說：「至少我們當中應有兩個人保持精力來聽故事。」

迪塞不像那兩位那樣有剩餘精液要打發，他衷心贊同主教的觀點。在極其短暫的午睡之

後，他們來到故事廳坐下，在那裡，善於吸引聽眾的杜克洛，用以下的話語重新開始講述她輝煌、淫蕩的歷史：

各位老爺，不知為何，這個世界上，居然有人把心浪蕩得如此麻木，把榮譽感和正直感浪蕩得如此渾渾噩噩，以至於只看到他們從使自己墮落、貶損的東西中得到滿足和快樂？人們甚至會認為，他們只能從深深的恥辱中得到享樂，而且享樂只能存在於那些使他們失去名譽以及聲名狼藉的事情之中。老爺們，對於我將向你們敘述的事情，對於為證明我的斷言而給你們舉出的種種實例，你們不必感同身受。我知道，五官的感覺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若非受到道德感的有力支援，對以下故事中的主角來說，它並不存在。而且，假如讓這些人得到同樣的五官感覺，但沒有加入取自倫理道德的內容，你就根本無法讓他們心潮澎湃的。

有一個男人，經常到我這裡來，我卻不知道其姓名和身份。但是我非常瞭解，他肯定是一個出身高貴的人。給他配哪種女人，對他來說並不在乎：漂亮或醜陋，年老或年輕，對他來說都無所謂；他的伴侶只要盡心盡責地做好她的分內事就可以了。她的要緊分內事如下：他通常一早就來，假裝是不速之客，進入一個姑娘的房間裡，而她在床上躺著，裙子拉到了齊腰高，正在進行自慰的姿勢。很快，女人注意到了他的到來，好像很吃驚地從床上跳起來。

「流氓，你來這裡幹什麼？」她生氣地問道：「淫棍，誰允許你打擾我？」

他會請求原諒，但是女人不肯聽他的道歉，她會重新用最刺耳、最惡毒的話劈頭蓋臉地罵他，她還會猛踢他的屁股。她的目標越來越難以打偏了，挨打者不僅不會躲閃，而是一直不失時機地扭動著自己，把屁股亮出來，同時裝出避之唯恐不及的樣子。女人變本加厲了，他叫著討饒，但回應他的僅僅是踢打和辱罵；一旦他感到已經足夠興奮，立刻從褲子裡掏出他一直用鈕釦扣緊的雞巴，只要自己的手腕輕輕地拍打三、四下，他就能一邊逃跑一邊射精，暴風驟雨般的辱罵和踢打則絲毫不減弱。

第二個人，要麼皮厚些，要麼慣於此道，只願意和正數著錢的街頭腳夫、搬運工一起搞。浪蕩子悄悄地摸近，粗漢喊著抓賊，於是，跟前面講到的情形一樣，辱罵和毆打開始了。不過這裡有一個區別，前面的那個浪蕩子是身上到處挨打，而這個人則把褲子褪下到腳背，希望拳腳直接命中赤裸的屁股中央。而且攻擊者必須穿重重的皮靴子，靴子要釘過鐵掌，裹滿了泥巴。就在他快要射精時，這傢伙不再躲避，一動不動地站在房間中央，褲子仍然拖著，竭盡全力地手淫著，冒死迎接著敵人的襲擊。在緊要關頭，他挑戰起對方來，反而逼他討饒，並且自己開始辱罵對方，還發誓說他快活死了。我為此公招的對手越卑賤，越屬於人渣，靴子越重越骯髒，就越能讓他充滿淫慾。為了這種講究，我不得不費神物色無賴，花的工夫不亞於我為其他男人梳妝打扮女人家。

第三個人希望自己置身於妓院，所謂的女人居裡，正好碰到兩個專門雇來埋伏著的男人

開始爭吵。兩個人都撲向了浪蕩子。他討饒，撲通跪在地上，但沒人聽他的；兩個戰士中的一個馬上衝上去，拿起棍子，沒頭沒腦地痛打他，他爬到了一個事先準備的房間，進去避難。他在那裡受到一位姑娘的招待，她安慰他，像愛撫一個前來申告的孩子，她提起自己的裙子，露出屁股，浪子大悅，把精液噴射上去。

第四個人需要同樣的前期準備，但是一旦棍子的抽打開始暴風急雨般地落在他的背部，他便開始在大家面前手淫。接著，這動作停止一會兒，但是打罵不能停下，當他們看到他再次激動起來，繼續手淫，精液就要噴出來的時候，他們要打開一扇窗，拎著他的腰，把他猛地扔出去。下跌了不超過六法尺之後，他落在特別準備的糞堆上。那是射精的關鍵時刻，他的精神已經因前面的準備工作而興奮，現在他的肉體由於下跌的衝力才變得同樣興奮，正是在那堆糞便上，精液方才排出了。別人走到窗前看的時候，他已經不見了。在窗子下面有一道不起眼的小門，他有門的鑰匙，迅速開門消失了。

專門雇來的男人裝扮成暴民的樣子，突然闖進一個房間裡。在那裡，我們的第五個例子正和一個姑娘關在一起，親吻她的屁股，等待事情的發生。暴民破門而入，沖著那傢伙，蠻橫地問他有什麼權利來染指他的情婦，接著，他手按佩劍，要浪子自衛，與他決鬥。浪子驚慌失措，撲通跪下，企求原諒，並趴在地上親吻泥土，親吻對手的腳，並發誓說對方可以收回情婦，因為他不想為一個女人打架。對手的軟弱讓暴民更加傲慢，他變得更加盛氣凌人，稱他的敵人是懦夫，軟骨頭，廢物，並揚言要用劍刃劃破他的臉。這個人越兇惡，另一個人

就越卑躬屈膝。最後，在幾分鐘的討價還價之後，襲擊者提出要和敵人和解，「我看得太清楚了，你就是個軟骨頭，」他說：「你親一下我的屁股，我就饒了你。」

「噢！先生，您讓我幹啥，我就幹啥，」對方欣喜若狂地說：「假如您希望的話，哪怕您的屁股沾滿大便，我也願意親吻，只要您別傷害我。」

暴民把劍插回劍鞘之後，馬上亮出了屁股。浪子高興極了，滿腔熱情地上前工作，年輕人朝著他的鼻子放了五、六個屁之後，老色鬼喜悅之極，欲仙欲死地排出了精液。

「我可以理解所有那些過度行爲，」迪塞支吾地說，因爲他的小浪蕩子在聽了這些奸惡的故事之後已經勃起了，「沒有比崇尚墮落和從輕蔑中獲得享樂更單純合理了。深深熱愛聲名狼藉事件的人，在聲名狼藉中找到快樂，當你告訴他，他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就一定能使他勃起。對某些惡人來說，奸惡是一種非常熟悉的享樂。一個人如果喜歡別人稱他爲聲名狼藉者，眞的很難猜測這一個人朝這個方向可以走得多遠，假如他沒有任何羞恥心的話。這還是某種病人的故事；身體壞死了，反而讓他們高興了。」

「這都是些玩世不恭的問題，」居瓦爾深思熟慮之後說，同時還玩弄著方珣的屁股，「誰沒有意識到，即使懲罰也能產生熱情，難道我們就沒有見過一些人被當衆侮辱的時候，陰莖硬得像棍子嗎？每個人都知道勇敢的S侯爵的故事。他得知法律判決燒毀他的肖像時，便把自己的雞巴從褲子裡拉出來，大聲叫道：『去他媽的！多年想實現的願望，我終於快辦到

了。我劣行斑斑、聲名狼藉，是嗎？噢，別管我，別管我，因爲我絕對是要射精了！』而且他的確一說完就射了精。」

「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公爵嚴肅地點著頭，評論道：「但是你是否能向我解釋這些事情的原因呢？」

「原因在於我們的內心，」居瓦爾回答說：「一旦一個人自甘墮落，由於過度淫亂而變得下賤，他就已經將一些邪惡的趨勢傳給了他的靈魂，沒有什麼可以把它祛除的。在其他情況下，廉恥原可充當邪惡的抗衡力量，使他擺脫內心規勸他言聽計從的邪惡，但是，在這裡，那已經不再可能了。這是他消滅的第一個感情，這是他遠遠放逐的第一個；一個人從不再臉紅，到崇拜使人感到臉紅的事情，兩者只是一步之遙而已。他之前所感受到的所有不快，在遇到一個心甘情願的靈魂後，都變形成了快樂。從這一刻起，能喚起新狀態的，只能是驕奢淫逸。」

「但是，人要達到那種境界，得在邪惡的道路上走多遠啊！」主教說。

「同意，」居瓦爾說：「但這路是漸行漸遠的，神不知鬼不覺，而且只見一路上撒滿了鮮花；暴行一而再，再而三，從不滿足的想像啊，很快讓我們到達最終的結局。而且在想像的馳騁中，他的心只會變得越來越冷酷，一旦他擊中了目標，他那原先擁有一些美德的心，就不再接受任何美德。他的心已經習慣生動活潑的東西，很快便擺脫早先的那些溫暾印象，那些原先讓內心沉醉的淡然無味的東西。由於內心已經強烈體認新的衝動必然會導致聲名狼藉

和奇恥大辱，爲了無所畏懼，內心便讓自己熟悉這類事情。它一親近這些事情，就喜歡上它們，因爲它們跟它新的戰利品如出一轍，從此就心如止水了。」

「所以嘛，」主教說：「改過自新變得難上加難啊。」

「我的同道，不如說難於登天吧。你們對這個已經改造的人施行懲罰，無非是讓他陷於可恥可鄙的狀態而已，除了一、兩項公權褫奪的例外，這只會讓他感到心滿意足、有趣可笑、心花怒放，這些懲罰又怎麼能讓他洗心革面呢？他內心在暗自慶幸呢，他的道行高遠，方才得享如此的待遇呀。」

「啊！人類簡直是個謎！」公爵歎道。

「是的，我的同道，無與倫比的謎，」嚴肅的居瓦爾說：「所以嘛，詼諧的人會說，操人勝過理解人啊。」

晚餐時間到了，我們的對話者停了下來。他們入席了，黃昏的聚會一事無成。不過，在吃甜點的時候，居瓦爾的陰莖卻變得非常堅挺，並宣稱即使讓他付二十個罰金，他也他媽的想要開一個苞。他馬上就粗暴地抓住爲他本人保留的澤爾蜜爾，正要把她拖到閨房裡，這時，三個同道衝到他前面，懇求他三思，遵守他本人制定的規定；並且說他們也非常想違法亂紀，卻還是克制住了，他應該學他們的樣兒，至少是友情爲重吧。他們馬上放出他喜歡的朱莉，她和尚維爾、裂臀者一起控制住了他，四個人一起走進了客廳，其他三個同道很快就加入他們的行列，因爲按計劃，夜間放縱開始了。一走進房間，就發現他們扭打在一起，擺

出了最淫蕩的姿勢，說著最放蕩的話語，結果居瓦爾丟了精。

在放縱的過程中，迪塞讓老太太們踢他的屁股兩三百下。主教、公爵、居瓦爾不甘落後，也讓雞姦員學樣，在上床前，大家都盡了自然賜予各人的能力，或多或少地丟了精，無人能免。因爲害怕居瓦爾心血來潮，重新引發摘花的幻想，爲了防範，老太太們被指派睡在童男童女的房間裡。但是這種措施是不必要的，因爲朱莉專控了一整個晚上，第二天早上，院長移交到大家面前時，已經百依百順了。

第二十四天

虔誠的確是靈魂的頑疾。諸醫勞而無功，病情就是不緩解。要滲入倒楣蛋的靈魂，則越發容易，因爲虔誠安慰著他們，因爲虔誠給他們帶來幻想，可以解脫他們的病痛，所以這種靈魂尤其難以剪除病根。阿德萊德的情況正是這樣。她眼前的淫蕩和放蕩畫面展開得越多，她就越投入安慰者天主的懷抱，希望天主有一天會來，解除她的苦惱，她實在太清楚了，她目前的不吉祥處境將給她帶來苦惱的報應。沒有人比她更深刻感悟到自己的處境；她的內心清楚預見，緊隨著致命的開端之後必然要發生的事情，而她已經成爲犧牲品，不管她的犧牲多麼輕微。她非常清楚隨著故事說得越來越慘烈，男人們對待她和她的同伴們的手段，也會越來越殘忍。不管他們的訓誡，她還是積極地找伴兒，只要可能，她就熱切地尋求她鍾愛的索菲爲伴。她不再敢在晚上去找她，他們太機警，已經採取了有力措施，來防範今後可能出現的類似出軌行爲。但是，她一發現自己有空，就會直奔她的知心夥伴；就在我們敘述的這天早晨，她一大早就從主教的床上起來——她昨天晚上就睡在那裡——走進童女的房間，和她最親愛的夥伴聊天。那個月當值的迪塞，也通常起得比別人早，發現她在那裡，便向她宣佈，他職責所在，不得不彙報上去，得按衆人的意願來裁決。阿德萊德流著眼淚，眼淚是她唯一的武器，所以她就用了。她斗膽向丈夫乞求的唯一恩典，就是不要讓索菲受懲罰。她爭辯說，索菲是沒有錯的，因爲是她來找索菲，而不是索菲去找她。迪塞說，他會實事求是地

報告，不會隱瞞任何東西。沒有比非常熱中懲罰人的懲罰者更難被感動的人了。當然，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還有比懲罰索菲更妙的事情嗎？當然沒有，有什麼動機讓迪塞饒恕她呢？

老爺們集合在一起，金融家報告了此事。阿德萊德是慣犯。院長回憶起當他供職法院時，他那些具有獨創精神的同行們常常主張，慣犯的本性遠勝過教育或原則能起的作用，因此，接二連三的犯錯，可以說證明他已經控制不了自己，因此，他應該加倍受到懲罰──院長現在要跟老同窗們一樣，推理嚴密，談笑風生。他宣佈說，有鑒於此，只能嚴格按照條令行事，懲罰阿德萊德和她的同夥。制度規定違反這種罪行者處死，但老爺們希望在最後算總帳之前，先從這些女孩身上得到一些樂趣，便只能傳喚她們，讓她們跪下，向她們宣讀有關法令，讓她們認識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甘冒了什麼風險。完成這一切後，衆法官們處以上週六她們所受刑罰的三倍，並且逼她們發誓不再重犯，警告她們若再犯，將嚴懲不貸。最後她們的名字被記錄在生死簿上。

迪塞經過視察，在紀錄上又添加了三個名字。兩個是童女居的，一個是童男居的。這一切都是消化不良新實驗的結果。這個實驗進行得很成功，但是那些可憐的孩子們，有的時候控制不住自己，開始一個接一個地跌跌撞撞地犯了過錯。娘娘中有這種體驗的是法妮和埃貝，而童男中是亞森特。在他們便盆裡發現了一大堆東西，迪塞把玩了這些證據很長時間。沒有哪個早晨，有這麼多的人請求允許大便。大家開始詛咒杜克洛，因爲她說出了她的秘方。儘管請求的人很多，但是只批准了康絲坦斯、海格力斯和兩個二等雞姦員、奧古絲丁、

澤菲爾和德格朗日。他們提供了幾分鐘消遣，老爺們便入席享用了。

「現在你明白讓女兒接受宗教教育是錯誤的了吧，」迪塞對居瓦爾說：「現在已經不可能讓她放棄那些愚蠢的東西，頭腦裡已經生根了。而且，我當初早就告訴過你的。」

「的確，」居瓦爾說道：「我還以為，瞭解宗教只是讓她更有理由輕視它，隨著她的長大，她將說服自己，那些聲名狼藉的教條是很愚蠢的。」

「你說的這些，對有理性的人是對的，」主教說：「但是不能期望這些對孩子有用。」

「恐怕我們不得不採用暴力措施了，」公爵說，他非常清楚阿德萊德會偷聽他的話。

「是的，應該及時地採取措施，」迪塞點頭道：「我要事先聲明，假如她只聘我做律師，她在法庭上不會得到很好的辯護。」

「噢，我知道，老爺！」阿德萊德流著淚說：「你對我的感情路人皆知。」

「感情？」迪塞反駁說：「但是，我的愛妻，我也許一開始就應該告訴妳，我從來沒有對任何女人有任何感情，對屬於我的妳來說，感情肯定還會比別人更少一些。我討厭宗教，也討厭信教的人，我警告妳，假如妳繼續崇拜那些聲名狼藉和可惡的錯覺，我將很快我把對妳的冷漠變成最強烈的厭惡，這些鬼影始終是我蔑視的東西。人能夠接受一個天主，他肯定首先已經迷失心智了，而崇拜這種東西的人，一定已經完全成了低能兒了。簡而言之，我在妳父親和其他老爺面前向妳聲明，假如我再次抓住妳犯下類似罪孽，我將無所不用其極，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假如妳眞的想要向妳他媽的天主禱告，妳眞應該被送到修道院裡去。在那

裡妳可以盡興地崇拜那雞姦者。」

「啊！」阿德萊德呻吟著插嘴說：「修女，主啊！假如我是修女，就可以上天堂了！」

正坐在她對面的迪塞，對她的回答感到非常不耐煩，用力地把一個銀盤朝她劈臉扔去，假如盤子打中她的頭，一定會打死她的，因爲打擊是如此的猛烈，發射過來的盤子撞在牆上彎曲了。

「妳這個沒大沒小的，」居瓦爾對女兒說。爲了躲過盤子，她跳到了父親和安蒂奴中間，「應該踢妳的肚子一百腳。」

他猛地一拳把她從他的身旁打開。

「跪著爬過去，乞求丈夫的原諒，」他說：「否則我們馬上就讓妳接受最嚴厲的處罰。」

她流著眼淚，撲倒在迪塞的腳下，但是迪塞因剛才投擲盤子，而引起了強烈的勃起，宣佈他寧願付一千金路易來換取打中目標。迪塞說，他覺得有必要馬上開始殺一儆百的總懲戒，但不影響在星期六執行的懲罰。他請求說，這次無關緊要，就不要讓孩子們侍奉咖啡了，這次出征恰逢喝好咖啡，慣常自娛自樂的這段時間，他們可以從阿德萊德身上找些樂子。大家都同意這個提議；阿德萊德和四個老婦人中最邪惡、也最被女人恐懼的露易松以及方珣走進了咖啡廳，出於某些考慮，我們不得不拉下簾子遮住那裡發生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們是十分肯定的：我們四個男主人公在那次糾纏中都射了精，阿德萊德被允許上床睡覺了。

我們更願意讓看官自己來想像組合，並欣然賞臉，立刻跟隨我們去禮堂聽杜克洛繼續講她的故事。同道們都就坐在夫人的身旁，除了公爵之外，他那天傍晚的妻子應該是阿德萊德，已經被奧古絲丁取代。大家都安頓好了，天才演說者杜克洛開始演講：

有一天，我在一個老鴇夥伴面前說，我親眼所見，通過被鞭打，可以呈現聞所未聞的興奮狀態，蔚為大觀。因為我曾經鞭打過男人，而且親眼目睹別人用荊棘和牛筋鞭抽打男人。

「哦，我的天哪，」我的同行回答說：「妳的見識還遠不夠吧，我要讓妳服氣，還有更厲害的名堂呢，所以，明天把我的一個顧客送到妳這裡。」

一大早，她通知了我拜訪時間，並告訴我招待那個年老的郵政包稅專員要遵守的禮法。我記得那個人叫做德．格朗庫爾先生。我做了充分的準備，等待那個男人的到來。我將親自招呼他，事情就是這樣安排的。他來了，隨後我們一起走進一個房間，「先生，」我說：「我很抱歉，不得不宣告下列消息，你已經成了囚犯，不能再離開這個地方了。遺憾的是，法院指望我來逮捕你呢，這就是他們的願望，我口袋裡有命令的。把你送到我這裡的人為你設下了圈套，因為她十分清楚你來這裡意味著什麼，她原本可以讓你避免這個下場的。至於其他事項，你知道你自己的事情的；一個犯了你這樣骯髒、可怕罪行的人，是不可能逍遙法外的，我認為你已經很幸運了，這麼輕易就了結了。」

那個男人聚精會神地聽著我的長篇大論，等我說完了，他突然老淚縱橫，跪倒在我面

前，哀求我對他法外施恩。

「我知道，」他說：「我太忘乎所以了。我知道，我大大冒犯了天主和司法；但是既然是妳——我可愛的女士被委派來懲戒我，我堅決要求妳為我網開一面。」

「先生，」我回答道：「我要履行我的職責。你怎麼能肯定我本人就沒有受到監視呢？你怎麼認為，我有權力對你的懇求做出同情的回應？把衣服脫了，放老實點，這就是我給你的答覆。」

格朗庫爾服從了，一會兒工夫，他就脫得精光。但是，天哪！我看到的是怎樣的一個身體啊！我只能把他的皮膚比作皺巴巴的雲紋塔夫綢。他的身上到處是傷痕，沒有一個地方沒有鞭打的痕跡。

我把裝有鐵尖頭的鐵鞭插到火裡，那是我一大早和指導意見一起收到的。格朗庫爾脫得赤條條的，幾乎與此同時，這件簡直可以殺人的工具已經燒得通紅發亮。我從碳火裡把鐵鞭拿出來，開始鞭打他，剛開始時輕輕地，接著越來越用力，然後，使出我全身的力氣；而且不分青紅皂白，從項部打到腳跟，片刻之間就把他打得血流不止。

「你這個惡棍，」我一邊把鞭子抽下去，一邊怒斥他：「你這個無惡不作的無賴。在你眼裡，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欺的，我剛聽說，你居然毒害了你的生身母親。」

「是的，夫人，噢，的確如此。我是個魔鬼，我是個罪犯，」他一邊說著，一邊手淫著，「沒有什麼罪是我沒犯過的，沒有什麼罪我不準備再犯的。來吧！妳的鞭打完全是白費力氣。

我死不改悔。在犯罪中我發現了太多的快感，要想讓我不再犯，除非妳殺了我。犯罪就是我的生活場所，是我的生命，我在犯罪中生，在犯罪中死。」

你們完全可以想像，他的這番話大大地刺激了我，我變本加厲地辱罵和鞭打。然而，他的嘴裡蹦出「操！」這個字來，這是個信號。一聲令下，我使盡全身力氣，鞭打他最敏感的部位。他跳躍著，單腳跳，雙腳跳，雀躍著，躲閃著；一邊射出了精液，一邊急忙跳進裝滿溫水的浴桶裡，這是為血腥儀式後洗淨他的身體而特別準備的。啊！乾脆一點，我把在這類事情上見多識廣的榮譽讓給我的朋友。我相信，我們兩個可以說是當時巴黎見識這類事情最多的人。格朗庫爾的需求從未改變，二十多年來，他每隔兩天都到那個女人的妓院，享受同樣的探險。

之後不久，那個朋友指點我去另一個浪子家。我想，他的狂熱至少對你們而言是同樣的不尋常。那一幕發生在他在魯爾的小房子裡。我被領進一間相當昏暗的房間，瞧見一個男人躺在床上，放在房間中央的是一口棺材。

「看著妳的前面，」我們的浪子對我說：「一個人行將就木，但是沒有向他的崇拜物最後一次致敬之前，他是不會瞑目的。我崇拜屁股，我快死了，我希望能吻股而亡。等我閉眼之後，你要親自把我纏好裹屍布入殮，把棺材蓋釘好。這是我的臨終願望，要在快樂的擁抱中死亡，並在最後一刻享受淫蕩物的服務。來吧……來吧，」他以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快點，我已經快嚥氣了。」

我走近他，轉過身，露出屁股讓他瞧。

「啊，美臀啊！」他嘶喊道：「可以想著這麼漂亮的美臀進墳墓，我死而無憾了。」

他撫摸著我的屁股，把它張開，親吻著它，一如上流社會裡身輕體健的人。

「噢！」過了一會兒，他放下了手中的活滾向另一邊，「我知道我享受這種樂趣的時間不多了！我現在真的斷氣了，記住我的吩咐。」

說著，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身體變得僵硬了；他角色扮演得那麼熟練，不相信他死了才見鬼呢。我沒有驚慌失措，而是急切地想看這齣鬧劇的結局。我用裹屍布把他包好。他已經不會動彈，不知是他知道裝死的訣竅，還是我的想像力受到了打擊，他就像一根鐵棒一樣僵硬、冰冷。只有他的雞巴顯露出一些生命的跡象：它也僵硬著，緊貼著他的肚子，幾滴精液似乎正從那裡不由自主地淌出來。我一將他用床單裹好，就把他抱起來，這並不輕鬆，因為他的僵硬姿勢使他像肉牛一樣沉重。好不容易才放進棺材。我一放下他，就開始念誦撫靈禱告，最後，我把棺材釘緊。這是他的關鍵時期：他剛聽到榔頭敲釘子的聲音，就像瘋子一樣尖叫起來。

「啊！神聖的天主啊，我射精了！滾出去，婊子，滾出去，婊子。看我抓住妳，妳就玩完了！」

我驚恐萬狀，朝樓梯跑去。那裡我遇見一位機靈的男僕，他完全熟悉主人的癖好，給了我兩個金路易。那個男僕匆匆地走進了病人的臥室，把主人從我造成的狀態裡解救出來。

「這倒是個好笑的癖好，」迪塞說：「嗯，居瓦爾，你對這有什麼看法？」

「太奇妙了，」院長回答說：「竟然有人希望能熟知死亡的滋味，並認爲把死亡和淫蕩相結合是達到該目的的最佳途徑。確信無疑，那個男人會在愛撫屁股的時候死去。」

「確定無疑，」尙維爾說：「他是十足的褻瀆宗教者。我認識他的，有機會我想說說，他是怎樣對待宗教中最神聖的奧秘。」

「那還用說，本該如此的嘛，」公爵說：「此人是在嘲弄一切啊，想讓他自己適應彌留之際的行爲和思想。」

「就我而言，」主教補充說：「我覺得那種激情裡面有非常刺激的東西，不瞞你們說，聽著聽著，我勃起了。繼續，杜克洛，繼續講，否則我覺得我可能會做傻事，今天我寧願見好就收。」

好吧，接下來講一個不那麼複雜的故事。講的是一個男人連續五年多追隨我，只為一個樂趣，讓我縫合他的屁眼。他通常四肢張開趴在床上，我坐在他的兩條大腿間，拿著一根結實的針和半米長的粗蠟線，我得完全縫合他的整圈肛門。這傢伙那地方的皮膚很硬，非常習慣針插，我縫得起勁也見不到一丁點兒血。與此同時，他就手淫，當我縫好最後一針時，他就像魔鬼一樣射精。當他的興奮陶醉勁過去之後，我得馬上鬆開針線。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另一個人喜歡讓人用酒精搓遍他全身自然長滿毛髮的地方，然後我一把火點燃這些搓過酒精的地方，所有的毛髮都被點燃了。發現自己著火，他就射精。同時，我還得向他展示我的肚皮，我的陰阜之類的，因為那個傢伙有個惡習，那就是只看身體前面的部位。

「但是，請告訴我，老爺們當中，有人認識現在的法國大理院庭長彌爾庫爾的嗎？那時他是推事書記。」

「我認識他。」居瓦爾說道。

「好啊，老爺，」杜克洛問：「你是否知道他過去的激情呢？我敢說，他的癖好還沒有變。」

「不知道，他是，或者他混充是一個虔敬的好人。我很樂意知道。」

「好啊！」杜克洛說：「他還希望被看作是一頭驢……」

「啊，天哪！」公爵說著轉向居瓦爾：「我的同道，你看，這也算有身份的嗜好咯！我打賭，此人一變成驢，就想宣判……嗯，還有呢？」他問杜克洛。

「還有呢，老爺，就是必須讓人用繮繩籠頭牽著他，在房間裡遛一小時。他學驢叫喚，讓人騎在他身上。人騎在驢鞍上以後，用冬青枝條抽打他全身，就好像趕牲口。他開始小跑，由於他一直在手淫，很快就射精了。射精的時候，發出很響的喊聲，一個尥蹶子，立起後腳，把姑娘拋了個四腳朝天。」

「啊！那一點倒是快活勝過淫蕩。請告訴我，杜克洛，」公爵繼續說：「那個男人有沒有說過，他有若干同道中人也有那種嗜好？」

「有哇，」和藹可親的杜克洛說，她開心地加入了說笑，並從講臺上走下來，因爲她當天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是的，老爺，他告訴我，有相當多的志同道合者，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被人騎。」

會議結束了，同道們在晚飯前表演了一些蠢事。公爵緊緊逼住奧古絲丁。

「毫不奇怪，」他迷迷糊糊地說，摸著她的陰蒂，並命令她抓住他的雞巴，「我一點也不奇怪，居瓦爾有的時候想要打破規約，想要開一個苞。此刻，我也有同樣的感受。我太樂意打發奧古絲丁的處女身份去見鬼了。」

「哪邊的處女身份？」居瓦爾問道。

「兩邊都要，眞的，」公爵回答說：「但做事要有分寸的，也就是說，快樂等一段時間再享受，甜美也就錦上添花了。喂，小姑娘，」他繼續說：「露出妳的屁股，這也許會改變我的想法……見鬼！這小婊子的屁股還眞漂亮！居瓦爾，對於這種事情你有什麼建議啊？」

「放一些酸醋醬料啊。」居瓦爾說。

「謝天謝地！」公爵道：「但要耐心一些……你知道，一切都會如期而至的。」

「我最最親愛的兄弟，」主教猶豫地說：「你說話口氣有精液的味道。」

「眞的嗎！因爲我實在非常想丟精。」

「哎，是什麼妨礙你丟呢？」主教問。

「哦！多著呢，」公爵回答說：「首先，我沒有看到大便，我要大便，還有……我不知道，我想要很多東西……」

「什麼？」就在安蒂奴把大便拉進他的嘴巴之前，迪塞問道。

「什麼？」公爵重複道：「首先，有一點醜事我必須做。」

他拉著奧古絲丁、澤拉米爾、居皮東、杜克洛、德格朗日以及海格力斯一起到遠處的閨房裡，一分鐘後就聽到了他響亮的喊叫聲和詛咒聲，說明公爵終於設法平靜了他的頭腦，安慰了他的睪丸。我們不大清楚他對奧古絲丁做了什麼，儘管他很愛她，只見她還是流著眼淚回來的，而她的一個手指包紮著。我們很遺憾，尚不能向讀者解釋全部原委，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開禁之日到來之前，這些紳士們悄悄地通融自己，做了一些目前爲止故事中沒有提及的事情。這樣做，他們就正式違背了自立的規定，但是大家都知道法不責衆的道理。公爵回來了，很高興看到迪塞和主教也沒閒著。居瓦爾坐在裂臀者的懷裡，用身邊可能收集到、極盡淫蕩的東西，甜美地做著一切極盡淫蕩的事情。

用了晚飯後，縱酒狂歡照例緊隨其後。大家回到床上。儘管阿德萊德又跛又痛，但是按規定她要在當晚侍奉公爵，他想要她。據說，當他一如往常醉醺醺地縱慾回來後，並沒有溫柔地對待她。總之，那個夜晚是和以前的夜晚一樣度過了，也就是說，在極度的狂亂和放蕩中度過。詩雲（Sunner），曙光女神已經來臨，打開太陽神的宮殿之門，那個自身放蕩的天

神，登上天藍色的戰車，只爲了給新的淫亂帶來光明。

第二十五天

然而，在西林城堡的銅牆鐵壁內，新的陰謀很快悄悄成形，但是還不至於造成阿德萊德和索菲同盟那樣的危險後果。阿琳和澤爾蜜爾策劃新的盟約，這兩個童女性格相同，促成她們走到了一起。她倆都脾氣溫和、敏感，年齡最多相差兩歲半，她們都很天眞、單純、心地善良。簡而言之，她們擁有幾乎同樣的美德、同樣的缺點。儘管澤爾蜜爾可愛溫柔，但她跟阿琳一樣大大咧咧、懶散無力。一句話，她們是如此的同氣相求，以致於在二十五日早晨，她們被發現睡在同一張床上。事情是這樣的：澤爾蜜爾配給了居瓦爾，我們知道她就睡在他的臥室；而阿琳是那晚居瓦爾的床上伴侶。但是，喝得爛醉的居瓦爾縱慾回來後，卻只想和金槍不倒翁睡覺。所以，這兩個被拋棄的可憐小稚童兒碰巧走到了一起。由於怕冷，她們就上了同一張床。在床上，人家信誓旦旦，說她們用小手指彼此瘙癢的不僅僅是對方的肘彎。

居瓦爾在早晨睜開眼睛，發現這兩隻同巢的小鳥兒，就問她們在幹什麼，並命令她倆馬上到他的床上，他用力地嗅了嗅兩個人的陰蒂下方，明顯發現她們倆都仍然滿含愛液。事情很嚴重：老爺們的確希望小姐們成爲猥褻的犧牲品，但是堅持要求她們之間保持正派體面（始終自相矛盾的浪蕩子，什麼東西要求不出來呢！），假如他們有時同意小姐們相互間輕薄，這得有老爺們的命令，在他們眼皮子底下進行。所以，案件呈到了法官們的面前，這兩個違法者既不能也不敢否認這件事，奉命表演了自己的所作所爲，在大家面前現身說法她們

的小聰明是什麼樣子的。她們照做了，臉色緋紅，淚如雨下，並請求原諒她們這一次。但是，讓這一對漂亮的姑娘在下週六接受懲罰的想法，實在是太美妙了，怎麼能饒了她們呢，所以她們的名字突然間就被記在了迪塞要命的懲罰簿上。順便提一下，那個本子本星期已經記得志得意滿了。

家事處理完，早餐也結束了。迪塞開始巡查。致命的消化不良試驗又招致了一個新的失足者：小咪謝特。她說她扛不住了，他們前一天晚上讓她吃了太多的東西。但是，儘管她說了千千萬萬的幼稚藉口，還是沒能倖免於被記錄在懲罰簿上。居瓦爾的雞巴像小馬般地奔騰起來，抓住便盆，狼吞虎嚥地吃掉了裡面的東西。然後，他生氣地瞪著她，「噢！是的，見鬼，小妖精，」他說道：「對著他媽的天主發誓，妳應該打屁股，而且要親自動手的。禁止那樣大便，妳起碼應該通知我們；妳清楚得很，我們每時每刻都準備好接收大便的。」

他一邊給她上課，一邊用力地撫摸著她的屁股。

童男們則相安無事，沒有人被批准上教堂，老爺們入席了。在用餐時，他們積極深入地辯論阿琳的行爲；認爲她是個假正經。你看！表明她本來性慾旺盛的證據一下子暴露了。

「好了，同道，」迪塞對主教說：「現在，還應該相信這些娘們的逢場作戲？」

大家一致商定，沒有比娘們更善欺騙的東西了；她們都是些騙子，所以她們的才智也是全部用在如何更巧妙地欺騙上。這些話讓餐桌上的談話圍繞著女人進行。痛恨女人的主教，發洩出他對她們的深仇大恨。他把她們貶低成最低等的動物，並證明她們的存在對這個世界

毫無益處，完全把她們從地球上剷除，絲毫不會破壞自然的意圖。自然曾經找到沒有女人也可以造人的方法，當世界上只剩下男人時，自然將再次找到這種方法的。

他們接著去喝咖啡，是由奧古絲丁、咪謝特、亞森特和納西斯端上來的。主教最大的單純快樂之一，就是吸吮童男的雞巴，花了幾分鐘和亞森特玩這個遊戲。突然，他把嘴巴往後抽，沒有大叫，而是一陣含混的咕噥聲，因爲他的嘴裡滿滿當當的：「啊！天主的睾丸，我的同道們，這邊開苞了！我能肯定，這是那小壞蛋的第一次射精！」說實話，還沒人看到亞森特這樣過，因爲大家都認爲他太小了，是不可能射精的。但是，他已經快滿十四歲了，自然通常是在這個年齡補足給我們的恩賜。沒有什麼比主教自以爲獲得的成功更真切的了。不過，其他人也一樣想證實這件事情，人人希望能親自見證這次冒險，他們把椅子擺成了半圓形，圍繞著那個年輕人。衆姑娘中技藝超群的手淫者奧古絲丁，奉命在衆目睽睽之下手淫那個小夥子。而亞森特獲准撫摸她的任何部位。再也沒有比看到一個十五歲的美貌少女，被一個十四歲少年愛撫的場景更淫蕩了。她要通過最最甜美的手淫，來刺激他的射精春潮了！

也許在自然的幫助下，更是在耳濡目染的榜樣引導下，亞森特撫弄著、摩挲著、親吻著替他手淫者的漂亮小屁股，他漂亮的腮幫子片刻就紅潤了起來，嘴唇裡發出兩、三聲歎息，漂亮的小雞巴射出五、六束乳白色、三法尺遠的可愛精液，碰巧落在迪塞的大腿上，因爲銀行家坐得離小男孩最近，他一邊看著他們搞弄，一邊讓納西斯幫他手淫。事實很顯然是成立的，他們從四面八方愛撫和親吻那個孩子，每個人都想要收集一丁點那年輕的精液。從他那

個年齡看，剛開始的時候，六次射精並不算太多。他剛剛毫不費力地射了兩次精。我們的浪蕩子者們要他在他們每人的嘴裡各加射一次精。

在這場表演中變得十分燥熱的公爵，抱住了奧古絲丁，用舌頭舔著她的陰蒂，直到她來了三、兩次結結實實的射精，那個小蕩婦慾火正旺，一會兒就達到了高潮。而公爵這邊在猥褻奧古絲丁的同時，更吸引人的是迪塞的表現，他過來收集他尚未得到的快樂症狀，千百次親吻著該美童的嘴巴，好像要吞下別人在她感官中引發的快樂。時間不早了，他們只好把午覺給免了，直接到故事廳去。杜克洛在那裡已經等了很久。大家就座之後，她開始講述她的冒險故事，如下：

我已經有幸告訴大家，老爺們，我們很難瞭解，人們為了找回因為年齡和飽暖而丟掉的快樂火花，要自找多大的折磨，不管是自甘墮落，還是自找苦頭。信不信吧，有那麼一個人，一個極度厭倦了所有淫蕩樂趣的六十歲老頭，只能在蠟燭火焰灼燒身體每個部分時才能喚醒他的感官，尤其是要對準自然規定人們享受那些樂趣的部位。他讓人把燭火猛地掐滅在他的大腿、雞巴、睾丸，還有屁眼上。當這一切在進行之時，他還要親吻別人的屁股。在替他迅速重複了這痛苦的搞法十五或二十遍之後，他一邊吮吸著灼燒他屁股的姑娘的肛門，一邊就射了精。

之後不久，我招待了另一個顧客。他逼我在他身上使用鐵齒馬刷，用那個東西刷乾淨他

的整個身體，正如在牲口身上使用一樣。等他的身體鮮血直流，我接著用酒精擦他的身體。這第二次的痛苦使他把精液大量射在了我的胸部——那是他選好揮灑精液的戰場。我還在他面前跪下，用奶子擠壓他的雞巴，他慢悠悠地把睾丸裡排出的烈性多餘物灑在上面。

第三個人讓人逐根拔去屁股上的體毛。我一邊拔，他一邊在一堆我剛拉下的熱乎乎大便上弄著自己的雞巴。接著，隨著一聲約定的「操」，告訴我關鍵時刻的到來，為了搞定它，我得把剪刀先後戳進他的兩邊屁股，血流噴射出來。他的屁股佈滿了傷口和傷疤，簡直找不到完好的空地來添加我的兩個刺孔。剪刀一戳進他的屁股，他把鼻子陷入大便，滿臉抹上大便，精液帶來了他的癲狂。

第四個人把雞巴放在我的嘴裡，讓我用力地咬它，同時，我還得用一把帶有尖齒的鐵梳子割裂他的兩片屁股。然後，當我感覺到他的陽具準備好幹活時——這是非常微弱、隱約感受到的勃起告訴我的——此時，我把他的屁股撐得很大，靠近放在地上燃燒的蠟燭，用它來熏他的屁眼。肛門烤焦的感覺決定了他的射精。我隨即更加用力地咬著他的陰莖，嘴裡很快就裝滿了精液。

「請稍等片刻，」主教說：「今天我一聽到別人提起把精液射到嘴裡，就想起今早的好運，我就對體會同樣的樂趣來了興致。」

說完，他把金槍不倒翁拉到身旁，因爲那天傍晚在主教小間裡值勤的是他。他隨之就像

一個眞正同性戀者，淫蕩地吸吮那個傢伙的雞巴。精液噴射出來，主教一口氣吞了下去，然後又立即在澤菲爾身上重施舊計。主教勃起了，當他處在這緊要關頭，女人留在他身旁，一般很少有舒服的。不幸的是，他的侄女阿琳在他的射程之內。

「妳在這裡幹什麼，婊子？」他怒罵道：「我要的是男人。」

阿琳正想躲避，他一把抓住了她的頭髮，把她拽進了他的小間，還有他的四人組中的兩個姑娘，澤爾蜜爾和埃貝。

「你們將看到，」他對同道們說：「你們將看到當我需要雞巴時，我是如何教這些娘們把陰戶塞給我的！」

在他的命令下，方珣陪伴著三個處女進去了，片刻之後，大家聽到阿琳發出淒厲的尖叫聲，老爺接著射了精，他迴蕩著的嚎叫聲加入了他親愛侄女的悲痛哭腔。大家都回來了……阿琳哭泣著，揉著自己夾緊的屁股。

「過來讓我看看，他對你做了什麼，」公爵對她說：「我最愛看我尊敬的兄弟的野蠻行爲所留下的痕跡啦。」

我不清楚阿琳裸露出了什麼，因爲我始終無法知曉地獄般小間裡發生的事情，但是公爵驚叫道：「我操，太棒了！我想我也要做同樣的事情。」但是居瓦爾提醒他時間不早了，並說他想好了一個有趣的提議，將在縱酒狂歡時告訴他。這個計劃要求清醒的頭腦和全部的精液。大家要求杜克洛繼續講她的第五個故事，讓故事會圓滿地結束。於是故事家又開始了講

述：

那些以自甘墮落和自我貶損為趣味的非凡人物中，審計法院某庭長福柯萊就是一員。人們很難想象，他的癲狂已經達到了何種嚴重的程度；必須把所有的折磨類型都給他來一點。我把他吊起來，但是絞索會適時地斷掉，把他摔倒在床墊上。接著，我把他捆在X形十字架上，假裝要用棍子打斷他的雙臂雙腿，但是棍子是一卷紙板做的。我還在他的肩膀上烙印，但用的烙鐵是溫熱的，只留下一個微弱的印子。我抽打他的背部，就好像我是劊子手在執行，而且這樣做的時候，得劈頭蓋臉地罵他，嚴厲地譴責他犯下的各種罪行。每一次過程中，他都手持蠟燭，光穿件襯衫，卑微、懊悔地哀求天主和法律饒恕他的罪過。最後，一切都結束在我的屁股上，當浪蕩子的大腦處在極度光明之中時，他把精液射在了我的屁股上。

「好啦！你是否讓我靜靜地射精？杜克洛已經講完了。」公爵問居瓦爾。

「不，不，」院長回答說：「保存好你的精液，我說過在狂歡時我需要它。」

「噢！那麼你是把我當做你的侍從嘍？」公爵驚呼道：「你竟然把我當作衰病鬼？難道你認爲，我即將丟掉的些許精液，會影響我參加四小時後你腦袋裡鑽出來的那些醜惡行當？無法應承應付？別擔心，我時刻準備著呢。我的好兄弟已經給我示範了一個殘暴的小例子，如果我不在你可親可愛的女兒阿德萊德身上試一把，我會生氣的。」

說著，他把她推到他的小間裡，還有泰雷姿，以及他的四人組中的女性科蓉和法妮。他很有可能在那裡做了主教對他侄女做過的事，而且因爲同樣的情節而射了精。因爲人們聽到了跟不久以前相同的聲音，小犧牲者可怕的尖叫聲；接著又聽到淫棍的喊叫。居瓦爾想判斷兩兄弟誰表現得更好些；他叫來那兩個女人，慢吞吞地檢查了她們兩人的屁股。他判定說，公爵有過之，無不及。

他們入席進餐，由於採用了某種藥物，性奴們不論男女，肚皮裡都脹滿了屁；晚飯後，他們玩起了放屁入口的遊戲。四位同道都仰躺在睡椅上，抬著頭，大家一個接一個上前，把屁放在張開等候的嘴巴裡。杜克洛負責記數、打分；有三十六個放屁者，而接收者才只有四個。因此，一些人竟然收到了多達一百五十個屁。這正是居瓦爾想讓公爵保存狀態的淫蕩儀式，但是布朗吉說得十分清楚，這一套根本無益，他太過於淫蕩了，絕不會讓自己打無準備之戰。爲此，一旦有人挑頭，新的過分行爲無不對他產生極大的效應。當方珣芳醇的香屁送到嘴裡的時候，他又射了第二次精。安蒂奴的屁讓居瓦爾丟了精，迪塞被馬旦的屁刺激而丟精，主教受到了德格朗日的刺激。可是，年輕美人們卻一事無成。誠然，必須有先來後到的嘛，更不用說，只有無恥之徒才會做出這樣聲名狼藉的事情呢。

第二十六天

鑒於沒有比懲罰別人更甜美的事情，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帶來這麼多的快樂，而且老爺們彼此承諾，除非故事內容發展需要，才可以稍加享受，否則絕不輕易品嘗這種快樂，浪蕩子們便另闢蹊徑，想盡辦法讓性奴們犯錯，這樣就可以享受到懲罰那些不幸受害者的快樂了。為了實現這個目的，那天早上，同道們召開了一次非常會議，琢磨這個事情。他們給規章制度增加了幾項條款，只要違反了，就會招致懲罰。第一，明令禁止夫人、童男和童女在同道嘴巴之外的地方放屁。他們若感到有屁意，應該立刻找到其中一位，把全部的屁放進他的嘴裡。違反者將受到嚴厲的體罰。第二，絕對禁止任何坐浴盆和擦屁股的行為；茲向全體性奴明確規定，大家一律遵守，不得例外，從今往後絕對不得洗澡，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大便後擦屁股。只要發現屁股是乾淨的，性奴有責任證明，是一位同道幫自己舔乾淨的，要說出老爺的名字。面對點名，受到詢問的那位同道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否認，以便同時享受到兩種樂趣，也就是用舌頭把屁股舔乾淨的樂趣，第二個樂趣來自懲罰給他帶來第一種樂趣的性奴……我們將在以後舉例說明。

第三，引進一種新的儀式：在早晨喝咖啡時間，在他們進入童女室的時候，當然也包括了之後進入童男室的時候，每個性奴都要逐個靠近每一位同道，響亮、清脆地對他說：「我唾棄天主！您想要我的屁股嗎？裡面有大便。」如果有誰說這些褻瀆和邀請的話時含混不

清，名字馬上就會被記在生死簿上。顯而易見，虔誠的阿德萊德和她的年輕學生索菲說這種髒話時的難處，這一點讓老爺們獲得了無窮的娛樂。

在把上述一切列入規定之後，他們就考慮接納告密。這種讓老百姓增殖煩惱的野蠻方法，一向受到暴君們的歡迎，他們熱烈擁護。他們決定任何性奴凡告發別人，他的下一個罪過便可減半懲罰。這樣做，絕沒有使大家受到任何約束，因爲控告別人的性奴，並不會知道他被許諾要減半的懲罰是怎樣一個程度。爲此，老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給他懲罰，但仍然可以讓他心服口服，他已經得到了寬大嘛。老爺們一致同意並公佈了他們的決定，採信告密並不需要實在的證據，以後，無論被誰告發，都足以立刻記錄在冊。另外，陪媼的權威得到了加強，無論她們的告發是眞是假，性奴都將立即被宣判有罪。總之，在這一小群人頭上，他們挖空心思地確立了各種煩惱和不公。他們堅信暴政統治越嚴厲，他們就越能從中獲得可觀的快樂。

一切安排停當後，他們檢查了廁所。科蓉被判有罪，她的辯解是他們昨天讓她在兩頓正餐間吃的食物。她說，她實在忍不住了，她感到非常不幸，這已經是連續第四個星期讓她受罰了。她說的是實話，她只能怪罪於她的屁股。她有著世上最新鮮、造型最好、最嬌嫩的小屁股。她指出，她沒有擦屁股，她認爲這至少應該値得一點東西的。迪塞檢查了一下，眞的發現一大片厚厚的大便。老爺向她保證，有鑒於此，她將受到寬大處理。這時候勃起的居瓦爾一把拉過她，把她的肛門舔得乾乾淨淨，他讓她拉出大便，吃掉它，同時讓她幫他手淫，

不時地中斷他的咀嚼，來親吻她的嘴，並命令她吞下他帶到她嘴邊屬於她自己的產物。他們接下來檢查了奧古絲丁和索菲，昨晚拉了大便之後，她們受到了嚴格的命令，要保持最不潔的狀態。儘管索菲按規定在主教的床上睡過，她是遵章的。但是奧古絲丁卻異常乾淨俐落。她對自己的答覆很有把握，便自豪地走上前去說，他們很清楚她做了些什麼，因爲，按照規例，她在公爵先生的臥室過夜。在睡覺前他把她叫到床上，她嘴巴咬弄著他的雞巴，他舔過她的屁眼了。當被詢問時，公爵說他不記得有這回事（儘管情況屬實），他的雞巴插杜克洛的屁股時，他就睡著了，他們可以查證事情的眞相嘛。他們極其嚴肅認眞地調查了此事，還叫來了杜克洛。杜克洛鑒貌辨色，證明了所有對公爵有利的話，並堅持說，奧古絲丁只被叫到老爺的床上一小會兒。老爺把大便拉在了奧古絲丁的嘴裡之後，回頭吃掉了自己的大便。奧古絲丁試圖爲自己辯解，和杜克洛爭吵，但是她被喝令住嘴，儘管她是完全無辜的，名字卻被記了下來。

他們接著來到童男們的房間，居皮東被定罪，他在便盆裡拉下了世上最漂亮的大便。公爵一把拿起大便，狼吞虎嚥地吃完，而小夥子則吮吸著他的雞巴。

他們駁回了所有要求上教堂的請求，接著去了餐廳。由於美麗的康絲坦斯的現狀，他們有的時候免除她侍奉用餐的勞役。她那天的狀態很好，便脫得精光地出現了，她的肚子已經開始挺出。這一切讓居瓦爾頭腦發熱，其他人看見他對待這可憐人的屁股和乳房變得更加粗暴，覺得居瓦爾越來越討厭她——在她的哀求下，而且衆人想保存她的果實，至少是保存到某

一時刻，遂改變了安排。她獲准不參加白天的活動，一直到聽故事，這是她推脫不掉的。居瓦爾再次開始他謾罵生子機器的言論。他宣稱如果他掌管這個國家，他將援引福爾摩沙島民的法律。在那裡，不到三十歲的孕婦和她們的果實，都放在大石臼中碾碎的。他主張說，假如那個法律能被引進法國，人口仍將是應有數目的兩倍。

接著是喝咖啡時間，是索菲、法妮、澤拉米爾和阿東尼以一種奇特的方式侍奉。咖啡倒在孩子們的嘴裡，得從他們的嘴裡吸出來。索菲爲公爵服務，法妮侍奉居瓦爾，澤拉米爾侍奉主教，迪塞從阿東尼那裡喝了咖啡。他們倒了滿滿一口，在嘴裡含漱了一會兒，再把它反哺到那些老爺的喉嚨裡，居瓦爾極度興奮地離席起身，他由於這個儀式，再次勃起了。儀式結束後，他拉住法妮，把精液排在她的嘴裡，並命令她吞下去，違令將嚴懲，嚇得可憐的孩子眉頭都不敢皺，馬上吞了下去。公爵和另兩個同道讓性奴放屁或大便。睡了午覺之後，他們都湧去聽杜克洛的故事。她的故事是這樣的：

最後剩下的兩個冒險故事我說得快一些，只有在忍受痛苦中才能找到淫樂的怪人快講完了。然後，請允許我換題材。

第一個人，當我幫他手淫的時候，他一絲不掛地站著，要求在整個淫戲過程中，把大量快沸騰的熱水從天花板上的一個孔裡傾倒到我們身上。我很徒然地爭辯，我不和他共用這種情慾，我不應該像他一樣成為這種情慾的犧牲品。他向我保證說，在這個過程中不會受到任

何傷害，這樣淋浴對健康是有益的。我相信了他的話，就讓他自行其是了。由於這一幕安排在他的家裡，水的溫度——這個關鍵的細節——就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幾乎是沸水啊。簡直無法想像，他沉浸其中感受到的樂趣。至於我本人則盡快地幫他手淫，我尖叫著，是的，我承認我像遭開水燙的公貓一樣尖叫著，都快被燙得脫皮了。我發了狠誓，再也不回到那個男人的房子裡。

「啊，天哪！」公爵驚歎道：「我眞想給美麗的阿琳也好好地燙一下。」

「老爺，」後者卑微地回答：「我可不是豬玀。」

她孩子氣回答中的天眞直率引得大家哈哈笑起來，大家要求杜克洛講同樣類型的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例子。

這次我的痛苦就沒有那麼大了，我只需要戴上一副厚實的手套，然後用防護好的手，從放在爐子上加熱的煎鍋裡拿出熾熱的礫石。手裡裝得滿滿的，要把燃燒的礫石搓在男人的身體上，從頸背到腳後跟。他的身體已經非常習以為常，以致於他的身上好像是鞣成了皮革。當我碰到雞巴的時候，得抓住它，用滿手的熱沙摩挲它，它快速豎了起來。接著，我用另一隻手把一柄特意燒得通紅的小型火鏟放在他的睪丸下。一方面搓著，高溫燒烤著他的睪丸，搞弄過程中我始終得露出唾手可得的屁股讓他摸一摸，這些加在一起，軟化了他，他射精

了，很小心地把精液濺在炙熱的鐵鏟上。他其樂融融地看著它燒烤著。

「居瓦爾，」公爵說道：「我覺得，這個人好像並不比你更喜歡人口哇。」

「我看是的，」居瓦爾贊同道：「我毫不諱言，我是喜歡看精液燃燒的想法的。」

「噢！我知道，人口能喚起你各種想法的，」公爵會心地笑著，「即使是新生兒，你都能同樣快樂地加以燃燒，不是嗎？」

「的確是這樣的，我擔心我會下手的。」居瓦爾說道。我不知道他對阿德萊德做了什麼，讓她衝他大叫一聲。

「妳他媽的在跟誰過不去啊，婊子？」居瓦爾問女兒：「這麼唧唧喳喳的？……妳難道沒看到，公爵正在和我談論燃燒、騷擾、教訓孵化的精子嗎？我問妳，妳難道不是我睾丸裡的精液孵化出來的小東西嘛？杜克洛，我說，妳還是繼續說吧，」居瓦爾補充說：「因為我覺得這娘們的眼淚可能會讓我射精。而我實在不想這樣。」

——

現在我們說痛快淋漓的細節，可能讓你們更高興。裡面的人物更加怪誕刺激呢。你們當然知道，巴黎有停棺家門口的習俗。有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每次我在傍晚把他帶到這種殯葬品的面前，就付給我十二法郎。他的全部樂趣在於和我一起盡可能地靠近它，假如可能的話，最好能貼近棺材邊。我們站好位置後，我要幫他手淫，以便讓他的精液射到棺材上。就

這樣，我們一個晚上通常要跑三、四個地方，都取決於我事先為他打探好的數量。我們在每口棺材旁邊做同樣的事，當我用力幫他手淫時，除了我的屁股，他什麼也不碰。他大約三十歲，我做他的買賣至少有十年了。我肯定，在我們合作期間，我讓他在兩千多口棺材上射過精。

「他在過程中說爲什了嗎？」公爵問道：「他對妳或是死人說什麼話了嗎？」

「他劈頭蓋臉地辱罵著死者，」杜克洛回答說，並舉了一些例子：「喏，你這個無賴！嗚呼，你這個惡棍！尙饗，你這個淫棍！把我的精液和你一起帶到地獄去吧。」

「眞是一個怪誕的癖好。」居瓦爾評論說。

「我的同道，」公爵說道：「可以肯定那個男人是我們的同類，而且，他肯定不會就此罷休的。」

「說得很對，老爺，」馬旦大聲說：「有機會的話，我將讓那個男演員再次回到舞臺上。」

杜克洛利用插話之後的沉默，繼續講著：

另一個人把類似的狂想推得更深入。他讓我在墓地旁邊派外勤探子，每次有年輕姑娘下葬時就告訴他。但是她不能死於危險的疾病，這是他特別關照我的一點。我一打探到有合適

的，他總是為這些發現付給我很可觀的酬勞。我們在黃昏後出發，用各種手段混入墓地，立刻朝探子指明的墓穴走去。上面的土剛剛動過，我們倆立即開工，動手往下挖，一直見到屍體。一旦可以接近屍體，他就撫摸全屍身，可能的話，還撫摸屍體的屁股，而我在上面幫他手淫。有時候，他會第二次勃起，但此時他會在屍體上拉大便，而且也讓我那樣做，並因此而射精，還一直觸摸著他能夠摸到的屍體的任何部位。

「噢，這個嘛，我感同身受，」居瓦爾說：「假如此時、此地讓我坦白的話，我承認我一生中偶爾做過同樣的事情。誠然，我還加了一些情節，現在還不到說的時候。不管怎麼樣，我還是為此而勃起了，分開大腿，阿德萊德……」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們只聽到睡椅在重負之下吱吱嘎嘎的屈服聲和明白無誤的射精響聲。我禁不住非常單純地、很有道德地想，院長先生剛剛犯下了亂倫的罪過。

「院長，」公爵大聲說：「我打賭，你把她當做死人。」

「當然，的確如此，」居瓦爾說：「不然我怎麼會射精呢？」

聽見幾個壁龕裡不再傳出說話聲，杜克洛開始講當晚最後一個故事：

為了讓老爺們不致沉湎於喪葬晦氣的念頭，我打算用德博納福公爵的激情故事，來結束

這黃昏的聚會。那個年輕的老爺，我招待了有五、六次了，他也經常去找我的一個密友做同樣的事。他要一個女人手持假陰莖，在他面前，赤身裸體地手淫自慰著，我說的手淫，是既弄前面，又弄後面，要一刻不停地弄三個小時。他有一口掛鐘控制著妳，假如不到整整三個小時就停工，妳就拿不到錢了。他坐在妳的對面，觀察妳，讓你這邊轉轉，那邊轉轉，勉勵妳更用力地來弄那根假陰莖。他會讓妳快樂得死去活來，假如妳真的因為這種搞弄而心蕩神馳，妳真的應該陶醉得昏厥過去，妳的喜悅無疑將加速他的喜悅。在自鳴鐘剛好敲第三個小時的時候，他會起身靠近妳，把精液射在妳的臉上。

「的的確確，」主教說：「我不明白，杜克洛，爲什麼妳喜歡留給我們這樣無傷大雅的念頭，而不是前面的想法。那些想法比較刺激，發人深省，強烈地激怒我們，而現在我們只有玫瑰香水式的激情。現在晚會結束了，我們的頭腦裡什麼也沒有留下。」

「她這樣做是對的，」朱莉說，她正和迪塞搞在一起，「對我有好處，我衷心地感謝她。多虧杜克洛剛才打破局面，現在老爺們的腦袋裡已經沒有那些惡劣的想法，我們大家也可以安心地上床睡覺了。」

「啊！漂亮的朱莉，妳完全有可能弄錯了，」迪塞說：「因爲當新的事情讓我懊惱的時候，我只記得以前的事，我證明給妳看，勞駕跟我來。」

迪塞拖著索菲以及咪謝特，躲進他的小間去射精。我不知道他是怎樣弄的，但是肯定他

的做法不討索菲喜歡，因爲她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出來的時候，臉紅得像雞冠。

「嗯！爲了那個，」公爵不緊不慢地對他說：「你顯然並不想把她當作屍體來幹，因爲，你剛剛讓她表現出了最強烈的生命跡象！」

「她只不過是害怕了才喊的，」迪塞解釋說：「問問她，我對她做了什麼，命令她輕聲告訴你。」

索菲靠近，告訴了公爵。

「啊！」後者大聲地說：「那裡面既沒有尖叫的理由，也沒有射精的理由哇。」

由於晚飯鈴響了，他們中斷了談話和作樂，而去享用美味。狂歡進行得稍顯平靜。老爺們合乎道德地上床睡覺。甚至沒有一個人顯露出醉意，這是很不尋常的。

第二十七天

前一天審定的告密行動清早就開始了。娘娘們發現除了蘿賽特之外，童女都列在懲處的名單上，便立即去控告她。她們一口咬定說，她整晚都在放屁。這只是童女們對她的惡作劇，衆口一詞，她的名字立即被記在懲罰簿上。新恭維語推行無阻：「去他的天主，您要享用我的屁股嗎？有大便的。」同道們聽了絕對受用；除了索菲和澤爾蜜爾說的時候有點兒結巴，其他人都順順當當的。事實上，到處都有大便待處理，因爲陪媪們怕勾起性奴的清洗慾望，把便盆、毛巾和水都收走了。有肉無麵包的食譜，讓這些久未洗漱的小嘴巴充滿了熱哄哄的臭氣，老爺們已經注意到，從那天起，那些口氣已經今非昔比。

「啊！天哪，」當居瓦爾的舌頭從奧古絲丁的嘴裡撤出來時驚叫道：「這至少意味著一件事情，立竿見影，親吻讓我勃起了。」

大家都同意說，貨物已經大爲升值。

喝咖啡前沒有新的事情發生，我們打算直接帶看官到客廳。咖啡是索菲、澤爾蜜爾、吉東和納西斯侍奉的。公爵非常肯定索菲要洩精了。他認爲這種實驗絕對應該做。他讓迪塞觀察她，便把她放倒在長沙發椅上，他同時猥褻著她的陰道口、陰蒂、屁眼，先用手指，然後用舌頭。大自然勝利了，一刻鐘以後，那美女變得侷促不安，臉色發紅，歎息著喘粗氣；迪塞讓居瓦爾和主教密切注意這些動靜，因爲他們不信她有洩精能力，公爵倒馬上深信不疑

了，比其他人都早，因爲那個年輕的陰戶濕漉漉的，小淘氣把他的嘴唇都弄濕了。公爵抵擋不住這淫蕩實驗的快感，他起身，俯身在童女的身上，把精液射在微張的陰阜上，然後用手指把盡可能多的精液引入陰道裡。居瓦爾被眼前的情景搞得頭腦發熱，他抓住了小傢伙，索要精水以外的東西。她迎上了漂亮的小屁股，院長把嘴巴湊上去，聰明的看官猜得出，他在那裡得到了些什麼。其間，澤爾蜜爾在取悅主教，吮吸他屁股，然後幫他手淫。同時，居瓦爾讓納西斯替他手淫，而他則熱切地親吻著他的屁股。然而，只有公爵丟精。杜克洛宣稱，她今天傍晚的故事保證比先前的要好，老爺們決定保存體力去聽。時間到了，他們轉到他們的壁龕，那個有趣的姑娘講了以下的故事：

有一個人，我事先根本不瞭解他的情況和背景，因此，只能給你們一幅不完整的描述。他捎來了一張條子，請求我在晚上九點鐘去他位於城根白路的家中。他在紙條上提醒我説，不必疑神疑鬼的；儘管我並不認識他，我沒有理由抱怨他。兩個路易附在信封裡，儘管我一貫謹慎，按理肯定會拒絕這次出行，因為邀請我去的人我毫不知曉，我還是決定去冒險，完全相信了冥冥中的預感，它似乎在輕聲告訴我，沒什麼可怕的。所以，我還是去了指定的地點，迎接我的男僕讓我脱得精光，因為，我只有赤條條的，他才能領我去主人的房間。我聽從了命令，他看到我守規矩，便拉著我的手，穿過幾個相連的房間，最後敲響一道門。門打開了，我走進去，男僕離開，門再次關上。裡面的光線非常微弱，並不比烘爐裡強多少，沒

有任何光線或空氣從任何方向投射進房間。我剛進門，一個赤裸的男人跑過來，一聲不響地抓住我。我沒有驚慌失措，說服自己整件事情大不了是有一點點精液要打發而已，只要幹完這件事，就可以排遣這整個夜晚的儀式。所以，我立馬把手放在他的肚皮底下，打算儘快地讓這個魔鬼釋放出他為惡的毒液。我發現，他有一根碩大無比的雞巴，非常堅挺，難以應付。但是，他立刻把我的手指拿開了：他似乎不想讓我碰他，不想讓我覈實，只讓我坐到一張凳子上。陌生人猛地坐在我的旁邊，先後抓住我的兩個奶子，粗暴地擠弄壓緊著它們，逼得我突然說：「您把我搞痛了！」他就停下了，讓我站起來，把我領到一張高腳沙發旁，讓我四肢張開趴在上面，他坐在我張開的兩腿間，然後開始做他剛剛對我奶子做過的事情：他非常粗暴地觸摸、擠弄著屁股，把屁股張開又擠緊，揉搓它們，親吻、咬痛它們，吮吸我的屁眼。由於這面進行的這種反覆攻擊不如另一面那麼危險，我沒有任何反抗。我就這樣乾躺著，由他去搞，心想這麼神秘到底有什麼目的，依我看，這件事實在是稀鬆平常。正在狐疑時，我突然聽見那人發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快走，妳個臭婊子！快走，」他對我說道：「滾開，狗娘養的！我要射精了，我可不對妳的生命負責！」

正如你們已經猜到的那樣，我的第一個動作是跳起來，我看到了一絲微弱的光線，是從我剛才進來的門口投射進來的，我向門口衝去，發現了剛才迎接我的男僕，一頭撞進了他的懷裡……他把衣服還給我，還給了我兩個路易，我馬上溜走了，很高興能這麼輕鬆地脫身。

「妳完全有理由慶幸，」馬旦說：「因爲你只見識了這個男人普通情慾的最小表現。老爺們，我將給你們說說那個男人，」那個老媽子繼續說：「更危險的一面。」

「比我打算描述的慘烈差遠啦，」德格朗日說道：「我和馬旦太太一起向妳保證，妳是非常幸運的，只經受了這麼一點點，因爲那個男人有非常不同尋常的情慾。」

「等一等，我們還是聽完他的整個故事再爭論吧，」公爵建議道：「杜克洛，抓緊點，說另一個人的故事，在我們腦海中消除那個人的印象，否則他肯定要讓人頭腦發熱的。」

老爺們，我接觸的下一個浪蕩子，想要一個胸脯很漂亮的女人。那正是我的強項，他仔細檢查之後，選中了我，而不是我的那些姑娘們。但是，那個大浪蕩子打算怎樣利用我的胸脯和臉蛋呢？他讓我脫光衣服躺在長沙發椅上，跨坐在我的胸口，把他的雞巴放在兩個奶子之間，命令我盡可能用力地擠緊它們。一會兒工夫，那惡徒就用精液淹沒了我的奶子，同時他連續吐了滿滿二十多口濃痰，都落在了我的臉上。

「唉，」阿德萊德嘟噥著，公爵朝她的鼻子吐了痰，「我看，沒有必要模仿那麼噁心的事情！折騰夠了沒有？」她一邊擦著臉，一邊繼續說。但是公爵並沒有射精。

「等我覺得合適的時候吧，可愛的孩子，」公爵回答說：「妳千萬給我記住，活著就是要服從命令，聽之任之。繼續講妳的故事，杜克洛，省得我做出更惡劣的事情。我可鍾愛這個

漂亮孩子了，」他挖苦道：「可不想徹底糟蹋她的。」

老爺們，不知道你們是否聽說過司令官聖埃爾姆的情慾故事。他開了一家賭場，去賭錢的人都被狠狠敲一把。但是最不同尋常的地方是，詐錢會令司令官勃起。他每次黑了別人錢，都會在褲子裡射精。我和一個他包養了很久的女人關係很好。有一次她告訴我，這種事情有時會讓他極度興奮，他就得去找她，以澆滅正在吞噬他的熱望。他並不到此為止，所有偷竊方式也都同樣吸引著他，只要是能拿得動的東西，見到他就不安全了。如果他和你同桌進餐，就偷走食具；當他進入你的書房，就捲走珠寶；假如他靠近你的口袋，就竊走錢包或手絹。一切都在他的偷竊範圍之內：他對一切可以染指的東西感興趣，一切都可以讓他結結實實地勃起，一旦他弄到手，甚至會射精。

但是就行事古怪而言，他當然輸給了我到富尼埃太太家後不久招待過的那個最高法院庭長。後來，他還成為我的常年顧客。他的事情很難應付，所以只要我招待他。

那個庭長長年租著一套俯瞰巴黎沙灘廣場的小公寓，一個老僕人住在那裡照管著，她只有一個職責：保持房子整潔，發現廣場上準備行刑就告訴庭長。庭長即刻就給我傳話，讓我做好準備。他偽裝好自己，坐著出租馬車來接我，一起去他的小房子裡。

房間的窗户朝向極好，可以將絞刑台一覽無餘，而且挺靠近的。庭長和我站在百葉窗的後面，百葉窗橫條上架著高級觀劇望遠鏡。等待死囚出現的時候，這位西彌斯律法女神的走

狗就躺在床上自娛，他親吻著我的屁股，順便說一句，這個情節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樂。最後，人群的喧鬧聲通知我們犧牲品的到來，法官回到窗旁，命令我站在他身旁，輕輕地摩挲他的雞巴，我的撫摸要和他觀看的行刑的過程合拍，以便在犯人魂魄歸天的一刻正好讓他射精。一些都安排妥當，犯人走上斷頭臺，庭長注視著他；犯人越臨近死亡，那惡棍的雞巴在我的手裡也就越狂暴。斧子拉起來了，斧子落下去了，就在那時他射了精。「啊！老天爺啊！」他說道：「他媽的天主！我真希望自己就是劊子手，我會把斧頭拉得更好！」

此外，他的快樂印象可以通過行刑的種類來衡量。絞刑只能引起他淡淡的感覺；車輪刑讓他極度興奮；但是活燒刑或四馬分屍刑則讓他狂喜得死去活來。至於囚犯是男是女，對他來說，並沒有兩樣。

「我想，」他有一次說：「只有孕婦才能對我多生一些效果，不幸的是，這種事情不可能啊。」

「但是，大人，」我有一天對他說：「以您的職權，您共同導致了這些不幸者的死刑。」

「的確是這樣，」他回答說：「那也正是我的快樂源泉；我做法官有整整三十年了，我表決時只給死刑。」

「您真的認為，」我說：「您不應該為這些人的死亡多少負一點責嗎，這可像是謀殺啊？」

「說得好！」他低聲說：「難道我們非得這麼細究這個問題嗎？」

「但是，社會上公認這種事情是很恐怖的。」我反駁說。

「噢！」他說道：「我們得學會對恐怖逆來順受；其中有使人勃起的東西哪。原因很簡單：無論你認為事情有多恐怖，如果它能讓你射精，你就不會感到害怕。因此，只有在別人的眼裡它才是恐怖的，但誰又能向我保證，在諸事的觀點上總是犯錯的別人，在這件事情上就不犯錯啦？世上沒有絕對好的東西，」他繼續說：「也沒有絕對壞的東西。一切只是相對於我們的習慣、觀點和偏見而成立。一旦樹立了這一點，一件本身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絕對有可能在你眼裡一錢不值，而在我眼裡甜美得很。只要它合我的意，即使我們難以給它合理的定位，只要它對我有趣，難道我僅僅因為你的譴責就放棄它了嗎，那樣做不是很愚蠢嗎？喏，喏，我親愛的杜克洛，人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只要合意，我們盡可以遊戲人生，就好像戲弄貓命，戲弄狗命。最弱者理應保護好自己，除了極少數例外，他實際上和我們擁有相同的武器。既然妳有這麼多顧慮，」他補充道：「那妳認為我一個朋友的情慾幻想怎麼樣？」

老爺們，請允許我用那庭長對我講的趣味作為第五個故事，來結束今晚。

這個庭長告訴我，他的朋友只喜歡臨刑前的女人招待他。送來的女人距離殞命的時刻越近，他付的酬勞也就越高，但是必須在判決書送達她們之後會面。由於他的職位，很容易碰到這種好運，他從來不缺女死囚，線人見過他為這種促膝談心付過高達一百路易的酬勞。但是，他並不在肉體上享用她們，只要求她們露出屁股，在他面前大便就可以了。他堅稱剛進

行如此革命的女人，大便的味道是無可匹敵的。他費盡心機地求訪這種促膝談心的機會，而且你們也可以想得到，他並不希望旁人知道。他有時冒充懺悔神父，有時冒充犯人家裡的朋友，而且總是滿口許諾，假如她們讓他的這一小小癖好得到滿足，他很有可能幫助她們。

「當事情結束，他得到滿足後，我親愛的杜克洛，你猜他是怎麼結束呢？」庭長說：「我的朋友，他和我一模一樣的，他把精液保留到了高潮，當看到死刑犯甜美地斷氣時才射精呢。」

「啊！真是邪惡！」我對他說。

「邪惡？」他打斷我的話說：「我的孩子，別說這種空話啦。只要能讓我勃起，就不是邪惡。這世上唯一的罪惡，就是拒絕任何能引起射精的東西。」

「他的確是來者不拒的，」馬旦太太說：「德格朗日太太和我希望有機會給大家講講這個人的幾件淫蕩、罪惡的軼事，讓大家高興一下。」

「啊，太好了！」居瓦爾說：「我已經完全喜歡上這個人了。人就是應該這樣思索自己的快樂，他的哲學給我帶來無窮快樂。眞令人難以相信，人們在各種娛樂、各種能力已經受限的情況下，居然還要由於可鄙的成見進一步縮小生活的圈子。比如說，很少人察覺，當人們把謀殺升格到犯罪的高度時，已經限制了自己的所有樂趣。人們居然接受了這種成見的討厭錯覺，這就自我剝奪了百十種樂趣，一種比一種甜美的呢。對大自然來說，地球上多些或者

少掉一個、十個、二十個、五百個人，又他媽的能怎麼樣呢？征服者、英雄和暴君——難道他們也用這個荒謬的律法來約束自己的嗎？還怎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說實在的，我的同道們，不瞞你們說，每當我聽到傻瓜們居然告訴我說，這就是自然法則之類的話，我就不寒而慄。天地良心哪！大自然定下法則，正是爲了成全、激起人類犯罪和謀殺的慾望；而她在我們心中深深銘刻下的唯一戒律，就是不惜犧牲他人來滿足我們自己。請耐心些，不久我也許有更好的機會，把這些問題擴展開來講，我對它們的研究很深入的。我把結論告訴你們，就是希望能拉你們和我一樣深信，侍候自然的唯一方式就是盲目追隨她的慾望，不管屬於哪一種，因爲要維持自然法則，邪惡和美德缺一不可啊。她常常催促我們做這個，做那個，這都取決於她當前計劃的必要。是的，我的同道們，改天我跟你們討論這一切，但是暫時還不能說，我需要丟精，那個斷命的沙灘刑場傢伙已經讓我的睾丸脹得厲害。」

說著，院長離開了，前往走廊盡頭的閨房，帶著他的兩個好朋友德格朗日太太、方珣，因爲她們和他一樣都是大淫棍，三人後面跟著阿琳、索菲、埃貝、安蒂奴和澤菲爾。我也不大清楚這個浪蕩子想和那七個人幹什麼。但是他去了很久，而且大家聽到他不斷大聲叫著以下的氣話：「快點，該死的，朝這邊！我沒讓妳這樣做！」夾雜著他陷於淫亂場面時衆人皆知的咒罵。女人們終於回來了，臉色通紅，頭髮凌亂，一看就知道她們被粗暴地反覆折騰過。同時，公爵和他的兩個同道一直沒有閒著，但是只有主教射了精。他射精的方式是如此不同尋常，我們目前還不能說的。

他們入席吃晚飯，居瓦爾繼續發表了一些哲學觀點。他身上的情慾對計策一點兒也沒有影響。他原則性很強，無論射精前後，不管是不是慾火中燒，他始終就是個大逆不道的無神論者，是個慣犯。而那應該是所有聰明人的作爲。精液從來都不可以決定或操縱一個人的原則，而是應該讓原則來規範丟精的方式。無論一個人是勃起還是疲軟，他的哲學應該始終如一，獨立於情慾之外。

狂歡時的消遣是一種很有趣、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的查證。他們要判斷童女童男中誰的屁股最漂亮。他們先讓八個男孩子筆直地站成一行，但是都得微微向前傾，因爲那是檢查、評判屁股的唯一正確辦法。檢查進行了很久，而且很嚴格。意見相左啊，隨之調整，連續檢查了十五次，最後全體同意選澤菲爾。大家一致認同，實在不可能發現更完美、形狀更好、裂縫更妙的屁股了。

接著，他們轉向女孩子們，她們也採取了同樣的姿勢。開始時下決心非常花時間，要從奧古絲丁、澤爾蜜爾和索菲中挑出一個來，實在是太難了。在畫家那裡，也許高䠷、身材比另外兩位更好的奧古絲丁將無可爭辯地勝出。但是浪蕩子們要的是優雅而不是精確，要的是豐滿而不是勻稱。她的不利因素是有點太單薄、太纖細了。另兩個人的膚色是如此的肉感、健康；屁股是如此的白皙而圓潤；腰腿部的曲線是如此的性感。這就壓倒奧古絲丁了。但是，如何在剩下的兩位裡敲定一位呢？十輪投票之後，雙方的意見還是相持不下。

最後，澤爾蜜爾勝出。他們把兩個迷人的孩子集合在一起，親吻、撫摸、手淫了整個黃

昏。命令澤爾蜜爾替澤菲爾手淫，後者絕妙地射精，使快樂的場面歎爲觀止。接著輪到他替童女手淫，她幾乎昏倒在他的懷裡。所有這些無法形容的淫蕩場景，讓公爵兄弟射了精，卻只讓居瓦爾和迪塞稍有感觸，他們倆認爲，假如要觸動他們疲倦的老靈魂，需要的場景不要那麼多的玫瑰色幸福色彩，所有這些噱頭只適合年輕人。他們終於上床睡覺了。而居瓦爾又做出了新的醜行，來補償他被迫目擊的溫柔牧歌。

第二十八天

這是一個婚慶日，這次輪到居皮東和蘿賽特由婚姻神牽線結合，也因致命的命運巧合而相連，他們倆都被列入了當晚的懲罰名單。由於當天早晨沒發現任何人犯錯，所以那半天都用來舉行婚禮。婚禮結束時，大家都集中到客廳，來看新婚夫妻在一起幹什麼。由於維納斯的神秘劇經常在這些孩子們的眼裡上演，儘管還沒有人參加過，但是他們所擁有的理論，差不多足夠使他們演練想幹的事。居皮東勃起得硬梆梆的，便把他的小螺栓埋在蘿賽特的大腿間；她天眞無邪、若無其事，聽之任之。童男做得很好，看來眞的快成功得手了，說時遲那時快，主教一把將孩子抱進懷裡，把這孩子想必非常想放進幼妻身體裡的東西放進了自己的身體裡。他一邊在主教鬆垮的屁眼裡打洞，一邊以遺憾的目光看著她。但是她也沒有閒著，公爵正在操她大腿呢。居瓦爾淫蕩地撫摸著和主教性交的小鬼的屁股，因爲那漂亮的屁股奉命處在令人滿意的狀態，他舔著它，開始勃起。迪塞則對公爵抱著前面的小姑娘做著同樣的事情。

然而，沒有一個人射精。老爺們去用餐了。小夫妻獲准入席，與奧古絲丁和澤拉米爾端上了咖啡。淫蕩的奧古絲丁對昨晚未能在選美比賽中勝出耿耿於懷，她賭氣似的披頭散髮，但這樣她越發顯得風情萬種了。居瓦爾對此動了情，開始檢查她的屁股，「我弄不懂爲什麼昨天這個小妖精沒有取勝，」他說道：「如果這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漂亮的屁股，就眞是活見

鬼了！」

說完，他把它扒開，問奧古絲丁是否樂意給他幫個忙。「願意的，」她回答說：「完全可以，我還真得卸掉了呢。」居瓦爾把她放倒在沙發上，跪在那美臀前，他一口就把大便吞了下去。

「神聖的天主啊，」他說著舔了舔嘴唇，轉向同道們，指著抵在肚子上的雞巴，「我真的想猛幹點什麼。」

「幹什麼呢？」公爵問道。他最喜歡在院長處於那種狀態時讓他說出下流的話。

「什麼？」居瓦爾答道：「任何你能想得出的壞事、醜事，哪怕是肢解大自然和解體宇宙。」

「來吧，來吧，」迪塞看見他正把狂亂的目光投向奧古絲丁，「我們去聽杜克洛的故事，現在是故事時間了。我相信，」他繼續對別人說：「現在只要放他卡住新娘的頭頸，那可憐的小人兒就得度過一刻鐘難熬的時光囉。」

「那倒是的！」慾火焚身的院長說道：「非常難熬的時光，我絕對打包票的。」

「居瓦爾，」公爵說，他也狂暴地勃起著，而且他剛從蘿賽特的屁股裡弄出了一些大便，「要是現在把姑娘們放給我們倆，兩個小時以後，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當時比較冷靜的迪塞和主教，各抓住他們一個人一條胳膊，他們褲子褪在腳踝上，雞巴高翹，這些浪蕩子正是以這種狀態，現身在大家面前，故事廳已經集合好，準備聽杜克洛的

新故事。她從這兩個老爺的狀態中判斷自己很快就會被打斷，但還是開始下面的講述：

一個年約三十五歲的朝廷老爺，求我盡可能給他弄一個最漂亮的姑娘。他沒有明確說明他的癖好。為了讓他滿意，我給他找來一個未經世面的年輕時裝裁縫，無可辯駁，她是所能找到的最可愛的美女。我讓他們聚首以後很好奇，想觀察將要發生的事情，便很快站到了窺視孔前的位置上。

他開口便說：「杜克洛太太他媽的是從哪裡找到妳這個醜八怪婊子的？八成是從污泥堆裡淘來的吧！他們來找妳的時候，妳在拉衛兵的生意吧？」

那年輕女士羞紅了臉，她事先並不瞭解任何情況，便亂了方寸。

「那麼好吧！把衣服脱了，」朝臣繼續說：「……妳真他媽的笨……這輩子還沒見過像妳這麼醜，這麼傻的婊子……好啦！快點，我們今天還是勉為其難，把事情了斷了吧……啊！這就是他們捧上天的身體嗎？這是什麼樣的奶子啊……簡直可以當作老奶牛的乾癟奶子啦！」

他開始粗暴地摸弄它們。

「瞧瞧這個肚子！哪裡來的這麼多皺紋？已經下過二十個小兔崽子了吧？」

「一個也沒有，先生，我向您保證。」

「噢！是的，一個也沒有，呵！婊子都是這麼說的；你只要聽她們說一會兒話，她們就都會變成處女的……來吧，轉過身！屁股真糟糕……多麼鬆鬆垮垮的、令人討厭的屁股——我現

在明白他們為什麼說妳與眾不同了。屁股一定挨了很多次的踢打，才弄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吧！」

老爺們，請你們注意，他說的那個屁股其實是世上最漂亮的。儘管那樣，那姑娘開始變得侷促不安，我幾乎能分辨得出她的心跳，只見她漂亮的眼睛佈滿了烏雲。她越顯得不安，那個該死的無賴羞辱她就越起勁。我記不全他對她說的所有刻薄話，即使對於最最卑賤、最最糟糕的人，人們也不敢比他罵得更尖銳了。終於，她氣得心跳、流淚了。這正是一直用力手淫的浪蕩子所期待的時刻，他為此保留著壓台的連珠炮咒罵。很難向你們全部複述他對她的皮膚、身材、容貌、儀表、脾氣，所說的那些個諷刺挖苦，他還宣稱她的口臭多麼令人作嘔。簡而言之，他挖空心思編出一切謊言來打擊她的自尊。最後，他一邊嘔出腳夫都說不出的髒話，一邊射了精。這一幕鬧劇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結果：這對於那姑娘就好比一場佈道，她發誓說，她一輩子再也不要經歷這種冒險，一個星期以後，我聽說她進了修道院，了此餘生。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那個年輕人，他覺得有趣極了，後來又求我找別人來改變信仰。

另一個人，要求我為他尋找極其敏感的姑娘，她們正在等待某個消息，而惡劣的事態能引起極大的天翻地覆式悲傷。尋找這個品種讓我費盡心機，因為這個行家是難以隨隨便便找個人來濫竽充數的。他非常識貨，他久歷這個遊戲，只要看一眼，他就知道他的出擊是否打中了。所以我也沒有騙他，總是想盡辦法為他找來那些精神狀態符合他標準的姑娘們。一天，我帶來一位姑娘。她正翹首等待著她仰慕的第戎小夥子的消息。小夥子的名字叫瓦庫

爾。我安排了他倆的會面。

「小姐，妳是哪裡人？」浪蕩子彬彬有禮地問她。

「第戎人，先生。」

「第戎人？啊！見鬼，我剛收到一封來自第戎的信，信上的消息惹得我很傷心。」

「出了什麼事？」姑娘很關心地問道：「我認識城裡的每一個人，你聽到的消息可能對我很重要。」

「噢，沒什麼，」男人回答說，「只和我有關；是一個年輕人的死訊，我很喜歡他，我住在第戎的兄弟為他介紹了一個姑娘，他剛剛和她結了婚，他很愛那個姑娘，可是婚禮後的第二天，他就突然死了。」

「先生，您能否告訴他的名字呢？」

「他叫瓦庫爾，是巴黎人，居住某某街道和某某門牌號碼……哦！妳當然不認識他的。」

那個年輕姑娘當場向後倒下，暈了過去。

「啊！操，」於是我們的浪蕩子興高采烈地說，他解開褲子的鈕釦，開始在她的身體上手淫，「啊，天主啊！那正是我想要的！快點露屁股，屁股！」他自言自語道：「射精只差屁股了。」

他把她翻過身，拉起她的裙子，在失去知覺的姑娘的屁股上射了七、八束精液。接著，他就離開了，既不關心他說的那些話的下文，也不管那不幸女人的下場。

「她後來噓氣了嗎？」居瓦爾被操得閃了腰。

「沒有，」杜克洛說：「但她病倒了，在鬼門關晃悠了十多個星期。」

「啊！太棒了，」公爵說：「但是，」那個惡棍繼續說：「我情願那男人選擇在她來月經的時候告訴她一切。」

「是的，」居瓦爾說道：「說得很對。但是，公爵先生，您可勃起了呢。我站在這裡都看到了。你可能更情願她乾脆當場死去。」

「好啊，聽你的吧！」公爵道：「既然你情願這樣，我也沒意見。你知道我並不會為一個姑娘之死而非常過意不去的。」

「迪塞，」主教說道：「假如你不打發這兩個流氓出去射精，今天晚上就有得折騰了。」

「啊！見鬼，」居瓦爾朝主教喊道：「你害怕人群多了吧！多兩三個、少兩三個有什麼區別呢？來吧，公爵先生，我們去閨房吧，我們得一起去、結伴去，因為我發現這些紳士今晚情願不敗壞風氣呢。」

說幹就幹，我們的兩個浪蕩子，身後帶著澤爾蜜爾、奧古絲丁、索菲、科蓉、居皮東、納西斯、澤拉米爾、阿東尼，並由裂臀者、金槍不倒翁、泰雷姿、方珣、康絲坦斯和朱莉護送著。過了片刻，大家就聽到女人的兩三次尖叫聲，接著是同時射精的兩個色鬼的吼叫聲。重新出現時，奧古絲丁手帕捂著流血的鼻子，阿德萊德則胸口蓋著手帕。而相當淫蕩、相當

靈巧的朱莉，總是能從險境中全身而退，她歇斯底里地笑著，說要不是她，他們這次可甭想射精。大部隊回來了，澤拉米爾和阿東尼的屁股上仍粘滿了精液。他們使同道們確信自己的表現竭盡體面和廉恥，所以沒什麼好責備的，現在他們已經非常平靜了，狀態很適合聽講。老爺們吩咐杜克洛繼續，她接著說：

我很遺憾居瓦爾先生這麼迫切地解決了他的需求，因為我本有兩個孕婦的故事要告訴他，可能給他帶來些許的快樂。我知道他對這種婦女的趣味，我很肯定哪怕他的心裡尚有一絲渴望，這兩個故事也會讓他感到開心的。

「講啊，還是講講吧，」居瓦爾說：「難道妳不知道，精液對我的情緒沒有絲毫影響，通常在我作惡後的那一刻，正是我最愛好邪惡的時候。」

很好，我見過一個男人，他只對觀察女人生小孩有興趣。看到陣痛開始時，他便手淫，一瞧見嬰兒露頭，就在他腦袋上射精。

另一個男人把懷孕七個月的女人放在高達十五法尺以上的獨立台座上。她被迫站直，不能嚇昏頭，假如她不幸稍有暈眩，她和胎兒就粉身碎骨了。我講的這個浪蕩子，他不會考慮他聘來耍雜技的那個可憐人的處境，他會一直讓她待在高臺上，直到他射精，一邊叫喊著，

一邊對著她手淫：「啊！美麗的雕像，漂亮的裝飾，標緻的女皇！」

「居瓦爾，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搖晃那根支撐高臺的柱子，不是嗎？」公爵問道。

「啊！沒的事情，你弄錯了；我太尊敬大自然和她的作品了。那難道不是人類最有趣的繁衍形式嗎？那難道不是我們應該終身崇拜的奇蹟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對創造奇蹟的人產生最濃厚的興趣嗎？對我而言，每當我看到孕婦，我就會深感同情。想想看，女人是多麼奇妙的東西，就像是一隻烘箱，可以在她的陰道深處孵化一點點膿涕！還有比這更美妙、更動人的事情嗎？康絲坦斯，過來，我求求妳，過來讓我親親那個祭壇，此刻，一個如此深奧的謎團正在它當中孕育呢。」

原來，她正好在他的壁龕裡，他沒多久就找到了他想要打理的殿堂。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爲，康絲坦斯的看法不盡如此，她對他的表白只是將信將疑，因爲，大家很快就聽到她的尖叫聲，那絕對不像崇拜或敬意的產物。看到大家都一言不發，杜克洛用下面的故事結束了她的敘述：

我認識一個男人，他的癖好是聽小孩大聲號哭。他需要一個帶著三、四歲小孩的母親，要求這個母親當著他的面狠狠地痛打那小孩一頓；當小孩由於這種虐待而大喊大叫之際，母親得抓住這個流氓的雞巴，對著小孩用力手淫，當小孩子哭得最響亮的時候，把精液射在他

鼻子上。

「我可以打賭，」主教對居瓦爾說：「那個傢伙跟你一樣，也不喜歡繁衍。」

「我並不否認，」居瓦爾說：「而且按照某位有思想的女人的原則，他肯定是這樣的，大家都說，他肯定是一個大無賴。因爲，按照她的說法，一個人如果不愛動物，不愛孩子，也不愛孕婦，那麼他就是一個魔鬼，應該受車輪刑。因此，在那個老長舌婦的法庭上，我的案子就此了結了，」院長說道：「因爲我不愛這三種東西中的任何一種。」

時間不早了，插曲佔用了傍晚的相當一部分時間，所以他們直接去就餐。晚飯時，他們爭論著下面這些問題：人的同情心有什麼用處？同情心對人的幸福是否有用？居瓦爾證明說，同情心僅有危險可言，同情心是應該從兒童身上消除的第一種感覺，應該讓他們從小就適應最兇殘的場面。他們每個人都從不同角度爭論了這個問題。在七拐八彎之後，大家最終同意了居瓦爾的觀點。吃完晚飯後，公爵和他說，所有的女人和童男都應該打發上床睡覺去，使這次狂歡純粹只有男人，大家都同意採納這個主意。老爺們和八個雞姦員在一起，整晚都在做愛，喝酒。他們在凌晨兩點鐘上了床。看官費神接著讀下去的話，將發現明天發生的事情和故事都很有趣。

第二十九天

諺語是多麼奇妙的東西啊！有句諺語說，胃口越吃越大。這句諺語雖然粗俗了一點，卻意味深長著呢：也就是說，一個人做了暴行，就想做新的，而且惡性循環，越做越想做。

我們貪得無厭的浪蕩子就是這種情況。正如前文所說，他們憑藉不可饒恕的冷酷、令人厭惡的無端放蕩，已經讓不幸的夫人們從事如廁後最可恥、最污穢的服務。他們對此仍不滿足，於本日宣佈了一條新的法令，這顯然是受到了頭天晚上雞姦放蕩的啓發。這條法令規定，娘娘們將從十二月一日起完全充當便盆，來接納老爺們的便溺。一句話，無論這些便溺物是多是少，都只能盛在她們的嘴裡。每當老爺們有便意需要滿足，身後就要跟上四位娘娘，在老爺們大便後擔負起夫人原本的義務——夫人們現在已經無法履行這些任務，因爲她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四位主祭的娘娘是爲居瓦爾服務的科蓉；爲公爵服務的埃貝；爲主教服務的蘿賽特；爲迪塞服務的咪謝特；無論是夫人們還是四童女，在承接大便過程中有一丁點的失誤，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可憐的夫人們一接到這新規，就開始哭泣，悲痛欲絕啊。很不幸，一切仍然是無動於衷。老爺只規定，每個夫人都爲她的丈夫服務，阿琳爲主教服務，此次勞動不得交換人選。兩個陪媼奉命輪流參加同樣的服務，時間固定在傍晚，離開狂歡之後。同時決定，老爺們從頭到尾要參加；他們大便時，四個等待提供服務的娘娘要露出屁股，陪媼從一個肛門轉向另

一個肛門，擠壓它，張開它，刺激它參與這項活動。該規定公佈之後，同道們在早晨執行了頭天晚上因爲狂歡只希望有男人參加而未處理的懲罰。

操作在娘娘的房裡進行；八個人都匆匆處置完了。在她們之後來了阿德萊德、阿琳和居皮東，她們三個也都在生死名單上。這個儀式持續了將近四個小時，並遵守了適用於這種情況的所有協定與細節。儀式結束後，老爺們下去用餐。他們的腦袋熱乎乎的，居瓦爾特別厲害，因爲他很熱心於這種事。每次活動，他都肯定勃起。至於公爵，他糊裡糊塗中射了精，迪塞也是如此。後者正打算對愛妻阿德萊德發惡作劇的放蕩脾氣，要責罰她只能動用強烈的快樂抖動，卻反而情不自禁地丟了精。

正餐之後照例是喝咖啡的時間。老爺們手頭上想要一些新鮮的小屁股，男人中指派了澤菲爾和吉東伺候咖啡，而且需要時還可以添加許多人手。但是娘娘裡面就做不到了。按照名單次序，伺候咖啡的只有科蓉和咪謝特了。居瓦爾正在檢查科蓉的屁股，它的斑爛色彩，部分是他的作品，因而引起了他強烈的性慾，便從後面把雞巴捅進了她的大腿間，還時不時地撫摸著她的屁股。他的陽具來回走動，有時會不知不覺地觸及那個嬌嫩的小洞，他眞想打通它啊。他觀察端詳了片刻。

「天主啊！」他轉向同道們說：「我願意當場支付兩百路易作爲公帑，只要大家同意我去操這個屁股……」

然而，他控制住了自己，甚至沒有射精。但是主教卻讓澤菲爾在他的嘴裡射了精，當他

呑下那孩子甜美的精液時，也忍不住丟了精。迪塞讓吉東踢他的屁股，接著讓吉東大便，但是卻保持了貞潔。大家轉到故事廳，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今晚每個父親都有女兒躺在旁邊的睡椅上。他們脫掉褲子，聽我們親愛的故事員講五個故事：

自從我照單全收了富尼埃太太虔誠的遺贈之後，幸福似乎頻繁湧入我的家。我還從來沒見過那麼多有錢的主呢。

一天，我的老顧客，本篤會修道院的院長告訴我，他聽說了一個頗為不同尋常的奇想，甚至親眼目睹了一個熱中此道的朋友實踐了此一奇想，他非常想親身體驗一下，因此他要求我給他找一個多毛的姑娘。我給他找來一個二十八歲的大個子姑娘，她的胳肢窩底下和陰阜上都長滿了尺把長的毛。「正是我想要的，」他看著貨說道。因為他和我彼此交情很深，共同度過了很多快樂時光，所以他並不想掩我的耳目。他讓姑娘脫去衣服，半躺在長沙發上，胳膊舉過頭頂。他手裡拿一把長柄剪刀，開始剪除她腋下的汗毛。剪乾淨胳肢窩之後，他轉向她的陰阜，然後如法炮製。他剪得非常乾淨徹底，被剪過的那兩個地方根本看不出曾經生長過一丁點的毛髮。完工之後，他親吻著剪過的部位，把精液噴射在那光板的陰阜上，狂喜地陶醉在他的勞動成果上。

另一個顧客要求的儀式毫無疑問更奇特：他叫弗洛維爾公爵。我奉命給他帶去一個我能找到的最漂亮的女人。一個隨身男僕在門口迎接我們，我們從偏門進入官邸。

「現在先把美女打扮好，」男僕對我說：「以便她能給公爵老爺帶來更多快樂……隨我來。」

在穿過深長而陰森森的彎曲通道和走廊之後，我們終於到達了一個陰鬱的房間，只有六支細小的蠟燭，放在黑緞床墊四周的地上，發出微弱的光亮。整個房間裡佈滿了葬禮的氣氛，我們進去的時候，非常害怕。

「別害怕，」我們的嚮導說：「不會傷害妳們一丁點的，但是要做好一切準備，」他對那姑娘說：「最重要的是，妳得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他讓她脫掉所有的衣服，鬆開頭飾，讓一頭秀髮隨意地披著。接著，他要求她躺在蠟燭環繞的床墊上，命令她裝死，並且在整個過程中要小心保持不動，並儘量屏住呼吸。

「因為我的主人想像妳是真的死了，假如不幸讓他察覺到妳只是在裝死，他會非常生氣，馬上就離開妳了，那麼妳一個子兒都得不到。」

他讓姑娘躺倒在床墊上，擺出屍體的樣子。他叫她扭曲著嘴巴，歪斜著眼睛，裝出痛苦的樣子。他把她的幾縷頭髮放在赤裸的胸脯，身旁放一把匕首，心臟附近抹上一些雞血，畫上一個手掌大小的傷口。

「特別要注意，」他再次對姑娘說：「別害怕，你什麼也別說，什麼也別做，只要完全一動不動，當妳看到他離妳很遠的時候，才可以偶爾呼吸一下。現在，」男僕對我說：「我們得離開這房間了。夫人，請隨我來。妳用不著擔心妳的姑娘，我帶妳去個地方，在那裡，妳

可以聽見並看見裡面整個場面。」

我們離開房間，留下那姑娘，她起初忐忑不安的，但是男僕的話多多少少讓她放下一些心。他把我帶到那個將要進行神秘儀式的套間隔壁的一個小房間裡，透過掛著黑色帷幔的隔板縫隙，我可以聽到一切。看起來就更容易了，因為那個帷幔不過是縐紗材料，我可以親臨其境地分辨出另一側的物體。

男僕拉動繩子震了震鈴，這是信號，幾分鐘之後，我們看見一個高瘦、衰弱、六十歲上下的男人上臺了。在寬大的印度塔夫綢晨衣裡面，他什麼也沒穿。進入門口的時候，他停頓了一下，我可以告訴你們，公爵以為他是獨自一人的，完全沒有察覺到有人正在窺視他的一舉一動。

「啊！美屍！」他立刻發出了感歎，「……漂亮的死妞……哦！我的天主！」他看見了血跡和匕首，說道：「一定是不久之前被暗殺的……啊！見鬼，幹這件事情的傢伙現在應該勃起了吧！」

接著，他開始手淫。

「我真想親眼看到他刺下去啊！」

接著，他撫摸著屍體的肚子。

「懷孕了嗎？……不，顯然沒有。真遺憾。」

接著繼續用他的手探索著。

「多美的肌膚啊！還是溫熱的呢……多漂亮的胸脯啊！」

他向她俯下身子，非常熱情地親吻著她的嘴巴。

「還在流口水呢，」他說：「……我是多麼喜歡這口水！」

第二次，他幾乎把舌頭伸到了她的喉嚨口，沒有人比那個姑娘演得更逼真的了，她仍然巋然不動，當公爵靠近她的時候，她就完全停止了呼吸。最後，他把她拉起來，翻了個身，趴著。

「我得看看那美臀。」他喃喃自語說。

看畢，他說：「啊！見鬼！無可匹敵的屁股！」

然後他親吻屁股，張開它，我們清楚地看到他把舌頭伸進了那可愛的小洞洞裡。

「噢，信我的話！」他欣喜若狂地叫道：「這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棒的屍體之一！啊！奪去了這個姑娘生命的人有多高興啊，他該是多麼的快樂啊！」

那個想法讓他射精。他躺在她的身旁，擠弄著她，大腿緊貼著她的屁股，他把精液射在她的屁眼上，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快樂，當他丟精的時候，他像魔鬼一樣的叫喊著：「啊，操，操！我多想親手殺了她啊！」

結束後，浪蕩子起身，消失了。下面輪到我們進去救死扶傷了，她已經筋疲力盡，動彈不得：約束、恐懼，一切都讓她的感覺麻木。剛剛以假亂真的角色，她幾乎準備弄假成真地扮演了。我們揣著男僕給的四個路易離開；你們可以想像得到，他至少偷摸了一半的酬勞。

「天主萬歲！」居瓦爾叫喊道：「竟然有這種情慾！毫不誇張地說，這事情有味道，有刺激。」

「我已經勃起得像驢子了，」公爵說：「我敢打賭，那傢伙一定不會就此罷手的。」

「您說的沒錯，公爵爺，」馬旦說道：「他時不時地運用更多此類的寫實場景。我想德格朗日太太和我會有機會向您證明這一點。」

「在等待的時候，你他媽的做什麼？」居瓦爾問公爵。

「別煩我，別煩我！」公爵大聲說：「我正在操我的女兒，我假裝她是個死人。」

「啊！流氓，」居瓦爾回答說：「那你在頭腦裡犯下了兩個罪行。」

「啊！操！」公爵說：「但願罪行來得更眞實一些！」

說著，他骯髒的精子射進了朱莉的陰道。

「快點，接著講，杜克洛，」他完事之後馬上說：「繼續，親愛的朋友，別讓院長射了精，因爲我聽到他正在那邊和女兒亂倫呢；那小個子正在頭腦裡醞釀著邪惡的念頭呢。他的爹娘把他託付給了我，我應該看著他的行爲，我可不想看到他墮落的。」

「啊！太遲了，」居瓦爾說：「太遲了，我射精了！啊，他媽的天主，漂亮的死妞！」惡棍一邊操著阿德萊德，一邊和公爵一樣幻想著，自己正操著被刺殺的女兒。浪蕩子的心智迷失眞是難以置信啊，他什麼也聽不見，看不見，但是在那一刻他願意模仿！

「杜克洛，繼續講，」主教說道：「否則我就會受到這些淫棍的誘惑而學壞，就我目前的狀態而言，我可以比他們做得更糟。」

在那次冒險之後不久，我獨自去了另一個浪蕩子的家裡。他的癖好雖然不是很昏暗，卻更羞辱人。他在客廳裡接待了我，客廳的地板上鋪著非常漂亮的地毯。他命令我脫掉身上的衣服，接著讓我四肢著地趴著。

「讓我們瞧瞧，」他指著椅子兩側的兩條大丹麥狗說：「瞧瞧我的狗和妳誰更加動作敏捷。去拿吧！」

說著，他往地上扔了一些大顆的炒栗子；然後拿我當動物似的對我說：「去拿，去拿！」我四肢著地爬過去接栗子，心想最好能融入他的怪癖情緒中，幫他找回東西。但是那兩隻狗從我後面衝出去，跑得比我快，抓住了栗子，把它交回給主人。

「妳真是笨手笨腳的，」老闆說：「妳怕狗吃掉妳，是不是？別怕我的狗，牠們不會傷害妳的，但是假如牠們看見妳不如牠們靈活，會從內心看不起妳。快點，妳扳回一局的機會……把它拿回來！」

他又扔了個栗子，他的狗再次戰勝了我。長話短說，這個遊戲持續了兩個小時，在此期間，我只有一次成功拿到栗子，用嘴巴把栗子叼給扔的人。但是無論成敗，訓練有素的狗的確沒有傷害我，相反，牠們似乎玩得很開心，從我的身上得到了很多樂趣，就好像我也是一

條狗一樣。

「好吧，」老闆說道：「訓練夠了，該餵食了。」

他搖了搖鈴，一個心腹僕人走進來。

「給我的動物們拿吃的來。」他說道。

一會兒，那僕人拿回一個烏木食槽，裡面裝滿了精美的碎肉。他把食槽放在地上。

「快點，」他對我說：「和我的狗一起吃吧，吃的時候不要讓牠們表現得比跑步的時候快捷。」

我無話可說，只得照做。我趴在地上，把頭伸進食槽，東西都很乾淨，也很美味，我開始跟狗一起咀嚼起來。狗很有禮貌地給我騰出位子，一點也不跟我尋釁。那就是我們那個浪蕩子的關鍵時刻，對一個女人的羞辱、他帶給女人的卑躬屈膝，都大大地刺激著他的神經。

「老婆子！」他一邊說，一邊用力地手淫，「瞧瞧這個婊子，她和我的狗在一起吃食！我們就是得這樣對待所有的女人，假如大家都這樣，她們就不會再如此的無禮；她們就像狗一樣，是家畜，我們有什麼理由不這樣對待她們呢？啊！婊子，啊！娼妓！」他喊叫著走近，把精液射在我的屁股上，「啊！老婆子，我就要讓妳和我的狗一起搶食！」

事情到此結束，那個男人消失了。我迅速穿好衣服，我發現我的小斗篷上放著兩個路易。這是時價，毫無疑問也是那個惡棍通常為他的樂趣支付的錢數。

老爺們，講到這，我不得不折回去講我年輕時代的兩個冒險故事，來結束今晚的敘述。

它們有點刺激性，本來應該排在你們命我本月開始講述的溫和事件之外。所以我被迫把它們擱在一邊，留到最後來結局。

那時我才十六歲，還在蓋蘭太太那裡。有一次，她派我去一個非常顯赫的男人家裡。到達之後，我被安置在一個小廳裡靜心等著，並且告誡我要絕對服從這位很快就來玩弄我的老爺的吩咐。但是他們對其他的事情諱莫如深。假如我事先心中有數，就不會這麼害怕，而那個浪蕩子當然也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樂趣了。我在小廳裡足足等了約莫一個小時，房門終於打開了。來者正是房子的主人。

「妳他媽的賤人在這裡幹什麼？」他似乎很吃驚地問道：「在這個時刻來我房間？啊！婊子，妳想幹嗎？」他叫喊著掐住了我的脖子，差點兒就讓我喘不過氣來，「怎麼回事？妳這個蕩婦，想來偷東西！」

他馬上叫著某個人的名字，一個心腹僕人出現了。

「拉弗勒，」主人怒不可遏地說道：「我在這裡抓到了一個小偷。我進來的時候，她正想躲藏呢。剝光她的衣服，準備好執行我的命令。」

拉弗勒按照他的吩咐，一會兒我就被脫得精光，衣服一脫掉，就被扔在一邊。

「快點，」浪蕩子對僕人說，「馬上去找個麻布袋來，把這個婊子縫在裡面，拖出去扔進河裡！」

男僕出去找麻布袋了。你們大家想想看，我會不會趁著這個間歇，伏在老闆的腳下，哀

求他饒恕我，並向他保證，是他的常年老鴇蓋蘭太太親自派我來他家裡的。我可不是什麼小偷……但是這個無賴根本不聽，他抓住我的兩片屁股，兇殘地擠捏著，「啊！操，相信不？」他說道：「我會把這樣的美臀拿去餵魚！」

那似乎是他允許自己做的唯一淫蕩舉動。直到那時，他沒有暴露出任何讓我聯想起放蕩的痕跡。男僕拿回了一個麻布袋。不管我怎麼哀求，他們還是把我裝到袋子裡，袋口縫嚴了。拉弗勒把我扛在肩膀上。就在那時，我聽到了那個浪蕩子身上發生關鍵轉折的效果，他很可能在我被裝進袋子時就開始手淫了。就在拉弗勒把我扛上肩膀的同時，那個流氓射精了。

「扔進河裡……沉河……聽見了嗎，拉弗勒？」他快樂得結結巴巴了，「是的，沉河，在麻布袋裡塞塊石頭，那婊子很快就會淹死的。」

他的話說完了，我們出發了，到了隔壁的房間裡，拉弗勒扯開麻布袋，把我的衣服還給我，給了我兩個路易，明白無誤地向我表明了他不像他的主人。之後，我回到了蓋蘭太太家。我很嚴厲地責備她把我蒙在鼓裡。為了跟我和解，兩天之後，她為我安排了下面一個聚會，但是這一次她告訴我的就更少。

和我剛才講的冒險故事差不多，我還是在一位包稅人家裡的接待室等著，但是這次有個男僕陪我等，就是代表主人把我從蓋蘭太太家裡接出來的那位。為了打發老闆到來前的時間，男僕從書桌的抽屜裡拿出幾塊寶石讓我欣賞。

「天主啊，」這個好心的信差說：「即使妳拿走一兩塊，也沒有什麼大礙；老財主他媽的真富，我打賭，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書桌裡放了多少寶石，是什麼種類。相信我，別不好意思，不用害怕，我可不是那種賣友求榮的傢伙。」

天哪！我簡直太願意遵從他背信棄義的建議了：你們都瞭解我的愛好，我曾經告訴過你們的。所以，用不著他多說，我就拿住了價值七八個路易的一個小金盒，不敢要更貴重的東西。這正是那流氓僕人想做的，省得再折回講這件事，我後來得知，假如我拒絕拿些東西，他就會在我不知不覺間悄悄塞一件東西到我的口袋裡。主人來了，很和藹地向我問好。男僕離開，留下我們兩個在一起。這個男人做事不像另一個，他的高興是很真實的。他親遍了我的整個屁股，讓我鞭打他，在他嘴裡放屁，他把他的雞巴放在我的嘴裡。總而言之，除了淫我前面之外，他嘗遍了各種各樣淫蕩的動作。但是，這樣做都是徒勞的，他沒有射精。那時刻還沒有來臨，他剛剛做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插曲，你們將很快看到它的結局。

「哎呀！好傢伙！」他突然驚叫道：「我竟然忘得一乾二淨了。客廳裡還有個傭人，在等著我剛才答應讓他帶給他主人的一件珠寶呢。對不起，我得信守承諾，等我結束後，我們再繼續幹活。」

鑒於我剛才在那該死的男僕教唆之下犯下的小小罪行，你們可以想像，他的話讓我不寒而慄。有一刻，我想過要制止他；但是隨後我想了想，決定假裝沒事一樣，冒險比較好一些。他打開書桌，一個接一個抽屜地找了個遍，就是找不到要找的東西，便憤怒地瞪著我。

「妳個狗娘養的！就是妳，」他終於開口了，「除了那個我完全信任的男僕外，今天下午，妳是唯一進這房間的人。我的東西不見了，一定是妳拿走的。」

「噢！先生，」我全身發抖地說著：「請相信，我沒有能力……。」

「快點，天主啊！」他怒吼道（不過，你們將注意到他的褲子鈕釦始終是解開的，雞巴勃起貼著肚皮；光憑這一點就應該啓發我，讓我不必這麼恐慌，但是我已經亂了方寸，什麼也沒有注意到），「過來，老婆子，我的東西一定得找到。」

他命令我脫掉衣服，我跪在地上，再三地向他哀求，讓我免受這種恥辱的搜身。但是他不為所動，沒有什麼可以融化他的硬心腸，他親手憤怒地撕開了我的衣服，我剛脫光衣服，他就仔細翻查了我的口袋，可想而知，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個盒子。

「啊，妳這個婊子！」他叫喊道：「我看是證據確鑿的。老婆子！妳到男人的家裡是來偷竊的。」

他隨即招來了他的心腹，「去，馬上叫派出所長來！」他怒氣衝衝地對他說道。

「噢，先生！」我哭喊道：「請看在我年輕和初犯的份上饒了我吧，我是受引誘上當的，我自己並不會這樣幹，我是從犯……」

「哼！」淫棍打斷了我的話，「這些理由你去和司法人員解釋吧，我可他媽的想報仇。」

男僕離開了；那個浪蕩子猛地坐到扶手椅上，早就勃起了，同時還上下折騰著，劈頭蓋臉地罵我。

「這個婊子，這個爛貨！」他說道：「偷到我的家裡來啦！我會讓她罪有應得的……啊，見鬼，我們走著瞧。」

說話間，有人敲門。我看見一個制服大人走進來。

「所長先生，」那個老闆說：「我這裡有個賊骨頭要移交給你。我把她赤裸裸地交給你，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搜她的衣服。姑娘在那裡，她的衣服在那邊，這裡呢，是她偷的東西。我強烈要求你絞死她，所長先生。」

接著，他又退了回去，坐在椅子上，射了精。

「是的，絞死那個婊子，天主啊！我多想他媽的看著她絞死，所長先生！絞死她，那是我的全部要求！」他簡直是聲嘶力竭。

假所長把我領到隔壁房間，一起拿走的還有我的衣服和那個該死的金盒。他脫掉了制服，原來就是接待我並煽動我偷竊的那個男僕。我當時驚慌失措，以致於一直沒有認出他。

「好了，好了，」他說道：「妳很是嚇壞了嗎？」

「天哪，」我回答道：「我嚇死了。」

「一切都過去了，」他說道：「這是給妳的補償。」

說著，他代表他主人把我偷的那個東西送給我，把衣服還給我，遞給我一杯白蘭地，還把我送回蓋蘭太太家。

「這個癖好很快樂，」主教說：「大部分情節可以利用於其他事情中，但不要那麼多的溫情；因爲我告訴你們，我並不是很贊成把溫情摻雜在放蕩中。除去那一點，我認爲從那個故事中，我們可以學到讓妓女停止抱怨的絕妙方法，不管對她採用了何種不公道的手段。只要給她張開羅網，引她入網，一旦確信抓住她的把柄，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置她；再也不用怕她敢有任何抱怨，因爲她十分害怕受到控告，害怕指責她。」

「的確，」居瓦爾說道：「如果處在那金融家的位置上，我會做得更出格，至於妳，親愛的杜克洛，可能就不會那麼輕易地全身而退了。」

那晚的故事很長，老爺們還沒來得及沉湎於任何嬉戲，晚飯時間就到了。他們於是入席，下定決心要在晚飯後彌補。就在那時，全屋的人集合好了，他們決定驗明哪些童女和童男可以列爲男人和女人。要確立事實，就在於手淫那些他們認爲有疑問的姑娘或小夥。在女人中，他們肯定了奧古絲丁、法妮和澤爾蜜爾：這三個十四、五歲的迷人小可人稍微觸摸後就洩精了；只有十二歲的埃貝和咪謝特，甚至不值得試驗。所以娘娘們中間只要對十四歲的索菲、十三歲的科蓉和蘿賽特做個實驗就行了。

在童男中，大家都已經知道澤菲爾、阿東尼和塞拉東可以像成年男人一樣射精；吉東和納西斯太小了，不值得驗證。只有澤拉米爾、居皮東和亞森特待確定。同道們圍著鋪在地上的一堆大方墊子形成了一圈，尚維爾和杜克洛被指名來執行玷污；一個是由於她女同性戀的身份，將爲三童女手淫，而另一個作爲雞巴手淫技藝的高手，將要玷污三童男。她們走進了

同道們用椅子圍成、放滿墊子的圈子裡，大家送來了索菲、科蓉、蘿賽特、澤拉米爾、居皮東和亞森特，同道們爲了在觀賞期間能夠保持興奮，各自抱了一個童子夾在大腿間：公爵抱來了奧古絲丁，居瓦爾要了澤爾蜜爾，迪塞要了澤菲爾，主教喜歡阿東尼。

儀式從童男開始；杜克洛露出了胸脯和屁股，袖子捲到了肘上，動用了她的各種技藝，來逐個逗弄這些甜美的少年們。不可能有人比她更性感地用手了，撫、扯、擠、拍，手是那麼的靈巧……她的動作是那樣的溫情和恣肆……她對這些童男嘴、胸、股並用，如果這樣還不射精，就一定是他們還沒有這種能力。澤拉米爾和居皮東勃起了，但是不管怎麼做，一無所出。至於亞森特，在手腕的第六次翻動之後，暴風雨來臨了。精液蹦射在杜克洛的胸脯上，孩子撫摸著她的屁股，暈了過去。更加觸目驚心的是，整個過程，孩子沒有一次想到要觸摸她的前面。

接下來輪到童女們。尙維爾幾乎一絲不掛，頭髮優雅地盤著，其他部位也打扮得同樣漂亮，看上去不到三十歲的樣子，儘管她年已半百了。這次搞弄淫蕩得很，她這個大同性戀打算從中發掘出最大的樂趣，所以，她那從小就十分漂亮的黑色大眼睛靈動地閃爍著。她的動作中投入了不亞於杜克洛的神韻、膽識和智慧。她同時逗弄著陰蒂、陰道口和屁眼。但是大自然沒有在科蓉和蘿賽特身上發展任何值得一提的東西，她們身上看不出一絲的愉悅。但是漂亮索菲的情況就不同了：第十次的手指襲擊之後，她暈眩在尙維爾的懷裡；斷斷續續的微弱喘息聲，鮮嫩的紅暈泛上了漂亮的臉頰，張開的嘴唇變得潮濕，一切都表明大自然已經讓

她極度興奮。她被宣佈爲女人。公爵已經異乎尋常地勃起，他命令尙維爾第二次幫她手淫。當她再次洩精時，那淫棍便把他骯髒的精液和年輕處子的陰精攪拌在一起。居瓦爾則在澤爾蜜爾的大腿間辦事，其他兩位各自用大腿夾著童男辦事。

一夥人回去睡覺了。第二天早晨沒有什麼値得一提的事情，不管是正餐還是咖啡時間。我們還是直接去禮堂，在那裡，裝扮得花枝招展的杜克洛再一次出現在講臺上。這次，她將用五個新的故事結束她的預定敘述。她在十一月的三十天裡總共講了一百五十個故事。

第三十天

我不能確定，老爺們，你們是否聽說過勒諾伯爵的奇想，非常不同尋常，而且也很危險。我曾經與他過從甚密，所以完全熟悉他的伎倆。我發現它們的確不同尋常，認為它們屬於爺們讓我詳細描述的快樂品種。勒諾伯爵的情慾追求，是讓盡可能多的少女少婦走進邪惡。除了利用寫書引誘她們之外，他還挖空心思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法子，讓她們投身男人的懷抱，要麼投其所好，玉成她們與思慕對象團聚，要麼排憂解難，為懷春者物色情人。他有一幢房子，專門用來安排這種私下聚會，他把他們撮合在一起，向他們保證平安無事，給他們提供各種歡娛便利。然後，他走進隔壁房間，來享受窺探他們野合的樂趣。不過，為了添亂，他無所不用其極；為了促成好事，他費盡了心機。他在巴黎大小修道院，以及大批少婦家中都有佈置，運籌得當，所以他的房子裡每天都有三四場幽會。這些作樂場面他是絕不錯過的，而且大家一無所知；可是他一旦進入孔洞崗位，因為他是始終獨自一人觀看，就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實現射精的，也不知道他射精是屬於什麼性質。只知道他射精的這個事實，僅此而已。我想，可能還是值得給大家說一說的。

老德波爾特庭長的幻想，也許讓你們更感興趣些。在完全被告知這個淫棍的居家禮節後，通常我在早晨將近十點鐘的時候到達他的房子，脫光後，送上屁股讓他親吻。他坐在扶手椅上，非常嚴肅莊重，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朝他的鼻子放屁。庭長惱火了，站起身

來，抓住手邊的一束鞭子，來追趕我；我的最初衝動是逃離他。

「厚顏無恥的賤人！」他一邊說，一邊不停地追趕我，「我叫妳到我家裡來做這麼無恥的事情！」

我在前面逃，他在後面緊追；我最後跑進一個狹窄的床間通道，彷彿躲進了銅牆鐵壁，但是，他還是很快拿住了我。庭長看到我已經落入了他的手裡，威脅更加變本加厲了；他揮舞著鞭子，揚言要打死我：我縮進角落蹲下，蜷縮成一個老鼠大小，我的恐懼、卑躬的樣子，終於讓他射了精。那淫棍把精液噴在我的胸脯上，同時快樂地大喊著。

「什麼！妳是說，他的鞭子一丁點也沒碰到妳嗎？」公爵問道。

「根本沒有碰到我啊。」杜克洛回答說。

「那是個很耐心的人，」居瓦爾評論說：「同道們，我相信我們都同意，如果我們手上有杜克洛提到的那種工具，我們一定沒有這麼耐心。」

「耐心一點點，老爺們，」尚維爾說：「不久以後，我會跟你們說說這一種人的呀，他們都不如杜克洛太太說的庭長那麼諄諄善誘的。」

杜克洛留意到這些評論之後是一陣沉默，覺得她可以繼續講她的故事了，便繼續下面的講述：

在這次冒險之後不久，我去了聖吉羅侯爵的家裡，他的狂熱愛好是讓一個裸女坐在鞦韆上，把她盪得很高，來來回回的。每次經過他的鼻子，他都等著妳，此刻妳要朝他放屁，不然他就摑妳的屁股。我盡力滿足他；我被摑了好幾次，但是也給了他好一些屁。在一個小時的這種單調疲倦的儀式後，淫棍終於射精了。盪鞦韆結束，我的召見活動也了結了。

我為富尼埃宅當家三年之後，有個男人上門向我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建議：他希望我能找到願意玩弄他老婆和女兒的浪蕩子，唯一的條件是他要藏在可以看到整個過程的地方。他說，他把妻兒交給我了，不但從她們身上掙來的錢歸我，而且，我每安排一次聚會，他還準備另外給我兩個路易。只是還有最後一件事情有待討論：他希望他妻子的伴侶必須有某種嗜好，而至於他女兒的男人，得有另一種怪癖。他老婆的男人們得在她的奶子上大便，他女兒的男人則必須拉起她的裙子，把她的屁股完全暴露在他窺視的孔洞之前，讓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觀察，然後要在她的嘴裡射精。除了這兩種怪癖，其他的情況他一概不交款。在那人答應承擔妻兒抱怨的所有後果後，我同意了他的所有要求，我承諾，他交給我的那兩個女士將會得到他要求的待遇。第二天，他就帶著他的貨色來了：他老婆三十六歲，不漂亮，但是很高，身材很好，看上去很溫柔，很羞怯；小姐十五歲，金色頭髮，有點發胖，但是臉蛋卻是世上最溫柔最動人的。

「真的，先生，」他的老婆說：「你讓我們做的事情……」

「我知道的，」淫棍說道：「這也讓我苦惱，但是事情必須這麼做。相信我，接受妳的命

運吧，沒什麼道理好說，我不會回心轉意的。假如妳們對我們將提出的建議和舉動有一丁點的抗拒——妳，夫人，還有妳，小姐——我明天就把妳們統統送到深山老林，妳們一輩子也別想回來。」

妻子流下了一兩滴淚水。由於我為她包辦的那個男人已經在等候了，我要求她馬上到我為她準備的房間裡去。小姐很安全地和我的姑娘們待在另一個房間，直到輪到她的時候。在這個嚴峻的時刻，又是一陣抹淚，我看得出這是野蠻的丈夫第一次向妻子提出這樣的要求。不幸的是，她的初次登臺是艱難的，因為除了我給她包辦的那個人的怪異嗜好，他還是一個專横、粗暴的老浪蕩子，他絕不會非常公道地對待她的。

「快點，別抹淚了，」丈夫走進去說：「要記住，我正在監視妳的一舉一動，假如妳不能讓這個包辦的地道紳士感到非常滿意，我就親自進來，強迫妳就範。」

她走進去了，她的丈夫和我進了隔壁的房間，從那裡可以看到一切舉動。這個老惡棍看著可憐的妻子成為陌生人野蠻行徑下的犧牲品時，想像力極大地膨脹，他興奮得無以復加。妻子被迫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讓他感到愉快。在受到那浪蕩子野蠻的消遣侮辱後，可憐女人的羞怯和直爽，都構成了她丈夫的甜美景象。當他看到她被野蠻地扔在地上，我包辦的那個老猴子在她的胸脯上大便的時候；當他看到了她的眼淚，以及這一醜事被提出、被執行的時候，妻子所表現的反感，他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我幫他手淫的手中立刻充滿了精液。第一幕終於結束了。儘管這一幕給他帶來了快樂，但是和第二幕的享樂亢進相比，實在算不了什

麼。歷經艱難困苦，動用了許多嚴重的威脅之後，我們才成功地讓那位童女進入現場。她目睹了母親的眼淚，卻對母親的遭遇一無所知。可憐的小姑娘雖百般抵抗，但最後我們終於讓她下了決心。我包辦給她的那個男人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些什麼。他是我的一名老顧客，我就讓他發這筆橫財。為了表示他的感激之情，他完全同意我的要求。

「噢，美臀！」當女兒的客人替我們把她脫得一絲不掛時，那放蕩的父親叫道：「噢！天主啊，多漂亮的屁股！」

「哎喲！」我驚呼道：「難道這是你第一次看到她的屁股？」

「是的，的確是第一次，」他說道：「我需要這個權宜之計，才得以享用這個景象；儘管這是第一次看見這個漂亮的屁股，但是我保證，這絕不是最後一次。」

我用勁地幫他手淫，他變得越來越興奮；當他看到那個年輕的處女被要求做的辱沒動作時，當他看到那技藝高超的浪蕩子的手在從未遭受過如此撫摸的胴體上遊動時，當他看到她被迫跪下，被迫張開嘴巴時，當他看到一根肥大的雞巴進入她的嘴巴在裡面射精時，他向後倒去，像著魔似的咒罵，發誓說，他這輩子還從未經歷過這麼痛快淋漓的樂趣。他同時在我的手指間留下了快樂的物證。那兩個可憐的女人撤了回來，淚流滿面。那個因這種表演而過度興奮的丈夫，無疑又找到了方法，來說服她們下決心經常給他表演這種場面。因為我在我家裡接待了那家人達六年之久，每次都是按照丈夫給我的指令進行。過去三十天裡敘述的各種癖好，我讓這兩個倒楣蛋幾乎嘗遍了。只有十一、二種嗜好沒法滿足，因為我們家裡不進

行那些嗜好。

「噢，是的，」居瓦爾說道：「有很多方法可以讓妻兒賣淫的！彷彿這些婊子生來就是幹別行的！她們難道不是生來就是爲了讓我們取樂的嗎？而且從那時起，她們難道不應該不擇手段滿足我們的快樂嗎？我討過很多老婆，」院長說道：「生過三、四個女兒，感謝天主，我只剩下一個小阿德萊德了。據我所知，公爵先生此時正在操她。假如她們當中有人拒絕我給她們定期安排的各種賣淫行爲，假如我還沒有烤焦她們的腦袋，那我就活活墮入地獄，或者更糟的，下半輩子就判處我只操女人的陰戶。」

「院長，你又勃起了，」公爵說道：「你該死的話語總是揭穿你。」

「勃起了？沒有，」院長說：「但是我正想讓小索菲拉些大便，我很希望她可口的大便會起效。」

「噢！眞的，我倒沒想到，」居瓦爾狼吞虎嚥地吃掉了大便，接著說道：「看，我以他媽的天主發誓，我的雞巴正在表現出堅挺！先生們，你們當中誰願意陪我去閨房？」

「我很榮幸，」迪塞說著拉上了他已經摸弄了整整一個小時的阿琳。

這兩位浪蕩子又召集了奧古絲丁、法妮、科蓉、埃貝、澤拉米爾、阿東尼、亞森特和居皮東，外加朱莉和兩位陪媼馬且和尙維爾，安蒂奴和海格力斯。半小時之後他們凱旋而歸，各自因溫柔甜蜜的過度放蕩而丟了精。

「繼續吧，」居瓦爾對杜克洛說：「親愛的朋友，給我們講講妳的壓台戲。假如它能讓我再次勃起，妳就可以慶幸創造了奇蹟。的確，我至少有一年的時間不曾一次丟這麼多的精液了。說眞的……」

「好了，」主教打斷他的話：「假如我們聽他的，那將比杜克洛說的故事要糟糕得多。所以，不能狗尾續貂，請允許我要求你保持沉默，聽我們的故事員講故事。」

於是，那個美娘用下面這個故事結束了她的敘述。

老爺們，我終於要講到梅桑奇侯爵的情慾了，你們記得吧，我把不幸的鞋匠珀蒂尼翁的女兒賣給了他。鞋匠和他的老婆死在監獄裡，而我卻享用了他母親留給他的遺產。是呂西爾招待了他，請允許我用她的嘴來講述這個故事。

「我早上快十點鐘時到達侯爵府，」那個迷人的姑娘告訴我，「我一走進去，所有的門就關上了。」

「妳來這幹什麼，小婊子？」侯爵勃然大怒道：「誰允許妳來打攪我的？」

「由於妳事先沒有警告過我，妳完全可以想像碰到這種下馬威，我當時有多害怕。」

「喂，把衣服脫掉，快點！」侯爵繼續說：「既然落在我手裡了，婊子，妳就別想從這裡出去……妳就要死了——妳的末日來臨了。」

「我就痛哭流涕，撲倒在侯爵的腳旁，但是沒有什麼可以打動他。我脫衣服不夠利索，他

親自動手把我的衣服扯開，用力地從身上撕下來。但是，真正讓我感到害怕的是，我看到他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扔到火裡。」

「妳再也用不著它們了，」他咕噥著，把奪下的衣物統統扔進一個大爐子裡，「再也用不著連衣裙、小斗篷、首飾了，再也用不著了。現在妳要用的就是一口棺材了。」

「我很快就赤身露體了，以前從未見過我的侯爵注視了我的屁股一小會兒，然後他一邊玩弄著它一邊詛咒著，扳開它，合攏它，但是他沒有親吻它。」

「很好，婊子，」他說：「夠了！妳就要和妳的衣服一樣了，我要把妳綁在這鐵架上；是的，他媽的！是的，天主作證！我要活活地燒死妳，妳這個婊子，吸入妳燒焦的肌肉發出的陣陣芬香，多麼喜悅囉！」

「說完，他就暈倒在扶手椅上，把精液射在我仍在燃燒的衣服上。他拉了拉鈴鐺，一個男僕走進來，把我領出去。在隔壁房間，我發現了一套嶄新的行頭，飾物要比他燒掉的漂亮兩倍呢。」

這就是我從呂西爾那裡聽來的故事，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我把那個純情姑娘賣給他是去幹這種事，還是去幹更糟的事。

「是去幹更糟糕的事情，」德格朗日說：「很高興妳把侯爵介紹給了老爺們，因爲我也想談一談關於他的一些事情。」

「不管怎樣，太太，」杜克洛對德格朗日說：「還有妳們，我親愛的夥伴，」她對另兩個同伴補充說：「我希望妳們比我講述得更風趣、更明快、更有說服力。我幹完了，輪到妳們。假如我讓老爺們感到乏味，我只能希望你們原諒我。因爲把類似的軼事放在一個背景裡敘述的時候，單調是不可避免的。它們只有作爲個體時才會鮮活的。」

說完，漂亮的杜克洛謙恭地向大家鞠躬，從她的寶座上下來。接著，她從一個壁龕走向另一壁龕，接受大家的鼓掌和親吻。吃晚飯時，杜克洛應邀入席，這是之前從未賜予過任何女人的恩惠。她的談話和她敘述的故事一樣地令人愜意。爲了表示酬謝她帶來的快樂，她被任命爲兩個童子居的總管。四個同道還特許在此逗留期間，無論他們用什麼極端的手段對付女人，她將始終得到通融，還保證會帶她一起回家。到了巴黎，大家將對她幫助打發時光、挖掘快樂而予以重賞。居瓦爾、公爵和她在晚餐時喝得酩酊大醉，好不容易才參加了狂歡酒會。他們聽任迪塞和主教自行其是，自己去了遠處的閨房單獨行動，帶上尙維爾、安蒂奴、裂臀者、泰雷姿和露易松陪著他們。我們可以保證，他們的言行絕不會檢點，至少不會亞於另外兩個同道挖空心思做出的惡劣醜行。

大家在凌晨兩點鐘上床睡覺，十一月就這樣結束。這個淫蕩有趣的傳奇的第一部分結束了。至於第二部分，假如公衆歡迎第一部分，我們也不會讓大家久等的。

我做錯的事情

開篇時的廁所故事過於開誠佈公，本來應該在情節涉及時才展開的。

主動和被動雞姦講得太多，應該隱瞞到情節涉及處。

讓杜克洛對姐姐之死反應激烈，錯了；這不符合她的性格，要修改。

講到阿琳來城堡時是處女，錯了：不是的，不應該是：主教前後兩面都替她開苞過的。

尚未通讀全稿，肯定錯誤百出。

以後謄清時，務必在身邊放一本筆記本，把每一次事件，每一個人物隨時確切地記下來，不然的話，由於人物眾多，必定搞得一塌糊塗。

第二部分，一開始就把握這個原則：奧古絲丁和澤菲爾從第一部分起就睡在公爵房間，同樣，阿東尼和澤爾蜜爾睡在居瓦爾房間，亞森特和法妮睡在迪塞的房間，塞拉東和索菲睡在主教的房間，儘管這些童子尚未開苞。

譯者注：正如薩德指出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終稿寫得太快，而他無法通讀修改原稿，導致日期、人物、場景方面若干細節不合，細心的讀者一定不難發現。儘管如此，由於人物眾多繁雜，規章制度又十分複雜，薩德的細節精度令人歎服。

第二部

一百五十種屬於第二類別的複雜情慾，組成了十二月份的三十一天。尚維爾太太的敘述，穿插著那個月在城堡裡發生的醜事，都以日誌的形式記載下來。（草案）

編注：薩德侯爵並未寫完此書，第二部起全是草稿，括弧內的文字則為他的構思注記。

十二月一日

尙維爾講故事，將講述下列一百五十個故事（每個故事前都有編號）。

1. 他只替三到七歲的雛兒開苞，操陰戶。正是他在尙維爾五歲的時候奪去了她的童貞。
2. 他把一個九歲的女孩捲曲著捆綁起來，替她的陰戶開苞。
3. 他希望強姦十二、三歲的女孩，一邊用手槍頂住她心房，一邊開苞。
4. 他喜歡在處女的陰戶上手淫一個男子，得到精液做髮蠟，接著讓那個男子抱住處女，操她。
5. 他希望一口氣替三個女孩開苞，一個在搖籃裡，一個五歲，另一個七歲。

十二月二日

6. 他只替九歲到十三歲之間的女孩開苞。他雞巴巨大，得有四個婦人抓住處女。馬旦將講到同一個人，他只雞姦三歲的嬰兒，同一個魔鬼。
7. 他讓男僕當著他的面替十到十二歲的少女開苞。過程裡，他只撫摸他們的屁股，一會兒摸少女的，一會兒摸男僕的。然後在男僕的屁股上射精。
8. 他希望替次日出嫁的姑娘開苞。
9. 他希望婚禮先舉行，然後在介於彌撒和上床之間替新娘子開苞。

10. 他想讓隨機應變的男僕到處假裝要結婚，把未婚妻們帶來見主人，他就操她們，隨後，把她們賣給老鴇們。

十二月三日

11. 他必須替兩姐妹開苞。

12. 他和姑娘結婚，替她開苞。但是一切都是個騙局，一旦事情了結，他就遺棄她。

13. 他只操當著他的面剛剛被男人開苞的處女。他只要陰戶塗滿精液的處女。

14. 他使用一根假陰莖開苞。毋需插入，就在他清理過的洞口上射精。

15. 他只要名門望族家的處女，並付極高的價錢。這個人是公爵，他承認在三十年間曾經替一千五百多名少女開苞。

十二月四日

16. 他強迫哥哥當著他的面操他的親妹妹，隨後他自己動手。他要求兩個人都事先解大便。

17. 他強迫父親操被他開苞的女兒。

18. 他把九歲的女兒帶到妓院，讓老鴇抓住她，好讓他操她。他有十二個女兒，他統統以這種辦法把她們開苞。

19. 他只替三、四十歲的處女開苞。

20. 他只替修女開苞，花了鉅款去弄到她們。他得手了幾個。

十二月四日傍晚，就在狂歡會上，公爵替法妮開苞。她被四位陪媼抓住，並由杜克洛伺候著。他一口氣操了她兩次，她暈過去了。他第二次操她的時候，她還不省人事呢。

十二月五日

按照講述內容，爲了慶祝第五周的節日，當日亞森特和法妮成婚，當著大家的面完婚。

21. 他要母親抓住女兒；他先操母親，然後讓母親抓住女兒，替孩子開苞。德格朗日將在二月二十日提到同一個人。

22. 他只喜歡通姦；得爲他弄到出了名的貞潔賢婦。他有法子讓她們討厭親夫。

23. 他要讓丈夫強迫妻子賣淫。當他操她的時候，他得幫忙抓住她。（老爺們馬上如法炮製。）

24. 他把一位有夫之婦放在床上，操她的同時，讓那女人的女兒趴在上面供他吻陰戶。接著，他又一邊操著女兒，一邊親吻母親的屁眼。他親女兒的陰戶時就讓她小便；吻母親的屁眼時就讓她大便。

25. 他有四位已出嫁的婚生女兒，他要操她們四個。他讓四個女兒都懷孕生子，以便有朝一日可以享受到替親外孫兒女開苞的快樂。而他的女婿們還以爲這些孩子是親生的。

公爵敘述了下面的事情，但是它不能算在裡面，因爲不能重演，並不構成一種情慾。公爵講到，他認識一位男人。他操過他和自己母親生下的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女兒被他嫁給了他的兒子，所以操她就等於操他自己的妹妹、女兒和兒媳婦。因此，他也強迫兒子操他自己的妹妹和岳母。居瓦爾敘述了另一段故事。兄妹倆擬訂了一個計劃，把自己的孩子交給對方：妹妹生有一男一女，哥哥也一樣。他們相互參合，有時操自己的侄子，有時是自己的孩子，有時是堂、表兄妹。兄弟姐妹、父親母親紛紛亂交，也就是說，兄妹都在互相性交。

當晚，獻出法妮的陰戶供大家享用。由於主教和迪塞並不操陰戶，只有居瓦爾和公爵操她。之後，她斜斜地戴上一條小小的綬帶，只有前後都開苞之後，她才能戴上很闊的粉紅綬帶。

十二月六日

26. 他一邊讓別人手淫，一邊讓人摩挲著一個女人的陰蒂。他要跟那個姑娘同時射精，但他把精液射在幫姑娘手淫的男人的屁股上。

27. 他親吻著第一個姑娘的屁眼，而同時，第二個姑娘玩弄他的屁股，第三個玩弄他的雞巴。接著她們交換任務。一輪下來，每個姑娘的屁眼都被親吻過，每個都玩弄過他的雞巴和

屁股。而且，大家都還得放屁。

28. 他舔著第一位姑娘的陰戶，同時操第二位姑娘的嘴巴，第三位舔他的屁眼，然後，同上面一樣交換崗位。那些陰戶必須射精，讓他吞下陰精。

29. 他吮吸沾著大便的屁股，讓姑娘用舌頭舔他沾著大便的屁眼，同時在一個沾大便的屁股上手淫。接著三位姑娘交換崗位。

30. 他讓兩個姑娘當著他的面手淫，然後逐個操她們的陰戶[1]，在此期間，莎孚式手淫一不得停止。

那天發現澤菲爾和居皮東在互相手淫，但還沒有互相雞姦，他們受到了懲罰。法妮在狂歡聚會上被老爺們大操特操。

十二月七日

31. 他要大姑娘引誘小姑娘染上惡習。大姑娘幫她手淫，給她出壞主意，然後抓住她讓他操，是否處女不論。

32. 他需要四個女人。兩個操陰戶，兩個操嘴巴。他留心先後次序，雞巴須先從一個女人的陰戶拔出，才插入另一個女人的嘴巴。與此同時，第五位女人跟在身邊，用假陰莖捅他的屁眼。

33. 他要求十二個女人，六老六少；有可能的話，要六對母女。他吸吮她們的陰戶、屁股和嘴巴。舔陰戶的時候，他要吸尿液；舔嘴巴的時候，他要吸唾液；舔屁股的時候，他要吸臭屁。

34. 他用八個女人來替他手淫，各自擺出不同的姿態。要加以描述。

35. 他要三男三女以不同的體位彼此性交。

十二月八日

36. 他組成了十二個小組，每組各兩女；但她們的擺設方式要講究，她們只能露出屁股，身體的其他部分必須隱藏在他的視線之外。他一邊觀察那些屁股，一邊手淫。

37. 他要六對姑娘在一個鏡子廳裡同時手淫。每對姑娘要以花樣繁多的淫蕩姿勢互相手淫。他站在鏡廳的中央，注視著她們以及她們在鏡子裡的複製品。他沉溺其中，讓一位老婦人幫他手淫，然後射精。他親遍了每對姑娘的屁股。

38. 他讓人當著他的面灌醉、毆打四個妓女，當她們醉得一塌糊塗時，要一個接一個地對著他的嘴嘔吐。越老邁醜陋的女人，他越喜歡。

39. 他讓一位姑娘在他嘴里拉屎，但並不吃掉。與此同時，第二位姑娘吮吸他的雞巴，並摩挲他的屁股。他在幫他雞姦的那位姑娘手裡同時射精和大便。然後，姑娘們交換位置。

40. 他讓一位男人在他嘴裡拉屎。他一邊吃著大便，一邊讓一位小男孩幫他手淫。接著，

男人幫他手淫，男孩幫他拉屎。

那天傍晚，在狂歡酒會時，居瓦爾替咪謝特開苞，按照慣例，由四位陪媼抓住，杜克洛伺候著。所以不再詳述。

十二月九日

41. 他先在姑娘的嘴裡拉屎，又緊接著操她的嘴。第二位姑娘躺在她的身上，大腿夾著她的腦袋。第三位姑娘則在第二位的臉上拉屎。他一邊操第一位姑娘嘴裡的屎，一邊吃著第三位拉在第二位姑娘臉上的大便。接著，她們要交換角色，直到三位姑娘輪流了一遍。

42. 在特定的日子裡，他要經手三十位姑娘。他讓她們統統在他嘴里拉屎，然後吃掉最漂亮的三四位姑娘的大便。他每星期要舉行五次這樣的晚會，也就是說，他一年裡要見七千八百位姑娘。尙維爾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七十歲，幹此行當，已經達五十年了。

43. 他每天早上見十二位姑娘，呑下十二坨大便；他同時接見她們。

44. 他躺在浴缸裡，三十位婦人相繼上來，在浴缸裡小便、大便，直到浴缸裝滿。他在糞水裡戲水，接納大小便時射精。

45. 他當著四位婦人的面拉屎，要求她們看著，並幫助他拉出大便；接著，他要她們把大便分而食之。然後，婦人們分別拉屎。他把大便攪拌在一起，把四坨都呑下。供便者必須是

六十歲以上的老婦人。

當晚，咪謝特的陰戶任由衆人處置；隨後她繫上了一根小綬帶。

十二月十日

46. 他讓甲姑娘和乙姑娘拉屎。接著，他強迫乙姑娘吃甲姑娘的大便，甲姑娘吃乙姑娘的大便。隨後甲姑娘和乙姑娘又要拉屎，他吃掉她倆的大便。

47. 他要求一母拖三女。他吃女兒拉在母親屁股上的大便，然後吃母親拉在一位女兒屁股上的大便。

48. 他強迫女兒在母親的嘴裡拉屎，然後用母親的奶子擦屁股。他吃掉母親嘴裡的大便，隨後，要母親在女兒嘴裡拉屎，和先前一樣，他吃掉大便。

（爲了和前項有所不同，最好用母子來替換。）

49. 他要父食子屎，然後他吃掉父親的大便。

50. 他要弟弟在姐姐的陰戶裡拉屎，然後他吃掉大便；接著要姐姐在弟弟的嘴裡拉屎，他同樣把大便吃掉。

十二月十一日

51. 尚維爾宣佈說，她將談論褻瀆宗教。她說到了一個男人，他要妓女一邊幫他手淫，一邊說一些駭人聽聞的褻瀆話：他也回敬她一些可怕的話。在此期間，他的樂子在於親吻她的屁股。他的舉動僅限於此。

52. 他要姑娘傍晚去教堂幫他手淫，特別是當聖餐呈上來的時候。他盡可能地靠近聖壇坐著，同時撫摸著她的屁股。

53. 他去做告解的唯一目的，就是讓聽懺悔者勃起。他向神父羅列種種下流行爲，並在告解室說話的期間手淫。

54. 他要姑娘去做告解，等她從告解室露面的時候，操她的嘴巴。

55. 他在他私人的小禮堂做彌撒的時候操一名妓女，在聖杯聖餅拿起的時候射精。

那晚，公爵替索菲的陰戶開苞，說了許多褻瀆的話語。

十二月十二日

56. 他買通了一個神父，把告解室讓給了他，以便傾聽年輕寄宿生的懺悔。他騙取他們懺悔，告解中盡可能給他們提供最糟糕的救贖建議。

57. 他要女兒向他事先買通的修道士告解，他自己躲在一旁偷聽。修道士要求懺悔者在告解時把裙子高高地拎起，把屁股清楚地展露在父親眼前。因此，他既可以偷聽女兒懺悔，又

可以看她的屁股。

58. 為全裸的妓女們做彌撒；他一邊觀察這個盛況，一邊在其他姑娘的屁股上手淫。

59. 他讓妻子向他收買的修道士懺悔。修道士誘姦他的妻子，並當著躲藏在一旁的丈夫的面操她。假如妻子拒絕的話，他就現身，幫助修道士逼迫妻子。

在那天，他們用塞拉東和索菲的婚禮慶祝了第六周的節日，兩人完婚。晚上，索菲獻出了陰戶，她也披上了綬帶。由於舉行婚禮，當晚只講了四個情慾故事。

十二月十三日

60. 在彌散就要進行的時刻，在神壇上操幾個妓女。她們赤裸的屁股壓在聖石上。

61. 他讓一個裸女跨坐在大型耶穌像十字架上。他操著她的陰戶，操她的陰唇，依這個姿態，基督的頭正磨著神女的陰蒂。

62. 他在聖餐杯裡放屁，讓別人在裡面放屁。他在裡面撒尿，讓別人撒尿；他在裡面拉屎，讓別人拉屎。最後，他把精液射在聖餐杯裡。

63. 他讓一個小男孩在奠酒器裡拉屎，一邊接受男孩的吮吸，一邊吃大便。

64. 他讓兩個姑娘在耶穌十字架上拉屎，她們拉完後，他繼續。他在偶像臉上的三坨大便上手淫。

十二月十四日

65. 他打碎耶穌十字架、聖母像、聖父像，在碎片上拉屎，然後統統付之一炬。這同一個男人還有帶妓女去聆聽佈道的癖好，一邊聽著聖經，一邊讓她替其手淫。

66. 他參加領聖體餅，回家後讓四個妓女在嘴巴裡拉屎。

67. 他讓她去領聖體餅，她回來的時候，就操她的嘴巴。

68. 他在自家小禮堂打斷正在做彌撒的神父。打斷他是爲了在聖餐杯裡手淫。然後他強迫妓女幫神父在聖餐杯裡射精，還迫使後者一飲而盡。

69. 2

70. 他在獻祭聖餅中打斷神父，迫使他用聖餅來操妓女。

當日，發現奧古絲丁和澤爾蜜爾在一起手淫，她們受到了嚴懲。

十二月十五日

71. 他讓姑娘在聖餅上放屁，他本人也如此。接著，他一邊操著妓女，一邊吞下聖餅。

72. 杜克洛曾提到把自己釘在棺材裡的某個男人，這個男人強迫妓女在聖餅上拉屎；他也

在上面拉屎，然後把沾屎的聖餅扔在各處。

73. 用聖餅來摩挲妓女的陰蒂，讓她在上面射精，然後把聖餅塞進她的陰戶並操她，輪到他在聖餅上射精。

74. 用刀把聖餅切開，讓人把碎塊塞進他的屁眼裡。

75. 讓別人幫他在聖餅上手淫，最後在上面射精。當他恢復冷靜，精液流光時，把聖餅餵給狗吃。

當晚，主教獻出聖餅，居瓦爾用它替埃貝開苞。他把它硬塞進她的陰戶裡，然後在上面射精。他們獻出了更多的聖餅，那些已經開苞的娘娘們都被它們操了。

十二月十六日

尚維爾宣佈，最近作為她故事主線的褻瀆，從即刻起將僅僅充當附屬物。妓院裡所謂的複雜情慾「小儀式」，將成為主要目標。她請大家記住與此有關的一切，都不過是枝節問題；但她的故事和杜克洛同類故事的不同之處，在於杜克洛總是講述一男一女之間的故事，而她，將加入多女御一男的事情。

76. 做彌撒時，他讓一個姑娘鞭打他，再操第二個姑娘的嘴巴，當聖餅祭起的時候，他射

精。

77. 他讓兩個婦人用撣衣鞭輕輕鞭打他的屁股。每個婦人打十鞭，中間穿插手淫他的屁眼。

78. 他讓四個不同的姑娘一邊朝他嘴裡放屁，一邊鞭打他：姑娘們輪流上陣，每個人都有機會鞭打和放屁。

79. 他在操女兒的同時，讓妻子鞭打他。接著操妻子，讓女兒鞭打。這個人杜克洛也提到過，就是那個讓妻女在妓院裡接客的那一位。

80. 他讓兩個姑娘同時鞭打他，一個鞭打前面，一個鞭打後面。當他非常興奮時，就操其中的一個姑娘，而另一位繼續鞭打。接著，操第二個，第一個鞭打。

當晚，埃貝的陰戶獻出供大家享用。她戴上了小小的綬帶。她還不能佩帶大綬帶，因爲她還沒有雙重開苞過。

十二月十七日

81. 他一邊親吻著男孩的屁股，一邊讓別人鞭打他，同時他操一位姑娘的嘴巴。接著他操男孩的嘴巴，親吻女孩的屁股，同時承受另一位姑娘的鞭打。然後，他讓男孩鞭打他，操一直鞭打他的妓女的嘴巴。接著，又讓他親吻過屁股的姑娘鞭打他。

82. 他讓老婦人鞭打他，操老頭子的嘴巴，然後讓這對老夫妻的女兒在他嘴裡大便，然後交換角色，直到每人都輪流了一遍。

83. 他一邊手淫，一邊讓別人鞭打他。然後，他對著撐在姑娘屁股上的耶穌十字架射精。

84. 他一邊用聖餅操著妓女的陰唇，一邊讓人鞭打他。

85. 他檢閱了整個妓院。他接受了所有妓女的鞭打，同時親吻著老鴇的屁眼，她在他的嘴裡放屁拉屎。

十二月十八日

86. 他讓一群出租馬車夫和煙囪清掃匠鞭打他。每次兩人一組，一個掄鞭子，另一個向他嘴裡放屁，一個早上，他要雇傭十到十六名。

87. 他讓三個姑娘抱住他，四肢著地。第四個姑娘跨騎在他身上，鞭打他。四個人輪流跨騎並鞭打他。

88. 他赤身露體地置身於六個姑娘當中；他跪倒在地，請求原諒。每個姑娘頒佈一條苦修令。他每拒絕一條苦修令，遭拒絕的姑娘就鞭打他一百鞭。這些苦行統統非常討厭：一個想要在他嘴裡拉屎；另一個想讓他舔掉她吐在地上的膿痰；第三個正來月經，想讓他舔乾淨陰戶；第四個沒洗腳，想讓他舔腳趾縫；第五個流鼻涕，如此這般，不一而足。

89. 十五位姑娘分成三個一組過來：一個鞭打他，一個吮吸他，另一個拉屎。然後，拉屎

的那一位鞭打；吮吸的那位拉屎；鞭打的那位吮吸。這樣，他要挨到十五位姑娘都輪了一遍。他陶醉在喜悅中，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一位老鴇指揮一切。他每周六次召開這種聚會。

（這個眞的很好玩，我極力推薦。事情要辦得快；每個姑娘應打二十五鞭，在鞭打的間隙中，第一個姑娘吮吸，第三位拉屎。假如他要每位姑娘打五十鞭，總數將達到七百五十鞭，這個數目並不過分。）

90. 二十五個妓女用拍打和撫摸來弄酥他的屁股。直到他的屁股變得完全沒有知覺時，才可以離開。

當晚，公爵替澤爾蜜爾開苞時受到了鞭打。

十二月十九日

91. 他讓六個姑娘起訴自己；各人都有要扮演的角色。他被判處絞刑，眞的被吊起來，但是繩子突然折斷，就在此刻，他射了精。（把這個故事和杜克洛講過的相似故事聯繫起來。）

92. 他讓六個老婦人站成半圓；當三個年輕姑娘鞭打他時，六個乾癟老太婆一起朝他臉上吐唾沫。

93. 一個姑娘用九尾鞭的柄捅他的屁眼，第二個姑娘從正面鞭打他的大腿和雞巴。他就這

樣在正面鞭打者的奶子上射精。

94. 兩個女人用牛筋製成的鞭子痛打他，而第三個跪在他的面前，讓他在奶子上射精。

由於舉行了紀念第七周的澤爾蜜爾和阿東尼的婚禮，她當晚只講了四個故事。鑒於昨晚澤爾蜜爾的陰戶已經開苞，他們可以完婚。

十二月二十日

95. 他一人御六女，假裝想躲避鞭打；他試圖從她們的手中奪取鞭子，但是她們太強壯了，還是照樣痛打他。他全身赤條條的。

96. 他在各由十二位姑娘組成的雙列鞭子陣中經過。全身都受到了鞭打，在第九次過陣之後射精。

97. 他讓人先鞭打他的腳底板，然後是雞巴和大腿，他躺在躺椅上，三個婦人相繼跨騎在他身上，在他的嘴裡拉屎。

98. 三位姑娘輪流鞭打他，一個用撣衣鞭，一個用牛筋鞭，另一個用九尾鞭。第四位跪倒在他面前，淫棍的僕從正逗弄著她的屁眼。她吮吸著主人的雞巴，而他手淫著僕從的雞巴，使他在吮吸者的屁股上射精。

99. 他置身於六位姑娘當中：第一位用針戳他，第二位用鉗子鉗他，第三位用火燒他，第

四位用牙齒咬他，第五位用指甲抓他，第六位用鞭子打他。他的全身沒有一個地方倖免，在混戰中射精。

當晚，澤爾蜜爾新近開苞的陰戶獻出來給大家操。也就是說，只給居瓦爾和公爵操，因爲四位同道中只有他倆操陰戶的。當居瓦爾操澤爾蜜爾的時候，他對康絲坦斯和阿德萊德的憎恨加深了；他想讓康絲坦斯侍奉澤爾蜜爾。

十二月二十一日

100. 他讓僕從幫他手淫，而赤身露體的姑娘站在雕像臺座上；在他被手淫的過程中，她既不得移動，也不能失去平衡。

101. 在老鴇幫他手淫的時候，他撫摸她的屁股；同時，姑娘的手中拿著一根非常短的蠟燭。在這個淫棍射出精液之前，她不能放開蠟燭。而他小心忍著，直到姑娘的手指被烤焦了才射精。

102. 他在大桌子上進晚餐。用來照明的是六根燃燒的蠟燭，分別插在六位趴在桌子上的裸女屁眼裡。

103. 他在進晚餐，讓一位姑娘跪在尖利的鵝卵石上。假如在吃飯過程中她動彈一下，就得不到報酬。在她的上方有兩根倒掛的蠟燭，滾燙的蠟燭油滴落在她的背脊上和奶子上。她只

要稍微動彈一下，就打發回去，一個子兒都拿不到。

104. 他強迫她在一個很狹窄的鐵籠子裡待上四天。她既不能坐下，也不能躺著。他通過柵欄給她餵食。（德格朗日在講述火雞芭蕾的時候將提到他。）

當晚，居瓦爾替科蓉開苞。

十二月二十二日

105. 他讓一位裸女頂著毯子站著跳舞，旁邊有一隻貓，當她摔倒在地的時候，讓貓踩她、咬她，抓她。但是，不管發生什麼事，她都必須繼續蹦蹦跳跳，直到那個男人射精。

106. 他用某種藥物給一位婦人擦，引起她全身劇癢，拚命地撓癢，直到出血；他一邊看著她抓癢，一邊手淫著。

107. 他讓婦人喝下一劑藥酒，停止她的月經，讓她有患上嚴重疾病的危險。

108. 他讓她吞下一種治馬匹的藥，引起她劇烈的腸絞痛。他看著她拉肚子，整天受罪。

109. 他把蜂蜜塗在姑娘的裸體上，然後把她綁在柱子上，放任成群的大蒼蠅叮她。

當晚，獻出科蓉的陰戶供自由處置。

十二月二十三日

110. 他把姑娘放在一個飛快旋轉的樞軸上。她全身赤裸捆綁著，一直旋轉到他射精。

111. 他把一位姑娘腦袋朝下吊起來，直到他射精。

112. 他讓她吞下大劑量的催吐藥，說她已經中毒了，他一邊看著她嘔吐，一邊手淫著。

113. 他用力揉捏她的胸脯，直到它變得烏青。

114. 他接續九天揉捏她的屁股，每天長達三個小時。

十二月二十四日

115. 他讓姑娘爬上高高的梯子，直到二十法尺的高度。就在那裡，橫檔斷了，她摔在事先準備好的床墊上。他朝她走去，在她著地的那一瞬間在她身上射精。有時候，他選擇這個時候操她。

116. 他用盡全力打姑娘的耳光，一邊做，一邊射精。他坐在椅子裡，姑娘朝他跪著。

117. 用有金屬環的戒尺打她的手。

118. 用力地打她屁股，直到屁股發火。

119. 他把噴嘴插入她的屁眼，向裡面鼓氣。

120. 他把幾乎沸騰的開水給她灌腸，看著她痛苦地扭動取樂，在她屁股上射精。

那晚，阿琳的屁股挨四個同道的掌摑，一直把她的屁股拍成了鮮紅色，而一位陪媪抓住她的肩膀。奧古絲丁也挨了幾下掌摑。

十二月二十五日

121. 他征募了一些虔誠的婦人，用耶穌十字架和念珠來打她們。接著讓她們大家擺出聖母在聖壇上的姿勢，固定在一個姿態上，不得擅動。她們在長長的彌撒期間必須保持這種姿勢；當頒聖餐禮時刻來臨時，她們都要在聖餅上拉屎。

122. 讓她赤身裸露地在花園裡跑步，當時正是滴水成冰的冬夜；到處都是繃開的繩索，把她給絆倒在地。

123. 當她脫光之後，他裝做不小心，把她扔進了一個盛滿沸水的大桶裡，並不讓她爬上來，直到他在她身上射了精。

124. 在隆冬的日子裡，把她一絲不掛地綁在花園當中的柱子上，她要念五遍天主經和五遍聖母經，或是直到他丟精爲止。當他凝視這個場景時，另一位姑娘負責刺激射精。

125. 他事先把一種黏膠塗在坐便器的座圈上，然後讓一位姑娘去拉屎；剛坐下，屁股就牢牢地粘住了。同時，在另一邊，把一個鐵火盆放在她的屁股下面。她跳了起來，在身後剝下了完整的一圈皮膚。

那晚，褻瀆的伎倆被用在了兩位信徒阿德萊德和索菲身上。公爵喜歡上奧古絲丁有好長時間了，他終於替她開了苞，所以他一口氣在她陰戶裡射精了三次。當晚，他突然想到要讓她一絲不掛地在院子裡跑動，儘管當時的天氣奇冷。他興致勃勃地提出這個想法，但是不能啊，同道們認爲，奧古絲丁太漂亮了，留著以後還用得著她；此外，她還沒有從後面開苞過呢。公爵爲了當晚能把她帶到地下室，願意提供二百路易作爲公帑：同道們再次拒絕。他希望至少能用巴掌摑她的屁股。每個同道摑了她二十五下。但是公爵卻是全力以赴地摑，期間他射了第四次精。他睡覺時跟她同床，當晚又操了她三次。

十二月二十六日

126. 他把姑娘灌醉，讓她躺下睡覺。當她睡著的時候，把她的床抬高了。半夜裡，她伸手去拿便盆的時候，發現找不著了。由於床鋪懸在空中，她踏空栽了跟頭，卻摔在事先準備的床墊上。那個男人正在那裡候著呢，一摔下來就開始操她。

127. 他讓她一絲不掛地在花園裡奔跑，他揮舞著馬鞭在後面追趕，但只是嚇唬她而已。她得一直向前跑，直到累得摔倒爲止。就在那時，他一躍而起，撲向姑娘並操她。

128. 他用黑綢揮衣鞭抽打姑娘，每次十下，一共百鞭。在每次鞭打的間隙，他狂熱地親吻姑娘的屁股。

129. 他用浸過酒精的九尾鞭鞭打她，直到姑娘見血，他把精液射在她的屁股上。

尙維爾該日只講了四個情慾故事。因爲當日爲慶祝第八周的節日，舉行了澤菲爾和奧古絲丁的婚禮。他們倆都屬於公爵，當晚就睡在他的房間裡；但是在舉行儀式之前，他要讓居瓦爾鞭打那個童男，而他自己鞭打那位童女。立即執行，各人都領了一百鞭。但公爵被奧古絲丁惹得性起，射了好幾次精，所以他非常用力地鞭打她，直到她見血。

（說到當晚的消遣，必須詳細解釋一下星期六懲罰的性質：怎樣進行的，要打多少鞭。可以畫出表格，羅列罪行和鞭打數目。）

十二月二十七日

130. 他只想鞭打五到七歲的小女孩。而且他總是會找到藉口，彷彿在懲罰她們一樣。

131. 他是神父，一位婦人來向他懺悔。她敘述了自己所有的罪孽，爲了讓她以苦行贖罪，他鞭打她五百下。

132. 他接待了四位婦人，每人各挨打六百鞭子。

133. 他讓兩個男僕當著他的面做同樣的儀式，輪流上陣。他們要應付二十位婦人，每人各賞六百鞭子：婦人們沒有捆綁起來。他一邊看他們搞弄，一邊自己手淫。

134. 他只鞭打十四到十六歲的少年，事後讓他們在他嘴裡射精。每個人都鞭打一百下，他每次都兩個一起打。

奧古絲丁的陰戶當晚貢獻了出來。居瓦爾連續操了她兩次。和公爵一樣，他也想在完事之後鞭打她。兩個男人像餓虎撲向了那個迷人的姑娘。他們想提供四百路易做公帑，以便兩人當晚共同享用她；提議被否決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

135. 他讓一位裸女走進房間，於是，兩個男人撲向她，分別鞭打她的一邊屁股，直到見血。她被捆綁著，鞭打結束後，他把男人們的陰莖放在妓女流血的屁股上揉搓，他自己也如法炮製。

136. 她的手腳被綁在牆上。面向著她的牆上裝著一個和她肚子相同高度的鋒利鋼刀片。假如要躲避毆打，她只好向前倒去，就會割傷她自己。假如她想要躲過利刃，她只能向後迎接鞭子。

137. 他連續九天鞭打一位姑娘，第一天打一百下，後面都要加倍，直到第九天結束。

138. 他讓妓女四肢爬在地上，自己倒騎在她背上，臉朝著她的屁股，大腿用力夾緊她。騎上之後，他鞭打她的屁股，並從反面鞭打她的陰戶。由於這次使用了撣衣鞭，很容易把鞭梢指向她陰戶裡面。這正是他要做的。

139. 他要一位孕婦，讓她向後仰著，背靠在一個圓桶上。她的頭落在圓桶另一側，枕在一

張椅子上並固定。她的頭髮凌亂地披著，雙腿盡可能分開伸展著，圓鼓鼓的肚子顯得非常地緊繃，陰戶盡可能張開著。就這樣，他在她的肚子上落鞭，直到她見血。他走到圓桶的另一端，朝她的臉上射精。

（注意：根據我的筆記，同居只在開苞後進行。所以，記載著公爵此刻對奧古絲丁納房。請覈實這是否屬實，是否在一開始就對四位娘娘納房，當時是否說明，她們就睡在納房主人的臥室裡。）

當晚，公爵休掉康絲坦斯，她名譽掃地了。由於她懷孕，還是通融她的，因爲老爺們對大肚子還有其他計劃。奧古絲丁現在充任公爵夫人，只履行夫人在沙發和廁所裡的角色。康絲坦斯的級別已經降到了陪媪之下。

十二月二十九日

140. 他只要十五歲的小姑娘，他用枸骨葉冬青和蕁麻來鞭打她們，直至見血。他對屁股的品味非常高雅，所以很難選擇。

141. 只用牛筋鞭子，一直打到女人的屁股體無完膚；他要連續接納四位婦人。

142. 他只用裝有尖銳鐵頭的撣衣鞭，在女人全身流血的時候射精。

143. 德格朗日將在二月二十日提到同一個人、要孕婦伺候，他用趕牲口的鞭子鞭打她們，

他能從屁股上打掉大塊的皮肉。他還不時朝肚子抽上一兩鞭子。

蘿賽特在那晚被施以鞭刑，居瓦爾替她的陰戶開苞。當天，海格力斯和朱莉的姦情曝了光，她一直在讓對方操她。老爺們斥責她時，她很浪蕩地辯解；所以，她被鞭打得格外厲害。不過，由於老爺們都很喜歡她，也喜歡一直表現卓越的海格力斯，就寬恕了他們，並拿他們開玩笑。

十二月三十日

144. 他把一根蠟燭置於一定高度；姑娘右手的中指粘著一塊蠟燭頭，點上了火。火種很短，假如她動作遲緩的話，就會被燒著。她的任務是拿點著的蠟燭頭來點燃高處的那根蠟燭。但是，她得跳起來才能搆著。淫棍手拿皮鞭，用力地鞭策著她，讓她跳得更高，儘快地點燃蠟燭。假如成功點燃，事情就到此結束，否則就打得她死去活來。

145. 他輪番鞭打他的妻子和女兒，讓她們到妓院裡賣淫，以便當著他的面受鞭打。但這並不是我們講過的同一個人。

146. 他用九尾鞭鞭打，從頭背打到腿肚；姑娘始終都捆綁著，直打到整個後背血跡斑斑。

147. 他只鞭打奶子，奶子要肥碩。假如女人懷孕的話，他付雙倍的價錢。

當晚，蘿賽特的陰戶獻出供大家享用。在居瓦爾和公爵盡興地操過之後，他們和同道們就鞭打她的陰戶。她四肢著地，老爺們努力把揮衣鞭的尖頭捅到裡面去。

十二月三十一日

148. 他用九尾鞭，只鞭打臉部，而且只鞭打漂亮的臉蛋。德格朗日將在二月七日提到此君。

149. 他用九尾鞭不分青紅皂白地鞭打整個身體，絕不放過任何地方，包括面孔、陰戶和乳房。

150. 用牛筋鞭鞭打十六到二十歲的小夥子二百下，鞭子落在整個後背部。

151. 他在房間裡，四位姑娘挑逗和鞭打他。當他最終慾火焚身時，就撲向對面房間赤條條等著他的第五位姑娘。他手裡拿著牛筋鞭，不分青紅皂白地拚命鞭打著姑娘的全身，直到他射精。但是爲了讓他及早射精，讓受鞭者少受些痛苦，他通常在即將射精時才被送出去。

（弄清楚爲什麼要多出一人。）

大家爲尙維爾喝彩，給了她和杜克洛一樣的榮譽。那天晚上，兩位故事員和老爺一起進餐。後來，在狂歡酒會上，阿德萊德、阿琳、奧古絲丁和澤爾蜜爾除了乳房之外，身體其他部分都用九尾鞭處罰了。由於還要留著她們供以後兩個多月的享用，所以她們得到了相當的

通融。

注釋：

1. Sappho，希臘女詩人，女同性戀之祖師婆。
2. 第六十九號情慾被薩德刪節。

第三部

一百五十種屬於第三類別的罪惡情慾，組成了一月份的三十一天。馬旦太太的敘述，穿插著那個月在城堡裡發生的醜事，都以日誌的形式記載下來。

（草案）

一月一日

1. 他只喜歡自己被雞姦，他從不會嫌雞巴太過粗大。但是，馬且說她不會太強調這種情慾。這趣味太簡單，她的聽衆對此太過熟悉。

2. 他只喜歡替三到七歲小姑娘的屁股開苞。此人通常是這樣獲取開苞權的：馬且只有四歲，感到難過。她的母親懇求這個男人提供接濟，但他是個鐵石心腸的人。

他就是杜克洛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提到的同一個人，尚維爾在十二月二日也講到了他，同一個魔鬼。他有一根巨大無比的雞巴，異常富有。他每天替兩位姑娘開苞：早上他替陰戶開苞（尚維爾十二月二日提到過）；傍晚他替屁股開苞。而且這還不算許多其他的癖好。四個婦人按住馬且，他從後面插入。他的射精持續了六分鐘，在這過程中，他像公牛般大聲吼叫著。儘管她還是個四歲的小東西，他奪取屁股貞操的方式簡單而且熟練。

3. 馬且的母親把她弟弟的貞操賣給了一位只雞姦男孩的男人。他只要正好七歲的男孩子。

4. 她現在十三歲，她的哥哥十五歲，他們去到一個強迫哥哥操親妹妹的傢伙的家裡。當兄妹倆緊緊地交合在一起後，他一會兒插入哥哥的肛門，一會兒是妹妹的。

馬且炫耀著自己的屁股。老爺們讓她展示給大家看，她在講臺上露出了屁股。

她繼續說道，她剛剛提到的那個男人，就是杜克洛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講到過的伯爵。他也將在德格朗日二月二十七日的故事中出現。

5. 他一邊和兄妹倆肛交，一邊讓別人操他。德格朗日將在二月二十四日談到同一個人。

當天晚上，公爵替只有十二歲的埃貝的屁眼開苞。麻煩眞是沒完沒了：四個陪媼抓住她，杜克洛和尙維爾在一旁幫忙。由於次日有節日，爲了不打亂計劃，埃貝的屁股也在當晚供大家享用，四位老爺都充分享受了一番。在被雞姦了七次之後，她不省人事地被抬走了。（馬旦千萬不要說她是石女，那是錯誤的。）

一月二日

6. 他讓四位姑娘在他嘴裡放屁，與此同時，他雞姦第五位。然後，他交換姑娘。一個回合下來，也就是大家都放過屁，都被雞姦之後，他才在第五個屁眼裡射精。

7. 他從三個小男孩身上找樂子：他雞姦他們，讓他們拉屎，讓三人輪流，表現不積極者被手淫。

8. 他一邊操妹妹的屁股，一邊讓哥哥在他嘴裡拉屎；然後讓他們交換角色。在兩個享樂過程中，他讓別人雞姦。

9. 他只雞姦十五歲的姑娘，但是事先要用盡全力鞭打她們。

10. 他整個小時折騰、捏弄她的屁股和屁眼，然後雞姦她，同時讓別人狠狠地鞭打他。

當天慶祝了第九周的節日：海格立斯娶埃貝，並操她陰戶。居瓦爾和公爵輪流雞姦夫妻倆。

一月三日

11. 他只在做彌撒期間雞姦，在聖餐拿起的那一剎那射精。

12. 他雞姦時一定要踐踏耶穌像十字架，同時讓姑娘也踐踏耶穌像。

13. 杜克洛在第十一天講到的那個用歐仁妮來取樂的男人讓姑娘拉屎，然後把沾滿大便的屁股擦乾淨。他有一根特大號的雞巴，用聖餅掩護陰莖頭來雞姦。

14. 雞姦一個年輕人，讓別人雞姦他；都用聖餅來掩護龜頭。被他雞姦的男孩的頸背上放著另一隻聖餅，第三個年輕人在其上拉屎。他就這樣射精了，沒有變換姿勢，但是嘴巴裡說著大逆不道的褻瀆話。

15. 當神父做彌撒的時候，他雞姦他。當神父做完獻祭儀式後，雞姦者休息片刻。在短暫的休息期間，神父把聖餅埋在自己的屁股裡。他重新開始雞姦神父，進一步把聖餅塞緊。

那晚，居瓦爾用聖餅掩護著龜頭，替年輕迷人的澤拉米爾的屁股開苞。安蒂奴用另一隻聖餅操院長；在操的過程當中，院長的舌頭把第三隻聖餅推進方珣的屁眼裡。

一月四日

16. 他只雞姦非常老邁的婦人，而且只在別人鞭打他時進行。
17. 只雞姦年老的男人，而且只當別人操他的時候進行。
18. 定期和他的兒子私通。
19. 他只雞姦醜八怪、黑奴或畸形的人。
20. 爲了把亂倫、通姦、雞姦和褻瀆結合在一起，他用聖餅掩護龜頭，雞姦他已出嫁的女兒。

當晚，向四個同道獻出了澤拉米爾的屁股。

一月五日

21. 他讓兩個男人輪流操他和鞭打他。同時，他雞姦一個小男孩，並讓一位老頭在他嘴裡拉屎。他把大便吃掉。
22. 兩個男人輪流操他，一個操嘴巴，另一個操屁眼。過程不得少於三個小時，以桌上的

手錶爲準。他呑下了操他嘴巴的那個人的精液。

23. 他讓十個男人操他，計次付酬。有一天，他抵擋住了多達八十人次，自己沒有射精。

24. 他逼妻子、女兒、妹妹賣淫，專門供雞姦，然後觀看她們做。

25. 他一次雇了八個男人圍繞自己轉，一個操他的嘴巴，一個操他的屁眼，一個操他的左腹股溝，一個操他的右腹股溝；他的兩隻手分別爲兩個人手淫，第七個人操他的大腿之間，第八個在他臉上手淫。

那晚，公爵替咪謝特的屁股開苞，令她劇烈疼痛。

一月六日

26. 他讓一個老頭當著他的面被雞姦；好幾次，雞巴從老人的屁眼裡拔出，放進檢查者的嘴裡。他吮吸著它，然後吮吸老人的陰莖，吮吸他的屁眼，然後雞姦他。而一直在操著老人的男人現在來雞姦他，並受到了小淫棍的女家庭教師的鞭打。

27. 他猛烈擠壓著他正在雞姦的十五歲姑娘的脖子，以便讓她的肛門緊縮。同時，他被一根牛筋鞭抽打著。

28. 他讓人把巨大的水銀和汞化合球塞進屁眼裡。這些球在腸子裡上上下下，造成極度的肉癢快感，他吮吸幾個雞巴，呑下精液，吮吸妓女屁股，呑下大便。這種狂喜足足持續兩個

小時。

29. 他讓一個父親雞姦自己，與此同時，他雞姦該人的兒子和女兒。

那晚，獻出了咪謝特的屁股。迪塞選擇馬旦睡在他的房間，這是仿照先例，因爲公爵佔有了杜克洛，居瓦爾佔有了方珣。馬旦已經對迪塞施展如同杜克洛施之於公爵的同樣淫蕩影響力了。

一月七日

30. 他操一隻火雞，火雞的頭夾在俯臥的姑娘大腿間，看起來就像他正在雞姦那位姑娘。與此同時，他也正被雞姦，當他射精的時候，姑娘切斷火雞的脖子。

31. 他一邊接受鞭打，一邊從後面操母山羊陰部。他讓山羊懷孕了，並生下崽子。儘管它是怪胎，他還是雞姦了它。

32. 他雞姦公山羊。

33. 他想要看女人被狗搞弄後射精。他用手槍把伏在女人肚皮上的狗射死，但是不傷害這位婦人。

34. 在把聖餅塞進天鵝的屁股後，雞姦它，然後在射精的時候親手把牠掐死。

當晚，主教首次雞姦了居皮東。

一月八日

35. 他把自己關在一個特別準備的籮筐裡，只有一處有個開孔。在自己屁眼上塗抹母馬的淫液之後，挺在開孔處。他藏身的籮筐代表母馬的身體，上面覆蓋著馬皮。一匹訓練有素的種馬被牽了進來，開始雞姦他。與此同時，他在籮筐裡操一隻漂亮的白母狗。

36. 他操一頭奶牛，使牠生仔，然後就操那怪胎。

37. 在一個類似裝置的籮筐裡，他放置了一位婦人，陰戶接納公牛的陰莖。他觀看這場面取樂。

38. 他把一條馴養蛇放進自己的肛門裡雞姦，他同時雞姦籃子裡的一隻貓。貓緊緊地夾著，不能對他造成傷害。

39. 他操一頭母驢，同時也被一頭公驢雞姦著。公驢關在一種特製的設備裡，容後詳述。

那晚，獻出了居皮東的屁股供享用。

一月九日

40. 他操山羊的鼻孔，而山羊同時舔著他的睾丸。在這過程中，別人要麼用鐵齒馬刷刷

他，要麼舔他屁眼。

41. 他雞姦一隻綿羊，而一隻狗同時在舔他的屁眼。

42. 他雞姦一條狗，當他射精時，牠的頭被砍下來了。

43. 他強迫一妓女幫一匹毛驢手淫，他一邊觀看著這個景象，一邊被別人操著。

44. 他操一隻關在籃子裡的公猴子的屁眼。猴子一邊被雞姦，一邊被折磨，這樣牠的肛門就會夾緊。

那晚，用裂臀者和咪謝特的婚禮慶祝了第十周的節日。完婚令新娘子慘痛得很。

一月十日

馬旦宣稱，她將討論另一種情慾。在尚維爾的故事中舉足輕重的鞭子，在她的故事中將只有次要的作用。

45. 他讓人找已經犯罪的姑娘。他到達之後，就恐嚇說她們肯定會被捕。但是，只要她們願意承受猛烈的鞭打，他就統統攬到自己身上。她們是那麼害怕，當然聽憑鞭打，直到見血。

46. 他讓人找一位長髮飄逸的婦人，藉口是只想檢查一下頭髮。但是他卻不信守諾言，剪

掉了她的頭髮，並在她流淚惋惜之際射精。他還大肆恥笑她。

47. 在舉行了各種準備性儀式之後，她走進了一個黑暗的房間。她沒有看到一個人，卻聽到了和她有關的一個談話——但願能詳盡說明——談話的內容幾乎把她嚇死。最後，她挨了一頓不知何處冒出來的耳光和老拳。她聽見射精時的喊叫，然後被放出了房間。

48. 她走進一處地下墓地，裡面只點著幾盞油燈，發現它恐怖至極。片刻之後，正當她開始能看清一切的時候，所有的燈熄滅了，只聽到一連串恐怖的尖叫聲和鎖鏈的咔嗒聲，她害怕得暈過去了。否則，就用新的伎倆倍增恐怖，直至她害怕到不省人事。一旦她昏迷過去，一個男人撲向她，雞姦她，然後扔下她不管。事後，男僕會來拯救她。他要的是非常年輕、不經世事的姑娘們。

49. 她走進一個類似的地方，但是細節上還是稍加區別。她被赤裸裸地關進一口棺材裡，蓋子釘好。男人聽了錘敲釘子的聲音終於射精。

那天傍晚，故意讓澤爾蜜爾缺席故事廳，她被帶到剛剛提到過的地下墓穴。裡面佈置得和我們剛才描述的一樣。四位同道赤身露體出現了，手拿武器。澤爾蜜爾嚇暈了。當她不省人事時，居瓦爾替她的屁股開苞。院長對澤爾蜜爾的感情是愛意混雜著淫慾狂熱，就像公爵對奧古絲丁那樣。

一月十一日

50. 那位弗洛維爾公爵——杜克洛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提及過，德格朗日則將在二月二十六日第五個故事中提到他——希望得到一具剛剛被謀殺的漂亮姑娘的屍體。屍體要放在鋪著黑色綢緞的床上。他摸遍她的身體，然後雞姦它。

51. 另一個人需要兩具屍體，一男一女。他一邊親吻著女孩的屁股，把舌頭伸到肛門裡，一邊雞姦著男孩的屍體。

52. 他在一間小房間裡招待姑娘，裡面站滿了栩栩如生的屍體蠟像，它們被刺殺的樣子千姿百態。他吩咐姑娘自己選擇最佳死法，請她挑選傷口最吸引她的屍體。

53. 他把她和眞的屍體捆在一起：膝對膝，嘴對嘴。以這個姿勢，鞭打她的整個背部，直到見血。

晚上，澤爾蜜爾的屁股獻了出來。但在那之前，她接受了審判，當面宣佈當晚處死。她信以爲眞。但是她沒有被行刑，大家大肆雞姦了她之後，每人打了她一百鞭子就赦免她了。居瓦爾還帶走她陪睡，再次雞姦她。

一月十二日

54. 他要正好來月經的姑娘。她來到他身邊，他其實站在一個十二法尺見方、八法尺多深的一個冰水池旁邊。但是水池隱藏得很好，姑娘一點兒也沒注意到。等她走近那個男人，他就把她推進了水池。他在她落水時射了精。姑娘雖然馬上就被撈起來，但是她正處在月經期，所以留下嚴重的後遺症。

55. 他把裸女投入深井，並揚言下石封井；他扔下幾塊土疙瘩威脅她，並射精下井，落在妓女的腦袋上。

56. 他讓人把一位孕婦帶到他家裡，惡言惡語恐嚇她，鞭打她。他不停虐待她，直到她當場流產或回家後肯定流產。假如在他家裡就小產，她可以得到雙倍報酬。

57. 他把她鎖進黑牢。地牢裡到處是貓、家鼠和田鼠。他讓她死心，以爲自己將在那裡度過餘生。每天他都到她的門口，自己手淫，並插科打諢嘲弄她。

58. 他把一束煙花插進她的屁眼，煙花掉在她的屁股上劈啪作響。

那晚，居瓦爾宣佈讓澤爾蜜爾做他的夫人，而且還眞當衆娶了她。主教主持婚禮，院長休掉了朱莉，這讓她名譽掃地。但是，她的浪蕩一如既往，所以主教對她稍加保護，直到他宣佈自己完全支援她——這一點很快便可看到。

這個晚上，同道們更清楚發現迪塞對阿德萊德惡作劇式的仇恨。他虐待她，折磨她；她痛苦流涕，悲傷不已。她的院長父親根本不幫她。

一月十三日

59. 他把一位姑娘綁在懸空的X型十字架上，用盡全身力氣鞭打她的整個背面。隨後，他給她鬆綁，把她扔出窗外，但外面是預先準備的床墊。聽到她落地的聲音，他就射精。爲了使他的行爲合理化，故事員要編出有關這一幕的細節。

60. 他讓她吞下一種迷幻藥，使她看到房間裡充滿了恐怖的東西。她看到池塘的水不斷上漲向她淹過來，她爬上椅子躲避。別人告訴她，除了跳進水裡游泳外別無選擇。她縱身一跳，卻摔在方石板地上，著實傷得不輕。那個浪蕩子就在此時射精。他的前奏樂趣是拚命親吻她的屁股。

61. 他用塔頂的滑輪把她吊起來。他站在上方窗戶旁，搆得到窗外吊她的繩索；他一邊手淫著，一邊搖動繩子，揚言要切斷它，就這樣他射了精。在這期間，他還要接受不斷的鞭打；而在這之前，他已經讓妓女給他拉了大便。

62. 她的四肢被四根細繩子綁著。吊她的姿態非常的殘酷和痛苦：一個活板門在她身下打開著，向她展示一個熊熊燃燒的碳火盆。假如繩子斷開，她就會摔進去。有人撥弄著繩子，淫棍在割斷其中一根繩子時射精。有時，他用同樣的姿勢吊起姑娘，在她的腰上放上重物，然後猛拉四根繩子，把她吊高。這樣可以弄得她折腰破肚。她保持該姿態，直到他射精。

63. 他把她綁在高腳凳上。腦袋上方一法尺的地方，一根頭髮懸掛著一把利刃。假如頭髮

拉斷，利刃將插入腦殼。浪蕩子一邊欣賞著受害者的恐懼扭曲，一邊當面手淫。一個小時後，他給她鬆綁，用同一把利刃把她的屁股戳出血，要她自己留意利刃之利。他最後在她血跡斑斑的屁股上射精。

那晚，主教替科蓉的屁股開苞。在他射精之後，他狠狠地用鞭子抽了她一頓。因爲他無法容忍姑娘使他射精。

一月十四日

64. 他雞姦了一位不諳世事的年輕姑娘。當他射精時，他用手槍貼近她的耳朵開了兩槍。火藥烤焦了她的頭髮。

65. 他讓她坐在綳在彈簧上的一張扶手椅上。她一壓上去，便鬆開了和鐵環相連的全部彈簧，鐵環把她牢牢地扣在椅子上；其他的彈簧冒出，將二十把匕首刺向她的身體。男人一邊自己手淫著，一邊告訴她，椅子一丁點的挪動都會導致她被刺死。他把精液噴射到她身上，同時用腳輕觸著椅子。

66. 一根搖杆把她抖降到一間漆黑的小地窖裡，地窖裡有跪凳、棺材和各種各樣的死人頭。她看見手持狼牙棒、長劍、手槍、馬刀、匕首和長矛的六個幽靈，每個幽靈都準備從不同的位置刺傷她。極度恐懼，瑟瑟發抖，站立不穩。男人走進來抱住她，並全力以赴地鞭打

她全身，然後在他雞姦她時射精。假如當他走進來時，她已經失去知覺——事實也經常是如此——他的鞭打會讓她恢復知覺。

67. 她走進塔樓裡的一個房間，在房間的中央看到一個巨大的燒炭火盆。在桌子上放著毒藥和匕首。她可以選擇三種死法。通常她會選擇被毒死。一劑鴉片讓她進入深深的昏睡中。在藥效發作時，浪蕩子雞姦她。杜克洛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曾經講到過他，德格朗日將於二月六日講述更多有關他的事情。

68. 德格朗日將於二月十六日講述同一個人，他佈置了斬首一位姑娘的全部準備。當斧子即將落下時，一根繩子倉猝地把姑娘的身體拉到一旁。斧刃嵌入木砧達三法寸。假如繩子沒能及時把姑娘拉開，她就會喪命。他在砍下斧子的那一剎那射精。但在此之前，當姑娘的脖子橫在砧木上時，他已經雞姦了她。

那晚，獻出了科蓉的屁股。老爺們揚言要砍掉她的腦袋，裝得還眞像。

一月十五日

69. 他把妓女脖子套上繩索吊起來；腳放在一個高凳上，一根繩子繫在凳腿上。他坐在扶手椅裡，一邊觀看著，一邊讓妓女的女兒替他手淫。當他射精時，他拉動繩子，妓女沒有支撐便被懸掛了起來。他離開後，男僕們進來把她放下。通過水蛭放血法，她才撿回一條命，

但是搶救都是瞞著浪蕩子進行的。他帶著妓女的女兒上床，整晚雞姦她。他一邊操著，一邊告訴她，她的母親已經被他絞死了；他不想知道她已經死裡逃生。（讓馬旦說明，德格朗日將再次提到這個人。）

70. 他拎著裸女的耳朵，在房間裡遛達著，他一邊和她行走，一邊射了精。

71. 他掐著姑娘的身體，捏遍她奶子之外的所有地方，直到她的身體變得青一塊，紫一塊的。

72. 他掐捏她的胸脯，折磨揉捏，直到奶子變得一片烏青。

73. 他用浸了蛇毒的針尖，在她奶子上刻數字和字母。她的胸脯腫得很厲害，痛苦極了。

74. 把一、兩千根針插入她的奶子，當胸脯上佈滿針的時候，射精。

隨著時間的流逝，朱莉變得越來越淫蕩。當天，她和尙維爾一起手淫的時候被當場抓住。從此，主教越發保護她，讓她登堂入室，正如公爵對待杜克洛，迪塞對待馬旦，居瓦爾對待方珣那樣。朱莉坦白說，被休掉以後，她被判睡馬廄，所以尙維爾把她領回房，從那以後，她們一直同床共枕。

一月十六日

75. 他把粗式大頭針刺入姑娘的皮肉裡，遍佈她的全身，奶子也未能倖免；體無完膚時他

射精。（要說明德格朗日將在二月二十七日第四個故事中細述。）

76. 他給她灌腸，然後縫合她的陰戶和屁股。他讓她保持這種縫合的狀態，直到他看到她因內急而昏厥，否則他就等著，直到便溺的重量最終撐斷針線。

77. 四個男人在房間裡圍住姑娘拳打腳踢，直到她摔倒在地。當她倒地時，四個人互相手淫至射精。

78. 她被放在一個抽氣機中，隨意地抽氣送氣。

爲了慶祝第十一周的結束，當天舉行了科蓉和安蒂奴的婚禮，並且完婚。一直沉溺於和奧古絲丁性交的公爵，當晚淫慾的怒火發作了。他讓杜克洛抓住她，從脊樑中部到小腿肚打了三百鞭。之後，他一邊親吻著奧古絲丁鞭痕累累的屁股，一邊雞姦了杜克洛。此後，他又爲奧古絲丁大肆揮霍，溺愛有加。他讓她挨著他吃正餐，只吃她嘴裡吐出來的東西；又做了千萬件其他淫蕩的荒唐事情，但是這些淫棍的個性本來就乖戾。

一月十七日

79. 他讓姑娘肚子朝下，把她綁在餐桌上，享用盛在她屁股上的滾燙煎蛋。他使用一把鋒利異常的叉子，用力把碎塊叉起來。

80. 他把她的頭固定在炭火爐上烤，直至她昏厥，然後有條不紊地雞姦她。

81. 他用浸硫火柴逐個烤焦她的奶子和屁股，動作非常緩慢。
82. 他點燃蠟燭，然後一次又一次地在她的陰道和屁眼裡，以及奶子上掐滅。
83. 他用一根火柴，烤焦她的眼瞼與睫毛，讓她整夜不能熟睡，因爲她闔不上眼睛。

那晚，公爵替吉東開苞。後者非常難受，因爲公爵身材魁梧，而且操起來也是窮兇極惡。吉東畢竟只有十二歲。

一月十八日

84. 他用槍頂住胸口，強迫她咀嚼並吞下燃燒的煤塊，然後用硝酸水灌洗陰戶。
85. 他讓她跳油橄欖豐收舞，一絲不掛地圍著四根柱子跳舞。但是她赤裸的雙腳只能踩在柱子四周由尖利鐵渣、釘子頭、玻璃碎片鋪成的道路上。每根柱子旁站著一位男子，手拿鞭子，每次她經過他們身旁的時候，他們可以根據她露出的部位，鞭打她身體的前部或後背。她不得不轉上很多圈，圈數多少取決於她是否年輕漂亮。最漂亮的總是被折磨得最厲害。
86. 他用力揮拳打她的鼻子，直到鼻血打了出來。儘管出血，他還是照打不誤；他射了精，把精液和鼻血混合在一起。
87. 他用灼熱的鐵鉗夾住她的皮肉，重點部位是屁股、陰戶和奶子。（說明德格朗日將詳細地敘述這個人。）

88. 他在她赤裸的身體上放了一小堆一小堆的炸藥，尤其是敏感部位，然後點上火。

那晚，獻出了吉東的屁股。在這個儀式之後，他被居瓦爾、公爵、主教雞姦和鞭打。

一月十九日

89. 他把一罐火藥插入她陰戶，把圓罐取出，火藥留在那裡。他用火柴點燃，在看見火焰噴出時射了精。此前，他親吻過她的屁股。

90. 他把她從頭到腳浸透純酒精，點火，在可憐姑娘全身著火的場景中自娛自樂，直到射了精。他又重複此事兩到三次。

91. 他向她的屁眼裡灌進滾燙的油洗腸。

92. 他把灼熱的鐵棍捅入她的肛門。在徹底鞭打了陰戶之後把另一根捅入。

93. 他要踐踏一位孕婦，直到她流產。在這之前，他鞭打她。

那晚，居瓦爾替索菲的屁股開苞。但是，她先是被每位同道各打了一百鞭子，血流不已。居瓦爾在她屁股裡射了精之後，他提出支付五百路易給公積金，以便他當晚把她帶到地窖裡，任意地拿她取樂，但遭到拒絕。他再次雞姦了她。第二次射精後，離開她的屁股時，他提腳踢她臀部，把她踢到了十五法尺之外的床墊上。從今晚起，他去找澤爾蜜爾報仇，全

力地鞭打她。

一月二十日

94. 他裝模作樣地撫摸著幫他手淫的姑娘，而她深信不疑。但是，當他射精的時候，他抓住她的腦袋往牆上猛撞。撞擊突如其來，激烈無比，所以她不省人事地倒下了。

95. 他們四人是一夥浪蕩子。他們審判一位姑娘，定罪合乎常規，她被判處打一百棍，每位同道各打二十五棍。第一位打她的背部到腰腿部；第二位打她的腰腿部到小腿肚；第三位鞭打脖子到肚臍，包括胸脯；第四位從小腹子到腳骨。

96. 他用大頭針刺她的雙眼、雙奶頭和陰蒂。

97. 他把熔化的封蠟滴落在她的屁股、陰戶和胸脯上。

98. 他從她一條胳膊上放血，直至她暈倒才止血。

居瓦爾提議給康絲坦斯放血，因爲她懷孕了。迪塞給她不停地放血，直到虛脫。那晚，獻出了索菲的屁股。公爵建議她也應該放血，這不會給她帶來害處，相反，明天午餐可以享用她的鮮血製成的血香腸。是居瓦爾給她放血的，同時，杜克洛幫他手淫。他只希望能在射精的那一剎那開刀放血。他的刀口很大，但沒有割偏。儘管如此，索菲取悅了主教，主教納她爲妻。他休掉了阿琳，她名譽掃地。

一月二十一日

99. 他放了她兩條胳膊上的血。當她血流不止時，依然讓她站立著。他時不時把血止住，鞭打她；然後他再次切開傷口。這一切要繼續到她虛脫爲止。他只在她昏迷的時候才射精。在搞弄之前，他讓她拉了大便。

100. 他給她的四肢和頸動脈放血。然後，他一邊觀看著五個噴泉向外噴血，一邊手淫。

101. 他輕輕抓劃她的皮肉，集中在屁股上，奶子不予理睬。

102. 他用力地抓劃她，著重對付胸脯，尤其是奶頭。當他轉向屁股時，著重對付屁眼四周。接著，他用燒得通紅的鐵烙傷口。

103. 他四肢俱縛著，看起來就像是猛獸，還披上了虎皮。在這種狀態下，他被挑逗、惹怒、鞭笞、毆打，他被亂摸屁股。在他對面是一位豐滿的年輕姑娘，一絲不掛，腳綁在地板上，脖子吊在天花板上。這樣，她就一動也不能動。當淫棍慾火燃起時，就鬆開他，他就像猛獸撲羊，跳向那姑娘，咬她的全身，主要是陰蒂和奶頭。他通常用牙齒把它們咬下來。他像野獸般咆哮、喊叫，在尖叫聲中射了精。姑娘必須大便，他會吃掉她拉在地板上的大便。

那晚，主教替納西斯開苞，當晚獻出公用，以免打亂二十三日的節日。在雞姦他之前，公爵讓他在自己的嘴裡拉大便，就此搬來了他幾個前任的精液。雞姦他之後，布朗吉鞭打了

他。

一月二十二日

104. 他拔掉她的牙齒，用針尖劃她的牙齦。有時他把針燒熱。
105. 他折斷她的一根手指，有時好幾根。
106. 他用鐵錘猛力砸扁她的一隻腳。
107. 他從手腕處折斷她的一隻手。
108. 射精的時候，他用錘子猛擊她的門牙。進入正題之前，他的快樂在於拚命吮吸她的嘴巴。

那晚，公爵替蘿塞特的屁股開了苞，他的雞巴剛剛插入，居瓦爾就拔下小姑娘的一顆牙齒，讓她同時感受兩種劇痛。爲了次日的狂歡不受影響，當晚就獻出了她的屁股。當居瓦爾在她屁股裡射精時（他是最後一個這樣做的），他一記用力的耳光把她打得仰天跌倒。

一月二十三日

由於過節，只講了四個故事。

109. 他使她一隻腳脫臼。

110. 當他雞姦她時，折斷了她的一隻胳膊。

111. 他用鐵杠打斷她的一根腿骨，隨後雞姦她。

112. 他把她綁在人字梯上，四肢擺放成奇怪的姿勢。一根繩子繫在梯子上；拉動繩子，梯子倒下。她有時摔斷一條腿，有時摔斷一條胳膊。

那一天，金槍不倒翁娶了蘿塞特。舉行婚禮是爲了慶祝第十二周結束。那晚，蘿塞特在被操過之後，又被放了血。阿琳在被海格立斯操過後，也被放了血。她們倆的血噴湧而出，射到了浪蕩子的大腿和雞巴上。老爺們一邊觀看，一邊自己手淫。當兩人昏迷時，大家都射了精。

一月二十四日

113. 他割下她的一隻耳朵。（請注意處處說明，這些人在這樣做之前都有哪些前奏。）

114. 他切開她的嘴唇和鼻孔。

115. 在吮吸和撕咬她的舌頭之後，他用一根灼熱的鐵棍穿透了它。

116. 他從她的手指和腳趾上扯下了幾片指甲。

117. 他切下她手指的最後一個指節。

受到質問時，故事員回答說，假如傷口馬上包紮，這種切斷並不會帶來不良後果。迪塞當晚切掉了阿德萊德小指的末端，他對她的淫蕩惡作劇越演越烈了。他射了精，伴隨著前所未有的狂喜。

同一天晚上，居瓦爾替奧古絲丁的屁股開苞，儘管她現在是公爵夫人。她痛苦啊。隨後，居瓦爾對她大發雷霆，他和公爵共謀，當晚就要把她貶到地窖裡去。他們就對迪塞說，假如許可他們做此事的話，他們同意迪塞馬上處置阿德萊德。但是主教慷慨陳辭，說服他們爲了他們自己的樂趣再稍微等一段時間。因此，居瓦爾和公爵狠狠地鞭打了奧古絲丁一頓，這才作罷。

一月二十五日

118. 他蒸餾了十五到二十滴滾燙熔鉛灌到她的嘴裡，用硝酸水灼燒她的牙齦。

119. 讓她用舌頭擦過他粘滿大便的屁股後，他剪下她的舌尖，傷害她後雞姦她。

120. 他用帶孔的鐵鑽在皮肉上鑽孔。當鑽頭拔出時，會自動切割，帶下圓形的肉塊，長度和鑽入深度一樣。假如機器不拿開，它會自動鑽下去。

121. 他把一個十到十二歲的小男孩給閹割了。

122. 他用老虎鉗夾住奶頭拉起，然後用剪刀把它剪下來。

那晚，獻出奧古絲丁的屁股供大家享用。當居瓦爾雞姦她的時候，動了親吻康絲坦斯奶子的念頭。當他射精時，牙齒咬掉了奶頭。因爲傷口馬上得到了包紮，保證這次不會對她的腹中肉塊造成傷害。爲了回應同道們對他狂暴行爲的調侃，居瓦爾對他們說，他控制不了她在自己身上惹起的怒火。

輪到公爵雞姦奧古絲丁的時候，他對那位美娘的強烈感情，迸發出了無與倫比的暴力行徑。要不是大家都留意著，他一定會弄傷她的。他射精的時候要麼襲擊奶子，要麼用力地掐脖子。他還向大家請求任意處置她，但遭到反對，要求他先聽聽德格朗日的故事。他弟弟請求他耐心些，等到他本人通過阿琳來樹個榜樣；他若提前行動，就會打亂保障每日均能獲得適度快樂的計劃。但公爵聽不進去，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因爲他實在太想折磨這個美娘，所以，他被允許在她的胳膊上弄個小傷口。他在她左前臂上開了個口子，吮吸血液，然後射了精。大家趕忙把傷口包紮好，癒合得很好，到第四天，牙印已經不見蹤影了。

一月二十六日

123. 他在姑娘的臉蛋上敲破一隻白色薄玻璃瓶，姑娘捆綁著，不能自衛。在這樣做之前，他用力地吮吸她的嘴巴和舌頭。

124. 他扯拉她的雙腿脫臼。把她的一隻手綁在背後，塞一根小棍子到她另隻手裡，讓她自

衛。接著他攻擊她，大肆揮舞佩劍，刺得她渾身是傷，最後在她的傷口上射精。

125. 他把她四肢張開綁在X型十字架上，舉行折肢儀式。她三肢拉伸而未脫臼，弄斷了一支胳膊，或者一條腿。

126. 他讓她側面站著，朝她發射鉛彈，擦傷了兩個奶子。他想要射飛她的一個小奶頭。

127. 他讓她蹲趴在二十法尺開外，朝屁股裡射一顆子彈。

當晚，主教替法妮的屁股開苞。

一月二十七日

128. 德格朗日將於二月二十四日提到的同一個人，讓人鞭打一位孕婦的肚子，直至她流產。必須看到她當著他的面流掉囡仔。

129. 他把一位十六、七歲的少年很乾淨地閹割了，之前，他雞姦和鞭打了他。

130. 他需要處女。他用剃刀把陰蒂切下，然後用灼熱的鐵筒替她開苞，用鐵錘把它敲進去的。

131. 讓八個月的孕婦流產，強迫她喝下某種讓死胎立刻娩下的藥劑。有時，他設法讓嬰兒從屁眼裡生出來，但是孩子一生下來就是個死胎，母親也冒生命危險。

132. 他切斷她的一條胳膊。

那晚，獻出法妮的屁股供大家享用。迪塞把她從衆人蓄謀已久的折磨中拯救了出來。他納她爲夫人，讓主教主持婚禮，同時休掉了阿德萊德，讓她接受原本爲法妮準備的折磨，內容是折斷一根手指。迪塞折斷手指時，公爵雞姦她。

一月二十八日

133. 他把她的兩隻手齊腕切斷，用烙鐵灼燒傷口。
134. 他把她的舌頭齊根卸下，用烙鐵灼燒傷口。
135. 他切除了她的一條腿，通常是在他雞姦她的時候讓別人來幹。
136. 他拔掉了她的所有牙齒，換上燒得通紅的釘子，都是他用錘子敲進去的。他在操女人的嘴巴後，馬上做這些事情。
137. 他摘掉她的一隻眼睛。

朱莉當晚受到了衆人的狠命鞭打，她所有的指頭都被針插著，是在主教雞姦她時幹的，儘管他對她愛意綿綿。

一月二十九日

138. 他把熔化的封蠟滴入她眼睛，封沒其雙眼。

139. 他齊根割下了一隻奶子，然後用烙鐵灼燒傷口。（德格朗日將插嘴說，同一個男人割走了她缺的那個奶子。她能肯定他把它烤熟吃掉了。）

140. 在鞭打和雞姦她之後，他把她的兩邊屁股都切了下來。據說，他也把肉給吃掉了。

141. 他齊根割掉了她的兩隻耳朵。

142. 割下所有的肢體末端，二十個手指腳趾、一個陰蒂、兩個奶頭和舌尖。

那晚，阿琳被四位同道狠狠地鞭打一通，以及最後一次被主教雞姦過之後，被判處由每個同道分別切掉她四肢的一隻手指、腳趾。

一月三十日

143. 他從她身體的各部位切下幾塊肉，烤熟之後，強迫她和他一起把肉吃下去。德格朗日將在二月八日和十七日提到同一個男人。

144. 他砍下小男孩的四肢，雞姦其軀幹，把他餵養得好好的，讓他苟延殘喘。由於沒切到身體軀幹的部分，男孩還活了很久。他這樣雞姦他一年多時間。

145. 他把姑娘的一隻手牢牢銬在牆上，不讓她吃東西。在她身旁是一把大刀，前方是精美的飯食。假如她想要進食，就必須切斷自己的手脫身，否則將活活餓死。在這之前，他已經

雞姦了她。他透過一扇窗戶觀察她。

146. 他把母女倆拷在一起。如果其中一個要活下來，並且救另一個的命，必須自斷一隻手。他看著她們來回爭論，誰來爲對方犧牲，從中獲得了很大的樂趣。

她只講述了四個故事，因爲那晚要慶祝第十三周的節日。在此期間，公爵扮成女人，嫁給了海格立斯；公爵同時又是男人，娶澤菲爾爲妻。大家都知道在八個童男中，就數那小娘娘腔的屁股最漂亮，打扮成女孩，就像愛情女神一樣美麗。儀式在主教的主持下當衆進行。此童男至今日才開苞，公爵在其中樂此不疲，只是在插入時有些困難，把他搞得流血。海格立斯同時在操公爵。

一月三十一日

147. 他挖出她的雙眼，把她鎖在房間裡，並告訴她，在她面前有吃的東西，只要站起來摸索即可。但是要想拿到食物，她得先踩過她看不到的高溫鐵板。他站在窗旁，觀察她的舉動自娛自樂：她是情願燙傷自己，還是情願餓死呢？在這之前，她已經被狠狠地鞭打了一頓。

148. 他讓她遭受繩子的折磨，也就是四肢繫上繩子，高高地吊在半空中。然後他讓她從很高的地方直落下來，再吊起，再放下。每一次放下都使她的四肢脫臼，甚至是骨折，因爲她沒有眞正摔倒在地上，僅靠繩子拉住身體。

149.他在她身上弄了許多很深的傷口，然後朝傷口裡滴入沸騰的瀝青和熔化的鉛水。

150.就在她分娩後，他捆綁起赤裸裸無助的她，還把她的孩子捆在對面不遠處。嬰兒痛哭，她卻搆不著孩子。她必須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斷氣。隨後，他走上前去，全力以赴鞭打母親的陰戶，還讓鞭子深入陰道。他本人通常就是孩子的父親。

151.他讓她牛飲很多水，然後縫合她的陰戶、屁眼和嘴巴，直到液體從管道噴出或者她脹死。

（確認爲什麼多出了一個故事，需要刪除的話，可以選擇最後一個，我想這個故事已經用過了。）

同一天晚上，獻出了澤菲爾的屁股。阿德萊德遭到了野蠻毆打，之後，用一根灼熱的鐵棍烤她，逼近她陰道內、腋窩下。她的奶頭下面也被稍稍地烤焦。她很勇敢地承受著一切，不住地乞靈於天主。這讓那些迫害者更變本加厲。

第四部

一百五十種屬於第四類別的謀殺性情慾，組成了二月份的二十八天。德格朗日太太的敘述，穿插著那個月在城堡裡發生的醜事，都以日誌的形式記載下來。（草案）

首先要確立本月份的情況已經大變。四位夫人被休掉了；但是朱莉在主教身邊仍然得寵，他一直把她留在身前身後，以僕人的身份伺候著。阿琳、阿德萊德和康絲坦斯無家可歸，但後者是例外，老爺們發配她住杜克洛處，因爲他們想饒過她肚子裡的孩子。而阿德萊德和阿琳現在睡在了注定挨刀宰的畜生窩棚裡。娘娘奧古絲丁、澤爾蜜爾、法妮和索菲已經取代了夫人的位子，開始承擔起其全部的職責，也就是說，伺候如廁、伺候用餐、伺候躺椅，夜間做床第夥伴。所以，此刻老爺房間裡的人員安排如下。除了雞姦員每日輪値之外，名單爲：

公爵：奧古絲丁、澤菲爾、杜克洛和一雞姦員睡在他床上。他睡在他們四人當中。瑪麗睡在臥室沙發上。

居瓦爾：院長同樣睡在阿東尼、澤爾蜜爾、雞姦員和方珣中間；沒有其他人。

迪塞睡在亞森特、法妮、雞姦員和馬旦（請覈實）中間。露易松躺在臥室的沙發椅上。

主教睡在塞拉東、索菲、雞姦員和朱莉中間；泰雷姿睡在長沙發椅上。

這就表明，每個小家庭——澤菲爾和奧古絲丁、阿東尼和澤爾蜜爾、亞森特和法妮、塞拉東和索菲——小夫妻都同居一起，屬於一個主人。只有四個童女和四個童男仍然待在各自的閨房裡。尙維爾睡在童女們的房間裡；德格朗日睡在童男們的房間裡；前文已經說過，阿琳在馬廄裡；康絲坦斯獨自睡在杜克洛的房間裡，因爲杜克洛每晚要在公爵的床上過夜。

正餐一直是四位娘娘伺候的，也就是四位新夫人，晚餐由剩下的四位娘娘伺候。一個四

人組伺候咖啡；但是故事廳指派給每個玻璃壁龕的四人組，現在減少到一男一女。

前文提到過故事廳有柱子。每次講用時，阿琳和阿德萊德就被分別綁在柱子上，屁股朝外對著躺椅。旁邊是一張小桌子，上面放滿了鞭子，隨時準備伺候兩位婦人。康絲坦斯獲准和故事員們坐在一起。每個陪媼都緊挨著她管的那對尤物。一絲不掛的朱莉從一張沙發走到另一張，聽取命令並當場執行。此外，和往常一樣，每張沙發都備有一名雞姦員。

德格朗日就在此種情形下開始了她的敘述。同道們已經頒發了特別的指令，在本月中，阿琳、阿德萊德、奧古絲丁和澤爾蜜爾要投身他們的野蠻情慾。他們在指定的日子裡，可以私下殺祭她們，也可以邀請樂於會同見證犧牲的同道們，免得其他人生氣。至於康絲坦斯，她將用於最後一周的慶祝，我們將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做出全面的解釋。按照本次安排，公爵和居瓦爾應該成爲鰥夫，假如想要再找個夫人來完成職守，陪到本月底，則可以從剩下的四名娘娘中選擇。但是，當綁在柱子上的兩名婦人永別之後，柱子旁將空著。

德格朗日開講了，在提醒大家本輪故事只關兇殺之後，她說，既然老爺們關照過，她會注意切入故事的細枝末節，尤其是要敘述這些浪蕩殺手在奇思妙想開場前做的簡單趣味。這樣，老爺們就可以判識它們之間的關聯交織，弄清楚哪一種單純浪蕩在缺德且無原則的腦袋的調整下可能導致謀殺、又導致了何種謀殺。之後，她開講了。

二月一日

1. 他曾經喜歡用一個三天水米未進的乞丐婆來自娛自樂。他的第二種情慾是讓一位婦人在地牢中餓死，絲毫不給予救助。他密切地注視著她，一邊觀察一邊手淫，但是直到她死亡之日才射精。

2. 他把她關在地牢裡，玩弄她很長時間。每日逐步減少她的食物供給量；他事先讓她拉大便，然後吃掉盤子裡的大便。

3. 他曾經喜歡吮吸嘴巴，並吞吃唾液；第二個情慾，他把女人囚禁在地牢裡，只給她供應半個月的食物；在第三十天，他走進她的牢房，對著屍體手淫。

4. 他曾經讓她小便。第二個情慾，不讓她喝一口水，卻給她大量吃的，就這樣讓她文火燉斃。

5. 他鞭打她，然後不讓她睡覺，直至斃命。

當晚，咪謝特在大吃一頓後，被提腳倒掛起來，直到她把所有食物都吐在居瓦爾身上。他就站在她下面手淫著，張口大吃。

二月二日

6. 他曾經讓她在他嘴裡大便，隨拉隨吃。第二種情慾是只給她吃軟麵包和葡萄酒。在這

樣飲食一月後，她撐死了。

7. 他曾經是操女人陰戶的高手，但是他現在通過注射讓她染上一種性病。是惡性的，她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毒發身亡了。

8. 他曾經喜歡用嘴巴接受嘔吐物。第二個情慾是通過某種藥汁，他讓她發了奪命的高燒，很快斃命。

9. 他曾經喜歡讓人大便。第二個情慾，他把溶解在沸水或硝酸水中的有毒灌腸劑灌到她的體內。

10. 他曾經以打人而出名，現在他喜歡把女人綁在樞軸上不停旋轉，直至死亡。

那晚，蘿塞特被公爵雞姦後，體內灌進沸騰的灌腸劑。

二月三日

11. 他過去喜歡摑耳光。第二個情慾，他把她的脖子扭向反面。這樣，她的臉蛋轉到了屁股這一邊。

12. 他曾經沉湎於獸交。第二個情慾，喜歡讓一匹種馬當著他的面替姑娘開苞，把她殺死。

13. 他曾經喜歡操屁股。第二個情慾，他把姑娘齊腰埋著，餵她吃東西，直到她的下半身

腐爛。

14. 他最早喜歡摸姑娘的陰蒂。他現在還讓一位下人幫忙，直到姑娘斷氣。

15. 喜歡打人者逐步升級了他的情慾，他毆打女人身體的每個部位，直到她喪命。

那晚，公爵讓杜克洛和尚維爾撫弄奧古絲丁非常敏感的陰蒂。她們倆輪流忙活著，直到這位小婦人失去知覺。

二月四日

16. 他過去的情慾是掐脖子；第二個情慾，他把姑娘的脖子捆綁起來。在她面前放著豐盛的大餐，但是要搆到，就會把自己扼死。要不然，她就活活餓死。

17. 殺死杜克洛姐姐的那個男人，其趣味是長時間亂摸皮肉。他非常用力地揉捏著胸脯和屁股，把她活活折磨死了。

18. 馬且在一月二十日提到的那個男人，曾經喜歡替女人放血；現在他通過反覆的放血來殺害她們。

19. 在過去，他的愛好是讓裸女跑步，直到她力盡倒地，這一點已經講到過。第二個情慾，喜歡把她關在燃燒的烘箱裡，窒息而死。

20. 杜克洛提過的那個男人，喜歡包裹在襁褓裡，然後姑娘拉出大便餵給他吃，而不是稀

粥。但是現在他把女人緊緊地裹在襁褓裡，讓她悶死。

那天傍晚，大家快走進故事廳之前，發現居瓦爾正在雞姦一位廚房裡的女傭。他交了罰款；那位姑娘奉命參加晚上的狂歡。在那裡，公爵和主教也雞姦了她，她還挨了每人兩百鞭子。她是個身材健壯的薩瓦鄉下胖姑娘，年方二十五，體格健康，長著美臀。

二月五日

21. 他第一個情慾喜歡獸交，第二個情慾，喜歡把姑娘縫進新鮮的驢皮裡，腦袋露在外面。他餵養、照料她直到獸皮縮小，把她勒死。

22. 馬旦一月十五日提到過這個人；喜歡把姑娘吊起來，從中尋找樂子。他現在喜歡把她提腿倒掛著，直到她全身血液衝到頭部憋死。

23. 杜克洛十一月二十七日提到的浪蕩子，喜歡讓妓女喝得酩酊大醉。他現在用漏斗朝嘴巴裡面灌水，直到把她給灌死。

24. 他曾經喜歡折磨奶子。現在他升級了，把小鐵鍋扣在兩個奶子上，讓她身戴胸甲曲身在兩個火盆上，由她在極端痛苦中死去。

25. 過去他喜歡看女人游泳。第二個情慾，他把她扔進水塘裡，淹得半死的時候把她撈上來。然後讓她提足倒掛著，把體內的水吐出來。一旦她甦醒過來，再次把她扔進池塘。如此

這般，重複進行，直到她進了鬼門關。

與昨天同一時刻，他們發現公爵雞姦了另一位廚房女傭。他也付了罰金。傭人奉召參加狂歡。在那裡，大家都放蕩地玩弄她。迪塞好好地享用了嘴巴，其他人享用了屁股，甚至陰戶，因爲她是個處女，她還被判處每人鞭打兩百下。她只有十八歲，高高的個子，身材很好，頭髮是赤褐色的，屁股非常漂亮。

同一天晚上，居瓦爾提議說，康絲坦斯的懷孕使得他很有必要再次給她放血。公爵雞姦了她，居瓦爾給她放血，而奧古絲丁在澤爾蜜爾的屁股上摩挲著他的陰莖，還有人操他。他在射精時戳下刀去，準確落在放血目標。

二月六日

26. 他的第一個情慾是踢女人的屁股，把她踢進火盆裡，但她及時脫身，免遭大罪。他近來升級了，強迫姑娘筆直站在兩個燃燒的火盆之間：一個烘烤她的前面，另一個烘烤她的背部。她要一直站在那裡，直到身體裡的脂肪溶化。

德格朗日宣稱，將說一些幾無痛苦的速死謀殺。

27. 他原先用手來阻止別人呼吸，要麼掐脖子，要麼長時間捂住口鼻。但如今已經升級，他把妓女壓在四塊床墊間，讓她窒息而死。

28. 馬旦曾經提到過他。他讓人從三種死法（見一月十四日）中選擇一種。最近，他一槍就把妓女的腦袋打開花，不讓她選擇。他行雞姦，在射精之際扣扳機。

29. 尚維爾十二月二十二日提到過他，讓姑娘和貓一起頂著毯子跳舞。現在他把她從塔頂扔下，落在碎石上。他在聽見她落地聲時射精。

30. 那個人喜歡在雞姦的同時扼頭頸，馬旦曾經在一月六日講到過。他雞姦姑娘時，給她的脖子套上黑絲帶，在射精時扼死她。（德格朗日要說明，這是浪蕩子們最講究的快感之一。）

大家在那天慶祝了第十四周的節日。居瓦爾扮成女人，嫁了裂臀者爲妻，同時又做男人，娶阿東尼做妻子。直到那天，這孩子才被當衆開苞，裂臀者同時操著居瓦爾。

大家在晚餐時喝得酩酊大醉。他們鞭打了澤爾蜜爾和奧古絲丁的腰部、屁股、大腿、肚皮、陰阜和腹股溝。接著，居瓦爾讓他的新「夫人」阿東尼操澤爾蜜爾，然後輪流雞姦了他們兩人。

二月七日

31. 他原來喜歡操打瞌睡的女人。現在他技藝升級了。他用大劑量的鴉片毒死她，然後在她的死亡睡眠中操她陰戶。

32. 她最近提到過同一個人，他幾次三番把姑娘投入水中。他還有另一種癖好：把石頭綁在她的脖子上，淹死她。

33. 他曾經喜歡打巴掌。第二個情慾，他在她睡著時把熔化的鉛水灌進她的耳朵裡。

34. 他喜歡鞭打她的臉蛋，尚維爾在十二月三十日講過他。（覈實）他用錘子猛砸她的太陽穴，使她立刻斃命。

35. 他原先喜歡看蠟燭在女人的屁眼裡燃盡。如今，他把她捆在避雷針端頭上，然後讓她遭雷殛。

36. 他曾經喜歡用棍棒毆打別人。現在，他讓她彎下腰，屁股對著一個小鋼炮口。炮彈射進她的屁股，把她轟飛。

那天，大家發現主教在操第三個廚房女傭的屁眼。他交付了罰金，姑娘奉命加入狂歡。公爵和居瓦爾先後操了她的屁眼和陰戶，因爲她也是處女。然後，她總共挨了八百鞭子，每人打兩百下。她是瑞士人，十九歲，皮膚白皙，身材豐滿，美臀出色。廚師們抱怨說，假如老爺們繼續騷擾廚房女傭的話，烹飪服務就不能夠繼續了。大家一致同意暫時作罷，直到三

月份。

在那晚，老爺們砍斷了蘿塞特的一個手指，並用火灼燒傷口。過程中，她被夾在居瓦爾和公爵之間，一個操她的屁眼，另一個操她的陰戶。同一天晚上，獻出阿東尼的屁股供大家分享。在狂歡時，公爵操了一個女僕和蘿塞特的陰戶，又操了她們倆（改變角色）和阿東尼的屁眼。他搞得筋疲力盡的。

二月八日

37. 他喜歡用牛筋鞭子鞭打女人的全身。馬旦提到過這個男人，他把受害者的四肢縛在車輪上，然後輕傷三個胳膊腿，只折斷一肢。他現在迷上了讓女人在輪式刑車上碎骨，但是，完了後他就讓她留在十字架上窒息而死。

38. 馬旦提到過的那個男人，他假裝把姑娘斬首，再用繩子把女人拖出。但是他現在一邊眞砍下她的頭顱，一邊射精。他自己手淫完成的。

39. 馬旦一月三十日提到過這個男子。他過去喜歡在皮膚上劃痕。現在他還讓受害者在地牢裡死去。

40. 他過去喜歡鞭打孕婦的肚子。後來他升級了，讓大塊的重物落在孕婦的肚子上。這樣，一舉砸扁了孕婦和肚子裡的孩子。

41. 他原先喜歡看姑娘的光脖頸，輕微地扼緊它、折磨它。如今，他把一顆大頭針刺進女

人的項背，到達一定的部位。大頭針能立刻置她於死地。

42. 他本來用蠟燭的火苗輕輕地灼燒身體的各個部位。最近，他升級了，把女人扔進熊熊燃燒的爐子裡。她就化爲灰燼。

迪塞已經大爲勃起。在聽故事的時候，他竟然兩次鞭打綁在柱子上伺候的阿德萊德。他還提議說要把她橫著放進火裡。她聽到這個提議哆嗦了很久，老爺們太願意接受了。他們遂通融地灼燒了她的奶頭：丈夫迪塞灼燒了一隻，父親居瓦爾灼燒了另一隻。這件事讓兩人都射了精。

二月九日

43. 他原先喜歡用大頭針戳人。第二個情慾，射精時，把匕首三次插入女人的心臟。

44. 他過去喜歡在陰戶裡點燃煙火。現在，他把一位苗條單薄的姑娘綁在大型煙花上作爲引線，煙花把姑娘帶上天，然後落地。

45. 同一個人在女人身體所有的孔洞裡塞滿火藥，點火爆炸，讓四肢分裂，一齊飛散。

46. 他原先喜歡出其不意地把催吐劑摻進姑娘的食物裡給她吃。他的第二種情慾是把某種藥粉混和在鼻煙或者花束上，讓她吸入後立刻倒地身亡。

47. 他最初的情慾是鞭打她的奶子和脖子；升級之後，他用鐵橇狠命砸她的喉嚨，把她永

遠擊倒。

48. 杜克洛和馬且分別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和一月十四日提到過他（聶實日期）。她進來在淫棍面前拉屎，他責備她。他揮舞著馬鞭追趕她，使勁追打到走廊上。門打開了，通向一小段樓梯。她自認是安全的，匆忙爬上樓梯，但是其中一節臺階塌落，她掉進一口裝滿沸水的浴缸裡，很快就沒頂。燙死、淹死和悶死，她死於非命。他以往的趣味是讓女人拉屎，當她這樣做時鞭打她。

那天早上，居瓦爾曾經讓澤爾蜜爾拉大便。傍晚，就在上述故事結束時，公爵又向她提出要大便。她實在是拉不出來，老爺們馬上判處用金針戳她的屁股，直到它佈滿鮮血。她的拒絕使公爵的利益遭到了損害，所以由他來操作。

居瓦爾要求澤菲爾拉屎，但後者說公爵那天早上已經讓他拉過大便了。公爵矢口否認，叫來杜克洛作證。她明知事情屬實，卻否認了。因此，居瓦爾有權懲罰澤菲爾，儘管他是公爵的情人，正如公爵處罰了居瓦爾的夫人澤爾蜜爾一樣。院長鞭打了澤菲爾，直到血流不止。小夥子的鼻尖還被刮了六次；他又出血，這讓公爵開懷大笑。

二月十日

德格朗日說，她打算講述謀殺和背信棄義。其中手段是主要因素，而效果——也就是謀殺

——只是次要因素。因此她說，將首先談論下毒。

49. 一個只對操屁股感興趣的男人毒害了所有的妻子。他現在的妻子已經是第二十二任了。他只操她們的屁股，從來沒有給她們的前面開苞過。

50. 一個雞姦者邀請很多朋友參加宴會，每上一道菜，就毒倒一些人。

51. 杜克洛和馬旦分別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一月十日提到過這個男人。他喜歡雞姦。他假裝救濟窮人，分發食物。但是他們都被毒翻了。

52. 一個雞姦者把某種毒藥撒在地上。從上面經過的人，都會被毒死。他非常頻繁播撒毒藥。

53. 一個雞姦者利用另一種藥粉使人在難以想像的痛苦中死去。劇烈的疼痛要整整持續半個月，沒有一位醫生能夠辨認這種病症。當你遭受這種痛苦時，他就來看你，並從中得到極大的樂趣。

54. 一個既雞姦男人又雞姦女人的人利用另一種粉末，其效果是奪走你的知覺，就好像死了一樣。由於大家都認爲你死了，就把你下葬。你剛剛入殮就恢復了知覺，於是在棺材裡絕望地死去。他設法找到你埋葬之處，站在該位置上方，看看能否聽到尖叫聲。假如他眞的聽到哭喊聲，就會欣喜厥倒。他就這樣謀害了他的幾位家人。

那晚，老爺們玩樂之際，讓朱莉吃下了某種藥粉，引起她劇烈的腹絞痛。他們告訴她，她被下毒了。她信以爲眞，不禁悲慟欲狂。公爵一邊注視著她的痙攣，一邊當著她的面讓奧古絲丁幫他手淫。奧古絲丁不幸讓包皮掩蓋了龜頭，這是公爵最忌諱的事情之一：他本來整裝待發的精液，就此打道回府了。他揚言要砍掉那個婊子的一根手指頭。他說到做到，果眞讓那只隻能讓他盡興的手短了根指頭。他一邊砍指頭，一邊還不放過自己的女兒。他讓深信自己中毒的朱莉爬到他身邊，完成讓他射精的任務。朱莉當晚痊愈了。

二月十一日。

55. 一個雞姦者經常去朋友或熟人家裡，並不失時機地毒害主人最親愛的人。他使用一種藥粉，讓人在極端痛苦兩天後死去。

56. 一個曾經愛好折磨乳房的人，現在已經升級了他的情慾，對正在吃奶的嬰兒下毒。

57. 他曾經喜歡喝自己注入女人直腸內的牛奶灌腸劑。他的第二個情慾是給別人注射下毒的牛奶，引起可怕的腸絞痛，而置人於死地。

58. 她將在十三和二十六日再次講到一個雞姦者。他過去喜歡放火焚燒窮人的房子，最高興的是看到許多人被烤焦，尤其是孩子們。

59. 另一個雞姦者，喜歡讓坐月子的女人受死。他探望產婦時，隨身攜帶一種藥粉，其氣味可以讓人痙攣和抽搐，最終導致死亡。

60. 杜克洛在第二十八天提到的那個男人喜歡看女人臨盆。他假意去愛撫嬰兒，然後當著母親的面，殺掉剛剛離開娘肚子的赤子。

那晚，阿德萊德先是被每位同道鞭打了一百下，當她血流不止時，讓她拉屎。她那天早上已經給居瓦爾拉過一些，但是他死不認帳。結果，他們灼燒了她的兩隻奶子和手心，並把熔化的封蠟滴在她的大腿和肚皮上，把她的肚臍填滿。他們還用酒精點燃她的陰毛。公爵找碴兒跟澤爾蜜爾吵架，院長砍下了她的兩根指頭。奧古絲丁的陰戶和屁股都挨了鞭子。

二月十二日。

同道們在早晨聚首決定，那四位陪媼不再對大家有用，她們的職責可以輕而易舉地由四位故事員來承擔。所以她們也應該給大家提供一些助興，要逐個做出犧牲，當晚就開始。老爺們提議故事員們就位。她們接受了，條件是自己不會遭到獻祭。老爺們給了她們保證。

61. 杜克洛十一月十二日提到的那三位朋友——道古爾、修道士、德普萊——現在國外定居，仍然在一起享受著這個癖好：他們找到一個懷孕八、九個月的孕婦，剖開她的肚子，把胎兒拎出來，當著母親的面燒死。然後在原來的位置上放進含有硫磺和水銀的包裹，點上火，然後重新縫合肚子，讓母親在難以名狀的痛苦中死去。而他們在一旁看著，讓隨身帶著

的姑娘幫他們手淫。（覈實那位姑娘的名字。）

62. 原本喜歡開苞的他，又有精進。他讓多個女人生產大批孩子。當孩子們到了五、六歲的時候，他就替他們開苞，男孩和女孩都不能倖免。就在他操過他們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們扔進火熱的烘爐裡，同時射精。

63. 杜克洛和馬旦分別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和一月十五日提及的那個男人，德格朗日太太在二月五日也講到，其趣味是玩絞刑，看別人絞死，如此等等。這個傢伙在他家奴的櫥櫃裡藏了東西，卻揚言說被偷了。他接著就去活動，讓他們被判絞刑，假如他能夠做到的話，就去看刑場熱鬧而獲取快樂；假如他不能做到，他就把他們關在房間裡，活活掐死。他在過程中射精。

64. 杜克洛十一月十四日講到的那位嗜屎成性的人，家裡備有一個專門的便桶座圈。他讓他打算陷害的人坐在上面。一旦她坐上之後，座圈就開始下沉，帶著她墜入裝滿大便的深坑裡。然後，她只能在那裡等死了。

65. 馬旦提到過那個男人，喜歡看姑娘從梯子上摔落來取樂，他升級了他的情慾（覈實具體是哪一位）。他將姑娘放在一個小腳凳上，面對深水潭。水潭的對面是一堵牆，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去處，梯子就斜靠在牆上。不過，她必須涉過這水潭，由於身子底下，腳凳後面慢慢燃燒的火焰越來越逼近她，她更急切要跳進水裡。假如火苗趕上來，會把她燒死。但是她不會游泳，如果她避禍跳進水裡，只有淹死的份了。當火苗衝上來，最後她決定跳水，奔赴她

眼裡靠在牆那邊的梯子。她通常會被淹死，這樣一切就到此結束。假如她運氣好，到達了對面的梯子，就開始向上攀爬。梯子上端埋伏有一根橫檔，爬到時踩斷了。她掉進一個洞裡，洞口覆蓋著薄薄一層泥土，事先看不出來，裡面有個熊熊燃燒的火盆，她就這樣燒死了。那個浪蕩子躲在旁邊注視著慘狀，辛苦地手淫著。

66. 杜克洛十一月二十九日講到的那個男人，也就是在馬旦五歲時替她屁股開苞的那個人，亦即德格朗日宣佈將在結束她的故事（地獄篇）的情慾描述中再次講到的那個人，此人雞姦能爲他找到的最漂亮的十六到十八歲的姑娘。射精即將來臨時，他放開一根彈簧，讓配有鋼鋸齒的機器掉下來，落在姑娘沒有飾物的光脖子上，機器一點點地鋸，細密地鋸穿了她的脖子，而那個浪蕩子忙著完成射精。射精通常要花上很長時間。

當晚，老爺們發現了奧古絲丁和一個次等雞姦員私通款曲。他還沒有操她，但爲了實現目的，他建議他倆越獄，而且說這極其容易。奧古絲丁承認，她正要同意他的要求，是爲了逃離一個她自認爲有喪命之虞的地方。方珣發現他們的密謀並且報告了這一切。四個同道突然一擁而上，綁住雞姦員的手腳，帶到了地窖裡。在那裡，公爵非常用力地、乾巴巴地雞姦了他，而院長鋸斷了他的脖子，另兩個則用燒紅的鐵棍捅他的全身，燒得皮開肉綻。

這一幕就發生在正餐結束之際。因此，那天的咖啡取消了。大家和往常一樣前往故事廳，其後在晚餐時，老爺們彼此了爭論是否應該因爲方珣揭發了那個陰謀而饒恕她，他們那

天早晨已經決定在晚上虐待她。主教聲明反對饒恕她的名目，並且說他們屈服於感激之情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就他而言，他永遠支援任何能夠給大夥兒多帶來一個快感的事情，永遠反對任何可能剝奪大家快樂的事情。就這樣，奧古絲丁因爲介入陰謀而受到了懲罰：先是讓她觀看她愛人的處決；接著雞姦，並且讓她相信她的頭也一樣要砍掉；然後實在地拔掉了兩顆牙，由公爵在居瓦爾雞姦該美女時執行的；最後狠狠地鞭打了一頓。在這一切之後，他們叫方珣進場，讓她拉屎，每位同道賞了一百鞭子，接著，公爵又貼胸割掉了她的左奶。她大聲嚷嚷著，批評他們的所作所爲不公正。「如果講公正的話，」公爵說：「我們就肯定無法勃起！」隨後，他們替她包紮了傷口，希望她能用於以後的折磨。

老爺們感到次等雞姦員當中漸漸滋生著不易察覺、普遍存在的背叛騷動，犧牲了其中一員，方令他們鴉雀無聲。和方珣一樣，另三個陪媼喪失了所有的權責和職務，被四個故事員和朱莉所取代。老太太們害怕得瑟瑟發抖，但是她們有什麼辦法能逃脫厄運呢？

二月十三日

67. 他是屁股鑒賞家。他向一位姑娘示愛，並邀請她坐船。小船破底漏了，淹死姑娘。他有時用不同的方式追求他的目標。比如說，把姑娘領到高樓的陽臺，讓她斜靠在欄杆上；欄杆塌了，姑娘也死了。

68. 那個男人當初滿足於鞭打和雞姦。現在他已經升級了，誘騙姑娘進入一個備好的房

間；她的腳下，一扇活動門塌陷，她掉進地窖裡。淫棍就在那裡等著她呢，她摔下的時候，就把匕首刺入她的奶子、陰戶和屁眼。接著，他不管她是死是活，把她扔進另一個地窖。地窖入口落下一塊石頭封閉。她跌倒在一堆先走一步的屍體上，假如她剛才還有口氣的話，這回也就氣急敗壞地喪了命。他小心翼翼，讓匕首的傷口來得輕描淡寫，以免她當場斃命，要多活一會兒，到第二個地窖裡才喪命。在這之前，他當然雞姦並鞭打了她，還射了精。他從事這一切，顯然是沉著自若的。

69. 雞姦者讓姑娘騎在一匹未經馴服的烈馬上，被馬摔下拖著，命喪懸崖下。

70. 馬且一月十八日提及的人，最初的情慾是用火藥雷管燒姑娘身體，現在他已經升級。他讓人把姑娘放在一張特製的床上。她躺好後，床突然塌陷，跌入燃燒的火盆裡，但她是可以爬出來的。然而，他在旁邊候著呢。當她掙扎著想要跳出火坑時，他就把她推回去，揮舞著烤肉鐵叉，用力戳她的肚子。

71. 在十一日提到的那個喜歡放火燒窮人房子的傢伙，設法把一個乞丐，男女不論，引誘到他自己家，假裝要施捨。他雞姦了受害者，不管是男是女。接著打斷他們的背，讓那把散骨頭餓死在地牢裡。

72. 他過去喜歡把女人抬到窗外的農家堆肥上。馬且也講過同一個男人。他的第二種愛好如下：他讓姑娘睡在一個熟悉的房間裡，她知道房間的窗戶離地不高。他給她吸食了鴉片，等她沉睡，就搬到另一個房間。它和第一個房間一模一樣，除了窗戶離地很高，而且外面堆

滿了尖利的石頭。接著，浪蕩子急匆匆闖進她睡覺的房間，令她極爲恐慌，還揚言要宰了她。她自知窗戶並不高，就打開窗口，快速跳了出去，卻摔到了三十多法尺之下的奪命頑石上，就這樣自殺了。甚至沒有人碰過她呀。

入夜，主教戲劇性地扮成女人，嫁給了丈夫安蒂奴。同時他又娶了塞拉東爲妻。正是那晚，那孩子第一次被雞姦。

該儀式慶祝了第十五周的節日。爲了增加節日氣氛，主教希望大家好好折磨阿琳一番，因爲他對她的淫蕩狂熱正暗流滾滾。大家把她吊起來，但很快就砍斷繩子。儘管她高高吊起的時間很短暫，大家看著還是都射了精。迪塞替她放血，把她拖出了鬼門關。第二天，她跟沒事一樣，反而長高了一法寸；她講述了自己受折磨時的感受。那天終日喜氣洋洋的主教，乾淨俐落地割掉了老露易松的一個奶子。這樣，另兩個陪媼也看清了她們自己的命運。

二月十四日

73. 這個男人原先的簡單嗜好是鞭打姑娘。他現在升級了，每天從姑娘的身體上弄下一顆豌豆大小的鮮肉，而且不包紮她的傷口，文火燉她，就此而亡。

德格朗日宣佈，她將講述那些痛苦的謀害，極端殘酷是主基調。所以，老爺們越發命她

講述得事無巨細。

74. 他喜歡每天放出半盎司的血，直至她死亡。此人獲得熱烈的掌聲。

75. 他過去習慣往屁股上戳許多大頭針。現在他每天用匕首弄出一個輕淺的傷口。止血了，但是傷口沒有包紮，所以她就慢慢地死去。

75. 一個愛好棒打者慢慢地逐個鋸掉女人的四肢。

76. 杜克洛提到從她手上買去鞋匠珀蒂尼翁女兒的那位梅桑奇侯爵，最初的愛好是讓人鞭打四個小時而不射精。他的第二個愛好，是把一個小姑娘置於一個巨人之手。巨人提住孩子的腦袋，把她懸在一個巨大的炭火盆上，火焰極其緩慢地灼燒著她。受害者必須是處女。

77 他的第一個愛好是用火柴一點一點地灼燒女人的奶子和屁股；第二個愛好是在姑娘的全身插滿塗有硫磺的燈芯，然後逐根點燃。他看著她死於這種方式。

「沒有比這更痛苦的死法了，」公爵評論道。他接著承認他幹過這種醜惡事，讓他大量射精。「他們說姑娘可以活六到八個小時。」

那晚，獻出塞拉東的屁股供大家享用。公爵和居瓦爾沉湎於其中，不能自拔。院長仍然記掛著康絲坦斯的大肚子，提議給她放血。他一邊在塞拉東的屁股裡射精，一邊親自給她放血。接著他在雞姦澤爾蜜爾的同時，又割下了泰雷姿的一個奶子。公爵在這當口，雞姦了泰

雷姿。

二月十五日

78. 他曾經沉湎於吮吸嘴巴和吞服唾液的快樂當中。現在他升級了。每天，他把一根漏斗塞進姑娘的嘴裡，整整九天，把少量的熔鉛灌進她的喉嚨。她在第九天上死翹了。

79. 他原先喜歡扭歪別人的手指。現在，第二個情慾，他弄斷姑娘的四肢，拔掉她的舌頭，挖出她的眼睛，讓她這樣活著，並日漸一日地減少她的食物。

80. 馬旦在一月三日提到的第二個人，一個喜歡褻瀆的人，用繩子把英俊的小夥子綁在高高的十字架上，然後把他留在那裡，供大烏鴉啄食。

81. 杜克洛曾提到過喜歡嗅和操別人腋窩的人，把女人的手腳捆著，然後通過她胳膊下面的繩圈把她吊起來。他每天都去戳她身體的某個部位，鮮血招來了蒼蠅。她就這樣慢慢地死去。

82. 一個曾經非常崇拜屁股的人，現在升級了：他把姑娘埋在一個地下洞穴裡，在裡面給她留下三天的食物。在離開她之前，他在她身上弄了幾個傷口，以便加劇她死亡的痛苦。他要求姑娘個個是處女，在折磨她們之前，他花上整個星期來親吻她們的屁股。

83. 他原先喜歡操小姑娘的嘴巴和屁股。後來，他的愛好升級了。他從活生生的姑娘身上把心臟掏出來，把心窩做成洞，並操這熱氣騰騰的孔洞。然後把心臟重新放回，裹上精液，

縫合傷口。然後就讓姑娘無助地聽憑命運的處置。在這種情況下，通常都不會等候太久。

當晚，居瓦爾對漂亮的康絲坦斯仍然耿耿於懷。他堅持認爲缺胳膊少腿的人沒有理由不能順利地生下孩子。於是，他們就把那位可憐人兒的右胳膊給折斷了。當晚，瑪麗經過一頓鞭打，被迫拉了大便之後，被迪塞切下一個奶子。

二月十六日

84. 一個原本喜歡棒打別人的人，改進了他的愛好：輕柔地剔骨去肉。他還吸出骨髓，把熔鉛灌入脊骨。

此時，公爵大聲喊道，他一輩子都不要操屁股了，除非他可以折磨他中意的奧古絲丁的屁股。那可憐的姑娘已經被他雞姦了一段時間，不禁大聲痛哭，淚如泉湧。由於她大吵大鬧使他無法射精，他只得作罷，摑了她十幾個巴掌，巴掌聲在城堡的裙樓裡迴蕩著。同時，他一隻手在手淫，最後他獨自弄到了滿意的射精。

85. 一個劊子手使用一台獨具創意的機器把姑娘剁成碎塊。這是中國式酷刑，凌遲處死。

86. 他原先喜歡替姑娘開苞，他最新的愛好是把尖木樁刺入處女的陰戶裡撐起她，就好像

騎馬一樣。他把圓炮彈分別繫在她的兩腳上，讓木樁深入，就這樣文火燉死。

87. 一個原本喜歡棒打別人的人，剝掉姑娘的三層皮，然後把她的第四層皮塗上強腐蝕劑，讓她在可怕的劇痛中死去。

88. 此人最初喜歡切斷手指，後來喜歡用燒得通紅的鉗子夾起一些肉，用剪刀把肉剪下，然後灼燒傷口。這樣全身零剮要花上四、五天。她通常在殘酷操作的劇痛中死去。

那晚，索菲和塞拉東被發現在一起自娛，受到了懲罰。他們是主教的人，遂被他鞭打得遍體鱗傷。索菲被剪掉了兩根指頭，塞拉東也一樣，但是他很快就痊愈。儘管他們都受傷了，還是要供主教享樂。

老爺們讓方珣重新上場，用牛筋鞭子鞭打之後，就燒她的雙腳底板。兩條大腿的前後、她的前額、雙手也都未能倖免，還拔掉了她所剩無幾的牙齒。過程中，公爵的雞巴幾乎一直在她的屁股裡活動著。

（要說明，法規規定屁股應該毫髮無損，直到最後折磨之日。）

二月十七日

89. 馬旦在一月三十日及二月五日提到過的那位先生，把姑娘的奶子和屁股切下並吃掉。然後在傷口抹上膏藥，燒得皮開肉綻的，隨即斃命。他還強迫她吃自己的肉，這些肉是他割

下燒烤過的。

90. 該雞姦者在一個雙層蒸鍋上煮一個小姑娘。

91. 該雞姦者在雞姦她之後即刻插入鐵叉，活活地烘烤她。

92. 這個男人最初的愛好是讓小女孩和小男孩當著他的面被巨大雞巴雞姦。現在用木樁插姑娘屁股，就讓她這樣死去，而他則觀看她痛苦扭曲掙扎。

93. 雞姦者把女人綁在車輪上，然後讓輪子滾動，但事先並不給她造成任何傷害，讓她死得很漂亮。

那晚，興奮異常的主教希望折磨阿琳，因爲他對她的憤怒已經達到了頂峰。她全身赤裸地出場，他讓她拉屎，然後雞姦了她，可是沒能射精。他從美臀中撤退後變得怒不可遏。他把滾燙的水灌進了她的屁股，並強迫她馬上把依舊滾燙的沸水噴到泰雷姿的鼻子上。之後，老爺們砍下了阿琳僅剩的所有手指和腳趾，折斷了雙臂，並用燒得通紅的撥火棍灼燒她。接著，他們又鞭笞、掌摑。主教仍然意猶未盡，割掉了她的一個奶子。他終於射了精。

隨後，他們把注意力轉移到泰雷姿身上，陰戶內部烤焦了，鼻孔、舌頭、雙腳和雙手也都燒焦了。接著，他們用牛筋鞭子抽了她六百下，並拔掉了她剩下的牙齒，把火苗放進嘴裡燒了喉嚨。奧古絲丁親眼目睹，不禁失聲大哭。公爵鞭打了她的肚子和陰戶，直到她血流不止。

二月十八日

94. 他年輕時喜歡在皮肉上劃痕，升級後，他的樂趣是用四棵小樹把姑娘分屍。

95. 原先的毆打者用一台機器把姑娘吊起來。機器把姑娘放低投進大火裡，然後又馬上吊高。如此反覆，直到姑娘的身體燒得所剩無幾。

96. 他曾經喜歡在肌膚上掐滅蠟燭。現在，他把姑娘全身裹滿硫磺，把她當成火把，並留心不讓濃煙嗆死她。

97. 雞姦者從童男和童女的肚子裡取出腸子，把男孩的腸子放進女孩的身體，把女孩的塞入男孩的身體，並縫合切口。把他們背對背地綁在同一根柱子上，支撐起來。然後，他就看著他們倆死去。

98. 一個曾經喜歡溫柔燒烤的男人，升級了他的愛好：他現在在烤架上烘烤人，並且不斷地翻轉。

那晚，咪謝特暴露於諸位浪蕩子的怒火。四個人起先鞭打她，然後每人拔掉了她的一顆牙齒，砍掉了四根手指頭（每位同道各砍一根），她大腿的四個地方被灼燒，前面兩處，後面兩處。公爵粗暴地揉捏著她的奶子，直到她的奶子都不成樣子了。與此同時，他在雞姦吉東。

然後，露易松上場了。她被迫拉屎，並被牛筋鞭子痛打八百下，拔掉了所有牙齒。她的

舌頭、屁眼、陰戶和剩下的一個奶子也被燒焦了，大腿上也有六處遭殃。

大夥都上床睡覺之後，主教去找他的兄弟。他們帶上了德格朗日和杜克洛。四人把阿琳帶到地窖裡。主教和公爵先後雞姦了她，並向她宣判死刑。各種各樣的酷刑一直持續到黎明，她方才斃命。在爬樓梯返回之際，他們言談間對兩位故事員十分滿意，並建議兩個同道在進行折磨活動時，一定要用上她們。

二月十九日

99. 雞姦者讓女人橫躺在一根木樁上，尾骨頂住菱型樁頭，四肢僅用細繩子綁著，身子懸在半空中。她遭受痛苦是爲博得浪蕩子大笑，這種折磨是非常恐怖的。

100. 此人過去喜歡切割姑娘屁股上的塊肉。現在他已經升級，他把姑娘夾在兩塊木板之間，輕柔地把她鋸成兩半。

101. 一個雙性雞姦者招來一對兄妹。他對哥哥說，他會讓他死得很慘，然後向年輕人展示了各種各樣的刑具；不過，如果哥哥操自己的妹妹並馬上當著他的面扼死她，他可以饒他一命。年輕人同意了，當他操他的妹妹時，浪蕩子一會兒雞姦哥哥，一會兒雞姦妹妹。然後，害怕丟命的哥哥掐死了妹妹。當他完成殺人行徑那一瞬間，他和妹妹都順著活動門掉進了一個炭火盆；淫棍看著他們雙雙報銷。

102. 雞姦者強迫父親當著他的面操自己的女兒。接著，讓父親抓牢女兒，雞姦者雞姦她。

之後，他告訴父親，他的女兒一定得死，但是他可以選擇親自扼死她，這樣可以減少她的痛苦；或者，他不願意殺害她的話，浪蕩子就要自己動手了。但是父親得從頭到尾在旁觀看，而且他孩子將遭受極度的痛苦。

父親不願看到自己的女兒受到可怕的折磨，決定用絲帶勒死她。但是，正當他準備要處置她時，他被抓住了，上了綁。他眼睜睜地看著他的孩子被活活剝了皮，然後在燒紅的鐵釘上滾動，扔進火盆裡。接著，父親被扼死。浪蕩子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給父親一個教訓，誰讓他要這麼迫不及待地掐死親生女兒呢，這太野蠻了吧。之後，父親被扔進燒死她女兒的同一口火盆裡。

103. 一個對屁股和鞭打都極度熱愛的人，把母親和女兒帶到一起。他告訴姑娘說，假如她不同意奉獻出她的雙手，他就殺死她的母親；小姑娘同意了，雙手被齊腕切下。之後，兩人被分開。天花板懸下來的繩子套在了姑娘的脖子上，她腳踏在一條凳子上。另外一根繩子綁著凳子，繩頭穿入隔壁關母親的房間裡。他們命令她用力地拉這根繩子，她完全不知情地照做，接著馬上領她去觀賞她的工作成果。在她絕望之際，身後的一把大刀用力砍向了她的頭部。

那晚，對兩兄弟前晚的樂事豔羨不已的迪塞也動了心。他提議折磨阿德萊德，他向大家保證，早該輪到她了。於是，父親居瓦爾和丈夫迪塞用熾熱的鉗子夾她的大腿，而公爵不經

潤滑就操她的屁股。他們刺穿了她的舌尖，割下了雙耳的耳垂，還拔掉了四顆牙齒，最後，結結實實地鞭打了她一頓。

同一天晚上，主教當著她那至愛的朋友阿德萊德的面放了索菲的血，直到她失血失去知覺。主教一邊給她放血，一邊雞姦她，整個過程，他的陽具一直留在她的屁眼裡。

當居瓦爾雞姦納西斯時，老爺們砍下了他兩根手指頭。接著，瑪麗被傳上來。他們把通紅的鐵棍捅入了她的屁眼和陰戶。燒紅的鐵棍烤焦了她大腿上的六個地方、陰蒂、舌頭以及剩下的一隻奶子，還拔掉了她剩下的牙齒。

二月二十日

104. 尚維爾十二月五日提到的那個男人，喜歡讓母親逼兒子賣淫，供他雞姦。他現在已經升級了。他把母親和兒子聚到一塊。他告訴母親，他打算殺死她，但是如果她願意殺害自己的兒子，他就可以饒她一命。假如她不殺，就當著母親的面切斷這個男孩的喉嚨。假使她殺了他，就把她和兒子的屍體捆在一起，讓她陪死屍文火燉，直到死亡。

105. 一個亂倫成性的傢伙，在雞姦了兩姐妹之後，把她們集合在一起。他把她們綁在一台機器上，每人手裡拿著一把匕首。機器開動，姑娘們突然撞到一起，殺死了對方。

106. 另一個亂倫者需要一名母親和她的四個孩子，把他們鎖在一個他可以觀察的地方。他沒有給他們提供任何食物，是爲了研究饑餓給女人帶來的後果，並觀察她會最先吃掉哪個孩

子。

107. 尙維爾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到的喜歡鞭打孕婦的男人，需要一對母女孕婦。把她們分別綁在一塊鐵板上，重疊壓在一起。彈簧放開後，兩塊鐵板緊緊地夾在一起，衝力極大，把兩個女人連帶著她們的果實一起壓成了齏粉。

108. 一位雞姦成性的男士，用以下的方式自娛自樂。他把情人和情婦召集在一起，「在這世上，只有一個人反對你們的幸福生活。」他說著把一個情人拉到一旁；「我打算把他交給你們隨意處置。」

說著，他把他帶到一個昏暗的房間裡，裡面有人睡在床上。狂怒的年輕人提刀刺透那人。當他做完這一切後，就讓他看眞相，他殺死的正是他情婦。於是，他在絕望中自殺了。如果他沒有自殺的話，淫棍會用來福槍從遠處射死他。他不敢進入房間，因爲那憤怒的年輕人仍然手持武器。在這之前，他已經操過了小夥子和姑娘，他們屈服於他的淫威，只希望他能幫助他們在一起。在享用了他們之後，他才出手加害的。

當晚，爲了慶祝第十六周，迪塞扮成女人嫁給金槍不倒翁。同時，他作爲男人，又娶了亞森特爲妻。但舉行儀式時，迪塞希望能折磨他的妻子法妮。於是，大家燒焦了她的雙臂，以及大腿上六個不同的部位，拔出了兩顆牙齒；老爺們還鞭打了她，強迫愛憐她的名義上的丈夫亞森特（根據前文提及的淫蕩安排）在法妮的嘴裡拉屎，而後者必須吃掉大便。

公爵拔掉了奧古絲丁的一顆牙齒，之後又馬上操她的嘴巴。方珣再次出現。大家給她放血，她的胳膊流血時，也把她的胳膊折斷了。接著，他們拔掉了她的腳趾甲，砍掉了她的手指。

二月二十一日

她宣佈，接下來這些例子中的雞姦者，只進行些極具男子氣的謀殺。

109. 他剛剛操過男孩的屁眼，就把來福槍的槍口塞進去，槍膛裡裝滿了大彈丸。他在射精時扣動扳機。

110. 他強迫年輕人看著自己的情婦被切下皮肉，並吃掉她的肉，主要是她的屁股、奶子和心臟。他要麼吃這些菜肴，要麼活活餓死。假如他吃掉這些肉，浪蕩子就在他身上弄出幾個傷口，讓他流血至死。假如他堅決不吃，那麼只有餓死的份了。

111. 他扯下年輕人的睾丸，之後悄悄做成菜端給他吃掉。然後用水銀球來代替睾丸，而且在他空蕩蕩的陰囊裡塞入大量的硫磺。這引起的強烈痛苦足以置病人於死地。在他極度痛苦之際，浪蕩子雞姦他，用硫磺燈芯灼燒他的全身來加劇他的痛苦，並撥拉、灼燒這些傷口。

112. 他把青年釘在細木樁上，讓他就此玩完。

113. 他喜歡雞姦。在操屁眼的同時，他打開對方的頭蓋骨，取出大腦，然後把熔鉛灌進腦殼裡。

那晚，亞森特獻出屁股供大家享用，在這之前被痛打過的。納西斯被傳喚到大家面前，便把他的兩個蛋蛋割了出來。大家召來了阿德萊德，用通紅的火鏟掃過她大腿的前側，灼燒陰蒂，刺穿舌頭，鞭打胸脯，切掉了兩顆奶頭，折斷了雙臂，切掉剩下的手指腳趾，拔掉陰毛、六顆牙齒，扯掉了一撮頭髮。一陣折騰之後，除了公爵之外，所有人都射了精。公爵就像瘋子一樣勃起著，他要求單獨執行泰雷姿的行刑。大家同意了他的請求。他用小折刀撬走了她所有的指甲，接著又逐步地用蠟燭燒焦了她的手指，然後他還折斷了一條胳膊，可是他仍然沒有射精。他老羞成怒，撲向了奧古絲丁，操她的陰戶，在他丟精之時，他還拔掉了她的一顆牙齒。

二月二十二日

114. 他把男孩弄骨折，然後把他固定在車輪上等死。在輪子上，他被轉得露出了屁股。而那個折磨他的惡棍，在輪子下擺好桌子，每天在那裡用餐，直到受害者嚥氣。

115. 他把小男孩剝皮，渾身塗滿蜂蜜，然後讓蒼蠅來大餐。

116. 他切掉他的雞巴和奶子，把他的一隻腳和一隻手分別釘在兩根木樁上作爲支撐，然後讓他體面地死去。

117. 那個讓杜克洛和他的狗一起進食的男人，還讓一個小夥子當著他的面給獅子吃掉。他

給男孩一根小棍子自衛，這只能讓畜生更狂暴地對付他。他在小夥子被完全吞沒時射精。

118. 他把小男孩披著母馬皮，屁眼上抹著母馬的淫液，就這樣把他交給一頭興奮的公馬。公馬雞姦他並且把他殺死。

那晚，吉東受到了折磨。公爵、居瓦爾、海格立斯和裂臀者沒有塗潤滑油就操他，還賞了結結實實的一頓痛打。大家拔掉了他四顆牙齒，切掉了四根手指（和往常一樣，四位同道都出一份力），迪塞捏碎了他的一個睪丸。四位同道還痛打了奧古絲丁，她的美臀頓時見血。公爵雞姦她的時候，居瓦爾砍掉了她的一根手指。接著，居瓦爾雞姦她，而公爵用烙鐵烤焦了她的大腿六處，在居瓦爾射精之際，還剪斷了她的另一根手指頭。儘管飽受酷刑，她還得與公爵同床。老爺們折斷了瑪麗的一臂，還拔出指甲，燒焦手指。

同一天晚上，迪塞和居瓦爾在德格朗日和杜克洛的協助之下，帶著阿德萊德來到了地窖。居瓦爾最後一次雞姦了她，然後讓她在可怕的刑罰中死去，會給你們詳細描述的。

二月二十三日

119. 他把一個小男孩放在一台機器上拉扯，上上下下，把他的骨頭弄脫臼。他全身各處都骨折了，再把他取下，如此反覆幾天，直到最終氣絕身亡。

120. 他讓一位漂亮的姑娘猥褻、掏空一個小男孩。他精絕體虛，但是他們不給他吃的喝

的，最後他在可怕的抽搐中死去。

121. 在一天之間，他給一個年輕人動了四次手術：摘除膽石、穿骨、切除眼中瘻管、切除肛瘻。他盡力使四項手術都失敗，接著便放棄病人，看著他無助地嚥氣。

122. 在齊根剪掉男孩的雞巴和睪丸後，他用烙鐵機器構造一個陰戶，這是集打洞與燒灼一體的機器。他操這個新洞洞，然後在射精之際用雙手掐死他。

123. 他用鐵齒馬梳梳他。當他用這種方式把全身都梳理出血後，就給他抹上酒精，點燃。再梳理，再抹上酒精，再點燃。如此反覆，直到他斷氣。

同一天晚上，老爺們提出納西斯接受折磨；用火焰灼燒他的大腿和小雞雞，還捏碎了兩個蛋蛋。

在公爵的慫恿之下，他們再次提出了奧古絲丁。公爵對她的恨意似乎越來越深了。他們灼燒她的大腿和腋窩，把烙鐵捅進她的陰戶。她暈了過去，公爵更加狂暴了。他切掉了她一個奶子，喝她的鮮血，折斷她的雙臂，扯下她的陰毛，拔掉她所有的牙齒，切掉她所有的手指頭，並用火來燒灼傷口。他再次與她同床過夜。假如杜克洛的話可信，他整個晚上都在操她的陰戶和屁股，並一再告訴她，他明天將了結她。

露易松上場了，他們折斷了她的一條胳膊，灼燒她的舌頭和陰蒂，扯掉了她所有的指甲，並燒焦她流血的指尖。在這種情形下，居瓦爾雞姦了她。他還在射精之際，激動粗暴地

全力蹂躪著澤爾蜜爾的一隻奶子。他對這些過度的行徑仍不感滿足，再次抓住她用力地鞭打。

二月二十四日

124. 馬且在一月一日第四個故事提到的那個男人，希望能當著兩個孩子的面雞姦父親。當他射精時，他一手刺死一個孩子，一手掐死一個孩子。

125. 他原先的愛好是鞭打孕婦的肚子。他第二個愛好是把六名懷孕八個足月的女人集合在一起，把她們背對背地捆在一起，高高挺出肚子。他劈開第一個孕婦的肚子，用刀子大捅第二個的肚子，踢第三個孕婦肚皮一百下，用手杖把第四個孕婦的肚子打百下，灼燒第五個的肚子，用銼刀銼第六個的。接著，他用大頭棒打那個尚未折磨致死者的肚子，了結其性命。

居瓦爾用某種狂暴的場景打斷了她的敘述。這種愛好令他頭腦大為發熱。

126. 杜克洛提到的那個引誘者，把兩個女人召集在一起。他勸勉第一個說：「妳想要活命的話，就要唾棄天主教。」但是，有人輕聲告訴她，讓她什麼也別做。因為只要她開口，就肯定會被殺死，但是若保持沉默，她就沒什麼可懼怕的。因此，她抗拒著。他焚燒了她的腦袋，喃喃地說：「見天主去吧！」他叫來第二個。她對第一個女人的例子引以為戒，而且她

還記得有人暗地裡告知的事情：如果她還想活命的話，她別無選擇，只能唾棄天主教，所以她言聽計從。他還是焚燒了她的腦袋：「見魔鬼去吧！」那個惡棍每星期都要玩這個小遊戲。

127. 一個大雞姦者喜歡舉行舞會。但是他客廳裡的天花板很特別。一旦房間裡擠滿了人，它就塌下來，幾乎人人罹難。如果他長期待在同一個城市，早就被發現了，但他經常搬家。不過在搞第五十場舞會的時候，他還是被抓到了。

128. 馬旦一月二十七日提到的那個喜歡看流產的傢伙，讓三個孕婦擺成三個殘忍的姿勢，組成三個快樂的藝術團隊。姿勢擺定之後，他在一旁看她們生產。然後，他把嬰兒綁在母親的脖子上；小東西要麼死去，要麼被吃掉，因爲浪蕩子讓母親們一直保持著這種狀態，不給她們任何食物。

這個人還有另一種情慾：他讓兩個女人當著他的面生產。然後他蒙上她們的眼睛，把嬰兒混在一起，只有他做了某種記號認得，然後命令兩個女人去認親子。假如女士們沒認錯，他允許孩子活著；假如她們弄錯了，他就用大刀砍死她們錯認的孩子。

納西斯獻身於夜晚狂歡，大家已經切掉了他的全部手指。當主教雞姦小傢伙時，迪塞負責斷指，大家並把一根燒紅的針戳進他的尿道。他們命令吉東出列，大家把他亂摸，當球踢。當公爵雞姦他而不射精的時候，大家折斷了他的一條腿。

接下來，輪到澤爾蜜爾了。他們烘烤她的陰蒂、燒焦她的舌頭、烤硬她的牙齦，拔掉她四顆牙齒，灼燒她大腿前後六個不同的部位，剪斷她的兩個奶頭，割掉她所有的手指頭。在這種狀態下，居瓦爾雞姦了她而沒有射精。

大家帶來方珣，戳破了她的一隻眼睛。

那晚，在德格朗日和杜克洛的陪伴之下，公爵和居瓦爾帶奧古絲丁下了地窖。她那保護完好的屁股，現在被鞭打了。接著兩人雞姦了她，沒有射精。公爵總共在她屁股上弄出五十八個傷口，並把滾燙的油澆入每個傷口。他把通紅的烙鐵捅入她的陰戶和屁眼，然後帶著鯊魚皮陰莖套操她受傷之處，使灼燒痂重新開裂。這一切做完之後，大家替她剔肉見骨，在幾個地方鋸切著。她的神經在四處裸露出來，形成了十字架型。他們在每個神經末段綁上一根止血棍，扭轉著，拉伸這些脆弱的細管，使她承受聞所未聞的痛苦。

他們讓她緩了一口氣，以便更好地受苦。接著，老爺們繼續折磨她。這次，由於神經已經拉伸在外，他們就用刀子刮神經。完成之後，他們在她的喉嚨打了一個洞，由此把她的舌頭拉回穿出；他們用文火燉她剩下的奶子，然後，手拿解剖刀刺入她的陰戶，就此割破陰道和肛門中間的隔膜；然後扔下手術刀，徒手重新插入，在內臟中摸索，把大便從陰道擠出來；然後，通過同一個開口，剖開胃腔。其後回到臉盤，他們割下她的雙耳，灼燒她的鼻腔，把熱封蠟滴入她眼窩弄瞎她，環切她的頭蓋骨，紮住頭髮把她吊起來，腳上綁了石塊，讓她掉下來，頭蓋骨撕脫了。

她掉下來時還有口氣，公爵在這種狀態下操她的陰戶，他射精了，出來時更加狂暴。他們給她開膛剖腹，灼燒膛內臟器，手持解剖刀突入，掏她的心窩，在心臟幾個地方捅刺。在此刻她才魂斷氣絕。就這樣，大自然妙手構造的天人，在十五年八個月的年紀死於非命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她的悼詞。

二月二十五日

（從那天早晨開始，公爵納科蓉爲妻，讓她履行起夫人的職責。）

129. 一位屁股愛好者，當著情郎的面雞姦其情婦，當著情婦的面雞姦其情郎，然後把情郎釘在情婦的身體上，讓冤偶嘴對嘴相擁而終。

情侶塞拉東和索菲所遭受的就是這樣的折磨，老爺們打斷故事講述，強迫塞拉東親手把封蠟滴到索菲的大腿上，他就暈過去了，主教趁機雞姦他。

130. 他過去喜歡把一位姑娘扔進水裡，然後再把她拎上來。他的第二個愛好是把七、八位姑娘扔進一個池塘，看著她們撲騰掙扎。他遞給她們一根燒得滾燙通紅的鐵棍，她們還是抓住它不放。他把她們推開，爲了讓她們確死無疑，把她們扔進水之前，他砍掉了每人的一隻胳膊或一條腿。

131. 他原先的怪癖是讓人嘔吐。後來，他升級使用一種秘方，在整個省傳播瘟疫。他已經造成了不計其數的人死亡。他也在井水和河水中投毒。

132. 曾經喜歡用鞭子的他，把三個孕婦關在一個鐵籠子裡，每人帶一個孩子。他命人在籠子底下點火，隨著地板越來越燙，女人懷抱孩子，在籠子裡蹦躂著，最後摔倒，就這樣死去。

（故事屬於前面某個地方，看移回到哪裡合適。）

133. 他過去喜歡用縫鞋針扎人，現在升級了，把孕婦關在佈滿尖刺的木桶裡，然後命人在園子裡拚命滾動木桶。

這些折磨孕婦的故事，令居瓦爾快樂不已，卻使康絲坦斯愁眉不展。自己的歸宿，她看得太清楚了。隨著末日的臨近，大家認爲可以開始折騰她了；他們灼燒了她的大腿六處，把封蠟滴在肚臍眼上，還用大頭針刺奶子。

吉東上場了，大家把一根燒紅的針插入鞭子，兩頭貫穿，用來刺他的小蛋蛋，還拔出四顆牙齒。

下面換澤爾蜜爾出場，她的死期到了。大家把烙鐵插入她陰戶，在胸脯上開了六個傷口，在大腿上開了十二個，賣力地刺她的肚臍眼，每個同道賞了二十個耳光，並且拔出了四顆牙齒，刺她的一隻眼睛，鞭打她，操她的屁股。丈夫居瓦爾雞姦她時，對她宣佈死期在明

天。她感到慶幸，說她的苦難到頭了。

蘿塞特上場；大家拔出她四顆牙齒，給她兩個肩胛打上烙印，砍她的兩條大腿和小腿肚；眾人一邊揉捏她奶子，一邊雞姦她。

泰雷姿出來了，大家刺爆她一隻眼睛，用牛筋鞭抽背脊一百下。

二月二十六日

134. 雞姦者站立在塔底，地上佈滿了鐵刺。他命人把幾個事先雞姦過的男童女童從塔頂扔下來，看到他們利器穿身，血濺在自己身上，不由會心地笑了。

135. 她在二月十一日和十三日提到的同一個人，趣味是縱火，還喜歡把六個孕婦關在一個地方，綁上易燃物。他點上火，假如她們想逃跑，就用烤肉叉，把她們捅回火堆。不過，烤得半生不熟時，下面的地板坍塌，她們統統掉下早就燒得沸騰的大油鍋，就此喪命。

136. 杜克洛提到過的人，他憎惡窮人，購買了呂西爾母女三人，德格朗日也講到過的（要查證）；他的另一個趣味是把一家窮人集中在礦山打炮處，然後看他們逃跑奔命。

137. 一個亂倫者十分喜歡雞姦，為了把該罪惡與亂倫、謀殺、強姦、褻瀆、通姦結合在一起，他屁股塞了聖體餅讓自己的兒子雞姦，強姦已經出嫁的女兒，並且殺死了外甥女。

138. 一個屁股的虔誠信徒，雞姦一個母親時掐暈了她；她暈死後，他把身體轉過來，操她陰戶。射精時，他就在母親的胸脯上用刀子刺傷她女兒，然後他操女兒的屁股；接著，在確

信她們還沒斷氣、還在受苦的情況下，他把屍首投入火中，看著她們燃燒時射精了。杜克洛十一月二十九日講到過同一人，他喜歡觀看姑娘躺在黑緞子床單上；亦是馬且一月十一日第一個講到的人。

納西斯上場接受折磨，大家砍了他的一隻手腕。

大家對吉東也如法炮製。

大家灼燒咪謝特的陰戶內壁，蘿塞特也一樣對待；兩個人的肚皮和奶子均被燒。但是，居瓦爾已經無法自制，不管規則不規則，他一邊雞姦咪謝特，一邊割下了蘿塞特的一整個奶子。

接著，泰雷姿又登場，大家賞她渾身上下兩百下牛筋鞭，還弄爆了獨眼。

當晚夜深人靜，居瓦爾找來公爵，在德格朗日和杜克洛的陪同下，他們把澤爾蜜爾拖到地窖，對她使用了最最挖空心思的刑罰，以便讓她斃命。這些刑罰要遠遠痛苦得多，比對付奧古絲丁的厲害，翌日早晨開飯時間，大家發現他們還在努力搞。這位美娘在十五歲兩個月上死亡：是她擁有童女中最佳美臀的呀。從翌日起，喪偶的居瓦爾娶了埃貝。

二月二十七日

他們把第十七周——即最後一周——的節慶活動推遲到第二天，這樣節日就可以跟講用的

結束相配合。德格朗日講述了以下的情慾：

139. 馬旦二月十二日講到的人，在屁股裡放煙花的，第二個情慾是把兩個孕婦綁在一起，成爲一個圓球炮彈，從石炮裡打出去。

140. 他原先的趣味是劃痕，現在強迫兩個孕婦在房間裡用匕首對打（大家可以沒有危險地觀看）。她們一絲不掛，他持槍威逼她們，如果不盡心竭力，就開槍。如果她們互相殘殺，就正中他的下懷；否則，他就手持寶劍跳下她們所在的房間，殺死一個以後，就把另一個開膛，用硝酸水或者烙鐵塊燒她的內臟。

141. 一個喜歡鞭打孕婦肚皮的人，其趣味升級成把孕婦綁在車輪上，而她的母親坐在下方椅子上，一動也不能動，抬頭張嘴，被迫接納香吃從屍身上滴下的所有污物，假如女兒產仔，還得吃掉胎兒。

142. 馬旦二月十六日提到的人，喜歡刺屁股，把姑娘綁在佈滿鐵刺的機器上，他壓在上面操她，每扭動一次，就把她釘緊一點；嗣後，他把她翻身，操她的屁股，讓她另一面也同樣打孔，他蠻力推背，使她的奶子擊中鐵刺。完事後，他在她身上放上同樣佈滿鐵刺的木板，螺杆擰緊，兩片木板夾緊。她就此斃命，全身壓扁刺透了。夾緊是逐步進行的，讓她在漫長的痛苦中慢慢嚥氣。

143. 喜歡棒打者把孕婦攤開釘在桌子上，首先在每個眼睛裡刺下一枚燒紅的釘子，嘴巴裡一枚，每個奶子一枚；然後他用蠟燭燒灼她的陰蒂和奶頭，接著慢慢地鋸她的膝蓋至一半，

折斷小腿骨，最後把一根燒紅的巨釘子刺入她肚臍眼，把她和胎兒一起報銷了。他需要用快臨盆的孕婦。

當晚，大家鞭打了朱莉和杜克洛，但僅僅出於娛樂，因爲她倆都屬於准許留下頭顱的人物。儘管如此，他們燒灼了朱莉大腿兩處，還拔了毛。

康絲坦斯定於次日斃命，但她還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她上場了。大家燒灼了她的兩個奶頭，用封蠟滴她肚皮，拔出四顆牙齒，並且用針挑她眼白。

納西斯也定於明日犧牲，他出場了；老爺們摘了他一眼四齒。

吉東、咪謝特、蘿塞特也應該陪康絲坦斯去墳墓的，各摘去一眼四齒；蘿塞特的兩個奶頭被割，外加六塊肌肉，雙臂大腿的都有；老爺們砍下了她的所有手指，並把烙鐵捅入她陰戶和屁股。居瓦爾和公爵各射精兩次。

露易松來了，老爺們賞了她一百下牛筋鞭，並摳出了她的一隻眼睛，還逼她呑下去，她照辦了。

二月二十八日

144. 一個雞姦者讓人找來兩個女性好朋友，把她們口對口綁起來，對面放著美餐，卻搆不到，隨著饑餓進逼，他眼看著她們互相咬著吃。

145. 一個男人過去喜歡鞭打孕婦，如今把六個孕婦關在鐵環圈裡，形成一個簍子，裡面的人都面對面站著。逐漸地，鐵環壓縮收緊，她們就被壓扁了，六個人統統憋死，還有她們的胎兒。不過，在此之前，他割下了每人的一邊屁股和一個奶子，讓六人戴上作為毛皮領。

146. 另一個人也喜歡鞭打孕婦，把她們兩個分別綁在一根杆子上，用一台機器把她們相互摜打，相互纏繞。由於相互衝擊，她們置對方於死地，他隨之射精了。他儘量找母女倆，或者姐妹倆。

147. 杜克洛談論過的伯爵，德格朗日於二十六日提到過的，買去呂西爾、她母親和妹妹的那個，馬旦也於一月一日在第四個故事中談及。此伯爵還有最後一個情慾，就是把三個婦人懸掛在三個洞口上，一婦鈎住舌頭，身下的洞口是深井；第二個鈎住雙乳，下面的洞口是火盆；第三個的顱骨已經環切，用天靈蓋的頭髮提著，身下的洞口佈滿鐵刺。當這些婦人的體重把她們拉下來，頭髮跟天靈蓋頭皮一起脫離，奶子撕裂，舌頭斷裂，無非是棄輕罰就重刑而已。他盡可能找三個孕婦，要不就是找一家人，而呂西爾三母女就被他派上了這個用場。

148. 最後一個情慾。

（查實為什麼少了兩個？草案中到齊的。）

德格朗日講述了最後一個情慾：

這個我們稱為地獄情慾的大老闆，前面已經四次講到了：杜克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最後

一個故事，尚維爾提到的只替九歲童開苞的，馬旦講到的替三歲童屁股開苞的，德格朗日也在前面提到的（驗證何處）。此人四十歲，身材高大，四肢就像騾馬；他的雞巴周長接近九法寸，長達一法尺。他家財巨萬，是大老闆，冷酷無情，鐵石心腸。為了享受這個情慾，他在巴黎郊外專門置了房產，非常遠僻。

從事淫樂活動的房間，是一個陳設簡單的大廳，但到處都填塞了墊料，地板上有床墊；一扇巨大的窗户是大廳唯一看得見的開口，它通向一個二十法尺深的大地窖，窗户下面有床墊，可以在他把她們扔下地窖時接住姑娘，關於地窖，我們很快會描述的。這個聚會他需要十五名姑娘，均為十五至十七歲，不能大了，也不能小了。他在巴黎雇用了六個老鴇，外省雇用了十二個，替他盡一切可能尋訪該年齡段最最迷人的姑娘，把她們送去他的鄉下修道院集中培養。其中優選十五名性奴，一般半個月洩慾一次。

洩慾前夜，他親自核查性奴，稍有缺陷就報廢，她們必須絕對是美的化身。性奴由一個老鴇帶上來，養在淫樂大廳隔壁的房間裡。首先在這第一間，讓他觀摩她們，十五人統統脱得赤條條的。他觸摸她們、愛撫她們、檢查她們、吸吮她們的嘴巴，讓她們輪流在他嘴巴裡拉屎，但他並不吞下去。

這最初的動作進行得極其嚴肅認真，他給所有的肩膀烙上順序號碼，給他送上人時，應該按照號碼來。此後，他單獨進入大廳，稍事休息，誰也不知道這個獨處時間他在幹什麼。接著，他敲敲門；就把一號姑娘扔進去，確實是扔的：老鴇把她赤條條地拋給他，他就接在

懷裡。他關上門，拿起鞭子，開始抽屁股；其後用巨型雞巴雞姦她，而且不需要幫忙。他並不射精。他把勃起的雞巴抽回來，再次抓起鞭子，抽姑娘的背脊、大腿前面和背面，然後把她放倒，替她的前面開苞；嗣後，他又拿起鞭子，猛力打她胸脯，然後抓住兩隻奶子，竭盡全力地捏弄著。完事後，他抓起鞋錐子，刺出六個傷口，備受蹂躪的奶子上各中一錐。

接著，他打開通向地窖的窗户，讓姑娘在大廳中央站直，屁股對著他，面對窗户；於是，他踢了她屁股一腳，用力之猛，踢得她飛過窗户，掉到了床墊上。不過，打發她們之前，他給她們頭頸上圍一個綬帶，以便標出一種接近於他自以為最適合她們的那種刑罰，施加起來最為淫樂，而他在這方面的分寸和智慧是聞所未聞的。

姑娘們就此接二連三地過手，統統走過一模一樣的儀式，他一天就開苞了三十次，而且一點點精液也沒有丟掉。姑娘們掉下的地窖配備了十五種可怕刑罰，而且有一名劊子手主持每種刑罰，戴著一個魔鬼的面具和標誌，衣著顏色也與各自的刑罰相配。姑娘脖子上圍著的綬帶與各自刑罰的顏色對應，她一掉下去，同色的劊子手就抓住她，拖到自己主持的刑罰處；不過，只有等第十五個姑娘掉下，才開始一哄而上。等到此女掉下，我們的老闆已經怒不可遏，開苞三十次竟未完成射精，隨即幾乎沒穿衣服、雞巴貼著肚皮地闖入地獄窩裡。其後，萬事俱備，酷刑啓動，此起彼伏。

第一個折磨器具是車輪，上面綁著姑娘，不停地轉動，擦刮裝有剃刀的外圈，倒楣蛋每轉一圈，各處就擦傷切下一批。由於剃刀只是點到為止，她至少要轉上兩個鐘頭才會死。

第二個：姑娘躺在燒紅的鐵板上方兩法寸，慢慢烤化。

第三個：她的臀部綁上一塊燒紅的鐵塊，四肢變形，出現可怕的脫臼。

第四個：四肢分別綁上四個彈簧，漸行漸開，緩緩把她雙臂雙腿拉伸至脫臼，軀幹墜入火盆。

第五個：熾熱的鑄鐵鐘扣在她頭頂，但這頂帽子並沒有碰到她，所以她的腦髓慢慢熔化，頭顱逐步烤熟。

第六個：她被鐵鏈鎖在滾燙的油桶內。

第七個：她直接暴露於機器前，它每分鐘六次把一個尖標射進她體內，且每次在不同的地方，直到她佈滿尖標才停止。

第八個：她的雙足插在爐子內，一坨鉛塊壓頂，隨著她的燒化，一點一點降下來。

第九個：她的劊子手不時地用烙鐵刺她，她被綁在他面前，所以可以細密地逐步刺遍她全身。

第十個：她綁在玻璃球底下的柱子上，二十條餓蛇把她活活地、細密地吃掉。

第十一個：她雙腳各綁著圓炮彈，用一隻手吊著，若是掉下來，就到了火爐裡了。

第十二個：木樁穿嘴吊著她，雙腳離地；火星紛紛落下，覆蓋她的全身。

第十三個：從身體拉出的神經，綁在繩索上拉伸，同時用燒紅的鐵刺戳她。

第十四個：輪番鉗烙，用九尾鞭子抽陰户和屁股，鞭梢是燒紅的鋼鐵輪子，不時用燒紅

鐵爪撓。

第十五個：她中毒了，毒藥燒灼撕裂著內臟，讓她產生可怕的痙攣，使她撕心裂肺般尖叫，但腐而不朽，不到最後死不了；此折磨是最最可怕的折騰之一。

那惡棍一下到地窖，就來回踱步，花了一刻鐘檢查每一個刑罰，就像入地獄者一樣咒罵著，對性奴罵不絕口。終於，他再也忍受不住，長時間幽閉的精液準備逃逸，他騰地坐在扶手椅子上，從那裡他可以觀察所有的刑罰。兩個魔鬼靠近他，露出屁股，幫他手淫，他射精了，同時發出洪亮的嚎叫，完全蓋過了十五個性奴的呻吟。完事後，他就離開了；還沒有斷氣的姑娘得到了慈悲的最後一擊，掩埋了她們的屍體，這半個月的事情就了結了。

德格朗日就此結束了講述；大家祝賀她，向她祝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那天早晨，衆人爲老爺們籌劃的節日做了可怖的準備工作。居瓦爾本來就厭惡康絲坦斯，一大早就在操她的陰戶，操她的時候告訴了她的判決。咖啡是由五個犧牲者端來的，也就是：康絲坦斯、納西斯、吉東、咪謝特和蘿塞特。那裡，老爺們犯下獸行；在前面的講用時，他們能夠拼湊起的四人組都是脫光的。德格朗日剛剛完工，就把法妮率先押出來亮相：已經割掉了餘下的手指、腳趾，居瓦爾、公爵和四個一等雞姦員沒有施軟膏就操了她的屁眼。

索菲帶出來了，他們強迫其情人塞拉東燒焦她的陰道內壁，他們砍下了她的所有手指，

放了她四肢的血，撕下了她的右耳，摳出了她的左眼。塞拉東被迫從旁協助，往往還得親自動手，稍有皺眉，就要挨帶鐵尖的鞭子。接著，大家用晚餐；吃飯也要淫蕩，只喝了泡沫香檳和利口酒。

縱酒狂歡時間安排了刑罰。同道們吃餐後甜點時一切就緒；他們隨之下樓，發現地窖張燈結綵，佈置得十分妥貼。康絲坦斯躺在某種陵墓裡，四個孩子點綴著四角。由於其屁股鮮活得很，老爺們仍然能夠擰得其樂融融；刑罰終於開始了：居瓦爾一邊操吉東的屁眼，一邊親自替康絲坦斯開膛剖肚，他掏出的果實已經人形畢露，明顯是個男胎；然後，人們繼續折磨那五個犧牲品，全都是殘忍手段，且有不少變化。

三月一日，發現積雪還沒有融化，同道們便決定逐一打發剩下的人。他們在自己的房間組建了新家庭，決定給要帶回法國的所有人發放綠色緞帶，條件是在整死其餘的人時做下手。老爺們對廚房六個女人什麼也沒說，但決定除掉三個幫廚，她們完全值得受刑，但考慮到三個廚師的才能，就饒了她們一命。於是，名單造好了，大家發現，到目前爲止，下列人員已經犧牲：

夫人：阿琳、阿德萊德和康絲坦斯，三人。

童女：奧古絲丁、咪謝特、蘿塞特和澤爾蜜爾，四人。

娘娘腔：吉東和納西斯，二人。

雞姦員：一個次等雞姦員，一人。

總計：十人。

新組成的家庭：

公爵將下列人員占爲己有，或者說是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海格立斯、杜克洛和一名女廚師。共四人。

居瓦爾家庭包括：裂臀者、尙維爾和一名女廚師。共四人。

迪塞家庭包括：金槍不倒翁、馬旦和一名女廚師。共四人。

主教家庭包括：安蒂奴、德格朗日太太和朱莉。共四人。

總計：十六人。

同道們決定馬上動手，在四位雞姦員和四位故事員（不希望使用四位炊事員）的協助下，他們要抓住剩下的所有人員，用極其奸詐的手段，出其不意地對付他們，但是三個廚房幫傭稍後再抓。他們還決定把樓上的房間變成四間牢房。三個次等雞姦員將被戴上鐐銬，關在最牢固的牢房裡；法妮、科蓉、索菲和埃貝關在第二間；塞拉東、澤拉米爾、居皮東、澤菲爾、阿東尼和亞森特關在第三間；四個陪媼關在第四間。由於每天都要處決一名性奴，當大家想抓住那三個廚房幫傭時，就會有牢房騰空出來。

於是，老爺們讓每位故事員看守一間牢房。無論何時，只要他們樂意，他們就可以用這

些囚犯來消遣，可以在監獄裡，可以召喚到大廳裡，也可以是老爺們的臥室裡。地點的選擇全憑老爺們的個人喜好。正如剛才指出的，每天要處決一名性奴，順序如下：

三月一日：方珣。

三月二日：露易松。

三月三日：泰雷姿。

三月四日：瑪麗。

三月五日：法妮。

三月六日和七日：索菲和塞拉東一起受死。正如前面說過，因爲他們是情人，互相釘在一起死。

三月八日：一個次等雞姦員。

三月九日：埃貝。

三月十日：另一個次等雞姦員。

三月十一日：科蓉。

三月十二日：最後一個次等雞姦員。

三月十三日：澤拉米爾。

三月十四日：居皮東。

三月十五日：澤菲爾。

三月十六日：阿東尼。

三月十七日：亞森特。

三月十八日的早晨，老爺們抓住了三名廚房幫傭，關在原先三名陪媼的牢房裡，並在那天處決了其中的一個。

三月十九日處決了第二個。

三月二十日處決了最後一個。

總計：二十人。

以下摘要列舉了所有主子性奴的角色，總共有四十六人，分別爲：

主人：四人。

陪媼：四人。

廚房人員：六人。

故事員：四人。

雞姦員：八人。

童男：八人。

夫人：四人。

童女：八人。

總計：四十六人。

其中三十個人犧牲了，十六個人回到了巴黎。

總計

三月一日前在狂歡中被屠殺者：十人。

三月一日後被屠殺者：二十人。

倖存返還者：十六人。

總計：四十六人。

至於最後二十個性奴的刑罰以及大家在離開之前的生活，大可隨你們方便在合適的場合進行詳細的描述。你們首先可以說，十六位倖存者（其中三位是廚師）中的十二位在一起用餐。還可以添油加醋，講述你們喜歡的各種各樣的刑罰。

注意

務必不要離開草案來描寫，經再三全面核對，那裡面已經精確地結合了一切。詳細描述離別情形。在整個過程中，最主要的是在晚餐時，進行有關倫理道德的演講和爭論。

當你謄清稿子時，請準備筆記本，記下所有主要人物和重要角色的名字，比如說擁有好幾種情慾的人，或是好幾次講到的人物，地獄浪蕩子就是一例。在名字旁留出大量的空白，抄寫時，在空白處塡入你看到的所有和該人物有關的事情。這個筆記非常重要，它是理清作品思路、避免重複的唯一方法。

把第一部改得溫和一些。在第一部中，事情進展得太過分；再微弱和緩，再遮遮掩掩也不會過分的。最重要的是，千萬別讓四位同道做沒有講到的任何事情。你在故事的連貫性方面不夠當心。

在第一部中，要講到父親逼迫賣淫中操小姑娘嘴巴的那個男人和她提到的操髒陰莖的是同一個人。

別忘了，在十二月份內，插入童女侍奉晚餐的場景。她們從屁股裡把酒水噴到同道們的酒杯裡。你提示過這個場景，但是並沒有把它列入草案中。

附加的折磨

——讓一隻小家鼠通過管道爬進她的陰戶裡。管道抽出，陰道縫合。無路可逃的老鼠吃掉了她的臟器。

——她被迫呑下一條蛇，它同樣呑吃她的內臟。

附錄

總的說來，把居瓦爾和公爵描寫成暴躁且衝動的惡棍。這是你們在第一部和草案中就感受到的。把主教描寫爲冷酷、理智、頑固不化的流氓。至於迪塞，他必須是惡作劇、虛僞、背信棄義。有鑒於此，讓他們的所作所爲都和他們的性格相配。

認眞地回憶故事員提到的所有人物的名字和身份，這樣可避免重複。

在你的人物筆記本上畫下一頁城堡的平面圖，逐房間的。在隨後的空白處，細述每個房間安排發生的各種事情。

整卷巨著開始於一七八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三十七天之內完成。

薩德侯爵年譜（一七四〇－一八一四）

賴軍維　製表

一七三三：薩德伯爵（薩德侯爵之父）（Jean-Baptiste-François-Joseph, Comte de Sade）與卡爾曼小姐（Marie-Eléonore de Maillé de Carman）結婚。薩德伯爵出生於普羅旺斯某一顯赫之貴族家族。該家族最有名之婦人是曾爲義大利詩人佩脫拉克（Pétrarque，一三〇四－一三七四）所讚美歌頌的對象：羅菈（Laure，一三〇八－？）Marie-Eléonore 則與皇室貴冑的孔代王子（Prince de Condé）有血緣上的關係。（孔代家族乃是波旁王朝的一支。）

一七四〇：一歲

六月，薩德侯爵生於位在巴黎的孔代親王府（Hôtel de Condé），並在此地與孔代王子路易・喬瑟夫・德・波旁（Louis-Joseph de Bourbon）一起度過他們的童年。

一七四四：四歲

薩德侯爵受教於博學而縱慾的薩德神父（Abbé de Sade）。

一七五〇：十歲

薩德侯爵至巴黎求學，進入由耶穌會所創立的路易大帝中學（Collège Louis-le-Grand）。由安伯雷神父（Abbé Amblet）負起指導與監護之責。

一七五四：十四歲

進入近衛騎兵學校（Chevau-Légers）。該校只允許具有高貴及悠久傳統的貴族子弟方能就讀。

一七五五：十五歲

任國王步兵衛隊少尉。

一七五七：十七歲

任普羅旺斯公爵之騎兵隊掌旗官。開始其軍隊及荒淫無度的生活。

一七五九：十九歲

任勃根地騎兵團團長（Régiment de Bourgogne Cavalerie）。

一七六三：二十三歲

五月，七年戰爭結束，薩德侯爵回到巴黎擔任騎兵隊隊長，因家族經濟之考慮，薩德侯爵選擇與可繼承龐大家產的最高法院之女 Renée-Rélagie de Montreuil 結婚，放棄他所愛的洛里斯小姐（Mlle de Lauris）。婚禮於五月十七日於聖．霍克（Saint-Roch）舉行。蒙特耶女士諷刺其女婿在城中另租了一間「金屋」（petite maison）以供淫樂。十月十八日，薩德對女工珍娜．帖斯妲爾（Jeanne Testard）施以鞭笞及性虐待。十日後被收押在梵生監獄（Château de Vincennes）。十一月十三日薩德侯爵重獲自由。瑪黑警探（Marais）負責監督薩德的遷徙及私生活。從此瑪黑警探便成了薩德一生中可怕的敵人。

一七六四：二十四歲

接替其父親在布列司等省的國王衛隊指揮官的職務（lieutenant général pour le Roi aux provinces de Bresse, Bugey, Valromey et Gex）。同年和一與上流社會的女演員柯蕾小姐（Mlle Colet）發生曖昧關係。

一七六五：二十五歲

回到巴黎，與女演員波瓦贊（Mlle de La Beauvoisin）發生曖昧關係。薩德侯爵與她南下普羅旺斯，並在其城堡內設置劇場。

一七六七：二十七歲

薩德伯爵去世，薩德侯爵正式成爲封地領主。同年，薩德侯爵晉昇爲騎兵隊指揮官。

一七六八：二十八歲

四月三日，第一樁性醜聞。薩德侯爵於復活節的禮拜日對一女乞丐羅姿・克萊爾（Rose Keller）施以酷刑及公然褻瀆聖物。女丐順利逃出並向警方報案。受害者在薩德家族的壓力下撤回告訴，但公憤與輿論卻如滾雪球般有愈演愈烈之勢，一發不可收拾。薩德侯爵因此被押解在Saumur監獄，接著移往位在里昂（Lyon）的Pierre-Encise監獄。爲了使其重獲自由，他的家族奔走不斷。

十一月，薩德被釋放，但只能在他位在普羅旺斯的拉寇斯特（Lacoste）城堡活動。

一七六九：二十九歲

因欠債在拉寇斯特城堡過著荒淫無度的生活，薩德再度感受到被拘禁的威脅。因其次子（Donatien Claude Armand）出生，薩德再度回到巴黎。

九月和十月間於荷蘭境內旅行。之後發表《在荷蘭的旅行》（*Voyage en Hollande en forme de lettres*）。

一七七〇：三十歲
薩德渴望重新擔任軍職，但因聲名狼藉而無法如願。

一七七一：三十一歲
四月間，女兒瑪德蓮納－羅爾（Madeleine-Laure）誕生。薩德侯爵因債務問題而短暫入獄。

一七七二：三十二歲
回到普羅旺斯。在其城堡內排練及演出戲劇。與其堂姐羅納（Launay）小姐發生曖昧關係。

四月，第二樁性醜聞。於馬賽時與僕人拉度赫（Latour）及四個妓女互以雞姦和鞭笞取樂，並服用春藥糖果以增加快感。事後，這四個妓女因身體不適，懷疑被下毒而向警方告密。七月，薩德及其僕人均被通緝，八月薩德等逃至義大利。九月三日薩德與其僕人均被判處死刑（缺席判決），數日後法院於愛克斯．昂．普羅旺斯（Aix-en-Provence）焚燒他的畫像以爲懲戒，該月十二日並焚燒薩德與拉度赫的假人。十二月八日，薩德及其僕人於靠近法、義邊界的一個小城市香貝里（Chambéry）被捕。

一七七三：三十三歲
四月，薩德逃獄成功。於法國中部流浪，亦可能是在西班牙旅行。最後回到故鄉拉寇斯特城堡。

一七七四：三十四歲
再度被通緝，薩德即時躲避。財務再度陷入困境。

一七七五：三十五歲
薩德爲了享樂羅致了五位年輕女子及一位年輕的男秘書。他發明了一些連侯爵夫人都參加的集體性狂歡活動（orgie）。此事件有可能引起另一場軒然大波，薩德侯爵的朋友們急於擺平此事。
七月，受到威脅，再度前往義大利。

一七七六：三十六歲
薩德回到法國。撰寫《義大利之旅》（*Voyage d'Italie*）。因蒐羅不同的僕人加入他的淫樂行列，再度引起非議。

一七七七：三十七歲
前往巴黎探視病危的母親時被捕，隨後移監至梵生監獄。

一七七八：三十八歲
取消對薩德的死刑判決，改科以罰金。然而，旋即以荒淫縱慾爲由，再次將薩德收押並移往梵生監獄。他再次逃獄成功，但隨即被捕。在往後的十二年裏，他的生命便在世人無情的非難指責以及期盼出獄的焦慮中度過。這十二年也是薩德侯爵閱讀和寫作的重要階段。

一七八〇：四十歲
於梵生監獄裡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重要的政治家、雄辯家米哈波（Mirabeau）發生口角。

一七八二：四十二歲
贈與胡塞小姐（Mlle de Rousset）《哲學的禮物》（*Etrennes philosophiques*）一文。
完成《神父與垂死之人的對話》（*Le dialogue entre un prêtre et un moribond*）一文。

一七八四：四十四歲
胡塞小姐去世。
薩德侯爵被移監至巴士底監獄。

一七八五：四十五歲
重謄小說《索多瑪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

一七八七：四十七歲
七月底完成小說《美德的不幸》（*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

一七八八：四十八歲
構思短篇小說《歐傑妮·德·弗朗法勒》（*Eugénie de Franval*）。

一七八九：四十九歲
透過監獄的窗戶看見屠殺犯人的場景而忍不住大聲吶喊。同年被移至夏宏東收容所（L'hospice des religieux de Charenton）。

一七九〇：五十歲
薩德侯爵正式被釋放。薩德侯爵夫人拒絕收容他，並提出分手要求。同年薩德侯爵愛上一位女演員葛斯內小姐（Marie-Constance Quesnet），此女對薩德侯爵的感情終生不渝，十分

難得。

一七九一：五十一歲

路易十六逃亡。薩德侯爵公開發表《一位巴黎市民致法蘭西國王書》（*Adresse d'un citoyen de Paris au roi des français*）。匿名發表《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Justine et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奧克仙公爵或淫蕩的後果》（*Comte Oxtiern ou les effets du libertinage*）一劇在莫里哀劇院（Théâtre Molière）演出甚爲成功。

一七九二：五十二歲

因小人杯葛，《誘拐女子者》（*Suborneur*）一劇演出失敗。

一七九三：五十三歲

完成《梵琳娜與梵勒谷爾》（*Aline et Valcour*）。因印商被捕，致使該書無法付梓。薩德侯爵再度入獄。

一七九四：五十四歲

七月被判死刑，十月無罪釋放。

一七九五：五十五歲

先具名出版《梵琳娜與梵勒谷爾》（*Aline et Valcour*）。後匿名出版《臥房裡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一七九七：五十七歲

薩德侯爵及其女友遭受貧窮之迫。同年出版《新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以及茱麗葉特，她的姐姐，或邪惡的財富》（*La Nouvelle 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 suivie de l'Histoire de Juliette, sa soeur, ou les prospérités du vice*）。

一七九九：五十九歲

薩德侯爵與葛斯內小姐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

一八〇〇：六十歲

出版劇本《奧克仙公爵或縱慾的後果》（*Comte Oxtiern ou les effets du libertinage*）及短篇小說集《情罪》（*Les crimes de l'amour*）。

一八〇一：六十一歲

因出版《茱斯蒂娜》及《茱麗葉特》而再度被捕下獄，監禁在聖．佩拉基監獄（Sainte-Pélagie）。

一八〇三：六十三歲

三月，因嘗試引誘年輕犯人，薩德從聖．佩拉基監獄被移監至畢賽特（Bicêtre）收容所。四月再度移監至夏宏東監獄。

一八〇四：六十四歲

著手編寫《福羅爾貝勒的一生或被揭露的大自然》（*Journées de Florbelle ou la Nature dévoilée*）。可惜手稿於一八〇七年被警察扣押拿走，最後在其兒子的同意下燒毀滅跡。此一手稿化爲灰燼一直是研究薩德者最大的遺憾，因爲從其筆記中得知此書反映了薩德侯爵

晚年對文學、哲學和美學的許多想法。

一八一二：七十二歲

撰寫小說《艾德拉依德．德．布魯斯威克，薩克斯公主》（*Adélaïde de Brunswick, princesse de Saxe*）。

一八一三：七十三歲

撰寫小說《伊莎貝拉．德．巴耶赫的隱私》（*Histoire secrète d'Isabelle de Bavière*）。出版小說《岡赭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Gange*）。

一八一四：七十四歲

十二月二日　薩德侯爵去世，享年七十四歲。遺囑中雖然交代拒絕任何宗教性的葬禮和葬於教堂所屬之墓園，但其後人仍遵照宗教之禮儀將其埋葬。不過，根據他生前的願望，他的墳墓不立任何標示，從此以後人們無從得知薩德侯爵確切的埋葬之處。

（本文轉載自《世界文學》第四期，麥田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索多瑪120天／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作：王之光譯.--初版.
--臺北市：商周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2004[民93]
面： 公分.--（當代暢銷小說：20）
譯自：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
ISBN 986-124-202-3（平裝）
876.57 93008600

當代暢銷小說 20

索多瑪120天

原著書名 / 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
原著者 / Marquis De Sade
譯者 / 王之光
責任編輯 / 辜雅穗

發行人 / 何飛鵬
法律顧問 / 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周奇杉律師
出版 / 商周出版
104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電話：(02) 2500-0888 傳真：(02) 2500-1938
劃撥：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網址：www.cite.com.tw
讀者服務 email: service@cite.com.tw 讀者服務專線：(02) 2500-7397
香港發行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封面設計 / 游筆文
打字排版 /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 / 韋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 農學社
電話：(02) 2917-8022 傳真：(02) 2915-6275
行政院新聞局北市業字第913號

■2004年7月初版
■2012年12月23日初版31刷
定價 / 500元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86-124-202-3